

察觀

卷四第

三

# 觀察

·元千五萬一售·

日八廿月二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期一第



卷四第

專論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

張東蓀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歐洲與美援

新德里通信

Victor Perlo等

甘地之死

嚴紹端

甘地與新印度

嚴紹端

從戰局看政局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淚眼看東北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學生又被捕

何永信

世界之兩極化

週末闢欄

關於日本復興會

威脅中國

費孝通

國民所得

書評

陳振漢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S)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平寄：十五萬元  
掛號：十九萬元  
航空：二十二萬元

平寄：三十三萬元  
掛號：三十八萬元  
航空：四十六萬元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再版中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再版中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裝訂中

售價：每册十五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五千元  
航空每册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底彩色一千八百萬  
整 全面一千五百萬  
半面八百萬  
通 上面四百五十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空：附郵一萬元  
航空掛退：一萬五千元



### 遼陽之失

編者先生：遼陽終告失守。這消息是由官方報紙在二月九日發表的，謂守軍已於七日轉移陣地云云。據由遼陽逃出的難民說，共軍炮火猛烈，攻城的兵力超過國軍六倍之多——有六個縱隊。一月卅一日，遼陽郊外村鎮便有小接觸，當共方發覺守軍兵力薄弱不足一萬時，便由四日起，集結兵力，展開攻勢。炮火異常猛烈，國軍所據城郊工事完全被毀，不得不退守城廂。共方繼續以炮火向城廂發射，東關及南關一帶民房大部燬於炮火，老百姓死傷陽郊區二三十里一帶的地方，如蘇家屯、東陵等處，時常發現小股兵力的竄擾，而且共方早就喊出到「潘陽過年」的口號，這也許是神經過敏，可是國軍方面恐怕「顧彼此失此」，潘陽區畢竟較遼陽為重要，所以遼陽未能得到援軍，受不住重大壓力而失守了。共軍是在舊曆除夕正式進佔遼陽的，進城後對守軍尉官以下的兵士，欲回家者各發二千元過幣遣散，老弱殘兵則概不收留，校官以上的軍官押送共軍後方受罰。攻打遼陽的兵力據說是最精銳的，兵士多半是強健的山東大漢，裝備也很豐富。

遼陽風 二月十七日 潘陽

### 競選費用的統計

編者先生：爲了選舉「國代」「監委」和「立委」，全國各地整整地熱鬧了三個多月。競選者，花樣百出，各地報紙雜誌，已有不少報導。三種當選人名額，一共三千多名。競

選者約有八千人，每人直接和間接的花費平均十億元，總數就是八萬億元（八字底下十二個零，一個天文學上的數字）。假使把這一筆錢換成一元一張的法幣，它的長度：可以圍繞地球三萬圈

面積：可以鋪滿整個的浙江省  
體積：可以把整個的上海市區埋在鈔票堆裏，只有極少數的尖塔露在外面。  
重量：八百萬公噸（所需要的運輸工具是萬噸自由輪八百艘，或火車二千七百列，或大卡車二百六十萬輛。）  
假使把這一筆錢拿來做別種的用途，它的效果是：  
如果用於建軍，可以購置：  
戰鬥艦二艘或  
航空母艦三艘或  
巡洋艦六艘或  
驅逐艦二十艘或  
潛水艇十五艘或  
飛機五百架或  
戰車五千輛或裝備  
機械化兵團四個  
如果用於加強運輸，可以購買：  
輪船四百艘或  
火車一百五十列或  
汽車三萬輛  
如果用於建設，可以修造：  
從上海到北平的鐵路一條或  
從上海到迪化的公路一條或  
優良的海港兩處或  
巨型水力發電廠兩座或  
小型發電廠和自來水廠一百座（可使一百個城市的市民享受到水電的設備）或  
生產民生必需品的工廠一百五十座

灌漑十萬畝的農田水利工程一處或  
相當於上海百老匯大廈的房產八十座（可以解決房荒，杜絕以金條頂房產的陋規）

如果用於救濟方面，可以：使全中國十分之一的人民每人有一套衣服穿或  
使全中國百分之十的人民不必工作而坐吃一年  
現在選舉的主潮已經過去，喜者自喜，悲者自悲，但是當事者誰又體驗到這是多大代價的一筆浪費呢？  
何少逸 一月廿七日 台北

### 徐州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徐州已成恐怖世界了。近接徐州親友來信：「從十八號就開始抓壯丁了，直到現在還是抓，抓，抓得烏煙瘴氣，哭叫連天。這一次「徵兵」並不按照法定手續辦理。既未宣布名額，也不舉行抽籤。不問免役緩役，也不論弟兄幾人，更無所謂是否「中籤」，就是不分皂白地亂抓一氣。凡是十八到廿五歲的小夥子，難合所謂「黃果樹八八百萬，在數一人也難逃」。而且是三更半夜地抓。西關有一家，新婚的晚上，新郎被抓去了，新娘跳河自殺。「徵集處」只見年青人捉一批，放一批，誰也不知那天才足額。保甲長們藉故大事勒索；但如用些錢，便有人可以保釋，就是抓了進去，他們也可以約集同伴去打「徵集處」，死拖活拉地把人搶回來。……徐州密運京畿，通都大邑，並非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現又在開着「四省級靖會議」，這種亂來，「上蓋」不至一無所聞。當局口口聲聲要安定，要安定社會秩序，現在這個樣子，真不知是在「亂」還是「添亂」？  
苗XX 一月廿八日 南京

### 南昌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一向尚能寧靜的南昌，今日也在不寧起來。爲了一「亂亂」，一批一批的小伙子被捉去。現在南昌又在「人力動員」正在高中肄業的學生也要去，政府所謂不受普通兵卒徵召的高中畢業生也要去。到了晚上十一兩點鐘，幾個雜牌的槍兵會同各保甲長，挨戶捉拿，拿捉停當，即將該批裝入預備好的汽車，一直開往不知去向。爲了這筆，南昌人心惶惶不安。  
疫之上 二月三日 南昌

### 關於工作母機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史超禮君「美國的機器」一文及三卷十九期陸家歡君「關於美國的機器」一函後，覺得都有一些小疑問，就來詢武大董太師教授的意見，以釋吾疑。當時董先生曾作了些比較解答，茲錄於後，以供同好者參考。  
「Machine Tools」一詞之翻譯爲「製造機器的工具」，但一切機器均具有「工具」作用，如織布機是織布工作的工具，軋鋼機是軋鋼工作的工具，鍋灶當然是

編者先生：有武裝軍人，沿途劫掠，不問青紅皂白，均被裝上大車，趕碼頭。被抓壯丁了，約五百餘人，據說社

### 青島亂抓壯丁

（下接十八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周炳琳：北京大學教授  
 嚴紹端：印度全印廣播公司任職  
 何永佑：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陳振漢：北京大學教授

#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張東蓀

近來大家對於自由主義大感興趣，都來作熱烈的討論。我慚愧得很，大公報上有幾篇文章未曾拜讀，因為近來已不訂閱大公報了。雜誌與日報都很有好文章；只可惜現在的人財力有限，實難遍購。所以我所見到的大都是贈閱的。我的見聞雖有限，然而在直覺上似乎自由主義已成目前爭論中問題的焦點了。就我個人論，在拙書中雖再三強調主張自由在文化與政治上之重要，但卻從未自居為自由主義者。因為在我看來，自由與自由主義在涵義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別種主義者亦並沒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強調自由之重要，但却不稱其主義為自由主義。可見自由與自由主義，這兩個名詞並不完全相同。根據這一點，我現在亦來湊熱鬧一討論自由主義。恕我先把自由主義分為兩種：即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我並不是主張兩者絕不相關聯，不過在看法上我們確應得有些區別。

我向來寫文章喜歡先把結論列在上頭，然後再加以說明。現在我亦用這個方式。關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我的結論是如下：

政治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廿世紀已是過去了。

在上文已說過，自由主義與自由並非一件事，則我們當知現在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却絲毫不含有否定自由的意見在內。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單純的自由主義，亦可以稱之為舊式的自由主義。這種主張如在中國求其實例，則莫適當於民初的憲政論。民初時代的政治意識大家或許不會完全忘却，似乎不勞我在此短文中詳舉。這種民國初年的憲政主義決不足為今天戰後立國與建設之方針。梁漱溟先生那篇文章的要點為我所同意的就在於他能毅然揭穿這個緣故，說明憲政主義式的自由主義不足為今後立國建國之依據。至於他還有正面文章，說到中國文化的特質，那是他個人的見解，與我完全不相干。我們必須承認他在消極方面說穿民初的憲政主義在今天又復活起來是不行的，這一點確有價值。我為文表示共鳴亦只注重在這一方面。我把選舉與飛機鐵路視為同樣的例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好東西，一到中國來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却並沒有主張不要這些東西進來。我只說明其故不在這些東西本身而在於中國有個壓迫人民的統治上特殊勢力。倘這些東西一進來而不為這樣的特殊勢力所獨佔，則依然是好東西。據有人告訴我某大學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立刻作文反駁，說飛機鐵路不可反對。好像在今天的中國知道西方文化之重要的只有該文作者一人；好像用復古的罪名就可輕輕把替人民訴苦的呼聲抵消。立言雖巧，總不免有替特殊勢力維護的痕迹的嫌疑。我起初頗相信自由主義總不致有何流弊；乃近來愈看所謂自由主義者（即自稱自由主義者）的行為，使我不得不承認這其中確有一點問題。

原來自由主義是歐洲十八世紀幾個學者所提倡的一些原理原則。這些原理原則用之於文化，用之於政治，遂形成現在的西方民主國家。這種自由主義之要點在於建立個人價值，成為個人主義的文化（其詳我另有一文已投中國建設月刊），個人主義在於養成個人的責任心與自尊心，在原則上絕對與平等無衝突。須知從封建社會把個人解放出來却非用這種個人主義不可。所以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建立了個人主義的社會，從歷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勞。其價值真可謂與日月同光。所不幸的只在後來由經濟方面發生了漏洞。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盛行時，在經濟方面當然是放任。須知放任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是確有功勞。因為能夠助長生產，使資本主義得以形成。而初期的資本主義又確能增加財富，不會引起人們的反對。不料就因為這個放任經濟的緣故遂致資本主義長成了，資本主義愈長愈大，其弊乃見。對內愈見貧富不均；對外

愈趨於侵略。政治離不了經濟；經濟或反為政治的主幹。於是政治的自由主義就為放任的經濟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瘡了。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推車撞壁之時，而謂中國猶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紀時一樣，實行政治的自由主義，豈非太不了解時代麼？所以我說自由主義如專就政治方面（經濟當然包括在內）來講，已是過去了。我嘗說中國是錯過了文化階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實行憲政，提倡這樣單純的自由主義，實在是太好了。事實既不然，則我們便應另有打算。但須知我並不是以為自由主義不好，乃只是說這個還是不夠。現在西方人們有些提倡自由的社會主義；有些提倡社會的民主主義，足見單純的自由主義已經不夠了。這是全世界的趨勢。關於政治的自由主義似乎不必多說，請即接着來講文化的自由主義。講完以後，再將二者聯合在一起來討論一下。關於文化的自由主義，我亦願先提出結論如下：

文化的自由主義是人類文化發展上學術思想的生命線。中國今後要吸收西方文化，進一步要對於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更不能不特別注重這個自由。所謂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却和政治的自由主義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可以形成一個黨，或名為自由黨，或名為民主黨。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並不須有固定的內容。只是一種「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何種學說或思想，只要由嚴格的邏輯推出，有充分的事實為證據，換言之，是由於科學方法而成，則都可為文化的自由主義者所承認。現在大學中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義之精神。反之，假定推翻了現行制度，而如對於正統各種思想加以屏棄，這依然違反了文化自由。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批評。牛頓的定律在五十年前是金科玉律；倘若阻止人們對之有所懷疑，則相對論便無由發明了。今天相對論修改牛頓，正是文化自由的燦爛成果。同時，亦沒有一個學說或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認。總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說」，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無開始的信仰。

無一前提不可轉為研究的對象。這樣的精神確是西方文化在人類上的唯一優點。中國在未與西方文化接觸以前就沒有這個優點。現在既與西方文化接觸了，雖然有些傳染，但終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後中國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則非大大向這一方面推進不可。

於是我們應得合併在一起討論了。現在的論壇上總是爭論甚麼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關係；有的說二者有衝突；有的說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來，都沒有鞭辟近裏。他們只用自由與平等二個範疇。殊不知還有第三個範疇，是「生產」，却必須加入在內。無論如何講自由，講平等，若與生產發生衝突，換言之，即使生產反而降低，則決不能成功。而況在現在正值大戰以後，各國都有迅速增加生產之要求。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中國決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與平等的打算中必須把生產列為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這不僅現在為然；歷

史亦給我們以教訓。歐洲近百餘年以來社會主義的試驗不止一次，或用革命的方法，或用立法的方式，凡讀歷史者當可知之。我們可以說百餘年來歐洲社會主義的排演是一部悲慘的歷史。這個悲慘經驗所給人們的教訓是：凡社會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產增長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產降低則必會被反革命所推翻。蘇聯的經過尤為顯明：革命之初的戰時共產制就因為不能滿足增產的要求以致維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為新經濟政策。如新經濟政策永久下去，則革命雖成而社會主義却失敗了。幸而有計畫經濟。可見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救命湯。換言之，即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相結合乃得到新的生路。須知計畫經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資本主義亦可有計畫經濟。法西斯亦有計畫經濟。可見不是所有的計畫經濟都是進步的。對於經濟加以計畫要看用甚麼原則去計畫。資本主義的後期亦在那裏講計畫，但却依然用着資本主義的原則。所以必須用社會主義為原則以作計畫方能成為進步的計畫經濟。用計畫經濟以增加生產遂使社會主義站得住，這乃是蘇聯對於人類的一個無上之貢獻。蘇聯的成功即在於使增產為目的的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已往社會主義種種試驗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只注重於平等而忘了生產的重要。

中國今後必須採用計畫經濟，恐怕已為大家所公認。因為只有這樣方能大量增產。但為了增產必須先排除其障礙。官僚資本，豪門資本，是障礙之一。地主與放高利貸的是障礙之一。所以廢除這些，不完全是從平等着眼。如果專從平等來看而忘了增產上的需要，這是錯誤的。尤其是在產業落後的國家，不把這些封建殘餘勢力去掉是無法使產業發達的。（不過中國還有一個特別情形：即除上述兩種人以外尚有一種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謂無產者是指無財產而從事於生產之人，如佃農與雇工之類。中國的流氓確是無產者，但却不從事於生產，以敲詐為生。這種人只要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實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所以如果不把這種人加以改變，其為增產之障礙亦與上述者相同。因為本文不在討論這些問題，故只在括弧中附帶言之。）至於如何制定計畫務使其中心保存儘量的自由與相當的平等，那是制定者的事，非本文所能詳論。

說到此，我們便見到問題的中心了。為了生產既須用計畫經濟，須知在經濟方面要有計畫，則勢必連帶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就因為經濟的計畫性必須把全社會亦成為有計畫性的。我們為便利起見，可稱之為計畫的社會。在這樣的計畫社會中，試問自由有無限制，平等是否損害？我以為計畫者們主張經濟平等必使政治自由有虧，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旨，但說經濟平等了以後自由更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論。老實說，一談計畫，如果社會有計畫性，則只能有計畫以內的自由與計畫以內的平等，而斷不容有超計畫的自由與超計畫的平等。計畫是以增加生產，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目的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論者以為自由平等本身有問題是錯誤的；須知問題只在產業不發達的民族必須把生產加入於自由平等之中。一班刊物上有流行的說法，說

甚慶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無經濟的民主，蘇聯有經濟的民主而無政治的民主，都由於不明白這個情形。還有人說中國應該二者都要。其實這只是一句漂亮話，根本沒有用過一番分析工夫。

根據上述的話，應知自由在今後的中國確有問題。平等更然。我希望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不要看得太簡單。我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個答案。我嘗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充分個人主義的陶養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可惜世界上沒有那麼一回事。我又嘗說，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而遽然來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現在不必說這些空話。就實際來說，中國已經到了這地步地，當然無法追究既往，亦沒有法子倒退。

不過亦未必是絲毫無辦法。現在用一個不十分切合的比喻。譬如入大學最好是中學畢業。無如有一個人，中學未畢業，而現在竟在大學中勉強讀書了。我以為最好的辦法是他把大學的功課少選一些，留下一點兒時間來補習中學的必修科目。我用此比喻來說明中國今後的情勢。中國爲了增產必須採用計畫經濟，尤其必須採取進步的計畫經濟，但經濟方面一有計畫勢必不能讓其他方面仍留爲無政府狀態的絕對自由。就以教育一項而論，就不能不大加改變以與計畫相配合。政治經濟教育等全體如有了計畫性，則我們今天放任慣了的人必會感到很不便。這一點恐怕我們心理上應得準備自願犧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才好。這即是我用大學功課來作比喻的。至於補習中學一層，即是我所說的文化上絕對自由。須知在計畫社會中政治經濟等是沒有絕對自由了，但我們還不能不要絕對的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應該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如果社會因具有計畫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尙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邊。老實說，社會的計

畫性只是爲了生產，總是有時間性的；一個計畫完成以後必須修改。所以社會的一時固定乃是一種不得已的事，亦並無絕對的可怕。但却必須在固定中留有一個變化的活力可以發生的餘地。這就是文化方面的絕對自由。我主張在這一方面使中國養成良好的自由傳統，充分培養個人主義的良好方面。此即我所謂補習中學功課是也。本來在西方亦是自由主義的根底本在於文化。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決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後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芽。所以使這二者（即計畫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將來沒有更進步的制度出現。

話幾乎說完了，不妨再向所謂自由主義者進一言。大家如認定上述的分析是對的，便應力爭計畫內的自由與平等，但不可仍留戀於未入計畫以前的自由平等。如實在真愛絕對的自由，則應向文化方面努力。我說這些話，主旨在把這個問題中的幾個關鍵弄清楚。其實這些話並不是現在想起來的，乃是久已想到的，至於說出來以後，任何一方面認爲是不入耳之言，那我也不管了。

二月四日

本文寫完以後，忽覺我在前文「關於中國出路之看法」（觀察三卷二十三期）有容易引起誤會的會方，不得已在本文之末追加聲明幾句：即我所謂東歐式幾個民主國家並不是嚴格言之，照類型來說，其實瑞典至少應該在內。所以嚴格分爲東與西，是不對的。瑞典最近發表戰後勞動計劃宣言，尤其富有所謂這樣的激進民主之精神。總之，這些小國頗能利用別國已往的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中國有其特殊的國情自不待言，但對於利用他國的教訓與經驗一點，却不妨以這些小國爲師。這便是我的真意所在。干望樊先生與讀者不可誤會。

#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近來在中國，「兩個世界」之說頗爲流行。這話本是從「美蘇對立」說起的，不經意的便說成「世界成了兩個」。作這種議論底人心中橫着一個戰爭底暗影，大概不久便要進一歩發出「第三次世界戰爭底到來只是時間問題」底議論了。這種說法有很壞的影響，至少助長一個不長進的心理，那就是：「沒辦法。世界都成了兩個，人類底互相殘殺如何能免？我們中國現方進行着底內戰來頭大的很哩！有些人還在希望重見和平，唉，勸他們還是收拾起好夢罷罷！」可能並助長一個比這更爲醜惡的心理，那就是：「世界局勢這樣分曉出來，好極了。我們的內戰本就是『戡亂』；在對立的世界中，我們的是前哨戰。美援必會源源來的。打下去，打下去，能打下去便有辦法。」這後一種心理是希望禍亂得更大，我們好從中沾便宜。但是，朋友，且慢高興。世界和平底從

棄與戰爭底發動，真如你所想的那樣容易嗎？

如果想找發動或挑動戰爭底機會，在去年一年，尤其是莫斯科外長會議以後底國際政治裏，那真可以說是多至不可勝數。有過戰略上重要地點底攫取，有過干涉鄰國內政底事情，並在互致恐嚇與不敬，訴諸情感與偏見。這一類事，可以說，任何一樁都是引火的東西。有人說過，兩邊都在堆柴，愈堆愈高，高到過頂，以致彼此不能面對面相看。這話一點也不錯。但是依舊沒有人願撥上一根火柴。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蘇聯不要戰爭，美國政府不要戰爭，雙方都不要戰爭。

這不是說美蘇以外，在歐洲，在其它地方，沒有人在談論戰爭，或害怕戰爭。談論或害怕的，正大有人在。這是一種心情，它的發生有一大部份是屬於

世人底失望；失望大國看法一致竟成了幻想，強權政治一直未離開世界。另一部分則由於一種希望；希望在混亂中討便宜，譬如歐洲有一些反動的站不住腳的政權或分子，便在那裏希望美國留駐歐洲，俾使他們的壽命得以延長。恐懼心所佔底成份也相當高；恐懼一個狹有這樣一個強大的武器如原子彈底國家，由於它的年輕與缺乏經驗，忽然不能自制，想走捷徑以求統馭世界。宣傳也是一個原因，它把羣衆底吶喊傳到政治家底耳裏，使他們有時忘記了苦心折衝是他們的正務。而蘇聯在外交上所採用底方法也是一個因素，那便是他們的頑梗，與愛專講一面倒的現實。

情勢真得得上說是緊張，但何以竟沒有緊張到危險的地步？何以從一九四六年八月狄托元帥擊落一架美國飛機之後沒有發生過一樁像是陷入危險境界底事？到快要「交綏」了，何以忽然又持重起來。要爲這個問題找回答，我們應該先了解：在今天，戰爭，尤其是強國間大規模的戰爭，因何而會發動？在從前，連一九一四年在內，戰爭憑偶然發生的事故就會發生。或由於誰在槍靶上失了手，或由於誰的不小心在一個火藥庫裏吸烟。但今日已不復如此。聯合國的存在，以及歷史昭示的戰爭所藏有的可怕的危險，必足以防止任何純因偶然事故而發生的戰爭。戰爭的爆發，其惟一可能，將是因為有某強國須要戰爭。而一個強國須要從事戰爭，在下列兩個理由之中，必居其一：或則有如希特勒之在一九三九年，因為它不但相信它可由戰爭達到它的目的，並且相信可以很容易的很快的以戰爭來達到它的目的；或則因為它見到人家在作戰爭底準備，懼怕得厲害，竟促使它在時間還來得及時即先下手。

我們說現在沒有戰爭底危險，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強國對於戰爭底結果有够強的自信力，也沒有一個強國懼怕和平底後果懼怕到够強的程度。這不是說美國和俄國不是在那裏追逐彼此相反的目的，這是說它們尚在依非戰爭的手段去追逐它們的目的，並且至少在短期內將繼續循非戰爭的路去追逐它們的目的。兩年以來（這拿正常外交的尺度法量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美蘇兩國都希望在德日失敗以後留下來底地盤中分割他們的勢力範圍。這個追逐底進行到了去年十二月倫敦外長會議底破裂，算是達到了頂點。在倫敦外長會議上，關於德國問題要想達到協議，希望原就不大，但那次的破裂，祇能說又一次證明美蘇的不易協調，不見得因那次的破裂便使美蘇之間的情勢更加嚴重。

在美國，有喧嚷不休的所謂「戰爭販子」，在蘇聯，更有神經過度緊張的盛氣凌人的人物，各在捉摸戲弄對方的恐懼和野心。這誠然就是所謂「冷戰」。但並無迹象顯示站在這些人後面底政府（實際決策在兩國都只有少數人）在要戰爭。明顯的，它們都寧願採用「其它的方法」，如金錢與物資的使用，以及在思想上拉夥伴找幫等等。這些「其它的方法」，彼此之間已正式開始鬥爭了。柴道夫對各國共產黨的指令和馬歇爾援助西歐民主國家的計畫，已在針鋒相對開始作正面的衝突。這一衝突必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各作各的算計，藉以校量對方，捉弄對方。有不少人特別對蘇聯存備戒心；但現在並無證據足

以說明蘇聯的統治者有心拿武力戰爭去支持其鬥爭，效孤注之一擲。他們對於美國底軍事力量不至於一無所睹，但也不至於懼怕到足以促使他們去冒險戰爭底危險。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發動戰爭，結果可能是勝，亦可能是敗。勝敗機會的相等，也許可以不太計較，所慮的是這一戰爭必將是一個長久的艱鉅的戰爭；那正是他們所不敢從事者。因此，俄國底政策，在策略上雖然是進攻的，在目的和口調上却是防禦的。在兩個主要的角逐場裏，即法國和義大利，很明顯的，法義兩國的共產黨現在所採取底新策略，恰恰反映着它們是接受它們尚不能當權這一事實的。至於美國，若有人以為它循它現行的政策去行事，不特有意外激變即會引起宜戰，那只是暴露他對美國認識不足——雖然美國近來的「軍國」趨勢，確易使人發生上述這種淺薄的看法。

以上只是說明美蘇之間目前尚無戰爭底危險。但推遠一點看，又如何？悲觀論者，即持「兩個世界」之說者，可折回來辯說道：戰爭在兩個企求稱霸世界者之間終是不可避免的。這有兩點理由：第一，俄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利益，無論在歐洲、在中東、乃至在遠東，發生直接衝突。不錯，對於長期和平過分樂觀，不免招致愚妄之譏。而且人類一向便未做到過維持和平到相當長的歲月。現有的證據也沒有能告訴我們今日這一代智慧比從前高過多少，環境比從前好過多少，必能將前人之失敗變爲成功。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從來沒有一次戰爭真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所談論底這一個尤其缺少不可避免的根據。在歐洲或在世界任何一處，並無不折不扣的美國主義和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同時在生長。兩者之間會有不少稀奇的各種各樣的妥協將它們分隔開來。西方物質上的重配備和技術上的加進步多半要比東方爲快，因此物質上的吸引力與優越仍將屬諸西方。

儘管劇烈的利害衝突，思想的、經濟的、政治的、乃至領土的，必將繼續存在，我以為爲武力戰爭，就是推遲一點看，也不會爆發，除非俄國的統治者（因爲美國先取攻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便要發動戰爭；那是說，要等到他們或以爲很快的便能取勝，或竟懼怕傷了，懼怕到接近於他們的宣傳人員所誇張底程度。英美，尤其是美國，如有高明的政治家，他們應當知道對付莫斯科最好的辦法是叫它不要過分自信，以至引起僥倖一逞之心，也不要讓它過分害怕，以至於挺而走險；後者尤其重要。高明的政治家應該不放棄任何機會向世人宣告，並以事實表現：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和蘇聯得到協議，彼此共存，而絕無毀滅蘇聯之意。

前一响，美國的不讓步態度，處處表示其決心之強，似乎有點渲染得過分。愛護世界和平的人就心深居在克林姆宮底俄國人挾着他們原有的一套思想，再加上他們對於他國之不求了解，心懷疑慮，會發生真正的懼怕心，以爲美國在政策上表現那樣躊躇滿志，蘇聯已受到壓制了。近日美國內部情形漸趨複雜，各方對馬歇爾計畫的烘托似乎也在降低其程度。這正是頭腦冷靜一點底時

候，緊張的局勢可望和緩下來。兵家用兵切忌窮追，在外交上也忌窮追，尤其遇到這個被追的是一位俄國人。英美政治家似乎尚喻此旨；我看武力戰爭，就是推遠一點，也是不會爆發的。

世界如有災難，我們決無便宜可沾。反之，可能要遭「滅頂」之禍。願好談「兩個世界」者亦反省反省我們自己的已成了什麼「世界」！

# 歐洲與美援

馬歇爾計劃的真面目

Victor Perlo  
David Ramsey

本文刊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出版之新共和雜誌 (The New Republic)，作者 Victor Perlo 及 David Ramsey 均係美國著名經濟專家，前者歷任政府機關如美國國庫署戰時生產局、物價管制局、商務部等的經濟顧問。王作民譯于哥倫比亞

去年九月，歐洲十六個國家，響應馬歇爾國務卿的建議，草擬了一個歐洲合作復興計劃，交給美國。擬定計劃者是歐洲十六國組成的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歐洲經委會)。這計劃要求美國除了繼續緊急救濟以外，更輸送大量的原料及工業設置到歐洲去。歐洲經委會的目標，簡單地說，是想使西歐的生產激增，生活水準恢復到與戰前差不多，國際貿易能達到平衡。草案的主要點，可列舉如下：

發展工業，穩健地發展國際貿易  
全歐洲經濟合作

德國的復興應與全歐的復興相適應

執行本計劃者乃歐洲自己，美國可從旁建議。三個月後，杜魯門總統以美國官方的馬歇爾計劃草案提交國會，這計劃，正式的名字是「歐洲復興計劃」，現在正在國會裏討論，尚未通過。仔細研究這官版的計劃之後，發現它與歐洲經委會所提出的，本質上已經不同。它的主旨是如何擴大美國的勢力範圍，並非如何幫助歐洲共同努力自給自足。它的要點也可列如下：

並不針對如何發展工業，穩定貿易問題  
並不鼓勵歐洲經濟復興  
德國的經濟利益為首，西歐其他國家的反而為次  
使四歐內部經濟機構在在受美國控制

## (一)

英法及西歐大多數國家眼前的經濟問題，倒不是修復戰爭中損壞的工廠問題；因為這些工廠，縱有損傷，根基仍在。在有些國家，基本工業或者仍與戰前一樣，或是早已更加擴大。歐洲眼前真正的問題，是一個如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幾十年來歐洲首次遭到的難題。戰前英、法、荷、比等國所以生活水準有那麼高，海外投資有絕大關係。可是現在這項來源大部已斷絕了。縱使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法國人在安南，英國人在中東仍在作種種努力，但想恢復戰前情形，是不可能的。

因此西歐諸國，如要穩定經濟，提高生活水準，必須另尋出路。出路呢？是怎樣提高工業效率，提高生產量，同時將產品到世界各市場推銷。歐洲經委會的報告，是很注意以上各點的。因此該會提出請求美國供給西歐大量的鋼及工業設置，理想的目標就是提高生產，使電量供給超出戰前三分之二，鋼百分之二十，煉油百分之一百五十。

官方馬歇爾計劃，口頭上是承認這些要點的。尤以杜魯門總統的演講，圓轉週到。可是研究一下推行時的細節，就可以了解，歐洲這種復興的目標，早已大大被改頭換面了。從總統給國會的報告，各種官方及非官方的報告與文件上，我們知道美國着重的是運送煤和糧食到歐洲去，並不是怎樣去發展一個價格自主的歐洲經濟。

參議員塔特一向反對任何發展歐洲工業的大規模援助。杜魯門長更暗示說，假如歐洲需要工業，那麼美國就該鼓勵廠家到歐洲去設分廠。至於整個國會的態度，最近召開的特別國會，屢次發表的文告就很可代表。國會竭力主張援助的範圍，應嚴格限於必需品。塔特及若干和他

意見相似的國會領袖，恐怕要以一切手段，使馬歇爾計劃中的一點兒「復興」部份，都不能立足——政府當局呢，在這問題上大約要爭一下。

從馬歇爾計劃中的詳細綱領上，美國的態度便可了然。給國會的報告上對西歐各國的原始的草案，大加批評，說：「關於解決住屋，擴充工業，公用事業及一般的復興事業方面，這草案都太誇大。」國務院聲稱：「因為歐洲高度的資本集中，使人民更形節約，因而出口貿易難以發達，這也是目前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

但是自從戰後，資本的集中尚未達到足以修復戰時破壞的程度。更談不到工業的擴充。至於出口困難，通貨膨脹等現象，與其說是因為投資過多，還不如說他是因為若干基本原料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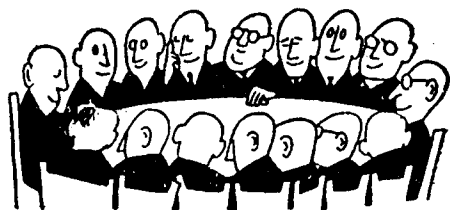
為了自身的復興，西歐各國能夠，而且也必得，集中一些資金，數目至少得相當於歐洲經委會所草擬的生產計劃中的全部生產之百分之二十。這樣一個目標，絲毫也不誇大，只要以最起碼的國內經濟控制就可達成。

戰爭期間，限制更嚴格的時期，大多數參戰國的投資，達到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蘇聯曾經在比現在的西歐更艱難的情況下，完成她的建國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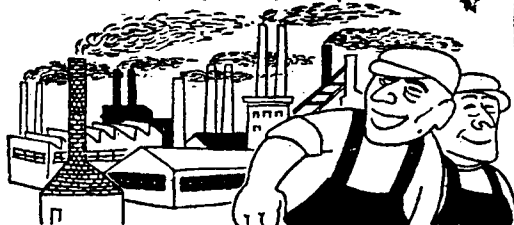
杜魯門總統將這削減西歐投資的理論應用到他的物資供應程序裏去了，使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草案失去了輪廓。原草案中申請的組網，美國祇答應給三分之一，所要求的工廠，全未提起。至於鋼鐵工廠及製造農業工具等等設備，原來的請求至少被打了对折。原草案要求美國進口貨中百分之三十二屬於再生產物及生產鋼的原料和機器，但杜魯門總統提交國會討論的馬歇爾計劃裏，這項已減到百分之十四，而且這百分之十四裏同時包括國際銀行的輸出。要知道，國際銀行是另一回事，原來並不是歐洲復興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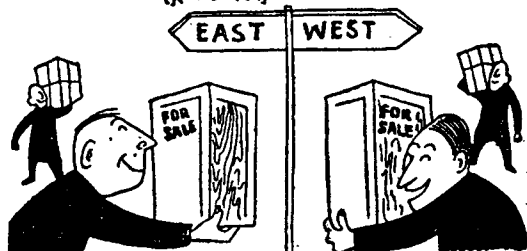
# 馬歇爾計劃有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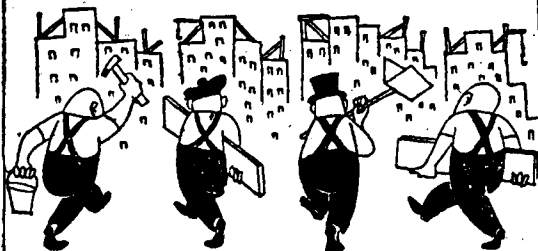
第一個：十六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洲經濟復興委員會草擬的方案



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能依仗自己的工業而獨立



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各國互相通商



歐洲經委會要求各國共同努力從事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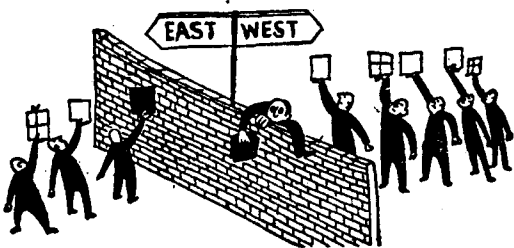
歐洲各國要求參與國合作解決經濟方案



第二個：杜魯門總統送交國會的  
美國官方馬歇爾計劃



美國要他們不斷地哀求施捨



美國的反共政策阻擋了彼此的貿易



美國要先把德國喂肥



美國要操縱一切

鋼的主要部份。

由鋼的輸出問題上，可以看出美國是如何不願幫助歐洲恢復對外貿易。歐洲經委會力請美國供給粗鋼及廢鐵，那樣，歐洲每年就能出口三百萬噸的熟鋼（所謂粗鋼及廢鐵僅及美國在戰前該項輸出之半）。假使美國答應這個請求，四歐就可從鋼的出口中每年收進五萬萬美元，同時還可以收回與鋼有關的貨物的市場。

但是杜魯門批准了這請求，減低生產鋼的原料與物資的供應，就是因為美國自己也缺貨。實際上，歐洲經委會所要求的不到美國全部鋼的生產的百分之五。如果美國國內能有一個公允的配給制度，提出百分之五，並不發生嚴重影響。政府的自相矛盾更可從熟鋼的供應上看出來。政府要給歐洲的熟鋼，比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請求多三倍！這辦法是完全符合美國鋼鐵企業公司的利益的。戰前英、德、比的鋼鐵市場，現在全被美國接收了。不但如此，他正利市三倍，財源興旺，向國外買主要價比國內價格高出二倍甚至三倍！

馬歇爾計劃的精神，從頭到尾，是減少對歐洲再生產原料的供應，削減歐洲的市場，以符合美國大企業的利益與方便。美國老百姓方面是愛犧牲一點的：消費要減少，物價要增高，可是企業家却不損毫釐，不丟掉任何一個國際市場，也不失去任何一個投資的機會。

更厲害的是，馬歇爾計劃還沒通過，英法已被逼縮小他們的投資計劃，尤其是住屋建築的投資。因為要按照預定，提高生活水準。如果西歐各國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馬歇爾計劃，那麼原來歐洲經委會的計劃就無從實現，談不到發展工業，現代化諸問題。歐洲各國將更依賴救濟以生存，如糧食及燃料的拖捨。提高生活水準這件事將一拖再拖，明確在馬歇爾計劃裏的事實是，四歐在一九五二年，生活水準還得比戰前低。換句話說，就是歐洲人民心裏明白，身經六年慘戰，三年救濟生活，再加上目前歐洲復興計劃實行四年之後，自己的日子，還是抵不過一九三八年時那麼舒服。

(二)

馬歇爾計劃，除了復興歐洲之外，另一要義，是歐洲的合作。但是如果問題的焦點不集中到東歐與西歐的貿易上去，討論合作是句空話。照現在，最多，歐洲只能像戰前那樣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通商。如果想增加輸出，支付一個像樣的生活水準，戰後西歐的市場，必得以東歐為主。同時還得仗東歐的原料供給。

歐洲經委會很看重東歐貿易這問題，這幾乎是原草案的主幹；雖然為了不言而喻的原因，實際執行的步驟並未規定下來。還在馬歇爾作哈佛演講之前，向這方面進行努力早就開始了。同時聯合國的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及其他方面，也在加以研究。譬如最近聯合國的報告裏提出：如果美國可以將價值五百萬美元的特種製木機器供應東歐，東歐就能輸出木材到四歐，使西歐由進口美國木材項目下，節省每年七千萬美金！

杜魯門當然知道歐洲的願望，在他的演說中，他提到政府的計劃是一根據以下的信心，即在以後五年時間內，使東歐的貿易能恢復戰前的正常狀態。可是為了美國與東歐的不能合作，這目的的實現就受到阻礙。不合作是美國的現行外交政策，連馬歇爾計劃本身也不過是這政策的一環而已。

再舉個例，歐洲經委會原來草案中有個假定，假定能買波蘭的煤，就可不必進口美國的昂貴的煤了。最近聯合國的報告也說到，如果美國（只有美國有這能力）供給波蘭價值九千萬美金的採礦與運輸機器，材料，那麼波蘭的煤的產量就可提高到比現在法國的消費量多三倍，比西歐的消費量多兩倍，這樣，四歐各國可少向美國買煤，每年可省五萬萬美金！

可是這種貸款的希望是小極了。馬歇爾表示計劃之先，東歐的貸款請求已不知若干次被關不理。即理睬一下，也不知折扣到如何程度。近幾個月來，商務部部長哈理曼及其他政府發言人說得更明白了，美國政府是不貸款給「集權政府」的。波蘭還在指望世界銀行的貸款，藉以提提高煤的輸出，不過世界銀行裏的美籍高級官員，未見得會違背了本國的外交政策，批准這種貸款。

杜魯門提到恢復東歐「正常貿易」，可說是針對對現在歐美的批評而出的。各處對馬歇爾計劃阻礙了歐洲內部的通商，已嘖有煩言。但是東歐呢，對這種「正常」的恢復必定要反對的。戰前，東歐與西歐的經濟關係是：四歐控制東歐的經濟，東歐將原料出口到西歐，可是同時西歐不將工業化的物資供給東歐。

(三)

無疑地，波蘭及巴爾幹各國會反對接受這樣的「正常貿易」。會堅持要擴充本身的工業，提高本國的生活水準。真正的歐洲合作，其主要精神，應同時以東歐四歐的利益為重，使雙方站在平等地位通商貿易。

代那樣的支配權，必遭受東歐的強有力的抵制。四歐別國國家所担心的問題，就是如果德國得到優先機會，從事復興，那麼這次受支配的恐怕不是東歐，而是他們自己了。這種憂慮，由歐洲經委會的報告裏在反映出來。因此草案提出德國的復興應與西歐其他國家的復興相適應。草案並促使將普爾區的煤運到法國及其他國家，以便發展法國等地的鋼鐵工業。歐洲經委會語氣沉重地說：德國的經濟發展，「如果危害了歐洲別的國家，像過去那樣」，就有加以阻止的必要。它還說：「德國有義務……賠償戰時損失，並協助犧牲在她的侵略下的國家，從事復興。」

美國要讓德國首先復興這件事，雖經官方一再否認，最近，杜魯門也否認過——可是仍不免由國會及政府的文告，以及最近提出的對德協助法案顯露出真面目來。主張「德國第一」的如前總統胡佛，美國機械大企業約翰曼維公司（Johns-Manville Corp.）的老闆路易勃朗（Lewis H. Brown），他們的理論正是現在政府所忠實遵循的。去年十二月九號陸軍部部長勞易爾對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我們不但要使四德經濟自給，還要使她工業潛在生產力能成爲歐洲復興的奠基石。」

爲馬歇爾計劃辯護的人，都認爲四歐的繁榮是建立在德國的經濟上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是。過去德國激烈的競爭，使英法在世界市場上失色。而德國與四歐諸國的通商呢，一九三八年，對德國的輸出只佔英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四，佔法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六。四歐的小國與德國通商數量較大，但是大多數仍舊不免同時在國際市場上與德國競爭。

歐洲經委會草案中，說明要以美國援助中百分之十五予德國，比德國分得多的國家，只有英法兩國。即使這樣，哈理曼委員會（譯者：總統的經濟研究委員會）仍不滿意，批評說：「一德國應該接受比巴黎決定的更多的救濟。」最近美國佔領區軍政府一個官員在他的報告上提到馬歇爾計劃，估計西德可獲四十四萬萬美金以上的救濟。那樣要佔杜魯門給四歐的計劃的全部費用之百分之二十七。德國更可以得到不少間接援助，如軍費的支出，剩餘物資等等。救濟目標已由四歐其他國家轉到西德，近來更看出對英援助有銳減的象徵，很可能將來德國所得要比其他一切國家爲多。

四歐國家除了救濟物資少得以外，還要犧牲德國的賠償。這些國家，原指望可獲取一筆賠償，從事復興建設的。可是直到現在，所得尚是微不足道。馬歇爾在倫敦

外長會議上根本否定了賠償計劃，對於這些原想從西部德國取得賠償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真是當頭一棒。原來想以德國原料為賠償的辦法，迄今仍是一紙空文。現下國會壓力漸漸增高，想根本取消這種打算。從馬歇爾在倫敦的立場來看，這是一個自然而又合理的結果。

華盛頓的舉動，好像要四歐諸國反過來賠償德國了。歐洲經濟草案上要求美國供給運貨卡車十萬三千輛，若干國家，車子被納粹劫持，迄今尚留在英美佔領區內。這些國家應分得九萬輛美國救濟的車子。可是馬歇爾計劃，通過駐德軍政府，要求四歐諸國如要求歸還納粹劫持的車輛，便須以自己奪得的德國車輛來交換。歐洲經濟委員會所請求的數目已被減低到二萬六千輛了，這些又完全指定給西部德國！

西部德國主要的貢獻，以歐洲而論，應當是把「爾的煤輸出到法、意、荷、盧這三國的鋼鐵及其他工業增長起來。戰前德國每年約出口煤二千五百萬噸，目前的魯爾出口量，以年算，約合一千萬噸。英美軍政府表示到一九五二年，大約可希望增加出口到二千四百萬噸。不過報上却盛傳在德國黑市市場上買賣的煤有二千萬噸，如報上的報導沒有錯，那麼現在德國就可以每年輸出三千萬噸。軍政府計劃使德國煤的生產，全部恢復。但鋼的生產只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五十。照路易易期魯爾政府的報告說法，也許到十年之後，才能達到這鋼的生產目標。他的估計要是對的話，那麼魯爾每年剩餘的煤該達五千萬噸，比英美軍政府眼前的目標要高兩倍。

可是，照勃朗的說法，全部德國的煤都不出口，以便把德國重建成一歐洲一個偉大的洗心換面的國家。眼看這種「德國第一」的政策逐漸露骨了。美國現在已答應負擔佔領區的全部開支，交換的條件，是對經濟問題有更大的權力。像這樣，美國就一買一到了對德經濟委員會的提議稿，將進一步支配整個西德的經濟機構。種種事實，證明美國政策的動向，雖然當局再三否認馬歇爾計劃主要

的目標是重復西德，將德國戰前在歐洲的經濟支配地位恢復光大。而做一般的事實，却是這否認的最有力的反駁。

(四)

照原來馬歇爾的說法，這計劃本來百分之百是歐洲的事，美國不過以同情的態度，從旁加以協助，這計劃的起草，都絕對避免干預的。當時，若干人士，還相信也許美國政策有了變更，因為這種現象不同於杜魯門主義，更不同於貸款與英、法、義時所附帶的種種嚴酷的條款。可是仁慈的表示很快就接觸到政策的現實。美國的眾議員們公開干預了十六國參與的巴黎會議，以至使歐洲經濟委員會非徹底重寫報告不可。原先要求二百九十億美金 (\$29 billion)，後來縮到二百二十億 (\$22 billion)，更添上一個全套的「附帶條件」，這些條件根本牽連到參與國的國內經濟機構。

還不止此，跟着大企業公司也提出建議來了，隨着國會議員又到歐洲去遊歷起來了，政府裏各式委員會也提出意見來了。種種嚴厲的條款，包含在臨時緊急貸款裏的頗多，可是附在官方馬歇爾計劃裏的更多。像這樣厲害的外來的經濟干預，除了在戰勝國佔領戰敗國時見到過以外，歐洲可以說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國會裏提出的經濟合作案中幾個主要的管制可分析如下：

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者，不是十六個參與國組織的團體。每個參與國與美國單獨締約，由美國設一執行人，締約國的每一項出口，每一項計劃，均由此人批准，因此美國就控制了大部份歐洲對外的貿易。

計劃中主要部份，如糧食、燃料、肥料等輸出，應算作美國的贈與。接受這贈與的國家，必須以相等於該物資的本國貨幣存入銀行。這筆錢該國可以動用，但須經美國同意。如此每一參與國必有大堆貨幣，其處置權操在美國。華盛頓由此可影響每一參與國內部經濟機構。

每一參與國，為取得美國援助，在決定穩定通貨、匯率、關稅，控制對外貿易等問題上，必以美國原則為主。

由過去美國與他國交涉的經驗，更由國際貿易會議美國所支持立場上，均可見出美國全副精神均用在如何阻擋基本工業國家化這問題上，同時，他也努力打破各國限制奢侈品輸入的辦法。

計劃執行人得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來擴大某種具有軍用原料的生產。如果執行人對此堅持，參與國是難以反對的。當然美國會以代價購買這種原料，不過美國這種操縱力量，可以侵入歐洲某些大企業組合的勢力範圍，——如錫和橡皮——進而使美國可以壟斷世界上所有的軍用原料。每一參與國內，須設置「經濟合作主管」，常駐該國，督導計劃中「特殊的任務」。恰巧，國務院同時指出：在希臘，因為美國援助機關已經建立了，就可不必另設主管。

像這種種種權利，結果使歐洲會門戶洞開，讓美國銀行界可以大大投資設廠。提交國會通過的經濟合作方案中對這種種辦法，特加保證，十四年內花在這方面的費用，規定為八萬萬到八萬五千萬美金。是全部計劃中的百分之五。比這要緊的是，這樣的經濟控制，本身就是對美國大企業的一個保證，因為有了控制，就能破壞歐洲工業國家化的計劃，並可保證美國所有的利潤可自由運回本國。

美國的大企業由此就能通行無阻。譬如煤油企業，就可詳細計劃，如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控制四歐主要經濟命脈。辦法澈底打通之後，那麼歐洲的地位，就好比現在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現在每年要以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抵償外債的利潤。這樣的支出，無疑將使四歐的生活水準繼續低落，同時將使四歐日益失去經濟自主權。

掌握着馬歇爾計劃的是美國，凡是參與國不遵守執行人（實際就是國務院）的原則時，美國就可停止這計劃。杜魯門對國會的報告裏說得很明白：「它（馬歇爾計劃）代表我國外交政策主要的一環，它將每天影響我們外交政策的決定，同時受政策決定的影響」：在這樣以經濟干預為外交政策的手段下，四歐還能獨立到什麼程度呢？

# 甘地之死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這是人類的最大悲劇：一生宣揚和實踐非暴力的聖徒甘地却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卅日傍晚的新禧大會上，以七十九歲的高齡被人槍擊，死在暴力的手裏。

那天傍晚，太陽落下的時候，人們從電台的廣播裏知道了這消息，新德里的電影院和劇場立即停止演出，商店和餐廳紛紛閉門，正在進行中的結婚典禮也宣告延期。人

們的感情突然變成了真空。夜裏八點半鐘，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副總理巴特爾向全國發表廣播，尼赫魯一開始就泣不成聲的說：「我們生命裏的明星已經熄滅了，到處都只有

着黑暗。……我們將不再跑到他那裏去聽取忠告，將不再從他那裏得到安慰了。

三十一日上午，新德里印度門的廣場上擁擠着千萬羣衆，等着對他們的國父甘地的遺體作最後一次的景仰。極單上，甘地的身體被印度三色國旗覆蓋着，國旗上面堆聚着重層的玫瑰花瓣。他的面孔依舊是那那麼顯穆虔誠，顯示出他對人類的大愛和他爲人類贖罪的犧牲所換來的寧靜。尼赫魯和巴特爾就坐在他的身旁，尼赫魯紅腫的眼睛裏還噙着淚水，巴特爾則整個變成了一座悲哀的塑像。記得去年八月十五日，我也曾在這塊廣場上，看着印度自由的旗幟在千萬羣衆的狂歡裏升起。六個月後的今天，羣衆中沒有一個人再敢追想當時的心情。

當天傍晚，在舊德里的朱姆那聖河岸邊，依照着印度教的儀式，一堆檀香木焚化了甘地的遺體。他的骨灰已經收檢，定於二月十二日在阿拉哈巴附近投入朱姆那河與恆河的匯流處。從此，每天黃昏，人們將不再聽到他在祈禱會上的和平的聲音了。比拉大廈後面，他被刺倒下的那塊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頂禮膜拜的聖地，而且地面已經被羣衆們挖了一個坑，因爲很多人都想得到那裏的一撮土當作神聖的紀念物。他住過的那間房子也已開放，房間裏跟他生前一樣，除了一個坐墊之外，甚麼傢具也沒有，現在那坐墊上只有他的一張照片，旁邊擺着他的手紡車，還有他最近剛收到的一頂緬甸農民帽子。

對於甘地，死只是他的一個朋友，只是他必須要跨過的一道門檻。他的身軀對於他的靈魂的價值是那麼渺小，即便他事先知道當天他會被謀殺，他也一定會帶着笑向那兇手走去。實際上，他一月十八日剛好停止了最後一次絕食，二十日的祈禱會上就曾有一顆炸彈在他身旁爆炸，他當時一點不動聲色，第二天在新禱會上勸大家同情那被捕的暴徒，要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警察當局根據那暴徒的口供，曾向甘地提出警告，說他的生命有極大的危險，但他却拒絕武裝保護，也拒絕接近他的被捕警察檢查，他不願意在他自己和羣衆之間建立起任何人的阻礙。幾十年來，他天天跟人民大眾在一起，從來不曾有過武裝保護，要謀殺他就跟謀殺任何一個印度農民那樣容易。但一直到一月三十日傍晚，才發生了這惡夢裏也不會出現的慘劇。當他中了三槍倒下時，他只接連的叫着：「上帝，上帝！」

他在一月十八日停止絕食後，還曾樂觀的表示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被刺之前，他還曾在「哈里真」週刊寫了最後的一篇文章，希望國民大會黨在獲得了政治自

由之後，要繼續努力，爭取社會經濟的自由，並且主張清除大黨中的腐敗份子，多多吸收來自農村的精力量。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說：「這裏我只把一片遠景顯示給你們。假若我的時間和健康允許，我希望再詳細討論人民的公僕應該怎樣服務，以便在他們的主人的估價中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被刺的前一天下午，一位離民代表曾憤怒的請求他到喜馬拉雅山休養去，但他却不願享受山中的和平，願意活在民衆當中，在週圍的混亂裏能夠找取多少和平就找取多少和平。他的存在就像一件完美的藝術作品，因爲絕大多數的人覺得它是一種激動，也就有一部份人覺得它是一種阻礙。他的死，尤其是像現在這樣的死法，把他幾十年來印度在人們心底的影響都給顯露出來了。

他是印度的「大靈魂」，他的王國是建築在人民心裏的，他的城堡是真理，他的武器是愛而非暴力。他搖着紡車，大聲的思想，用他的愛去洗滌人類社會的罪惡，用非暴力去扭轉時代思潮的逆流。他的生命史也就是印度的現代理史。因爲他也是一個人，他走過的道路也是常人走過的道路。當他最初到英國去讀書時，也曾西裝革履，學過跳舞，學過提琴，只想着變成一位十足的紳士，但最終終於放棄了這些虛妄的想頭，把生活方式完全改變，從經驗中慢慢的探尋到了真理。在南非洲，他的膚色給他帶來許多親自的屈辱，思想上朦朧的概念凝定了，他開始應用他的武器從事鬥爭。他以大無畏的勇氣，一向向南非的種族主義，英國的帝國主義挑戰，一面消除印度內部的階級偏見和教派仇恨。他絕食、坐監、非暴力抵抗、不合作、摒棄一切官能的享樂，淳樸而執著的相信真理，實踐真理。印度的劃分便他有着直覺的恐懼，他雖然難於挽救這不可避免的安排，但他却站立在幸福與災禍的縫隙間，用自己的犧牲去說服他的國人。教族間的屠殺警告他不要再徒然的呼號教族和諧，不要再再去玩火，但他最後一次絕食的日的就是爲了促成教族和諧，他相信他是在救火。終於，救火的人喪失了。他是一個印度教徒，殺死他的也是一個印度教徒。羅伯納得到他的死訊後，只說了一句話：「這證明人太好了是多麼危險。」人類的聖哲並不是每一代都有，而且，歷史上雖然閃耀着不少光芒的名字，但每一個名字差不多都代表着一個埋葬了的美夢。在歷史家的筆下，在後代人的記憶裏，「遠莫萬年」的人跟「流芳百世」的人也同樣的佔據着一席之地。

甘地是托爾斯泰的崇拜者。托爾斯泰的教訓連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也難於諒解，結果到了暮年，還不得不夜間出走，寂寞而失望的死。甘地哩，好像是上帝的意旨要

他領導印度得到獨立，他的環境比托爾斯泰幸運，他的教訓在羣衆中產生的影響比托爾斯泰大。也許可以說，托爾斯泰主要的以他的著作來服務人類，（因爲他在晚年的日記裏，曾經冷酷的拷問過自己：托爾斯泰啊，你是照着自己的教訓生活的嗎？回答是：不，我漸愧得要死。）而甘地的教訓跟他的生活實踐則是完全一致的，他把他的整體毫無保留的捐獻於爲印度以及爲全人類的服役裏。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印度十萬個鄉村裏億萬農民的生活方式，但他的思想方式却跟托爾斯泰的思想方式一樣，是二十世紀的文明教化所不能全部接納的。他的死，全世界各地都獻來「花圈」，但「花圈」獻過以後呢？

甘地自己曾經說過：「甘地可能死去，但甘地主義將永遠活着。」

一位美國記者費契爾一個多月前才在德里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甘地與史達林」。主要的課題是，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必須決心在兩條路之間選擇一條：一條是暴力與獨裁的路，他稱爲史達林的路；另一條是非暴力與民主的路，也就是甘地的路。向甘地獻「花圈」的各國領袖們應該想到，任何形式的戰爭當然都不是一非暴力一的。

就印度自身來說，甘地的死，在料想中會生出兩種反響！一種是純粹的悲哀所激起的憤怒，對謀刺的兇手及其同黨實行報復；另一種是高度的悲哀淨化成了堅強的力量，用這力量去完成甘地生前不能實現或者實現得不夠徹底的工作。甘地死後的兩天內，孟買、加爾各答、浦那、甚至德里等地的羣衆，因爲謀刺的兇手屬於印度教大會，又因爲 R.S.S. 組織（註）曾於甘地被刺那天傍晚在街頭散發糖菓給兒童表示慶祝，因而組織這兩個組織的領袖住宅和機關所在地，搞破壞道兩個組織有關係的報館，還可以說是第一種反響的表現。證明第二種反響的是尼赫魯和巴特爾接連的發表聲明，表示政府決心讓從甘地的遺訓，對教族仇恨的組織和私有軍隊決不加以容忍。現在 R.S.S. 的集會已經下令禁止，印度教大會的一位領袖已經被捕，德里也已調來了強大的軍隊，準備防止任何暴亂發生。同時，印度九省的省督正在新德里跟中央政府舉行會議，商討維持全印度各地治安的問題。

尼赫魯是甘地自己指定過的繼承人；現在全印度的人民都把他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只有他能夠實際掌握印度命運。假若印度人以後不僅對國父遺像作形式上的虔敬，假若甘地夢想中的印度能用一死的代價換來，那他的死將是一個絕大的勝利。

(註：R.S.S.—Rashtriya Swyam  
Sewak Sangh 是一個純粹的教派組織，以保衛印  
度教，復興印度教文化和團結印度教徒為號召，實

# 甘地與新印度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從一月十三日上午開始，已於十八日中午結束。他第一次絕食是一九一三年在南非，第十四次則是在去年九月在加爾各答。歷次絕食的原因，不外提高印度國民階級的地位，促進印回兩教的團結，以及反抗當時英國的統治。其中也許要算一九四三年那一次的影響最大，那次絕食是為了提出「退出印度」的口號而被捕，監禁在加爾各答，結果他二十一天的絕食，動搖了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他為了印回團結問題先後曾絕食三次：最早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地點在德里，當時他曾宣佈，假若他的死能夠換來印度教徒跟回教徒的和睦，他一定會樂意死去。最後是阿沙德多方努力，舉行了一個月印回團結會議，調解兩大教派的衝突，他的二十一天的絕食也才宣告停止。去年九月，當加爾各答暴動最厲害的時候，他曾不顧生命的危險，親自住在暴動區域以內，三天的絕食竟壓住了瘋狂的屠殺，造成一個空前奇蹟。現在這一次絕食是一月十二日傍晚在新德里突然宣佈的，而且說這次絕食沒有限期，一直要到德里的各教族間，不藉任何外來壓力，純粹由良心的醒覺而彼此和諧相處，真正結盟時，絕食才會停止。

甘地這次為甚麼絕食呢？去年加城絕食後，他帶着還沒有完全復元的身體來到新德里，並且計劃到巴基斯坦去，但他在這古老而寧靜的京都也嗅到血腥味，他的直覺叫他在德里住了下來。在這段期間裏，他每天聽到的和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被屠殺，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和錫克教難民對於德里回教徒的報復行為。他也看見這些失去了一切親人和財產的難民們沒有足夠的安身之所，沒有足夠的遮身衣服，在大雨裏睡覺，在冷風裏發抖。仇恨與生活使得他們「接收」了回教徒空下的住宅，就是回教徒佔據着的房子，他們有時也會把主人趕走，甚至搬到回教寺院裏面去住。難民們和回教徒們每天都跑到他那裏去哭訴他們各自的遭遇，但他們都同樣的要求讓他們能夠活下去，像一個自由國家的自由人民似的活下去。同時，克什米爾土邦的糾紛已經超過了直接協

商階段而提到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顯然已變得表面化，兩個自治領都有前不少的人在噴着戰爭的不可避免。甚至在他宣佈絕食的前兩天，巴基斯坦首卡拉庫和四旁連普魯的匹加拉特兩地還發生慘劇，死了不少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七十九歲的印度國父心裏會有如何的感受呢？他為了印度的自由獨立，幾十年如一日地堅苦鬥爭，現在獨立雖然實現了，却是在另一種形式之下實現的，他的夢想已經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更不料這獨立帶來的是自相殘殺，靈魂的墮落，古老的文化變成了原始的野蠻。他在高喊「退出印度」的口號時雖然不幸言中，英國人的撤退也會引起暫時的混亂，但他想不到，也不相信混亂的局面竟會引起不能收拾的趨勢。他很遺憾不曾阻止到印回兩教在結婚以前的離婚，他却還夢想着終久會有一個大團圓。他虛信非暴力，他有着滿腔熱愛，但他是一個沒有武器的戰士，當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甚麼時候應該絕食，他便決定絕食。他在宣佈絕食的談話中說：「對於那些每天都來看我，問我們應該怎麼辦的回教友人們，我無法答覆他們。我的無能近來常常咬噬着我的良心……假若我的生命是純潔的話，他可以給予的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他的生命，他希望而且祈禱我有着那種純潔來辯護我的行為……因此，我請求每一個人冷靜的檢討我絕食的目的，假若我非死不可的話，就讓我安靜的死去。我與其活着無能為力的看到印度、印度教、錫克教、以及伊斯蘭的毀滅，死對於我倒是一種光榮的解脫。假如巴基斯坦對少數民族不保證平等的地位和生命的安全而印度又仿效着巴基斯坦去做，這種毀滅是一定會到來的。」他這次絕食期間發表的談話中，曾經好幾次提到死的不可避免和他自己無能。他這種瀟灑幽憤的心情，也許從西孟加拉省督拉加哥拉達理的一篇聲明中更可以清楚的瞭解。拉氏是甘地多年的朋友，年紀也比甘地小不了好幾歲，他會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在加爾各答說：「在目前，神智清醒的只有甘地一個人。其他的人不是整個的錯誤就是局部的錯誤……我們已經觀

際上想把所有的回教徒趕出印度，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教國家。該組織的態度比印度教大會更趨極端，更崇尙暴力。據說不久以前，在該組織的一次

眼看見了許多空前的殘酷和暴力。當開明的人們都變得麻木不仁時，像甘地那樣遠慮的人會感覺生命沒有目的。假若我們不能阻止像我們已經歷過的這些荒謬行為，我們還有甚麼理由繼續的活下去呢？甘地傑在聲明中說，沒有一個朋友像死亡一樣，那並不是矯飾的說法，因為死亡把我們救出一切的糾紛和痛苦。」

甘地絕食期間，德里和全印各大城市都舉行羣衆大會，祈禱大會，領袖們出動呼籲教族和平，德里街頭更每天都有壯烈的和平遊行。甘地自己接連的說，大家的努力不應該是救他的命，而應該是救印度和印度的光榮。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絕食的第一天發表聲明，呼籲建立起來各教族間的親善與和諧，他說在英國統治時代，甘地曾經救了他很多次，但都平安的活了過來，假若現在自己不能救他的性命，那將是每一個印度人，特別是每一個國大黨員的最大恥辱。反對這次絕食的只有少數難民。十四日傍晚，有一部份難民跑到甘地住着的比拉大廈門前示威，大聲叫着一讓甘地死吧！的口號。一位錫克教難民在對新聞記者陳訴他的悲慘遭遇之後，憤慨的說：「想為了保護回教徒而死的人是不配活着的。」另一位難民却表示意見說：「政府為甚麼不宣佈一項計劃，在德里建築四萬間房子給難民住呢？要解決教族問題，這樣的計劃比絕食有效得多。」十七日傍晚祈禱大會之後，德里民衆四千多人的和平行列正從甘地的床邊繞過，恰好一批難民又對比拉大廈門前喊着反甘地的口號。這激怒了那些參加和平行列的人，假若沒有警察干涉，也許在甘地為和平絕食的床邊就會發生意外的不幸。因為難民們的經歷裏只有仇恨和憤怒，他們難於瞭解甘地的大愛和深心，以為甘地的絕食是在阻礙回教徒。

這次絕食的影響不能說不大。印度總理尼赫魯、副總理巴特爾，教育部長阿沙德等兩次跟甘地舉行長時間的密談之後，十六日便正式宣佈了兩項重要的決定。一項是尼赫魯親自率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設密會議中，有一位領袖曾經說過，他們決心要建立起印度斯坦，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對付阻礙他們的任何個人或政府。該組織秘密的擁有武器，並且有所謂敢死隊。二月三日新德里。

尼赫魯親自率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尼赫魯親自率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尼赫魯親自率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近劃出了一塊廣大的區域，為難民們修葺房屋。現在在德里難民共有四十萬人左右。第二項是印度政府決定立即實踐與巴基斯坦訂立的財政協議，將五百萬盧比的現金付與巴基斯坦。記得巴特爾在宣佈財政協議的條款時，曾經明白的說過，希望巴基斯坦把這協議看作印度的親善表示。他又說明，協議的圓滿實踐要雙方繼續保持著寬大和妥協的精神。換句話說，那就是要克什米爾問題有了好轉，巴基斯坦不再對侵略者予以支持。但實際上，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侵略者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而且問題越鬧越複雜，弄到提交安全理事會去解決。於是印度政府決定五百萬盧比的現金暫停付款，因為這筆錢的用途顯然會對印度自身不利，那等於把手槍借給一個準備謀害自己的人。但是為了甘地的絕食，印度政府竭盡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建立起親善與和諧，使甘地早日停止絕食。經過尼赫魯等跟甘地商量之後，才作了這樣的決定。甘地對於這決定表示非常愉快，當天傍晚，他在對祈禱大會的書面談話中說：「任何責任內閣改變其既定政策，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我們的責任內閣却以同樣的審慎和敏捷變更了它的既定政策，這是值得全國衷心感謝的。……但促成這種決定的是甚麼呢？是我們的絕食。沒有我的絕食，他們是不會超過法律允許他們或需要他們做的範圍的。」同時，他希望印度政府這種親善的表示會在巴基斯坦引起反響，使得克什米爾問題跟兩自治領之間的一切糾紛都得到圓滿解決。在宣佈這項決定的政府公報之外，尼赫魯還發表了一篇聲明，似乎煞費苦心的解釋政府這種決定並不是改變了他的同僚們歷次聲明中一致表示的意見，不過是遵從印度的光榮傳統和甘地的崇高教訓，使世人相信印度是誠摯的希望著和平與親善。至於克什米爾問題，他說印度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並將實踐對於克什米爾民衆的諾言，使他們獲得自由。他又在一個舉世大會上駁斥關於印巴戰爭的流言，但他說，假若有任何緊急事件發生時，印度軍隊的實力是足以應付的。

最近七八個月來，尼赫魯憂慮集於一身，嗓音比從前嘶啞，臉上添了許多皺紋，看去至少蒼老了十年。平常他每天都要到甘地那裏去，這次絕食期間，他更是不離左右。第三天以後，甘地身體變得軟弱，不能多作談話，他也在甘地身邊默默對坐。聽說他也曾暗自絕食，不過沒有讓別人知道。由於他對阿沙德、普拉沙等人的努力，甘地在十七日提出了他準備停止絕食的條件。於是普拉沙以國大黨主席的身份，跟德里各教派代表連夜舉行會議，全體聯合簽名向甘地保證，絕對做到甘地提出的各項條件。該項保

證於十八日中午在甘地面前宣讀，甘地認為滿意之後，整整五天的絕食便宣告停止了。保證的條件是：回教徒們可以自由的慶祝即將到來的一個宗教集會；非同教徒自動撤出佔用的回教寺院和住宅；回教徒的行動有充分安全保障；不對回教徒經濟絕交；已經離開的回教徒可以自由的回德里等。絕食停止以後，甘地曾發表談話，很樂觀的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希望保證的條件都能夠真正做到，同時，不僅德里要保持和平，其他各地也應該保持和平，印巴關係也應該融洽無間。他又宣佈，假若必要時，他是不惜再來一次絕食的。假若德里能讓他走開，他準備到巴基斯坦去。

巴基斯坦方面對於這項絕食也曾表示關切，甘地收到的電報有許多就是從巴基斯坦寄來的。但到目前為止，巴基斯坦還沒有甚麼實際的反響。五百萬盧比的問題，他們認為印度在先的扣留是不正當，現在決定發放，似乎是理所當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沙弗魯拉曾說，假若甘地想用絕食的方式來促進教族和諧，這事實却不能用對巴基斯坦的一種壓力，叫巴基斯坦去做違反她自己良心的事。甘地的看法則以為，要是在印度只有黑夜，他在巴基斯坦也就難於找到光明，一切得從印度自身做起。他一向在祈禱大會中都要唸可蘭經，曾有少數非回教徒因此在會場搗亂，請他不要唸。以後他真的到了巴基斯坦，跟那些信奉可蘭經的人住在一起時那將是試驗他的力量的另一個機會。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是結束了。有人曾經問過他，他認為這次絕食應該歸咎於誰。甘地說他不歸咎任何個人或任何教族。他相信，假若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一定要把回教徒趕出德里的話，他們將出賣印度和他們自己的信仰，那會使他傷心。他又會同時談到巴特爾，說有許多回教徒指責巴特爾最近發表的一些談話，因為巴特爾說過，留在印度自治領的回教聯盟的人員是不能一下就變成朋友的。甘地勸告回教徒們不要責備巴特爾，而且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巴特爾的說法不正確。甘地說尼赫魯的作風雖然與巴特爾不同，但尼赫魯却認為巴特爾是一位難得的同僚。假若巴特爾是回教徒的敵人，尼赫魯是可以「請他退休」的。

巴特爾是國大黨領袖中有名的一隻漢子，很多人把他性格的剛強和史太林相比。他原來也是一位律師，當甘地從南非回到印度後，有一次曾到阿梅塔達俱樂部裏去，巴特爾和別的多律師都在那裏。甘地走進去時，巴特爾仍繼續玩着他的紙牌，看也不看甘地一眼。但以後，他真正的認識了甘地的人格和理想，馬上轉變成了甘地的信徒。

絕對聽從甘地的意見，因此，國大黨中人都親暱的把他叫作甘地的「Yes Man」。現在不知怎麼的，甘地自己說巴特爾已不再是他的「Yes Man」了。巴特爾自己哩，他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因事離開了德里，十六日曾在孟買市政府的歡迎大會上致詞。他這篇白話的演說，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甘地與新印度的關係。他說：「甘地傑的絕食，各方傳說紛紛。事實是，德里雖然有著和平，但甘地傑說這種和平是用武力維持的，不能表示心的團結。甘地傑是在我們不能到達的高處說話、思想、和行動的，我們希望能夠到達那裏，但我們根本沒有那樣的能耐。他在那高處，不會受到憤怒或感惡的支配。他充滿著愛和感情。假若我們有他那樣一顆熱誠的心，我們一定會知道個中的區別。因此，我們不能像他所喜歡的一樣來治理印度，我們必須要保持警察力量和強大的軍隊。……有一部份回教徒會跑到甘地那裏去埋怨我最近的演說，因為我會批評他們不斥責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問題的態度。他們還告訴了甘地許多事情，以致甘地傑覺得要替我辯護。那也使我痛苦，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弱者，要讓別人代為辯護。」

巴特爾接著又說：「甘地傑開始絕食時，我們就覺得可以把握勢弄清楚。因為，當我們正在揮金如土時，假若五百萬盧比的現金付款可以使得甘地傑稍微安心的話，為甚麼我們要吝惜這五百萬呢？我們希望這筆錢從巴基斯坦方面得到一些反響，但是，假若巴基斯坦沒有反響，那過錯是在我們身上。我們不能不拉攏民衆，但我們也不能不想到甘地傑。我們看得近，他却看得遠。……我們必源要造成一種環境，使巴基斯坦可以走它喜歡的路，而印度也可以走自己的路。……我十分坦白的告訴你們，假若由於我在中央政府所做的事情，而我被監禁的話，我一定表示歡迎。因為，根據我的經驗，我發覺監禁還要甜得多。」巴特爾就像別的領袖一樣，在爭取印度獨立的日子也會嘗過很多次的鐵窗風味。

現在，也許我們可以說，在印度人民大眾中，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的都相信巴特爾；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還希望有一個幸福世界的都相信尼赫魯；希望每一個印度教徒，回教徒跟錫克教徒的心裏都只有上帝而沒有敵且，只有愛而沒有恨的則都相信甘地。至於那些不真正懂得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只想到祈禱大會上去聽甘地的聲音又另外是一種形式的。年青人大抵都會有一種感覺：假若莎士比亞沒有寫過哈姆雷特，也許別的劇作家在寫類似的劇本時會少一些顧忌。

一月廿日新華風

# 從戰局看政局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世界上沒有單純的軍事，從每一個戰爭的起因歷程和結束來看，都含有濃厚的政治因素。所謂戰爭，不過是兩個以上的國家或集團有了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而訴之於武力；但是打到最後，或輸或贏，還得是政治解決。心病還得心醫，解鈴繫鈴，是非常自然的道理。戰爭是人類歷史歪曲的道路，好像是庸醫亂投藥劑。因此，就是世界上的被損害被侮辱者，基於對歷史的仇恨，創造了鬥爭的理論，但是他也時常呼喚著「要麵包，要和平。」

中國的內戰也不例外是個政治問題。「政協」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極有光輝的標誌。可惜他曇花一現，又被硝煙雨所粉碎了，使得中國歷史又倒退了他的屬下知識份子說，「今後不准對政協一

類的東西，存有半點幻想。這話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的屬下知識份子難免還在憧憬着政協的光輝。歷史是不會重演的，用不到大先生語誠，政協過去了，政協就不會再來；但是希望和平是全國民眾一致的願望，如何獲致和平，需要新的道路。

其豆相煎的內戰打了兩年多，現在還看不到半點可以結束的跡象。過去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到現在充分的證明是錯誤的，就不必說「短痛」不如「一痛一好」吧，其奈短不起來何！「內戰一起，必然是長期化的」，以前有人這樣警告過，但逆耳之言，是沒有人聽的，到今天相信三個月如何，六個月如何，乃至一年如何三年如何的人，是應該有所反省了。應該拋開意氣，面對着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之命運，以及個人的政治生命，深切的反省一下。

是遠遠過於共軍的，以兵員論三倍於共軍，以裝備論五至十倍於共軍。打了一年多結果怎樣呢？為解除京滬威脅，一九四六年夏進兵蘇北，為解決大同，切斷共軍東北西北的塞外走廊，攻佔集寧張家口承德。同年為了爭取沿海實地南北合縱的戰略，集大軍於徐州外圍，進出山東，東北也趁機下安東。一九四七年春為了策毀共軍政治中心，胡宗南進兵延安。到同年七月國軍的攻勢達於最高峯，將所有的軍事力量百分之八十五投擲於各戰場。共軍因為機動的避免主力決戰，除了趁機吃掉國軍的一部分外，沒有大的會戰。當胡宗南進駐延安時，曾電駐守榆林的老將賀龍，要他「活捉朱毛」，原電大意說，我軍以雷霆萬鈞之力，進駐延安，朱毛狼狽北逃，望兄迅速出兵截擊，活捉朱毛。那位久經世故的鄧老將軍，根據他自己

的判斷覆視胡宗南說實之外，問詢共軍實力損折如何，他說，如果朱毛兩人落荒而逃，弟部當有活捉力量，如果他實力未受損失，整師北撤，榆林局勢更危，自衛不暇，遑云截擊，且以貴部數十萬衆不能在延安活捉朱毛，榆林一隅兵力，難做海底撈針之計。

共方宣稱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後就不在解放區作戰，而是在政府區作戰。他們更認為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是國內戰局的轉折點，從那時起，他們展開反攻，走向勝利，無疑的戰區是較前擴大了，國軍也有相當的傷亡，尤其在東北一次連接一次的攻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黃河與長江之間，南北東西縱橫近千里，都有了共軍的蹤跡。這一個現實的局面，不能不使得原來計劃到三個月怎樣，六個月怎樣的政府軍事當局有些焦灼的。而且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絕不容戰爭久拖。第二線兵團的準備及軍事指揮機構的調整政府已經着手實施。去年陳誠出主東北行轅，白崇禧指揮華中軍事，傅作義出任華北防。長江上游也預為佈

置，大巴山設防，川軍東下，潘文華坐鎮宜昌，掩護三峽，做為防守的前衛。應付一切措施，一方面是應付共軍今春的北打南竄。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分區負責下，展開一個春季攻勢扭轉過去半年來的頹勢。

據權威人士觀察，今年的戰局一定向南北兩端發展。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地區，鐵定要趁着冰雪未融，鐵路港口不通的時候，加緊圍困瀋陽及東北其他各重要據點，使東北成爲一盤死棋；然後秣馬厲兵向長城線內冀察地區進攻，打擊傅作義部。他們在宣傳今年要打「下瀋陽做爲總基地，打傅作義部，整個控制華北。目前東北共軍給衛立煌的一下馬威」，是在這種目標下進行的。國軍要應想換東北華北的局勢，只靠增設新的指揮機構和實施戰時體制是不夠的，必須再增加現有兵力的二分之一乃至一倍。所以北方的某政府人士說，「一加將不如增兵」。可是新增加的兵從那裏來呢？

五大練兵區剛剛看到一紙命令，「新貨」不會很快的出廠，而且在兵源上也不是沒有問題。南方現有的兵力是沒有

方法調過來的，共軍爲了貫徹他北邊整打的策略，一定在南邊集軍，使國軍抽調不到北方來。從黃河到長江，這個廣大區中，經過去年半年的推磨兜圈，國共勢力交錯，糾纏在一起，誰也得不到休息與擺脫戰鬥。共軍已經將去年做爲主戰場的山西丟在背後，瀋陽車可以暢通無阻，但山東的廣大農村還在共軍手中。遼東基地作戰的共軍可以實施一空心戰術，國軍在很多地區甚至於單純的後方，也不得不需兵力警備。當然遼東基地的共軍，在補給上不無困難，最近劉伯承部隊部的越過溧陽路北竄，也說明了他們的困難，是爲了接近基地，接受新的補充。不過在他衝到國軍後方時，地方團體很容易吃掉。一消滅地方團體，拖死國軍，是共軍二陳一劉過黃河向南反攻的主要理想。現在國軍雖然不會拖死，而地方團體却已經吃掉了不少。有名的宛四團隊也在鄧縣被打破。

截至目前爲止，共軍的兵源糧食都不成問題，可是攻擊的力量還是不足。因爲他沒有空軍和比較可用的重兵器

政府軍事指揮上的難牌。但是整個的局勢，並沒有因爲這次攤牌而扭轉過來。現在除了兵源彈藥問題外，在裝備火和勝利接收百萬日軍裝備，經過近兩年的消耗，存底恐怕也大不如以前了。戰時干架的飛機，經過兩年的使用，壽命也縮短了，這一切人以外的物質條件，都不得不謀補充與解決。太平洋彼岸的軍火現在雖然還有現貨，以現在供給的數量，也難以夠二三百萬軍的消耗。今年春天就是一個重要關頭，共軍在「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當中，國軍也不能以單純的防禦來阻止共軍的進攻。他一方面加強外圍的活動，一方面在積極構，厲行軍事體制。現在華北東北已設副總司令部，並且在長城線上東北華北兩轄區的邊緣，打了一個補縫，由范漢傑集團維護北寧路關內外交通，支援東北，掩護華北，使東北草原上的寒流，不能一直衝進關內來。華中，西北最近也可能設立副總司令部。華南方面由廣州行轅主持粵桂聯防，湘粵聯防。長江上游也預為佈

置，大巴山設防，川軍東下，潘文華坐鎮宜昌，掩護三峽，做為防守的前衛。應付一切措施，一方面是應付共軍今春的北打南竄。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分區負責下，展開一個春季攻勢扭轉過去半年來的頹勢。

據權威人士觀察，今年的戰局一定向南北兩端發展。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地區，鐵定要趁着冰雪未融，鐵路港口不通的時候，加緊圍困瀋陽及東北其他各重要據點，使東北成爲一盤死棋；然後秣馬厲兵向長城線內冀察地區進攻，打擊傅作義部。他們在宣傳今年要打「下瀋陽做爲總基地，打傅作義部，整個控制華北。目前東北共軍給衛立煌的一下馬威」，是在這種目標下進行的。國軍要應想換東北華北的局勢，只靠增設新的指揮機構和實施戰時體制是不夠的，必須再增加現有兵力的二分之一乃至一倍。所以北方的某政府人士說，「一加將不如增兵」。可是新增加的兵從那裏來呢？

五大練兵區剛剛看到一紙命令，「新貨」不會很快的出廠，而且在兵源上也不是沒有問題。南方現有的兵力是沒有

方法調過來的，共軍爲了貫徹他北邊整打的策略，一定在南邊集軍，使國軍抽調不到北方來。從黃河到長江，這個廣大區中，經過去年半年的推磨兜圈，國共勢力交錯，糾纏在一起，誰也得不到休息與擺脫戰鬥。共軍已經將去年做爲主戰場的山西丟在背後，瀋陽車可以暢通無阻，但山東的廣大農村還在共軍手中。遼東基地作戰的共軍可以實施一空心戰術，國軍在很多地區甚至於單純的後方，也不得不需兵力警備。當然遼東基地的共軍，在補給上不無困難，最近劉伯承部隊部的越過溧陽路北竄，也說明了他們的困難，是爲了接近基地，接受新的補充。不過在他衝到國軍後方時，地方團體很容易吃掉。一消滅地方團體，拖死國軍，是共軍二陳一劉過黃河向南反攻的主要理想。現在國軍雖然不會拖死，而地方團體却已經吃掉了不少。有名的宛四團隊也在鄧縣被打破。

截至目前爲止，共軍的兵源糧食都不成問題，可是攻擊的力量還是不足。因爲他沒有空軍和比較可用的重兵器

就是在他的絕對優勢的東北也不能例外。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了共軍沒有得到什麼外援。他的主要的補給還是在前方。由於設備及戰爭的性質，他不得不運用他的特有的戰術，從他的戰術指導原則上，我們很容易窺測他的動向。放眼戰事一定要向南北兩端發展。——北邊緊打，南邊緊竄。

戰術決定於戰略，有人說共軍的戰略企圖是「鞏固東北，控制華北，擴張西北。」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果真是有這樣的戰略企圖，也必然是一北邊緊打南邊緊竄。

「共軍的戰術是什麼呢？他們深知劣勢裝備的部隊，打強強變弱，打弱弱變強，主要的還是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不攻堅，避免主力決戰，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注意有生力量的轉機。先取小城市和鄉村，運用造成的局部絕對優勢吃小部隊，打下孤立據點。注意自己部隊的休整，而同時疲勞攻擊對方。他們這些戰術原則，國軍方是不不知道，而且各級指揮機關，也至關心搜獲資料加以

研究，籌劃對策。但是由於軍事基礎不同，現在還看不出國軍有效的對策。穩步穩打吧，動作遲緩，失去了機動性。利用綏遠吧，防禦了自己，也限制了自已。機動掃蕩吧，地雷地道，不得不搜索清除，不然共軍零整互換，來去無常，難免吃虧。要麼以靜制動，現在不是抗戰前江西圍剿時期，要麼以動制動，鄉村中的羣衆基礎不夠，而一般部隊的行政力也不如共軍。經濟政治問題不談，在單純的戰術上就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

非正式的消息，說國軍應付今年共軍一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戰略，是要「肅清華中，鞏固華北，收復東北」。這一個新的戰略企圖，比以前所傳說的守

往更現實一點，所謂收復是丟掉以後的事。現在具有濃厚象徵意義的吉，長，四，濬，錦等六據點還在國軍手裏。鞏固華北無疑的是戰略上的守勢，當然在戰術上也可以攻代守，傅作義「以退為進」的軍政作風，擔任這個任務是非

常理想的，北方地方人士及中央也相信只有他才或者能夠達成這個任務。可是「世界上沒有奇蹟」，傅作義出任華北五省聯帥時，也說過這樣的話。由於他的覺悟性高，華北有各大城市及交通幹線今春或許不至於有大問題，在某種情形下平津也不見得比京滬危險。肅清華中的任務是比較更艱鉅一些。從黃河到長江，西起巴陝，東至海障，縱橫千里，山嶽，平原，湖沼，雖然並陳。共軍在他的「三南」策略下，渡江入川為主要兩大企圖，他必然還是避免主力決戰，飄忽不定，主力是難以捕捉的，捕捉不住主力，肅清華中說到今年秋季得緊急或許到今年秋季得緊急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上外援惟一補給線之烟台等港口，獲得政略和戰略上的勝利。一可是這個政略與戰略上的勝利對目前的戰局有什麼影響呢？不過是多積在山區裏還有共軍，膠濟路依然不通，烟台威海衛外圍還有戰事。津浦路線徐濟段的通車，是在雙方經濟輸血的共同願望下，到現在倒還沒有問題。延安雖仍在國軍控制下，而中共中央還沒有離開陝北。至於東北共軍，在一年中的七次攻勢中，使得鐵路寸斷，工廠破產，除了幾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大據點吉，長，濬，四，錦外，不但是「一面」沒有了，「線」也沒有了。國軍在東北所控制的面積，僅佔東北全面積百分之六七。在內戰開始之初，中共宣稱解放區人口為一億三千萬，控制縣城三百多個，現在打了一年多，就是官方的統計報單，也還是說，「全國被匪控制的區域與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面積四分之一」。照這樣說，起碼是打了一年多，只有軍隊的調動，而解放區的大小在實質上

被共軍奪回去了。政府為了解除京漢威脅用兵蘇北，蘇北的鄉間到現在還不安定。為了打通南北通路，爭取沿海，進兵山東，到現在沂蒙山區裏還有共軍，膠濟路依然不通，烟台威海衛外圍還有戰事。津浦路線徐濟段的通車，是在雙方經濟輸血的共同願望下，到現在倒還沒有問題。延安雖仍在國軍控制下，而中共中央還沒有離開陝北。至於東北共軍，在一年中的七次攻勢中，使得鐵路寸斷，工廠破產，除了幾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大據點吉，長，濬，四，錦外，不但是「一面」沒有了，「線」也沒有了。國軍在東北所控制的面積，僅佔東北全面積百分之六七。在內戰開始之初，中共宣稱解放區人口為一億三千萬，控制縣城三百多個，現在打了一年多，就是官方的統計報單，也還是說，「全國被匪控制的區域與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面積四分之一」。照這樣說，起碼是打了一年多，只有軍隊的調動，而

軍方面說，國軍傷亡失蹤近四十萬，國軍繳滅共軍在一年中有三個縱隊，兩個師，五個旅，擊破共軍十五個縱隊，十個旅，全年共斃傷共軍六十三萬八千名，被俘及投誠共軍十二萬七千餘名。合計為七十六萬餘名。中國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對於戰場上的傷亡有一個比較簡單而近於事實的計算法，那就是將兩方宣稱的數字加起來再用二去除，所得之商就是接近事實的數字。共軍說國軍有生力軍折損一百二十萬，（指正規軍）國軍自稱為四十萬，那末加起來就是一百六十萬，被二除開，約得八十二萬，共軍自己死傷的數目他還沒有正式統計宣佈過，總之，絕對不會少於國軍，可能比國軍還多一些，從這些未可信的數字估計，我們一年多的內戰，是有二百萬青年壯漢直接死於炮火了。其他婦孺及村級地方幹部的傷亡還沒

有計數在內。想來是多末可慘。

戰亂二年，數百萬生靈的無謂犧牲，三四千萬難民的流離失所，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劫運，這個劫運，由誰造成的呢？將來歷史會

有定評。現在是萬物新生的春天，然而春天並不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新生與幸福，在今年的春季黨國內會有更劇烈的動亂。這將是中國內戰的最高潮，但高潮之後也不會馬上結束戰爭。人民一時還沒有力量制止內戰的火燄，國際兩個壘對立下，對中國政局影響更甚，有的時候難免火上加油，使得中國情勢更形惡化。同時國內第三方面的力量在兩方夾攻下日趨削弱，所謂自由主義者也不能形成一種力量。這

一些悲觀的條件擺在人們的面前，向前看是一片漆黑，毫無出路。再加上生活物價的高漲，更使得人有氣無力，對現局沒有方法看下去。於是頹廢，空虛，聽天由命。這種世紀末的心情，表現在每個階層裏，這實在是一種損失。國人，尤其是輿論界，今天應當有理想，有勇氣，發揚代表人民意志的談話。不應當畏首畏尾的談國際不論國情。更不應該看風向問行情，來決定取捨。一般人特別關心戰局，盡人便想問個究竟，而忽略了自身想打算怎樣，不盡首責，不盡職責，這也就是以上所說的那種不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人士只好說過去一年戰局時，只說過去



#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 觀察特約記

（觀察西安通信）

陝晉戰局發展態勢來，西北戰場已暫時被拋在後面，就是說，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戰場了。自從去年胡宗南部進攻陝西，並攻取了國軍的一個不大不小的軍營。共軍抽出了大部兵力西入山西，只留下少數兵力來一看，延安，而國軍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也可以說爲了面子關係，不得不以陝境的主力留置在延安。在用兵上，國軍輸了一着。原來胡宗南所計劃的底定陝北，竟因爲延安這個實據，到今日還不能實現。相反的，共軍控制了晉南，由晉南渡江又展亂了豫西，才發展成今日一八方風雨會中州一的局勢。

有戰略眼光的人，莫不以取延安爲失策。九個月來的胡宗南，感到莫大的苦悶，培養了十年的精兵，在今日遭一種「亂」時代中，胡

健康的心理的部分表現。戰局用不到間，就是政局如果沒有新的開展，戰爭一時的輪贏，解決不了中國問題。中國一切的希望應寄托在人民的自覺上。

如果從戰局看政局

我們覺得今年中國政局有開展的希望，原因是人民已經普遍的有了覺悟，一長痛不如短一，的理論已經不在了，長期戰亂人民是無法再忍受的。同時春間就是一個戰局的大關鍵，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國大又延有延期的傳說，不論延後，長江下游的大江南北，是要有戰事的。張軍內閣的十項自助計劃，是取得外助的香餌，也可以說是取得外助的外衣。記得張軍內閣登台時，據說他的一個老朋友問他靠什麼撐過這局呢？他說，「要靠三爺」。什麼是三爺呢？那就是兵老爺，洋老爺，天老爺。他希望兵老爺打勝仗；洋老爺給外撥；天老爺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結果天老爺還幫他的吏部天官的忙，各地的天災還不如人禍。洋老爺就有點不甚稱情面，延誤了一年，五億七千萬的外援才逐漸具體化。就是拿得

恐怕也在春夏之交。兵老爺如何呢？前邊已經談過戰局經過概況，這裏不必多說。雖然如此，標榜「效率」，「民主」的內閣，在目前儘管不斷的受攻擊，以時不會更易的。就是現時在的局勢爲基礎，行憲大選以後，也還是有的可能。軍事上不會有奇蹟，政治上也不會

停滯中國社會進步的妄圖，也會隨着經濟危機日益嚴重而幻滅。當然一切的垂死掙扎也是幻滅前必有的現象。往遠處看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折騰是錘鍊，壓制是激動，現實與真理永遠教育着人民使他倒不盲。走上歷史的新道路。

由於一般人特別注意戰局發展的心理，毫無疑義的戰局會直接影響到政局。人類有高度的智慧，在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慘景下最容易看得出來。「仁者不懼，智者不惑」，我們基於愛國家愛人民的熱誠，熱審戰局的發展，從而診斷政治的脈搏，經濟的動向，循環應用，做整體的瞭解。

中國這個具有百年殖民地資格歷史的國家，所有依附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城市，徒有現代化的外衣而是消耗的；而窮困落伍的鄉村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還是生產的。城市代表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斷的吸吮着鄉村的血來貢獻外主滋養自己，所以百年來也形成了沿江沿海不少世界知名的城市。城鄉對立的結果，形成了城鄉的尖銳對立。特權者集中都市，貧困農

只有日益加深，一方面是想以城市控制鄉村，一方面是想以鄉村制衡城市。將來是城市制衡掉了城市？還是農村吃了農村呢？

城鄉對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誰能調和城市與農村的利益，使他不至相尅而相成，誰就算是有辦法，我們不要被砲聲震昏了頭腦，要理智的想一想問題。沒有不能結束的戰爭，從問題的基本上想辦法找出路，路總會有的。軍事問題的發生由於政治，政治問題的發生又由於經濟。城鄉對立的現象表現在文化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各方面。中國需要和平，中國需要統一，和平統一的基礎應當是城鄉經濟的互相調和上，放眼看政局，還只是只顧了軍事的爭吵，而沒有人肯在這一點上下工夫。選舉的政黨，香港的活動，在旁觀者看來，不知他們在搞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是否也會感到這個迂闊一點的基本問題。

今後的戰局會更緊密而直接的影響到政局，但是戰爭並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二月十五。

# 淚眼看東北

##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臘盡冬殘，苦難的東北，並沒有春天的降臨而獲得片刻喘息；在震天撼地的砲聲中，東北依然在那嗚咽哭泣，像一個遇人不淑的少婦，在絕望着自己底命運。

東北早就有中國「煤鐵之鄉」及「糧食倉庫」的稱號，所以我們勝之餘，「頭可斷，血可流，東北不可丟」。「抗戰即為收復東北」，等等耳熟能詳的口號，又弄得人眼花撩亂了。但是勝利兩年多以來，作為「我國生命線」的東北，究竟獲得一番什麼收穫呢？我們底「煤倉」「糧倉」看守得如何呢？說起來真令人難以置信，在一建設東北「道義刺性的口號下，我們高懸在上的廟堂之士，只不過用道義性的「生命線」勒索了自己底額頭而已。

新、北票、西安、本溪、烟台而首。其中西安、北票二礦，在共軍五次攻勢時，即已被攻陷，(同時棄守的還有營城子煤礦)損失數目，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撫順礦在五次攻勢之初，便又遭受了一次「內戰」；那時撫順成了戰區，當地駐軍為修築砲壘，礦上的器材如鋼板、洋灰、鐵筋等被徵用一空，損失當時估計在流通券七十億以上。撫順礦在五次攻勢前每日產量已達五千餘噸，它擁有遠東最大的露天礦，本來年底可達萬噸的計劃，但是經駐軍的「洗劫」後，去年六月間每日的產量須降至一千噸，僅夠維持發電廠所需用，比起日寇統治時期的最高產量四萬噸來，真不可以道里計，所以當時有人說，共軍沒來，撫順礦便已搖搖欲墜了，要是沒有礦務局的駐軍，也許還能維持得長久點呢。那時的礦當局只是忙於撤退眷屬，誰還管他娘的什麼工作？此後撫順礦便一直走上了下坡路，不但產量老在三千噸左右打圈

子，就是開採也不按正當的規則了。譬如露天礦，在日寇投降時的一年以及蘇軍佔領期間，已經不顧礦的剩餘工作，(即將煤層上的岩石層剝離，油頁岩層是壓榨汽油的原料)僅以多產為目標，日久之後，便只能採出礦坑附近的煤，廣大蘊藏的煤層，便沒法開採了，接收之後，本應先從事礦的整理，完成剩餘工作，但是由於局勢日甚一日，的風搖，正常的工，早沒人顧及了。現在撫順大部的礦井，陷於完全停頓，僅仰仗着露天礦的出產支撐局面，目下雖然撫順是東北各礦中唯一開採的煤礦，但是在風雨飄搖的局面下，它已極端危險。

阜新煤礦是六礦中產量最多，煤質最好的。四億噸。卅五年十月由資委會接收後，預計本年底恢復日產八千噸，佔東北用煤量的百分之四十。去年十月被圍，該礦規模最大的新邱礦毀於炮火。於是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二。其後新立屯礦戰，局勢日緊，

在四面楚歌中，生產陷於完全停頓，由於電力缺乏，礦井大半被水浸沒，這個在東北首屈一指的大礦，就這樣急速地倒塌了。十二月中旬該礦的總經理郭象謙到錦州，搭船到天津，想辦法撤出了礦上的大批職員，他口口聲聲管不能工作，曠日還是「要繼續工作的」。(見一月十六日大公報)，至於眼目要作多久，外人不得而知。

本溪煤礦，雖沒遭破壞，但是早陷在重圍之中與外界隔絕了。瀋陽本溪間的鐵路，自十二月後時時通斷，像患了氣喘病。職員一部都退到瀋陽，生產早就停頓。距瀋陽近在咫尺的烟台煤礦，在共軍六次攻勢之初，便被捲入炮火的漩渦中，出人不意的突襲，將烟臺礦的職員們逐回瀋陽。治安當局雖在轉上大吹大擂的說是商討礦務方策，但只是一「公事」而已。實際上，瀋南十五公里的蘇家屯都成了炮兵陣地，烟台礦在昏迷中早成了共軍的廢中物。

遼東首屈一指的鞍山鋼鐵公司，也隨着滿城的再度棄守，遼陽的失陷，而陷於孤立。這名著中外的鍊鋼廠，在

環着胡宗南部將北上應援，甚至於還說胡部將負担打通正太路，收復石家莊的任務。這消息，便在西安的人看了有些其明其妙。晉南有共軍王震，王庸部約七個旅的兵力，死死地纏着國軍不走。胡軍北上的路途是遙遠的，歷程也是艱險的。希望他來收復石家莊，至少在現階段總有種花水月之感。

正如南京西北將領會議時所決定的，陝北防務交由馬鴻逵部接防。西安的消息，馬鴻逵部已抵達延安城郊，準備接防。胡部已大部向晉南集中，準備着開始北上的新任務。就在此時，賀龍又帶了攻榆林的原班人馬的一部份(據說有三個旅)由晉陝邊境向榆林方向集中了

馬鴻逵部子弟兵，若精養銳了多少年，他的戰鬥力最強勁的，尤其是他的騎兵。共軍在榆林一戰，頗吃了一點虧。可是他的弱點在於軍隊的政治教育不夠。共軍針對這一弱點，展開了政治宣傳攻勢，企圖分化馬部的戰鬥力。現在共軍對馬部多少有點避戰的打算，而在等候會來一次決定性的戰鬥，來打擊他的銳氣。賀龍的再回陝北，可能是另一次新攻勢的信號。

胡宗南雖然對賀龍得志，可是中樞對他的期望並未消滅。相反的，在進行中的建軍計劃中，胡宗南部仍為主要幹部之一。這一次南京的騷亂建國訓練班，胡宗南部有校級以上的軍官一百二十人參加，訓練完畢後，將赴台灣接受新技術訓練。因為延安之戰以後九個月，胡部折損頗大，(只清測一役就垮了一個師)。中樞決定加強胡部的配備，擴充編制。現在主要戰場既不在西北，當局自然不願意讓胡宗南投閒置散。胡宗南本人也認為在西北十年，成績表現不如理想，也想找一機會來表現一番。由晉南山地到河北平原，是英雄的用武地，可

是據熟悉胡氏情形者表示，胡部可能他調。胡本人未見得肯離開西北。如西北副總總都員在蘭州成立的話，馬鴻逵、胡宗南或將分任正副總司令，而在西安成立一前進指揮部，由胡來擔任指揮官。不過兵已他調，他本人作一個無兵之將，又會有什麼作為呢？

陝北防務交出來了，豫西防務也交出來了，陝北不是不重要，權衡輕重之下，寧肯由生力軍來掌握陝北命運。胡宗南是國軍的一張王牌，傅作義更是一张王牌，今日華北吸引了國軍所有的王牌。傅作義說他不能創造奇蹟，今天，北方人又在希望胡宗南創造奇蹟了。十年來，胡宗南在西北人們心中的評價，暫不置論，但有一樁事實值得提一提，就是誰都不敢說他的好壞。老百姓不敢批評他，新聞記者也不敢提他！不管是說好說壞，他在西安就從來沒有舉行過記者招待會，也從未見他公開發表言論。好要悶在鼓中。假如到了華北，聽見傅作義這一位有政治家風度注重宣傳的上司，他這一套恐怕也要改弦更張吧！

以上陷於重圍的阜新、本溪、烟台、鞍山諸礦廠，空投流通券成了唯一的活命劑。同時實委會東北的其他單位，亦莫不在動盪不定的局面下場了台。如營口造紙廠在第五次攻勢之初，就自動解散。日產十五萬噸木造紙的大凌河紙廠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被焚燬。楊家杖子銅礦、錦西煉油廠、水泥廠都遭破壞，瀋陽化工廠、遼寧紙漿廠先後停工。所以十二月間陪同錢昌照到東北觀察各工廠的孫越崎到北平之後，便悲痛陳詞，力竭聲嘶地疾呼東北工廠的危迫。他說：「東北工業已至經濟破產，工程危險的階段。陳總長有心確保東北工廠，但共軍之不要前方的戰法，零星突擊，使若干單位全陷重圍。：：：今天所謂拆遷東北工廠，問題已全成過去，人都撤不出來，還能談得到機器。沒有戰線，沒有前方，這種零星的戰鬥，使我們要準備也無從準備起。他們問我什麼是最後階段，我們也不知道怎樣對他們說才好，這真是工業家最艱苦的時代。看看工業幼兒，一個繼一個的天折。」(十二月廿六日天

津大公報)由這一番話裏，我們看出這個工業家的手足無措來了。實委會自十二月底起始撤退各廠礦的眷屬，之後更陸續撤退各單位的工人。當時瀋陽四面楚歌，眼看著實委會的人員個個凌空而去，頗有預言，然而飛的仍飛走了。在撤退之不暇中，「工業建設」的挖苦話，已沒有那麼不識趣的人再說了。我們試打開委會東北各單位的老流水，一年多以來，東北實業究竟開發了多少呢？六大礦於廿五年接收後，廿六年四月份最高產量是四十四萬噸，五次攻勢後各礦的產量銳減，六次攻勢後，全部產量僅有十八萬噸，比起日寇壓榨下每月平均二百三十萬噸左右的產量來，其情形之慘，真不可以道里計。東北經過共軍沒有間歇的攻勢，工廠事業早注定了坍塌的厄運。因為自五次攻勢後，各礦沒遭共軍攻佔的，如撫順、阜新、鞍山等地，反遭護廠駐軍藉修築防禦工事為名，強征器材，鬧得沒見築好，許多器材，在市上却都有了行市，銷售上海天津等地。同時小輩至撫順長春的輸電線均遭破壞

各地普遍的鬧着電燈，小輩滿的電却只有往水中輸送。所以瀋陽只有仰賴着撫順發電廠的火電，取得些微的光明，熬過漫漫的冬夜。作為中國生命線的東北工廠，兩年來便落得這麼一幅支離破碎的慘象。共軍的長期疲勞攻勢，使得當初與致洋的接收大員們，愁眉苦臉的又飛回關裏去了。實委會撤退眷屬員工的飛機是向行政空運大隊包的，據說每人合九十萬流通券一個座位。我們真不知勝利後東北工廠的生產數量，是否能夠負擔正常的開支，以及歷次的撤退遣散的費用？現在身負開發東北資源的實委會，已決定維持煤、電、機車三項工作了；然而所謂煤礦也不過僅指撫順一處而已。但是這項果僅存的一處，也早已半死不活的奄奄一息了。

所以號稱煤鐵之鄉的東北，去冬普遍的鬧着煤荒。就以瀋陽一地而論，去撫順烟台、本溪各煤礦，都僅有火車兩小時的路程，然而東北物調會却派員不辭勞苦的到開灤去洽購煤餉，甚至還有「將空運來瀋」的笑話，真令人啼笑皆非。

東北的老百姓痛苦。肚子苦熬過又黑又冷的冬天，今春如何渡過，更使人煞費腦筋。因為這一「數省」地區，不但少煤無電，糧食缺乏成了最大威脅。吃了今天沒明天，有了上頓沒下頓，成了普遍的現象。國軍控制下的產糧區，是遼河平原的大部，和松江平原的一部。六次攻勢後這兩塊地區是主要戰場，「搶糧」是共軍六次攻勢的一大目標。國軍看透了共軍的戰術後，也來對搶，老百姓在夾壁牆裏奔命，不但糧食被搶一空，就連留的種籽，也都沒有了。就是幸而埋在地裏的，也都躲不過搜查的巨爪。農具則賣的賣，毀的毀，牲畜大部被征，在家裏養不住，賣也沒人要，於是便宰來吃。莊稼人都想開了，年不月不忌，今兒不知明天死活，吃了花了是賺的。

在共軍圍困大據點的戰術下，瀋陽外圍的村莊，莫不住滿了新軍隊。如瀋北五十里的新城子，家家都住着軍隊，真成了兵農一家；一冬來，高粱米吃光了，吃玉米。小米光了，拿大豆換高粱。老百姓就心明年青黃不接時，沒法活命，摸著南方口音的

老總們大喊「吃勿消」，有的人也說兩句公道話：「我們知道不該跟老百姓要，可是不要叫我們餓死麼？」距城市愈遠，則情形越慘，新老弱靠近地區的農村，除了沒明天，有了上頓沒下頓，大都逃亡在外，在國共兩軍的壘戰之後，兩下裏都鳴金收軍，這種地區便成了兩不管的真空地帶。老百姓們剛要長吁一口氣，然而盜匪如毛，長期的拉鋸戰之後，還要來一次清掃，所以新民到打虎山溝一帶的農村，徒剩四壁，野狗成羣，真是老弱無聊，少壯流離四方，去冬已成了餓殍載道的慘象，今春行將到來的大饑荒，更使人不敢想象了。

政府雖看透了面臨的農村危機，然而在遍地烽火中，救濟農村，是不折不扣的紙上談兵。東北行轅會呈准要發放百億農貸，這點錢能否真到了農民手裏已屬疑問，何況還只是乾打雷不下雨呢？所以東北的老百姓已走頭無路了。在鄉間沒法活命，逃到城市裏，依然是死路一條。瀋陽的糧價現在雖居全國的最高峯，然而風風仍熾，目前的苦難只是一個開始，煎熬的日子還在後面呢。

但這種呼籲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效果，頗有問題。就胡校長而言，他對政府逮捕學生的態度提出三點：一、學生沒有特殊身份，二、學校沒有「治外法權」，三、政府對革命的人，是會逮捕的；打算革命的人，就應當準備被捕。學生們告訴他，被捕同學的罪嫌多難成立，胡校長也親口指出這一點，但他說這是政府佔便宜的地方，因為它有權力。學生們請他說幾句公道話，他說：「我是隻紙老虎，并設什麼力量有鬧出武大、浙大、同濟那樣的關係，多少是由於面子關係，有一天，這面子總會要撕破的。」現在，正有許多系會、社團上書胡校長，對他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為他有責任管學生說話，奔走。但胡校長是否因此而改變態度，為同學多跑幾次一衙門，又是一個問題。(二月二十日)

(續自「關於工作母機」一文)  
燒飯煮菜工作的工具了。這許多工具又都是從另一種機器(亦是工具)上做出來，故在我國稱此種機器為工具，或機器的機器之意義，亦有人稱之為工具母機，尚可通用。至如用日本義上頗有不善之處。  
「Turck lathe」一物，史文用直譯，陸文用俗稱，二者都不錯，但「六角車床」似乎比較廣用些。  
如導線桿進給桿等)及降速齒輪的推進設備(可譯為快速車床，木工及輕軟性金屬之車削拋光等工作均用此種車床。絕對不是陸文所稱的多軸車床。  
「史文」所稱的「Speed lathe」，並不製造如史君所稱的「車床」。  
「史君」所稱的「一架工作母機可帶幾個馬達」的理論似乎有些誇大了一些。因為現代或將來最複雜的機件，除鑽小孔而外，多不出四十個加工動作的機件，一架工具機內裝了這許多馬達可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且亦無如此地位來容納它們。  
「Monarch」公司所出稱為「範型之王」的「Speed Master」的車床，除宜於金屬模型花紋及各種形式的車削方面而外，對於一般機件之車削，在成本與時間方面似較一般車床為高。即史君文中所說的「電子能操縱設備，亦並不是每種工具機都用得上的。」  
二月一日 武昌

# 北平學生又被捕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去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此後，學生們再不敢到街頭去呼喊「反內戰，反飢饉」，警備部也明令禁止兩校以上的學生任意集會，這裏的幾個自由學府，校方與學生雖能打成一片，但學校的力量也只能做到「保障校內的自由」。

新大，中大的事件發生後，這裏的學生曾發動遊行示威，都受到阻止。同濟「一·二九」血案發生後，這裏的學生更加憤怒，都說「這是當局摧殘學生更進一步的表現。」又動議要遊行示威。正國慶間，本市又有北大學生宋國柱，清華學生鄭學純、高國慶，輔仁學生范光斗失蹤的消息。二月四日北平當局從警備部證實他們都已被捕，時間是二月一日下午，地點是金魚胡同，捕人的是幾個便衣，據說是中統局的。大家正抗議這事件時，又發覺北平學生郭特失蹤。二月六日，北平當局又從警備部證實於二月三日下午被捕。這時又傳北平學院學生

孫寶言、徐啓恆也已被捕。究竟他們犯的什麼罪？逮捕機關並未依照提審法公佈罪狀，更談不到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法院了。但據梁秋水所說，其中宋國柱等五人是民社黨革新份子，梁曾兩度訪李宗仁主任未獲接見，只甘介候告訴他：「如無共匪嫌疑，就會釋放。」甘的話已說明被捕的原因。

同濟血案已使人不能不有表示，加之本市逮捕案的刺激，在華北學聯領導之下，各校學生於二月七日，也就是萬曆除夕的前兩天，在北大民主廣場開控訴大會，口號是：「反迫害，爭自由。」事先曾有人主張遊行，後因北大賀麟訓導長等力勸乃止。也因賀訓導長強調「校內有集會自由」，「遺一天，雖在景山東大街有戒備，會場裏也混雜着有噴邊貼橡皮膠，頭戴灰呢禮帽的特務，但並未發生衝突。這是北平當局較聰明的地方。

二月八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錦人便給這控訴大會戴上了一頂紅帽子，他說：「最近有一部份學生又在為同濟大學醜聞風潮，共匪知其末路已臨，故不惜使用卑劣手段，以求達到搗亂社會秩序，苟延殘喘的目的，蠱惑青年，製造風潮。試對照他們所發傳單的內容，有許多相同之處，吾人可推想這些無聊的行為，都是有互相牽連的關係的。」這原是照例文章，引起注意的倒是警備部的談話，其原文如左：

「北平治安當局前據密報，共匪準備於舊曆春節發動所謂『暴動計劃』，本市各治安機關及大商店均普遍接到共匪要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調查部」之傳單及恐嚇信件，治安當局根據此項文件，偵悉潛伏本市之共匪份子，正密謀有所舉動，乃乘其尚未發動之際，予以搜捕，計獲：宋泛、范光斗、宋國柱、顏垂明、高國慶、徐啓恆、鄭長風、孫寶言、郭特等九名，均為共匪文化及學運方面負責人，其中(一)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為朝華書店職員，供認加入共黨為匪作文化宣傳工作，(二)范光斗為輔仁大學學生，范北學聯代表，共黨外國團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發起人，參加匪黨發動學潮，(三)宋國柱，北平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四)高國慶，清華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五)徐啓恆，華北學院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六)鄭長風，無業，青年聯盟發起人，以上四人與范光斗同在秘密開會時被捕，(七)孫寶言，華北學院學生，為學院匪方份子之領導，(八)郭特，曾在二〇

八師入伍，現在北大讀書，係復員軍人，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各犯就逮時，曾搜獲共黨宣傳品，「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紀念」，「人民解放宣言」，「等十四度」，「飢餓」等甚多。」

這些罪狀，北大胡適校長，賀麟訓導長都認為難於成立，特別是郭特的罪狀，各學生社團都指出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受華北學聯領導』就可以被捕，那麼華北的大中學生，誰都可以被捕。」胡適校長曾對學生代表說：「你們可請法律顧問控告警備部發言人，叫他拿出證據來，證明：一、華北學聯是共黨機關，二、郭特是受這機關之『共匪』宣傳，三、不過，警備部是不管這一切的，陳繼承總司令說：『我要偵訊。』偵訊的結果，宋國柱、鄭學純、高國慶、范光斗、徐啓恆等五人於九日晚移送法院，郭特等四人却留在警備部，原因人有軍人身份。郭特在銀關東口(北大三院來紅樓必經之處)被捕，被捕時因有人圍看，特務便聲稱是捉小偷，連拖連打，帶至警察某分局，再轉至警備部。在警備部，曾灌凉水兩次，上老虎凳數次，挨槍托打則是常事。晚上沒有飯，白天只發幾個冷窩頭。郭原有病，受這種苦刑後，病益加深，現在面色青白、口乾、咳嗽、吐痰、頭痛、鼻子不通，小便次數甚多，手和嘴唇常發抖。他的罪名的根據，是因不該在學校辦『奔流』壁報，這壁報被認為「過激」，一定有人在背後主使。」

郭特是如此，已移送法院的幾個呢？北大當局已答允聘請律師，但法院慣會施，孟憲功案即是一例，而且審判機關於行將成立的「特種法庭」，軍法官也不着急了，他們常常提到于子三事件和浙大察獄案，他們害怕同樣的事件會重演在北平；而這，誰又能担保？因此，這幾天，北大的同學又緊張起來，他們呼籲：「救人如救火，胡校長應該拿出力量來。」

「奔流」是經訓導處登記過的合法壁報，訓導處應該出來維持自己的尊嚴。」「三院來紅樓的途中可以捕人，校內的安全在那裏？」(下接十八頁第六欄)

誓死反對部頒的自治會組織章程，保護我們的自治會。最令人悲憤的是北平大權保障委員會的報告，據說孟憲功未移送法院以前，曾受好幾次嚴刑拷打，拷問他的某分隊長說：「我們這裏共有刑具七十餘種，打死你正如打死一條臭蟲一樣。」單這

兩句，已夠寫盡被捕者的遭運了。

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錦人便給這控訴大會戴上了一頂紅帽子，他說：「最近有一部份學生又在為同濟大學醜聞風潮，共匪知其末路已臨，故不惜使用卑劣手段，以求達到搗亂社會秩序，苟延殘喘的目的，蠱惑青年，製造風潮。試對照他們所發傳單的內容，有許多相同之處，吾人可推想這些無聊的行為，都是有互相牽連的關係的。」這原是照例文章，引起注意的倒是警備部的談話，其原文如左：

「北平治安當局前據密報，共匪準備於舊曆春節發動所謂『暴動計劃』，本市各治安機關及大商店均普遍接到共匪要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調查部」之傳單及恐嚇信件，治安當局根據此項文件，偵悉潛伏本市之共匪份子，正密謀有所舉動，乃乘其尚未發動之際，予以搜捕，計獲：宋泛、范光斗、宋國柱、顏垂明、高國慶、徐啓恆、鄭長風、孫寶言、郭特等九名，均為共匪文化及學運方面負責人，其中(一)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為朝華書店職員，供認加入共黨為匪作文化宣傳工作，(二)范光斗為輔仁大學學生，范北學聯代表，共黨外國團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發起人，參加匪黨發動學潮，(三)宋國柱，北平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四)高國慶，清華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五)徐啓恆，華北學院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六)鄭長風，無業，青年聯盟發起人，以上四人與范光斗同在秘密開會時被捕，(七)孫寶言，華北學院學生，為學院匪方份子之領導，(八)郭特，曾在二〇

八師入伍，現在北大讀書，係復員軍人，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各犯就逮時，曾搜獲共黨宣傳品，「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紀念」，「人民解放宣言」，「等十四度」，「飢餓」等甚多。」

這些罪狀，北大胡適校長，賀麟訓導長都認為難於成立，特別是郭特的罪狀，各學生社團都指出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受華北學聯領導』就可以被捕，那麼華北的大中學生，誰都可以被捕。」胡適校長曾對學生代表說：「你們可請法律顧問控告警備部發言人，叫他拿出證據來，證明：一、華北學聯是共黨機關，二、郭特是受這機關之『共匪』宣傳，三、不過，警備部是不管這一切的，陳繼承總司令說：『我要偵訊。』偵訊的結果，宋國柱、鄭學純、高國慶、范光斗、徐啓恆等五人於九日晚移送法院，郭特等四人却留在警備部，原因人有軍人身份。郭特在銀關東口(北大三院來紅樓必經之處)被捕，被捕時因有人圍看，特務便聲稱是捉小偷，連拖連打，帶至警察某分局，再轉至警備部。在警備部，曾灌凉水兩次，上老虎凳數次，挨槍托打則是常事。晚上沒有飯，白天只發幾個冷窩頭。郭原有病，受這種苦刑後，病益加深，現在面色青白、口乾、咳嗽、吐痰、頭痛、鼻子不通，小便次數甚多，手和嘴唇常發抖。他的罪名的根據，是因不該在學校辦『奔流』壁報，這壁報被認為「過激」，一定有人在背後主使。」

郭特是如此，已移送法院的幾個呢？北大當局已答允聘請律師，但法院慣會施，孟憲功案即是一例，而且審判機關於行將成立的「特種法庭」，軍法官也不着急了，他們常常提到于子三事件和浙大察獄案，他們害怕同樣的事件會重演在北平；而這，誰又能担保？因此，這幾天，北大的同學又緊張起來，他們呼籲：「救人如救火，胡校長應該拿出力量來。」

「奔流」是經訓導處登記過的合法壁報，訓導處應該出來維持自己的尊嚴。」「三院來紅樓的途中可以捕人，校內的安全在那裏？」(下接十八頁第六欄)

誓死反對部頒的自治會組織章程，保護我們的自治會。最令人悲憤的是北平大權保障委員會的報告，據說孟憲功未移送法院以前，曾受好幾次嚴刑拷打，拷問他的某分隊長說：「我們這裏共有刑具七十餘種，打死你正如打死一條臭蟲一樣。」單這

兩句，已夠寫盡被捕者的遭運了。

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錦人便給這控訴大會戴上了一頂紅帽子，他說：「最近有一部份學生又在為同濟大學醜聞風潮，共匪知其末路已臨，故不惜使用卑劣手段，以求達到搗亂社會秩序，苟延殘喘的目的，蠱惑青年，製造風潮。試對照他們所發傳單的內容，有許多相同之處，吾人可推想這些無聊的行為，都是有互相牽連的關係的。」這原是照例文章，引起注意的倒是警備部的談話，其原文如左：

「北平治安當局前據密報，共匪準備於舊曆春節發動所謂『暴動計劃』，本市各治安機關及大商店均普遍接到共匪要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調查部」之傳單及恐嚇信件，治安當局根據此項文件，偵悉潛伏本市之共匪份子，正密謀有所舉動，乃乘其尚未發動之際，予以搜捕，計獲：宋泛、范光斗、宋國柱、顏垂明、高國慶、徐啓恆、鄭長風、孫寶言、郭特等九名，均為共匪文化及學運方面負責人，其中(一)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為朝華書店職員，供認加入共黨為匪作文化宣傳工作，(二)范光斗為輔仁大學學生，范北學聯代表，共黨外國團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發起人，參加匪黨發動學潮，(三)宋國柱，北平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四)高國慶，清華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五)徐啓恆，華北學院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六)鄭長風，無業，青年聯盟發起人，以上四人與范光斗同在秘密開會時被捕，(七)孫寶言，華北學院學生，為學院匪方份子之領導，(八)郭特，曾在二〇

八師入伍，現在北大讀書，係復員軍人，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各犯就逮時，曾搜獲共黨宣傳品，「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紀念」，「人民解放宣言」，「等十四度」，「飢餓」等甚多。」

這些罪狀，北大胡適校長，賀麟訓導長都認為難於成立，特別是郭特的罪狀，各學生社團都指出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受華北學聯領導』就可以被捕，那麼華北的大中學生，誰都可以被捕。」胡適校長曾對學生代表說：「你們可請法律顧問控告警備部發言人，叫他拿出證據來，證明：一、華北學聯是共黨機關，二、郭特是受這機關之『共匪』宣傳，三、不過，警備部是不管這一切的，陳繼承總司令說：『我要偵訊。』偵訊的結果，宋國柱、鄭學純、高國慶、范光斗、徐啓恆等五人於九日晚移送法院，郭特等四人却留在警備部，原因人有軍人身份。郭特在銀關東口(北大三院來紅樓必經之處)被捕，被捕時因有人圍看，特務便聲稱是捉小偷，連拖連打，帶至警察某分局，再轉至警備部。在警備部，曾灌凉水兩次，上老虎凳數次，挨槍托打則是常事。晚上沒有飯，白天只發幾個冷窩頭。郭原有病，受這種苦刑後，病益加深，現在面色青白、口乾、咳嗽、吐痰、頭痛、鼻子不通，小便次數甚多，手和嘴唇常發抖。他的罪名的根據，是因不該在學校辦『奔流』壁報，這壁報被認為「過激」，一定有人在背後主使。」

郭特是如此，已移送法院的幾個呢？北大當局已答允聘請律師，但法院慣會施，孟憲功案即是一例，而且審判機關於行將成立的「特種法庭」，軍法官也不着急了，他們常常提到于子三事件和浙大察獄案，他們害怕同樣的事件會重演在北平；而這，誰又能担保？因此，這幾天，北大的同學又緊張起來，他們呼籲：「救人如救火，胡校長應該拿出力量來。」

「奔流」是經訓導處登記過的合法壁報，訓導處應該出來維持自己的尊嚴。」「三院來紅樓的途中可以捕人，校內的安全在那裏？」(下接十八頁第六欄)

# 世界之兩極化

## 世界之兩極化

「際小國也，介乎齊楚二大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幾千年前，滕文公以這個難題來問孟子。幾千年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目前世界已兩極化到「齊」一楚，介乎此二大之間則是中國。我國雖號稱地大物博，然在國力上却等於「小」一「際」，「兩大之間難為小」——這是中國今日之苦悶。任何解決這「事齊？事楚？」的辦法，必先基於對齊楚之親疏認識，這種認識常不易於齊本報章處求得，勢須抓住機會去求個耳濡目染。

在東北時已經聽說蘇聯軍官因聽見係美國烟而不肯吃，且說：「我只抽蘇聯烟與中國烟」。又聞蘇聯軍官因知道某中國人會講英文而不肯與之談話；且說：他只願說俄文或中文。在上海電車上，有一天，一個氣憤憤的英國人因電車賣票員不懂他的英語，而大聲咆哮的說道：「在有租界的時候，誰也講英文，誰也懂我的英文！」旁邊有一個似俄國人的漢子乃用英文說道：「不錯，在已往，誰也講英文，誰也懂英文；但從此以後，誰也應講俄文，誰也應懂中文了！」

我雖懂點英文，但毫不懂俄文，在認識齊楚之步驟上，只有先齊而後楚，等到學會一點楚國話後，然後以同樣的身份（平民）、同樣的虛心、同樣的求知慾望，去遊歷地球。齊楚二國都是近代的「地緣國家」，各把上帝所造的地球的一塊面積劃出而昭告世界曰：「這是我的一塊地塊面積的一出一入，都要靠同生命一樣重要的一護照」。護照這個東西，是近代國家統治術中一件厲害的武器，其起源不可得而考，聽說是從俄國學得來的；俄國在沙皇的時候，已經有嚴密的護照制度，但其普及全球是在第一次歐戰中及其以後。第一次歐戰前，護照制度尚未普遍化，國際旅行仍甚自由。有時我疑心孫中山革命之所以成功，得力於那時尚未有普及的護照制度之一罪責者不少。因為那時不需護照，所以孫中山才能在每次失敗後溜往海外。假如他生於今日，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他捲土重來的可能也少得多了。

## 護照與簽證

盡人都知道現在領護照之難，而不知為護照找個簽證

## (遊美雜記之一)

### 何永信

(Visa) 也不容易。在我找美國領事館簽證的時候，見到一個學生，三年前他就告我我要去美國。當我問他是否已經回來，他說還未去，理由是他沒找到簽證！除了外交護照由美國駐南京大使館簽證外，其他護照均須由美國領事館簽證。在上海美國領事館簽證辦公室內，掛着一張以鏡框鑲好的漫畫家 Schick 的一張曾在上海大美晚報登過的照片。其中描寫求簽證者的侷促不安姿態與領事官員的神氣十足，畫出一帶着眼鏡的女秘書高站在辦公桌後而求簽證者則佇立在辦公桌前，縮小到矮人一樣，而加以按語曰：「當權威的聲音發出，你將會縮小到如此」(It makes y u feel like that when the voice of an authority speaks)。

其所以令人覺到如此，是簽證手續。第一你要講出要去美國的目的。如你所說的是關於文化，則他們叫你去找美國新聞處，說出你要赴美理由。新聞處當然要你提供證據，如新聞處認為證據的確，便通知領事館，領事館的簽證處便又問你第二問題！那便是你有多少美金，可以住美國多久。普通學生至少要有五千五百美金，且必要匯票或旅行支票，因為那時現鈔不准攜帶出口。除了這幾樣外，其他所要的是你的英文程度如何，你的在美計畫等等。簽證員對於這些都滿意後，則你必須去找領事館內之美國醫生去檢驗身體，因為美國移民局說中國醫生的檢驗靠不住。美國醫生所驗的是從你的頭到你的腳，特別注意你的肺部與眼睛。你又須另請醫生來驗你的大便，看有無蟲子蟲卵。

好容易經過這些檢驗後，則你須在一女簽證員面前，舉起手宣誓，說你所填的表，所供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無一漏洞，然後她才蓋一個簽證的印，並在其上簽字。

## 海船

她的簽字是條輪匙，可以把美國的大門打開讓你進去。有了那個，你便可以去定飛機票買船位。飛機只要三天就可以到(星期一下午由上海起飛，當晚到關島(Guam)星期二晚到檀香山，星期三晚到舊金山)但無甚好看。如無緊急事，還是坐海船上算。

道海船不是戰前的郵船，而是戰時兵船暫由航海公司由美國政府手裏租過來作國際交通的。有許多連船上人員

都來不及更換，所以在船上做工的，多帶着上校上尉少尉一類的稱號。既然是兵船，所以沒有戰前那樣舒服的床舖、華貴的餐室、漂亮的寫字間等等。寢室則幾張床位甚至幾十張床位(多數是一上一下的洛克床)在同一臥室內，洗澡房及廁所狹小，生意最為興隆。餐室內則是幾張長檯，都釘牢在甲板上，別無旁的花樣。每日用餐則日有三餐，入夜如壯健尚可叫侍者拿出點每日所剩下的鰻魚鴨以充飢，橫豎這些東西在晚上都要拋落大海。據船上人言，每天扔掉的食物可以供四五百人之食。問他為甚麼如此的暴殄天物，他說沒有別的法子。船上進餐都用菜單，菜單上之每樣必須做個有餘，庶船客叫起菜來，樣樣都有，如此則每餐必剩下許多東西，這些剩下的，不能再利用則船客必說船公司開舊飯，影響公司名譽及其以後的生意，故寧可多炒多煎，剩下的留以喂海上的魚蝦！

船上沒有甚麼娛樂。有時演些舊片電影，無甚精彩。艙面上有一棋室，船客多在那裏打「不利己」(Bridge)入夜則有所謂 Bingo 遊戲，玩者不拘數目。每人面前擺着一張硬紙，上有 BINGO 五字母，每字母下有數目舉如 1, 2, 3, 4 之類。玩者中有人搖數目字，搖出時則一一唱出，先能成 BINGO 一行者勝。

## 日本之一瞥

日本現在美國軍事統治時期，禁外人入境，使日本國內糧食問題不至於因有外來人入境而更形嚴重。惟遊客欲在日本停留幾個鐘頭而乘原船他往者，則可請其國駐東京之代表團向美軍總部取得一准許書而下船作走馬看花之一瞥。

我就是這樣取得四個鐘頭的呼吸日本空氣。代表團的朋友們的盛意甚為可感，派了一輛汽車來並派副官來替我交涉下船，這也費了兩個鐘頭。在船上已見在碼頭上日本人的監視。船上有人拋擲小錢及香烟下去，起先也有一羣的日本小孩在搶，後來一個日本老頭出來呵止，便沒有小孩去搶，也便沒有人拋擲了。汽車由橫濱直駛東京，需時不過四十五分鐘，沿途我盡力去找轟炸的地方看看，但已不大看得出來，燒去的地方不是已長了綠草就已是起木板屋。有些地方還種了青菜。二十年前所看見的工廠林立的橫濱，在今日幾與南京相彷彿，城市中帶點鄉村風味。據代表團朋友說，美國在日本之佔領費用，每日要一百萬美元，故美國不能不扶起日本工業使其靠近自給自足，以便減少佔領費。

東京的人口稠密，似乎並未減少，二十年前的保潔

#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

## 中國？（通訊）

費孝通

安平兄：劉子健先生在觀察三卷二十四期發表了一篇「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我讀了之後認為有幾點：值得提出來商榷：

一、劉先生說：「因為認識不足，所以勝利以後，先以為日本從此完了，大可高枕無憂，後來又聽說經美國扶植，日本的復興進展很快，又忽然大吃一驚，彷彿日本即將捲土重來。這兩極端的思想，都是幼稚的錯誤的。」這種論斷未免低估了國內對「日本復興」討論的性質。劉先生要我們認識日本是對的，但是縱觀劉先生這一篇文章，並沒有對於戰後日本社會加以分析，祇說了一句：「佔領的施策也沒有動搖了它的社會組織」，因而說日本復興前途是「光明」的。國內論者的「大吃一驚」就發生在這一個事實上。因為如果日本的社會組織沒有動搖，日本的復興就可以認為和平的威脅；侵略並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而是由社會背景中發生的。除非劉先生認為日本戰敗前的侵略和日本社會組織沒有因果關係，決不致很快的結論說社會組織沒有動搖的日本復興之後不致威脅中國。

其實劉先生並沒有說日本不能威脅中國，而祇是說「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焉能飛渡？於是我們應當討論到。

二、美國是否係日本不再侵略中國的保證。劉先生所給侵略的定義，看去是狹義的，那就是出兵佔領的意思。假定日本永遠送不出美國的掌握（這假定並非必然的事實），日本軍隊再大陸上攻城占地，固然必須得到美國的允許，但劉先生所謂「美國決不希望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一個結論，需要兩個可能的前提，一是美國不會在東亞作戰，一是如果作戰，中國一定站在美國一方面的。第一個可能性的前提並非劉先生的意思，因為他承認第三次大戰戰有可能性。他於是想當戰爭發生時，日本人不過做動務，「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這種說法，我實在不能瞭解劉先生所謂軍事性的威脅是指什麼了。所以不如說中國和美國決不會發生戰事為可能自圓一些。事實上，我不知道劉先生憑什麼可以保證一個獨立的中國有必須參加美國一方作戰的理

由。如果讓我再推一步，不如說：中國已經和日本一般在美國掌握之中了，所以小夥計們是不會打架的。劉先生確這樣想，所以「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惟想在兩大之間，有所周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鐵壁」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以美國為馬首是瞻」。

劉先生這種看法似乎太現實了，現實到了把中國看成和日本一般，那是我不能同意的。在還沒有被占領之前，自己就解除自己的獨立外交，即使是最沒有出息的國家也不至、也不應、如此。

三、劉先生對經濟侵略的可能一筆勾銷，說是以往「中國工業還是慢慢在生長」，「即使日本貨，因為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為美國貨，也不是與他國一樣嗎？如果價錢低廉，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在這裏劉先生却不再是現實主義了。中美商約在事實上是否已給優勢的美貨開了方便之門，日本貨以美貨名義在這門裏進來，我們擋得住麼？我再接着讀下去說：「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擔心日貨。」又好像「這時候我們難道不買日貨，偏要去買英國布嗎？日本進貨，也決不能壟斷市場。」我實在不知道這應當怎樣說了。我很怕劉先生太低估了國內言論界的程度，竟在幾個釘釘斷鐵的「決不」之下，把問題看得，即使我們不願用「幼稚」或「錯誤」一兩字，也免得太簡單了。

當然，我無法否認，「何必自寬寬而責人則奇呢？」這話說在「以巨大的中國，而怕小小的日本」之後，我真覺得有些面紅，劉先生竟這樣健忘，這小小的日本幾年之前曾佔領過我巨大的中國的，是否我們連這一件事也因為大小不能相提並論而加以引咎呢？

恕我寫到這裏不免已有一點意氣，但是不能不在提出我和劉先生看法不同的地方之後，說說我私人的感想，劉先生這種看法是不健全的。我同意劉先生我們大家要求認識日本，但是在認識的過程中最好要保持事實的分析，似乎不應在充分瞭解之前，把許多重要的問題，用獨斷的「決不」一兩字加以勾銷。 弟費孝通二月十八日

續，至今猶在。但日本婦女服裝已由長袖袍子改為長襪短衫木屐，走起來活像鴿子。

同盟國中沒有軍隊駐紮日本的只有蘇聯與中國。蘇聯是不願派，中國是派不出來。派兵駐日的頭一件困難是自己要帶糧食，因總帶有命令不許外國人在日本購買糧食，所以甚麼吃的都要自己帶。中國缺乏運輸工具，自己不能帶多少，而且國內內戰正打得兇，又派不出甚麼像樣的軍隊來。近日聽說盟軍總部只許中國派四十名憲警以保護代表團，是則已由派不出來而為不許派了，嗚呼！

我本欲與些日本領袖談談中日問題，且有幾對介紹信。因須趁原船赴美而未果。我想日本當亦有不少人為這問題而焦急。從我們的觀點來說，我們不是不願中日合作，奈日本人變不講理，甚麼都要他佔便宜，要合作也合作不來。但從日本人的觀點來說：日本人不願中日合作，奈中國亂七八糟，永找不着可代表中國的一個穩定交涉對象。去找中央則中央推往地方，去找地方則地方推往中央。國人推諉責任的慣技，使得中日不能合作。如是一鱗一蚌，各不相下而至相爭，坐使白種人收漁人之利。這是辦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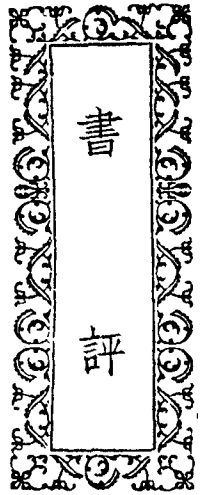
經過這次中日戰爭後，我想應該有思想前進的日本人覺悟到：如中日兩民族老在那裏這麼磨，則大家都不能做正經事，把大好的時光花費在無意識的小骨頭上。其實在這戰爭前已經有日本人如此想，所以他們幫助孫中山革命，頗有扶起一個日本能在中國以之為交涉對象之意，故一九二七年發生之南京事件，英美砲艦開砲而日本砲艦當時也停在下關却沒有開砲。國民黨本是與日本有好感的政黨，孫中山北上時尚取道日本向他們演說，何以後來中日外交在國民黨執政下愈弄愈糊，弄到要拚個你死我活？這是我們深為詫異的。

### 國幣二百萬元

## 徵求觀察封面設計

三月十五日截止

觀察叢書的封面，我們已經設計，但為精益求精起見，茲再公開徵求。觀察叢書的開數是三十二冊，我們希望封面設計要莊重、樸素、典雅。我們傾向四週用框，而框的花紋必須十分典雅。三月十五日截止，採用者奉國幣二百萬元。但沒有經驗的讀者，請勿嘗試，以免浪費彼此的精力。應徵者請附信件郵資二萬元。



# 國民所得

陳振漢

(Income—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皮古 (A.C. Pigou) 著

倫頓麥克密倫出版。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十月重印。定價五先令。

皮古教授是現尚健在的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之一。本書是在他退休以後所寫的幾種小冊中的一種，原是他一度對劍橋工科學生講授經濟學時的七篇講稿。因為是幫助初學或外行入門之作，同時又是拿來講讀的講稿，所以全書內容大體淺顯，文字也頗質樸。

然而這本小書並非普通的經濟學入門書籍；如果所謂「入門」書的用意只是為使初學瞭解某一學科的傳統的或現存的內容。作者在本書裏面所講到的雖然泰半已成目前經濟學中的定論，却是在習用的經濟學原理教本中所不輕易涉及的。普通的原理教本往往一開頭即是「需求與供給原理」(Law of Demand and Supply)，本書則企圖一矯此風，另闢蹊徑，所以雖然亦名「入門」，却並不以專章來敘述邊際效用或等好曲線(Indifference curves)，需求與供給函數等觀念。作者在七篇講義中所講的完全是有關國民所得的問題：一國富貧程度的測量，影響富貧的因素以及各個人間的所得分配(第一章：國民所得的定義及其量度；第二章：影響一國富力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第四章：各種用途間生產因素的分派原則；第五章：政府與生產活動；第六章：商業循環與分配對國民所得的影響；第七章：所得的社會分配)。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既對初學比較親切易懂，也能匯納近代經濟學中的大部問題以作社會實通的討論。(見原書「尾語」，頁一八)所以此書篇幅雖小，實與黑克斯的「社會脈絡——經濟學入門」(J.R. Hicks: The Social Framework: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1942)一書同樣代表經濟學教學法上的一種革新運動。黑克斯一書與皮古的「淺說」體例類似，只是程度較深，自一九四二年梓行以來，獲得了各方贊譽，轉瞬之間再版多次，一九四五年又以美國版問世。所以皮古此書在這種意義上其實只是一個黑克斯的簡編或普及版。當然我們絕不是說這是一種投機的生意經。劍橋經濟學傳統，尤其是皮古教授本人，向來把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與經濟福利的增進認作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凱恩斯的就業理論中國民所得也是重要的一環，加以在戰時與戰後財政經濟政策中的廣泛應用，關於國民所得的各種問題，自然成爲廣大讀者渴欲瞭解的對象。本書之以所得觀念作爲經濟學的初學津梁，實非偶然。

以上我們說明了本書的性質內容以及作者著述此書的主旨。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這樣的著述，雖然篇幅簡短，內容淺顯，却並不易於著筆。一個作者要把這樣的書寫得討好，除了對於某一學科的成熟修養以外，且須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教育熱忱。寫這一類的書，皮古教授可說已是很難得的人選，我們也當承認本書在大體上不失爲對於經濟學入門教材的一種可貴貢獻，雖然倘有若干可以改進的地方。

書中所可警議的地方，主要在於敘述與說明的方法與步驟上。這裏面我們認爲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其一，也是比較基本的，是即令以國民所得觀念爲啓蒙課題，要使初學充份瞭解其中內容，能否完全避免供需觀念的討論？供需觀念恐怕是討論任何經濟問題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皮古教授在本書中雖未對之特加申說，自己也屢次用到。譬如在第四章中關於生產資源如何在各種不同用途間的分派的討論，即完全是供需分析(原書頁五六—七〇)。「供」一需」觀念的本身誠卑之不高，不必特別申說，初學讀者也當懂得。不過傳統的「供」一需」觀念對於普通讀者常會發生困惑或疑難。譬如我們常說物價係由供需決定，但在市場上「供」一需」又明明隨物價增減，這是否顯然矛盾呢？所以爲裨益初學，即使是簡單經濟問題的討論，往往需要比較嚴格的供需觀念。皮古教授在書中討論影響所得水準的國際因素(第三章)時，也忽然放棄傳統的「需求」一，不加述說的應用「需求表」(demand schedule)(原書頁四八)的名辭。這一名稱的意義，如不加說明，或非劍橋的工科學生或其他初學者所能完全明白。這表示即使以國民所得爲初學門徑，對於供需觀念，仍應在書中的適當處所予以較詳盡而淺顯的說明。本書另一方面缺憾主要是篇幅的短少所引起的。本

書只是百餘頁的袖珍小本，却談到了近代經濟學內容的極大部份。作者因此竭力使文字簡潔，簡潔到不易使一般讀者明白，特別是初學的讀者。除了當講演時所能解釋清楚的以外，皮古教授在全書中本來竭力避免若應用專門名辭；但偶爾仍有少數名辭，大概也是爲行文簡潔，不加說明，因而不免困惑初學的。諸如「適度大小」(optimum size of firm 頁三〇)、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獨佔(monopoly, 頁三一)及「比較價值」(comparative values, 頁三九)等。然更足使普通讀者費解的，或者還是有不少過於簡略過於突兀的結論。例如作者在說明市場競爭情形與生產單位大小的關係時有這樣一段話：「如有不完全競爭的情形，生產單位往往過多，每一單位往往過小。零售商店每有這類情形。更顯然的，如有機會造成有力的獨佔，使公衆付較高的價格，一個生產單位或商店往往擴充過度。即是說，如果規模稍小，它的平均成本反可減低。其所以有這種情形是因為這一生產者在擴大規模，壟斷市場之後，其所得可補償平均成本增加的損失而有所餘。」(原書頁三一)一個讀者讀到這樣的結論，在經過思索以後或者能夠領悟，但當皮古教授在劍橋的工程教室中講到這段話時，多數聽講的學生或者不免茫然。所以本書雖爲初學而作，初學讀之恐不免疑難叢生。爲使之成爲完善的入門教材，倘有不少可以補充改進的餘地。

至於專門的讀者，自會相反的感覺其中許多敘述近於囁嚅，對於其中說法也未必完全同意，但從本書中也可窺見皮古教授對於經濟學的整個看法以及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的神髓。

(續自二十三頁)

面，成本就要六千元了。但是爲了信用，預約價既經定出，自然不好改動，所以在三月十日以前預約者，仍祇得照上次所定的價格。第一批七冊，除張東蓀先生的一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因為張先生課忙體弱，每天的著作工作，不能過重，不克早日脫稿外，其餘六冊，大約在五月底以前，可以出完。現在「政學叢書」、「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均已付排。

### 上海讀者注意

我們爲便利上海四區的讀者起見，已委託膠州路一八六號四風社代訂本刊，爲便利上海中區的讀者起見，已委託河南中路八十二號世界知識社代訂本刊。上海虹口區的讀者願意訂閱「四風」及「世界知識」者，本社亦可代訂

# 編者報告

## 休刊期間，定戶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名

讀者先生：我們休刊了兩個星期，從本星期起，第四卷又開始了。刊物雖然停了兩週，但我們的工作並未停止。在休刊的兩個星期中，由於許多讀者先生的愛護和熱心，接受我們的呼籲，替我們介紹新的定戶，使我們的直接定戶在短短的半個多月中，竟然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名。我們在三卷報告書中所宣佈的定單號碼，還祇到1444號，截至今日（二月二十四日）止，我們定單號碼已升至2031了，在月底以前，可能還有更多的遠地的定戶函件湧到。我們對於一切幫助我們的讀者先生，在此表示最誠懇的謝意，你們的熱心幫忙，支持愛護，都足以增加我們努力的勇氣，使我們在心靈上獲得一種極大的鼓勵。

關於定單收據的處理，我們會感到小小的為難。在平時，每一個定戶來訂閱，我們就將定單收據夾在刊物中寄給定戶，使定戶很快就能收到定單收據和刊物。可是四卷一期要到二月二十八日出版。如將定單收據攤到二月二十八日再寄（即夾在四卷一期內寄去），則在二月十日或二十日以前來訂閱的定戶，勢必無法早日收到回信，因而引起焦慮，甚或懷疑我們辦事不負責任。但如每一個定單收據，都要一一隨時寄出，則在我們實在是一重可觀的負擔。因為單單寄這一頁定單收據，一個信封要一千數百元，平寄（作印刷品）郵費要一千元，航空要四千元，譬如一個匯來十五萬元的航空定戶，我們若寄他一頁定單收據，便要化費六千數百元，幾乎佔到收入的百分之五，這個支出未免太重了。但是我們考慮結果，當願我們多損失這六千數百元，不願讓讀者心中焦念。因為我們一貫的精神是希望獲得讀者的信任。祇

是二月二十三日以後收到的定戶來函，我們便不再將定單收據單獨寄出，都攔到二月二十七日寄四卷一期時，夾在刊物中一同寄上，因為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為期不過五天，這一部分的定戶讀者，即使等候回信，也不致等得太久，而在我們方面可以多少節省一部分郵費的支出。我們希望我們這種處理可以得到定戶先生的諒解和欣賞。

## 航空郵費增加，決由我們墊貼

不過在這一個過程中，對於航空定戶，却發生了一個意外的麻煩。原來在三卷二十四期付印時，航空郵費還沒有漲，所以我們規定，航空三個月是十五萬元，六個月是三十萬元，航空掛三個月是十九萬元，六個月是三十八萬元。但就在三卷二十四期出版的一天，航空郵費漲了百分之五十，本來航空寄一份是四千元一百二十元的（四千元是航費，一百二十元是郵資），現在却變了要六千一百二十元，所以每一份航空寄費要增加二千元。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是非常為難。不要定戶補吧，則本刊整貼太重，要定戶補吧，定戶必定感到麻煩，甚且會怪我們辦事不週到，怎樣剛剛寄了錢去，又要補了？其實我們事前並不知道航費又要加價。我們千考慮萬考慮，考慮結果，決定仍由我們忍痛墊貼，因為這次所增加的新定戶，都是承許多熱心讀者介紹的，假如要每個航空定戶補交郵費，那定戶必感麻煩，如其扣發刊物，定戶也不會痛快，所以還是由我們來担負這筆損失。但是我們願忘把這事的經過，說明如上。

## 寄還的舊信袋，這次都利用了

我們曾經在三卷十七期上請定戶將我們寄刊所用的信袋寄還我們，以便我們再用，既可減輕我們的負擔，也可節省物力的浪費。這個呼籲發表後，許多熱心的定戶讀者紛紛響應，我們前後一共收到三千個左右。這一期所用的信袋，十分之六都是舊信袋，也就是許多定戶讀者所寄還的。這一件事，

在經濟上的價值雖然有限，但在道德上的意義很大。我們中心欣慰；我們與讀者之間確實實地築起了一種精神上的聯繫。編者與散佈於全國的讀者，雖無晤面的機會，但是我們在心靈上顯然息息相通，共同合作，在這個艱困的年度，協力維護着這個刊物。

廈門鼓浪嶼的一位林先生，曾兩次來函，指示我們印信袋（他信中說得很具體，而且是很實在的）。不過我們因為已將第四卷全卷所用的信袋紙買好了，所以未能請其幫忙，但是我們對於他的盛意是同樣感激的。我們的信袋，過去是用的四洋半牛皮紙，這次因為成本實在太貴了，所以改用了中國牛皮紙，合起來，大約每個信袋化到九百五十元左右。同時我們決計採用三卷二十期所載香港讀者梁子奇先生的建議，改為三摺，藉以減省紙張的面積。因之，我們也可以順便在這兒向讀者報告，我們無時不在考慮讀者的

一切良好的建議。我們希望讀者先生對於本刊有任何建議，均請隨時賜教，我們必定虛心接受，祇要事實可能，遵照實行。

## 售價又加了

我們在三卷二十四期的封底上說，自第四卷起，本刊售價可能增加，讀者如欲避免漲價，即請趕快訂閱。我們本不希望加價，但看到物價在陰曆年關之後，可能波動，所以預先勸告讀者：從速訂閱。現在不幸言中，從這一期起，本刊每期竟要增售至一萬五千元了。因之，對於在四卷一期出版以前來面訂的新定戶，我們似乎也有一種安慰，即我們並沒有以「加價在即」作為一種虛言，藉以招攬定戶，現在的的確確是加了價，也可說至少我們已在事前對於讀者盡了一次友誼的關照。現在排印工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五號字排工已漲至千字二十萬元了，而紙價正在扶搖直上，已到每令二百九十萬之數。照這樣漲上去，我們真不知到四卷二十四期時，要售幾萬元一冊？成本一天一天增加，再加上郵資的時時調整，刊物業務前途

令人焦慮不止。我們已在心理上準備接受一個事實：本刊的發行數可能下降。說起來這是很淒涼的，但也是沒有辦法的。

## 規定了退稿的郵資

關於退稿問題，我們一再請求惠稿諸君附足退稿郵資，藉以減輕我們的負擔。但許多投稿先生不肯賜顧。最近我們收到的投稿，十篇中倒有九篇不附退稿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怎樣辦呢？一一照退吧，這筆郵資和信封的負擔也不算小，不退吧，在良心上總感不安。在三卷結束後，我們整理稿件時，還有八十幾件稿子，因無退稿，尚未退出，有時想做好人，反而不得好果。可能有些收退稿的先生，心中還要引起憤怒：為什麼把我的稿子壓了這久，到現在才退回來？（壓下未退是因為沒有附退件郵資），我們決定，做好人索性做到底，還另外一附了信去，說明我們為了顧全作者心血，所以難無退稿，我們終於還是貼上郵票退上了。我們為解決這個問題，減少我們良心上的不安，考慮結果，決定將退稿所費的郵資，開列數目，每期都刊載在封面上，這樣，假如惠稿諸君還不體諒，我們也就祇好嚴格執行：不附退稿的稿件，不再退還。

## 關於叢書的預約

關於叢書的預約，我們決計延至三月底截止。三月十日以前預約者，是一種價格，三月底以前預約者，又是一種價格。我們究竟是什麼人，所以對於成本的計算，不夠精明，上次在三卷二十四期上宣佈的各書預約價格，即使初版悉數售完，還有賠本的危險。因為那時的估價，還是照紙價二百萬一令的標準算的，現在想不到一跌跳到二百九十萬一令，而紙價的上漲，還不知漲到什麼程度。譬如我們最近買進的叢書封面紙，是最好木造紙，恐怕所有上海的出版的書籍，都沒有用那樣好的封面紙，單單每一本叢書的封



# 約預始開·書叢

# 察觀

至不早預，待定價波公，先續初排現力典。以拘份出一學面刊，書足補之面與書出刊發起本  
 。勝日約謹讀，價動告餘露出起，面術保近和在。週介，知，版外行，社自今  
 歡迎如發起為難烈物隨七。可四始美印設為，容期入準相，察格察之，系各思察另察每週春  
 之，承行見優確，價時冊茲結月付。刷計主總不通淺，當一週上叢不以統方想叢再週週春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觀察 1  
張東蓀著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係張東蓀先生專應本  
 社之請而為。本書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即歷史方面。本  
 社即歷史方面。本書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即歷史方面。本  
 社即歷史方面。本書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即歷史方面。本

## 政學罪言

觀察 2  
潘光旦著

本書收集潘光旦先生最近十年來所發表的論文。上篇為思想部分，中篇  
 為教育部分，下篇為政治部分。著者認為社會上多少紛爭，都起因于各  
 人看法的不同與呆板。不同不要緊，呆板却是一個大害。癥結不除，自  
 然紛爭不已。看法有寬有窄，有畸有執，景度往來，往往不齊。如與我  
 們以力求客觀的分量，以及認真與固執的程度，景度往來，往往不齊。如與我  
 們以力求客觀的分量，以及認真與固執的程度，景度往來，往往不齊。如與我

## 唯物史觀精解

觀察 3  
吳恩裕著

本書對唯物史觀的理論，作全盤的闡釋。行文力求通俗，少所徵  
 引，但解釋則務期正確與深刻。首先說明唯物史觀的基本涵義，其  
 中包括對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分析；(二)以唯物史觀及其發展，其  
 後再分別闡述：(一)以唯物史觀之社會的構成及其發展，其  
 中包括對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分析；(二)以唯物史觀及其發展，其

## 鄉土中國

觀察 4  
費孝通著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是鄉土性的。中國正在從這鄉土性的文化而向着  
 現代化的方向變遷。但是，如果我們想減輕一個現代化過程的磨難，這也許是  
 不易避免的。但是，如果我們想減輕一個現代化過程的磨難，這也許是  
 不易避免的。但是，如果我們想減輕一個現代化過程的磨難，這也許是

##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觀察 5  
吳世昌著

本書收集吳世昌先生近年來所寫的十四篇有關中國文化與現  
 代化問題的論文，論思想的復興問題，中國的青年運動問  
 題，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留學政策問題，學術道德問題，教育政策  
 問題，著者對於中西文化造詣均深，故能融會貫通，現代的

## 英人·法人·中國人

觀察 6  
儲安平著

大戰結束後，各國都混亂不安，危機日多，獨有英國，人  
 人都感到在東亞，埋頭苦幹。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英國，人  
 人都感到在東亞，埋頭苦幹。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英國，人  
 人都感到在東亞，埋頭苦幹。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英國，人

## 論雅俗共賞

觀察 7  
朱自清著

本書收集朱自清先生最近半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  
 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白話文，論詩，論小說，論劇，論電影，論  
 場上分析傳統詩的批評用語。最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生怎樣走着  
 國文學的路。每篇議論，都極深刻，而文筆樸素，風格沖淡，是一冊最通

本會暫停預約(張東蓀先生因課  
 忙體弱，每日著作工作，不能過  
 重。本會須至六月始能脫稿，七  
 月後始能出書，故暫時停止預約  
 。已預約者有效。)

三月十日前預約：八萬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十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八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四萬元  
 出書：四月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五千元  
 三月月底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五千元  
 (多退少補) 航掛：二萬元  
 出書：五月

# 觀 察

·元千五萬一售·

六月三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三版

期二第



卷四第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  
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

專論

張東蓀

錢克新

大圈子裏小圈子的

東京通信

日本政局

劉子健

英國人看中國共產黨

外論選譯

The Times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

報告

江沙

春城秋意

(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晉南解放區的鬥爭

情形

觀察讀者投寄

瀋陽冬令營的風波

(西安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巴力門·電影業中國出路

費孝通

雜言

文藝

錢鍾書

觀察文摘

瀋陽觀感

梁實秋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S2021

訂閱價目

平寄：十五萬元  
掛號：十九萬元  
航空：二十三萬元  
平寄：三十八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空：四十六萬元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書  
第一卷下册 再版中  
第二卷上册 有書  
第二卷下册 再版中  
第三卷上册 有書  
第三卷下册 裝訂中  
售價：每册十五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五千  
航空掛號每册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面彩色一千八百萬  
普通 全面一千五百萬  
半面八百萬  
封面四五百五十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一萬五千元

可能還要加價  
定閱務請從速

讀「論程孟明案」後(一)

編者先生：在「觀察」三卷二十四期上讀到專文「論程孟明案」一文。該文最後兩段使我想起筆給先生寫幾句話。那篇文章題目中的「有心人」三字很刺眼。我首先說：在現在中國，一個習法律又執行法律職務的人，如果他還「有心」，便會有過人的痛苦。我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畢業後作司法官已經三年多了。只因我還年輕，又還「有心」，因此時時在痛苦之中。「行憲」本是我們作司法工作的人應該高興的，但在今日，「法治」「憲法」，在我看來，只是對我們的一種諷刺。「司法獨立」，多麼好聽？民國初年還有一「司法獨立」，但「訓政」之後便沒有了。這固然也可以歸咎於少數司法官的沒有骨氣，但現在社會上還有幾個人有骨氣？又如何能叫人還有骨氣？不久前，為上海地檢處傳訊了一個現任縣長，命之取保，行政院竟來了一個現任，罰了一番。以小喻大，還說什麼「司法獨立」呢？

我現任××××××，我對程孟明案很清楚。憑良心說，我們也有人認為程孟明做得對，法院的判決是「違心之論」。但我們是現任公務員，一個現任公務員如果願忘到「懲戒」（一種種色的），便不得不做些「違心」之事。但你可想得到，就是這樣，我們法院中已經就一風風雨雨

一，有人被注意為「搗蛋」了。程孟明的作法，在英美是家常便飯，即在日本也不大了不起，但在中國便是一神經病。因為凡是認真而不甘隨波逐流的人，在這個社會上，將常常被人目為一神經病。

我不應該發牢騷，我的原意還是想對你在那篇文章中最後的一點意見說幾句話：（一）你提出的一個意見很好，我也早有此意。不過我比你悲觀些，我沒有在這個社會中發表這種意見的勇氣。你希望律師界有人作這事，我看不容易。我倒寧願新聞界文化界有人來幹一下。（二）以後「行憲」了，我只希望新聞界文化界多注意「違憲」的事。遇有一「違憲」的事，報紙用頭號新聞登，雜誌用第一篇文章寫，那也許可以叫人注意。（三）真正有了你所謂「有原則」的事，我想必定有「有心人」願意出來合力進行。問題是「有心人」彼此之間有無聯絡？譬如「禁舞」一事，根本就沒這事的，而舞樂中人，雖然表示反對，也沒有抓到要害，他們不大懂得法律，終於失敗了。所以有法律知識的人，碰到這種事情，應當挺身而出，幫助法律知識不夠的人。 ××× 二月八日 上海

讀「論程孟明案」後(二)

編者先生：讀了先生所寫「論程孟明案」一文，我也有點感想。程孟明律師的控訴所代表的精神，先生已經分析得很清楚，凌元慶推事的判決所代表在中國政治的特點，我想評論評論。

（一）我們相信凌元慶推事對李連輝局長和程孟明律師均無任何惡意，至少對於本案的判決是極多方考慮而不是憑己偏私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判決的後面，却有著支配判決的另外一個力量。（二）現在的司法界，遵從國家的法律，不如順從政府的意志。順從政府的意志而違背了法律，沒有關係；假如還從了法律而違背了政府的意志，恐怕法官的位階就要發生問題了。（三）命令不能變更法律；立法原則也不就是法律，這是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在這憲法公布施行的今天，竟有此不合法的判決，可見得憲法公布施行以前與憲法公布施行以後，並沒有甚麼兩樣。這說明我們國家距法治的境界還遠。記得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地方法院審判高乘坊貪污案，案件重大，根據法律判處死刑，某要人從國外趕來，將審判推事遞調邊疆，原案發還更審，改死刑為徒刑。名義上是遞調邊疆，其實何嘗不是等於專制時候處罰充軍。殷鑒不遠，而且這樣的事件發生很多，誰又肯拿自己的飯碗冒險呢！司法不能獨立，除人事原因而外，制度也有毛病，可是現在的輿論聲音太微弱了，老百姓有甚麼力量，司法人員又有甚麼辦法？ 張平 二月十一日 江灣

治者的一格殺打撲一，便大家趨於一致，三因社會缺乏道義的力量，沒有公理和同情。前二者還是次要，最後一項影響尤大。試想，你鼓足勇氣，決心與一切不合理的、不合法、不公平的事情拚鬥，企圖為社會為人民爭取一點公道，但是人們不但不同情，不支持，甚或冷嘲熱諷，挖苦嘲笑，因而使人感到寒心，以致心灰意冷，原有的一點勇氣也因之失却了。

讀「論程孟明案」後(三)

編者先生：讀「觀察」第三卷報告書和「論程孟明案」後，感慨良多，願一述所感來做一點事。

先生說：「在今日中國，無論那一個地帶，那一階層，那一職業，那一年齡，都有不甘自棄的有志之士，憑其熱血，希望把國家弄好」。不錯，有道一批人，但是這批人在社會上却沒有什麼表現。這是什麼道理？我以為是缺乏勇氣，雖有正義感而卻沒有勇氣把正義感表達於外。這實在是可惡的。

所以缺乏勇氣，一因中國傳統思想好講中庸之道，所以人都不走極端，二因統治者之「格殺打撲」，便大家趨於一致，三因社會缺乏道義的力量，沒有公理和同情。前二者還是次要，最後一項影響尤大。試想，你鼓足勇氣，決心與一切不合理的、不合法、不公平的事情拚鬥，企圖為社會為人民爭取一點公道，但是人們不但不同情，不支持，甚或冷嘲熱諷，挖苦嘲笑，因而使人感到寒心，以致心灰意冷，原有的一點勇氣也因之失却了。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生、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錢克新：北平朝陽學院教授  
劉子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處秘書

江沙：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鍾書：著作家

#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

張東蓀

本篇是我在本刊上期所作「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的自由主義」一文的續篇。因為尚有未完的意思，所以才寫出來以作補充。凡前作中已經提到的，在此即不再說。希望讀者合併觀之。

言論對於現下時局的需要本有兩種。一種是建議式的，即對於當前局勢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例如怎樣可以停止內戰等。好像論壇上這一類的文章漸漸少了，甚至於無。我個人亦不願再作這樣的文章。另外一期是分析式的，即把若干概念與若干問題分析得清清楚楚，俾將來實現起來不致於歪曲，即不致鬧亂子。我認為這個工夫實在需要得很。尤其是對於知識青年們，有些已在社會上做事，有些雖在學堂，不久亦將入社會。如果他們對於這些概念不有清楚的認識，不能說是沒有危險的。

現在我要討論的就是經濟平等。因為近來論壇上討論這個問題甚熱烈。而我總以為他們沒有見到問題的核心，只是流為空汎的文字把戲而已。須知經濟平等不但是戰後為然。何以戰後會來得這樣迫切呢？顯然這其間另有一個戰後問題存在，並非單純的不平等的原則在那裏起作用。又須知戰後的問題是個活的問題，急迫而又切實，斷非僅由於空汎原則之故。戰後各國都因為經過破壞，要求恢復生產，並由此而提高生產，——未經破壞者雖不必恢復，然亦希望提高。恐怕這是一個共同的課題。只是各國須依其環境與特殊情勢來謀解決。所以我提出「生產」這一個範疇加入於自由平等兩範疇中，來合併計算。即自由平等決不可有虧於生產。如果自由的分量足以使生產受惡影響，那便應將自由作合理的相當限制。平等更必須如此。所以在自由方面以個人主義放任經濟作基礎的舊式自由主義是不適用了；同樣在平等方面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亦是應在屏棄之列。這些在我前作中已提及，今不必多說。

現在單討論經濟平等，我願告訴大家：倘便把經濟平等當作遙遠的理想與抽象的原則，還是絕無問題的。倘使當作目前實踐的指導方針，我敢說現在全世界中，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亦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主要的關鍵在於當事的主體是產業落後的國家。本來照馬克斯的說法，嚴格來講，是封建之後有資本；資本之後有共產。而今天這些產業落後的國家才從封建脫出，即跳入於社會主義。這樣的跳了一級（即躰等）乃是問題所由發生的根本。須知生產的要件之一是財富的累積可以參為資本以從事於生產。資本主義的國家雖則其資本屬於私人，然而幸有所累積可以從事開拓，所以生活能得提高。一班落後國家的問題並不是如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實在同時亦患寡。所以這樣的國家要走上社會主義必須把寡與不均同時解決。在不違背社會公道的限度內，有些國家還得保留若干資本主義的形式，用以獎勵生產，這恐怕就是施後亮先生所說的新資本主義，假使我無誤解的話。如果只解決不均，則惟有高度的資本國家方能辦到。落後的國家要增加生產，首先還是打破封建，推倒專制。倘以為不患寡，不患貧，而只求平，求均，必定使其社會改革站不住。所以落後國家不可忽略這一點，否則其結果決站不住。這是歷史給人類的一個寶貴教訓。為甚麼落後的國家反而急於要採取社會主義呢？這個緣故便足證明社會主義的目的並不是僅僅在乎購均富。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生產過程有一種看法：就是以爲患不均與患寡乃是同一病症。正猶一個人患胃病一樣，必致全身衰弱。所以去不均不是手段，而籌寡為多是目的。換言之，即以爲只有用社會主義方能增高生產。可見生產原是社會主義本有的涵義。以前各種社會主義者不注意於此點，迄至馬克斯出，此義乃大明。

社會主義對於這一點的辦法，就是廢除剝削。廢除剝削在表面上好像是屬於消極方面的，而其實在本質上就等於經濟平等。所謂經濟平等亦就是廢除剝削，不必再講更進一步。並且須知全世界所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能有成功的亦只是做到廢除剝削為止。老實說，廢除剝削是一件極難極難的事。除了蘇聯以外，任何施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沒有完全做到。

所以即就廢除剝削亦未必能一躍而躋。又何況經濟平等呢！證以馬克斯主義的說法，本來就不主張空想的經濟平等。馬氏以為工資有高低反而正是平等。恩格斯更有言曰：「所謂平等只是指廢除階級而言，越過此義即不合理」(原文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proletarian demand for equality is the demand for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Any demand for equality which goes beyond this, of necessity passes into absurdity. Anti-During)。

須知他們所謂階級就是以剝削關係而分的。所謂有產階級只是剝削階級；無產階級只是被剝削階級。倘不依剝削而僅以財產的有無來定，這決不是他們的真意。所以以為最對廢棄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名詞，而專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兩名詞，這樣便不致引人誤解，而意義反為正確。因為我看剝削有兩種：用他們的術語是封建的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剝削。若用我的名詞則為專制政治的剝削與資本經濟的剝削。前者是以政治力量而壟斷經濟以形成壓榨；後者却以經濟勢力影響政治以便於操縱。前者是專制政治與封建社會的情態；後者只限於資本主義成熟的國家為然。中國的情形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所謂官僚資本等等都是由政治上之特殊地位而始造成經濟上的特別力量。在這種狀態裏，尤其難以壓迫與剝削來劃分階級。單純以財產的有無與多寡來決定乃是不行的。所以落後的國家由封建而要一躍即到社會主義，其所行的不是以經濟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乃必是以政治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

至於何以必須廢除剝削？第一是因為不公平。第二是為有虛耗(即浪費)。不公平不僅是不合理，同時亦妨礙生產的增加。虛耗更是生產提高的阻礙。二者本是相連的，不過在專制封建是不公道在於虛耗；在資本主義是虛耗甚於不公平。按不公平的反面是公道，即英文 Justice。此字不宜譯為正義，而宜譯為「應份」，或「應該」，其反面是不應該。應份是由平等而來的，但與平等有些不同。查西洋政治思想史，當知社會主義之發源就是由這個應份的觀念所激起，並非直接出於平等的觀念。須知不平等固然是不公平，但有時嚴格的平等亦會產生不公平。

在專制封建的狀態下，不公平是由政治的勢力、即憑藉武力、而造成的，不完全像資本主義純由吸取剩餘價值使勞動者因於勞動較則那樣的。所以要推翻這個不公平，在落後的國家便有兩重的任務。一個是如何從封建專制而說出一個是如何增加生產。我在前作中亦曾提到，要增加生產必須先去掉其障礙，而專制與封建正是其障礙。所以這樣的兩重任務却是只連為一件事。不過這其間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就是因為用藥有些不同。對於專制封建的病症要醫治真妙於用個人主義這一劑藥。我名此為個人主義的文化。就是養成個人的自尊心，個人的責任感，對於任何權威，無論在思想上或在實力上，不能無故低頭，而充分保有精神上的自由。這亦就是普通所謂自由主義，但一班論者把自由主義認為是用平和手段來改良的，這顯然抹煞了其文化上的功用。必須吃下這一劑藥去，方會把專制的民族從專制中拉了出來。這却不是甚麼改良主義

義，又與用平和手段無關。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在這一方面是有長久的貢獻。不過在他方面為了迫切的生產增高的要求，如果仍用個人主義從容不迫地做去，不但造成資本主義又演為另一個形式的不公道，並且在資本主義的國際形勢包圍中(資本主義發展到後期一定向外求發展，以經濟力壓倒其他後進民族)亦一定不許落後的國家仍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趕上前去。所以落後國家對於生產要求一方面要用樊弘先生所提倡的集體勞動乃是當然的。換言之，即集體勞動又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劑良藥。現在的問題是這劑藥如何配合調勻。要使二者調和，必先加以分析，以明其中有無矛盾。樊先生只看見後者，而忽略了前者。所以我說他過於簡單了。須知這個問題並不是原則上抽象的自由與抽象的平等有無矛盾衝突之問題。一班論者誤以為是自由與平等之關係的問題實是錯了。無論這兩劑藥是如何來吃，而其結果總是使社會翻身。所謂社會革命即翻身之謂也。在我看來，這兩劑藥調勻在一起是可能的。且其間還有個天然的分界。詳言之，即使社會翻身到某限度為止。在限度內生產反可以增加；反之，過了限度必致生產受影響，弄成降低。這個標準就是其限制；同時這個限制就可定為標準。這是事實使然，並不管人們主觀上願意與否。倘使不願這個事實，而硬要試驗，無不失敗。現在歐洲要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再嘗試一下蘇聯初革命時的戰時共產制的滋味，便是一個例證。不要以為人類不能利用已往的經驗啊！

根據這個天然的限制之存在，我們便可在擬定制度上使兩方面有所當的配合。須知各國的情形不相同：反動的勢力有大有小(即革命對象的根底有深淺)；生產原有的水準有高有低。所以這個天然的界限在各國亦不會是一律的。反動勢力強的便須要多推翻，否則不必要無謂的犧牲。生產原狀太壞的宜加以顧全。我前答樊先生文中提到「斟酌損益」，實即指這些而言。換言之，在國須依其本國的情勢而摸出這個天然存在的界限來規定之，方可符於實際，而不流為主觀主義。我們應得知道一個社會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實由於在客觀上有一不得不的情勢，非由於人們主觀的願望。正好像潮水決堤，誰也擋不住，如無此潛勢，而妄想掀起變化必失敗。這個不得不的情勢如何造成，雖由來非一日，但其中那些地方出毛病最厲害便是那些地方先要求改變。倘其中還未大出毛病的部分，則千萬不必連帶去推翻之。最出毛病的部分就是最失去公道的部分；倘未大出毛病的部分如果加以翻身，必致反而有礙於公道。公道就是一個標準。用舊日慣用的一過「與」不及「兩名辭來講，歷史上就有先例。例如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不及之例。雖改或民國之名，而未舉共和之實。俄國革命後又被迫而退到新經濟政策證明當時是太過了。又如巴黎公社的曇花一現，此即過之兩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義亦是因生產不足而致站不住，歷史上這類的例數多，足證人們容易衝動。要摸出這個事實的界限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做少數人了解是不行的，而要大多數人都明瞭却是難得很。稍一不慎即流於感情用事。所以必須充分崇尚理智，以理智為指導，方有希望。這是關於

實際的，須要向實際求教訓，不是空汎的公式所能解決的。須知呆板的三段（即封建，資本，共產）已早寫事實證明其不然了。落後國家從封建脫出，要思生產，反而不能全用資本主義。所以大家須用清醒的理智一讀歷史的教訓。一說到理性，當然要連及指導。但中國知識階級大半是甘於受「力」的指導，或「人」的指導，而不甘受理的指導。我却以為只有理真能領導人們，人與力並不能是真正的領導者。中國知識階級的墮落是大有影響於國運的。希望以後知識分子凡事須換一副眼光來看。

最後不妨重複說一下。社會主義真正所企求的是廢除剝削。這是基於公道。因為公道與生產二個概念根本上是相合的。惟由於社會有公道，則生產方可增加。倘使在公道尚未實現以前即提出平等，恐不免要陷入空想的社會主義之危險。因此我以為今天討論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有無衝突的問題，至少有三

# 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

錢克新

分好像瞎子看區的故事：兩個瞎子在那裏爭吵，而區却尙沒有掛上去。以上所說只是對於一些概念與一些問題加以分析，僅有提醒與教育的意義，並不含有建議性質。但從這裏亦可以取得若干教訓。因為這些分析是把關鍵弄清楚；而所以能弄清楚却由於取得歷史上的教訓。這些歷史上的教訓還是那得寶貴的啊！同時我要聲明：以上所說大概都是常識。常識而能健全就是寶貴的東西。著者深感於今日論壇上的常識有欠於健全，所以不憚煩來說這一套話。我這幾篇，自信在邏輯上都是貫通的。至於詳細的方面，近來擬著手寫一節書，（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主要在於說明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只是民主主義的後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為二者對立，且有衝突，乃是錯過的；同時要說明經過歷史的教訓，社會主義者已早將若干不切實際的地方自行刪去了。希望此書於今夏能與讀者相見，得就正於有道。

二月十二日

(一)

一月十一日，獨立時論社發表了一篇周鯨生先生的大作，指明今日關於對德對日的和約問題，在根本上已經不是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是在如何扶持及利用這兩個戰敗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因此，周先生擔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將要重演。可是他認為外交協商的途徑迄未閉塞，所以他主張聯合國的列強應當一致貫徹戰時所標榜的消除侵略勢力的根本政策，以訂立並執行對德對日和約。三個星期之後，胡適之先生便寫給周先生一封信，竭力為美國洗刷，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並以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一九四七年四月馬歇爾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兩次都被蘇聯打掉了的「四強共同制止德蘇武裝四十年協約草案」為證。因此，胡先生認為戰後的蘇聯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國內的輿論相當引起衝動。青年黨主席曾琦首先在二月二日的病中談話裏，列舉十點事實，證明胡適之先生認為蘇聯已變成「一很可怕的勢力」完全正確（見二月三日南京中央日報）。接着，北平的英文時事日報（The Peiping Chronicle）又於次日發表一篇社論，題名叫做「對侵略的反擊」（To counteract aggression），從胡氏的論證更進一步主張與其堅持消滅戰爭的潛力，不如亟早對共產主義的侵略迅予反擊，甚至我們成爲此一「反擊」的先鋒也足以自傲。

周先生那篇論文，雖經胡先生表示出一個相反的意思，但我們還沒有看到周先生的答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胡先生竟然拋棄了二十多年對蘇俄的夢想

，最後不能不惋惜到後者被看作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如果我們看到美國援華步驟加強之後，蘇聯即有新任駐華大使的傳說，可知後者仍然在爭取我國的友誼。蘇聯這個外交步調，只要對最近的國際形勢一加研究，當可知，她的目的乃在對付對日和約的任何單方行動的趨於極端。我國派駐遠東軍事法庭的檢察官向哲濬，曾於一月二十九日宣佈關於日本頭號戰犯嫌疑犯二十名自東京監獄可能釋放的消息，而且向氏更稱此舉不致影響到我國政府引渡其中任何一人至我國法庭受審。如此看來，我們此時如果驟然斷定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來抵制蘇聯，確然還是一個無益之舉。我們苟不加辨別，自亂外交的步驟，可能反受第三者的愚弄，結果遭到「雅爾達」危機的重演。世局既然演變到如此地步，我們深信決不能再弄亂我們的視線，對胡先生那個見解是應當作進一步分析的。

(二)

美蘇的對立，是一個毋可掩諱的事實，但她們也絕非不能妥協的。美蘇對立與妥協的焦點，集中在對德對日的政策上。周鯨生先生說得好，聯合國列強爲世界和平定百年大計，眼光要放遠大點，再不可弄巧反拙了！對德日的寬容政策，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為這樣就可以恢復她們於戰後歐陸地下的侵略潛力而再驅世界入於戰爭。可是我們不明瞭：爲什麼因了防範戰後蘇聯的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就寬容當時敵國的戰爭潛力？如果我們要那樣做，那又何必打好幾年的仗而犧牲好幾百萬的生命呢？

如果是一位客觀研究國際政治的人，他爲了要證實北平時事日報論者的結論，必然要對上述那個問題作詳盡的檢討。而我們於檢討時也不得不追述過去

的重要背景。一九四四年春，美商報紙通過德商中央銀行總裁沙赫特（戰後為紐倫堡軍事法庭判決無罪釋放的一人之一）及其代表團一行，曾於瑞士和當今美國共和黨外交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兄弟阿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和另一位向來查助希特勒黨人的紐約希勞德銀行（Schroeder Banking Corporation）的某一董事取得接觸，沙氏以對美共同經營德國工業以及允許美持有魯爾工業大部股票權利為條件，要求構成一個柔性的和議（Soft Peace）。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商檢察總長皮特爾（Francis Biddle），更根據那時華爾街與德國獨佔企業者在中立國家如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根廷等處的秘密談判，發表過一篇詳細的報告，可是無論美國的司法部或是其它的政府機關，都並沒有任何行動來阻止這些談判。從這上邊案上可以證明，美國此次的對德戰事本想適可而止的，毋奈以率於那時蘇軍繼續的前進，以及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謀刺希特勒的失敗，才促成了美國打到底的決心。

在這裏，我們也必須說明。究竟美國為什麼要在珍珠港被襲之後，同時要向德日兩國宣戰？如所周知，在美國參加二次大戰以前，德日二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軍火與原料的顧客。只有愚蠢的日本軍閥才會上希特勒和李資特洛甫的當，味然以「英雄自居」向美國首先開戰。我們不難回憶，那個時候正是德軍長驅直撲蘇聯門的時候，納粹主帥深信勝利在望，所以不願再給人家偷雞。

可是美國為什麼終於要對德義宣戰而進軍西歐呢？當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要「一舉兩得」！原來遠在一九二四年，美國的狄龍李特（Dillon-Reed）財團就決定了購買德國全部魯爾地區的鋼鐵工業，使之組成「聯合製鋼廠」（德國製鋼廠），一個包括對克魯伯，蒂遜，史丁納斯和其它鋼鐵證券控制的龐大獨佔公司。美國財團在國外投資的冒險，雖然使他們感到沒有在國內那麼的安全。因為在國內，兩大財團（摩根與狄龍李特）仗着他們的金錢威力，所謂共和與民主兩黨不啻被其玩弄於股掌之上，但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却不是這樣。那時德國雖由社會民主黨執政，蘇聯却正贊助

着一個日漸強大的德國共產黨，後者且持有德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狄龍李特財團的一員哈里曼公司，以前既然曾被蘇聯一度愚弄，對俄國鑛產作金錢與機械設備的投資，結果却以未許蘇聯政府握有一集體的股份）和哈里曼代表發生衝突，因而被撤銷「許可」而把全部投資充公。因之他們在那時也深怕一旦俄國幫助德國共產黨奪取德國政權之後，也許要在德國對狄龍的魯爾投資做出同樣的事，所以狄龍李特很快就在德國尋到另一個政黨——即納粹黨去抵消它。

不料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一朝身登大位手握德國政權後，狄龍對於其魯爾投資的免稅者望始終成為夢想，雙方會發生不少的齟齬。直到最後，狄龍的魯爾公司却以納稅未清，被強迫售給了德國政府，並更名爲「漢曼·戈林製鋼廠」。從此以後，在華爾街的財團對於希特勒，懷有着一種強烈的復仇心理。當白宮當局對日宣戰的時候，當然是他們唯一的復仇機會了。勝利之後，

美國刻不忘懷的便是一個如何囊括魯爾的問題。而對於當時敵國的戰爭潛力，是否必須要壓制，或甚至消滅，却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

(III)

胡適之先生特別提出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由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三國，而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再由馬歇爾在莫斯科會議中重行提出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二十年協約草案」，他相信這便是美國要維持集體安全的武力來長期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復活的明證。他並說，當初美國政府曾表示，同樣的二十年協約可以適用到日本。關於後者，現在還沒有公表的文件或具體的方案可據，我們姑先不談。但是論到美國對德的那個四強共同制止武裝的二十年協約問題，胡先生說兩次都給蘇聯打消了。關於這一點，我們應進而研究，難道反而蘇聯願意讓德國重行武裝嗎？

單是解除德國武裝，不是防制德國再起的一個頂好保障。在波茨坦宣言列舉「佔領德國之目的」的時候，曾經列出下面四個原則：（一）解除德國全部武裝，使完全非軍事化，或剷除可用以作軍事生產之一切德國工業；（二）使德國人民確信軍事上已完全失敗，並控制迷途他們自行加諸本身的責任；（三）摧毀德國社會黨其附屬及監督之機構，必須解散一切納粹組織，並確保此等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復活；（四）準備使德國政治生活得於民主基礎上獲得重新建立。我們再按照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更知佔領德國的主要目的，乃在「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要確保德國決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所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單靠解除德國武裝是不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教訓，至今我們還不能有所遺忘。基於這個理由，要防制德國侵略勢力的再起，波茨坦會議曾決定除了解除德國武裝之外，還要從經濟上摧毀德國軍國主義的基礎，從政治上剷除德國納粹主義的根源。如果德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仍被保留下來，那末雖然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把德國的武裝完全解除了，也隨時可以重新組織起來的。

美國所提出的四強公約草案，備備規定：德國接受了這章約中德國不得有軍事組織與軍事計劃的適當條款以後，對德國的佔領即行終止。這顯然違反了波茨坦的決定，也違背了克里米亞的精神。原來這一公約所包括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范登堡和杜勒斯的計劃，它的遠景就是復興德國，作爲西歐集團中的一個部分，貝爾納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在斯圖德特的演說，早就證明了這一企圖。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當皮特爾（Francis Biddle）於一九四五年三月的報告中，宣露華爾街通過中立國家舉行許多秘密談判的時候，我們就不難明白美國的財團乃是怎樣地歡迎德國資本家的合作，以恢復國際的卡迭爾（當然這獨佔組織該是由美國來控制的）。當在戰場上雙方還在流血的時候，美國的國務院自然不願馬上把這個由美國控制的德國獨佔企業復興計劃加以公表，但我們相信美國政府的

智囊團，恐早已認這個復興計劃為戰後經濟穩定的主要條件了。在這裏，我們雖沒有直接的實證，但也能提供幾件事實來做間接的證明。在歐洲戰事快要結束的時候，那時蘇軍朱可夫和高涅夫兩支軍隊已從德國的東北與東南兩方面迅速地向德國心臟進攻，美國在最後的一個作戰星期中，曾不惜大量轟炸東德的城市以助蘇軍作戰；以至大部的工廠被毀，而在西德尤其魯爾方面，則在德軍投降的時候，百分之七十五的工廠還依然絲毫未損。事後據盟軍專家的調查，在西德被炸的四十五處工廠中，只有三處完全炸燬，而其它各廠僅炸毀了百分之十至三十的程度。所以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日內瓦日報」(Journal de Genève)曾經說過，西德的工業如果能供以勞動與原料的話，在數月間就可以恢復一九三八年生產水準，甚至加以某種程度的改善之後，且能超過那個水準。

自從美軍佔領德境之後，美政府立即下令禁止西德工業國有計劃的復活，對於最大多數的德國工廠強令與美國廠家合夥，以便剔除於賠償計劃之外。數月之後，美國佔領當局不願解散德國舊有的卡迭爾以便保存德國戰爭工業潛力的意向，即漸明顯，於是德國的資本家就想重溫戰爭結束前沙赫特的故智。沙赫特那時正在紐倫堡受審，這一幕戲是由另一位德國工業家來演出的，這個人就是首次戰後力主德法合作以建立防蘇安全地帶的萊希堡(Reichberg)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中，萊氏曾向美軍當局上一條陳，主張由西歐國家與德國結成一個集團，一方面挽救德國的經濟，一方面又可防制蘇聯。在這個建議中，使得我們注意的一點，乃是廢止波茨坦決定中的生產賠償條款，而代以一種新的賠償與經濟原則。按照這個原則，今後德國的生產貨物，將完全以之作爲西方國家與德國實現經濟統一之用。這樣的獻計，當時雖未見美軍當局的如何採用，但從事後杜勒斯所發的歐洲復興計劃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獻計的效力！美軍當局那時擱置萊希堡計劃的實行，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這個計劃的實行乃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破壞四強的合作。魯爾既能作爲復興歐洲的核心，因此美國政府的智囊團就首先考慮一個以英美合作來打擊四強合作的詭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所成立的英美大借款，就是這個詭計的開端，美國利用英國戰後財政的弱點，來逐漸做成其排除英國獨佔魯爾的基石，結果引導到英美佔領區的合併。

從上面這些事實上，我們足以證明胡先生所說蘇聯拒絕美國四強防德公約的建議一節，爲如何的危險。我們如果對過去活的歷史再加一度的析開，當知蘇聯雖然在一九四六年拒絕討論貝爾納斯的主張，但在去春莫斯科科外長會議中，她卻並沒有拒絕討論這個公約，她只是提出了六項修正。這些修正足：(一)公約中要提到德國的解除武裝與肅清納粹；(二)規定四國共管魯爾；(三)消滅德國的大企業；把它們的資產轉移給德國國家；(四)規定土地改革辦法；(五)建立德國的民主制度；(六)四強同意決定德國賠償、消滅戰爭潛力與建立民主等目標實現之後，然後中止軍事佔領。當時美國方面認爲除了

第一項修正之外，其它概爲英美所不能接受！在這裏，我們並不認爲蘇聯辯護，但事實至爲顯明。

#### (四)

胡先生第三個觀察，他講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這裏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我們相信如果世間的人都是那麼和胡先生一樣的話，那末他這句話還有點正確。毋奈以首次大戰以後的情形來作證的話，我們儘可發現許多慈善偽裝的事實。最顯著的舉例，譬如，首次戰後的陶偉斯計劃(Dawes Plan)表面上爲減輕德國賠償的負擔，而使德國經濟復蘇，實際却是英美法三國使德國參加其共同反蘇陣線的條件。基於這樣的經驗，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美國著名的政論家李浦曼(Walter Lippmann)早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就在紐約講壇報上連續地寫過好幾篇文章，辯明美國如須增加其對歐的壓力，她必須鞏固其東部地中海的勢力。他以為這個行動，將對全部德國與歐洲問題予以最好解決的機會。他並且要求美國的外交家應與英法兩國成立關於魯爾的協定，以作爲全部德國問題解決的出發點。因此，李氏喊出了一個新的歐洲陶偉斯計劃的呼聲，在他的心目中，美國的前進總已自東地中海一直擴展到歐陸中心，這不僅爲戰略所需，亦且爲建築美國至上的政治必然形勢。李浦曼這個夢想，在去年的杜魯門主義中已經如願以償了。同時這也就是杜勒斯希望把魯爾工業潛力作爲西歐集團經濟基礎的另一種說明。我們推其目的，不外想利用德國優良而低廉的勞力，以造出較低於美國國內價格的貨物，而在美國的援助計劃下，售取美元。

馬歇爾在去年莫斯科會議的時候，就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說：「我們需要德國利用其本國的優良人力資源，工業的動力與能力，再度造成歐洲繁榮所繫的貿易網」。這是很顯明的，馬歇爾的對德政策，想以貿易作爲其重點，而使德國的資源不爲其本國復興所用，却反以之便利美國推進歐洲國家的商務。我們不難回憶，馬歇爾在去年莫斯科會議時，曾拒絕蘇聯要求把德國鋼鐵生產水準提高至每年一千萬噸至一千二百萬噸，自爲此舉無異增大了德國工業的戰爭潛力。可是到了數月後所召開的英美法會議中，美國却提議提高德國的鋼鐵生產至一九三八年水準(即年產一千六百萬噸)，而結果因爲法蘭的反對才決定按照一九三六年的水準，提高到年產一千一百萬噸。這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也不是爲了適應德國和手工業的需要，馬歇爾自己在莫斯科所說的話就可作爲反證。所以有人說，美國通過了馬歇爾計劃，已將西德做成其歐洲戰爭潛力的橋頭堡。

我們只要看看自從英美佔領區合併之後，德國的工業生產品怎樣被英美做成其榨取的對象，就可以明白這個與胡先生所心嚮往之的「自給」效果乃有多大的距離！



現在雙估區的出入口貿易，統統由英美聯合對外貿易局 (CEIA) 來統制的，所以後者就好像是德國輸出商與國外購買者之間的中間人。它自德國生產者收購貨物，而自國外的入口商收取現款。但是這種收買不僅有各種貨幣的不同，而且價格也有不同。它自德國生產者方面收購貨物的時候，所付價格往往就像過去希特勒時代有一定的國內限價 (Inland Ceiling Prices)。這個國內限價，當然和普通的市價相差甚遠。譬如拿煤價來說，在那時即值市價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現在雙估區的對外貿易局，就用這個低價去收購生產品，且付的是馬克，而向英美轉銷的時候則收取美元及英鎊，甚至轉銷於比法及瑞典的時候，還要求一個更高的價值！我們現在就拿煤來說，根據去年英方公布的價格，魯爾的煤，世界的市價為每噸十元五角美金！而雙估區的聯合對外貿易局，却以十六元五角的馬克來收購（這等於五元半美金），因此他們對每一噸的煤可以榨取五元美金。我們知道，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的整整兩年內，魯爾煤的輸出量共達二千萬噸，讀者就不難計算其所獲的利益了！除了煤之外，其它任何貨物都是一樣，即如萊加 (Luga) 牌的攝影機也都逃不出這樣的榨取。現在美國要拿三百元美金或甚至五百元美金才能買到一架萊加相機，但是德國的國內限價僅為三百二十一馬克（等於一百零七元美金）！不僅這樣，雙估區的對外貿易局還有一個更好的獲利方法。按照雙估區當局的規定，一切德國貨物的輸出，可以拿美元或英鎊來付款，但是對法、比、荷、盧、四國則特別准許其各用本國的貨幣來付款，不過仍照美元的匯率來折合，甚至對某些特別規定的項目，如魯爾的煤，任何國家都只能拿美元來購得。這樣，不啻給英美佔領當局一個絕好的漁利機會。他們便任意變更匯兌率，甚或對特別需要的貨物拼命抬高其幣值。舉例來說，譬如基本的匯兌率，一馬克，美元三角，但其實際的換算率，往往有很大的變動，有的只要二角四分就可以算成一美元，有的却要四角、五角或甚至如醫藥用品要提到八角美金換算馬克一枚。去年比國曾為此事，向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提出抗議，且在其備忘錄中指出：對一般化學用品，馬克與美元的換算率竟高至一元二角美金合一馬克（或較平常匯兌率高四倍），因此德國的化學用品就不易為他國所購買。我們對此事很容易明白，美國要這樣做，只是想以人為的方法便利美國化學托拉斯的榨取！從這樣的方法上，我們也可以完全揭破美國佔領當局假慈悲的面幕了！像這樣的情形，誰還能相信如美國方面所宣傳，她要長期掏腰包來養活佔領區的德國人呢？如與像這樣的榨取方式，所謂保留德國工業生產力的意義，究竟還幾分是爲了要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美國對日本的援助，其結果也是一樣。

(五)

我們根據上面所說的各項事實，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美國與蘇聯並肩作戰，共同打倒希特勒政權，其目的豈不是爲了要消滅極權政治而恢復世界的民主

與自由；當然也不想和蘇聯平分秋色，在均勢下維持未來的和平。他們真正的目的，只是擴大其戰後資本主義的力量，而鞏固其黃金霸權。所以我們與其和周錕生先生那樣，顧慮到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的歷史要重演，反不如注意到當前美蘇直接對立的形態。第一次大戰後的情形，當然和這一次的不同。其最大的差別，即在於美國成爲無敵的海軍國家，因此她的對外政策不再像過去的一般，採取孤立政策。如果英國在首次大戰後被削弱其世界的地位，這一次却有極大的可能成爲美國的頭號附庸。至於德日地下的復興陰謀，即使美國姑息之下，他們究亦不可能易於達到其目的。理由極爲顯明，今日美國即使在頂保守的政治家心目之中，他們的縱容戰犯，提早結束反納粹審判，保留德日戰爭潛力，也不過如孫行者站在如來佛的掌心一樣。誠如北平時事日報論者所說，我們現在不怕戰爭潛力的恢復，但是這個不怕的原因，決非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沒有恢復」的那麼一回事。然而我們在弄清真正的侵略以前，也犯不着唱出「反擊」的高調，更毋庸做「打先鋒」的毛遂自荐。

我們現在所怕的是什麼呢？以筆者的愚見所及，可能有二種危機：一個是美蘇戰爭，另一個是美蘇妥協。前者，毫無疑義地，乃是一個人類自殺的悲劇，我們大可不必再存過去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妄想；後一個可能的危險，也決不減於前者。爲什麼呢？讓我們來細細說明。

美蘇妥協，不是絕對的一個空中樓閣。隨着蘇聯駐美大使的更迭，華府顯然有點不很平常的外交空氣。新大使潘友新先生，原來就是戰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在他的任中我們曾經看到他的活動能力相當的強。自從他到任後，在年初早遞國書之時，即首先表白蘇方願與美國謀取和平的合作。因此，華府方面就發表談話稱，二年前杜魯門總統於邀請邱吉爾來美作有名的「富爾敦演說」之時，曾同樣邀請史達林至美一同泛舟米蘇里河上而親向美國人民表達其蘇方的意見，但終被拒絕。現在杜魯門還有這個意思，在華府舉行巨頭會議來打開美蘇對立的僵局。當然，史達林不願離開其國境，倒是唯一的阻礙。

可是潘友新大使，在到任快兩月之中，却做出好幾件過去蘇聯拒絕過的事，譬如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蘇聯即照會美方，重新擬訂了兩百億美元戰時租借計劃的解決條款，請與美國締結協定。潘氏曾於本年一月三日照會美國國務院，表示年七月中斷關於戰時租借清償的談判，而隨即於二月三日照會美國國務院，表示欲將其戰時按照租借法案獲得的油船七艘與貨船一艘還與美國。同時，潘友新大使在一月二十五日首次接見美國記者時，更表示應發展美蘇之間的貿易，以爲達到兩國友好外交關係的步驟。他並深信蘇聯與美國經濟鴻溝制迥異，却比肩作戰，故在樹立和平工作上亦能合作。

到了二月中旬，蘇聯與美國妥協的謠傳更紛至沓來。不是說蘇聯的外交政策可能趨向結束冷戰的試驗工作，即稱兩國的談判已在華府或柏林開始，俾結束久懸未決的各項問題。且據瑞士京城激進民主黨機關「聯合報」駐華府訪員二月十四日的電訊所稱，美國方面準備允許蘇聯在東歐、巴爾幹、北韓自由行

動；但在另一方面美國亦準備向蘇提出下列各項要求：(一) 美國得在希臘自由行動；(二) 蘇聯停止援助希臘遊擊隊領袖馬爾柯斯；(三) 要求蘇聯命令德義共黨減少活動；(四) 要求蘇聯退出東德。

當然，我們現在要判斷美蘇是否能妥協固猶過早，但觀於蘇聯過去能對德日簽約以防戰禍及已的往事，自亦不能即斷為虛妄。讀過近代外交史的人，總該明瞭，俄國每一次在西歐的政策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只是促成她向遠更方面的拓展。如果在上一世紀中葉克里米亞的戰役，曾決定其宿命的對歐政策的退讓，那末在九十年後同樣在克里米亞的會議中，我們也不難窺測到今日蘇聯外交可能的命運了。

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蘇聯曾向美國提出四個抗議：(一) 抗議英美在利比亞重建戰時空軍基地；(二) 抗議美飛行堡壘數架在黃海及日本海上空會對蘇艦船頂上盤旋，認係美國在其領水以外企圖獲得各海洋主要控制權之舉動；(三) 抗議美軍艦訪問義大利口岸；(四) 抗議美國在伊朗的行動，指出美軍事顧問現在積極訓練伊軍，並供武器，建築若干空軍基地，其中包括地下機場，改組伊軍事工業，生產美式軍火，且在伊南部建築地下汽油倉

庫，美軍官研究採取蘇伊邊界之地圖，甚至協助伊方在蘇聯邊境建立堡壘。這一連串的抗議，並不足以阻礙現在蔣友新大使向美和平呼籲的工作，它只是證明蘇聯對和平的希望。我認爲胡先生所稱的蘇聯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爲「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價」，今後還可能是這樣。胡先生也用不到懷疑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是爲了和平所付出最後的代價。然而即使這樣，和平仍然被蔑視！如果現在還有人叫蘇聯付出這些和平代價的話，我們想借危機仍然是一樣。馬歇爾在二月十三日夜間向衣阿華州「得爾恩」全國農業研究所的演講，就已暗示到，美蘇兩國關係真正解決以前，世界局勢必有「決定性的改變」！什麼改變呢？胡適之先生一定以後又要怪到蘇聯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了！

我們面對着這樣的國際形勢，難道我們養得像過去的日本一樣嗎？世界在和平不絕如縷的場合，「突變」是隨時可來的。所貴的在平外交當局能先見之明，速爲屈突徙薪之計，否則我們很懷疑國家的命運，是否能在新的暴風雨中再渡過其難關！

(二月二十四日晨)

# 大圈子裏小圈子的日本政局

——片山內閣的土崩瓦解——

(東京通信)

劉子健

分析佔領下日本近來的政局，首先要解釋幾點基本因素：把大圈子先看清楚。

1. 日本是不是民主？

共產黨認爲根本不是民主，我們一般的輿論也認爲不民主。共產黨的批評注重國內，例如天皇制的保留，舊官僚的把持，一般人民的困苦與黑市財主的逍遙，解放財閥、懲罰戰犯、改革農地、提高工資、都沒有徹底執行。我國一般的輿論，也批評到這些問題，都注重在國際關係。認爲日本侵略思想未被根除，仍有死灰復燃的危險。但這些批評都錯了。因為除了天皇制是國體問題外，其餘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政體問題。從政體上來說，日本實行新憲普選，由國會中各黨派產生政府，日本是已經民主了。

2. 日本的政治實質是什麼？

所謂政治實質，就是在民主政體的酒瓶裏面，裝的什麼酒？上面所說的各點批評，其實都是說日本政治，在形式上雖然具備民主手續，在事實上却仍舊沒有把政治權力

交在一般人民的手中，而使一切的設施，都以一般人民的福利爲唯一的目標。這問題很難討論，因爲看法不同，標準不同。姑不論其是非曲直，僅就事實而論日本的政治實質，既不是蘇聯所主張的「革命民主」，也不是我國輿論界所期待的「理想民主」，而只是美國政策所希望的「保守民主」。

3. 美國佔領政策所決定的是什麼？

從美國國內趨勢，外交方針來看，自然要在日本加強反共。但美國國內限制：(一) 反共則可，企圖軍事上重建日本則不許；(二) 反共則可，不按民主的形式則不許。從美國經濟制度來看，當然更要日本繁榮。就佔領當局來看，當然希望「安定」「復興」，作爲他們的成績。由於這些理由，美國佔領政策，在確定民主形式之後，一定要確保「保守」勢力。

徹底解散財閥，完全剷除官僚，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都會使日本經濟一時陷於混亂，而給左翼進攻的機會。現在所做到的是給了工人組織的權利，也給了農民變

爲自耕農的機會。這兩大方針同是民主作風，其影響則恰巧相反；工會增強了左傾勢力，而農民却贊成保守勢力。再加上殘存在政界財界的保守勢力，恰好像「三分天下有其二」，達到確保保守勢力佔上風的目的。工人既有自由，農戶亦經改革，政界也略加肅清，外符民主之名，內有保守之實，麥帥真不愧文武全才！幾道命令，大勢早定，休想逃出如來佛掌心！日本政治，只能在小圈子裏轉動！

4. 日本政治分野所決定的是什麼？

美國不能在德國實現「保守民主」，而在日本能實現，並不是在德日兩國的佔領政策有什麼基本差異，只是日本政治，也正巧適合這種政策，而德國却不然。日本人民組織水準低，受蒙蔽久，服從性大，封建性深。共黨的勢力本也很有限，黨內人才也很少。所謂左翼，例如社會黨的左翼，內部複雜，有右翼國家社會主義轉向的，有一知半解的投機政客，有只知理論的知識份子，而缺乏有經驗有能力的領袖。從日本社會的發展而言，即使美國政策扶植左翼，一時也不會生長成熟。如果參考英國工黨幾十年

來的歷史，那末，日本左翼的機運未至，本也不足為怪！從另一方面來說，財閥舊部，軍閥門生，老政黨的徒弟，舊官僚的黨羽，却是經驗豐富。而且他們有錢。活動能力和活動經費都在左翼之上。玩起選舉，玩起權橫操閥的把戲來，都很在行。那末，日本政治是一面倒的保守嗎？這也不然。畢竟舊勢力受了激滑的打擊，受到佔領政策的若干民主形式的限制，受到輿論的指摘，何況老毛病的弱點還很多。而且畢竟工會組織起來，力量自在生長中，其勢力，特別在經濟危局下，絕不能輕視！

整個分野，合起來看是保守勢力佔上風，但不能不對左翼勢力作相當的讓步。吉田雖得麥帥格外支持。例如去年二月雖有麥帥下令禁止總罷工，但吉田仍舊不得不辭職。社會黨於選舉中獲得第一黨的地位，却不能佔半數。組織聯合內閣，終因內部分裂而辭職。這都足以看出日本政局在「保守民主」之下，保守勢力和左翼勢力的消長和平衡。

5. 麥帥是否干涉日本政治？

表面上，盟軍總部並不干涉日本政治。但實際上，這話很難說。在基本的佔領政策上，總部已經決定了大體的輪廓。在逐日的公事上，日本政府重要的施政，都要得盟軍總部的核准。原則上的指示，私人的建議，談話中的暗示，技術上的協助，自不免有相當的壓力和影響。大體上可以分三點來說：(一)以政策穩定基礎(二)以核准的監督加以控制(三)對於政治，遇到重要的問題，才透露意向，由日人揣摩迎合，而加以絕不露任何形跡的運用(四)絕對必要時才公然干涉，例如去年二月禁止總罷工，是絕無僅有的。

總上五點基本因素而論，在「保守民主」的範圍裏，經濟佔領政策決定之後在左翼勢力尚一時不能取得政權的階段中，在麥帥總部的監督下，日本政局一定是保守勢力佔上風，而對左翼以讓步求平衡！客觀看來，這還不致於構成侵略勢力的死灰復燃！因為比起舊日本來說，畢竟是民主的。

換言之，日本政局完全在美國大圈子的籠罩之下。短期內決無重大的變化。可是在大圈子之中，却另有一個完全由日本人在活動的小圈子。

我們再來檢討這小圈子！實行新憲以後，普選結果是社會黨第一，却未佔多數。一般預測以為麥帥未必許社會黨組閣，然而麥帥沒有這般不聰明。當日本政黨之間，逐漸造成社會黨右翼和保守

的民主黨國協黨聯合組閣的局面時，他便公然譁譽第一黨的領袖片山，並且說中國蔣主席，非列強羅維斯和日本片山，都是基督徒，良足慶賀。因為他明曉得小圈子裏把社會黨左翼擠掉，這三黨聯合的片山內閣決不會影響到大圈子。前任總理吉田，以自由黨總裁的地位，退居反對黨的領袖。無經的，他的方針是以退為進，不去糾合他黨，堅持反對片山。却坐看這聯合內閣的逐漸瓦解，徐圖再起。因為他也看透了，這大圈子裏足有的機會，而小圈子裏已把社會黨左翼擠掉，他更不必擔心！

片山內閣的政綱是基於四黨間政治協定的。自由黨雖是反對黨，也參加協定。換言之，他不能改革，只能改良。上台不久，就抓黑市，懲貪污，提高道德標準，調解勞資糾紛，增產復興，想拉了大家往中間路上走。可是這內閣事實上為合之業，難免脫離神離，不久就起暗潮。加以民主黨的政策，其保守性不亞於自由黨，完全代表資方。社會黨右翼的政策，雖不過小部份的代表勞方，民主黨也不肯輕易讓他去實行改良。結果釀成社會黨內部的紛爭，終至倒野。

這小圈子裏的波動，雖然無關大局，却也錯綜複雜，極饒興趣！

本年十月，發生閣內閣外兩項大爭執：第一，是工會對片山內閣攻擊。要求提高工資，不再以一千八百日圓為基數。至少要確保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足夠購買有二千四百熱量單位的食物。政府則勸告必須維持現行基數，維持四千六百日圓(約合十五元黑市美金)的平均工資，以免物價與工資齊高的惡性循環。希望迅速解決工潮，努力生產，特別是煤產，如能達到年額三千萬噸，各種工商業都有起生之望；為了全國都好，工人必須暫時忍耐。工會的反應是政府只會說教，却不知道工人吃不飽，紛紛離職去經營黑市。自從投降以後，東久瀨內閣密令將陸海軍物資大量放出，造成黑市充斥以來，始終無法制止。片山內閣，竟也不敢加以撲滅，工人怎能滿意這名為社會黨，實是民主黨支持，掛羊頭賣狗肉的内閣？

政府逼得無法，只好解釋說這是社會黨力爭所得的聯合內閣。如果工人不合作，生產無辦法，只好下台。下台以後，恐無再起希望，對於這「最後」的「勞工」內閣，問工會究竟是否信任？工會的答覆是同情而不同意，所以既不能信任，也不來倒閣。

第二，是平野力三農相的問題。社會黨不但分左右兩派，就在右派之中，又有西尾和平野兩派互相暗鬥。西尾

拉攏民主黨，敷衍社會黨左翼，力圖鞏固內閣，儼然是在山的靈魂。平野有農村的勢力，以反共號召，力排社會黨左翼，暗中却看透片山內閣將倒和久有關係的自由黨的吉田勾結，準備下次內閣時好分得一席。吉田當初在台上時，曾想組織聯合內閣，所拉的社會黨，本就是平野。這時候，暗中在準備組織保守新黨，竭力籠絡平野，以牽制同為保守勢力的民主黨。

平野屢次在閣內和西尾衝突，這時竟公然在外面宣傳政府不學眾望，應該重行總選，再定新聞。西尾於是痛下決心，從舊紙堆裏找出一九三七年八月皇道雜誌中有一關於華北專變之聲明一文，採用追放法令，應由主編者平野負責。平野大怒，否認責任，拒絕辭職。西尾一不做，二不休，由片山將平野罷免。平野在追放審查委員會裏，幾次抗辯，情勢於他很有利。但西尾竟運用政治壓力，使今年一月最後的決定確定平野追放。追放是日本現在政治上最致命的武器。當初吉田想拆民主黨的台，就是用追放的手段削去大養健，現在平野也遭同一命運！小圈子裏的鬥爭，照樣是窮兇極惡！

十一月又發生國家管理煤礦法案的大風潮。

這原是社會黨的一貫主張，有英國工黨的前例。但為了維持政權，竟採取了民主黨的修正案。修正案之中，強化企業家的權力，維護他們的管理權，少受政府商工省的支配，而勞工代表的權力反因此而減低。在國家前提的名義下，片面的確定了工人對於生產的重責。這樣一來，社會黨內自然豪情激昂。結果，政府以准許發給工人因物價超過預定數字的生活補助金，來緩和反對空氣。這樣的遷就，不但社會黨內反對，民主黨內竟還是不滿意，認為無論如何，自由企業的原則不該打破，國營煤礦，該堅決反對。民主黨黨田總裁，為了和西尾合作，竟也不惜高壓黨員，結果引起幣原系的脫黨。自由黨吉田乘機正式宣佈籌組新黨，以備取片山而代之。

西尾出山，為了政權，結果兩頭不討好，反動動搖了自己兩黨內的力量。先是社會黨右派排平野，保守黨內民主黨擠自由黨。後來是社會黨右派內排平野，保守黨內自我犧牲，冀求一般國民諒解。沒想到輿論指摘他們半途而廢，首尾兩端。而民意測驗却驚人的表現變成現內閣佔百分之廿四，反對現內閣佔百分之六十四。自由黨佔民意百分之卅一，高居首位。社會黨只佔百分之廿四，又退回次位。民主黨百分之十一，仍居第三位。從十二月到一月，問題更多。

第一，國內有預算之事。民主黨的黨相原主張健全財政，不能多貼補工人，而要恢復通貨秩序。社會黨的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力主增加工人配給，救濟失業，赤字財政，實屬必要。在這爭議中，前者代表政府官僚和財界，高呼預算應由藏相決定。後者則代表勞工黨的政黨，以為奉關民主，不能由藏相獨斷。並且主張停付公債利息，對於新團（戰後舊幣凍結，另發新幣）存款，課以重稅，以補財政收入，民主黨又大怒，指出這是違反政治協定的！社會黨又囑顧乾脆取消政治協定，另訂新協定。左派鈴木茂三即加駁斥，並正式領導，向片山鄭重提出要求。

這場官司，竟從國內一直打到黨內。終於種下片山內閣倒台的近因！

第二，蘆田西尾繼續纏綿，結果却更使內閣內在的矛盾更為顯著。蘆田向民主黨黨員演說，一點是現在勞工組織強化，因此非和社會黨繼續合作不可。不參加吉田的保守新黨運動。另一點是雖然和社會黨合作，却不使片山內閣，採取任何社會主義的政策。這番妙論，西尾不得不起來解釋，說蘆田這話不過是對他自己的民主黨內說而已。片山內閣鑒於時勢，將在二月改訂物價，並且考慮另訂新的政治協定，以滿足社會黨左派的要求。他對社會黨左派的批評，強顏承歡，譽為愛黨精神。這是暗送秋波，左派和黨內的反對力量。最後強調社會民主國協三黨，仍佔多數，內閣不會動搖，他剛說完，社會黨自己的關係，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立刻聲明，反對二月改訂物價。結果，這場官司又從黨內糾纏不清，再打到閣內。

這時片山內閣已經山窮水盡，內外夾攻。但竟沒有動搖，完全是因為繼起乏人。自由黨仍佔少數。保守新黨雖在活動中，意外地受到一個打擊。隱藏物資在國會中被揭發了，牽涉到好些保守的老年人。一時頓首噴噴，無從開展攻勢，但他們却另有陰謀，就是向後台老板的財東建議

，轉託他人出面，暗中去資助社會黨內各不相容的派系，使社會黨內自己起內鬚，起火併，自歸到野。這陰謀後來固然發生相當效力。至於被道放平的野，雖然組織了勞農新黨，勢力也有限。共產黨本已無足輕重，內部雖有坂野參三攻擊德田球太郎獨斷的內爭，談不到推翻片山內閣。所以片山內閣，雖然是支離破碎，竟仗著這小圈子裏的貧乏，苟延殘喘。而大圈子也仍舊希望他維持下去，以免左右重起全面衝突的危機！

第三，社會黨開大會，畢竟發生了變化。左派力陳民主黨所主張的產業復興，優待產業資金，獎勵儲蓄，避免統制，都不能使社會黨維持合作。停付公債利息，對新團財產課稅，改革行政，救濟失業，必須堅持。經過五日混亂的大會，雖有西尾辯駁，片山哭訴，還是左派的政策勝利。正式決議放棄政治協定。但黨內選舉的結果却仍是右派佔優勢。書記長淺沼是右派的。執行委員會廿九人中，十七人是右派的。可是國會中預算委員會主席是左派的鈴木，他却越出執行委員會，直接在國會中放了一炮，造成片山內閣的辭職。

國會保調，片山一篇空洞演說，舊詞重彈，還是不凍結新團，保護產業資金，力求增產，逐漸改善工人生活。鈴木就攻擊說對於通貨膨脹，毫無有效辦法。過了兩天，栗野就相提出追加預算，包括鐵路郵電加價。在預算委員會中，鈴木以主席地位，力加反對。民主黨實幹片山，要求他以黨魁地位，統率全黨，清算社會黨內左派的反對。社會黨內左翼同時也強硬表示，寧肯脫黨，決不能同意民主黨過份操縱片山內閣所規定的追加預算，雙方劍拔弩張，片山西尾弄得焦頭爛額。照總一看不妙，由發言人解釋說追加預算，如在小委員會內否決，仍舊可以在國會全會中提出。這話是暗示整個國會中，保守議員多，想來可以通過的。但片山一想，社會黨已經失去許多人民的支持

，右派中平野系已經退出，如果左派再退出，連黨簡直難從維繫。既然山窮水盡，何必戀棧？辭職以後，還可彌縫黨內裂痕，重新統一，再者以後機會如何，於是日本根據新憲法產生的第一任內閣，經過半年多的內外掙扎，終於瓦解。以仿效英國工黨內閣的社會黨，終以本身的不健全和各方的牽制，宣告失敗。

截至稿稿時為止，尙不知後任內閣如何組成。（編者按：已由蘆田組閣）兩星期來，政黨間如狗咬骨頭那樣的亂，還沒結果。因為沒有一黨是多數黨，而各黨黨內又分各派，其實是很複雜的多黨制，有些像法國那樣的自由黨吉田想做總理，拉民主黨，而排斥社會黨。民主黨蘆田既想拉自由黨，又想拉社會黨右派，而排斥社會黨左派。却不肯讓吉田做總理。雙方爭持不下，一度曾有以前駐英大使官內大臣現任參議院議長松平組閣的傳說。後來又有片山重行組閣的說法。大家都在東扯西拉，想造成一個平衡的局面。

新聞不知是誰，反正不是一個右翼聯合起來壓制左翼的平衡，便是中間團結把極左極右兩頭壓住的平衡。換言之，新內閣的性質不是像行憲以前的吉田內閣，就是像行憲之後的片山內閣。可能日本政局在三五年內，都不會跳出這兩種典型。而這兩種典型，不過是程度上，很保守或不太保守的差別！吉田也罷，蘆田也罷，片山也好，松平也好，反正是一「保守民主」。

小圈子裏的日本政局，波瀾迭起，決不會真正平靜下來。日本社會慢慢在發展、演變、生長。在短期內，大圈子籠罩了日本。但有一天，大圈子會慢慢放寬。和約簽訂，佔領結束，美國的控制力便比較減少。時便要考慮小圈子怎樣發展，怎樣伸出一個新的大圈子來！

廿七年二月十八日啟

# 英國人看中國共產黨

Communism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12, Feb., 1948

(一)

一個中國政府的發言人曾經說過，在去年年初即可望將中共軍隊完全消滅。這個希望並未滿足，只是佔領了延安和山東的幾個港口，政府並未得到什麼。而共產黨，却

在另一方面，加強了他們在東北與華北的地位。大部分的「南滿鐵路」是被破壞了，有很長的幾段連鐵軌都被完全運走。北平到瀋陽的鐵路曾被切斷好幾個星期，很長的部分幾被徹底破壞，現在錦州的政府軍隊處境極為危殆，最近遼陽和盤山——兩個四角上極重要的據點！失守，使瀋

陽的地位更為孤立了。在華北之南部，重要鐵路交叉點石家莊被佔以後，中共佈滿了河北更廣大的區域。在這區域內，政府唯一的功是保守了保定，但在幾個星期以前道城是極端危險的。現在，感謝孫運仲之被撤與傅作義的新職，國民黨不但保

住了，並且還佔了些地方。在山西，除了幾個孤立的抵抗據點外，全省都在共產黨手裏。他們攻佔了主要鹽業中心運城，但渡河政府軍宣佈已克復該城。（譯者按：倫敦新華社二月三日電訊，承認共軍於一月十一日自運城撤退，國軍五旅自河南渡河入運城。）

共產黨的力量曾經深入到揚子江邊，津浦路時常中斷。河南幾乎被共產黨佔了，除了以鄭州為中心的這一片之外。在這個省分，曾有許多傳染病似的蔓延戰爭，政府軍曾克復許多城市，亡國得匪失。山東半島據說曾有劇烈戰爭，而其西部則至今仍被佔着。在山東，敵寇的戰爭曾經跨越長江，並且企圖切斷京滬之間的鐵路交通。

共產黨想從熱河進察哈爾和綏遠的努力是被決定的擊退了。但是湖北省的整個東北部是在一個最有才能的敵逆首領劉伯承手裏，他的軍隊已經切斷河北到武漢的鐵道線，現正向西推進中。在陝西的極北端共產黨渡過黃河，目下榆林周圍仍有大部共黨。

共產黨的力量，使它能够抗拒優勢兵力，優勢裝備的軍隊，而且甚至還可以佔領更多的土地。這有三個主要的原因：它的領導人物狂熱而起勁，通過訓練，服從最嚴格的黨紀。軍隊受良好訓練，受才能的領導。他們有些將軍曾在俄國獲得透澈的軍事知識，他們的作戰，特別在游擊戰方面，是早著的。有時候他們的軍隊表現英勇和最高的紀律。軍隊中有普遍的同志精神，將校和士兵，在服裝、給養、和薪給方面，至少在理論上，是並無區別的。最後，人民對於國民黨的不滿和不安在右力的增長。經濟情況是混亂的。

(二)

「解放區」政府，——共產黨統制的區域——是他們領袖毛澤東的獨裁政府。協助毛澤東的是一個人數不多的委員會，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見他們設立分工的部，也沒有見舉行任何一種選舉。在不定期中，有時所謂人民參議會舉行會議，有地方領袖參與，討論政策，在目前，主要的是討論戰略。「解放區」的行政和訓令是由政委和宣傳家推行的，他們自己就是法律。一般的說，他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男女，在莫斯科的東方人民大學（University for Oriental Peoples）受過特別訓練的。

共產黨政策中主要項目是土地平均分配的改革。中國土地改革法基本要點，包括大約十二條，主張「耕者有其田」，消除土地改革前的一切欠債，廢止現有的地產所有權，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土地重新分配制。領得配田者授與

所有權狀，有權經營，並且在某種條件之下，有權租給別人耕種。換句話說，土地並未共營，也並未收歸國有。這是共產黨最有威力的理論，希望因此而爭取全中國人口中的貧苦分子。土地重新分配制是用最武斷和強暴的態度推行的，全不注意該區域內農業上的必需條件。這個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把它當作一個合法的武器，用以破壞農民中的富有階級，他們是被共產黨認為最危險的反對分子。除了分田和取消欠債以外，另一個清算富農的方法是增加工資（和一減租）。增加工資是要追溯到以前的工資的，常常加成一倍極大的數目，使僱主及其家屬可能付出現款或實物，因而變窮。全部人民，要付出很重的各種賦稅。壯丁被徵為士兵，老弱則強迫勞工。

總之，在共產黨看來，他們政策之中較重要的部分是要實施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統制人民全部生活的政策。反對的首論和文字是不許有的。他們甚至鼓勵家裏的人做情報員，告發家中別的分分子。任何人如果被懷疑在批評他們的政府，即被宣布為反動分子，共產黨的領袖甚至干涉到家庭中微細的私生活。婚姻習慣是改變了，女人可以和她的追求者是一個紅軍或共產黨員，她也就沒有權利拒絕他。有些外國人，大都是聯總工作人員，常常被譏諷共產黨官員廉潔誠實而生活刻苦，比國民黨好。這種品格能否持久，只有待他統制了富庶的工業區如上海之類一兩年以後，才能證明。

(三)

他們對於宗教是在原則上仇視的，他們不能容忍如於人民的任何精神影響，除了他們自己的以外。佛宇和道觀被劫掠，廟產被充公，年輕的和尙被迫加入軍隊。他們對於天主教特別痛恨，因為天主教的嚴格訓練和廣泛組織成為他們的勁敵，也因為天主教的分布區域都是比較繁榮的，對共產黨對頑強抵抗。基督教會則幾乎不可能繼續工作。（譯者按：上星期四在英國某地舉行的東亞區傳教師非正式會議，其中有來自中國共區人員，據報告：該地教會工作照常推行，未受阻礙。）

「解放區」人民的反應很明顯地分為三個時期。共產黨初到一地時，因為他們的為人民利益的宣傳，軍隊的良好訓練，沒有土匪，分田政策等，人民對於這些戰勝者是歡迎的，假使不是熱烈的歡迎，至少認為比國民黨時代愉快多了。過了一個時期，不斷的開會和每一個人私生活的受干涉，使人感到厭倦。最後，農民發現他們的賦稅和以

前一般重，而且要被徵兵服役，甚至受到以前土豪劣紳所加於他們的難堪，暗中都痛恨這種種新辦法。中國人民是從心底裏生恨的個人主義者，畢竟他們不能被壓下去，即使用最嚴酷的辦法，只有看將來了。

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是一個被查着的神祕。蘇聯政府直到現在為止，始終表現着嚴格中立的態度。共產黨中並無蘇聯軍事顧問之類。在內戰區中，也從未出現蘇聯飛機。關於蘇聯教育在滿洲訓練軍隊的報告，也許可能是真的。但有一點很清楚的，——雖然蘇聯否認——在蘇軍退出滿洲以前，他們或者把大量日本軍火送給共軍，或者把那些軍火留在那裏，使它不致避免的落在共軍手中。從共軍區域回來的外國人，又報告說那裏的中國人仍能得到一批批日本的或德國的軍火，是那些運小麥和大豆往蘇聯的貨船裝回來的。可以肯定地說的是：照蘇聯政府的一般政策而論，眼看這個親美的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困難，她是

很滿足的。

毛澤東及其信徒是劇烈反美的，因為美國給南京政府種種道德上，物質上的援助，但道也並不說，他們將永遠繼續一種親俄的政策，如果他們能獲得統治全中國的權力的話。他們是共產黨，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所以在判斷遠東的政策時，如果採用對俄的類推律，那是很危險的。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國民黨本身就在蘇聯訓政之下，但在一年之後，當它自己覺得夠強壯了，它就對蘇聯朋友翻了臉。

目前這個鬥爭的目的，毛澤東和別的領袖們自己宣稱，在用游擊戰打擊政府的武力，在破壞交通和工業計劃，在切斷城市的補給線，而總之是在創造國內的混亂來打垮現政權。這些策略已獲若干成就，但前途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西部和南部的邊遠區域，現在還在衝突圈外。即使國民黨被迫放棄已失地城，數萬萬湖與華北，它仍有很大的資源可恃。（觀察特約記者譯）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

江 沙

民國三十五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得隨一行總一荷澤辦事處赴山東荷澤解放區辦理黃河故道移居人民的救濟工作，在荷澤前後住了三個月，所以對那邊解放區的情形，得見一大概。同京後，曾將所見情形，告與各方朋友，反應各不相同：「明哲」的朋友，都勸我少談為妙，免得被人懷疑宣傳「赤化」；與我不相熟的人，以為我當想「左傾」。我曾將所見詳情告訴梁漱溟先生，他認為我此行所見的是相當寶貴的。報導解放區內的真實見聞，原為今日一般人士所渴望，但際此時會，說話總覺太不方便，所以一直沒有寫出來。最近看見觀察三卷二十三期上轉載一篇「解放區印象記」，是一個聯總工作者」的報導，倒也平鋪直敘，與我所見略同。但外國人因受語言的束縛，所見究竟不甚周到，因此我想把我所見的也追記下來，給大家多曉得一些解放區的真實情形。

## 入境時的印象

荷澤是我舊遊之地。二十六年夏我曾在那裏為山東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孫則讓所辦的訓練班講課，住了一個半月。那年八月一日，荷澤大地震，震了一年多，我親眼看見坍塌壓死許多人的慘狀，城內的房屋都已全部震毀。所以我在動身以前，還以為荷澤仍是破爛爛的。

我們是在三十五年七月中旬自南京動身的，在下關的中山碼頭，才和同去的共產黨代表王笑一交換了名片。他是一管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委員。他希望我們到解放區實地觀察，看看是不是和一般宣傳的那麼可怕。在浦口上車後，坐了一夜又一天的火車，在第二天下午到了開封，第三天在開封休息，第四天即搭乘河南濟濟分署的汽車赴荷澤。

汽車經考城縣時，同行的兩個共產黨員告訴我們，說這真是國民黨軍的前線，再過去一二十里路，就進入解放區了。

當我們的汽車進入解放區的第一個村子時，也並沒有特別的發現，只看見三五個帶着長槍的民兵，身穿紫花土布短衫褲，頭戴土布瓜皮式「八路帽」，十足的一付土腔。民兵向我們的汽車望望，却不盤問，就走進園子裏去了。開車的司機對我道：「他們就是這個勁兒」（意指這副土八路式的打扮）。

劉荷澤是中午時分，我們被安排在「管冀魯豫邊區政

府冀魯豫行署」內居住。我們到時，行署的正副主任、各科長、以及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都來招待我們。他們一律赤足，布鞋，紫花土布短衫褲，十足的粗壯勇敢氣概，與推江州車子的老百姓毫無兩樣。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我在荷澤時，城內是非常熱鬧的，有戲院子、小脚娼妓、舊衣服攤、大館子、以及適合於北方人民的五金洋貨店。現在却不同了，妓女已經絕跡，從表面看上去，城內的市面比我以前所見的冷落得多，戲院子、飯館、洋貨店等都有，可是沒有以前那樣繁榮，尤其是洋貨店，簡直找不到團扇口紅及其他比較名貴的化妝品；香烟只准販賣本地製的，上海烟和美國烟根本不准進口；布店內以出售紫花土布為大宗，綢緞等物雖然也有些，購買力却低得可憐。我訪問了我以前買皮鞋的店老闆，他告訴我：「生意已不如從前，皮鞋根本沒有人穿。」

我對我在荷澤的初次印象的內省，以為這並非不好。我們要知道，以前之所以在表面上看得繁榮，其消耗者完全是屬於士大夫及紳士，說得「赤化」一點，以前的奢侈享受都是屬於吃農工們勞力的。現在士大夫和紳士們都已被驅逐鬥爭打倒，就是仍住在荷澤的士大夫們，也不敢出頭而享樂了，所以留下來的人，都是農人和工人，他們本來吸的是黃烟，現在仍吸黃烟，偶或吸上支把土產香烟，當然已覺非常奢侈。

但他們並不是不通人情的，我們到行署時，他們仍拿上海出品的大前門香烟出來款客，請我們吃大米飯（米在荷澤是不易買到的），請我們用洋火柴，點煤油燈。他們自己除款客時得揩油一支上海香烟和吃些好東西外，平時都吸土製香烟，用打火石，點背油燈，吃素飯，甚至吃高粱窩窩頭。

## 「他們」的生活

這裏所稱的「他們」，就是指解放區內的行政人員。起先我們朝夕接觸的是行署內的主任副主任及科長秘書等，與我們談天最多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主任王化雲先生，與荷澤市政府的市長們時時也在一起吃飯。我們在那裏是客人，伙食始終由他們供給，還派兩個通信員來招待我們。我們的伙食，早餐是四樣菜，中飯是八樣菜，夜飯是六樣菜，都有大葷。而他們呢？高級幹部是四樣菜，低級幹部是兩樣菜。據他們說，他們一年中吃不了多少麵

飯，大多時間須吃高粱。行總運去修黃河堤的洋麵粉，他們是吃不到的。

他們除由公家供給伙食外，並有衣服，一年照例是紫花布短衫褲兩套，黑布棉制服一套，布鞋若干雙，夏天不發費，大家做赤腳大仙，冬天才有襪穿。男女是一律的，別以他們的女幹部是沒有長衣服穿的，與鄉下婦女毫無分別。

除吃穿以外，他們每月還有三十元「抗鈔」的新水，這上至行署主任下至小通信員都是一樣的。好在他們大家都沒有什麼消耗，也過得很安樂。我覺得大家挨過苦日子，倒也沒有什麼。不像我們這裏，吃菜的見了吃肉的當然不順眼。

因此我們在那裏也非常難過，每逢吃飯時，大家總覺得吃得不好。他們對我們這樣殷勤款客氣，有人說是手段，骨子裏是惡毒不堪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因為我們與他們本來沒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被派去做事，他們當然歡迎我們，在人情上自然要招待我們。他們共產黨是反對我們這方面的政府，並不是我們這裏派去辦救濟的人。

他們就是大家一樣的苦，所以也就不覺得苦；公平真是非常可貴的。他們有些苦，有的我們真受不了。我看見住在我們隔壁房內行署司法處的人員，用木柴灰澆出來的水洗衣服。荷澤城內的澡堂在我們撤退前生意就清淡得被逼關門大吉，原因是他們大家洗不起澡。洋貨店內的香胰子是十年前的存貨，可見他們生活享受之低。他們除喝的是開水外，用的完全是涼水。無論機關與個人，真是做到毫無浪費的境地。我回想起來，現在我們這裏在談節約，與他們相比，真是絕大笑話。

## 行政作風

我們因為起先在行署內，所以對於他們的行政作風，也見了一個大概。簡單說來，他們完全講效率和目的，毫不講形式。所以他們沒有如我們那樣狗屁不通的會計制度和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程式。他們的會計制度，就是實收實支實報實銷，一切都是真的，見得人面的，相信別人是有入人格的。決沒有同我們這裏的官廳會計似的，要造假單據假報銷。他們的公文，只求目的達到，就是個有別字或格式錯誤，亦在所不計，決不像我們這裏一樣，一談較

# 春城秋意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人」早就失去了地位，還談什麼「人心」！這次的和議，到底什麼一會事，沒有人說得清楚。中國官場有句套語：「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件事，大概可作如是觀。

第二是東北的戰事，的確不如意料之佳。在軍事的算盤上，東北這一戰場，本來是一個陪錢的生意，對中央只有負累。可是迄今無人肯說放棄東北的話。援助關外的本錢——兵源、糧食、又隨冬日以俱短，越拖越累，真可以說是已陷泥淖之中。這些本是原來的形勢，幾個月來，明明白白擺在眼前，只為了東北的關內人吵吵鬧鬧，華北的紳民橫要，幫腔作勢，認為東北必須共存亡，因此無人肯作決定，也無法肯作決定！但自衛

上接替陳誠以後，形勢日非，范兵團逆襲增援，熱河主席的寶座未登，錦西、遼左、都已「岌岌可危」。軍事形勢直撲刺激到政治經濟上面，大批游資自北南歸。有人說：「關內軍事馳援瀋陽，關外游資打擊

上海」，等於互換球門，這話未免刻薄，但也是實情。東北諸老來京後；臉上表情，迄仍沉重。政府雖有倚重之心，諸老已無自信之力了。以上兩點之外，最令南京人士不安的，是最高當局的一帖鴆毒春

一，住半月以上。廬山本不容易叫人認識她的真面目，屋廬的政治氣氛，更令人嗅不出真正的味道來。街談巷議的「無稽之言」，不一而足，甚至說出華盛頓方面對我政治改造，單刀直入，有具體主張的提出，其內容能夠發生震撼東亞大陸的新聞來。神經最敏的市場中人，反應最速，上海的一日三漲，有人說與此不無關係。所幸權藉之際，此種不安的情緒，已為故宮機場的機聲鐵翼所澄清了。

據政治有經驗的人的看法，最近幾個月中的局面確實嚴重。首先是一行憲的預備，這就是說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糾紛，與將來大選可能引起的政府內部分化。簽署代表與提名代表之爭，是象徵着國民

黨內「圈子陣圍子」之爭。前者是非黨中央幹部的集團，獲有元老與其他人士的同情，即選舉總所，也是支持此派，因為他們「於法有據」，後者為中央組織一派所支撐，也是民智兩黨所繫望的。這個矛盾，迄今仍未解決。再加上李宗仁，于右任之競選，可能重返二十六年以前分裂之局。因為桂系還是有一部份力量，華中勳匪，民衆自衛，表面上是有利於亂，實則未嘗不為自謀！這件問題還小。最大的是軍事不受政治的控制，可能地造成十七年以來武人割據之局。首則破壞財政與人事的統一，繼則養兵自衛，虜民自選。要是不能他們如此，則他們將藉口於一勳匪一之受牽制；要是聽任他們，則行政院從此無權無實，只負籌財源，受勝怨的責任，中央便成了一個「周天子」！再次就是物價問題了。凡從前控制物價的法寶，這些時都已用盡，只賸下換新幣的最後一着。現在行政當局，已起草了一個劃軍區分管政治的方案，是把現在各省軍治的局面合作化，看光景已經對現狀低頭了。

美援毫無消息。可判明者，是馬歇爾在台一日，必不予中國現當局以痛快。但中國政客們，正利用此作政治資本了。這幾天北京中也有謠言，為T.V.宋重提政權，張岳軍再轉西南，吳鐵城返粵，另一陳系軍人，接長台灣，以配合美援之有效使用等等。凡此傳說，真假如何，不敢預言，所可言者，即政治圈中，永遠是一「摸風換坐」。只能變，不能亂，最大限度，還是搬揀座位而已！京中所聞，廣東建設消息，也漸漸露出貓腳爪來。原來他們所奉為上賓的某美國公司，在本國並無資本，只是通過他們以獲得商業上之借款。大概此君，又是一「冒險家」，兩頭捐箱，從中漁利而已。

南京的春天，是這樣地淒涼。在春天中的行樂人物，却戰戰兢兢地，沉悶地迎接要來到的歷史的日子——是情報方面所傳的消息。烽火集節，選三月十九為紀念節，那正是流寇李自成

的生日。是真要把中國拖到「紅羊浩劫」裏嗎？聰明的現代統治者還會容有「甲申遺恨」嗎？我懷念着歷史，我凄然地望著晚照的鐘山！

文嘯字，稿紙上的圖章幾上數十個，旅行必須經過一定的路線。所以他們行政機關的搬家或疏散，根本沒有公，文運收條賬簿都可懸去，只要大家信得過，何必帶着這批既不能穿又不能吃的東西走呢？

他們機關內既沒有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自然在表面上就清閑了。他們就可集中心力於幾件事。而他們辦事，依我的看法，也只有兩句話：辦不好或無力辦的事一概不辦，必須辦而辦得好的事，集中心力一定要辦到成功。因此他們沒有龐大的行政機構，不像我們這裏的因人設事，重狀登架。

開會，雖然我們的政府也開會討論，作風却完全不同，他們的開會，是坦白的、教育的、求有效實行的。他們在每發動一件事之先，必須與每一個幹部假開會的機會都說過了，然後大家負責去做；做了之後，再開會檢討得失，坦白認錯，力求改進。這從服侍我們的通信員口中，即能知道。他們非常看重教育，而教育是從開會中得來的。這種教育，當然是共產黨化了的，其會議後的行動，也以實行共產黨的政策為目的。

我說他們的好處，讀者不要以為我是在宣傳赤化；這正是我們所應當虛心學習的。我以為誰能學習，誰就有前途。

我們都知道國民黨有一套法寶，叫「黨八股」。他們連人要談，就談這一套，什麼歷史發展啦等等。不過，他們都是很誠懇的，在立場上毫無欺人自欺的成份。我以為主義見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只要自以為真實的好就好。譬如說信鬼神的好，如自己真以為確有活生生的鬼神，就真、就神、就有力量；如口內說有鬼神，心裏根本不相信，自己明白自己在騙人，那就是假的，就沒有力量了。我說他們好，就是他們確相信這一套共產鬥爭理論，真的相信，就真幹，所以有了力量。不像我們這裏有些人，嘴裏講得頭頭是道，而心裏滿不是那麼回事，自欺欺人，完全是用手段，玩敷衍，所以落得一個大家互相欺騙敷衍講面子的局面。(下接十五面)

我們機關內既沒有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自然在表面上就清閑了。他們就可集中心力於幾件事。而他們辦事，依我的看法，也只有兩句話：辦不好或無力辦的事一概不辦，必須辦而辦得好的事，集中心力一定要辦到成功。因此他們沒有龐大的行政機構，不像我們這裏的因人設事，重狀登架。

開會，雖然我們的政府也開會討論，作風却完全不同，他們的開會，是坦白的、教育的、求有效實行的。他們在每發動一件事之先，必須與每一個幹部假開會的機會都說過了，然後大家負責去做；做了之後，再開會檢討得失，坦白認錯，力求改進。這從服侍我們的通信員口中，即能知道。他們非常看重教育，而教育是從開會中得來的。這種教育，當然是共產黨化了的，其會議後的行動，也以實行共產黨的政策為目的。

我說他們的好處，讀者不要以為我是在宣傳赤化；這正是我們所應當虛心學習的。我以為誰能學習，誰就有前途。

我們都知道國民黨有一套法寶，叫「黨八股」。他們連人要談，就談這一套，什麼歷史發展啦等等。不過，他們都是很誠懇的，在立場上毫無欺人自欺的成份。我以為主義見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只要自以為真實的好就好。譬如說信鬼神的好，如自己真以為確有活生生的鬼神，就真、就神、就有力量；如口內說有鬼神，心裏根本不相信，自己明白自己在騙人，那就是假的，就沒有力量了。我說他們好，就是他們確相信這一套共產鬥爭理論，真的相信，就真幹，所以有了力量。不像我們這裏有些人，嘴裏講得頭頭是道，而心裏滿不是那麼回事，自欺欺人，完全是用手段，玩敷衍，所以落得一個大家互相欺騙敷衍講面子的局面。(下接十五面)

我們機關內既沒有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自然在表面上就清閑了。他們就可集中心力於幾件事。而他們辦事，依我的看法，也只有兩句話：辦不好或無力辦的事一概不辦，必須辦而辦得好的事，集中心力一定要辦到成功。因此他們沒有龐大的行政機構，不像我們這裏的因人設事，重狀登架。

開會，雖然我們的政府也開會討論，作風却完全不同，他們的開會，是坦白的、教育的、求有效實行的。他們在每發動一件事之先，必須與每一個幹部假開會的機會都說過了，然後大家負責去做；做了之後，再開會檢討得失，坦白認錯，力求改進。這從服侍我們的通信員口中，即能知道。他們非常看重教育，而教育是從開會中得來的。這種教育，當然是共產黨化了的，其會議後的行動，也以實行共產黨的政策為目的。

我說他們的好處，讀者不要以為我是在宣傳赤化；這正是我們所應當虛心學習的。我以為誰能學習，誰就有前途。

我們都知道國民黨有一套法寶，叫「黨八股」。他們連人要談，就談這一套，什麼歷史發展啦等等。不過，他們都是很誠懇的，在立場上毫無欺人自欺的成份。我以為主義見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只要自以為真實的好就好。譬如說信鬼神的好，如自己真以為確有活生生的鬼神，就真、就神、就有力量；如口內說有鬼神，心裏根本不相信，自己明白自己在騙人，那就是假的，就沒有力量了。我說他們好，就是他們確相信這一套共產鬥爭理論，真的相信，就真幹，所以有了力量。不像我們這裏有些人，嘴裏講得頭頭是道，而心裏滿不是那麼回事，自欺欺人，完全是用手段，玩敷衍，所以落得一個大家互相欺騙敷衍講面子的局面。(下接十五面)

我們機關內既沒有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自然在表面上就清閑了。他們就可集中心力於幾件事。而他們辦事，依我的看法，也只有兩句話：辦不好或無力辦的事一概不辦，必須辦而辦得好的事，集中心力一定要辦到成功。因此他們沒有龐大的行政機構，不像我們這裏的因人設事，重狀登架。

開會，雖然我們的政府也開會討論，作風却完全不同，他們的開會，是坦白的、教育的、求有效實行的。他們在每發動一件事之先，必須與每一個幹部假開會的機會都說過了，然後大家負責去做；做了之後，再開會檢討得失，坦白認錯，力求改進。這從服侍我們的通信員口中，即能知道。他們非常看重教育，而教育是從開會中得來的。這種教育，當然是共產黨化了的，其會議後的行動，也以實行共產黨的政策為目的。

# 晉南解放區的鬥爭情形

李子靜

(觀察西安通信)

去年三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犯了戰略上的錯誤，把晉南駐軍，調攻陝北，將晉南富饒的三十餘縣，換來陝北貧瘠的四五縣，種下了陳賈渡河，豫西動蕩、中原戰亂的後果。晉南自去年三月為共軍攻下以後，民間的確平靜，共軍所到之處，真是秋毫無犯，待人和氣，接物有禮，對任何人的身份，職業等均不問，佔領一個城鎮以後，必以所得存糧，放散民間，同時將城牆拆除。如此數月，民間雖沒有兵役也無，真是一個太平的世界。比之開過山的苛政，人民無不稱頌。後來人民解放政府成立，區政府成立，行政村成立（晉南共區組織，縣以下為區，區以下為村，村下以廿五家為閭，五家為鄰。）學校在名義上雖然維持，但因沒有經費，教員逃避，均漸次停頓。學生或為共方派往鄉下收糧，或作其他職務。接洽各區各村政治幹部派來，每村三五人不等，展開政治工作。大約幹

部到村以後，每閭派一人，住三兩日。先找窮人探問本村本閭有那窮人，姓名、職業、財產、身世……無所不問。村中各家清楚後，開始成立農會，以村中無產者為標準會員，然後將村中各家，按財產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等，再將每等分為三級（如富農分為上富農、中富農、下富農。）中農人家，即無入會資格。農會每晚開會，或一日開會數次。會議秘密，別人無從得知。會員亦不敢告訴別人。大致開會時，農幹員（專門負責村中鬥爭）說：富農的心如何毒，如何狠，貧農是受了富農的剝削而窮的，我來是為你們打窮根的，現在到了我們窮人翻身的时候了，你們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每次開會，必須發農報：村中何人說，何人有錢，何人幹過什麼公事。要是大家不報告，這個會便不發。討論決議，均由農幹員主持。農幹員要誰死，便召前兩村打手安排，待召開村民大會時，打手們先登台

演說，說出被打者作過何事及挨打的原因，於是「木棍大會」開始，將被打者推於台上，亂棍橫下；將被打者打的血肉橫飛，膿血四濺。又因農幹員讓仇者死，隨意用刑，故死者刑者有因上程而死，有因用刀刺死，有因用石砌死，有因火燒烙死，死刑之多，不一而足。

至三等九級的劃分，標準隨地而異，總以確定鬥爭之標目為宜。富農鬥爭的第一對象。大致富農均在封門之列。（封門是把富農的房屋用封條封閉，然後將其所有的財物分於窮人）窮者村中人測地狹，富有者極少，但第一次封門者已有三十餘家。有一村居民祇有十餘家，被村之家便有四十餘家。被封的人有並將其禁閉，嚴加拷打以至於死，即討飯吃仍不可能者。農幹員與村行政人員之職務，各不相干。晉南鬥爭現以村為單位，鬥爭由村農會主持，村行政人員不能過問或說情。現村與村間人民幾不能往來，因每村皆編有兒童隊（或稱

抱腿隊）及婦女隊在村外站崗。見有生人即嚴加考問，除非帶有農會所開之通行證，絕難通過。所以今日晉南富農想逃出外者絕非易事。共黨的情面，極為徹底，不講人情面子，即其幹部的家屬，亦不能倖免。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習俗、禮教、人倫、宗教信仰、家庭組織、社會制度，皆在被剷除之列。晉南人平時認為正當的習俗，社會的士紳，今日無不成為鬥爭對象。處死民命之權，均操於各村農幹員之手，並無法律的根據，共區內尚無法官、法院、及律師的制度。

由於鬥爭的進行，晉南各縣市面破爛人烟稀少，宛如荒村。最近由晉東南開來的新兵，謂其地目下已無可鬥爭，家庭細糧已無，人人皆已成兵。此次（去年十二月底）攻運城之役，其兵源均來自運城附近數縣，據估計此次攻運城陣亡之人民，總數不下四五萬，其屍體堆積與城牆齊高。晉南土地，至今尚未分配，因鬥爭、封門、及徵糧、兵役等關係，土地大半荒蕪，貧農之家，亦無心耕耘，其他如生意，手工業，販運等各種活動，均早停頓。

(二月十五日)

(上接十六面)

副主任的楚溪春氏，雖然琢磨透了學生的心理，跟學生一起吃飯，不擺官架子，舊曆歲買些花生給大家吃，但是不順心的事，依然不可避免，三日某校一同學因點小事犯了規，被楚氏開除了營籍與學籍，引起了全體入營同學的不滿，在營中犯規開除營籍則可，開除學籍則楚氏並無此權力，因此他們屢起反對。這事究如何處置，還不得知；同時，還有一部分學生，未入冬令營的，即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天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二月一日入營典禮以前，東大本來已有幾個同學被晚，而在二月十四日的晚上，復有軍警直接入校捕人。最妙的是被抓去的學生大都是一團委，為什麼辦伙食的全是「共匪」，不是共產黨的便不辦伙食嗎？據說行轅想使那些未入冬令營的學生沒有飯吃，而這些「匪委」，努力向學校交涉，繼續開伙，所以出此一著。

(上接十四面)我們與他們談天，發現他們有一個看法，以為國民黨的政府負責人是毫無誠意的，所以和談雖在進行（那時周恩來尚在南京，和談尚未破裂），但軍事上不能不有相當防範。當時我曾向他們表示意見，如大家真的開誠的談，真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們也這樣想。有些人且對我們說：只要國民政府能真的實行三民主義，那一定是可以合作的。我聽了這句話很奇怪，就問他們：「你們毛主席在抗戰初期宣布與國民政府合作時，不是你們在宣言中說過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麼？現在國民政府既是國民黨的政府，而國民黨又是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標榜的，那末在見解上已有相同之處，為什麼仍要用武呢？」他們答說：「國民政府雖以三民主義為標榜，却不實行三民主義，所以我們要打倒它，讓中國真正的人民來組織政府，先來完成三民主義，再進而完成共產主義。」

在那裏與我們談天最多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化雲先生，他對他們的一套主義理論已經通曉了，所以每每解答我們的問題，總是心平氣和的，很有耐心的講解給我們聽。至於有些下級幹部，當然不免淺薄，不免機械，譬如聽飯桶牧師的傳道差不多。

## 修築河堤以便放水

大體說來，他們的有一套當然比沒有一套好，他們的認真自信比我們這裏的敷衍自欺好。

黃河內二十七河南花園口決口後，南流入淮，山東境內的黃河就變成了陸地，居民遷入河牀，楊樹亦已長成了。河牀內十歲左右的小孩，幾已不知道黃河這回事。我們這一批就是去辦河牀居民的遷徙救濟的，在荷澤共駐有四個單位：一是聯總辦事處，由外國人負責的；二是河南分署的倉庫，專管麵粉運輸的；三是河南分署工作隊，專管將麵粉發給修黃河堤的農民的；四就是我們這個行轅辦辦事處，是負責辦理河牀內居民遷出後的救濟和轉業的。他們希望行轅撥一部物資或錢，換成各種工業機器，建設成爲紗廠麵粉廠及火柴廠等，以供河牀內居民從業。因爲有這樁大的理想，第一步免不了要調查。

這裏我不想談到我們的正式（下接十八面）



# 瀋陽冬令營的風波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從勝利到現在，東北的教育始終未被當局注意。所謂一復興東北教育，只是一張一空白支票，一兩年以來，我們的教育當局對東北青年，毫無教育領導的作用。所以身居東北最高學府之位的東北大學，像一個瘋老人似的，好歹踉蹌地從三台復員瀋陽，但是它却難免得越發一蹶不起了。朱部長北巡時曾指斥復員學校中以東北大學最糟，但是並沒指示什麼改善辦法，好像既然難辦就讓它糟到底似的。曾造就出很多醫學上人才的瀋陽醫學院(前奉天醫大)，始終在打着盹兒。杜聰明一手創辦的中正大學，隨着他的離去，陷入了半死不活的状态，現在終將步上解散的結局。其他私人辦的女子文理學院，被行轅封了門，遼東學院、河北學院、渤海大學等，仰仗學費度日的幾個學校，除掉因徵兵之故而一生意興隆之外，簡直找不着更合適的詞兒來形容。

東北的學校在一片

緊急的砍殺聲中勉強開了課。瀋陽上課較為正常。東大則自十月初開課後，拖了兩個多月，還沒完全就緒，便因煤電、欠薪等問題，早早放了寒假。中正雖然拖到十二月底，但是教授始終沒到齊，有兩個掛若金字招牌，任教北平師大的教授，千呼萬喚，才請來瀋陽，但是是一年的課，教了兩個禮拜便匆匆結束，急急忙忙飛飛機回去了。中正大學在杜聰明時代，可算不可一世，學生們除掉跟國立院校的學生等同權利外，每人還發一身棉軍裝。但是杜氏一走，就像原來靠著牆的一隻破桌子似的，牆倒後它便晃晃悠悠站不穩了。

十二月月中旬，陳誠將軍下了一道手令，中等以上的學校，一律於十二月底結束，在「一手一腳」的時代，各學校當然唯命是從，於是十二月底的時候，各大中小學，都先後放了假。但是那時東北的戰火正熾，有幾天瀋陽可聽到隆隆的炮聲，共軍曾一度突入鐵西，給酣睡

的人們一個不小的刺激。所以各校的學生除掉瀋陽有家的回家，或投靠親友的以外，大部分外縣學生有家回不去的，便都滯留在校園中。他們的苦水之深，也有一部分不甘沉默的人極極思動，所以在一月初，東大中山中學便傳說有一百多個學生自動失了蹤。這事學校的訓導處想不出妥善的辦法來，當局也不管老錢錢寶後。同時傳聞瀋陽構築城防工事，費用，尙剩餘數十萬，所以陳氏與之所至，便想到了舉辦冬令營。一月十日最高統帥蔣蔣的時候，陳氏曾獲得當面覆許。一月中旬當地的報紙上便正式透露了舉辦冬令營的消息。並鄭重強調，入營的一律發給美式服裝，不入營的則免其公費，取消學籍。

關於冬令營的成立，曾有種種不同的揣測，姑妄記之以供參攷：一、防止學生前往匪區。二、萬一局勢不安，隨軍撤退至關內，改編為青年軍，施以訓練，充基層幹部。三、必要時協助警察維持治安。四、協同國軍作戰。以上幾項，祇是臆測。但有些青年爲了怕真的改編爲軍隊，不敢入營。曾在入營典禮時，楚漢香在開玩笑的說：「我雖子諸位以軍事訓練，但是決不敢把諸位開赴前線……」。然而實際上，這些臆測，也有相當道理。因爲這項化費很大，要說在這種經濟支絀的時候，政府拿出一大筆錢來，沒有目的，那是騙小孩子的，若說專爲了救濟同不回家的同學，爲何以「所有在校學生，定要全體參加，不然便取消公費及平價米」來作威脅呢？

東北青年，雖然在情形特殊軍事第一的大帽下，對不合理的措施不敢有所抗拒，然而這一次他們却忘掉了「一服從爲負責之本」的手則，嚴厲不可侮慢的一手令，非但沒生若何效力，並掀起軒然大波。手令頒布後各校的動態如下：中大：因爲去年十一月份起，便取消了平價米，所以留校的同學，時時要爲一天兩頓高粱米發愁，入冬令營不啻其動機如何，炊食問題儘可暫時解決，因此一開始報道，中正便有一百多個同學，首先入了營，雖然軍服並不是美式服裝，而只是粗布棉襪，但是也沒人計較那些了；那時東大的事跟當局僵持不下，而中正的學生竟自動入營，所以大受歡迎。瀋陽：他們有公費及平價米，日常生活過得滿舒服，大公報會計算東大深營的一個公費，每月可以拿到四十萬流連券，而一個大學教授授元其量也不過拿到二十多萬(調整前的待遇)叫他們入營，便不啻是額外受罪，所以大部同學聲明不參加。後來陳誠將軍又重申前令，謂不入營的決定取消公費，毫不姑息，同時校方又與學生討價還價，於是同學的要求改爲入營可以，但須不離本校。這給中間的校當局出了一個不易答覆的難題，同學既不體諒校方的困難，「一手令」又急如星火，而「不離校受訓」，限於經費、人事、煤火等等的問題，又勢不可能，所以一直拖

要聯合取一致行動，果真成功，事情會弄得更僵，所以一面告訴同學不論在那裏受訓，絕對儘量使同學安適，一面又曉以體念國家維艱的大義，所以後來還是同學們讓了步。鬧得最熱烈，且最使當局棘手，要算東北大學。他們享有公費，把握着經濟上有利的條件，所以入營令頒下之後，大部同學無條件拒絕參加，這使正式上任不到半年的劉校長大感尷尬。他要同學們勿感情用事，要爲學校前途着想。同學們則請校長解釋冬令營的意義，校長說道是行職的命。於是同學們報之以熱烈的掌聲，想不到一個堂堂國立大學的校長，竟說出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話。於是又請校長辭職」之聲又起，使得這位校長沒法下台。並且有好幾天沒露面。但是實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同學的意志很堅決，似乎已不是一取消公費一能威脅得往的了。然而「一手令」爲了維持自己的尊嚴，也不能無聲無臭地自動打退堂鼓。這事情一直僵持到一月卅一日，同學的情緒達到最高潮，於是學校當局再度出來折衝，准許同學自由參加，如此在表面上亦無損「一手令」的尊嚴，但是「取消公費」雙方都沒再提，這也無庸深究，因爲中國事，向來是會以不了了之的。這樣才算打開了僵局，入營的有八百多人，佔全體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這裏需要提一下的，便是東大有三個學生在友人家被捕。關於這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這三個人是黨國的叛徒，逮捕他們是要肅正風氣，以維綱紀。一說這是對堅持不入營份子的一種威懾，透露出來的黑名單，共有十二人，現在是叫他們先聽風頭。

經過了以上種種波折，總算於二月一日舉行了一個典禮，要時期已是一個月，必要時或予以延長，訓練科目有精神訓話，內容是三民主義，中國之命運，共匪叛國紀實等；軍事教育，講述如何觀劇聽國，以及小組討論等。這情形對於專以解決伙食問題而入營的學生，能發生多大作用，不無疑問，但用心良苦，却是實在。據說最初上課情形很不好，跟軍隊還時常發生衝突。身爲該營(下接十五頁)



# 巴力門·電影業·「中國出路」

費孝通

傍晚同學們來約我們去看電影，在禮堂裏放映，片子是 John Bar. 孩子高興得直跳，逼着她媽媽一定要去，我則因為這片子去年在倫敦的時候已看過，所以沒有去。一個人留在家裏，泡了一杯茶，想享受這一個黃昏的清閒。隨意的翻着新到的雜誌，在一月十日出的「新政治家」周刊裏，看到了一篇 Woodrow Wyatt 的「巴力門和電影業的獨占」。題目很惹眼，太太和孩子去看了電影，我正可看看這篇講電影和政論的文章。讀完了，我很興奮，很想就把它寄給張東蓀先生，因為這篇文章却正對着張先生最近在觀察上發表的言論。張先生在「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一文裏認為美國大可不必干涉美蘇之間那些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商業是商業，政治是政治。美國要做生意，這些國家站住了，生意不是更做得開闢了麼？張先生還提到英蘇之間的商約，主義不同的國家不是同樣可以做生意的麼？

張先生和我對於做生意一道都是外行。外行人看來，為了要做生意而干涉人家政治，干涉結果反而破壞了市場，不是愚不可及麼？我也這樣想過，但是這一篇論英國電影的文章却告訴了我，這種看法未免有一點「外行」了。讀我犧牲這一個清閒的黃昏寫這一篇「爐邊天下」，談談現代生意經。

英國人是最自負的，但也有例外，例外就是電影。英國朋友們提起自己國產電影總是登眉，表示毫無辦法。我倒曾替他們抱過不平，說英國沒有戲院天才不是想他們的，莎士比亞還不是英國人，巴利摩爾一門明星的原籍還不是英國？可是英國電影卻是趕不上好萊塢。說趕不上也不對，講品質，前年最優良的片子是法國的（那是據英國劇評家的公共意見，片名我已記不起來，是描寫巴黎俗俗生活的），英國所出的一生死問題一，也夠得上很高的水準，但是一般的印象却總覺得影片非來自好萊塢不成的。英國到處放映着美國影片。說來也夠使人驚心，英國在擴大輸出，節制輸入，尤其在金元荒的前夕，美金外匯流入好萊塢的數目，一九四六年，竟占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五。這數目是夠大的了，但輸入的工業製成品也占百分之四·五。

一九四六年英國電影院所費影片的租金一共是二千六百萬鎊，減去其他開支，一千八百五十萬鎊是付給影片公司的，但是英國製片商所得却不到二百萬鎊，其餘除了極少流到歐洲去之外，差不多全給好萊塢拿去了。英國政府對這個巨大的漏洞，早就想設法塞住，但是竟發現這比煙草和汽油更難控制。為什麼呢？這裏我們碰着了現代生意經了。

英國一共有四千五百個電影院，其中大部分是「跳蚤窩」，比較好的影院中有一千家是屬於兩個大公司所有：A. B. C. 和 Regal. 這兩家占有全國五分之一的票櫃收入。他們背後却是美國的製片商。A. B. C. 公司是華納所控制的，華納又和米高梅訂有合同，一起獨占這公司所屬四二五個影院的放映權。一年之內三十五個星期的放映時間劃歸了這兩家美國製片商。餘下的時間再分配於其他美商和英商的影片。Regal 自己製片，但是同樣受着美國製片公司的控制，他的老闆較多，聯合、二十世紀等都有分。老闆們多占有一定時間的放映權。這兩大公司和製片商更有默契，凡是他們放映過片子不准再租給別家，別家放映過片子，他們也不要。所以一個獨立電影院根本就租不着好片子，因為如果一個製片商租給了他去放映，兩大系的電影院就會拒絕放映。Regal 每年自己製造的影片約二十五部，幾乎全部占據了他自己所屬影院放映美片之外的時間，因之他不必加緊生產，多了沒有用；而且所出的片子無論到什麼程度，一樣有放映機會，沒有競爭的。其他獨立製片公司祇有向 A. B. C. 放映華納和米高梅片子所餘下的十七個星期裏去擠，非但英商之間競爭激烈，而且還要和美片競爭。如果擠不進去，祇有落到「跳蚤窩」的小影院裏去，買不起價錢。結果小製片公司逐漸歸併到了 Regal 掌握裏，到現在獨立的英國製片公司祇剩下了倫敦公司一家了。

在美國資本控制的獨占企業下，英國電影業是無法順利建立起來的。好的演員祇要一出名就極好萊塢高價聘去了。好萊塢一手把英國影院放映時間占住了，另一手再把人吸走，於是造下了英國影片實在趕不上美片的事實。每年巨額外匯像吸血一般從已趨窮弱的英國經濟中流入好萊塢。

英國政府當然不能坐視，於是着手要干涉了。巴力門開始向獨占企業進攻，他們利用政治權力想從這兩大系統的控制下解放各影院的放映權。新的「影片法案」今春即將提出，使影片有充分的放映機會。保守黨的議員又開始攻擊工黨政府，說他們干涉企業自由，其實誰也看得明白，英國人民早就沒有選擇要看什麼影片的自由了，還自由是給少數獨占企業所壟斷了的。工黨政府不過是想以政府的統制來代表少數獨占企業老闆們的統制罷了。政府統制和老闆統制有一些分別，也是相當重要的分別，前者在民主政治中是向民意負責的而後者却祇向外國的資本家負責。說起人民看電影的自由，值得在這裏再補充的說一下。

我在上邊提到過前年最成功的那張法國片子，那時各報紙各雜誌都有好評，可是這片子却並沒有在普通影院裏放映的機會，祇在蘭斯地方場角上的一家價錢特別高的貴族影院放映，供給極少數花得起六先令以上的顧客們欣賞，一般的平民祇能在門外看着廣告。如果你祇想花二先令半的價錢去看電影，你是沒有選擇的，獨占企業早已替你排好。你唯一的自由是不看電影罷了。

英國工黨政府為了電影成了外匯的漏洞，所以不能干涉了。我相信英國政府的力量是門得過好萊塢的，但是在這裏，我必須提出的是如果好萊塢的獨占企業要順利的做英國生意，工黨政府顯然是個討厭的傢伙了。獨占企業果真和政治無緣，他們自然奈何不得英國政府。但是獨占企業早就防到這一層，他們也有政治勢力，那就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可以通過華盛頓把壓力指向唐寧街——這是生意經，却也是張東蓀先生認為大可不必的政治干涉。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美國的政治干涉早已領教過。鋼鐵國營案已決定延遲一年，今年不致提出了。為什麼？代表英國鋼鐵企業說話的不祇是保守黨，而且還有美國人，司徒森警告倫敦，如果再鬧國營，不必再提借款了，甚至美國駐英大使也一直沒有對英國工黨的國營政策放鬆過攻擊。國營政策就是想以政府統制代替國際性的獨占企業的統制。現代生意經是離不開政治的，而且現代生意經是國際性的。我逐漸明白拋棄國家觀念的前鋒實在就是那些國際性的獨占企業。美國政府所代表的並不是美國國內的小商人，而是龐大的國際性的獨占企業。如果是為小商人着想，張先生的看法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對於這些國際性的大老闆却不合。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必然是個以國家為本位的計劃經濟，它不容許不負責任的外國資本家來統制本國的企業，正像英國工黨政府不能容忍（下接十八頁）



# 雜言

錢鍾書

## 關於著作的

作品遭人毀罵，我們常能置之不理，說人家誤解了我們或根本不理解我們；作品有人讚美，我們無不欣然引為知音。但是讚美很可能跟毀罵一樣的盲目，而且往往對作家心理上的影響更壞。因為讚美是無形中的賄賂，往往有自受的道理；我們要保持這種不該受的讚美，要常博得這些人的雖不中肯而頗中聽的讚美，便不知不覺中遷就迎合，逐漸損失了思想和創作的自主權。有自尊心的人應當對不虞之譽跟求全之毀同樣的不屑理會——不過人的虛榮心（vanity）總勝於他的驕傲（pride）。

在斯賓諾沙（Spinoza）的哲學裏，「心」跟「物」（matter）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他給「物」的定義是：只有面積體積（extension）而絕無思想（thought）。許多言之有物的偉大讀物都證明了這個定義的正確。

「先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然後把講稿哄過自己的學生，」這是我在一部小說裏所說的教授。我的老同學和同事们把這個頌詞當了真，紛紛責難，甚至說：「你們學文學的人也許如此，至於我們歷史、考古、社會學、經濟等等的人，那都是貨真價實，老少無欺，一點兒不含糊的。」我也覺得那句話太過火，需要修正。——先把圖書館的參考書放入自己寫的書裏，然後把自己寫的書列入圖書館的參考書裏，這樣描寫學術的輪迴，也許妥當些。

任何大作家的作品，決不能每一部都好，總有些優劣不齊。這當然是句老生常談，但好像一切老生常談無人把它掛在心上。我們為某一種作品寫得好因而愛好它的作者，還是人之常情。不過，愛上了作者以後，我們每每對他起了偏袒，推愛及於他的全部作品，一鼓腦兒都認為理經實典，催眠得自己喪失了辨別力，甚且不許傍人有選擇權。對莎士比亞的 Bardolaty，就是個例。這可以算「尊

家」的職業病（Occupational disease），彷彿畫師的肚子痛（Painter's colic）和女傭的膝蓋腫脹（Housemaid's Knee），專門研究某一家作品或某一時期作品的人，常有這種不分皂白的溺愛。專家有從一而終的貞節，死心塌地的忠實，更如傅士麥所謂，崇拜和傾倒的肌肉特別發達，但是他們說不上文藝鑑賞，正像沙龍的女主人愛好的是藝術家，不是藝術，或影劇迷看中了明星，並非對劇藝真有興趣。

「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這話靠不住。許多人作起文來——尤其是政論或硬性的學術文字——一定要裝點些文藝辭藻，扭捏出文藝姿態，說不盡的搔首弄姿。他們以為這樣纔算是「文」。『文如其女人』（Le style, cest la femme），似乎更切些；只希望女人千萬別像這種文章。

（上接十七面）A. B. C 和 Bran 去控制影片放映權的。結果新民主主義國家必然得用政治力量去打擊這些老闆，而這些老闆回過頭來，為了維持他們自身的利益，也不能不通過美國政府來壓迫這些國家放棄統制，這就是干涉。要希望美國借款的國家，不容易避過這一類的干涉的，至於干涉到什麼程度，那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很可以說除非美國政府不受大企業老闆們的控制，美國為了生意經，不會不以經濟力量來打擊中間國家的計畫經濟的。他們說是說為了「貿易自由」。其實是為了私人統制，反對國家統制，（在不民主的國家中這兩種統制是不必分的。）

最後，我可以附帶說一下，張先生所舉英蘇商約來證明經濟和政治可以分開的說法，並不能應用在美國和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英國雖則祇有百分之二十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工黨執政之下，還維持着相當程度的計畫經濟。在計畫的經濟之間可以成立單邊貿易的。英蘇兩國可以根據物物交換原則訂立商約。這一套辦法却是美國所最反對的，因為這樣做去，國際獨占企業就無從插足了。所以美國主張的是多邊貿易，政府不干涉商業，貨幣統一，關稅同盟，貿易自由。國際獨占企業必需打破國家主權，以往國家主權操在資本家手上，對於經濟的國際化，並不發生阻礙的。現在資本家在若干國家裏把捉不住了政權，國家主權因之可能成為國際獨占企業的眼中釘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所謂歐洲聯邦的真義了。

張東蓀先生所希望於美國的，在我看來，大概在最近期內是不會出現的，因為現在美國政府還是握在大企業家掌握之中。  
二月十七日於濟南勝因院

（上接十五面）任務，因為結果是一場空。這裏只談一談我們到黃河堤上和河床內所見的情形。

第一件，我們去觀察堤工，曾數次到臨機集和董莊口一帶，去時由鄆城縣長劉傳朋同我們去，到堤上時，只見幾千民工正在堆土修堤，個個熱氣高。據劉傳朋縣長告訴我們：「修堤時民工所帶的麵粉依約定是由行總負責的，但直到現在為止，運來麵粉，其數寥寥；現在所吃的，全由自己鑿出來的。還有，花園口如果合攔放水，我們這裏的堤已修好無虞，但上流在國民黨手裏的縣份，却全未動工，所以如果放水，上流仍要開口，這裏要受到大害的。」劉縣長又說：「國民黨的報紙上總是宣傳我們不修堤，所以花園口不能合攔，現在請你們看，我們這裏究竟修好了沒有。」我聽了他這些話，深有感慨，因我深深知道，國民黨的大官們，坐在漂亮的辦公室裏，的確不知道黃河堤是怎麼回事。

第二件，我們去看應被救濟的河床居民的生活。當我們的吉普開入河心內的村莊時，村內老百姓都聚集攔來，許多人都跪在地上向我們叩頭，求我們救救他們。他們大多已把房屋頂拆去，以備他遷。王笑一告訴我們，河床內老百姓如在水圍口合攔後，得不到轉業救濟，那只有去行乞討飯。我因為好奇，問老百姓吃的什麼飯，老百姓就把他們的主要糧食拿了來：是高梁皮和着樹葉子做成的糰子，饅牛馬差不多。

第三件，調查河床居民戶口的結果。當時面對救濟河床居民的標準，是以人口為單位的，即每人給若干法幣。當時我們懷疑他們所報的戶口數字有以少報多之嫌，於是選定鄆城境內的河床區域為對象，印表調查。調查時，由鄆城劉傳朋縣長協助，派十二位鄉村師範學生給我們，先選定數村試查，把十二位學生教會，然後由學生分頭再去訓練區村幹部調查，數日內即調查完成；然後再由我們去覆查。覆查時，我們坐着吉普車去，一到村內，就打散集合村民，由我們辦事處的人員分頭逐戶查對，結果連年齡錯誤都沒有。由此可見其平日政令之貫徹。

## 可愛的老百姓

「老百姓真可愛啊！」深入過農村的先生們都會說這句話。在解放區內的老百姓，因為受過共產黨這一套的教育訓練，依我看，自私自利的觀念的確少到幾乎沒有，這當然是指天真的農民而言。老百姓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拉汽車。有一次，我們的汽車在赴魯城集的公（下接十九面）

# 文觀 摘察

## 瀋陽觀感

原作者：梁實秋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九期

瀋陽很危急，四面的交通都斷了，包圍圈越縮越小。瀋陽的報紙都是官辦的，或是黨辦的，關於戰事的消息的報道一向是樂觀的，所用的術語都是從前對日抗戰時期後方報紙上用慣的那一套。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四鄉的難民（較為富有的）絡繹於途的向瀋陽逃，根價飛漲，高出平津三四倍，滿街是乞丐，路邊上有的窮人舉着大衣求售，鬧市中有人成羣結隊的搶米，這一切現象都令人慌。最後，紙包不住火了，有一夜夜晚的清晰的砲聲關槍聲驚醒了市民的好夢，共軍的砲彈落入了鐵西區，午後四時即行戒嚴，傷兵抬進了醫學院的中正大學，東北大學設了砲位。事實擺在面前，已經兵臨城下，一切宣傳技術都歸於無效。這樣危急的情形，到如今已經維持一個多月，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危。

東北的軍事已面臨着最嚴重的危機。由山海關到長春擺下了一字長蛇陣，雖然參謀總長兼行轅主任陳群修將軍曾經宣佈不但已粉碎了共軍的六次攻勢而且不准再有七次攻勢，但是共軍竟不顧陳軍主任的

「不准」而發動了七次攻勢，而且這次攻勢來得比哪一次都兇，遮斷了一切的交通線，幾乎每個據點都陷於孤立的狀態。尤其是神經中樞的瀋陽竟四面受敵。軍事情形是空前的惡劣，其原因所在不外下述數端：

第一，是估計的錯誤。軍方幾乎一致的意見是東北嚴寒中不會有大規模戰事。六次攻勢之後共軍需要補給修養，尤其是共軍裝備太差，衣裳單薄，似絕不能在冰天雪地裏作戰，所以如果有戰事大概是來春三四月間才能爆發。這樣的估計完全違反了「料敵從寬」的原則，共軍的裝備並不差，除了飛機之外，其餘是應有盡有的，服裝也相當好，並不像官方宣傳所說的那樣整齊。並且天冷便不能打仗，這原則在過去軍閥內戰時可以適用，對於聲譽處優的那種軍隊也許可以適用，惟獨對於共軍是不適用的。對於死都不怕的人，還能怕冷麼？此種錯誤估計是否已經貽誤戎機，固不敢確言，但軍方之大意疏懈是可以想見的。

第二，是士氣的低落。此次戰事中忠勇殉職的人不少，但是就一般而論，士氣並不旺盛。我會和交通警的官員們談過，他們是負責護路的責任的，戰鬥力是相當強的，他們就據守獨堡是白白送命的，外援不至，彈盡糧絕，只有投降之一途，投降之後並不殺殺，送回之後亦並不受懲處，如果戰死，撫卹却低微得可憐，所以誰也不願拚命，正式的軍隊素質當然也不一樣，以我所親知，少數的共軍輕而易舉的使守軍繳械的例子，確是有的。據一個收容傷兵的地方的護士告訴我，傷兵抬過去之後放在地上沒人管，多半是凍傷，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他衣袋裏藏着新關下來的餉，五千流通券！在這樣情形下，士氣如何能旺盛？

第三，是兵力的單薄。軍事形勢的優劣，要看雙方實力消長以為斷。一字長蛇

陣把兵力分散開了，所以每一個據點的被圍，都是在「匪來我軍」的理由下完事大吉。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以進攻為防衛？為什麼不早增派勁旅出關？為什麼不武裝民衆充實自衛力量？目前交通梗阻，情勢近於糜爛，要挽救也不是容易事了。

以上所言，皆淺而易見者。如追究最後責任所在，東北一般輿論似乎對於參謀總長陳誠將軍不無微詞。平心而論，東北局勢之壞，不自陳誠赴滬時始。自接收東北起，軍政人員一步一步的造成錯誤，都為今日種下了惡因。陳誠不過適逢其會，弄得焦頭爛額，幸虧有人接手，勉強下台。陳誠本人是清廉有為的，他有意作好，他努力以赴，所以他在東北曾一度大獲人心，認為頗有扭轉局勢之望。尤其是他懲治貪污，很得民心。但是他有重大缺陷，他的作風是絕對的獨裁的作風，他太自信，他太自負，他事必躬親，他不接近僚屬。獨裁作風再加以衙門積習，使得一切事都變得遲緩難辦。獨裁作風的結果是部下敢怒不敢言，一切敷衍，誰也不肯分層負責；一切推諉，誰也不肯賣力。在軍事方面便造成了一個消極局勢。陳誠以參謀總長的身分，居高臨下，睥睨一切，許多人都感覺得不舒服，他自己又沒有班底，要想指揮如意，更莫乎難哉！凡是担當大事而出之以獨裁作風，在德國還可以，在日本也還可以，因為德日民族有那種服從性本和那種紀律，在我們這處處講人情的國度裏便往往行不通，以致慎重。這是一概而論，並非專對陳誠一人而發。不過陳誠在東北的失敗，未始不在此。

論者往往以本地人為我。我很不同意。我沒有重用東北的本地人。我不同意。一向沒有所謂同鄉的觀念。中國人即是中國人，好人即是好人，與籍貫無關。國家用人，只應求其能勝任而已。事實上東北人的鄉土觀念很重，而關內去的人又夾雜着不少的不爭氣的分子，這是令人扼腕的

（上接十八面）路上開行，因路太窄，四個輪子都陷在坑內，附近的農民見了，就自動的牽了三隻大黃牛來，把汽車拉上公路。又一次，我們從商邱回荷澤，載重的油車陷入公路邊邊土裏，我幾乎把村子內所有的壯丁都叫了來，把汽油卸下，然後用牛拉起來，最後要送他們錢，他們却一文不要，且說：「你們來救濟我們，我們替你們拉拉車，怎麼要你們出錢？」還有一次，我們三個外國人到商邱去，沿路看見許多民伕抬了小床。八個人抬一副，四個人抬，四個人跟着走，輪流換班。那時關對戰事很緊，我知道他們的任務是抬傷兵的，八個民伕只抬一個人。外國人看了好奇，取出開麥拉來拍照，我就順便問他們是幹嗎的。民伕們回答我道：「我們是去抬傷兵的，因為敵人的多了，暫時回家去候命。」我說：「你們沒有兵監督你們麼？」「用不到的，為我們自己打仗，那裏還要兵來監督我們？」這些話，真使我們要細細體味才行。

王笑一曾告訴過我們：「動員老百姓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不難，只要不騙他們，得到了他們的信仰，發生出來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又說：「同老百姓商量事情，一定要有非常的忍耐，要不拘形式，自由的給他們發言。許多老百姓在一起發言，起先不免吵鬧混亂，但你不要性急，過了一個相當期間，他們一定能想出一個方法出來，一定非常合理而有效。譬如公家的事，如限期修公路，發動民伕，徵發糧食和保存糧食，他們都會有辦法。大家商量出來的方法大家來執行，非但沒有弊端，而且沒有浪費。」這一段話，我認為對於我們政府真的坐在辦公桌上擬方案的大家先生們，值得警惕和學習。我以為我們只要當老百姓是人，他會發揮出人的智慧；我們如當他是狗，他總有一天會變成野獸來吃你的。

（本文下期續完）

# 晨光文學叢書



書叢書五種，均已出版。第二期書叢書，按第四種出版。第二期書叢書，按第四種出版。第二期書叢書，按第四種出版。

來版，本不界，本不界，本不界。來版，本不界，本不界。來版，本不界，本不界。

### 外埠郵購

- 一、請按下列書價，掛號寄至本
- 二、郵費在內，掛號寄至本
- 三、郵費在內，掛號寄至本
- 四、郵費在內，掛號寄至本

### 外埠批發

- 一、每種先惠批發，貨款
- 二、每種先惠批發，貨款
- 三、每種先惠批發，貨款
- 四、每種先惠批發，貨款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p><b>王西彥：</b> <b>村野戀人</b> 長篇小說</p> <p>這是抗戰期間發生於湖南一個小鄉村中一對兄妹的戀愛故事，作者把他安置在一個神秘的氛圍中，故事進行迂迴曲折，讀之令人神往，而農民性的愛和恨，在作者的筆底下更發揮無餘。二十餘萬字長篇小說，最新出版。</p>	<p><b>老舍：</b> <b>微神集</b> 短篇小說集</p> <p>這是抗戰期間發生於湖南一個小鄉村中一對兄妹的戀愛故事，作者把他安置在一個神秘的氛圍中，故事進行迂迴曲折，讀之令人神往，而農民性的愛和恨，在作者的筆底下更發揮無餘。二十餘萬字長篇小說，最新出版。</p>	<p><b>徐志摩：</b> <b>志摩日記</b> 未發表遺作</p> <p>徐志摩遺稿，由徐志摩之子徐舒整理，內容豐富，包括日記、詩、散文等，是研究徐志摩文學的重要資料。</p>	<p><b>錢鍾書：</b> <b>圍城</b> 長篇小說</p> <p>《圍城》是錢鍾書的代表作，描寫了知識分子的苦悶與掙扎，語言幽默，寓意深刻。</p>	<p><b>巴金：</b> <b>寒夜</b> 長篇小說</p> <p>《寒夜》是巴金的長篇小說，描寫了戰時社會的黑暗與知識分子的苦悶，是巴金文學創作的高峰。</p>
<p><b>巴金：</b> <b>第四病室</b> 長篇小說</p> <p>《第四病室》是巴金的長篇小說，描寫了戰時醫院裏的悲慘生活，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扭曲。</p>	<p><b>師陀：</b> <b>結婚</b> 長篇小說</p> <p>《結婚》是師陀的長篇小說，描寫了知識分子的婚姻生活，反映了戰時社會的種種矛盾。</p>	<p><b>老舍：</b> <b>飢荒</b> 長篇小說</p> <p>《飢荒》是老舍的長篇小說，描寫了戰時後方的飢荒問題，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扭曲。</p>	<p><b>老舍：</b> <b>偷生</b> 長篇小說</p> <p>《偷生》是老舍的長篇小說，描寫了知識分子在戰時的苦悶與掙扎，反映了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扭曲。</p>	<p><b>老舍：</b> <b>惶惑</b> 長篇小說</p> <p>《惶惑》是老舍的長篇小說，描寫了知識分子在戰時的苦悶與掙扎，反映了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扭曲。</p>

# 觀察

每份售價二萬五千

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每星期六出版



## 第三期

## 第四卷

### 專論

讀「自由主義宣言」  
憲政和中國文化  
論聘請外國教授

外論選譯

### 和蘇聯相處之道

報告

###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下)

### 觀和謠與戰局

觀察專稿

### 北望滿洲

(觀察專稿)

### 共軍在陝北陝南

### 觀察特約記者

發動攻勢(西安通信)

### 無獨有偶

文藝

### 論神境

### 敬悼甘地先生

### 編者報告

潘光旦

郭叔壬

季羨林

拉斯基

江沙

觀察記者

觀察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費孝通

曹覺民

陳夢家

編者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

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027

### 訂閱價目

平寄：二十五元  
掛號：三十元  
航空：三十六元  
郵資漲價，繼續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册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五千元  
航空每册七萬元

### 廣告價目

封面塞色二千萬元  
整 全面一千八百萬  
半面一千萬  
通 封面五百五十萬

###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十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元  
航空掛退：一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  
碼，否則無從查復。



### 讀者投書

#### 人民何辜！

編者先生：我鄉浦東川沙，離開上海祇是一江之隔，然而那裏已成黑暗世界。近來因政府抽丁緊急，鄉保辦事人便乘機橫徵暴斂。我家所屬曹路鄉，當地主持者於徵收壯丁安家費時，曾舉行會議，議決十八歲至廿歲者繳米三斗，廿一至卅歲者收米六斗，卅一至四十五歲者收米三斗。現在已在徵收了。據他們自稱，每甲至少收米五石。我們一保共十五甲，就可以收到七十五石。而此次所徵壯丁本鄉三十人，計每保出二丁，安家費每丁得米十二石，則一保中只要廿四石便足夠了。但是他們收了三倍多的數目，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不繳，他們便當你強戶，一切橫暴手段都會拿出來。一般鄉民饑於他們的淫威，都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在這米價騰貴的時候，一家如有二三個男子，便要拿出一二石米來，怎樣有這力量呢？退一步講，這七十五石米如果都能交給鄉保，那還說得過。其實照歷來當地幾位鄉保長辦徵丁情形看來，征屬所得，微乎其微。他們收米是要一次收足，而付給征屬是延宕幾月，零零碎碎的發給。征屬們哭哭啼啼去討，他們才像給乞丐一般佈施一些。而在收費時，往往說得很好，說每個征屬可得若干，而結果却不足半數。苦的是一般平民，經手的是蠶飽了民脂民膏。又據東區友人說起，在他們那邊，往往半夜捉了人說情，至少化掉十石八石米，方能放出來。當地人民被捉而無力贖回的，高堂投環，妻子蹈河，慘劇時有所聞。這獄內戰不息，一年數征，人民何辜，遭此浩劫。

難道當局者完全茫無所知麼？像這樣抽去的壯丁能付託他們「觀亂」的使命麼？我們目擊家鄉這種慘況，不忍默爾，所以寫下一二，希望引起當局注意，有以改善。

宋×× 三、四、上海

#### 部會的裁併

行憲後的行政院組織法，已經國民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施行日期，將另以命令定之。我覺得第三條所列各部會，尚有酌餘地。我主張社會、糧食、水利等三部，可以撤銷，其業務分別併入內政、國防、財政、農林等四部。具體的說：社會部的民衆組訓和社會福利（包括社會救濟），可併入內政部，加一司或二司。勞動局亦可歸屬內政部或工商部。糧食部的軍糧業務，可劃歸國防部或後勤總司令部。田賦征實可歸併財政部。糧食增產可歸併農林部。糧食管制，大可不必，反正管制的結果，徒使老百姓叫苦。至於水利，亦以歸併農林部較妥。都可分別加司加廳或設局。如是則農林部亦非「請客」之部了。

楊紹舜 一月廿八日 上海

#### 兩廣考銓處

編者先生：銓敘制度的推行，是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的途徑，銓敘制度辦得好，行政自然會上軌道，法治的精神也可因此實現。但是，真覺遺憾，我等因為大信任銓敘機關，反而吃了一個大虧。去年初夏，我等在廣州的一個獨立學院服務，那時非常信賴銓敘制度，於是一守法！地在六月初旬將自己的學歷證件及以前一切的經歷證件，依照規定手續，送交一銓敘部兩廣考銓處一辦理備用人員登記。我等在送辦的時候，本有些擔心，深恐證件被耽擱太久，但當時該處經辦人確切地說：「兩個月發還原繳證件，五個月發給登記證。」一得了這個期限，內心始不慮有他。

殊不知事實大謬不然。恰巧在送辦銓敘的兩個月後，我到了南京教育部，參加某種短期訓練，須繳驗學歷及經歷證件，時乃託人向兩廣考銓處一依期一索還原繳證件，據答：「尙未辦妥」。因無證件繳驗，我的事情受着重大的影響了。後來，又過了兩個月，我到了上海，服務於某教育機關，需用證件更急於星火，再託人慶向兩廣考銓處交涉領回原繳證件，又是一空，而我這邊的工作，也因之吃了大大的虧。直到現在，時間總共過了八個多月了，頃接友人自廣州來信，謂向兩廣考銓處，索還去年六月所繳的證件時，仍據答：「尙未辦妥」。爲什麼說兩個月完成的，就要拖到八個月尙未「辦妥」呢？這樣辦理人事銓敘，真不知貽誤了多少「人事」！

鄧鉅經 楊承憲 袁文靜

#### 讀者的盛意(一)

編者先生：承先生於百忙中復示，欣幸無限。這裏我還有一個建議，貴刊經費不算寬裕，而定價較一般爲低，又不願接受讀者捐款，這種「不輕易受惠」的態度，我深表贊同，並致敬佩之忱。不過我有這樣的感想：一、我購閱其他書報，覺得花了代價，無所用感謝，但對貴刊却不然。閱貴刊，在精神上是一種高尚的享受，這種享受決非區區訂費——代價所可抵償。二、觀察在名義上爲先生主編，但如從遠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屬於廣大羣衆的，應該讓羣衆來合力維護支持。我們熱切希望貴刊永恆保持特有的作風，特有的重量，開燦爛的花，結輝煌的果。因此，我建議先生在貴刊經費感到捉襟見肘必然會影響到刊物本身時，先生應不拘小節，毫不遲疑，先向讀者提出。這一點我不敢說是代表所有讀者的意見，但我相信多數讀者必定具有同感。

萬× 二月十三日 上海

編者先生：時常有讀者表示，願意爲觀察捐點款，作經濟的支援。實際上，貧窮的讀者，又豈能奢言經濟支援，只是精神支援而已，而先生一再以公道的態度，拒絕接受讀者的捐款。這裏我提供一點意見。先生的公道，是基於取予的均衡，比方接受人家一萬元，必須付與人家價值相同的東西。但這祇是物質形式的公道。在精神方面，同樣有取予之分。讀者的願意捐款，是超現實超物質的，願意供獻的是崇敬的崇拜，是觀察先給讀者心靈的滋補，而讀者再給觀察的酬價，如果摒棄了這一份誠意，他們或將得不到安慰而感空虛，或因熱情無所寄託而感悵悵，如此，似乎也不十分公道。比較公道的辦法，先生應該接受讀者這份誠意。

一個人儘管如何的窮困，精神食糧與物質食糧，總是同等的重要，除非到餓死的階段。一切消費，可以儘量節省，而起碼的一碗飯與一本雜誌，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中國有發現的人，還不在少數，像觀察的售價，并不算貴，在一週間有負擔。所以觀察的價值的調整，應該儘可能的爲觀察本身的營養和健康來着想，不必過份放寬到讀者的負擔，因爲大部份的讀者，祇有一個希望，就是培養一個體質完美的刊物。

包慶生 二月十六日 蘭州

#### 讀者的盛意(二)

編者按：謝謝萬先生和包先生的盛意。到我們實在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再考慮兩位先生的建議；不過我們總希望不要有那樣的一天。包先生信中最後一段，引起我們很大的感觸。我們過去總是盡可能的替讀者設想，可是近來銷路雖然增加，而經濟情形則每况愈下。這次增加到二萬五千元，我們不能不說復受包先生這封信的影響。

萬× 二月十三日 上海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代表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 郭叔三
- 季羨林：北京大學教授
- 江 鈞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呂學民：湖北師範學院教授
- 陳夢家：清華大學教授

# 讀「自由主義宣言」

潘光旦

快一年以前的事了。去年四月九日至十三日，歐洲若干國家愛好自由的人士假英國牛津大學舉行了一次國際自由主義大會，發表了一個自由主義宣言，成立了一個「自由國際」。參加大會的人士的國籍有英、法、比、挪、匈、意、土、奧、捷、芬、德、瑞士、瑞典、南非、西班牙、加拿大等。美國沒有參加的人，但大會鑒於它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戰後的地位又特別重要，所以在閉會前推舉的一個臨時執委會裏特別為它保留了一席。中國也沒有正式出席，但有兩位記者被邀到場旁聽，一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英辦事處的朱松松氏，一是大公報倫敦特派員黎秀石氏。我們最初知道這一回事，還是由於黎氏去年五月九日在大公報上的一番報導。

用了自由的題目來號召，來集會討論，來成立一種組織，來發佈一個宣言，以前在國家範圍以內是常有的事。其根據自由的理論而有政黨組織的國家，更可以說是比較常川的事。但國際性的這一類的活動，此番大概是第一遭，不由我們不加注意。國際自由主義大會，自由主義宣言，「自由國際」合成一個三部曲，其中最主要的一部自是宣言。宣言的文字並不長，只寥寥數百言，大體說來，是够得上「言簡意賅」的四字評語的。全文自有其章節，章節間並無小標題，大致可分為如下的層次：引語、人權與人性、社會的基礎、各種基本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國際關係與合作、和結語。結語自然是相當於「凡吾同志，盍與乎來」的一個呼籲。

引言中說（引文均據黎秀石氏），「我們深信，世界之所以到這個地步（指混亂、貧乏、飢荒、恐懼），大部分的原因是自由主義的被人拋棄，因此在這宣言中重申我們的信仰」。重申兩字是與事實不符的。說過的話，再說一遍，謂之重申。在這宣言裏，真正重申的話至多只有一半，其餘是修正與補充的話，重申、修正與補充的對象，不用說，是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傳統的自由主義了。

修正與補充的例子是不一而足的。例如，說到社會的真正基礎，個人而外，又添上家庭，這顯然是得力於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部分社會學者與人文思想者的結論。又如，說到種種基本自由，於若干「自由」的寬取外，又兼顧到若干「不自由」的避免或革除；這很容易教我們聯想到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四大自由。又如，工具論的國家觀雖不算新鮮，此番宣言裏至少會經予以強調，強調與重申也並不一樣。宣言裏說，「國家組織只是社會的工具，它的權力不可與公民的基本權利接觸，也不得違反負責和有創造性的生活所必需的條件」，所謂必需的條件就指各種自由的獲得與不自由的祛除。又如，在關於經濟民主的各節裏，一部分的話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絕對不說而社會主義者常說的，另一部分則是修正社會主義者的話。例如第一節說，「經濟自由如受壓迫，政治自由必隨之消滅。我們反對這種壓迫，無論來自國營事業、政府統制、或個人壟斷、企業聯合、或托辣斯」。這裏面有採自社會主義的成分，也有修改社會主義的成分。最後，國際關係與合作的若干節裏也有一部分的話是比較新穎的，例如涉及所謂弱小與落後民族的一兩節。自由與民主主要不出三方面，一是政治的，二是經濟的，三是民族的；經濟的自由民主至少應包括「免於匱乏」一層，而民族的自由民主則指自決與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有人很俏皮的說，根據這三方面的說法，世間還沒有一個真正自由與民主的國家，美國有其一，二而無其三，美國有其一三而無其二，蘇聯有其二三而無其一。兩年以來，局勢已頗為改易，這話適用的程度也隨而變動，三國之中，比較有進步的要算美國，近頃印度的自治與緬甸的獨立證明它在第三方面也有了幾分成就；這次大會選定英國做會場，真不妨說是人地兩宜。無論如何，大會宣言所申說的自由主義，關於政治的三之一，是舊的重申，而關於經濟與民族的三之二是新的修正；理論與實際的需要畢竟與十九世紀的不同了。

二十世紀版的自由主義比十九世紀的一版固然是訂正了不少，但猶有未足。我們願就下列的幾點再加商榷。



一、第一點值得提出的是主義兩字的名稱。普通說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我一向以為不如說自由思想與民主生活（後者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及生活的其它方面）。理由是主義二字教服膺的人易於趨於武斷，而其內容易於成爲教條。思想與生活標準的領域裏，主義的稱謂倒並不是絕對的不可用，不過要有兩個條件，就思想說，這條條件是純理論的探討，就生活標準說，這條條件是信仰與服膺必須是個人的，由個人自動的抉擇爲起點，以個人行爲的修飾爲歸宿。在就生活標準說教的人應恪守的原則是：說不說由我，信不信由你。但說到自由與民主，這兩個條件都不容易具備，特別是在這個一切要講求社會化與團體行動的時代。嚴格的說，純理論的思想是沒有的，但自由思想更不能以純理論的範圍來限制，它勢須影響我們對於日常事物的看法。完全個人的信仰也是沒有的，但民主的信仰更富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勢須影響我們日常行爲的做法。唯其與日常的看法做法不可分離，所以武斷、教條、與硬性組織的成分應力求其減少，而主義的名詞的避免便是減少的第一步。否則，執中無權，專同執一，也無非是在目前已有的種種深溝高壘之外，又添上一道深溝，一座高壘，徒使紛爭之局，增益其擾攘的程度而已。

不用主義的字樣，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強制性最大與最牢不可破。而強制與自由是兩個相反的東西；由強制的方方法來反抗強制，其過程與結果依然是不自由、不民主、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用這眼光來評議自由主義者的集會與「自由國際」的創立，我們的毀譽是參半的。黎秀石氏在報導裏說：「自由國際這個名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共產國際或社會主義國際，但事實上……不同。它沒有煽動國際革命的野心，也不是各國政黨的大同盟。在牛津會議，各代表大都主張自由國際必須成爲一個超黨派的團體，它的野心不是直接爭取政權，而是謀求自由思想的復活。自由國際，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團體，不如說是一種思想運動，較爲正確。」這是值得贊同的。但黎氏也報導到：「參與牛津會議的代表們無不激烈抨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共產與社會主義都是集體的洪水猛獸。直接違反個人自由」。這就有問題了。大凡激烈抨擊一種東西的人，自己必有另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要打倒別人的偶像的人，自己必另有其偶像，自己必受此偶像的支配，自己必也不自由。我可以想像，這一班參加大會的人，大部分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自由思想者，是民主主義者，而不是民主生活者，自己是大禹皋陶一般的聖人，自己的信仰是天經地義，別人與其信仰才成爲洪水猛獸，否則又何至於如是其深惡痛絕呢？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間，即我們所稱主義也者，雖若比較平凡，其所得於情操的渲染者也不若我們的譯名的濃厚，但纏以大會中這一類的表示，也可知其已經日即於不平凡了。應該平凡的也不平凡起來，是時代的一個悲哀。

二、出席大會的人以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爲洪水猛獸，爲的是它們直接違反個人自由。這就引進到我們要商討的第二點。宣言全文中沒有提到個人主義

。一次都沒有，是安善的，也未始不是對於傳統的自由思想的一個修正。宣言中又會有過「社會全體福利至高無上」的話，這話本身的說法是否完全安善，固然待考（另見下文），但由此可知個人的地位並非至高無上，那也是安善的，與稱個人而不稱個人主義同樣的安善。但宣言在開始時既有尊重個人——是社會的真正基礎」的話，而大會討論時，代表們又會爲了個人自由，對共產與社會主義，大肆攻擊，可知至少在這些代表的心目中，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還是分不開的，以至於一而二與二而一的。這一層非再加檢討不可。

共產與社會主義，從個人主義的立場看，是洪水猛獸；個人主義，從共產與社會主義的立場看，又何嘗不是？惟其彼此以洪水猛獸相視，我們的世界才演成了今日的局面。自由思想者是根據了既明且恕的原則來養成他的看法與做法的，把別人，別的人羣，或別人所奉奉服膺的事物當作洪水猛獸，總是一種不明不白的舉動，充其極勢必造成一個不兩立的局面，天下雖大，只能有我而不能有你。說尊重個人，是不錯的，但所以尊重之者，並不單單因爲他是一個人，與別的人有些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意義與價值，而也是因爲他同時是一個做人的共性，能與別人相通，於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能共營共享，能對大家的福利添上一分，初不問這一分的精粗大小，方才所稱個性的意義與價值指的就是這一分。所以與其說尊重「個人」，不如說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人格的概念有其獨特性，也有其社會性；人格的格子，如作一個人不同於它人的品性格局講，指的是獨特性，如作他應該努力上達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做人的標準或資格講，指的便是社會性。二者缺一，所發生的不是人格完整不完整的問題，而是人格的根本存在的問題。沒有了人我之異，就沒有人格，沒有了人我之同，以襯出人我之所以異來，也就沒有人格。同性之同與個性之異，社會的需要與個人的需要，對於人格的樹立與發展，好比輕氣與養氣之於水，缺一不可。這原是極單純的常識，要不是因爲近代個人觀與社會觀的各自成爲主義，以至兩不相能，是犯不着在此反覆申說的。總之，宣言中在此方面的說法，應當改正爲「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作爲社會的真正基礎」。基礎的解釋見下文。

三、宣言說到社會的真正基礎時也會把家庭列入。這是我們可以同意的，上文已稍有說明。不過與其說基礎，不如說基體，基體等於單位，或嚴幾道先生所創譯的么履。基礎兩字失諸籠統，其間可以包括許多別的東西，例如地理環境，物產資源，民情民性、文化遺業之類。大凡一種有系統的東西必有其所由組織的基體，好比磚片石塊之於一廬建築。社會所由構成的基體，上文所說的人格而外，就要算家庭了。同樣的承認人格與家庭是社會的基體，大抵哲學家與心理學家所特別注意的是人格，而社會學者自孔德與勒泊來以降則是家庭。以哲學家的資格，而特別屢意到家庭的，依我所知，只有英國的大文思想家席雷一人。席雷鑒於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紛紜不已，曾經鄭重的把家庭提出來，認爲它才是人羣生活的真正基體，同時他和許多社會學者一樣，也認定

唯有健全的家庭才可以把人格的特獨性與社會性的發展，兼籌並顧，從而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減輕其衝突，增益其協和。於此我們應該注意，這些作家所提出的是家庭，不是家庭主義，因為他們充分瞭解，一稱主義，便時至上，結果是家庭制度的發展日趨畸形，不至把個人與社會吞噬以盡不止，即，兼籌成爲統籌，並顧成爲包荒，有如二千年來中國的形勢。這些我認爲自由思想者都不難同意，我個人歷年來也會再三加以論列。至此更不妨指出，人格與家庭兩種基礎是不衝突的，分別注重它們的人也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執，大抵他們都看到的得以及各自發揮其最大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而家庭之所以爲基礎者則屬於手段或過程一方面，個性的辨識與發展，社會性的啓迪與傳授，場合與步驟雖多，家庭無疑的是第一而最能生效的一個。

四、宣言中強調國家祇是一個工具，我們在上文也說到了。但我以爲還不够清楚，同時工具論的適用只限於國家一件事物，還遠不足以把自由思想的精神充分發揮出來。說「國家組織只是社會的工具」，那社會兩字便有問題。我們應當說，國家是人或人格的工具，在人格發展的總目的之下，國家、家庭、文化的種種方面，包括宗教在內，全是工具。個人的種種，包括一切身心品性，社會的種種，包括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無往而不是所以完成每一個人的人格的工具。若說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則社會自身豈不是成爲目的，成爲至高無上，那參加大會的許多朋友又何必對社會主義大肆其抨擊呢？社會主義不就是以社會拾做目的麼？因此，我不能不疑心這一班朋友在思辨上還很欠工夫，思辨既欠明白於先，斯交代不够清楚於後。自由思想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就是每一個人格的充分發展，其它宇宙間的一切掃蕩是工具，所以供人運用而達成此目的的。這班朋友不瞭解這個，所以在宣言裏，一則曰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再則曰，「社會全體福利至高無上」（見論經濟民主部分，上文亦會一度引過）。殊不知所謂社會全體也者，好比全民、大眾一類名詞，是最不可捉摸的，凡屬不可捉摸的名詞必容易被利用，成爲口實，古今中外，有得幾個野心家或野心的少數人不挾社會、全民、大眾之名以行其威福之實的呢？

工具論的適用只提出了國家的一種，顯然的是過於自量。如果這一次集會、宣言、與國際組織的目的端在重申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那還說得過去，但事實並不如此，這一番舉動的目的不止是民主政治，更是民主的一般生活，以至於更廣泛的自由的思辨，言論、和整個的人生態度。目的既如其廣泛，則工具之論的適用，便應有一番包羅得更多的提示，有如我們上文所論。讀者於此，不妨參看英籍俄人宗教思想家貝蒂也夫所著的『自由與奴役』一書（Nicolas Berdyaev. Freedom and Slavery），以資補充。貝氏以人格爲主，爲目的，以身旁的一切事物，連向上帝與教會都在內，爲賓，爲工具，進而把所有的工具逐一分析，以示其反客爲主與奴役人格之所在；在喧囂攘奪而人格被車裂的今日，讀去大有清涼一劑之感。

五、自由不宜稱爲主義，上文已加論列。但一面倡導自由，而一面，不作一番防閑的措施，即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一個人應如何努力，不作一番劃切的指示，則自由依然可以走樣，而變放縱與散漫一類的表示。工業革命以後歐美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生活與其反響，不就是最大的一個教訓嗎？草擬宣言的朋友們似乎沒有充分的接受這番教訓。宣言中爲了防閑自由的趨於自肆，只在經濟民主的最後一段話裏說到：『自由與服務必須相輔而行。有權利；便有相對的責任。如要自由的社會組織成功，每一個公民對他的同情都要有一種道德的責任感，並要積極參加公眾事業』。

我認爲這話一半是錯的，一半是空口白說的。人格的自由，或自由的火格，決不是權利與義務的概念所能繩墨的，若定要加以繩墨，則我們也只能說，它是權利，也是義務，決不能單單看做權利。自由的人格是一個理想，不是一件現成的貨物；一件分有應得而偏偏有人斬而不與的貨物可以看做一種權利，但勢須痛下工夫、方能希望達成的一個理想，却很清楚的是一種義務，爲了一己，必須盡此義務，爲了別人，爲了社會，也同樣的必須。看重權利，原是個人主義時代的一個通病，如今這一班朋友完全把自由看成了權利，足見個人主義的流毒未盡，而我在上文所下的評語，說他們把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混爲一談，是並非故人罪了。這所論是說錯了的一半。

深怕自由成爲自肆，他們提出的對策是『服務』，是『對同情要有道德的責任感』。我認爲這一半是空話，是呵熱氣的話，於事完全無補。基督教在西方，講了兩千年的愛、服務、與對同情的道德的責任感，究竟有得幾許成效，我們不知道；但近百年來，它對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種種強凌弱、衆暴寡、富抑貧、大加小的事實，未嘗有一籌之展，我們是知道的。不講權利、但講義務、痛絕自私、昌言博愛的宗教的感召，所得既等於零，何況一無憑藉的口頭禪語呢？生前聚斂，死後捐錢，一面做強盜，一面發善心的『服務』與『責任感』，以前有，以後也不會完全沒有，但我們相信它和這一類的道學的勸告無干而追在當事人看來，以至於草擬這次宣言的人看來，應該還無害於自由。

我說這種勸善之言爲一無憑藉而與自由人格的招致不生關係，爲的是想引進到本文中對『自由主義宣言』最主要的一個評論，就是，它根本沒有談到教育。在列敘各種自由權利時，宣言固然也說到：『不論貧富貴賤，人人都有教育其才能受各種教育的機會』。但這是老調，此其所說教育並不一定包括自由思想者所瞭解的那一種教育。西洋自希臘時代起，便已揭曉過從自由思想出發的兩大教育原則，一是認識你自己，一是任何事物不宜太多，在太陽神阿普羅的神龕上，勒爲銘文，垂作明訓。說認識你自己，目的自是在控制你自己，希臘人是認定知行合一，能知即能行的；說任何事物不宜太多，指的是和你生活有關的一切事物，你的欲望，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你的理想，你的信仰。把兩個原則合起來，就等於說，你能控制你自己和你因生活而發出的種種企求與欲念，則所求與所得不至於過量、過火，轉而使你自己被它們所束縛控制。不

受束縛控制，就是自由。我不明白爲甚麼宣布宣言的朋友們連這一番明訓都忘記了。如果不忘記，而轉從這方面有所提示，使蔚爲一種教育的新風氣，則所得的人格自由便是真正的自由，亦即無煩防閑、無須對策的自由。有了這種教育的作風，再進一步而講求達人與親民之志，即從淑身的生理與心理的學術進而致力於淑世的社會的學術，則不必侈談服務與責任感，而服務與責任感的效果不求而至。

六、最後還有不妨指出而一時無須詳論的一點，就是，宣言中抽象的提示多而具體的主張少。黎秀石氏在報導裏也許論到這一層，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在大多數人缺乏麵包的今日，少數人侈言自由的理論，而拿不出免於匱乏的切實的保證來，全部宣言即等於空口說白話，初不限於勸人發揮正義感與努力服務一端而已。充分的生產與適當的分配固然爲任何經濟主張所不可缺少，但欲望的各自控制也是健全的經濟主張所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生產與分配屬於外緣，欲望的控制繫乎內發，欲望無限，而物力有窮，終須外內並力，兩相調協，經濟生活才有底定的一日。關於欲望的內發的控制，近代的經濟學，不論其爲傳統的或革命的，是幾乎完全不加論議的，自由思想者，根據自由生活的需

# 憲政和中國文化

郭叔壬

很久以前，就聽到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先後在「觀察」上發表過批評中國憲政，兼論中國文化的文章。有梁張兩先生文章中的「觀察」最近輾轉自古巴朋友處寄來，始得一併拜讀。同時又看到谷春帆先生的「從民主到帝國」一文（觀察三卷十期）也是以行憲問題作爲討論對象的。這個問題一直是筆者內心裏橫梗甚久的一個問題。來美以後，因推敲事理的時間較多，復切實的看到此間人士的生活情態和物質文明，更加深了筆者對這個問題的思致。這個問題不啻是一個實際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文化建設問題。讀了梁張谷三先生的文章以後，筆者也願就思慮所及，提出來和國內時賢商討。

梁先生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中，（觀察三卷四、五期），對中國的憲政前途根本否認，就梁先生數十年的研究結果，認爲從中國文化內容着眼，中國絕不能有英美式的立憲政治；因爲競選宣傳，和中國的民風國俗根本不合。梁先生又謂，民主政治在中國非不可能，但這需要審視中國的特殊環境，然後由專家學者，擬訂一套合乎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設不此之圖，而硬要競選行憲，則一定要發生選災。張東蓀先生的文章，和梁先生的文章，在情調上相同，在精神上不同。張先生在「我亦追論憲政兼及對中國文化的診斷」一文中，（觀察三卷七期），認爲文化的吸收，要自彼此條件相同處着手，憲政政治在中國非不可能，惟中國之所以未能建立起英美型的憲政政治者，主要原

要，有如上節所論，便應出而加以鄭重的補正。此外，自由思想者路途，也必須供給一個關於人口的主張，而這又須和經濟主張相提並論。物力之生產供應有限，而人口的增殖無涯，人口之中，對於一己欲望自動裁節的能力，自亦大有不齊，則此種主張，於注意人口的數量以外，更須顧到人口的質地，其於貧得無養、嗷人自肥的分子，勢須運用社會的力量加以約制，不能任其孳長。一種宗教的主張也有它的重要的地位，西洋的自由思想者既從一種有組織的宗教的積威之下解放了出來，他自不願意看到後起的各種思潮信仰，包括自由思想本身在內，趨向於過度的組織化而儼然形成各式的新教條與新教會。他不但應主張信仰自由，更須主張信仰的返歸於個人化，使其成爲充實人格的一種工具，與哲學文學、音樂、藝術等人文學科屬於同似的範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希望消除壁壘，增開平陽，使自由的人格有培育的餘地。第四種具體的主張是教育的，上文已有申說。四者之中，最基本的是教育的，因爲，一則自由思想者自身要站穩，必須先經歷一番自我認識與自我克服的培養工夫，再則，要使種種主張發人深省，作爲見諸行事的張本，也總須以教育爲入手之方。

因是，競選行憲，完全受特殊勢力所操縱，至如中國是否永久不會產生英美型的憲政，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目下難作斷論。谷春帆先生的意見不同於梁張二先生。從歷史上看，工業的發展，促成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時代的需要不同，故民主政治可以含有不同的內容。民主政治不是沒有缺點，它需要逐漸改善。中國目前的混亂似乎仍要乞靈於民治。三先生的立說大致如此。此文並非想和三位先生論辯，而是想申述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故三先生原文不擬引用。筆者是大體同意谷先生的說法的，雖然筆者並不完全同意於達到結論的推理步驟。筆者深信，憲政政治也不外乎是一種生活情態，生活情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體，所以憲政初行之際，不宜陳義過高，只要我們能有這個制度，則總勝過我們沒有這個制度。政治上的恩怨，本來不是一個甚麼制度的建立與否可以解消得了的，它牽扯的問題太多。但一個注意現實問題的人，就不能不針對現實，用其思慮。我們如果能够腳踏實地，就問題的本身想解決問題的辦法，則假以時日，這個制度終有一天會爲大多數國民所接受的。

從民主政治的發展上看，英美的民主政治是他們人民實際生活的產物，他們的民治精神，和民治內容，常因物質生活的改變而改變。筆者現居美國，即以美國爲例。美國各州後來通過的憲法，在精神和聯邦憲法常有衝突，而後來因工業發展，而發生的一些問題，在聯邦憲法的條文上，竟找不到解釋。行

憲初年，政治的貪污，選舉的把持，真是史不絕書。熟悉美國憲法史的人，熟悉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人，都知道這些事實。地方政府是美國民選政治的基礎，但一本討論美國地方政府的書籍，幾乎是一冊描寫政治貪污，選舉把持的歷史。地方政治機構的變遷，從市長制到市議會制，到市委制，又到經理制，都有黨人竊權和把持選舉的牽連；而當年州級政府，對地方政府，在立法方面和行政方面種種控制，以及後來風起雲湧的地方政府的自治運動，都有黨爭的背景，就連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也都牽連在黨爭之中。後來因為黨爭的病民，所以許多城市，通過議案，採用市經理制，不惜重金，禮聘客卿，希望這位客卿，能公平的有效的處理市政。

遠在一八七七年，有文官制度改進黨協會的成立，但直至一八八四年，任用文官的放試制度，才正式實施，並明文規定，政府現任官吏，不能從事政黨性的活動。不過這種規定，只同具文。在黨政合一局面下，弄出來的選舉，那裏還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美國目前政黨政治的運用情形。大體說，每個城市都分成若干區，區內設有黨部，在大城市裏面，區復分成若干保，每保多有三五黨員，執行黨部方面的工作。各保乃係黨方的基本組織，各保黨員籌組一委員會，由此委員會推選代表，出席縣中央委員會。縣中央委員會再推選代表，出席州中央委員會。復由之推選代表，出席縣中央委員會。但從各區選出的代表，是否足夠健全，就很成問題。因為從區裏面選出來的人，常是有某種方便的人。一個稅務員，可以因了活動選舉而少課該保居民的財產稅。所以實際的民治，和理論的民治，很有距離。此外競選提名制，從初期的預選會制的簡接提名，改變到直接預選會的直接提名，也都是因為制度上發生了毛病，而不能不有所改革的。

遠者不論，就在美國民主政治業已大體完備的今天，在真正民意以外，又有多少壓力集團，在那裏製造民意，劫持民意。而百分之百之「民主」，談何容易？但儘管如此，這並無礙於美國民主政治的推行。隨着產業的發展，以及配合產業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教育制度，使美國民主制度的內容，逐漸充實。壓力集團操縱政治的情形亦逐漸改善。當日聯邦制憲諸公，所未能慮及的，而後來又和國計民生發生了莫可分解的關係的一些事件，又都循次的明載各州州憲，或是特別條例裏。企業組合的興起，革斷市場。獨佔競爭的發生，都直接間接影響人民的經濟生活。雖有資本家的財力通天，但限制這些違反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規定，則盡成了必須奉守的條例。羅斯福時代，又不惜以無比的努力，改革大法院，以便和解釋利於新政推行的聯繫。由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教育機會的均等，人民的聲音愈來愈大；職業以客卿仍極活躍，但為了競選，他不能不取悅於人民。一個熱中區保初選的私務員，冒着危險，低估被誅者的財產，期得一票，這種事實，都仍不失為「民主」的有力說明。時至今日，民主政治已成了英美人民全部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個項目。不管這個制度本身含有甚麼缺點，但從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用，發展私人的企業精神，以及人人皆有

充份的信仰自由……這幾點來看，這個制度仍為絕大多數人民所信奉。所以演進到今日「民主政治」不但是美國人民的一種生活情態，而且已變成美國人民的一種精神力量。

以上敘述，筆者並非在故意指摘美國民主政治的毛病，而替我們自己的缺點加以辯護，而是說憲政的推行，我們不能期望成功於旦夕，我們更不能因為有人把持，便根本懷疑這個制度的本身，而放棄了我們對推行這個制度的努力。認真講，我們必須把這個制度的理想，貫注於我們的實際生活，濡染浸淫，使這個制度，能夠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縱有錯誤，我們可以不斷的修改，時間一長，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美國先民遠來西歐，多富理想，其建立一個制度，尚須經過一二百年的努力，則我們推行憲政，想指日就理，豈是易事？但行衡現勢，我們的問題就在這裏。

文化一詞的含義，原本廣泛，我們為了行文的方便起見，不妨說，某個國家的文化，乃是指某一時期某一地域一羣人民的生活情態，及文物制度的內容而言。準此而論，則我們有我們的文化，英美有英美的文化，蘇聯有蘇聯的文化，因為這幾個國家的人民，各自有其不同的生活情態，和用以推進這種生活情態的文物制度。但為甚麼英美的文化就會產生英美的政治制度，蘇聯的文化就會產生蘇聯的政治制度；而我們的文化，就不能夠產生一套能夠用以推進我們人民生活情態的政治制度？這一定有問題，而問題的基因，乃在用以構成文化內容的思想和用以構成文化內容的生活，全部脫節。這一個看法的例證，不勝枚舉：我們談現代化，一開頭，就聯想到洋房汽車；談憲政，一開頭，就聯想到英美的民治。其實我們錯誤了。我們懸的不妨稍高，但我們也不能不認識我們自己，實在說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不外是一個人民頭腦的改造。是一種為追求一個新的生活環境，而採取的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試問我們這種態度有沒有？而這種態度的成長，又需要相當時間的培養，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態度，如果我們人民的生活態度以及生活內容，不隨同加以改進的話。光是汽車洋房，能不能使我們現代化？英美式的代議政治，全部搬來，能不能在我們的文化裏生根？試看一輛汽車，要多少個附帶的條件？如同平滑的馬路、一定限度的行車速度、加油站、修理站、各種售賣汽車零件的商店、最基本的還是要有鋼鐵汽油的生產、以及一充足以保護汽車零件、不在停車場為小偷盜竊的治安制度，我們如再進一步，看看汽車之所以成爲今日現代化內容的一個主要部份者，又豈是一蹴而幾的？車就汽車行業的發展，就可寫成一厚冊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八六二年，二十五歲的羅克非洛氏，到俄亥俄州，集資四千美元，從事煤油礦的開採，至一八七〇年，便增至到一百萬美元，開辦美孚油公司，自是以遠，煤油乃得大發提鍊，用煤油作爲動力的各種工業，才得大量發展，而汽車業便也加速度的發展，於是福特大王，以及各式各樣的太王，適應而生，美國資本主義的內容，才愈益充實。

隨着產業的發展，加深了各種不同利益的衝突，進而又增多了代表各種不

同利益的團體，最顯著的南北美戰爭，是為經濟利益的衝突而打的。提高關稅，和減低關稅的鬥爭，西方農業利益和東方工業利益的鬥爭，以及白銀集團和非白銀集團的鬥爭，這都是有其共聞的史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此起彼伏，便常常決定於這些利益集團鬥爭的勝負。從這一點上，我們或可以看出，為甚麼民主共和兩黨，在競選宣傳上並沒有陳義極高的主張，而僅是集中於某一些極其實際的問題的解決。

上面的兩個說明，是在解釋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進，全是建基於他們實際生活上面的。自然，人權宣言、虛廢學說：對美國立國精神，大有影響，但這個制度的實際建立，還是置基於他們的全部生活的。一部別克汽車，不知經過了多少設計，多少改造，才具有今日的規模，而我們一談到汽車，心中多少要有一輛一九四八年的別克作藍本，好像一九四〇年的福特，便已無足稱道。同樣，我們談工業化，談憲政，也總要以蘇聯或英美今日的成就為底樣，我們竟忘記了他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人民為達到這個目的，所遭受的艱辛，以及所支付的代價。我們想一步登天，而不問問自己的慧根，豈不是思想和現實相距太遠？取法乎上，固然無可非議，但我們要度量量力，看看自己的條件，這種陳義過高，而不重實際的精神，就是我們民族文化問題所在。這種現象，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據說孔老夫子，曾為巨人所困，情急事迫，他老先生不求脫身之計，而竟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實這種腔調，去現實問題多遠？從孔子到孟子，到董仲舒，到韓昌黎，更到宋代諸儒，都具有這種傳統的態度。他們講解義理，分辯道器，取法先王，稱道堯舜，其實堯舜之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並不清楚，拿了一個內容並不清楚的東西，作為立說立論的標準，這怎麼行？遇見讀書的人，大都犯了好高騖遠的毛病，所謂士九器識而後文藝的看法，是完全忽略了分工的科學原理的。蘇軾上韓太尉書，公認是一篇鏗鏘好讀的文章，其實是滿紙空虛，他說：「人之為學，應志其大；不志其大，何學為？」（筆者手頭無書，大意如此）我們如問，究竟學甚麼才算志大？時至今日，這種思路，一直還存在着。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就筆者所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個國內經濟系畢業的學生，講凱恩斯的就業論，講張伯倫的獨佔學說，常頭頭是道，但並不很清楚二氏達到結論所用的那一套推理方法；而一個美國學生，常不大清楚凱恩斯張伯倫二氏為何許人，但他能運用分析經濟所利用的那一套方法。

上述種種事實，都反證出在我們的文化領域裏，有着思想和現實脫節的地方，因為思想和現實的脫節，所以我們未能用我們民族的智慧，建立一個推進我們生活情態的制度，圖治之道，就在如何縮短兩者之間的距離，使一切東西都變成我們實際生活的反映。

從上述諸點，我們可以看出，英美的憲政政治，乃是工業發展的果實，而憲政政治的推行，又幫助了工業的發展。同時我們又看出，憲政政治，僅是人與整個生活情態中的一個部門，其建立發展，與其它部門是相互關聯的，我們

今後憲政的推行，能否成功，就全看我們對這兩點的認識如何。

自第一點言，處當今之世，不管一個國家的文化內容，包含一些甚麼東西，或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型態，與另外國家的有甚麼差異，但必不可少的一個項目，一定是工業化。工業化程度的深淺，可以決定一個文化的是否充實，這個道理，如同一加一等於二，是無須辭費的。問題乃在我們如何促進工業化，更具體點講，就是我們如何促進發展工業化的條件。於此，英美蘇聯的成例，都可做我們的鏡鑑。但從中國的立國精神，和目前的實際政治環境看，我們接受英美的政治制度的可能，一定大於接受蘇聯政治制度的可能。就英美的情形看，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是工業階級的建立，商業階級的抬頭，和工廠制度的興起，我們如其不完全採蘇聯的辦法，一切經濟活動，完全由政府來干涉，則必像英美一樣，也產生各種不同的經濟利益。我們固然可以同時採用英美的放任制，以發展私人企業，又同時採用蘇聯的管制制，以發展國家事業，（其實單就經濟活動而言，這兩種制度已漸漸接近）惟無論我們要走那條路，工業發展的一些原理，我們是必須遵守的。我們想減低生產成本，就非大量生產不可；想爭奪市場，則非求生產品的花樣翻新不可。其影響所及，一定引起同業的競爭，由於各種生產事業的同時發展，又一定產生各種不同的經濟利益。無論蘇聯的生產或是英美的生產，都為同樣的經濟規律所限制。管理的方式儘管不同，而支配生產的原理則完全一樣。由於工廠制度的興起，一定要發生僱傭關係，形成僱方和僱方；由於各種經濟活動的擴張，又一定會發生各種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衝突。於是便想採持立法權，行政權，進而要運用組織，發動集會，推選代表。無論英美的議會政治，或是蘇聯的蘇維埃政治，方式儘管不同，而基本精神則是初無二致的。所以我們不工業化則已，我們如果工業化，即我們不能不有一套推行工業化的制度。不管這個制度由誰來推行，在初行之際，是難免受到操縱或把持的。但等到工業化開始進行，各種力量先後建立以後，則一個政黨的把持，或是一個力量的操縱，都是不很可能的。但如昧於這個道理，而根本懷疑，或是不肯合作，或是不盡督促的責任則我們都難望會有良好的憲政發生。

從第二點看，憲政政治，僅是我們人民全部生活情態中的一個部門，如果不在其它部門之內平行下工夫，則求良好憲政，將如緣木求魚。從民初到現在，四十來年，我們所以未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者，就是因為我們翻來覆去，光是注意到一個政治形式的改造，而未嘗注意到整個社會內容的改造。受過教育的人，全集中都市，不肯下鄉，有頭腦的人，又多半在政治圈子內鑽來鑽去，不肯向社會的底層下工夫。下過工夫的人，又利用了組織，和現政權積不相容。所有的力量，竟全然用於無謂的長期消耗，我們致力於大學教育，而不看看鄉間的私塾制度，我們提倡現代化，有些人又偏偏向故舊堆中尋故事，這都是遺憾。我們知道，現代化是一個整體的東西，有汽車就得有汽油，穿西裝同時就需要皮鞋，「全盤西化」，是數年前國內關心中國文化的人，提出的口

號，但我們審度事理，「全盤」二字，在今天仍有提出的必要。

此外推行憲政，我們還應該有心理上的準備。這要靠人民政府的共同守法。我們真不懂，在高歌行憲的今天，政府還可不依法律而隨意捕人，而另外一些人，又專門在製造事件，以反對政府為能事。筆者棲身的一個大學，一天有幾個女生，在街上大聲喧嘩，警察走來干涉，這幾個女生，未曾注意，於是被弄到警察局，每人押了兩個半鐘頭，這個消息第二天登在本市的報紙上，奇怪

# 論聘請外國教授

季羨林

中國學術落後，大學師資尤其感到缺乏；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不聘請外國教授。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當然不能反對；但是却有條件。

我先說一點我自己的經驗。十幾年前我在北平的一個國立大學裏念外國語文。這個大學的外國語文系是非常著名的，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國教授多，而且據說又都是有地位的學者。我為這盛名所震驚，懷了一顆虔敬的心，走進了學校，走進了課堂。最初我當然不敢說什麼；但漸漸的我却懷疑起來。這些教授們多半是英美人，英文當然會說；但也就只是會說英文，說到他們有什麼專門研究，那就很成問題了。一位美國女教授是斯丹佛大學的碩士，教我們英文文字學。第一學期，她拿一位丹麥語言學家論普通語言學的書當教本。這並不是什麼深奧的著作；但她愈講我們愈糊塗。現在看起來並不是很難懂的格林定律當時却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原因就是這位女教授除了英文以外，古典語言似乎一點都不會，恐怕連她自己也愈講愈墜入五里霧中了。第二學期換了課本，她要講她的據說最拿手的喬叟。第一堂上去，高聲背誦了喬叟的傑作 *Canterbury Tales* 的第一段。我們都大驚失色。幸而我們不久就發現了她的全部的本領就在背誦喬叟的傑作的第一段，我們的「色」纔不至繼續「失」下去，否則「失」出病來也未可知。我們看，她似乎連中古英文法也不甚了然；所以不久我們就讀起翻成近代英語的喬叟來。一年讀完，我們算是學了英文文字學。

另外一位教授，也是美國人，他教我們歐洲文學史，用的是他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頁厚的精裝的鉅著當教本。無論誰看到這部大書，也會不由的對這位教授起尊敬心；但倘若一加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部書除了厚大以外沒有別的任何長處，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肯出錢替他印這部書的。裏面對世界上的許多名著的內容都有一個國家的說明；倘若仔細推敲起來，這些說明却不可靠，幾乎都有問題。這些名著的原文他當然沒讀到過，連譯本他似乎也沒讀了幾種，他只是直抄別人的書，而且抄得極荒疏，極不小心。這證明他連抄的耐性都沒有；然而他就是我們國立大學的名教授。

的是，這兩個女生事後竟若無其事，而此校男生，也未向警局提出抗議，結隊遊行。有一次這個大學開了一次大會，出席的人數很多，會後大家全站在飯廳外邊，等候循序入內，時正雨，那位白髮銀鬚的老校長，和學生們一樣在雨下站着，沒有一個人肯讓他先走一步，他也未作想先走一步的表示，這件小事，我看到後十分感動。一個國家之所以富強，除船堅砲利之外，還有許多的原因，而這許多原因又正都是我們所沒有的。

二月中旬於美國甘州。

我在這裏不能替每一個我的外國老師都作一個介紹。總括一句，除了很少數的例外外，他們都差不多，不管他們是那國的人。在本國，他們都在大學畢業。我不知道他們在本國究竟能夠找到什麼職業；但一定不會是大學教授，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他們有的或者可以在大學裏作助教，有的或者可以作中學教員，有的只配在商店裏作一個店員，在機關裏作小公務員。然而這些稱呼都不響亮，於是他們就來到中國，在我們的大學裏成了名教授。

倘若他們老老實實的作教授的話，作上幾年，說不定也可以作出點成績來。倘若認真讀書，也一定會有所得的；但有些人來中國的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完全為了好奇心，想來看一看這神秘的國度。結果學了一臉假笑，擠鼻子擠眼，打拱作揖，自命為中國通，能說三句半中國話，回國去了。不久就寫成了幾厚冊論中國的書，於是出了名，發了財，皆大歡喜。有的在本國研究漢學，找到一個機會到中國來想繼續研究。在中國大學裏擔任的課程與他們自己研究的毫無關係。他們可以教歷史，教哲學，教希臘文，拉丁文，教古典文學；德國人教法文，美國人教德文，他們簡直是萬能。同時還忘不了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學生或化錢雇助理幫自己翻譯中國的古書，詩詞歌賦全行。譯的時候儘可能找別人；但書籍出版的時候却只剩下自己的名字。於是也出了名，發了財，說不定讓本國的大學請回國去作漢學教授，仍然是皆大歡喜。

從這樣的教授那裏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東西，我們一想就可以知道。但這不過是在中國誤中國的青年學生而已，還不足以盡他們的任務。他們一回國，當然就會有人問他們在中國的職業，他們也當然就會回答說作教授。他們的親戚朋友一定很驚奇，像他這樣的人居然在中國能夠作到教授，中國的大學教育也可以想見了。於是十傳百，百傳千，他們腦筋裏都有了先入之見，即便再想把中國大學的真像告訴他們，也沒有用了。我說中國大學的真像，意思是說，中國大學教授的本質固然不能同其他學術先進國家比，但也不像他們想的那樣壞。我們不否認，有很多中國教授同這些外國教授差不多；但也有些真正有地位的學者，他們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大學裏都能作到教授而無愧。把這些學者

同這些外國教授拉在一起，相提並論，簡直是不倫不類。要想避免這不倫不類的滑稽劇。我們只有讓作大學助教的外國人留在他們本國作大學助教。作中學教員的留在他們本國作中學教員，作店員小公務員的留在他們本國作店員小公務員。倘若我們非聘請外國教授不行的話，我們要聘請的是另外一些人。

這些人我們也聘請過，可惜數目很少，只能算作我上面說到的少數的例外。譬如北京大學以前聘請的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就是其中的一個。葛利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學者。在中國住了半生，弟子遍中國。中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能有這樣的成績，我們要歸功葛利普先生。這樣的外國教授我們纔需要，纔真值得我們聘請。有葛利普先生這樣的外國教授，是我們中國大學的光榮。即便有許多學者不

能像葛利普先生一樣在中國住那樣許多年。但這也沒有關係。拉威羅素在中國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們在幾個講演裏留給中國的影響仍然很大，是那些擄鼻子擄眼打拱作揖的中國通和那些讓別人作工作自己來出名的所謂漢學家萬萬想不到的。

除了這些真正有地位的學者以外，爲了中國學生學習外國語言起見，我們也可以聘請外國人來。但我們絕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隨便一個外國的張三李四都給他教授的名銜。我們並不是沒有前例可援。我們可以學英國德國的辦法，只要教實用語言的外國人一律給他教員的名義。只有真正有地位的學者，最少在外國也能作到正教授的，我們纔給他教授的名義。這就是我在開頭說到的條件。

三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北大

# 和蘇聯相處之道

Getting On With Russia The Nation, Dec. 23, 1947.

拉斯基

這是英國拉斯基教授最近發表的三篇國際政治論文的第三篇。第一篇見本刊三卷十七期，第二篇見本刊三卷二十期。譯者

一

現時，沒有一個國家比了蘇俄更多地被人議論着，并且沒有一個國家比了它更被人惡意地在恐懼和厭惡中仇視着。它領袖們的錯誤常被引人引作對它下判斷的根據；這些錯誤確是很重大，有時甚至難予辯護。在另一方面，它的朋友們却以熱烈的崇拜來判斷它，他們用和但丁或密爾頓一般的史詩來歌頌它，而不把它視爲一個自然的歷史產物：深遠奇特的原因造成了深遠奇特的結果。我們現在看蘇俄，有似一世紀半以前畢特 Pit 和特威脫 Timothy Dwight 看革命中的法國，都有一個血紅色的天幕反映着。我們憤怒地談論着「鐵幕」，其實所謂「鐵幕」，一半是指我們不願意費力去學俄國的神祕，一半是指我們看見這個國家正供奉着我所信的神祕而感到不安。尤其是這真能努力從俄國人的立場和根據俄國人的經驗。尤其是這一代的經驗，來面對人類文化問題，筆者認爲我們至少能夠找到門徑來避免使兩個不安和仇視的世界愈趨分裂。我們的能否找到這門徑，正是此後五十年間人類的禍福所繫。

俄國不具備英美所是認的民主政制。其實，若是俄國果真具備了這些政制，這纔是一件怪事。它的歷史和英美迥乎不同；它是下列種種事物的一個神秘混合物：拜然丁 Byzantine 式的皇國，極端壓迫和腐敗，不負責任的貴族階級，文盲的農民，少數而把持的布爾喬，和叛逆的知識分子，後者信奉了馬克斯主義而把它改造成爲俄國式樣，用以適應俄國的目的；它在第一次大戰慘敗中，由知識分子硬掀起了無產階級革命，而爲大眾人民在「一半解中」所接受。在經過這樣一個革命後的一個世代內，若是西方的民主政制竟能在這裏長成，將是一件難於置信的奇蹟。

誠然，在俄國有很多事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當一個巨大民族，正從十八世紀一步跨入了二十世紀，對於阻礙它前進的事物正不惜犧牲，我們誰會聽到過這樣一個民族會同時尋求反對者的贊許呢？十七世紀英國布爾喬革命中，和美國獨立戰爭中，我們也沒有聽到過對於保皇黨等反對者的優容。俄國革命的理論，得在具有產用權力傳統的它，獲得同情，因爲這套理論原不傳適用於產生地。所以我們對於俄國這套理想，不能藉直接和間接的「援助」，軍事占領，甚至壓制，而得消弭。我們祇有算另外一套理想來超越它，使一般久處於貧困與不公平鎖鍊中而復有勇氣來掙脫這鎖鍊的人民，甘願接受。我們更應牢記：若是俄國對外活動含有陰謀，詭譎和

殘忍，那麼，我們自己從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一年的對俄活動中也正多着此種成份。俄國革命的能夠迄今存在，絕非因我們的幫助。那裏曾有不斷的冒險者，想藉內戰來推翻革命的果，而這輩人的終歸覆滅，並不能歸功於倫敦和華盛頓的當局。在希特勒的陰影已開始籠罩了歐洲，日本已開始擴展其帝國於東方以前，歐洲任何國家和華盛頓任何政府從未給予莫斯科以一點援手。在納粹主義的真意已大白於世以前，——除了張伯倫還夢想着尼羅的勝利和貝當還認維希是一七八九的報復外，——曾有一千萬重要人物對於希特勒，莫索里尼和佛朗哥表示崇敬或尊敬，甚至邱吉爾也曾讚譽過莫索里尼，并且爲了西班牙共和國的傾覆而歡呼，這個傾覆終於葬送了整個民族對反革命的囚牢中。

當希特勒開始征服世界，珍珠港的慘敗預告了一個新的黑暗時代的到臨，英國政府確曾給予俄國以巨量的援助，並履行了諾言：以戰爭所需的技術共同使用。除了原子彈秘密外。同時，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俄國國土被蹂躪，億萬的俄國人民犧牲了生命，纔使英美贏得時間來開闢歐洲的第二戰線和反攻日本在大太平洋上的勝利。俄國固然在千鈞一髮的時機助了我們的無量援助，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們也曾助了俄國領袖們和人民的巨大幫助。

一一

戰爭中的結合是比較簡單，因為聯盟國的唯一目的是在給予侵略者以決定性的擊敗。和平中的結合則比較困難多多，尤其是在一個革命的年代，當時沒有一個不在開始評價其社會制度的基礎。要懂得為什麼俄國對於和平的開始法會大異於華盛頓的看法，筆者認為並不大難，雖是要解釋俄國和倫敦間對此的歧異，確是較難。俄國看見了腳下的懸崖。他的統治者明瞭：在此後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他們必須要求其人民重新步上艱困的道路，纔能返回戰爭開始時的地步。他們更看到——他們怎麼會不看到？——強大的美國，雖有時慷慨而唱着高調，而他內在的不能自己的動向却是在實現所謂「美國世紀」。他們更聽到：美國政策被稱為「保衛民主」，而俄國政策則被稱為「戰略性的帝國主義」，雖這兩個政策並無所異。中東的油區，因為和俄國地域接近，所以被認為必須對之而予以保衛，但當俄國人指出：西方國家的佔領中東足使英美前線直逼高加索的邊線，因而威脅俄國的生命線，則被認為可笑。

俄國人眼看美國政府傾輸資財以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反動政權；他們更聽到貝文欣慰的呼聲，當美國的坦克和飛機開到了雅典和伊斯坦波。他們知道——他們怎樣會不知道？——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國的古老而罪惡的特權階級好像對於英國的外交部和美國的國務院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他們更駭然於美國貸款的流向意大利，正當加斯波里已將社會黨和共產黨份子逐出政府之後。他們不得不注意到英美一方面對於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獨裁政權的寬容，而另一方面對於俄國勢力下的政權的極端嚴厲，在後者，其主要原則是不許戰前執政的法西斯份子重新取得政權。簡括言之，俄國人應否在大體上獲得如下的結論：美國利益乃集中在保衛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制，荷民主政制而不可得，乃在保衛任何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政制？俄國人從千萬萬國人的演說和時論中，是否應該認定：甚至英國的初生而溫和的社會主義民主，也被美國疑懼為對於「美國生活方式」的一個威脅？

或者有人會指出：「但是俄國領袖們的外交政策正有着重大的缺陷。」誠然，他們的缺陷，無論在鉅細事件上都極重大。他們在拒絕里林奈爾氏 *Lilienthal* 管制原子能計劃時未提出適當的理由。他們早應參加由奧爾斯氏 *Sr. John Boyd Orr* 所主席的食糧與農業組織。他們更應該盡力促使聯合國文教組織 *UNESCO* 有所成功。他

們也應該支持國際貨幣基金。他們對於伊期所未遂的冒險是無法予以辯護的。他們阻止了十五個俄國婦女跟隨她們的英國丈夫，這是件極端愚蠢的事。他們口頭和書面宣傳的一大部份是粗率的，甚至有些是有意不忠實和物質的，想以抹殺事實來獲得效果。他們刺奪了解放中東北的物資，實是在下流的做法。他們在德奧聯盟管制機構中的做法，有時是乖異，有時是放縱，有時是野蠻。在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大會，和外長會議中，俄國的代表們玩着詭辯者的把戲，以拖延和阻撓來迫令忠實人憤怒，并且拘泥着舊金山憲章的字句而背棄其精神。他們對於衛星國內的共產黨，本來有些是無足輕重的，都盡量扶植掩護，而形成了寓言中由蛤蟆變成巨熊的地位。

二

上舉種種都是事實，并且都能引證得更形動人。但是，筆者迄未獲得證據，足以證明俄國意欲發動戰爭，或是在此後十五年到二十年中有發動戰爭的物質能力。更進一步，筆者更未獲得證據，足以證明俄國意欲帝國主義的擴展。相反地，筆者相信俄國領袖們正懼怕着戰爭；他們恐懼着資本主義國家知其弱點而予以包圍；他們恐懼聯盟國在德，在中東，在希土，在中國日本的政策，乃在攫取基地，以發動旨在消滅蘇俄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據筆者的看法，他們的疑懼更以如下的認定而加強：他們認定，為了獲得本國的最大安全，對於這個不僅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尤其經過二十五年來革命改革中所受盡犧牲的疲乏民族，必須激發其熱烈的民族主義。於是，為了激發其人民的熱烈民族主義，俄國領袖們不得不對於其可能的敵人描述得格外醜惡，把他的居心和政策描述得分外陰險。此外，俄國的傳統外交本是斤斤計較，從不輕易攤牌，尤其相信說來簡單的事物必然是複雜。我們認清了這些，纔會對於俄國的國際關係獲得適當的透視。

我們不應忽視了一個世代以來處於賤民民族地位所產生的「自卑感」，再由由斯大林堡 *Stalin* 和壯烈史詩所象徵的民族榮譽感，相互結合而形成的錯謬心理「鬱結」 *Complex*。最後，我們必須牢記：新生的俄國尚缺少老練的人才，對於外國能精密觀察和分析。迄今為止，他尚未找到較年輕的人，能和里特維諾夫和梅斯基的洞見和智能相倫比。

苟能容忍和理解，筆者殊不信和俄國的調適將為不可

能。在確切認清了現有處境後，我們會了解容忍和理解是必需的。或者有人會指出：當茲共產黨國際總局組成，法國共產黨正在煽動總罷工，更使盟社會黨人為反動的戰爭販子，凡是種種，已使容忍更為困難，理解近乎不可能的。筆者認為此種見解不免失之近視。筆者個人也承認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的組成是一個失着，一部份因為它使敵人多種一反宣傳的藉口，另一部份因為它不祇不能增加莫斯科對於其附庸國的努力，反而將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隙隙更形加寬。但在實質上它是屬於一種心理姿態者為多，而屬於實在的組織者為少。它的主旨是在使俄國在東歐的努力得到更密切的結合，而不是在使俄國理想不能在西方增加力量。它所暗示的正是莫斯科自認驕傲，而不能在自信剛強。果有此自信，則杜魯門主義正好使東歐國家愈向著莫斯科，而不再需要特設這個機構。事實上所以需要這樣一個機構來公告毗連俄境諸國共產黨間的加強結合，適足以表示克萊姆林宮中人物深怕美國經濟援助其會削弱他們的權力。

法國的局勢則有些不同，筆者不認為那裏共產黨的政策是在造成混亂，激起革命，從而取得政權，用以摧毀馬爾歇計劃在西歐的主要意義。法國罷工是下列諸成因的自願產物：低微工資，通貨膨脹，大規模罷市，極度不良的食糧分配制度；後者使城市成為農村的犧牲者，而對於農村則自一七八九年以來沒有一個法國政府敢於有所對付。大部份的罷工並非為共產黨所引起，既起之後，共產黨便從而想法來領導，因為他們自認應為任何勞工運動的領導者。當他們的領導已獲得廣泛——雖非深遠——的響應時，他們就過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因而想藉勞工的力量來推翻許曼政府。他們却見識不到這一舉措——果真成功——反足使戴高樂登台，苟不成功，更足損壞威望，因為美援對於法國將顯然成為更所急需。事實上，共產黨這次錯誤正和一九三三年的相同，那時他們曾幫着希特勒取得政權，因為相信他們會很快地成為道政權的繼承者。

至於法國共產黨的行動究竟多少是得到莫斯科的贊同，多少是出於自己的激發，固非筆者所知。但筆者頗欲相信法共會依例向莫斯科過分渲染了該項計劃的前途，但當杜萊 *Dole* 從莫斯科回來時，却把這個必將全盤失敗的計劃取銷了。筆者認為俄國領袖們現在已經了解：除了意大利的可能例外之外，他們將不能再能控制四歐的勞工運動。這點了解必然更使他們對於美國勢力感到恐懼。據筆者的看法，歐洲的左派力量應該在現在這個時機向俄國人提供勸說並使之相信：左派力量的拒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並非表示對後者的敵對，反之，這正指示願意和後者站在一起來抵禦直接和間接的侵略者，若是莫斯科自身是具合理性，更使它國共產黨也了解對於共同目標的忠忱和合作的必需。

### 五

苟無忍容和理解，現在的局面已經排定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戰的終結將是暴政遍地。若是有些批評者會說：他們不甘和共產黨的俄國適調，而寧願和後者打個明白，則筆者的答復是：這些批評者正是人類的敵人。若是他們抗議稱：適調等於求和，而我們向希特勒的求和曾一無所獲，則筆者可給予如下的斷然答復：如已證明，希特勒的最後目的是納粹國家的獨霸全球，在這個目的下，最初犧牲者是無辜的德國人民，尤其是猶太血統的德國人民。希特勒蓄意驅使一個文明的民族淪於愚昧無智，以獲取他們

永久的盲目服從。

根據證據，筆者相信對於蘇俄不能加以同樣的罪責。蘇俄誠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是一個嚴酷的政權。他有着寬大的錯誤，有些錯誤甚至難和罪行相區別。但是，無論他暫時的缺陷有多少，他對於科學的誠實，對於教育的熱忱，對於人民所已開發的巨量機會，對於其屬國人民地位的提高，對於婦女所給予的新身份，對於反猶太運動的禁止，對於有色人種的一視同仁——凡是種種，筆者認為足以證明：在他的獨裁政制的底層確實具有在俄國建立民主生活方式的目的。最大的障礙是他領袖們所感覺到國際關係中的極端不安全感。若是我們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能夠獲得安全的信心，則筆者相信能阻礙着相互理解的陰翳，不難消失。筆者所能想像的最好方法，得用來說服俄國領袖們，使他們獲得安全的信心，乃是將杜魯門總統對於幫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決心，同樣地施諸俄國。在希臘和土

#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

(下)

江 沙

(本刊特約記者譯)

鬥爭、翻身、倒苦水

共產黨鬥爭的可怕情形，我們在國民黨的報紙上也常見到他的殘酷。冀魯豫行署所辦的「冀魯豫日報」的大部篇幅，都是關於鬥爭的具體報導，據行署的人告訴我們，該報是以報導鬥爭為主，用為檢討參考的。他們還有連環圖畫的小冊子，也是宣傳鬥爭的。其他宣傳書籍，當然不計其數。

我們在那裏曾看到了鬥爭荷澤天主堂的德國神父和全部修道女。鬥爭的場面很偉大，地點在城內公共體育場，事先並由政府發請柬，請大家去參觀。鬥爭時裝有擴音機，被鬥的神父修道女們都並排坐在台前，老百姓都如看戲似的面向台上，或席地而坐或就站着。鬥爭開始，先由吃過被鬥者們的或能列舉他們的劣跡的，一個一個到台上去報告經過，然後由被鬥者上台辯護或承認或否認。當時我聽見這些破衣告的男女老幼，上台去侃侃而談，確也覺得驚奇。又看到曾經「有我無他」的德國神父被人列舉出他的通敵害人以及偷城隍廟的琉璃瓦來造自己的房子等行為後的窘狀，確也可以使被欺侮者吐一口氣。我當時見一老百姓火氣很大，要上前去打一修道女，就有另一個人

上去拉住這個老百姓說：「這是講理會，你說出她的不好，交政府去辦，你用不着去打啊！」這個老百姓也就不打了。天主堂的一批德國人被鬥爭了好多天，每天都有美國人在那裏拍照參觀，也並沒有殘酷的行爲。數日後，我問荷澤市長關於處理這批德國人的事：他說：「鎮壓是不至於的，我們想將材料整理好後，送交國民政府驅逐出國。」他又說：「鬥爭時要控制老百姓的感情也真不容易。如我們控制不得法，德國鬼子真要吃大虧，因為這個老神父害死的人，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們離開荷澤以前，那裏曾展開了大規模的鬥爭會，一天都有好幾處，我們也就天天去熱鬧。據當局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要限期鬥爭完畢，過此限期，不許再鬥。所以那時這些被鬥者在接到通知後，個個神魂不安。有一次，就在我們辦公附近場地上，看見一批放高利貸的人被鬥爭，當時有一個老百姓說他曾經破壞過「黨」，於是一批赤腳的兒童圍上去把此放高利貸者劈劈拍拍的打一頓，打過之後，被鬥者對主持鬥爭者說：「你我都是熟人，爲何不勸一勸？」主持者說：「兒童團要打你，我那裏能勸！」看情形，是事先安排好請他吃吃苦的。還有一次，我們在晚飯後出去散步，見有一場上在開鬥爭會，當時「請

耳其，美國政府正幫助着一個快將淪落的社會制度。但是對於俄國的幫助，將大大減縮一個社會新秩序產生的痛苦，這個新秩序一旦開始長成，他對於我們整個文明，將有無窮的供獻。

最後，還有二點需得提出。憤恨俄國革命的美國人應該記取：當法國從封建和教會中獲得革命解放時，現代美國人的祖先們也曾因錯誤的判斷而對之深惡痛絕。美國人更應記取：當美國南北戰爭中，甚至一直到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祇有歐洲的勞工階級對於美國的民主具有信心，也祇有他們纔了解當時美國人的夢想。在此後的一個世紀中，可能沒有另外一個勢力，得和美國相倫比。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美國人的責任是在使吉佛遜、林肯和羅斯福的主張成爲世界的原則。較狹小的胸懷，將不足以盡他們應有的使命。

「巴畢，正由此主持者在致「閉幕詞」。他好像說：「我們窮苦老百姓一向低頭受人欺侮，有苦向肚裏吞，從來不敢在土劣面前辯論說話。現在共產黨來了，給了我們與人平等的權利，可以和這些欺侮過我們的人公開的辯論，一方面把我們的苦水倒一倒，一方面要這些人知道我們也是人。」

當大規模鬥爭時，天天有被戴綁紅高帽子土書「大罪蛋」三字牽着手在街上敲鑼進行的事。我問他們：「如果別人的罪要監禁的話，那末你們的監禁在那裏？」他們說：「我們沒有監獄，我們就禁他在家裏，有兒童團們看守，他是無法自由的。」他們這種黨的組織作用，真是發揮了極大的力量。

我們在荷澤城內，尙無殺人殘酷之情事發現，但鬥爭殺人之事，冀魯豫日報上是有記載的。據野城縣具劉傳朋談：「凡兇惡的土劣害人大惡的，有時會被當時殺死。」他說：「某處曾有一土劣，惡毒不堪，會弄死別人的丈夫，強姦他人的女兒，佔有人家的土地，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以前，官僚與土劣是相勾結的，誰敢在他面前放個屁，但被欺者的憤恨是不會消滅的。在鬥爭會時，這個受欺的老媽媽一句話也不講，上去就是一刀；刺過之後，自己

就說：我願意抵命，我的氣出了。」

我對於共產黨的講理、翻身、割苦水等等，都尚無惡感，但對於鬥爭的方法和有些殺人案件，却認為很不妥當。但回頭一想，也覺得不能免。照我們中國的社會組織，擺着士大夫架子的紳士，是農村的無冕統治者，而種田的農民呢，永遠站在下風。譬如現在有些參議會等等，那能代表真正的民意，那能保障真正老百姓的利益？更談不上有機會給他們上台講一句苦話。而共產黨的確抓住了這一點，使多數的窮苦農民也登到台上去，說一句人應該說的話。他們天真，他們誠懇，他們嚐到了一些人的味道，不免感情奔放，手足無措，不無越軌行動發生。我們須知物極必反，所以我是同情他們的。我有一位小地主朋友，是郭城人，我以為他已不在家，但當我赴郭城專員公署打聽，知道他却在郭城縣政府當民政科長。他見了我，自然覺得奇怪。他告訴我：「開會時，鄉下老婆子也會上台講話，可見老百姓的力量如已引發出來，是了不起的。」我深深的可惜，我在荷澤時，沒有把共產黨領導民衆發動民衆組織民衆的方法學到手；但我細細一想，只要當老百姓是人，他就會有人的力量發揮出來。

現在我們都說共產黨最霸道，不民主；而共產黨却說國民黨獨裁，法西斯，太不民主。我認為國民黨的民主是形式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是黨控制下的民主。不過大體說來，在解放區內因為沒有土劣官僚等特殊人物，所以比較的民主。如他們這種開會的方法，又如前面王笑一所談與老百姓商量公家事情的态度，都的確相當民主。我們在荷澤時，他們已準備好出席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代表，據他們說，是用最民主的方法選舉出來的。

我說國民黨的民主是形式的民主，這大家可無須否認的，如選舉等等，都是有其名無其實，可作證明的。共產黨的「民主」，實際上近乎一種「平等」。我們在荷澤因為沒有什麼大事可做，所以天天去看「蹦蹦戲」，去得遲了，只好夾在人縫內攔攔子，決無法預先定座。就是行響的主任去看戲，沒有位子時也只好站在後面。總之一句話，特殊利益的不平現象，不大容易許可存在的。關於這一些，與門爭等事有着聯繫的關係。

### 愛「他們」的和討厭「他們」的

我們與共產黨政府方面的人接觸，當然只見好處，看不見壞處。所謂好與壞，我們可以拿老百姓的反應為標準，就是他們的一種設施，老百姓對他們好的，就算好；反之，老百姓表示討厭的，就算壞。在解放區內，有的老百姓的確對他們有好感的，可以郭城的老百姓對縣長劉朋為證。依我所知，大多數農人們的確擁護他們，以前赤貧的人，現在能分到一些地，還有他們那一套的精神食糧，在生活上不致餓死，在精神上也有所寄託，所以是愛他們的，肯為他們拼命的。至於討厭他們的當然也有，荷澤城內的商人大多討厭他們。

商人的討厭他們，原因也很簡單。商人以能做各種各樣的生意能賺錢為目的，但在共產黨控制之下，一進口一和「出口」都有限制，奢侈品和上海香烟都不准進口，而且把有錢的紳士們趕走後，社會的需要幾乎談不上享樂品，所以賺錢不能多。社會的繁榮和商人的賺錢，大部靠闊人的奢侈，今共產黨限制奢侈，限制享受，商人之恨他們，自然是必然的。

話雖如此，但荷澤城內的館子生意仍很好，第一，商人雖然錢賺得少了，但總比農人鬧氣，吃在肚裏，是頂實惠。第二，比較有錢的人，有的錢也做不成多不成娘，也只好吃在肚裏。第三，行總的一大批人在那裏，錢多沒處花，只好在吃上加些功夫。

商人們討厭他們，但手段高強，仍能設法賺錢。據我所知，他們以黑市用一抗鈔一掉換我們的法幣。抗鈔的「官價」，我們去時是法幣十元掉抗鈔一元，後來跌到法幣六元掉抗鈔一元。行總的這些人，却常以法幣三四元去掉抗鈔一元，商人收買法幣，即可以來商邱開封等地收買東西。我知道有許多行總開車的司機，在商邱買黃金，到荷澤換抗鈔，再以抗鈔換成銀圓，回商邱賣脫，變成法幣，再買金子回去。不過這種生意，只有行總的司機可做，因他們天天運麵粉來同於商邱荷澤的道上，一來一往，圖利很大。這種事情，共產黨當局並非不知道，只是對行總的人特別客氣些，所以眼開眼閉；但如捉到了買進黃金出賣現洋或私自收購法幣的商人，那就非頭戴「大尋蛋」綠帽遊街不可了。

我們在荷澤時，本來聽不到商人們對他們有討厭的話，由此可見他們黨內組織的嚴密。有一次，我在商邱與一汽車隊長談天，始知該隊長是販賣黃金現洋的，他說：「荷澤城內的商人天天希望中央軍去，對「老八」討厭極了！」我仔細一問，原來討厭他們的原因在此。

九月間，南京的和談越來越沒有希望，前方的戰事也就越打越緊，蘭封被共軍佔領，商邱也動搖，荷澤城內展開了募款勞軍運動，王化雲天天來向我們報捷。我們的運

### 防空和疏散

麵粉汽車也停了，有一天，傳說商邱也被共軍佔領。臨海路既斷，我們與南京的消息完全隔絕，他們的交際處通知我們要防空，希望我們疏散到鄉下去。在開防空會時，他們宣佈道：「在軍事方面，我們絕對有把握，惟國民黨飛機來空襲，你們的傷害，我們不能負責。」商量好久，由聯總的外國人出面，假行署的無線電台通知開封國民黨軍事當局，在赴解放區轟炸時，不炸聯總行總機關。聯總行總機關的記號是一個斜十字。次日，我們就用美國大布布上縫上白布斜十字，蓋在屋頂上。王化雲通知我們，無線電已經打白。共產黨的電台與我們軍事當局的電台，還會通報，你說奇怪麼？

他們機關的疏散很快，疎不知鬼不覺，都搬到鄉下去了，只有交際處留在城內，以備招待我們。他們防空，也不像國民政府所屬的機關，要請人造防空洞，而是由男女職員，向老百姓借得工具，自控電光式防空壕。這種精神，在我看來，已是了不起，而他們却不以為苦。

戰事越來越緊，我們與南京方面的消息完全隔絕，幾經商量，毫無辦法，結果我主張到商邱去看一看。於是與聯總辦事處的美國人商定，在某日一大早，由外國人自駕大吉普車赴商邱，我與一翻譯官同車隨行。那次來商邱，車留在於黃河（徐州以北的淤黃河，不是山東的淤黃河）內，幾乎出不來，結果出了很多錢，請我們這一方面的老百姓用牛拉起來的。

到商邱後，火車站上（地名朱集）買不到東西吃，城內物價飛漲。我問城內的老百姓怕不怕共產黨，他們說：「共產黨不來，我們也很苦，今天派款，明天挑土。」我一看，商邱正修築城防工事，城牆上佈滿了迫擊炮。這裏我說一說前方的防禦，共產黨是運動戰遊擊戰，我們是駐在城內，向老百姓要吃要喝要玩，不敢出城一步。駐在商邱的某團長，還發動士兵，到火車站去運救濟麵粉，賣給別人，大發洋財。

我們在商邱只過一夜，次日即回荷澤，向同事報告商邱情形。不料給共產黨當局知道了，怪我們事前沒有通知他們，私到商邱，以後萬萬不可；否則，如出了事，他們不負責任之責。

### 撤退的一幕

臨海路既斷，倉庫和工作隊已無麵粉可運可賣，我們更沒有事情可做，而且開封商邱之間已經不許我們的汽車自由通行。幾經開會商討，後來決定一同撤退。撤退以前，他們希望我們留一二人（下接十七頁）

# 和謠與戰局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 在戰局極度危急，

經濟極端惡化，蔣主席獨居牯嶺靜思深慮全盤大局的時候，京滬間忽然傳出和談的消息。這是從美合衆社傳出的：一個是蘇聯將調解內戰的消息；一個是司徒大使希望國共重開談判的談話。對這些消息，官方極力加以駁斥否認。俗語說得好，「無風不起浪」。派從何起，風從何來？這倒成了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一個謎。

#### 「打不下去了」，

這是近來關心時局的人彼此見面不言而喻的一種心聲。就是在政府中主持大計的人，口頭雖硬，心中却虛。他們只好說：「這時除了打，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再不聽見「三個月」，「六個月」消滅共產黨的豪語了。孫副主席在臺灣演說要打長期戰爭，但怎樣打？用什麼打？而長期打到什麼一個時期？孫副主席沒有說，恐怕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總之「打不下去了」已經是不能不

承認的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了！

在政府方面所仗恃的就是美援。但美國的援助，也非如政府所想像的可以予取予求。好容易呼喚出來了五億七千萬元的貸款，但還要經過國會的通過。而且馬歇爾說得明白，這是一一個物資的救濟計劃，給中國政府一個喘息的機會，並不能用來改革幣制及援助軍事以解救目前的危急。中國政府對此早發出了不滿意的呼聲。要支持戰爭，還要自己想辦法。美國對華政策雖然似乎從觀望趨於積極，但這積極依然慢得很。在中國政府方面，大有緩不濟急之勢。美國對華不肯大伸手？這裏美國有美國的苦衷。美國不能讓中國共產化，不能坐視中國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因此對中國的政府，非幫不可。馬歇爾也明白，即令有了外援，中國政府不一定能夠打敗共產黨，更談不到消滅中國的共產黨。並且持久內戰，愈打愈窮，愈窮則對共產黨愈有

利。在當時，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倘能和平，或者不失為遠東防共辦法之一。馬歇爾前年來華調停，用意在此。一九四六年政協失敗，一九四七年和談破裂，大規模內戰再起，在政府方面「三個月」「六個月」擊潰「共匪」的豪語，在馬歇爾則以為在軍事上政府能稍挫共產黨的銳氣，國軍稍佔上風，和談或更有希望。司徒大使沒有隨馬歇爾以俱去，美國還在等待一個重開和談的機會。一年來盡在打，當然對於「和」，無從談起。自政府發表戡亂命令後，該和便是反動。當時政府氣餒，彷彿只有共產黨無條件投降，那還有什麼和談。國人不敢談和；客卿不便言和。到了今天，一方確已精疲力盡，招架不來，而「共匪」却愈戰愈強，這固非政府始料所及，更非美國始料所及。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自然陷入苦境了。不幫，勢有所不能，幫亦恐已無濟於事。幫與不幫，在美國國內正吵得一場糊塗。於是馬歇爾

爾在國會提出五億七千萬元的援華案，而由司徒大使在中國發表致中國人民書。一方面應付了國內的共和黨和國外的國民黨，一方面又說明了不是幫助內戰，而是救濟中國貧民，中國仍須自助。左右為難，進退維谷，這就是當前美國對華政策。司徒發表致中國人民書的第一天合衆社記者前往一追問，司徒大使索性老實說明意在重開國共談判。據說合衆社的稿子曾經他核定同意發表。當這談話傳出後，政府方面的主戰派大為震怒。廬山並有電話到熱，認為正當前方作戰火熱的時候，後方怎可以言和，要求更正。於是當中央社記者前往的時候，不得已予以否認。但這位當大使的老教育家究竟不能出爾反爾，於是給合衆社記者的信上，說明記者引用的正確，不過外間解釋錯了。

這裏還要一述合衆社上海電傳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內幕，這也是國內戰的內幕，這也是國內戰的內幕。據內幕消息說，兩個月前，張治中將軍在京時常與邵老及張行政院長談時局，大家見面都是一句「打不下去了」！後來大家又推動張治中去試探最高

當局的意思。有一次張治中在京宴請蘇聯代辦費大使及武官羅申，有張軍，王世杰，邵力子等重要人物作陪。既然是有目的的請客，自然會說到和談問題上來。後來不知怎樣談到蘇聯來做調人的話。據說羅申武官願意打電報回莫斯科去問。後來他自己回國了。這回國與和談有無關係，亦無從知道。最近蘇聯又任命羅申為駐華大使，於是使人又想到張治中宴會的往事，於是又傳出了蘇聯調停內戰的消息。不如此此，同時還傳出中央社上海電與南京電先後發出，不知是否有意配合司徒的談話，或是無意的巧合，這倒耐人尋味。有人道般猜想，蘇聯既應允調停，這或者是中共可以言和的證明，既然如此，美國却不讓蘇聯單獨做了這個調人。美國應爭取取時機，把蘇聯調停的消息發表，這或者是合衆社消息突於此時發出的原因。今日美國對華政策正是走頭無路的關頭，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希望拉着蘇聯來共同進行和談，亦未始不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從和談的內幕裏，也不難窺知一二

。邵力子在向記者談話時，也認為如美蘇共同作調人，這和談的前途是可能的。不過目前是非兩大陣營的作戰，美蘇不能單獨在中國合作，誰亦知道。因此和談只能成爲曇花一現的和謠而已。然而這却不是無風而起的一個波浪。

和謠的起因，外來的因素還是受着戰局的影響，尤其東北戰局是一個大關鍵。

東北元老張作相、高福麟、馬占山等適於此時曾京。在下關車站歡迎的一幕，其情況是極爲盛大的，繼之中央大員的歡宴日夜無虛席。這是什麼作用呢，有人竟比作病入膏肓，醫生束手，只好求神拜佛——元老們心中自然也明白東北的局勢已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他們也作不了什麼。只要一看原遼諸人陳誠總長和他們見了一面之後，沒有說什麼就獨自去遼，經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了。剩下白部長，在親赴車站歡迎的時候，就

不勝今昔之感。感慨什麼呢？這要追溯到抗日戰爭初勝利時，他們東北問題研會建議過三個原則：(一)起用東北人，(二)組別民衆，(三)防止共黨。那時未被採納，而今事隔兩年，中間經過廬式輝的接收階段，陳誠的親自督戰時期，以及現在衛立煌硬着頭皮去作替身的階段，到走頭無路時，纔又想起了東北人。而且這次請求他們來京的原建議人是劉哲副院長，他在京東北元老的身份，想起了東北人。他向陳誠長說的時候，就認爲中央何在平張飛機票，也許能商量出一個辦法來。原來的動機，就含着姑且將死馬當活馬醫的意味，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東北元老們挽救家鄉之道，惟有請求中央即行增援重兵。新調軍政配合，是必須大軍前去，打出個地盤來，才能組織民衆。新自遼京的部隊，把球門的已經疏了，球員也疲了，必須有幾個小子把球踢出去，才能振作精神。這小子就是中央的生力軍。空手則往，元老又不是天兵天將，不會有奇蹟出現。但試想，中央假若還有大軍可增的話，那麼陳誠長何致於扶病回國，衛將軍致於以指揮若定，又何必要求請出元老們來求神拜佛呢？但盡管無兵可撥，口裏仍不

# 「北望滿洲」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幼小的時候，常常聽到直軍的老總們高喊着迷信武力統一者吳佩孚的「登臺萊園」。做學生的和小孩子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哼「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潮大作，想當年……到而今……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南北混戰中，吳佩孚打下衡陽，乘勝主和，班師北上，獲得了兩湖及直魯豫的軍權，直皖戰又把段系打倒，他心目中以為一切不足畏，處心積慮的要打奉天，「北望滿洲」的歌聲中流露着他的野心。他把自己比做關岳，把張作霖看成賣國賣權的準漢奸，他那裏曉得是張作霖有張作霖的做法，張作霖在外交常軌之外維持了中國主權，最後選用「三角聯盟」把他打下去。張作霖被日本謀殺後，在「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政策下，斷送了東北，有偽滿洲國的出現。中國的抗戰是爲了收復東北，這是天該地該的事，日寇降伏，偽滿瓦解，於是又有人開始「北望滿洲」了。東北

豐富的資源，經過敵偽「養雞生蛋」的十四年建設，金光閃爍，更使得一些人看着眼紅。

開始就錯了。接收東北今天才發現。因爲環境的特殊，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難定了一些特別辦法，如保安長官部之設立，新省區之劃分，東北流通券之行使，總總方面似乎都顧及到了東北的特殊情形。開始準備「外交接收」有中蘇之折衝，而後準備「政治接收」，有軍事調處之東北商談。最後還是「軍事接收」。黑山白水間兵戎相見，政府雖認識東北的特殊環境，顧及到了外交等問題，但根本忽略了兩件事：（一）張學良父子及奉系人物與東北之歷史關係；（二）共軍在東北十四年中的地下活動。

政府可以說是爲了國家的統一，在各地不許有特殊勢力存在，對東北更有這種感覺，不能再教張氏父子及奉系的勢力在東北復活，以爲統一的障礙。於是三省劃分九省，抗戰時期

的流亡省府解體，那時用他們做號召，現在用不到，勝利的是東北一批新貴，失敗的是那批用做號召的元老。還有張學良是不能被東北人忘記了的人，他只有隨着勝利搬了一回幽居的家，沒有回東北，也沒有恢復自由，却弄到台灣去住了。這些事在東北人的心裏難免感覺到不平，再加上接收以後的壞現象，於是他們在苦熬十四年後大大的失望了。

共軍在東北的地下活動，在偽滿時期受着嚴密的壓迫，當然表現出來的不能是千萬萬的大軍，和遍地是轟轟烈烈的事蹟，可是他各地有細胞，得到了蘇軍出兵東北的機會，自然會發酵成長。政府也忽略了這一點，受了敵偽「王道樂土」的宣傳，認爲東北已經被敵偽徹底控制了，那裏不會有中

因爲各地來的水旱八路和臨時收集起來的土八路，絕沒有作戰力，不入哈爾濱是顧及到外交問題，並沒有把共軍的戰力放在眼裏。那知道共軍步步後撤的結果，使國軍力量分散了，他們回到北滿倒有了生息教育，消化細胞當他獲得了作用了，領頭帶路，收編偽軍，一切都比遠征緬甸的南方美械部隊來得方便與有力。

因爲根本忽略了東北兩個特殊的主要因素，開始就錯了。由於這種錯覺與認識，就演變出不少的錯誤，到現在才漸漸的有人發現。「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要想扭轉現局是不容易的。可是還有人說，當時杜聿明全盛時代，政府要再給他增加上三五個軍，滿平東北是不成問題。這也只能做一種「非戰之罪也」的自我陶醉，其實頹勢的造成並不是從陳誠出任北平行轅開始。

如果單從軍事上看，那末一九四六年的國軍冬季攻勢是優劣轉換的分水嶺。好大喜功的杜將軍深悔沒有打鐵趁勢，打下長春後，一氣攻下哈爾濱。在一九四六年冬天爲準備下一步驟，窮深削背威脅，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惡劣氣候下，發動了一次冬季攻勢，結果折損了近二十團的兵力；於是失去了相持的平衡，以後只能據守點線，應付共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到五次攻勢時他已經力竭聲嘶了，而且患者病弱，由熊式輝代爲指揮，勉強算是又撐過了一次。據說起點熊式輝之間不甚相洽，後來因爲內外憂患，東北頹勢已經表面化，中央爲挽回頹勢，要調整東北軍政機構，兩人同時下台之前感情倒好起來，現在友誼更篤，在東北危機中，他們談起東北問題來，都相互吹噓與標榜。

中央打出一張王牌，教參謀總長陳誠出主東北行轅，周福成，王鐵漢，侯鏡如，安春山等軍先後奉調出關，來應付共軍的二次攻勢。周王侯等軍都在臨陣之時吃了虧。陳總長「不使共軍有第七次攻勢」之豪語，竟成了一句空

能不說確保東北的決心。保到那一天，誰也不知道。所以當元老們不得要領臨去的前夕，中央雖然奉送國府顧問最高的名義，也只有敬謝不敏了。

這一切的一切，只說明一點，「打不下去」。中國人看得清楚，美國人當然亦看得清楚。中國政府着意，美國政府亦着意。這局面不是五億七千萬元可挽救了。這或者說明了那諸之所由來。

蔣主席廬山之行共十九日，據說是在統籌全盤大計。傳說最高當局返京之後。便告最高當局說：「打幾個仗就相極了嗎？」這一句話就說明了領袖全盤考慮的結果，亦說明了今後的時局。「打不下去了」，還得打下去。和籛算是過去了，今後一切到底必決於戰局，目前戰局的重心當然在瀋陽。東北的關鍵當然在瀋陽的得失，據最近瀋陽來

人談，那裏的糧食燃料還有一個月的好儲備。那麼就是說至少還可以支撐一個月，加上空運補給，支撐到三月廿九日大選過去，當可沒有問題。

過了大選之後又該怎麼辦呢？首都目前流行一種揣測之談，說蔣主席在山會考慮到副總統問題。大總統萬一出巡，副總統有代理之責，這關係非同小可。這本來是中國內部的事，但在美國關切中國問題，而中國依恃美國的今日，美國對中國的內政似乎不肯漠視。於是件隨着和籛之後，京中傳說美國對於李宗仁就選副總統問題，也頗重視。就是說，萬一大局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李宗仁或者是一着可走的棋子。這在我們看來，只能算是人民預聞中一個揣測而已。和籛既不能成事實，將來的一切仍是有在戰場上見分曉的一條出路。

提高稿費

（第十三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三月十六日起，每千字政軍兩幣二十萬至三十萬元，此啓。

## 提高稿費

（第十三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三月十六日起，每千字政軍兩幣二十萬至三十萬元，此啓。

話，不，簡直成了一語，以後的共軍攻勢，是分不開次數了，是連續不斷的疲勞進攻。共軍在東北的野戰部隊，有十五個縱隊的番號，就是沒有大會戰時，也是採取空心戰術，在北滿腹地不留什麼軍隊，而所有的部隊都放在前方，採取三三制的輪流進攻，以五個縱隊在第一線進攻，五個縱隊做預備隊，五個縱隊補，輪流使用，使得國軍得不到片刻休息。

陳總長同東北國軍各部的歷史淵源不深，他想從他的魄力和資望去扳轉東北的頹勢，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去的時候氣勢很壯，住辦公室，微服私訪，鬧的很兇，硬把守四平街得動的陳明仁給他一個「撤職查辦」。藉以為拿著上方寶劍大幹一翻，可以振奮民心士氣，那曉得頹勢已成，驍兵悍將是無法控制的，結果適得其反，軍心益加渙散，士氣更為低沉，人民在飢寒交迫下，也沒有方法振作起來。

另外還有人在捧他的場。上方寶劍如此不靈，被東北國軍將領看穿了，覺得他既無德可懷，復無威可畏，因此指揮上自然要發生不少的困難。特別好強的陳總長，在這種情形，肝火激盛，胃弱發，內外夾攻，使他沒有方法解決。當新五軍被共軍解圍後，蔣主席飛瀋陽，軍事檢討會上陳總長同陳耀湘，當面頂嘴，廖竟說，「我只有有一個錯誤，就是聽從了行轅的指揮。」到不可開交時，蔣主席將一切自己承當起來，回到南京，一度傳說杜聿明將東山再起，後來才選定了同遠征軍有點淵源的衛立煌來做陳的替身。共軍在他的優勢地區是一點也不放鬆的緊打，當頭棒一棒棒的向衛立煌打來。給東北北兩戰區打補窟的范漢傑兵團，鑿於過去九十四軍愈進增援東北的吃虧，而自己手裏的本錢又有限，所以登陸以後，兵力不敢分散，大部隊集結者徘徊於長城線內外，不敢向前猛進，這一個懸解的補窟，也給東北使不上一點勁。因之衛立煌所感受的壓力一天天加大，於是鄭洞國飛京報告，東北平津和在南

京的元老，看到了東北的嚴重危機，不能再沉默了，開會，請願，發出了一片求救的呼聲。

**請願團是**

老們的奔走呼號，事實上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更具體的說明東北問題的嚴重。就是現在把他們一個個的起用了，也不能收拾東北人心，扭轉整個局勢。所以有人諷刺他們說「東北請願團就是東北治喪委員會」。話雖然有點過於挖苦，事實上也有點像那末回事。

德惠劉哲和天主教的老莫斌等首先與政府要員接觸，舉起了這個挽救東北的問題，北方平津的東北的元老們，也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陳總長分電平津兩市市長轉請張作相萬福麟馮占山等來京，他們一時活躍起來，張作相自津來平，行轅李主任也幾次邀宴他們詳談，經過十多年憂患的張作相說話是很謹慎，馮占山比較火氣最大，因為他是抗日英雄，而且勝利後又到東北受了一年的罪，他說他不知道政府究竟對東北是個什麼政策。他們在北極塔總司令，始終沒有見蔣政府明令。

**張萬馬**

請人飛京請願之後，接著東北還有一批批的人飛進關來，名義都是到京請願。有的人是治喪，有的人是送殯，請願者似乎也說不出一個中心主張來。要兵要糧用說嗎？兵糧在那裏？如何運送？政府對東北要有辦法，也不會遲誤到現在。至於說組織地方自衛武力或編游雜部隊，那也是空話，元老們早已與下層脫節，誰會聽他們的呢。而且游雜部隊都是已被兩方收編過了，現在沒有什麼游離在兩大勢力以外的武力。組織地方武力，也不是一兩天可以做成的事，緩不濟急。除了幾個大城市，沒有面線和鄉村，城裏人是不當兵的，組織地方武力根本無法着手。即使請願團不是治喪送殯，也不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垂死呼喊。

東北問題已不能在北平求得解決，重心逐漸南移，二月中旬北平成了注意研究東北問題的中心，元老們與華北軍政當局接觸頻繁，有一點像九一八勝利以後，也有一點像勝利接收東北之前，但是性質上與前兩次都不同了。他們在這裏嚷

**東北問題**

了一回，又先後到南京去，向中樞有關部門措商請願。參政會社會委員會廿八日通過王化一莫德惠于斌等提請政府迅速增強東北保衛戰辦法。可以說此一問題的總結。所謂全面支援東北也不會超出那七項辦法：(一)迅速派兵增援，(二)以切實有效方法樹立地方武力。(三)認真促進策反工作。(四)積極推動敵軍歸降。(五)擴大糧食空運。(六)從速恢復交通。(七)組織離軍備還鄉。這七項原則性的辦法，雖然是東北參政員提出來的，也可以代表政府那一方面

的意見。迅速派兵增援，聽說政府決加派五個師到東北參加作戰。至於樹立地方武力與推動敵軍歸降，現在根本地盤有限了，似乎是無地可做，時迫勢急也無時可做。認真策反，由誰去做呢？戰亂兩年，除了郝鵬舉來回走了兩趟，又被捉回去，還沒有任何地方見到政府策反的成效。東北共軍儘管有不少舊東北軍的幹部，就是他們反過來，也帶不過人：那有什麼用呢？擴大糧食空運是必要的，瀋陽民食不，軍糧也只能維持到

**營口已陷**

四月裏。恢復瀋陽交通須經過幾次惡戰，打通後修復也不容易。組訓離軍還鄉，從蘇北就開始過，那些沒落的地主都是吃現成飯的，要他們打回去嗎？他們一定要後悔的說：「要知道這樣還不如不出來好」。天主教的新運東十字軍，雖然有人在醞釀，一時也不易出現。這個七項辦法中沒有提到起用東北元老，但是內中曾暗示出來，某些辦法的執行，須由東北元老負責。不過元老們多半是真正老了，與下層已經脫了節，現在把他們精出來，也只能有一個作用，責任是大家負了，免得他們以後多嘴噴

舌。營口已陷，遼南盡入共軍掌握，白崇禧部長宣稱東北戰局無變化，守東北以保華北。東北怎樣能守住呢？據現在國軍在東北的作戰，還不備是兵械彈藥的問題，更何況是軍心士氣，衛立煌登台後，已經槍斃了一個放棄陣地的師長了，聽說營口市區內也沒有經過劇戰。怎樣團結軍心振奮士氣呢？有的人主張嚴刑峻法，幹掉幾個貪生怕死的小勝仗來振奮一下。看樣子兩者都不容易

**收效**

白部是所謂東北戰局無變化或許就是將不放棄東北，還願意而且力量向那裏傾注，一個是固守吉長四平關外段，一個就是撤退吉長四平瀋陽，一方面做基地，肅清冀熱遼區，控制熱河，一方面還軍糧入東北一角，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冀熱遼區封鎖東北共軍，使他軍不進關來。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丟在敵後的據點，突圍不容易，擱在身上的包袱，沒有方法將他解下來。

放東北吉長，東北當局確曾一度放慮過，但是在當地守軍方面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覺得在那裏雖然相當苦，可是突圍危險更大，或是在沒有戰略上的作用，但起碼還可以牽扯共軍一部分兵力。因此最後還是決定了不放棄。誠如鄧文儀局是所說「目前戰事不是一城一地得失問題。一要攻守守部需要看實力如何。有人人在想，東北這塊土地是東方的巴爾幹，日俄兩個在那裏流過血，今後也許還有另外的兩個國家在那裏爭起來，擰下去可以等待國際上的新局勢。遺棄東北，這是一自取滅亡，也大天真了。假設吳佩孚這不真死，不知他將怎樣「北望滿洲」。

# 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本刊三卷二十二期「豫鄂川陝邊區態勢」一文曾謂：「共軍為應付國軍收復晉南的戰略，必將在陝北發動攻勢」。此一預料，業已證實。二月二十三日午五時，晉南的共軍王震部由東禹門西渡。截止目前，已西渡過來的有四萬門的保安隊一大隊之後，攻勢的箭頭指向關中門戶韓城，另一支兵力會合原在黃龍山區的共軍第二旅、獨立旅、黃龍支隊、及宜川支隊共萬餘人，直逼宜川！延安的右臂勝。共軍發動這一次攻勢，事先是可以料得到的。上月中旬，彭德懷、賀龍的部隊已經在米脂、綏德一帶集結了八個旅的兵力，一般估計將會對榆林發動第三次攻勢。榆林的鄧德訓司令寶珊，為要求馬鴻逵支援，還親自飛寧夏，當面請益。這些都是為了準備應付共軍的榆林第三次攻勢，因為截止現在，馬的部隊到陝西來的只有

兩個師左右，担負陝北防務顯然是不夠的。此時此際，共軍對陝北發動了攻勢，一般人說他是春季收勢，目標在延安。其實我們應該作如下的判斷：反攻延安不是他主要的目標，僅僅是一種手段，主要目標還是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國軍的有生力量，尤其是擊退新的生力軍——寧夏兵團。一戰之後，共軍在西北作戰的戰略目的，顯然不同於東北或華北。在東北，共軍有攻城拔地的打算，而在西北，他還沒有攻佔據點的必要。延安這個包袱既然由國軍背上了，共軍方面又何必搶這個包袱來背？所以說攻城池僅是用來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的手段。

現在大戰在宜川、洛川、韓城之間進行，安置在米脂、綏德、清澗的共方主力還沒有積極行動，採取的是兩面看管的形勢，北面看着榆林，南面看着延安。據說在陝甘邊境有一股兵力不小的共軍，在保安縣發動了攻勢，這一

行動，可能是牽制三邊的寧夏兵團的增援行動。陝北的戰鼓已緊，同時陝南也告警了。原來自陝南甯夏四、鄜縣的孔從周、趙壽山部，為配合陝北的攻勢，又回到了陝南來。這條路是一年多以前李先念走過的。國軍對這一地區很注意，因為他北上可以威脅西安，南下可以威脅四川。現在共軍在陝北，陝南遙相呼應地行動起來，決不是以前的一種騷擾攻擊了。三月三日是祝紹周主陝四週年紀念，這股形勢，也夠傷腦筋了。

喧嘩了很久的川陝甘聯防事，現在已經具體。陝省府秘書長林樹恩(川人)於春節前即命飛成都，與四川當局商談很久。決定在廣元成立指揮部，轄安康、鎮坪、鳳皋、鎮巴、漢中、寧強、廣元、城口、萬源等二十七縣。司令人選傳說中有青年軍二〇三師師長雷華國、七十九師師長方靖、和現在廣元的黃金少將。

林樹恩氏已回陝，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暉同來。王來係與胡宗南洽商兵力如何配備。川陝聯防在成都報紙上登載得很熱鬧，而在西安，當局諱莫如深，當作是一樁秘密的事。其實知道的人也不少了，因為胡宗南的新聞政策是無條件的封鎖，新聞記者也懶得去自找麻煩。

自崇禎三月一日在中樞的軍事報告，關於西北部份，很引起此間一般人的注意。因為白氏談到西北時，滿口稱讚馬鴻逵的騎兵，而對胡宗南一字未提。事實上，胡宗南在西北十餘年一直是主角地位，現在忽然變得默默無聞了，元且援助沒有他，這次白部長也沒有把他算做西北的安定力量，在大跨了馬家軍之後，緊接着說只要指揮能夠統一，西北就無問題了。由此很明顯看出來，一旦西北軍事統一指揮，胡宗南只能擔任配角，這在一生好勝愛強的胡將軍是不能忍受的。他的出處，始終未見官方

有任何方式的透露。西安的人雖然不相信他離開這十餘年來經之營之的西北，可是形勢逼人，非離不可。最近因為豫西的陳賢，又由於方城舞陽向北移動的趨勢，胡的在晉南的第一軍又抽調了一部份回來。據說政府已放棄要胡部北上的打算，而希望他能集中兵力在豫西，並重整豫西四團隊，編成一支機動兵團，控制住豫西，東可馳援平漢，西可屏障川陝，而他本人或將駐節洛陽。但這也不過是傳說而已。

西安謠傳毛澤東本人已回到陝北來親自策劃攻勢，使很多敏感的人感覺到共軍企圖不小。可是無人相信陝北會是今後戰局的重心。看共軍的戰略和政略，西北也許永遠是一個牽制性的戰場。觀察記者不是說過共軍今年的戰略是：「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嗎？(三月二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請勿過長，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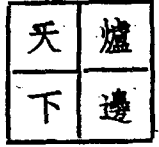
**如欲避免漲價**  
**仍請早日定閱**

**觀察叢書**  
**三月底預約截止**  
**四月中開始出書**

(上接十三頁) 在那裏，辦理聯絡工作，我當時想留在那裏，但細細一想，總覺不安，不得自由出來，與家裏通不到信，總放不下心，所以一個人也沒有留在那裏。撤退前夕，他們備了二十席上等酒席，為我們餞行。在行署主任向我們致歡送詞中，他說明他們將誓死與國民政府打遊擊戰。

次日，本定清晨六時動身，因有兩大卡車在關封被俘的俘虜要我們送回商邱，所以等到九時許，大隊汽車始離開商邱。一路之上，經過定陶、曹縣以及許多大村莊，都被民兵(即所謂土八路)留難檢查。他們明明知道我們是行總的，但仍對倉庫和工作隊的工作人員，連行李都要檢查。雖然行署派一楊副官送我們，帶了行總和軍區的放行護照，沿路的民兵仍不理睬，仍是留難檢查。所以那卡我們到商邱時，已經半夜，我的汽車在越過鐵路時，還遭國軍射擊，那夜我們的一部份汽車都在車站以南圍子外面過夜，我足足餓了十八小時。還有一部份大卡車在「陰陽界」的深水公路內，直到天亮後，始用十輪大卡車去拉出來。

我在荷澤解放區所見的情形，寫到這裏為止，當然這是解放區的一角，決不是全部。我在荷澤本有詳細的日記，此刻却不在手頭，所以只憑回憶，平鋪直敘的寫出，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完)



# 無獨有偶

費孝通

和觀察的定寫「爐邊天下」時，我自己拿定主意不用翻譯充數。其實秀才家裏坐，他所知道的天下事，無非是外國雜誌上的二手材料，不過比別人勤勁一些，肯在圖書館雜誌櫃旁多站一些時間罷了。這既是閒談性質，所以也不必引經據典，加上註腳，以明出處。可是這次却要破例了，原因是如果我不翻譯方式，恐怕讀者會疑心我在指槐罵桑，甚或誤會希臘是東方某國的別名。這不是萬言，除了覺得「爐邊天下」中應該包括一篇地中海古國的近況之外，我對本譯文也可說別無其他含蓄的意思。

這是美國紐約 Nation 周刊今年第一期所登載的歐洲特約通信，出自該刊副編輯 Del Vayo 之筆。這位先生在巴黎，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出的。以下是他的話：

關於希臘當前的局勢，除了左右偏見的報導之外，簡直什麼都不易得到。因為這個原因，我很高興能在這裏給 Nation 的讀者轉述我和一位剛從雅典來此的中立的高級官員的談話。我和他相識已有多年，他的能力和誠實我是願意担保的。

談話裏我發覺他對於那些在雅典的英美同僚們所具缺乏現實的態度相當驚異，他們還相信假如華盛頓能撥款數億的援助希臘，而且行動得迅速，整個希臘問題在幾個月裏就可以澄清了。在這位官員看來，除非美國派派遠征軍，不是幾團海軍陸戰隊，局面是變不來的。「這已不再是援助希臘政府的問題，」他說，「而是整個代管的問題了；不然就該承認失敗，重新開始考慮怎樣才可能獲致希臘內部的協調。但是我怕這已經太遲了。」

雖則我已讀到過不少關於希臘官場的貪污和無能，我聽到他告訴我美國送去百萬萬的金元的下落時不免出神了。巴黎報紙會重視希臘游擊隊軍備比政府軍為優良的事實，但是我必須知道確實數字才能瞭解游擊隊所占的優勢。據我這位朋友說這是政府軍最近吃虧的主要原因。美國送去了巨款但是政府軍的裝備卻有十年前一樣的壞。例如：應當有六十挺機槍的隊伍却祇有十挺，其餘的五十挺並沒有買來。但是他堅持說，更重要的原因是軍隊士氣的

低落。當前的社會情況並不能鼓勵一個在政府方面的人為他的國家而死。

在生活，發了財的官吏和黑市的老闆們的生活和其他人民的生活之間的懸殊比歐洲任何其他地方為甚。希臘的貪污繼承着五十年巴黎幫幫會傳統一切的惡習。在雅典，祇要有錢，可以得到巴黎黑市上所不易見到的珍品。我這位朋友又說：舞場酒館將繼續熱鬧到游擊隊攻進雅典的那一天，假如有那一天的話。顧客大部全是希臘人。在 Salonika，情形更可恥了。豪華的顧客轉在乞丐和赤腳的兒童的隊伍裏擠出來踏進奢侈的飯館。一簡直令人難受——我這位朋友說：「我會親眼看見從前轉回來的軍人搗毀這種地方，打破桌子，驅散顧客。」關於政府的恐怖政策他祇證實了 Nation 周刊以往的報導。

另一方面說，軍從軍事觀點看，這是個能消耗比現在政府所能支配更多軍隊的戰爭。我這位朋友好幾次聽到會在大戰中在同盟國方面作過戰的軍官說，他們寧願和德國正規軍對壘，而不願和十幾個游擊隊遭遇。這些游擊隊「像蚊蟲一般的在你知道之前已在你頭項裏狠命的叮了一口。」游擊隊還能依賴一部分人民的支持。我問他關於鄰國接濟游擊隊的情形。他說：「當然，大家知道他們從別處得到供給，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誰也阻止不了。邊境上的情況使任何限制都歸無用。」

我問他關於由各國有名的軍人所組成的聯合國的管制委員會的情形。他回答說：「他們已不復能活動了。你豈不知道 Salonika 已是個圍城了；雅典市外幾里就有被游擊隊射擊的危險了麼？政府治下的區域一天比一天縮小了。」

在我們分手之前，我這位朋友問我關於西班牙的情形。我告訴他說，「幾個月裏，將有第二個希臘出現。華盛頓和倫敦還沒有聽他們的警告；他們口頭上雖則不贊成佛朗哥，他們還是把他看成反蘇堡壘，是四方面戰線的一部分。在幾個月裏，他們就會知道了；希臘游擊隊的成就已影響了西班牙，當地游擊隊已更形活躍；西班牙人民已得到結論聯合國和華盛頓都不能幫助他們，準備着自己打一條

出路。」我們同意，如果要有有效的玩強權政治，單靠工業生產力，金錢，和強項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對別國的人民和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有一點認識。

Del Vayo 的通信以此為止。

同期的 Nation 裏還有一篇關於希臘的評論，沒有真名，是編輯自己寫的。我想也不妨節錄幾段附在這裏。

「游擊隊中，希臘的展現在這該國多難的現代史中沒有比現在更壞的了。橫在希臘人民面前的祇有恐怖和流血，這已經繼續了十一年頭。希臘自由主義者的消蝕，（今後的歷史家會把大部分的責任歸罪於美國國務院）留下兩種力量在伏臥的尸體上等逐——共產主義者和保皇法西斯主義者。

游擊隊是被困住了。他們不能獲得權力，因為他們共產黨的領袖已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行動。他們也不像能在北方獲得大量有效的軍事援助——不是那象徵性的「國際支隊」——足夠他們展開決定性的進攻。如果他們的真誠的營了 Salonika 或是雅典，將要和美國軍隊接觸，將是戰爭。這是不太可能的。我們相信大部的折衝將在聯合國會場裏，蘇聯將再作希臘人民的「戰士」。

保皇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想把游擊隊消滅，新想困住他們——像他們在過去十五個月所做的。如果游擊隊全部肅清了，美國的援助也會停止，誰再來喂養和保護這些保皇黨呢？（這事實部分可以回答若干去夏來希臘考察的美國國會議員的問題，為什麼十二萬正規軍不能應付二萬游擊隊。）同時，政府不願武裝農民去自衛，怕擾亂山地區的農民抵抗共產黨之後會把槍口轉向現在統治希臘的「匪奸」，和剝削他們的人物。

我在这裏不妨提到一段最近馬歇爾在國會辯論援華問題時答覆議員的質問。美國新聞處二十日電中有下列一段報導：「伊里斯詢問：希臘與中國之局勢是否相同？馬歇爾答稱：局勢甚不相同。現說明在中國吾人有一已與政府作戰相當時間之軍隊，在希臘吾人有一正由聯邦支持之侵略勢力。共產黨軍隊自中國之外獲得援助一點，並無證據。」無獨有偶這題目，依這樣說來，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馬歇爾的說法，在共和黨人如塔夫脫之流看來，是歪曲了事實，在中國，也有人恨不得和希臘並提。於是中希是否係兄弟難弟，我也不必在此作結論了。

二月二十四日於清華園園誌



# 論神境

曹覺民

文藝上的神境，就是哲學上的本體 (Noumenon)，也就是宗教上的上帝。因為它超乎人類理解之上，所以很難加以說明。但人類是富於好奇心與求知慾的，往往企圖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所以這個問題仍為一般飽學深思之士所注意。不過關於它，人們底態度，很不一致。例如科學家態度謹嚴，置之範圍之外，不再探究；宗教家則將其人格化，直名之為上帝，認為它是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超人格；哲學家則對之特別發生興趣，不惜孜孜探究，津津樂道，認為它是宇宙萬有底根柢，及其生滅變化的原因。因而就不免產生許多學派：例如說它是物質的，就是唯物論；說它是超物質的，就是唯心論；說它是心物二者合成的，就是折衷論 (Dialecticism) 以上係就其性質說的，關於其數目，也有幾種學派，例如說它是一個的，是一元論；說它是兩個的，是二元論，說它是多數的就是多元論，不過此處所謂二元論，也就是折衷論，兩者原來是二而一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專門探討本體的學問，在哲學上名本體論，本體論與宇宙論同稱為純正哲學，以之別於關於人事的實踐哲學。

文藝上的境界，就我歸納，約有九種：其超乎人類理解之上的，為神境、靈境與妙境；其逸出人類理解之外的，為幻境、夢境與網境；其在人類理解之內，且為人類意志所能控制而表現的，則為意境。意境有三種，就是化境、勝境與真境。

科學本身是知識，而哲學則不限於是知識 (Knowledge) 而是智慧 (Wisdom)。因知覺 (Perception) 到相當深度，才是理解 (Comprehension)，理解到相當深度，才是智慧，而妙悟、微悟與頓悟，均為智慧，故智慧為高度理解，而境界則為高度理解之形象化。

境界是高度理解底形象化，而高度理解本身則為文藝底內容。因此，所謂內容，也就是智慧。人們將自己對於宇宙人生所特有的妙悟，藉具體的題材表現出來的，就是文藝。因此我們可以說，境界是內容透過題材產生的，內容

是抽象的，可思的，裸露的；題材是具體的，可感的，含蘊的。同一題材，人可對之作不同理解，由於理解不同，同一題材即可發生不同的意義。換言之，不同理解透過同一題材，可使之產生不同內容，反之，不同題材透過相同理解，也可使其發生相同意義。題材是你創作些什麼？內容呢，則是你為什麼創作？所謂文藝，依我看，就是使用語文來表達動人境界的藝術。

用某種哲學觀點說，世界有兩個：一為可感界 (Sensible world)，乃感官之對象。一為可思界 (Intelligible world)，乃理性之對象。所謂抽象的 (Abstract)，也就是可思的 (Intelligible)；所謂具體的 (Concrete)，也就是可感的 (Sensible)，而文藝所用媒介 (Medium)，都是具體的，也惟其是具體的，才為感官底對象。因此當作家塑造風格與描寫景物的時候，不妨運用高度技巧，在感官之前，使所表現的境界盡量清新、鮮明與生動，因為生動、鮮明與清新為任何文藝品引入入勝的必要條件，也惟有具備此條件者，才能使藝術底效力，透過感官，入於心底使欣賞者一詠三歎，玩味無窮。

大體說來，科學家所研究者為可感界，其特點在能實驗證明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也惟其是可感界，才能實驗證明；哲學家所研究者為可思界，其特點在能自圓其說 (Self-consistency)，因其為可思界，也只能自圓其說；文學家則在將可思界變為可感界，故常運用具體媒介，表現動人境界，其特點在能使人精神俱釋，物我兩忘，而得到神祕的陶醉 (Mystical exaltation)。

人類伸張其智慧的觸角，探索到宇宙底本體，又將此種探索的結果，用語文表現出來，就是本文所說的神境。神境雖然不是文藝上最好最動人的境界，卻是作家們最難於表現的境界。中國道家總算是善於描寫本體的，例如本體是可思的而不是可感的，所以「老子」上說：「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本體為宇宙萬有底根柢，所以「老子」上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本體是難以用語文說明的，所以「老子」上說：「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本體雖然是抽象的，但卻將一切具體的包羅在內，所以「老子」上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雖然如此，但仍不能予人以生動、鮮明與清新的印象。原因不外本體是宇宙本質 (Primal Substance) 世界原料 (World-stuff) 是可感界底終極因 (Ultimate cause)，是因果律底最初因 (First cause)，

其性質為絕對的，不變的，自存的 (Self-existent) 無限的，根本的，永恆的 (Eternal) 且思的，迹先的 (Anterior)，所以才這麼難以刻劃與描寫。

中國文學家中，舉幾個例說，陳子昂就曾理解到神境，因他曾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就是他已經感覺到神境底空闊與玄邈，因而惶惑莫名，於是，就難免要「獨愴然而涕下」了。陶潛對於神境，態度比陳子昂和嵇些，他並沒有因惶惑而哭涕，不過也感到無可奈何罷了。例如他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原不及陶潛豁達，而熱情則過之，俯仰自問，深感於自己的渺小，所以說：「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歎！往者吾不及知兮，來者吾不聞！」(遠遊)王羲之底態度，比較他們都堅定，因為他並沒有因神境底空闊與玄邈而喪失自我，所以才說：「大矣造化功，萬物莫不均；羣賢雖參差，適我其非新。」(蘭亭詩)

宇宙乃時空之和，而本體則為宇宙之母，與神境相比。試想人之為人，就體積說，是多麼渺小！人之一生，就時間說，又是多麼短暫！即令如此，但依然有不因神境之偉大玄邈而忘却自我重要的人，反而以為可以擴大自我而使其成為神境，或以神境可因自我之努力而發揚光大，於是，遂由神境而入於靈境。

## 敬悼甘地先生 陳夢家

也許甘地亦不是神，  
他只是愛心起卓；  
也許甘地並不成聖，  
他只是醇然一無造作；  
也許甘地只是一個平常人，  
為他的死，我們更要痛哭。

他一再情願餓死，  
來償說兄弟們的仇隙；  
他不叫無辜的人流血，  
讓我們記得他臨絕的教誨：  
「請寬恕憤恨凡人的愚昧！」

三十七年一月廿一日清華園



# 編者報告

## 自本期起，每份售一萬五千元

讀者先生：我們又要加價了，自本期起，每份售二萬五千元。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次加價加得太快了，剛剛四卷三期才從一萬元加至一萬五千元，現在四卷三期又要加到二萬五千元；加得委實太猛了！事實上，上一期我們就要加價的，不過不好意思加，所以忍住了一期。陰曆年關一過，在短短一個月之間，想不到紙價猛漲得這樣利害，現在每令買到四百萬元。紙價的上漲使辦刊物的人都透不過氣來，（因為刊物大都沒有配紙，或雖有亦為數甚微）雖然不願加價而到頭還是不得不加價。

## 經濟日窘的兩個原因

我們近來越來越覺得經濟困難，兜不過來。譬如我們這次在休刊期間，徵求定戶，結果很不壞。編者在四卷一期報告時，就已增加了一千六百名，到今天（三月九日）止，實際上增加了三千二百多名（定單號碼自14471升為17418）。增加了這末許多定戶，照例應該有一筆為數可觀的收入，但是社裏每天還是沒有錢。錢到那裏去了呢？錢都拿去買紙了！可是買了多少紙呢？可憐得很，前後一共祇買了二百令紙；祇夠五期用。我們看到這個情形，真是替本刊的前途擔憂。我們是完全靠業務收入來維持的。照這個樣子下去，我們何以為繼呢？形成這個困難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刊物加價和紙價上漲的比例，其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譬如我們在創刊時，每份售五百元，每個定戶先收五千元，那時的紙價是二萬五千元一令，這就是說，賣掉了五十份刊物，就可以買回一令紙，

收到五個定戶的訂費，就可以買到一令紙。現在，照上次一萬五千元售價，要賣掉二百六十多份才能買回一令紙，照前次十萬元三個月訂費標準，要收到四十個定戶的款子，才能買到一令紙。讀者試想的距離多大！這就是說明為什麼我們最近在經濟上越來越感覺困難。但是售價能否跟着紙價上漲的比例上漲呢？大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沒有印上黑字的白紙，是商品，一旦印上了黑字的書刊，就是文化品。在這個年頭，文化品是最買不起錢的！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而使我们陷入困難的情形，就是我們所用出去的錢，如買紙、付印刷費、付稿費、員工開支等等，都是一筆一筆現款先付出去的。即以買紙說，貨款均須當日付清，一個錢也少不得，一天也拖不得。但是我們在收入方面呢？除了定戶預收以及外埠一部分同業先期匯款以外，還有一部分同業，特別是上海的同業，都要到三十幾天甚至四十幾天才給我們款子。（譬如一個月結一次帳，再加上給我一張半個月的期票，就等於四十五天以後才付款）在目前這種物價的波動下，一個月或一個半月以後才付錢給我們，那就等於使我們一個錢祇收回了半個錢。現舉一例言之，去年代我們在北平發行華北航空版的新實書店，雙方雖然訂了契約，但該店從來就沒有按約付款，越拖越多，到現在為止，還欠我們八十萬左右。更不必說，就在陰曆年關以前，他們要是能將這筆錢付給了我們，我們那時可以買五十令紙，現在即使付給我們，我們祇能買到二十令紙，請問這筆損失怎麼交代過去？所以，從第四卷起，我們對於外埠同業絕對不再放帳，要我們放帳就等於要我們自殺。外埠同業假如希望我們按期寄刊的話，務請將舊款先期匯下。同時，本埠一部分不能迅速結賬的同業，我們也祇好

停止發書。我們固然願意和同業合作，但我們也得顧到自己的生存；這點苦處，請大家原諒。

## 關於定閱的兩點報告

關於定戶，有兩點需要報告。第一，由於物價的波動和幣值的貶落，事實上我們已不能接受定戶定閱六個月了。因為四五個月以後的物價，我們簡直無法估計，收了訂費後又不能加價，我們現在在定戶方面，已經虧折很多，所以讀者定閱，以後即以三個月為限。

第二，許多讀者常常尚未滿期，即來續定，盛意固然可感，不過有時似乎未免續定得太早了一點。譬如現在還祇是四卷三期，但有位讀者，要到四卷十七期滿期的，已經寄了款子來從四卷十八期起續定下去了。當我們還祇出到三卷十幾期時，已有讀者從四卷四五期起續定下去了。這種訂費，不收吧，有些辜負讀者的好意，使他們掃興，收吧，則我們一方面未免太吃虧了。譬如以前有好幾位讀者，都是在三卷十幾期時，即以六萬五千元從四卷四五期起續定三個月，但現在每冊售二萬五千元，六萬五千元祇能吃到兩期多，而我們却要送他三個月十二期，明明是虧賠的。讀者或者以為，我們預收了訂費，可以預先買紙，其實並不盡然。紙容可先買，但其他開支如印刷費、稿費、員工開支等等，都是無法預先一團付一的。所以從今後起，讀者續定，請勿太早，等到祇有兩三期時，才來函續定，否則我們祇將多收來的錢暫時收下，代為保存，到他滿期時，再照當時訂費計算，替他續定，因為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未免吃虧太多了。以上兩點，為了本刊本身的營養和健康起見，不得不如此，倘希讀者多多原諒。

## 合訂本出齊，特價半月，售完不再重印

合訂本第一第二第三卷上下册共六本，現均已出齊有售，現特發行特價半個月，在三月底以前函購的，一律每冊售二十二萬元（定價三十萬元）。郵費普通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空掛號每冊另加七萬元。我們的合訂本已重印過好幾次，現在觀察舊書出版在即，事繁人少，所以這一批的合訂本售完後，我們可能不再重印了。全國讀者以及各大中學圖書館需要補購的，務請從速。

## 舊信袋請不必再寄回

自從我們上次呼籲定戶寄還舊信袋以後，定戶響應極多，已詳四卷一期編者報告。可是現在發生意外的困難，郵局不准我們用舊信袋寄刊，四卷二期用舊信袋寄的，總算俾得寄出，四卷二期一部分用舊信袋寄的，都一一退回，使我們多了一番手足，改用新信袋後始得一一寄出。郵局既不准用舊信袋，到我們呼籲定戶寄回信袋的意義全失，所以寄還舊信袋的運動，至此告一段落。我們在此再度向一切寄回信袋給我們的定戶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 特別道歉

我們對於最近一陣惡函訂閱「觀察」及預約叢書的讀者，未能像平日那樣迅速作復，我們對此十分抱歉。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一陣，每天的郵件奇擁，大約比平時驟然之間增加了五六倍。我們雖然增加了人員辦理登記事務，其中有一位同仁並且每天都要登記到晚上十時半才休息，但由於郵件的過份擁擠，仍無法將每天的信件每天登記完畢。我們正在設法再增加工作人員，以便應付事務上的需要，務使每天收到的信件都能在二三日內登記完畢。對於這意外的情形，務祈讀者賜予原諒。

# 觀察

每份售價二萬五千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 星期六出版 ·

第四期



第四卷

**內戰論**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楊人楨  
施復亮

紐約通信  
總統的災難

楊剛

美國對華政策的冒險

Nathaniel Peffer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費孝通

國大召開前夕

觀察特約記者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觀察特約記者

縱談東北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雲南最近一連串的

民變的詳細報告 觀察讀者投寄

故國風光

戴錫齡

讀者投書

居然有這等事 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  
武大兩教授病逝 「小總統」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工作綱領讀後感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271

訂閱價目

平寄：二十五元  
掛號：三十五元  
航掛：三十六元  
(月) 掛：四十六元  
郵資漲價，繼續補繳  
國外：半學美金四元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書  
第一卷下册 有書  
第二卷上册 有書  
第二卷下册 有書  
第三卷上册 有書  
第三卷下册 有書  
售價：每册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一萬  
航掛每册十一萬

廣告價目

封面彩色三千萬元  
全圖二千六百元  
半面一千四百元  
通圖八百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另登報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單號  
碼，否則無從查復。



### 居然有這等事

編者先生：關於國大代表的糾紛，已開多時，現在離三月二十九日國大召開之期不遠，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大家非常注目。今天上海中央日報載該報南京十五日專電，謂國民黨中常會於十五日集議，對此已提出了一個具體辦法，即國大代表由中央提名的和選舉當選的雙方各期擔任，即發生糾紛之一方擔任二年，另一方擔任四年。中央日報並載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的話，說中常會所決定之調解國代表糾紛辦法，在法律上未始不能進行云云。國民政府政治道德的墮落，已為世所公認，於此大局危急之秋，不自行反省，改變作風，反而變本加厲，措置失當，一至於此，真是可嘆！請問全世界各國的選舉中，那有一個代表由兩個人分期擔任的辦法？我覺得一個政黨或黨派也不致落到如此地步！未能當選的人硬要使之當選，政治上的自私自利竟表演得如此淋漓盡致，真可嘆為觀止矣！

許文靜 三月十六日 上海

### 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

編者先生：最近蕭公權先生在政治大學發表談話，對於胡適之先生所提出的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有所批評。蕭先生以為這個計劃太注重「環境」了。在安定的「環境」中，學術思想固然會發達；但在混亂的「環境」中，學術思想也會發達。蕭先生舉出了中國春秋時代和西洋希臘文明時期學術的發達，作為例證。不錯，中國的孔、孟、荀、老、墨，都生長在混亂

的時代中，也都在混亂的時代中完成他們的哲學系統；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也都在希臘文明開始動搖時立下了不朽的功業。可是這是學術的一時代背景，不是學術的一環境。在春秋時代和希臘文明時代，學術之所以昌明，是因為要適應時代的需要——舊的制度沒落了，新的制度還沒有找到，社會陷入混亂的狀況，大家起來找尋答案，於是學術開始發達。

但「時代背景」決不是一「環境」。前者指時間，後者指空間。學術的環境是學校。春秋戰國時代學術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孔子開辦了一個學校，集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同樣的，希臘學術的發達是因為蘇格拉底開辦了柏拉圖創立 Academy，亞里斯多德創立 Lyceum。沒有優良的學校，學術是決不會發達的。

所謂學校，是就其教授與圖書設備而言。有了好教授和充足的圖書設備，學術的發達才有可能。亞里斯多德為什麼會有輝煌的成就，就是因為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曾替他搜求材料；亞歷山大每征服一地，便將該地的史料送去給老師。假如亞里斯多德沒有這些材料，也許他不能對人類文明有如此偉大的貢獻。所以中國要求學術的進步，學校的改善實為當前要務。但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尤其是國家財政支絀的今天。所以胡先生提出了他的十年計劃，以社會的力量來改善大學。

他的方法是，由少數而及於全體。雖然我們覺得胡先生所提出的學校似乎還有剩餘的餘地，但我們對於胡先生所提出的原則和方法是無可非議的。

今日中國社會混亂已極，正是大家起來尋求解決方法的時候。學術發達的條件既具，空間的條件則要看我們今後的努力如何而定。至於於蕭先生所說的不「要太注重「環境」」，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

陳啓遠 一月二十一日 南京

### 武大兩教授病逝

編者先生：武大真不幸，最近連死了兩個教授。一個是工學院的劉樹植教授，因為心臟病死於武大醫院，臨死時家裏還有二十多萬國幣，但劉教授家裏還留有一妻一兒二女，都是亟待救濟的。假如不是武大師生的捐助，恐怕劉教授還要光身入土。可憐！可痛！

劉教授死後不久，哲學系系主任萬卓恆先生又以心臟病猝死於同仁醫院。萬先生服務武大十八年，湖北貴州人，年四十餘，聽說尙無家眷，所以經濟負擔較輕，不需同學捐助就安葬了。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裏，國費人師，是多麼的令人尊敬，令人重視啊！可是時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沒有窮學生們的捐助，便會光身入土，這個世界太慘酷了！中國人心太毒辣了！

劉萬兩教授之死，當然也是學術界的損失，國家的損失。於情於理，我們除沉痛的哀悼之外，應該使其家屬於短期內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在我們的國度裏，活著的教授的家屬，都活不下去，沒有人管，何況死了的呢？唉！這是誰在作孽，誰的罪惡？

我們為劉萬兩教授哀痛，我們為我們自己傷心，我們更為中國前途一哭！

光·讓 三月十日 武昌

### 「小總統」

編者先生：江西上饒民營日報於本月十日發生了一件小小的風波：原來九日的中央社電訊是……據蔣主席親選大總統，但經排錯為競選小總統，經王專員發覺後立即嚴究，謂此事侮辱蔣主席。該報社一時如臨大難，其後將校對和排字工人捉禁法院，幸經該報社主持人竭力營救，得法院同情與幫助，謂被告未曾起訴，不能照為犯法，被捉者始獲保釋。

仔細看了三十二條工作綱領之後，我個人十分滿意。其中雖然（下接二十頁）

###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 工作綱領讀後感

編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定名為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同時公布三十二條工作綱領，計分為政治主張，外交主張，經濟主張，社會及其他主張四個部分。此會領導的人頗多知名之士，包括實業界教育界中堅份子，於是社會上便發生種種的傳說，說這是中國「新」第三方面一者有之，說此會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當引起人們的注視。

關於這個會的一切詳細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後報導，不過它的性質及主張目標，大體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我以為這個會並非政治團體，更非政黨，所以說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頗顯尚遠，可是說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社會團體，恐怕也非事實。或者說它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一個新社會團體，似乎近於事實些。

在現在這種沉悶，各階層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時候，只要有人肯出來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論用什麼方式，我個人一概贊成。因為再長此望息下去，人們的痛楚若超過物質的痛苦，的確是國家的最大危機。所以由比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先站出來拿出鮮明的主張，號召更多的民眾，使政治上的空氣流通流通，客觀上大有必要。同時，我個人一向很羨慕英美的費邊社同黨的關係；可惜中國還沒有有一個費邊社，學術界的朋友們是有責任的。

仔細看了三十二條工作綱領之後，我個人十分滿意。其中雖然（下接二十頁）

### 本刊傳統

一、本報雖曾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 楊人樞：北京大學教授
- 施復亮：前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戴運齡：武漢大學教授

# 內戰論

楊人樞

馬林諾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vsky) 在其遺著「自由與文化」中說：一切戰爭都可視為人類的內戰。我們願意接受這樣廣義的解釋，事實上我們却習慣於一種較狹義的定義：所謂內戰 (Civil War) 只是同一民族中之自相殘殺的戰爭 (Fratricidal War)。內戰在進行時，可能有種種名稱，如云「戡亂」與「革命」；但旁觀者及後人都要目之為「內戰」。美國的南北戰爭，官方稱之曰「戡亂」(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南部稱之曰「南北戰爭」(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正確一點應稱為「南部獨立戰爭」(The war for the Southern Independence)，一般人却稱之曰「美國的內戰」(The American Civil war)。英國的內戰也有兩個對立的名稱：「大叛亂」(The Great Rebellion) 及「清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多數史家却在用「內戰」一辭。歷史上的內戰會有被稱為「神聖戰爭」(The Sacred War) 的，但在今日看來，仍是「內戰」。

有史可稽的民族，似乎都會有過窮年累月的內戰。古希臘的內戰一打就是一百年(紀元前四五九—三六二)，誰也不能預料現代希臘的內戰要打到那一天為止。羅馬在其和平盛世的前後，有過兩度的百年內戰(紀元前一三〇—三一及紀元後一八〇—一七〇)。中古歐洲之所謂「私戰」(Private Wars) 及「上帝休戰令」(Trucea Dei, 1041) 一類的法寶，使他們在最冷和最熱的日子去打。到了近代，內戰的性質更複雜，宗教的力量再不能有限制內戰的功用，反而成了製造內戰的因素；暴力似乎成了解決糾紛——甚至精神上的糾紛——的惟一方法。

各民族之所以不免於內戰，是否由於蠻性的遺留呢？馬林諾夫斯基已指明初民社會中是不常有內戰的。戰爭是工具，內戰是用來解決用其他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內爭之工具。訴之理性的忍讓、諒解、協商等方法失敗以後，便不免訴之於暴力；暴力招致暴力，最後演變為長期內戰。不幸所有的內戰都不會解決牠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古希臘人的雙重內戰——邦與邦之間及一邦的內部戰爭——始終不曾使任何一方面滿足，結果只先後便宜了馬其頓人與羅馬人。羅馬人的內戰是為着改革及保全共和國，結果却產生了武人獨裁與帝政。中世紀的私戰非但不會解決其所要解決的爭端，反而更生出新的爭端。那一次宗教戰爭會真正解決信仰問題呢？英國內戰後情況，原非初起時任何一方面所要求的。在美國的南北戰爭中，先動手的南方要求保全奴制及建立獨立的新邦，二者都失敗了；北部似已達到了牠所要求的目的——廢奴及統一，可是廢奴的理想尚有待於一個相當時期來實現，至於統一却是一個心理上受了傷害的統一。這次戰爭雙方所耗去的戰費為四、七五〇百萬美金(損害善後費用不在其內)，以之贖償所解放的黑奴綽綽有餘，這便是內戰的諷刺。

戰爭是集體的犯罪，內戰尤然。對於「率土而食人肉者」，孟子認為「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可是今日戰禍之慘烈，又豈是兩千餘年前的孟子所能想像的？身受長期內戰災害的我們，當能深切地體會出此一罪惡所產生的後果：一、生命的傷害——傷亡、瘟疫、與屠殺；二、物質的毀滅；三、經濟的崩潰；四、人權遭受蹂躪(賢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權)；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墮落。有些史家認為戰爭有溝通文化的功用；內戰却連這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牠是發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墮落是無形的損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斷喪元氣的損害。參加內戰的一方，為着要克服其敵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虛偽、欺騙、陰謀，甚至有喪失人性的殘暴。處於夾攻中的人民，為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準，以期逃避砲火與屠殺的二重威脅。人生態度倘非流於厭世與玩世，便是投機取巧以苟活，敢於堅持一己的操守而與現實鬥爭的，定是少數中的少數。內戰時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縱非全是壞人，却可能是比懦夫與鄉愿。

檢討內戰的後果，便我想起了希臘史家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所寫希臘內戰史中的一段。兩千餘年來有不少的人險過這一段東西，可能誰也不會如我們今日這般親切地領會牠；因此，我愛不嫌其長來將其譯於后：

「此後不久，幾乎整個世界都在激動中；在每個城邦中，民主派與寡頭派的領袖們在鬥爭着，前者勾結雅典人，後者勾結斯巴達人。……在戰時，不滿足的一黨自易藉助於外力來打壓其敵人以有利於自己。……割奪了日常生活所需的戰爭，是一個難於應付的主子，會使人們的性情變化，以便合於情況的需要。」

「城邦中一旦發生了事變，參與事變的人便要充份發揮其革命精神，決然要以巧妙的手段與兇殘的報復，來勝過其前人之所能表示的。字面的意義已與實際無關，可以隨着他們的意思來曲加解釋。……狂烈的能力被視為人類的真實性格。想求安全的同謀者就是偽裝的卑怯者。喜歡暴行的人始終能得人信任，反之則被懷疑。陰謀而成功的人是智多星，能破壞陰謀的人，更偉大。自始不曾參加陰謀的人，就是破壞黨紀；有懼敵之罪。總之，能搶先去做壞事的，或鼓勵好人去做壞事的，都在被稱頌。黨的結合勝過了血統的結合，因為黨徒更可不追問理由去冒險。信心所根據的並非神聖的法律，而是共同犯罪。得勢的一黨提出良好的諾言時，其敵黨決不會以善意來接受，却只密切地注視其行動。報復較自衛更被重視。當雙方不得已而宣誓遵守一個協定時，惟有在雙方無可作為之時，此一協定才有效。可是，當一黨遇着先下手的機會，乘人不備以打擊敵人時，他們對於這樣不守信義的辦法較公認的報復行動還更感覺愉快；他們很高興他已採取了這樣一個較安全的途徑。……「道一切罪惡的原因就是爭權，……及黨派精神……」。因為兩黨的領袖都好話說盡；……他們在名義上都說着為公共利益，實際上却都以之為掠奪的對象。……不屬於任何一黨的公民便成了雙方的犧牲者，或者因為他們不參加內爭而遭忌，或者簡直不願他們生存。」

「在希臘，內爭產生了種種邪惡。構成高貴性格的主要因素的純樸性，被人輕視而消失了。到處都暴露不顧信義的敵視態度，言辭既不足以使對敵者結合，信誓亦不足以使他們妥協。誰都覺得一切不可靠，必須顧及其自己的安全而不敢信任別人。智能較弱的人反而最易成功。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弱點，明知在言論上既敵不過敵人，在罪惡的行動上亦將受制於敵人，故只有先發制人，馬上動作。……」(譯自 Benjamin Jowett 英譯本卷一頁二四二—二四四)。

這樣長期的內戰蝕了希臘人的心靈；雖會一再有人呼籲和平，可是始終不會為好戰者所接受。到了羅馬與迦太基角逐之時，Aegleus of Napactora 仍在呼籲停止內戰：「只要稍帶留心一般情勢的人，就該明白：無論是迦太基人征服了羅馬人或羅馬人征服了迦太基人，勝利者總不會滿足於西西里與意大利那個天下的。他們仍會更向前進，他們的勢力與計劃之所要擴張的，當遠過於我們所希望的。」這是先見之明；先見之明限於少數人始終是無用的。

長期內戰往往會斷送一個民族的政治生命，至少會使此民族停留在落伍的階段。從歷史上看是如此，從現實上看亦無例外；現今仍為內戰所苦的國家，決不是進步的國家。反之，所有今日的文斯前進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因於止內戰而開始進步的。美國當南北戰爭時，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不足重視的國家；

可是，自內戰停止（一八六五）以後，五十年的和平使牠發展成最進步的國家。英國內戰結束以後，再沒有獨裁，再沒有武力統治，因而也沒有反叛與內戰；查理二世以來的政權制是多數統治而不是一黨專政，是避免內戰的而不是製造內戰的，因而英國已有將近三百年的繁榮。法、俄、德、意諸國之所以能成為進步的國家，主要因素之一即為避免了窮年累月的內戰。比利時原是一個因偶然際遇而產生的國家，根基並不鞏固，但因未受內戰之害，故得列入進步國家一類。

內戰不能解決問題，避免內戰而另覓途徑往往能解決所要解決的問題。能否另覓途徑，則有待於政治家之抉擇。政治家原是有野心的——「野心」並不一定是一個壞辭，但須能與自制配合。政治家之所以能自制，是由於有明晰的認識與正確的判斷；根據整個的實際情勢來衡量一切策略的後果，認清了某一策略的後果有悖於其信念時，然後運用其自制力來放棄此一策略——例如說內戰。野心不能與自制配合，便是冒險——冒險家不根據認識來「判」斷，只有盲目的「決」斷，這就是賭博。政治家需要判斷，冒險的野心家才肯賭博。

讓我們拿這個標準來尋覓現代史上的政治家，看他們是否會運用其自制力來避免內戰。華盛頓在其第二任總統任期終了時，絕無「捨我無人」之想，毅然聲明不再參加競選，為美國民主政治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先例。在他的告別書裏，他指示國人團結統一而勿勾引外力，以避免內戰。惟囑結，美國始能有未來與自由，始能免於武人獨裁而消除地域的差別。一個民族對於外國有所好惡，無異是奴隸，是「好與惡的奴隸，二者都足以使牠貶其實質與利益。」「同情於所偏愛的一國，易於產生一種想像的共同利益，實則並無所謂共同利益；而且會把他人的仇敵當作自己的仇敵，以致毫無理由地加入人家的爭吵與戰爭。……牠會使野心，腐化、而迷惑的人（即對於某國有偏好的人）容易犧牲本國的利益而不受譴責，有時甚至可得漸人民的擁護；使那些因野心、腐化、或癡迷而發生的卑劣惡劣行為，在外表上看像是合於道義，順從輿論，或有利益於國事的。」因此，他更懇切地求美國人民相信他：「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時刻小心來防止潛在的外力之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力是共和國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未能接受華盛頓之指示而發生的美國南北戰爭，幾不免於英法勢力之滲入；幸而內戰為期不過四年，而戰勝者的自制力能以寬容態度對付戰敗者，才使華盛頓之具有遠見的自制能不失却其指示途徑的作用。在性格上和華盛頓恰相反的俾斯麥，是一位不願妥協的獨裁者，他的鐵血政策既已一再成功而不會失敗過，看樣子似乎要以武力為後盾來完成其最後一步的統一工作。然而他不願挑戰勝奧法之餘威來征服南德各邦，反而要運用交涉讓步的方式，甚至容許巴威略及威騰堡各邦保留軍事、郵政、鐵路、甚至外交的自主權。就其性格及其在當時所具的聲威而論，他肯如此讓步，是頗使一般人覺得奇怪的；何況如此讓步會引起了普魯士朝野的反對。只緣他是一個能自制的政治家；他的認識使他知道惟讓步始可避免內戰，內戰是冒險，就其能統一德國

也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讓步所得到的統一，誠然是他所不願的；可是，只要能避免內戰而留下傷痕，他所希望的統一畢竟能漸次從其他途徑來完成。當俾斯麥以其自制力來使德國避免內戰時，甘必大亦在同樣地使法國避免內戰。拿破崙第三投降以後，共和派甘必大是主持繼續抗戰的領袖人物之一；當他正在波爾多組織外省武力的時候，巴黎已經投降敵人，而且訂定了屈辱的停戰條約，這是他所不願接受的。甘必大是位年少氣盛而頗具野心的人物，波爾多的軍隊正在示威要求他獨裁來繼續領導抗戰；然而他能逃避這種誘惑，他知道如果堅持抗戰，即不免內戰，內戰與他的兩大目標——抗戰及建立共和國——相矛盾；於是他表示：既已被推為獨裁，頂好退出政府。他的自制使法國避免了內戰，而他仍然有機會為他的二大目標努力。上述三人都是頗具雄心的政治家，再讓我們來看一位頭腦比較單純的武人。被稱為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利，在政治上原是加富爾的敵人；當他統率着「千人軍」征服了兩西西里以後，加富爾却要從他手中把整個征服地接收過來。這原是他和他的部下所不願意的；然而他畢竟自願功成身退而且謝絕一切的報價，使意大利的統一完成；這固然是得力於加富爾之能够在武力以外另覓途徑，而最值得重視的却是加里波利之自制；他明白他如果不放棄政權必然是內戰，內戰和他的目標是矛盾的。

從上述諸例看來，內戰是可以避免的，但須當其事者能够自制。可是，政治家窮在某種環境中始能發揮其自制力；倘使現實情況不能適應其感情，不能領導他去運用其自制力，亦屬無用。俾斯麥認人，如果是生逢只知有內戰的環境，恐仍不免為內戰禍首。必須有一個不容許內戰發生的環境，使掌握實權的政治家不能不運用其自制力而趨塵動焉，始可避免內戰。能否認識環境而發揮其自制力是政治家的工作；能否形成此一環境則屬每一個人民的工作。政治家不能擔負他這個工作，必然毀滅他自己，同時也會毀滅整個民族的福利；人民不能負擔他們這個工作，亦必毀滅自己及整個民族的福利。防止將起的或終止已起的內戰，不能完全仰仗於領袖人物的自制，因為不夠政治家條件的人在往往不知有所謂自制；反之，人民應當發揮其力量，驅逐政治家運用其自制力以限制其野心，然後才有避免內戰或終止內戰的可能。

★ 以上是歷史的檢討，再看現實。歷史不重演，我們今日的內戰，不同於希臘的內戰；今日的美蘇也非常當時之羅馬與迦太基。民族意識是否會勝過階級意識，尙有待於事實來證明。由歷史演發出來的事理却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可使我們明白內戰有害而無一利，內戰不能解決問題，進步的國家決不應有內戰，內戰終止之日就是進步開始之時；內戰必須避免，假使已經到了兵連禍結的地步，必須從速終止。

「乃知兵者爲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能這是爲內戰辯護之最好的理由。就算是「不得已而用之」罷，究竟用到那一天爲止呢？「長和不如

短痛」，然而現在已經不是短痛。「不得已而用之」的意思是說，其他途徑均已無用，惟此一戰之戰爭；可是，戰爭是否有用呢？國民黨的武力雖然不能在短期內消滅共產黨的武力，同樣，共產黨的武力也不能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國民黨的政權。國民黨方面可能有人在想：不妨再打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再把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一同來解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發生以後，美蘇是否一定會對敵？孰勝孰敗？戰爭結束時與中國問題關係若何？對於整個中國國民的利害若何？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任何有遠見的人都不敢給以肯定的答案。答案既然不肯定，硬要等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等於是賭博；政治家應當根據現實來判斷，賭徒才肯以微倖心理去碰運氣。有賭德的賭徒是拿自己的資本去下注；拿全國人民的福利來做賭本，在賭徒也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美援是可能利用的賭本，然而不是可以隨便利用的；本錢不夠，也就無從徵俸起。借錢來賭曰濫賭，賭品亦不高。

中共爲着達到其最終的革命目的，似乎不怕長期內戰；長期內戰可以拖垮國民黨，同時也可以其災難來結集更廣大的革命羣衆。但是，拖垮國民黨已不是短期間的事；就是拖垮了國民黨，中共的革命未必就算完成。中國的內戰在某一意義上看是階級鬥爭，因為有無數既得利益階級在堅持反共的內戰；但在另一意義上看未必完全是階級鬥爭，因為堅持反共的未必一定是既得利益階級，「清算」的武器對於這些人是不適用的。中共可能打倒一個與之對敵的政權，却不一定能防止另一與之對立的政權之再起。中國問題就是這樣複雜的，所以在三十餘年的內戰中，先後更換了若干批不同形態的戰士；內戰如再延長下去，可能出現更新形態的戰士。同時，我們不要忘却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環，要離開世界問題來單獨解決中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算中共不怕長期的內戰，究竟要長到一個什麼程度呢？革命的目的在解除人民的痛苦，內戰却給這一代人帶來了不可忍受的災難。中共雖然有一個美麗的遠景，可是，爲着下一代的福利而犧牲這一代的福利，則喪失了革命的意義。長期的革命往往可使革命變質，史有先例，這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內戰可能是發動革命的工具有，決不是完成革命的工具，內戰延長往往會越出革命所應走的軌道。羅馬會因人民痛苦而革命，因革命而內戰，因內戰而犧牲了共和國，於是喪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此後雖然有所謂兩百年的和平，可是，這樣的結果未必是今日中華人士所希望的。武力革命誠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長期的內戰亦可毀滅革命；急速的革命行動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長期無止境的內戰只能使人民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 美國南北戰爭時，南部反戰者曾發出「富人的戰爭窮人來打」(Rich men's war and poor man's fight) 的呼聲。大抵所有的內戰，除了中古歐洲的少數「私戰」以外，多半是富人的戰爭窮人來打；這便是內戰更覺可恥而不能解決問題之故。假使內戰之一方是「窮人的戰爭窮人來打」，其他的一方是否會在良心上感覺隨戰而戰呢？是否會感覺到戰爭再無法打下去呢？

其實，今日窮人們已有喘息的機會，何曾需要戰爭？近來聽到有這樣一段新聞：有一位專員視察某鄉的自衛武力，命令鄉長添購槍枝，鄉長認為不須添購，因為多了就要得罪共軍。對於此種態度可加以「騎牆」的罪名嗎？人民不需要戰爭，只想在內戰砲火交織下維持其生存。他們可以接受「真正的」三民主義，他們也不拒絕徹底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們決不歡迎足以毀滅其生存的砲火。一方面要他們叛亂，一方面叫他們革命，雙方却都不能保護其安全；他們隨時可因一方面軍隊之撤退而被拋棄，也隨時可因一方面的軍隊之進駐而遭受報復。在拋棄與報復的循環之下，倘使要生存，只有準備隨時接受任何一方面的統治。求生存的意思，逼着這些戰禍的廣大民眾採取此種態度，逼着所有不願參加內戰而又無法反抗內戰的人民也採取此種態度。無論國共雙方所賴以鬥爭的基層份子是如何龐大（在這些基層份子中恐怕已有不少人準備隨時接受敵方的統治），畢竟只佔全國國民的最少數；不願參加內戰的大多數人民，至少應有求生存之權利，因而有希望停止內戰之權利。

內戰所帶給我們的災難已够受了，人民無居可安，無業可樂，國家的一切都在毀滅途中；前人所以形容戰禍的話，如「滿目瘡痍」、「廢宅為墟」……之類，都可適用於今日。假使還須為國家保存一點元氣的話，這樣的內戰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拿宣傳誘惑人民來支持內戰，是自欺；拿暴力壓迫人民接受內戰，是玩火。內戰總該有結束的一天，現在應當是時候了，愈遲愈壞。文章寫到這裏，恰好報紙上透出了和議；雖然是謠言，然而在全國人民心理上已起了巨大的反應，可見人民是如何地渴望結束內戰！如何和法呢？這不是本文所當答覆的問題。我們只希望諸君能够成爲事實，所以我們也願意使諸君成爲事實。在「關於中共往何處去？」那封信中（觀察三卷十期），我會說過「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希望牠考慮如何運用此一權力」。當時有讀者來信說明中止內戰是雙方面的事情，不能單獨求之於中共。我們當然不會那麼天真地希望中共單獨放下武器來接打。現在却已到了中共運用此一權力的時機；倘使不能以武力革命來縮短內戰，便該把握時機來終止內戰。在戰場上牠已然是主動者，又何妨採其主動來爭取和平？內戰發展到現階段，國民黨亦當覺悟；帶械內戰只是一種盲目的冒險，其結果不但會喪盡國家的元氣，同時亦將斷送其自身的光榮。人民既已厭戰，和談又是一個更適於解決問題的工具，爲什麼不拿這工具來代替戰爭呢？政治家的自制既能避免內戰，自然也能終止內戰；必須雙方的領導人物儘量運用其自制力以謀其忍讓精神，始有利談之可言。假使真有和談，將不免一番要價還價的周折；這種交易而退的分贓方法，當然不是人民所希望的。雙方的領導人物，應從遠大處着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距離，今日的局面與此二理想間的距離更遠，雙方果有實現其理想的決心與誠意，首先應該共同努力來改善今日的局面。未來的天下，應靠法治來爭取；「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用武力壓迫不能使武力的人民來接受一種統治，雖然發出勝利的笑聲，也不能掩飾其去極之醜陋。假使已

往的歷史還有一點教育功能，那麼，支配着未來和談的，應當不是論價爭辯的買賣人作風，而應當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氣度。交易而退不免再有交易，結果還是內戰；惟有爭取法治的制度，才能撲滅此種內戰。中國問題固然是世界問題之一環，同時也是構成世界問題的一個因素；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固然是賭博；眼見第三次世界大戰無望而暫求妥協以觀變，仍然不免是奴才氣。我們要拿出做主人的骨氣自求解決，使中國問題成爲一個解決世界問題的重要因素，不必本着奴才心理讓世界問題來解決中國問題。

和議畢竟是和論，由和論而生出的幻想也畢竟是幻想。欲使和談實現，尙有待於掙扎。誰來掙扎？誠如司徒大使在其致中國人民書中一再所強調的：「最主要之力量仍爲中國人民。」人民不要內戰，所以有權利來要求和平。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觀察二卷十一期），我們會說明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是自由主義者的道理，今就內戰關係而論，更可看出此一差別，因為國共雙方正是內戰的打手，而自由主義者是反內戰的。我們也會說明自由主義者能深知廣大民眾的痛苦；現在人民既已急切地需要和平，自由主義者便應當起而爭取和平以減少人民的痛苦。「自由主義者」一辭可用來指種種不同類型的人物，但是我們必須再指出：自由主義者至少是不願有內戰的，因為他們最是不願藉武力來爭是非的人物。我們看見若干所謂自由主義者在爲內戰之一方張目，這些人物無異已變成了國民黨或共產黨而非自由主義者。當司徒大使在毫無顧忌地利用「內戰」一辭之時，有些所謂自由主義者竟怯懦地要避脫「內戰」一辭；假使這不是鼓勵內戰，至少是願意接受內戰，二者都不是自由主義者所應有的。時至今日，自由主義者應當有勇氣來呼籲和平；自由主義者不爲和平努力，更不難言爲和平努力？難道定要奴顏婢膝地等待美蘇已有默契壓迫中國結束內戰時，再來附和嗎？自由主義者的和平呼聲可能很脆弱，可能被堵

住，但在不會被堵住之時，必須喊出。中國的內戰像是泛濫的洪水，牠已淹沒了一切，甚至淹沒了人性；任何一個中國人決無站在高坡來觀賞其泛濫之運，遲早都會遭波及的，假使不急加疏導的話。我們要警告不敢正視內戰問題的人：這個勢將全面波及的洪水，決不容許任何一個人打逃避現實的如意算盤！同時，我們要提醒忽視內戰問題的人：內戰問題不解決，一切建設文化等事業都無從着手，因為牠已鎖住了一連串的問題之最後的一環！

根據史例來推測，沒有內戰的國家之進步可能是很快的。給我們十五和平，讓我們安居樂業來恢復元氣；再給我們十五和平，我們可成爲一個法治而再無內戰的現代國家。一代的時光不能算久，就是今日的中年人也來得及重觀太平盛世，然而必須馬上結束內戰！

如欲免避加價 務請從速定閱

#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施復亮

張東蓀先生最近在「觀察」第四卷第一、第二兩期上連續發表了兩篇極富教育意義的文章，說明自由、平等兩者與生產的關係，我談了非常高興，一則因為他給了我不少的啓示，二則因為他的見解基本上跟我完全一致，祇在所用術語及說明方法上有些差別。近五、六年來我所發表的全部經濟論文以及主要的政治論文，都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目標的。我之主張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發展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完全為的要增加生產，決不是為着要維持剝削制度。這一點，在討論自由、平等問題和未來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的時候，都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慮。

張先生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一文裏說：「無論如何講自由，講平等，若與生產發生衝突，換言之，即使生產反而降低，則決不能成功」。「所以在自由與平等的打算中，必須把生產列為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凡社會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產增長的就能站得住；使生產降低則必會被反革命所推翻」。「如果社會有計劃性，則只能有計劃以內的自由與計劃以內的平等，而斷不容有超計劃的自由與超計劃的平等。計劃是以增加生產，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目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他又在「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一文裏說：「一班落後國家的問題並不是如孔子所說，不思養而息不均，實在同時亦患寡。所以這樣的國家要走上社會主義必須把寡與不均同時解決。在不違背社會公道的限度內，有些國家還得保留若干資本主義的開式，用以獎勵生產」。「所以落後的國家由封建而要一跳到社會主義，其所行的不是以經濟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乃必是以政治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須知不平等固然是不公平道，但有時嚴格的平等亦會產生不公平道」。「那使社會翻身到某限度為止。在限度內生產反可以增加；反之，過了限度必致生產受影響，弄成降低」。這些都是極正確的意見，都已經綜合多年「歷史上的教訓」而得的一「實貴的」「常識」，倘得每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特別是從事改革運動的人加以冷靜的考慮和靈活的運用。

原來古今中外，一切具有進步意義的經濟改革，其基本內容就是生產力的提高；一切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改革，其最後目的也在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換句話說，任何進步的政治經濟改革，都必以增加生產為主要內容。當前中國的改革運動，當然也不會成其例外。

從生產的觀點來看，所謂社會的進步，就是指生產力的提高，也就是實行擴大再生產；所謂社會的退步，就是指生產力的減退，也就是實行縮小再生產

；所謂社會的停滯，就是指生產力的不變，也就是實行單純再生產。一種生產力，必須在一種生產關係內來進行，也就是必須在一個經濟制度內來進行。只要那種生產關係或經濟制度大體還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大概那個社會也還能維持存在，儘管它裏面包含着種種矛盾和弊病。

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是一種剝削制度。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當然要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我們要知道：第一、剝削制度的產生，乃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同時在歷史的某些階段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第二、雖然同屬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却已比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要進步得多；在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之下，一般勞動人民的地位和生活也已比以前提高得多；第三、要根本廢除剝削制度，必須先大大地提高生產力，造成廢除剝削制度的物質基礎。剝削關係的存在，由於社會有了階級的劃分：一部份不生產的人握有生產手段，另一部份從事生產的人反而沒有生產手段或只有很少的生產手段。在單純商品生產裏，生產者雖然自己握有生產手段，但因為一則生產力很低，二則必然會從其中產生資本主義，所以決不能靠它來廢除剝削關係。要想真正廢除剝削關係，只有實現社會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有生力量，已經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內培養出來。

資本主義雖然是一種剝削制度，可是它在歷史上却有過很大的功績：第一、它提高社會的生產力，並過對封建社會幾十倍；第二、它推翻封建特權（雖然在有些國家不很徹底），建立民主政治（雖然是在資產階級性的）；第三、它發展科學文化和高度技術，普及並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水準；第四、它提高勞動大眾的地位和生活，促進他們的覺悟和團結，使他們成為新社會的創造者。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人，都不能抹煞資本主義的這些功績。我們之所以不欲無條件地反對資本主義，也是這個緣故。

資本主義最大的毛病（也是它的基本矛盾），第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它的狹隘的生產關係早已阻礙其無限偉大的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造成失業，釀成恐慌，對外侵略，發動戰爭，以空前浪費人力物力的手段來維持其不合理的生產關係；第二是由分配不均而起的勞資關係的不斷尖銳化，促進前一矛盾達到絕對無法調和的程度。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存在一天，這種矛盾是無法根本解決的。只有代表新生產力的勞動階級起來推翻代表舊生產關係的資本階級，才能最後解決這種矛盾。

所以社會主義的使命，不僅是解放勞動階級，而且更解放那種受資本主義束縛的生產力，使它無拘無束地發展起來，以滿足全體人民甚至全人類的要求



。所謂勞動階級的利益與全體人類或全人類的利益一致，就是這種意思。就這種意義來說，社會主義是無人可以反對的。假使中國能够馬上實行社會主義，我想絕大多數人民也是不會反對的。

問題是在於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從生產方式來看）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同時「要想生產，反而不能全用資本主義」（張先生語）。從表面上看，張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好像跟我頗不相同，因為他似乎主張「跳了一級」，「從封建脫出，即跳入於社會主義」，我則主張要經過「新資本主義」的階段再走上社會主義。可是我細細地拜讀了張先生這兩篇文章之後，覺得在基本上他的意見跟我並沒有什麼不同，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差別的由來，大概一則由於我比較着重於最近的將來，張先生也許比較着重於稍遠的將來（這是相對的說法，希望張先生不要誤會）；二則由於彼此用語的區別或意義廣狹的不同。現在，我就趁這個機會再把自己的意見申述一番，以求教於張先生及一切讀者。

二十多年來，我對於中國政治有一個基本認識，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必然要走上社會主義（在二十年前，我不止一次地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近五六年來，我對於中國經濟也有一個基本認識，認為在推翻封建勢力以後，或長或短地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不能直接走上社會主義。前者表示我不相信兩次革命論，後者表示我不相信階級等說。這兩種認識，從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實際却正是「此時此地」的中國社會的「矛盾的統一」。

中國當前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在於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發展民族產業的資本主義。從歷史上看，一切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其發展程度越落後，越缺乏革命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也不能有例外。因此，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任務，主要便不能不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中國的勞動人民，包括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勞動者，倘若有力量完成這一革命，自然也就有力量保持並擴大這一革命的成果，逐漸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革命。不然，就是民主革命的失敗。

可是在經濟上，情形就不一樣。中國的經濟本來已經落後，再加上八年抗戰和多年內戰的破壞，早已實行縮小再生產，連單純再生產也已不能維持了。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實在無法實行社會主義。我以為要實行社會主義，第一、至少應當把主要的生產手段（第一是土地）收歸國有；第二、至少應當使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取得領導的地位；第三、至少要有計劃經濟的力量能够控制整個國民經濟領域；第四、至少要廢除基本的剝削關係和剝削階級。很明顯地，這幾點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做不到的，因而也就不能有社會主義的經濟。

假定將來內戰結束，政權的性質（即階級基礎）起了變化，那時在經濟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恐怕還是整理和復興的工作，不是積極建設的工作。為着整理並復興經濟，主要恐怕還只能作到下列各點：（一）全面改革土地制度，取

消地主特權，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二）沒收官僚資本，擴大國營事業的範圍，包括銀行、重工業、主要交通事業以及最基本的輕工業；（三）保護民族工商業，扶助農業和手工業的小生產，獎勵各種合作事業；（四）管理外匯和對外貿易，實行保護關稅和部份的計劃貿易；（五）制定進步的勞動法，普遍保護勞動人民，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禁止使用未滿十四歲的童工，限制女工及未滿十六歲的童工的工作，預防一切災害，增進勞工福利事業。在這範圍內的經濟，無疑地還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

三十年來，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佈以及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人們不知不覺地對於資本主義抱着若干不正確的了解（甚至還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彷彿一談到資本主義就是罪不可恕似的。不僅有些社會主義者不斷在反對資本主義，甚至明明是資本家也不敢自承為資本主義者（甚至不肯或不敢承認自己是資本家），倒反有人厚起臉皮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這種情形跟某些法西斯主義者自稱為民主主義者，某些帝國主義者自稱為國際主義者（或世界主義者）一樣。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時代的趨勢，同時也是表示思想或觀念的混亂以及反動派的欺騙。我之不肯輕易使用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並非我對於社會主義的前途有何懷疑，乃是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流弊。

許多人一談到資本主義，差不多都以英美為模型（十九世紀以前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彷彿像它們那樣才算標準的資本主義。殊不知資本主義不僅有若干階段，而且還有若干類型。中國今後可能發展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特殊階段，而且是一個特殊類型。它是生根於中國特殊的具體的歷史基礎上，並產生於當前特殊的國際環境中的，既不同於過去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完全同於今天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必須先了解了這一點，然後對於我所說的新資本主義才不會發生誤會。

我用新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來表示今後中國的經濟，也許不很恰當，同樣可以發生誤解和流弊。這一點我是考慮到的，但我仍舊使用這一名詞，也有我的理由：第一、在最近的將來，為着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還要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優點，在一定範圍內的追求利潤和合理競爭，講求效率和計算成本，以及由此而生的技術進步和管理改善，都是我們所要保存的優點；第二、在生產過程裏特別在流通過程裏，今後中國的經濟還要受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的支配（至少在基本上），我們只能從認識這種法則中去指導或調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它有利地走向社會主義；第三、在這一時期，不僅在經濟上有不斷的鬥爭（機器生產與手工生產的鬥爭，集體勞動與個體勞動的鬥爭，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鬥爭等），尤其在政治上更要有不懈的鬥爭，始能保證這種經濟的發展可以走向社會主義，免得人們因誤認社會主義已經到來而懈怠了自己應有的努力。簡單說，我之所以使用新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因為我認為這種經濟在本質上還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

自然，我所說的的新資本主義經濟，也可以說是一種帶着混合性的過渡形態。這種形態，只有在勞動人民掌握或領導政權的時候才能實現，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保證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是有矛盾的，但是在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這種矛盾是可以調和的、統一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必然要以非剝削的或剝削的勞動人民為主體，因而也就以代表他們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可是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僅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而且還獎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要求擴大剝削關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這種從表面上看來的矛盾，在實際上却得到了合理的解決，就是在消極方面，以改善分配關係的方法去限制剝削，在積極方面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增加全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人民所得的分配額。這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容許剝削關係存在的理由。在目前，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其附屬的買辦資本）和封建地主的剝削而不根本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就是為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還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我們就應加以利用，不可無條件地反對。一切自由、平等的理想，都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廢除剝削，必須以增加生產為前提。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情形跟我們完全兩樣。在那些國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早已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能容納的了，而剝削關係的存在却只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那些國家，只有趕快根本廢除剝削制度，才能迅速增加生產。可是像我們中國這樣的前後國家，便不能像他們那樣根本廢除剝削制度。為着增加生產，不能馬上廢除剝削，這是我們落後國家的不幸。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其最大的弊害，第一是過份剝削勞動階級，使他們長期屈服於資本階級的支配之下（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第二是資本家的生產只曉得「唯利是圖」，造成人力上和物力上的無限浪費；第三是資本階級獨佔全部剩餘價值，不斷增加其剝削力量和生活享受。我所說的要矯正資本主義的弊害，主要也就是指這些弊害。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之下，也必然要矯正

這些弊害，而且一定有能力和方法矯正這些弊害。張東蓀先生所謂「不能全用資本主義，大概是持此而言。

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剝削關係雖然存在，但在兩方面要受到限制：第一在勞動的分配關係上受到限制，對於勞動者的生活要有最低的保障，不許資本家有過份的剝削行為；第二在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的使用上受到限制，獎勵他投資於擴大再生產，不許他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有過份的享受。當國家規定一切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時候，都要注意到這兩點。此外，在整個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裏，也應當而且可能適應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形而給予各種必要的限制，但決不能根本廢除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同時，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不但不排斥，而且還要更有計劃有步驟地去積極創設並扶助某些帶有社會主義性的經濟形態的成長，但它在初期也還要受着資本主義的基本運動法則的支配，在某一定的發展階段也還要受着這些法則的影響，直到它們有能力領導並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域為止。我把某種從量到質的變化沒有到來以前的經濟形態叫作新資本主義經濟而不叫作社會主義經濟，這也是一個重要理由。

在這裏，我想舉一個明顯的例子：現在英國雖然已由工黨執政，正在施行着若干國營或社會化的政策，但嚴格地說來，決不能稱它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它的經濟也還不能叫作社會主義的經濟。再以東歐各國為例，它們的政治雖然已經完全由共產黨領導或控制，但其經濟也一樣還不能稱作社會主義的經濟（雖然其政治已足以保證它走向社會主義）。我這種說法，雖然跟張先生有些不同，但在基本的意思上，我想決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根據以上的種種說明，我想作一個簡單的結論如下：當某種剝削關係還有增加生產的進步作用的時候，我們便應當充分加以利用，不可輕言廢除；當某種剝削關係不但不能增加生產，反而妨礙生產的時候，我們便應主張根本廢除。因此，為着增加生產，我們主張保護資本主義性的民族工業，取消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和官僚資本的剝削以及一切帝國主義的剝削。 卅七、三、六。

# 總統的災難

（紐約通信）

楊剛

差不多兩年以前，杜魯門總統曾經走過一段霉運。那正是外長會議第一次在莫斯科舉行以後。會議的結果首先觸怒了白宮最高顧問李海軍上將。次之得罪了范登堡，連勒士等諸大領袖。報紙從華爾街日報到所謂理智性的紐

約時報都對美國的軟弱外交，認為柏恩斯在莫斯科做了蠢生，總統簡直是個小人物。那時候的總統，情形相當悲慘。報紙上時常把他老人家拿來開玩笑。他們說總統躲在白宮裏對親信抱怨，自己原來沒有要當總統，也不喜歡總統這個差使，並且說他私下發誓，下一屆硬是不幹了。兩年之後的今天。雖然我們還沒聽見總統真的不肯幹，

而且直到他去加里賓海散心之前，大家還在報告總統野心勃勃，可是華盛頓的風聲却越來越緊。民主黨的萬老們以為今年恐不能叫杜魯門連任，打算拖艾森豪威爾上台。并且也不和遠在梅上的杜先生商量，就替他宣佈說，以他對黨的忠忱，叫他不幹，他當然就是不幹。這些專門罵別人殘忍的美國老黨們做起事來，也真夠鐵面無情的了。據

我們所知道的，兩年以前，總統確實煩惱，確實不要再幹。然而兩年中間是誰要他幹下一次的？誰替他訂下左邊說好話，右邊做好事的計策，弄得他一帆風順，興致勃勃，非幹不可的呢？現在，到了左右夾攻，大選在即的時候，就來這一手。無怪總統要去海上賞風月，無怪誰也不寫社論逼他回來。

不過，看到了私利政治的花樣，使人無心去管他們的政治道德。事實上，這些老爺們之看待選舉這件大事與對待棒球競賽無異，說不上有什麼政治原則和政治道德可以遵循。今天這個角色能叫座，就把他大捧特捧，明天他讓人家喝了倒彩，就趕緊另找明星。對於那個倒了彩或有倒彩之危的角色，實無加以客氣之必要。這個比喻亦非說杜魯門先生已經倒了彩。今天的總統還是像拳技場上撲了對手一擡的那個拳師。他是爬在地上爬了，喘氣說着，「我從來沒有宣佈要競選哪。」可是，技場上那個照顧打架的人却還是在對他揮手舞腳，要鼓起他來再顯顯本事。用意是在從現在起到七月民主黨大會推選總統候選人時為止的這段時間內，看看總統的時價如何。

一

事實的經過大家或許已經相當明白。總統的敗選從去年年末轉入今年年初，禍根自然是華萊士的第三黨。從那時候起，接二連三遭過了不順心的事。

第一，在紐約國會第二十四選區(紐約市布那區之)下院補選議員競賽中，第三黨旗開得勝。它的候選人所得選票超於其他三個黨候選人所得票數的總和。第二十四區本是民主黨最有把握的老巢，從來沒經任何政黨搶去過。這一次競選，本已感覺到第三黨勢頭洶湧，特為動員自己的幹部四出找自己的老牌選民去投票。誰知選民到了票櫃裏，把第三黨候選人的名字寫在票上就走了。結果登在報上，黨魁大為喪氣，就罵手下人不拉選民。可是手下人說：「我們把他們都拉出來了，但是他們選舉反對我們啊。」

這件事在旁觀者看來或者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在美國人方面却是大震動。對他們還有三個意義，(一)紐約州在總統大選上佔着最重要的策略地位。因為實際產生總統的選舉院(此地總統是雙重選舉產生。一面是人民普選，普選後由各州選舉院再投票決定下屆總統。)在紐約州共四十七個，其次最多的加里福尼亞也只有二十幾個。全國選舉院總數五百幾十人。因此，紐約選舉院的多數很要緊。紐約州，尤其是北部，向來是共和黨的力量，民主黨的勢力主要在於紐約市，特別是紐約市左翼工人。第二十四

區競選的結果暗示紐約市的工人，甚至非左翼工人的工人厭了民主黨和杜魯門。這說明在十一月初大選時，對於紐約選舉院中的多數民主黨極少希望。(二)華萊士的影響主要是在工業性的各州。工業重鎮的紐約一舉一動常為全國的風標。華萊士這次的勝利，對於第三黨主觀上是莫大的鼓勵。對於其他工業州的人民，客觀上是一個風向。

(三)假如可以把第二十四區選舉結果當作風標着，當權黨是把人民意向與政府政策中間的距離看得太小了。究竟這三點的事實如何，我們不需斷定。問題是他們有了這種看法以後，民主黨黨魁們私下計較以為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要華萊士洗手歸隊，說只要你回來，別的事全好商量。此計現在行不通，華萊士不幹。

第二，反華萊士的右翼自由主義者，美國人民行動會的態度沒有把握。這個團體在去年春間組織起來，與美國進步公民會(現在第三黨的核心)對抗，批評政府內政而擁護其外交政策。到去年冬初起，連外交政策也批評一下(如對杜魯門主義)。年初第三黨聲望加重，民主行動會相形見拙。上月該會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一方面痛責第三黨和華萊士，另一方面却不敢支持民主黨和杜魯門。主要的原因是下層代表反對這樣做。尤其是學校裏的學生代表們以為要如此，他們就無法在學生羣衆裏做宣傳工作，無法反對第三黨在學校的力量。工會首領方面也有同樣意見。他們說，這樣的總統叫我們怎樣要工人去擁護他？「你不能夠拿糊塗蟲和有實力者作戰。You Can Not Fight some body with Nobody。」

就民主行動會說，它本身眼前還不是一個力量。它的威信在於它有一些上層人物如羅斯福夫人等，但是下層工夫則還在開始時期。它之號稱為不行動派，對於講行動，惡坐談的美国人脾胃不合。這些是它的弱點。它也有它的強處。自進步公民會宣佈第三黨運動，華萊士宣佈競選後，工業團體大會內部的分裂跟着政府取締共產黨人的步驟而表面化。左翼工會站在華萊士一邊，右翼則反華萊士。政治上他們大致是想支持民主黨和杜魯門，但又不敢顯然做出來。因此變成了無所屬而與民主行動會慢慢到了一起。工業團體大會的右翼現在包括鋼鐵工會、煤油工會、汽車工會、海員總會的一部份。這些重工業工會當然增加民主行動會的聲勢，使他們的壓力加強。但是正因如此，民主行動會的內部反而漸漸生長了不調和。因為下層傾左，上層傾右。即在上述右翼工會之中也是如此，工頭傾右而工人傾左，所以工頭到了民主行動會中也不能完全和行動會的上層人物一條心腸。

從上面看，民主行動會的態度在民主黨方面自然一定沒有把握，即就行動會本身來說，也還在恍惚不定的時期。他們的遠景不明，近狀也不確定。尤其關於後一點，是他們與第三黨方面截然兩樣的地方。關於遠景，由於成份複雜(包括會員和同情者)，其中有人頗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如前物價局長鮑爾斯。有人據說是社會民主黨，如下午報總編輯列雷(Max Lerner)。有人傳稱為托洛斯基派，如汽車總工會會長魯特(Walter Reuther)。到現在為止，我們沒見行動會就遠景方面發表什麼意見和政策。關於近勢，除了極端反對華萊士以外，找不到他們積極的做法。原因與其說是因為對杜魯門失望，還不如說是由於第三黨在短期內的成就使他們感到了前途的憂懼。我們早已說過，組織第三黨的要求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和一部份工業大會的右翼領袖中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實望能夠做一個第三黨領袖的眼前可只有華萊士。問題是這個第三黨及其領袖華萊士將與左翼合作，還是成為右翼的陣營。華萊士反對備戰的國際政策，反對意在恢復歐洲資本主義的馬歇爾方案，正好和右翼的主張相反。結果第三黨的優先權到了左翼方面。第三黨運動宣佈了之後，不但未遭凍結確說，而且進步極快，已經拿出了紐約第二十四區競選勝利的成績。瞻望前途，即使今年該黨選不出總統，而在未來四年中，萬一恐慌爆發，則一九五二大有可能使第三黨變成第一黨。假如華萊士及第三黨在那時以前不能被右翼弄過來，則那個前途是右翼所不願的。因此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弄垮第三黨，然後他們好再來再搞一個。

在這裏，行動會策略上出了幾個問題：(一)拚全力把民主黨爭到自己這方面來，還是(二)不管民主黨本身，只求其換一個有變動性的人代替杜魯門競選，還是(三)容讓杜魯門，但壓迫他左轉。利用第三黨的威脅，他們可以向民主黨討價錢。對於華萊士，則冷藏失效，轉入進攻。紐約州的工人政治行動委員會已經下了這道命令。但是對於上述三個問題他們似乎還是不能決定。第一個根本辦不到。第二個右翼主張強還是可以。結果大會決議案出來，除了讓第三黨是鮮明火烈之外，對於民主黨和杜魯門是否擁護，只是不響，總要候七日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出來了再說。關於國際政策和和平問題依然不能簡單明瞭的講話，結果是從莫斯科到華盛頓通了一陣。

行動會這種恍惚的態度，好處在於使民主黨受到擠壓的壓力。在北部諸州已經遭受第三黨猛烈攻勢的民主黨，無論如何發不起行動會再來拆台。

第三，爲了應付華萊士的攻勢，總統在過去兩個月中拼命向左看。要找出幾件事來做做。可是國際政策不肯變，勞工政策不敢動（塔虎特勞動法案），控制物價不宜說。環顧之下，只有針對南方的民權法案是北方人所愛好的，又可以大收黑人的心，這一下就把它提出來了。在總統及其策士的心理上，南方民主黨人出不起多大花樣。而連羅斯福都不敢換的民權法案，杜魯門能提出來，北方選民豈能不認爲總統是大自由主義者，把選票送給他？

這件聰明事沒有產生預期的好效果。工大的右翼和民主行動會一部份人至今還是在暗中進行倒杜。工大會長麥雷（也是鋼鐵工會會長）正在要艾森豪威爾談話，探他對競選的口氣。一般工人天天給麥雷電報反對羅杜，第三黨方面更是置之不理。原因是在美國當前的重大問題之中，關於黑人的民權法案恰恰是無時間性、最片面、最無實際性的問題。該法案即使成立，南方黑人也不會馬上得到好處，正如北方黑人實際上地位和南方的距離不遠。可是它帶來的災禍却促進了總統的低潮。南方民主黨的反抗大家都知道了。他們始而向總統抗議，繼而要求撤回提案。最後拿出了大法寶，安排破壞杜魯門被選的一切可能。

南方也有深謀遠慮的人物，因爲智力是逼在的，只有不同的利益造成它的分歧。我們早已說過，華萊士這次舉動是美國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它有非常大的政治意義。目標是要用代表階層利益的黨派對立來代替代表人事關係的黨派對立。這意義的初步表現，就是上述種種情勢的結晶。民主黨及其週圍的一些工會和自由主義者好像是一潭水。第三黨這塊大石一投下去，所有的沉澱和蘊藏全衝上來了。全要找新的伙伴，新的棲身之所。民主行動會及工會的表現是如此，西部民主黨的醞釀也是如此。而南方民主黨領袖顯然的叛變尤其是深遠的說明。這樣的形勢，或者使讀者會覺得總統望左說好話的政策糊塗可笑。但即使我當這個總統，拖到如此地步，我也不知除此之外能幹什麼。形勢勢禁，積重難返，杜魯門是偉大時代一個不相稱的悲劇。

這個政權的軟弱性質表徵美國式的民主政治接近了它內部的重要的危機：以不同階層利益爲基礎的政權爭奪將代替以人望爲號召的政權爭奪。美國政治上，心理上，表面的大同時代將要過去。第三黨運動之所以有上述那個目標，應該認爲這危機之初步表面化。

南方領袖對於第三黨當然不是如此看法。這是由於閉塞，不是由於愚昧。第三黨他們已隱約感到這一點。第三黨運動對於他們的深遠影響，他們很懂得。第一他們不能不顧未來四五年中，大恐慌有爆發的可能，華萊士在一九五二的機會是一個實際問題。第二民主行動會，包括工會的表現，使他們感到北方民主黨人離心力強大。第三假如華萊士的政治分化策略成功，保守力集中共和黨，進步力集中第三黨，民主黨變成僅僅以南方地方利益爲中心的小集團，則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特殊利益就會一去而不復返。

南方領袖們的大法寶是在選擇一種考慮之下形成的。它的內容是由州國會定一法律，決定該州選舉院的代表在總統大選時可以不投本黨總統候選人的票。如此則南方民主黨可以隨意與共和黨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討價還價，然後決定使那邊上台。南方十一州共有二十七名選舉院的代表。全部選舉院代表總數是五百卅餘名。假如十一州都行此辦法，杜魯門總統即能拿到多數的普選票，也難勝任。再推到一九五二，假如第三黨總統候選人勝利，則同樣辦法可用以不許那人當總統，其勢將造成共和黨與南方民主黨聯合選舉的總統上台。如此特殊利益才有保障。這法律佛吉尼亞已經通過。美國人認爲其他十州也會仿行。

這一手相當辣。但從大方向講，依然不出第三黨政治目標的範圍。保守勢力在選擇自己的同盟軍，以抵抗將來的惡運。從我們局外人看來，南方的反攻在將來的天科上不過是掙扎而已。因爲即使是共和黨也不致站在「白人至上」的旗幟底下。而且他們的利益早已超過了那範圍。可是在眼前，這一手却是民主黨競選的當頭棒。

三

總統回來了。民主黨總統機關不再說叫他去走他覺得邊的話。民主行動會和工會還是在商量抓艾森豪威爾上台。南方在反叛。這正是民主黨首腦部在大費腦筋的時期。

假如說對於杜先生他們還有絲毫希望，那就在於擊敗南方。因爲他們知道南方的旗幟已經是一塊爛布，拿著它也舞不起幾多人。但北面的旗幟——和平、進步、繁榮——却是鮮紅有力的在風勢裏面。總得扯起一張和它差不多的旗子擋在它前面，然後再和南方講講交情，總不至於十一州全叛過去。北方旗子下那堆人是不講交情的。所以他們正在對總統做種種手勢，勸他再向南衝。衝得好，總統解決了南方的黑人。不好，也不過如此，反正是糟。這是正面的其次，另打主意。一些無賴電廣播員在報告民意測驗的數目字。艾森豪威爾第一，華萊士第二。杜魯門老是人眼目中第五六名的總統。還有人說亨利魯斯所編的幸福雜誌也爲此舉了一次測驗。結果華萊士得票一千二百餘萬第一，連艾森豪威爾都只有幾百張票。該雜誌用種種方法替華萊士打折扣，得票實九百，還是第一。所以該雜誌認爲這測驗不對，把它丟了。這一切都使民主黨機關在做手勢之餘，還要進行拉伕。他們可能拉者，第一艾森豪威爾，第二前物價局長鮑爾斯，第三最高法院法官陶格拉斯。第一位是工大大方面所屬望，但民主行動會中有人却怕軍人頭腦掌了國家大政，不是被大力者牽鼻子，就是自己亂編。第二位是民主行動會所屬望，工大大方面也感情很好。但他是新出場的人物（鮑爾斯在戰後物價管理局時，爲物價控制出過大力。他完全以此聞名），雙望方面顯然不如艾森豪威爾，那是風靡全國的明星。第三位是老政客但是對於後生小伙子們並無太大吸引力。對於這些人的考慮、衡量、和試探正在進行。這是底面。

或者，在全世界範圍內，美國此時在某一方面能夠宣佈得到了完全、澈底的勝利，比如說把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之類，杜總統的聲望能夠上去一些吧。否則，從現在到七月，真是漫漫長夜。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紐約

# 美國對華政策的冒險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6, 1948

Nathaniel Peffer

中國內戰業已正式打了十八個月，雖然至今尚無決定性的結果，有一件事却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共產黨雖沒

有戰勝，南京國民黨政府確已戰敗了。換句話說，南京政府已經失去了戰勝的機會，共產黨或許尚有可。南京政

府至多能做的是把攔住凡是屬於於它自己的，雖然即使是個能力也一天比一天令人懷疑。所以在這更史上正展開了

● 觀 點 ●

新的、不可預測的、與極度危險的一頁；鑒於世界的政治衝突，它尤其是危險。

除開發動內戰的南京政府的軍事補給以外，大家都預料對內戰的不能有決定性的結果。很多在中國國民黨軍事代表，早曾在一九四六年警告政府最高當局以武力消滅共產黨的不可不，政府儘可以打幾個勝仗，共產黨跟着就回擊過來的，就這樣不斷重複，直至軍隊精疲力竭以及國家在經濟上趨於破產為止。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政府在打了幾次形式上的勝仗以後，尤其是張家口和延安的先後克復，縱令使它陷於過分的自信。

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大體上說，南京政府的內在弱點實大於一般對它的認識，戰爭的考驗更把這點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政府雖擁有龐大的美式配備的軍隊，但在笨拙的正面襲擊中浪費了不少兵力和配備，它克復了地方，却沒有擊斃多少共產黨軍隊。相反地，共產黨儘管放棄了城鎮，其犧牲却遠不如政府軍隊之大；政府不但在策略上錯誤，而且在軍事指揮的技術上也呈現欠缺和無能。同時，大部份的政府將領都是政治將領，他們連西方三等國家的軍隊都不夠資格指揮，反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們儘管在其他方面可被指摘，在軍事上都是勝任愉快的，他們中間大部份都是在抗日的游擊戰中鍛煉出來的。此外，相當部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既貪污又無能，對於剋扣軍費的重視甚於作戰，反之共產黨高級軍官却是誠實的，也儘管在其他方面可被指摘。

部份的基於以上所說的原因，共產黨軍隊具有振奮的士氣作戰，國民黨軍隊則士氣沮喪。由於被禁監並不得一飽，國民黨軍隊無心作戰，不必要地整批的撤退或投降。這可以說是目前南京政府的最大弱點，它的軍隊無疑在感到彈藥的短缺，因為彈藥都被無謂的消耗了，而尤其嚴重的，它是靠着若滿不滿意心理的軍隊在作戰，或者至少它的

軍隊對於為何要作戰的目的根本就不發生興趣。它的新兵像群牛一般地投入陣伍，也可能不待一飽，他們為甚麼要作戰呢？共產黨固然也對兵，但它給他們喫飽，並灌輸他們政治教育，這政治教育或許是歪曲的，但他們因而知道些為何作戰的原因和理由。至於普通人民方面，情形亦復相同。中國人民的大眾厭惡內戰，並對參加內戰的雙方都表不滿，但是共產黨每到一地方，總設法來緩和至少是一部人民的不良情緒，而國民黨所遭遇到的却是唾棄的日益加強。在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內，至少有一部份人偷存有希望，而在國民黨所控制的區域內，沒有人再看到一線希望的曙光。

最後，國民黨區域的經濟已趨於全面的崩潰，政府破產，幣制貶值，經濟生活的正常步驟已逐漸到達癱瘓狀態。在這方面，共產黨比較要優待些，它的力量在鄉村，而由於農民總是生產自己的糧食，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並不受貨幣經濟的影響，所以共產黨是不會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的。但是國民黨的力量仍在都市，都市負擔了政府行政的支出；假若幣制貶值，銀行便不能不倒閉，公務人員的待遇無法改善，外債也無以償還，政權本身立刻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國民黨區域雖尚未惡化到這個地步，但也距離得不遠了。

就目前的狀況看，時間對於南京政府是不利的。政府力量最的根源已漸枯竭，它無從獲取復興的資源，它的將領不能超越他們的素質，它的軍隊仍將是一班被追殺來的壯丁，它並將自一般不忠誠的人民中去覓求道義上的支持。共產黨的力量很難加以估計，但很明顯的，它決無能力實際控制全國，因為無論在人力或物資方面皆極不足，而且除非獲得蘇聯的援助，它之能否贏得足夠中國人民的支持，亦難斷言，何況它亦不願這樣做，因為它並不希望中國內戰會變演而成世界大戰。

所能預測的乃內戰的繼續，它是極變性的，雜亂散漫的，國民黨軍隊或能因兵力的突然集中而打幾個勝仗，並向美國輿論吹噓，但是過了幾個月，在同一地帶又發生惡戰，而且結果共產黨的力量一定比國民黨勝，起初不大為人所注意，漸漸大家都能看到。要是沒有外來的干涉，城市中心的幣制與經濟的全部崩潰，勢難避免；糧食中的六千萬美元借款最多僅足夠償付進口貨物，它挽救不了國內的經濟。政府為了要打內戰，必須支出巨額大款項，而這些大款項當然不能完全依賴租稅，乃不能不濫發紙幣，而使情況更為惡化，對於這，六千萬美元是無濟於事的。所以結果便

很難想像了，最可能或許是朝暉局面的形成，南京政府控制其附近的區域，共產黨控制整個華北，或不包括類似天津較大的半現代化都市，其他有些區域處於地方半軍事自治的情形之下，既不受國共兩方的節制，亦不完全獨立。這就是說，不易得來的對日勝利的結果將全被犧牲，除掉從日本手中解脫出來以外，中國人民的痛苦都將白受了，國家也將像從前一樣，柔弱而無效。這種情形，不止對於美國，且將對於全世界產生重要的後果。假若內戰能夠限制於中國的國境範圍以內，或不基於美蘇分裂的問題，它或不至過於危險，但是它無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確是承襲了四方衝突的典型，要使它與更大的衝突相隔離，實為不可能之事。

一直到共產黨形式上佔領了全中國或中國的大部份，並一如波蘭與南斯拉夫那樣參加了蘇維埃集團，那個時候才會真正的考驗，這個考驗的尖銳程度將視美國援助國民黨來阻擋那種發展的情形而定。國會立法以及輿論壓力都顯示美國正在考慮這樣做，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支持南京政府，而是幫助它多少以及如何幫助它。這並非因為對於南京政府的重視，更非任何保證，過去馬歇爾、魏德邁、或新聞通訊員的意見，都不是對於南京政府存何妄想，直截了當地說，他們的目的純在不使共產黨獲勝，從而使蘇聯得能控制中國。

這裏便引起了兩個問題：第一，美國所採取的方案，是否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要？第二，美國所採取的方案，是否一定有效果？

第一個問題殊難肯定加以回答。雖然共產黨未必會佔領全中國，但這亦並非不可能；假若南京政府所可控制的範圍被割斷或僅限於國都附近的區域，這是可能有的結果，那便無疑有了一個真空地帶，共產黨隨時可以衝入，除非地方武力把它拉住。到了那個時候，蘇聯自發地進入來建立一個合併於蘇維埃集團的共產黨政權的情事，似乎不至發生，亦無必要。那麼，中國共產黨會有這個要求呢？這個問題在目前是不能回答的。假若美蘇間的發現並不呢，同時美國也並不過於協助南京政府，很可能的，共產黨將堅持其自由行動，並將對蘇維埃持善意的中立，它決不至再有其他作為。但假若全世界在思想問題上必須有所選擇，同時美國也根據目前的方案極力支持南京政府，我們敢預卜共產黨一定不願一切代價去乞求並接受蘇聯的支持，因為它除掉擔任被消滅以外，別無其他的選擇。是則干涉反而帶來了它所要預防發生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比較重要：照現在的情形援助南京政府，

是否會有效果？凡是認識當前中國的人，誰都不會相信。南京政府的弱點不僅是或主要是錢的問題，一年前能把南京扶持起來的改革計劃，在目前也全部用不着了。國民政府要想擊敗共產黨，進而灌流它或驅逐它，下面兩件事情中的一件是必要的：或由美國派遣至中國裝備最近代化的至少十五萬大軍，包括一支強大空軍，或由美國直接指揮國民政府的軍事與行政組織。前者當為南京政府所能接受，而要它讓出對於軍事與行政機構（包括由於後者的財政上的好處）的控制權，乃為瞭解南京政府的心情者所不可想像。

除此以外，別無能發生作用者。錢對於南京僅有極小的幫助，即使不因為效率或投機而被浪費，它至多暫時制止了通貨的膨脹；要使國民黨重新具有償付能力需要很多億美元，要進行內戰更需要很多億美元，而如何建立一個足能擊敗共產黨的軍隊的問題依舊存在，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除非把全權交與美國人。很不幸，中國的內戰業已發展到這個地步，祇有美國的全面控制中國，才能阻止共產黨對於一部份中國的控制，或恢復國民政府對於全中國的控制。

對於美國，這是一個不愉快的選擇。無論蘇聯直接或間接在中國佔有優越地位，將發生不良的可能情事，這是

#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費孝通

安平兄：謝謝你來信要我寫一篇有關城鄉關係的論文給「觀察」，因為你告訴我，近來有些讀者對我以往發表的言論有很多疑問。我最近在「中國建設」發表了一封給葉慶湘先生的信，曾答覆過一些問題，「觀察」能給我一個機會再補充若干意見，我是十分感激的。讓我先說，我對於這問題是極有興趣的，這一年來，我在「觀察」和大公報寫過若干有關的短篇，目的就在引起讀者的討論，一切的批評，即使帶一點誤會或攻擊，都願意虛心接受，因為我知道自己思想沒有成熟和見聞不夠周到的應當是我自己。當然我也希望批評者能多偏重於問題本身。

我認為城鄉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都有相成相剋的兩方面，在歷史的演變中，雙方的分崩常有嚴重的變化。各人因為見聞難能周全，所作估計也因之可能有偏重之處。我希望的就在多聽各種看法儘量發表，然後共同來做一編綜合的總結，結果我想必然能更完全些。這是對於葉慶湘先生的

顯而易見的；直到現在的美國方案，其目的在不使此種可能情事發生，但都不能發生作用，卻反而促成此種可能情事的發生，因為它們不但不能阻止蘇聯，反將使令蘇聯加入，或至少迫使中國共產黨找到蘇聯的懷抱中去。

所以美國的真正選擇是：或則派遣一大支遠征軍來消滅中國共產黨，或則對待事態之自然演變，俟蘇聯進入中國時再決定行動。美國派遣遠征軍至中國來對付共產黨以後，是否因此使蘇聯採取報復手段，這僅是一個條條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美國的真正選擇就是：或則在遠東向蘇聯正式並不可挽回地挑戰，而甘冒戰爭的危險，或則對待事態之自然演變。這便引起了一個戰略上的問題，這就是說，為要挑戰起見，中國不是一個最合適有利的地區。很少對於當前中國具有真正認識者，他們的回答是正面的。

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的厄運，不僅對於中國是一個災殃，像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一樣，中國依舊是世界大戰的一個戰場，並且比以前更直接地把美國牽連在內。美國因而所遭遇的危險之大，實無庸諱言。它現正採取各種不可改變的步驟，在無意中必將招致戰爭，然而當它決定採取這些步驟的時候，却從沒有考慮到它們將引導它進入那一個方向，以及美國此期究竟要不要走上那個方向。

的信上已提到過的。

我在已發表過的文章中曾提出下面的看法，究竟對不對，很願意讀者給我指教的。

在傳統經濟中，中國的城鄉關係不僅是農工的關係。在鄉間有很發達的鄉土工業，鄉民的日用品大部是自給。因之我常要知道在經濟上鄉村在那些方面依賴都市的供給？如果出多入少，則我們可以說城市和鄉村主要的經濟關係不在貨物的交換上，而在根據於地租的片供奉上。

我和這裏的朋友們也討論過這問題。後來我們覺得應當把傳統工業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皇家獨占的工業，二是供給有閒的官僚地主享用，以及小市民間互相交換的市鎮工業，三是鄉民在家庭及作場中所經營的鄉土工業。皇家獨占性的工業由來已久，鹽鐵、軍備、貨幣、以及重大的工程，大體上說一直是由皇家包辦的。皇家可以用奴隸、囚徒、以及民間徵來的勞力經營這些工業，或是由大商承

總結起來說，為美國所開的兩條路，一條路是不干涉，另一條路是支持南京政府，任何一條路都是不合適的。如果決定不干涉，則有共產黨控制全中國，並像東歐那樣成為莫斯科之衛星的危險，雖然這致不至如此，但可能性還是存在者，而果真實現時，美國在大陸兩岸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如果決定干涉，則除非干涉到一個程度，蘇聯勢非加入，並造成類似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情形，否則將為徒然。國民黨單獨，或縱令有美國的支持，決阻擋不了蘇聯；假定蘇聯決心加入了（這是很難斷定之事），在目前的情形，祇有美國軍隊才能阻擋得了它。

由是觀之，一條路是危險的，另一條路是徒然的，而使選擇幾乎成為機械的。但倘若選擇了對待事態在中國自然演變的態度，很可能內戰的雙方終久會陷於精疲力竭，美國又可以進而加以調停，並予新政府以物質上的援助，這新政府為各黨派的代表所組成，最好大部份是中間份子，一方面不像國民黨那樣腐敗，另一方面又不像共產黨那樣難足慰信。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國得能自由行動，當遠東爆發危機的時候，它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行動，不受國民黨的負擔的影響。這雖是在遠東的十年鬥爭的熱情的重演，但實際的情形就是如此。（本利特約記者譯）

辦，普通人民很少有機會染指。這也許就是中國工業不易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最近王亞南先生在「時與文」上提到過這意見，很和我此間朋友的想法相合。皇家工業和鄉村的關係，又可從兩方面看。在原料和勞力方面如果有須取給於鄉村的時候，是徵發來的，即便名義上給與報酬，經過官僚之手，也就很可能化為烏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問：皇家工業的出品有多少進入鄉村的呢？大部分的皇家工業是為政府所需的消費而設立的，如軍備和貨幣；也有專門製造各種宮庭的奢侈品；無論那一種人民都是沒有分的。進入鄉村的則是鹽鐵等必需品。在專賣制度下，這些東西有類於賦稅性質，是國家的收入。在經濟上看，皇家工業和鄉村的關係可以說是片面的。

這種工業究竟占中國傳統城市工業中多少部分？這問題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翰清遠的「唐宋官私工業」一書中曾說過，在唐代從事於官工業的人數「已約佔全戶口之二

十分之一。一這說法有多少正確性，我無法知道。但是因為皇家所需的器材和貨物大部由官工業自行製造的緣故，數目上不能太少。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城市居民所需日用品的來源，和市鎮工業的市場。在閉關時代，城市所用的工業品（加工過的製造品）有多少是從鄉村裏來的？反過來問，市鎮工業的製造品有多少是用來供給鄉村人民的消費的？這些問題其實是我們所討論城鄉經濟關係的關鍵。

市鎮本是工業的據點。我以前曾說中國工業主要是鄉土工業，經朋友們批評之後，我覺得這句話是有毛病的。我說那句話時，心目中並沒有顧到市民羣的消費，祇就鄉村說，鄉民所用商品曾有過高度自給的情形。我忽視了市鎮工業，那種是應當矯正的。鄉村供給市鎮的大部是原料和半製造品，糧食、紗布、蔬菜、絲綢等等；市鎮同時吸收皇家工業鑛鐵等原料，而自行製造各種消費品，所以在市鎮中有着專門從事製造業的工匠。

市鎮的工匠可以分出兩種性質，一種是出賣技術的，一種是出賣製造品的。同一工匠也可以兼有兩種性質。市鎮裏的大戶人家，就是在三二十年來如此，自己預備了原料，僱匠到自家裏製造所需的日用品；裁縫在家裏縫衣，木匠在家裏造器具（尤其是傢俬之類大批的木器），甚至過年時的年糕也請了師傅在家裏蒸的。工資依時間計算。一個工匠常有一定的長期僱主，世代相承。這些工匠無需自辦作坊，無需資本。這種方式也可以說是封建性的。

有足夠資本的工匠可以同時經營作坊，替僱主製造定貨，原料時常是由僱主自備，按件付工資。在目前很多裁縫鋪還是這種性質。以上兩種方式的城鎮工業都是靠市民支持的，雖則工匠們也偶然下鄉，大的如造屋的木匠，小的像剃頭，修理農具等工匠則按村巡行，零星找僱主。這種以技術去服務鄉民的工匠在數量上是不多的。

還有一種是出賣製造品的工匠，在鐵匠鋪裏常有掛着很多農具，等待買客的光顧。光顧的買客包括市民和鄉民。也有小商人買了之後，挑了去鄉村或市集上轉售給鄉民。城裏農間的交換偏重在這一類的小工業裏。

我們對於傳統市鎮的研究做得很少，因之，我手邊找不到關於這種不同性質的工匠數量上的比例。我們正在計劃做這項研究工作，有了結果，另作報告。現在我祇能依我的印象說。在靠近大都會的市鎮上，商業勢力已顯著的壓倒了工業，那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第一二兩類的工匠正在日漸減少中。市民的消费品已大部由外洋的和大都會的

工業所供給，不再個別僱用工匠在家裏製造了。另一方面，鄉民因為經過了長期的經濟衰落，固然無力購買大都會和外洋的工業品，生活程度降落的過程中，也壓縮了向市鎮的購買力。城鄉交換經濟因之也如游絲一般若斷若續，加強了目前片面的經濟關係，所謂片面的經濟關係就是人多入少。在出的一方面的確在增加，地租沒有減，徵實加重了賦稅，而且額外的附加，攤派，強購，以至劫奪，鄉間的生產品源源外流，所謂城鄉對立是從這現象來說的。

城鄉片面的關係，在傳統結構中已伏了根，但是因為鄉村生產力較現在為高，（鄉間原來有鄉土工業一項的生產事業而現在業已大為衰落，）而且以往城市取給於鄉村的程度較現在為低，所以還能維持一個不利於鄉村的平衡，（這平衡一旦傾側，就發生農民反抗，在歷史上過了一些時間就發生一障，）現在由於內外的種種因素，一面打擊了鄉村的生產力，一面又加重鄉村的担負，使這片面關係更為暴露了。

討論城鄉關係的還可以注意到經濟以外的其他方面。我就就基層行政優化為題提出了政治上的危險局面。這篇文字曾引起過若干朋友的誤會，甚至有說我在提倡神權，而且被指為荒謬理論的。我承認這篇文字中可能有引起這些誤會的缺點，尤其在一再論雙軌政治中我為了要說明知識分子下鄉服務的重要，所以提到我在英國鄉間看到的情形，而就如果這些人也能包括在紳士一流人物中，則我確對他們寄託着希望。現在有些讀者看文章時對於許多假設詞不太注意，不但斷章，甚至斷句去念，加上印刷上也有缺點，引起誤會，是很難避免的。

我覺得要分析傳統的政治結構應當注意皇權，紳權，幫權和民權四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我所謂「一權」是指實際的政治勢力。在這四者之間民權是最不發達，吳先生和我討論這問題時，曾表示懷疑「民權」在傳統政治結構中是否存在。他的意思是前三者交橫錯綜的統治着基層的人民，人民是被統治的，所以說不上「民權」。我認為在基層上有一層自治的地方公務，這些公務固然是紳權發揮的領域，但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有窮人民本身利益的事務中，還留着人民自動的組織，這組織的規模很小且很而脆弱的，但並不說完全沒有。

在這裏若干朋友的討論中認為最成問題的是紳權的性質。因為這種政治勢力相當特殊，所以我曾特別注意它，想把它性質弄清楚。分析這現象和提倡或維護這現象絕不是一回事。這對我本來不用說，因為近來有人這樣指斥我，所以不能不把這簡單的道理在這裏提上一筆。

對於紳權有兩種看法：一是紳權乃皇權的延長，它是幫助皇權統治人民的，在這任務上得到了皇權的縱容。紳和官是一體。另外一種看法是紳權和皇權來源不同，紳權是社會經濟的產物，擁有傳統的努力，而皇權却是靠武力獲來的，建立在武力上。它和紳權有衝突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這兩項勢力常常發生爭執，因之也有消長。在一個時間譬如六朝門第制度強時，皇權固然可以用武力奪來，但支配社會標準的勢力却握在帝皇所無可奈何的紳權手上。門第制度被科舉所代替後，皇權控制了紳權，而且皇權的專制性也因之加強；於是紳權退取消極的守勢。紳權利用官僚機構軟禁皇權，自求逃避專制權力的壓迫。這種情形我在「論紳士」一文中已說過。

從紳權對皇權的衝突上看，他可以作為皇權專制體深入民間的緩衝力量。再從紳權發生的根源上是地主和知識階級的事實上看，它為了自身的利益有着開發和保護地方社會的興趣。所以我曾說除了它從土地制度中剝削農民之外，它可以為地方做事的，因為在人民的立場看去，還有着隨時可以來要錢要命的皇權和幫權。我這樣說並沒有忽視紳士本身的容易腐化，成為土豪劣紳肉鄉民的土豪帝。

還有一點又容易引起誤會的，事實也已引起誤會的，是我所說的雙軌政治。我認為一個健全而可以持久的政治必需有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雙軌。憲法和民主都是在加強自下而上的那條軌道。憲法是對政治權力的限制，民主是使政權向選民負責。這一層意思應當是很清楚的。發生誤會的是在我用這些概念來分析傳統政治機構。我首先承認中國傳統中沒有憲法和民主，那就是說沒有合法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但是這豈不是說祇存自上而下的單軌了麼？又不然，因為我認為在傳統政治中却另有一種防止皇權橫行無阻的機構。於是我提出了兩道防線的說法。一道是無為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一道是紳權的緩衝。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立刻自上而下的作用上，紳權有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也曾立刻跟着說這條無形軌道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當這軌道淤塞了，皇權的專制勢力立刻侵入民間，引起人民的反抗。我想從各種政治勢力的交相作用去說明這個動態的現象。我承認這是個相當複雜的現象，我個人才學有限，祇能捉摸着一些，可能有瞎子摸象之嫌，但是我仍願意提出來供研究城鄉關係的朋友們參考的，那是因為討論到城鄉的政治關係時這個現象是無法忽視的。

我關於經濟和政治這兩方作了如上所（下接十八頁）

# 國大召開前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大局雖然熱鬧，但南京一國法內部的對於這一個問題充滿着矛盾和鬥爭。一部分堅持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說黨既沒有給他提名，不服黨大代表的名單，本來應當在各地選舉後即予公布，但由於該與友黨問題及政權提名與簽署問題，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些糾紛，牽涉到國民黨和民青兩黨之間的糾紛者少，牽涉到國民黨自身派系之間的糾紛者多。黨方本來想包辦，選出他們所希望選出的人物，無奈一部分黨員不受約束，黨不提名，他們却以簽署的方式從事競選了。競選而未當選者，自然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則是未經政黨提名而實際上業已當選者，在黨紀的立場上不願承認這批代表，但當選者在選舉法的立場上却不願被人取消他的當選資格。這個糾紛鬧了幾個月，鬧黨部、發宣言、招待記者，在這個混沌的局面中增加了不少插曲。一面提出了一黨紀

的大帽子，一面指出「國法」的一招牌。國民黨內部對於這一個問題充滿着矛盾和鬥爭。一部分堅持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說黨既沒有給他提名，不服黨大代表的名單，本來應當在各地選舉後即予公布，但由於該與友黨問題及政權提名與簽署問題，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些糾紛，牽涉到國民黨和民青兩黨之間的糾紛者少，牽涉到國民黨自身派系之間的糾紛者多。黨方本來想包辦，選出他們所希望選出的人物，無奈一部分黨員不受約束，黨不提名，他們却以簽署的方式從事競選了。競選而未當選者，自然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則是未經政黨提名而實際上業已當選者，在黨紀的立場上不願承認這批代表，但當選者在選舉法的立場上却不願被人取消他的當選資格。這個糾紛鬧了幾個月，鬧黨部、發宣言、招待記者，在這個混沌的局面中增加了不少插曲。一面提出了一黨紀

籍，但國家不能否認他們當選國大代表的資格。無論如何，「國法」總比黨紀為高。據說居正曾說，司法院長可以不做，這件事非說話不可。在國民黨中，所謂「元老」，實即「無實權」之謂。不過，假如元老們真能拍拍胸脯挺起來說幾句硬話，拚一拚，至少在黨中，也還是多少能發生一點作用的。這次元老們的說話使黨的中央不敢硬做到底。但是政治這樣東西畢竟是勢利的東西，四學是勢利的東西，要看權力到底握在那些人手裏，元老們的硬話雖然多少發生一點作用，但掌握實力的黨員，也未必就能因元老幾句話就完全風伏。所以中央提名與簽署當選之間的糾紛，至少截至記者執筆時為止，還沒有得到最後的解決。當說有人建議雙方分任，各任三年(國大代表任期六年)，未知是否可靠，果真如此，那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了。

在政協會議中，張君勱主張化有形之國大為無形之國大，易言之，取締國大，由人民直接行使四權！人民直接行使四權，這就是國大。實際上，這個辦法是保持了國大之名，而取消了國大之實。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不贊成，結果是折中妥協，雖未化為無形，而國大的性質和權力却大大地變了。現在國大，實際上祇是一個選舉機關，選舉總統副總統。因此，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的國大，其最大任務，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此外並無其他職權。

截至目前止，什麼人出來競選總統，迄無消息。以常議論，總統一席當然由蔣主席出任，並無他人參加競選，故雖經過「一選」而談不到「二選」。準備競選副總統的，宣傳已久的是李宗仁，于右任，程潛三位。這兩天報紙上又傳出何應欽莫德惠二人亦將參加競選。孫科則表示一切尚未決定，既未決定參加，亦未決定放棄。

就宣傳已久的李、于、程三人之中，就個人風度言，大家都覺得李氏較合適。但有人又以為于氏的希望較大，好

且拭目待之。國大本來祇選舉總統副總統，但記者在此却要一提行政院院長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將來中國政治最困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五條，行政院長的任命，雖由總統提名，但却需要獲得立法院的同意。同時，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七條，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受立法院委員的質詢。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並在某種規定的情形下，行政院長若不接受立法院的議決，便得提出辭職。總之，未來的行政院受立法院的極大牽制，甚至於可以說，行政院長如其和立法委員構不和，根本無法幹下去。在理論上，這個制度本來近似英國的內閣制，但在實際的運用上，而在中國也許沒有問題，而在中國也許能發生很大的問題。現在這個立法院，一共有七百多委員，論黨派，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的、無黨無派的，而在國民黨中，又有各派系的，這樣一個份子

因爲于氏佔有幾個優勢：第一他有一把鬍子。鬍子本與政治無關，甚至於說，在一個進步的國家，鬍子可能是不利於從政的。不過在中國，鬍子到底選幾個錢，現在社會上依老賣老，依鬍子賣鬍子者，不乏其人，所以于氏的鬍子，成了于氏的政治資本之一。第二、于氏寫得一手好字，寫好字本來與政治無關，但寫好字可以交給朋友，中好字可以換得交情，寫對聯可以換得交情，於是寫好字也可以成爲一種政治資本。第三、于氏是新聞界「前輩」，自然有許多「後輩」來替「前輩」捧場，第四、于氏是黃河以北的人，假如總統是黃河以南的人，則副總統是黃河以北的人，也似乎十分和調。所以南京早就有一種論調，說假如總統是一位武人，副總統應當是一位文人，假如總統是黃河以南的人，副總統應是黃河以北的人，在中國也許沒有問題，而在中國也許能發生很大的問題。現在這個立法院，一共有七百多委員，論黨派，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的、無黨無派的，而在國民黨中，又有各派系的，這樣一個份子

天天聚在一起開會，將來實際情形如何，簡直難以想像。再加上中國有私而無公，明明這件事情你做得對的，可是我偏偏要反對你！在這種情形下，恐怕任何人都難得做這個行政院院長。行憲以後的行政院長究竟是什麼人，現在誰也說不準。前些日子，謠傳宋子文將接土重，似乎還有什麼根據。因爲宋子文近來對於廣東很有興趣，看他三月三日在廣州招待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他對于廣東相當積極，正有一番要大幹一下。因之，在這種一個情形之下，一種密圖裏面而有一種想法，以為將來行政院院長，最好由蔣主席出任，而總統的人選，另覓他人。(要找的人選，另覓他人。)(要找的人選，另覓他人。)

「一選」而談不到「二選」。準備競選副總統的，宣傳已久的是李宗仁，于右任，程潛三位。這兩天報紙上又傳出何應欽莫德惠二人亦將參加競選。孫科則表示一切尚未決定，既未決定參加，亦未決定放棄。

就宣傳已久的李、于、程三人之中，就個人風度言，大家都覺得李氏較合適。但有人又以為于氏的希望較大，好在國大召開不遠，姑

且拭目待之。國大本來祇選舉總統副總統，但記者在此却要一提行政院院長的

問題。這個問題是將來中國政治最困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五條，行政院長的任命，雖由總統提名，但却需要獲得立法院的同意。同時，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七條，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受立法院委員的質詢。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並在某種規定的情形下，行政院長若不接受立法院的議決，便得提出辭職。總之，未來的行政院受立法院的極大牽制，甚至於可以說，行政院長如其和立法委員構不和，根本無法幹下去。在理論上，這個制度本來近似英國的內閣制，但在實際的運用上，而在中國也許沒有問題，而在中國也許能發生很大的問題。現在這個立法院，一共有七百多委員，論黨派，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的、無黨無派的，而在國民黨中，又有各派系的，這樣一個份子

天天聚在一起開會，將來實際情形如何，簡直難以想像。再加上中國有私而無公，明明這件事情你做得對的，可是我偏偏要反對你！在這

種情形下，恐怕任何人都難得做這個行政院院長。行憲以後的行政院長究竟是什麼人，現在誰也說不準。前些日子，謠傳宋子文將接土重，似乎還有什麼根據。因爲宋子文近來對於廣東很有興趣，看他三月三日在廣州招待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他對于廣東相當積極，正有一番要大幹一下。因之，在這種一個情形之下，一種密圖裏面而有一種想法，以為將來行政院院長，最好由蔣主席出任，而總統的人選，另覓他人。(要找的人選，另覓他人。)

「一選」而談不到「二選」。準備競選副總統的，宣傳已久的是李宗仁，于右任，程潛三位。這兩天報紙上又傳出何應欽莫德惠二人亦將參加競選。孫科則表示一切尚未決定，既未決定參加，亦未決定放棄。

就宣傳已久的李、于、程三人之中，就個人風度言，大家都覺得李氏較合適。但有人又以為于氏的希望較大，好在國大召開不遠，姑

且拭目待之。國大本來祇選舉總統副總統，但記者在此却要一提行政院院長的

問題。這個問題是將來中國政治最困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五條，行政院長的任命，雖由總統提名，但却需要獲得立法院的同意。同時，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七條，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受立法院委員的質詢。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並在某種規定的情形下，行政院長若不接受立法院的議決，便得提出辭職。總之，未來的行政院受立法院的極大牽制，甚至於可以說，行政院長如其和立法委員構不和，根本無法幹下去。在理論上，這個制度本來近似英國的內閣制，但在實際的運用上，而在中國也許沒有問題，而在中國也許能發生很大的問題。現在這個立法院，一共有七百多委員，論黨派，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的、無黨無派的，而在國民黨中，又有各派系的，這樣一個份子

天天聚在一起開會，將來實際情形如何，簡直難以想像。再加上中國有私而無公，明明這件事情你做得對的，可是我偏偏要反對你！在這

種情形下，恐怕任何人都難得做這個行政院院長。行憲以後的行政院長究竟是什麼人，現在誰也說不準。前些日子，謠傳宋子文將接土重，似乎還有什麼根據。因爲宋子文近來對於廣東很有興趣，看他三月三日在廣州招待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他對于廣東相當積極，正有一番要大幹一下。因之，在這種一個情形之下，一種密圖裏面而有一種想法，以為將來行政院院長，最好由蔣主席出任，而總統的人選，另覓他人。(要找的人選，另覓他人。)

「一選」而談不到「二選」。準備競選副總統的，宣傳已久的是李宗仁，于右任，程潛三位。這兩天報紙上又傳出何應欽莫德惠二人亦將參加競選。孫科則表示一切尚未決定，既未決定參加，亦未決定放棄。

就宣傳已久的李、于、程三人之中，就個人風度言，大家都覺得李氏較合適。但有人又以為于氏的希望較大，好在國大召開不遠，姑

且拭目待之。國大本來祇選舉總統副總統，但記者在此却要一提行政院院長的



#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記者於上期本刊報導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的消息。共軍的攻勢終於引起了西安的震動。胡宗南將選過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挫折，他的愛將劉戡軍長於二月一日宜川一役陣亡，劉戡部下一個師長也跟著陣亡了。(編者按：中央社十日南京電：軍長劉戡及師長嚴明於宜川以四石村丹陽鎮一役殉職。)

劉戡部亦折落了。還有兩個師長亦折損了三分之二以上。

延安以北是由馬德遠部防守，延安以南及關中地區由胡宗南部負責。王震的部隊挑中了劉戡將軍的防區。原來大家都很放心，因為劉將軍及其所部是胡部的精英，劉將軍又是去年三月二十九日「驢馬進延安」的第一人。誰料劉將軍中了近六個旅的優勢兵力，直指宜川。

這兒是劉戡的指揮所所在地，劉將軍手不及，實在沒有料到王震敢來打硬仗。三月三號西安已經通傳劉戡被俘的消息，雖然軍方極力防止這消息的洩露。可是

商人的消息最靈通，據說消息最初還是由商人方面傳出來的。這嚴重的挫敗，震動了西安的軍政當局。四號警備司令部與市政府的聯合會報上，警備司令和市長都承認局勢的險惡，而要求新聞界的警備，對於戰訊的報導，和輿論的消息都要慎重，以免動搖民心。

這次劉戡挫敗的原因，一方面是輕敵，未把王震放在眼中，一方面面是國軍連絡欠佳。王震圍攻宜川時，延安的國軍沒有出援。但事實上也不能出援，因為彭德懷在米脂、清澗、吳堡一帶控制了六個旅的兵力，對延安探一看看，一姿態，同時又扼住了榆林國軍南下的路。延安國軍一動，他就可能直搗延安。榆林國軍一動，他又可能進攻榆林。

在戰略地位上，彭德懷得到主動。大家眼巴巴看着劉戡吃虧。劉部這一垮使關中感到重大壓力。同時，關東的共軍近一萬人，向邠州、永壽進逼。據說共軍有截斷寶雞到西安鐵路之企圖。再據未經證實的

轉述共軍企圖：南下的共軍要截鐵路與陝南的共軍會師漢中。這在現階段，也許有些誇大，但共軍心目中的遠景未始不想這樣。

劉部失利的消息傳來，胡宗南的心情當然不是沉重得沉。三月三日祝詞周主陝四週年紀念會，他本來預備親自來對他的幹部勸勉一番，臨時又不來了，由高桂滋代表致詞主任臨時因事不能來。祝詞周致詞時，也要大家提高警覺，不要讓西安成了太原瀋陽第二！現在胡宗南將晉南豫西的董劍部(這是胡的最後的本錢)一起調到瀘關集中，向西安增防。西安現由第七十八師鎮守，另外又調了幾個旅到陝北增防，原在漢中的青年軍二〇三師也出動向東堵擊企圖瀘川的孔從周部。

市場動態是反映戰局的鏡子，四五天來，糧價狂漲，其他各物物價，小麥由一百四十萬，一石漲到二百四十萬，寶雞的糧價也隨風而漲，使得省市當局不得不禁止非糧商不得往外縣購運糧食的禁令，而獎

勵自由購運。市當局再四要求市民貯藏貯糧。這一次的動盪，使胡宗南在西北培植了十多年的威信，完全喪失。原來他有一「西北長城」的徽號，現在這道長城開了很寬的缺口。他個人自信心太強，也太自負，剛愎有餘，寬宏不足，從不聽取別人的意見。據說經過這一次戰事，他也有些自省，在今日關中的老百姓，還是只有靠他來庇護，也只有希望他來切實地檢討一下他自己。

共軍的陝北攻勢，使胡宗南部完全退出山四，使他又回原防，底定晉南還談不到，何況北上。現在只想如何擊潰共軍攻勢，保全延安，保衛關中，損兵折將的損失是撈不回的。

記者曾一再指出共軍在陝北是要打擊國軍的有生力量，現在這種在攻城略地，現在這種在攻城中力量來吃劉戡，不惜留置大兵於榆林，使國軍不能應援。彭德懷也不會長時期扮演演劇制任務的，不久也要開動的，對手是馬鴻逵的部隊，就是白部長一再環峙的西北騎兵。

(上接十九面) 事就是有聯系的，因此，一下子，四縣變亂同時併發，蘇得當地政府連派委員上省告急派兵。當局也答覆了一支「大軍運行曲」，馬上派九三旅二七九團黃團長率隊出馬現征，黃團第一總隊也派了一部兵力出動。可是到了匪區一看，事出意料之外，所謂變亂，不過是些當地人民的變象示威行動，而且聽說軍隊到來，早已回到自己家裏去了。種田的仍在手裏握犁，他們的紡車，事情過去了，誰也沒有離開生活崗位。所以，「本年十八九兩日...」部隊進駐關中後，城中秩序良好，人心安定。一夷民集體武力，已自動解散。(三月三日正義)

陝西舊城也沒有經過接觸就一收復了。

上面兩支交響曲，已成過去，但是城外之音接踵而來。原來在稍後一個時期，保安二總隊少將團長張仲強，率領營長趙澤民及連長排長各一，士兵六十餘人，全部武裝，由商州出發到瀘南江外，辦理巨匪趙德昌的招安手續。張氏本人，為人精明強幹，勇謀兼備，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在「台兒莊」初獻身手，以一個團的兵力，孤守據點，連挫頑敵，在湖北(長沙)三次大捷中，張氏三次都參加火線，實為盧漢手下一員難得的驍將。這次到江外招安，於行抵商音除張氏中，遭匪暗算，除張氏及營長趙澤民連長排長均被殺害外，帶去的六十餘人，也只剩了一牛頁傷掛彩的回來，所攜武器財物，全部被匪洗去。據說張部員兵到了觀音崖山莊，剛想休息，槍聲就從兩旁山林中奔射出來。營長趙澤民首先應聲落馬，接着連長排長相繼中彈倒地，士兵一時大亂，還來不及找個適當地點避擊，六十餘人就傷的傷死的死了。張氏本人，大概當天並未犧牲，或許有一個時間曾經做了土匪的俘虜，因為他的死屍在第二天才於山頂上找着的。並且保安司令部接的電報，也說他當天是失蹤，第二天才證實犧牲。

這真是一「大海大洋都過了，却溺死在陰溝中」。

主席盧漢聞變，極為悲痛，愛之既深，責之也切，盧氏一面以恨的口吻向記者說：「他太自信，太疏忽」，一面派了尹參謀長南下處理善後。

星星之火驟聚在冬枯的山地

其次關於雲南省境的隱患，無日或已，幾乎遍地皆是。人數三個五個，三十五十，三百五百，多寡不一，搶劫事件的通訊和消息，佔據了報紙的不少篇幅，例如：「文山縣城被匪八十餘人於深夜九時闖入洗劫」，「瀘桂邊境有股匪二千餘人流竄」(觀察報)，「劉昆府匪百餘人盤據思晉邊境」，(民意報)，龍武、曲溪一帶的白小白七正貴龍水和等一股，也有數百人，時而投順招安，時而背信生變。滇東的曲靖、宣威一帶也有不少股匪打劫行商，擾亂地方治安。而瀘川邊境的鎮雄、威信縣境，地方政府日忙於防剿匪。瀘西鹽濱、鹽井等地偵匪，迄未剿平，紛擾不已。似乎把「盜匪」當做最嚴重的職業了。

為什麼這樣混亂呢？記者於本文一再指出：亂的根源不在一赤色細菌在一「民不聊生」。三月四日於雲南呈賢

# 縱談東北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信)

閱到別離十四年的瀋陽將及兩年，心頭始終像壓着一塊鉛。善良誠樸的百姓們的受苦受難使你惻然於懷，顧及食行的要員們的倒行逆施使你望風欲嘆。昇外弄去，戰火終於延燒到瀋陽的大門裏邊，日來在瀋陽城防工事的需要，內已屢有戰事發生，夜靜時可以清晰的聽到槍炮的聲響，數月來的圍困之局已使物價高不可攀，升斗小民都是家無隔宿之糧，在酷寒的氣候中列着長隊等候買平價米，往往是等了一天終於悵然而返。最慘的還是流亡來瀋的數十萬難民，當政府和本地人民都正自顧不暇的時候，誰還有心情有力的力量來救濟他們？全家老小在刺骨的寒風中坐在馬路旁邊發覺地上哀號，第一次聽見看見的確夠受，次數多了，也便祇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了。春天的氣息已從南風中飄約的傳來，但東北老百姓却在折騰中等待着一個命定的悲劇高潮的來臨。

前年年初，杜聿明

將軍率領大軍出關，雖然遇到多少大硬仗，但大致可以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那一年，真可以說是出關關軍的黃金時代。到年底的時候，北邊似已隨時可以進攻哈爾濱，南邊則已推進到鴨綠江邊的安東和位於遼東半島尖端的普蘭店魏子溝；旅大已成為囊中之物。當廖耀湘將軍率領他的新六軍掃蕩遼東半島並協助五十二軍攻克安東凱旋瀋陽的時候，有人問到他新六軍在那一次戰役中的損失如何，他意氣豪邁的答覆說一共死傷八個人。當時據某高級將領吐露，只要最高統帥有令，隨時可以拿下大連；北邊的哈爾濱也許比較麻煩些，把握還是有的。在遣段因循期間，共軍在松花江以南是避賢就虛，保全實力，而在江北的根據地則在厲兵秣馬，準備大舉。到去年大地回春時，東北共軍已經易被動為主動，以進攻代退守。直到去年五月，共軍發動所謂五次攻勢，長驅南下，到威得心應手，一直打到鐵嶺，瀋陽震動，

後來主力回師四平，陳明仁部拚死奮戰，打得兩敗俱傷，終於由四平的保全而結束了這次攻勢。從那以後，國軍便開始走下坡路。杜聿明去，熊式輝經理軍務一個時期，情勢轉為密雲不雨，在陰雲重重之際，去年九月初陳修將軍以參謀總長之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常川駐瀋，直接指揮東北戰事。但是在部署未定之際，就遇到共軍六次攻勢的正頭一棒。這一棒打得正緊，以致國軍一直未得有適當的部署，完全陷入挨打的態勢。北寧路一直未能恢復通車，瀋陽週邊不時有戰事發生。在二月裏的某一夜，瀋陽鐵西區竟忽然落了若干砲彈，東北之戰已經變為保衛瀋陽之戰。大家所關切的已不是東北戰局如何開展，而僅僅是瀋陽之能否確保。陳修將軍蒞瀋時，曾偕守備大同名將楚溪春將軍同來，擔任瀋陽國防司令官，楚根據他守大同的經驗，設計修築瀋陽城防工事，徵調民伕挖掘環城壕溝，市區內亦添築工

事，在各街道上每隔數千米便有一地下堡壘一座。但是，瀋陽終究是一個大城，不能和大同同日而語，因為事實上，小股共軍已屢屢重入瀋陽的範圍以內。如於運佈市區的堡壘的效能如何，在城防工事完成之日，楚司令官曾作試驗，方法是把幾隻羊放在堡壘裏面，然後砲擊堡壘，結果那幾隻羊不但絲毫未受傷害，而且似乎連震盪都沒有受到，所以對於城防工事的效能非常滿意。楚司令官後來改任河北省主席，臨去之際發表談話，還以不能親自實際發揮那幾隻羊的效能為憾。但是無論那些堡壘的效能如何，我們一百五十萬市民到時候並不能像那幾隻羊一樣幸運的躲避堡壘裏面去。

陳修將軍到了東北，的確受到東北人民衷心的熱烈歡迎，因為一則陳氏身營參謀總長重任，中央派他來是表示政府非常重視東北，而且一般人直覺的相信他有辦法克服東北的軍事危機，二則當時東北人民嚮往他，把他看做都寄託在他身上。我當時看到瀋陽最繁華的街的一家商號的玻璃窗上貼着一條標語：「陳總長來瀋，東北人民大歡迎標語，的確可以代表當時東北人民的心情。陳氏也真是動精圖治，想有一番作為。他在各界歡迎會上把自己比作一個守節多年的寡婦，他說他過去不會貪污過，要大家相信他不會到五十歲以後還變節。他清查前任要員匯出的來路不明的銀款，雖然這事終於不了了之，但在當時確是頗為振奮人心的。他簡化聯校機關，倡行效能政治。小關的不合理情，如軍政機關首長私宅的電話電燈，他都要加以限制。他並且不遺餘力的整飭軍風紀。接收以來，東北是處於軍事時期，軍人一向是天之驕子。遇到牛點不如意，一老子抗戰八年，一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個上士班長可以到一個地方很快的娶一個太太，佔一所日本人留下的房子作公館，太太手上帶滿金銀戒指，一般老百姓不以為怪，認為那是一國軍的太太」的當然裝飾。一且調防他去，往往是把

太太調到城隍廟。這些不可一世的英雄，現在居然有人來不客氣的加以管束，限制他們的惡行，禁止他們的特殊待遇，無怪乎陳氏有一「得了民心失了軍心」之感。而且，據說陳氏和杜聿明過去曾有人私人的關係，遺去陳氏對於的種種行為完全合法的觀點予以清查，而以杜氏的赫赫之功，他對於陳氏的處置當然有所不甘。並且東北的將領當中，不少是在遠征時代和杜氏有過袍澤之誼的，所以也因此影響他們的對陳的感情。所以陳氏對於東北軍事指揮之不龍得心應手，已成定局。平心而論，陳氏在東北的措施，姑不論效果如何，其用心至少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有時給人的印象是氣度狹狹，失之偏激而已。

本月一月底，政府明令發表衛立煌為東北副總司令官，當時陳氏曾在集會中宣稱他今後將專心致力於整頓東北政治經濟的工作。但他終於二月四日帶著多病的身軀和不大愉快的心情飛離瀋陽。一劇匪總部成立後，行轅的龐大機構已多半劃歸副總，行轅已遷到狹小的第一招待所辦公，從此東北的朝局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大致說起來，東北的接收工作是失敗的，食污事件層出不窮，因為中間一度經過蘇聯的搜括，原始濫劫大部無着，所以有一個可以混水摸魚的客觀環境，清廉自守者固然不多，存心淘金而發者亦不乏人。兩年來，被治貪污的雖有幾起，但那不過是些沒有人撐腰的蒼蠅吧了。有辦法的人，在東北正像中國其他各地一樣，貪污並不是犯法的事，不過東北尤其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世外桃源。結果是國家倒餉，老百姓遭殃。五次攻勢時，北寧路不通車，大大小小的發接收財的人們在爭先恐後將運他們的財產，北站上物品堆積如山，我親自聽到一個賊樣的當地老百姓說，某某人來時不過帶一隻包袱，現在為時僅僅一年，居然有二十幾隻箱籠運走，街談巷議，大都是某某人是作什麼的，現在運走多少家私。運運不過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人，倘若高在上的，則都是包庇節節而逃家，那時瀋陽市民的確有些憤憤了，再加發家地方人辦的報紙也都厲聲抨擊，大

家在隨着要知那些被運的都是些什麼東西，來源如何，當時正值台灣事件不久之後，地方當局確有些戒心，幸而五次攻勢很快結束，他們的捲逃工作稍為緩和，大批財富得以化整為零的從容運走。

在接收人員中，深身自好想為國家作點事情的人自然佔大多數，不過他們起不了大作用，還得時時提防着在驚險的政治風浪中如何保全自己。特別是一些流浪多年重返故土的東北籍公教人員，他們確是想用自己的熱血，來灌漑這片荒蕪的田園，但是大環境如此，大家見了面只有相對牢騷。老百姓雖好把現在的施政問過去敵偽時代比，一個七十多歲的土紳說，「除了日本人壓迫中國人外，我們這樣都應該學習他們」，這很可以代表一般東北老百姓的心情。日本人的長處沒保留，從內地帶去的恐怕也只有內地的劣點。從前的漢奸特務，搖身一變，又是糧食，使老百姓瞠目結舌，莫明其妙。不但東北的漢奸不懲辦，連華北的漢奸也有不少到這片「租界」來避風。瀋陽東北民報曾發表一篇社論，主張

從速懲辦東北漢奸，以順輿情，第二天當地中央日報馬上有一篇社論駁斥，罵民報為「奸黨的尾巴」，「想乘機撈些外水」，這種高論之奧妙何在，一般人無從窺知。人事的任用，只問親不親，不問賢不賢，和敵偽時代的制度全然不同，地方老百姓也看不慣。瀋陽教育局長陳頌彥，為最初冒險接收之一人，在艱難條件下切實苦幹，頗有政聲，深得全市小學教師之愛戴，終因派系關係，某教育最高當局於去夏蒞滬時忽然發表調陳到部任職，換一位從事黨務工作的繼任。過了不久，陳氏竟悄然往北投奔梁山去了。這件事對瀋陽教育界人士的心情很有影響。後來瀋陽市政府對所屬公務員及全市中小學教師實施三人連坐具結辦法，效果如何，尚不得知。

前年夏初記者到瀋陽時，高粱米是流通券四十元一斤，現在已漲到十元一斤。老百姓說敵偽時代苦是苦，但是物價平穩，定量配給，總還可以活，現在的日子是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瀋陽一個小學教師的待遇是月薪流通券七八萬，不夠一個人買

高糧米吃。警察每月五六萬，這待遇和他們的任務絕不相稱。到瀋二年，天黑後從不見有警察值崗，不知此事和警務是否有關。東北日本十四年壓榨，人民不過是大貧小貧之別，瀋陽很殷實的土紳大都穿破舊衣服，極少數也許是裝窮，大多數確是真真不起。冬天氣候酷寒，燃料昂貴，人民生活格外困苦。鄉間一般小佃農也都掙扎在飢餓線上，富農們也大半在拉鋸戰中失去他們的收穫。不過農工商界，總比較算是好的，最苦的當然是公教人員。去年十二月，國立東北大學一個處薪四百元的教授可以領到流通券二十五萬元，同月該校一個公費生主副食費總數是三十萬元，今年一月雖已調整，但因缺乏現鈔，尚未全數發給。

偽滿幣和台幣以前都是和日圓等值使用的，接收時把滿幣(以流通券代幣)與法幣的比率定為一比三十，台幣與法幣為一比三十。事隔兩年，台幣已漲至一比一百三十，流通券的黑市已降至一比七。實際的價值比這還低得多，因為換份子能利用流通券按價買出，

他們得不到一種可以寄託精神的領導。及久戰無功的廢弛，已使士氣低落到了可慮的程度。共軍的士氣本來也不全好，老八路的戰鬥情緒還好，當地徵集的大量新兵都是一有機會就陣陣脫逃，不過他們既打了勝仗，整個士氣自然就容易變得好好。

現在東北的局勢固然靠大批援軍來挽救，但最基本的還是要有新人物，新作風，新辦法。要政治清明，民生安定，要有一種開明進步的氣氛，讓成千成萬的青年在無背於自己的良心的原則下發展他們的心智，讓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份子有機會為他們的國家出力。這幾天，在瀋陽的人看到平津的大報上，以特號大字在第一項要聞地位刊載東北元老即將出山的消息，好像元老諸公一旦出山，蒼生即可得救，事實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身居危境的人，對於這類消息，不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 觀察合訂本

特價尚餘十天·三月底截止

定價每冊三十萬·特價每冊二十二萬  
郵費掛號每冊一萬·航掛每冊十一萬

(上接十四頁)前述的分析之後，也會想供獻一些改善的意見。這方面我祇能從制度上及原則上立論，至於改善的方法則是另一問題。在政治上，我認為傳統的機構已經不合當前的客觀環境。(這點我是一再說明過的，無奈有人說了我曾想過去憤作夢之後，讀者不著原文，竟跟着亂罵了。)我會強調說無為政治是做不通了，因為現代社會必須有個有能的政府，中央集權並不是專制(曾舉英國當前的政府為例)，祇要這集權政府向人民負責。負責並不是拍胸脯，而是由民意決定它的去就。換一句話，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得講究效率，而同時更重要的是必須確立自下而上的有軌軌道，那就是代議制。皇權變質而成負責的民選中央政權，神權變質而成民間的負責立法代表，官僚變質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我還沒有詳細分析過的一個政治勢力)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公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民權基礎上。我所稱「變質」並非改穿洋裝，而是從傳統封建性質變成現代民主性質。我這樣說明了，希望有許多變質會我的讀者不致再認為我是在提倡神權，而成為組合關係了。

在經濟方面，我在給姜慶湖先生的一封信已有過一些說明。我認為在鄉村中復興工業是很重要的。但是所建立的並不是舊後的家庭手工業。關於鄉土工業的內容，我最近又寫了三篇「伸論鄉土工業」，將在大公報發表，希望讀者能明白我所謂鄉土工業，在技術、組織、經營、各方面是怎樣的。

要改變鄉土工業的技術，最主要的是鄉村電氣化，英美蘇聯都在努力向這方面去做，因為這是最基本的，動力改變之後，工業的規模和組織方能談得到改善。在這裏我不再贅述了。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我主張復興鄉土工業並不包含取消都市工業的意思，兩者並不相衝突的。有許多重工業和重大的製造業是不能夠分散的，那些不妨留在工業中心去經營。我祇主張把可以分散在鄉間的工業儘量分散。

城鄉對立是病態，它們本是相輔相成的經濟聯合體。我們最後的目標是重慶城的有機循環作用，互相有利的配合。我極願意繼續在重慶問題上多作思考，但是同時也極盼望讀者能多給我批評

李德 三月十日

# 關於雲南最近一連串的

## 民變的詳細報告

苗伯駱

### 瑞麗邊胞之變

瑞麗設治局，位於雲南省極西，與緬甸緊鄰，為滇緬公路出境必經之地，適扼中緬交通的喉頭。本年一月五日，突然發生空前民變。變的原因和開端，據報載：「部份居民因抗劃烟苗，致釀成局勢民變。……此次民變原因甚為複雜，遠因乃瑞麗設治局長舒自天苛征暴斂所造成。」一月十二日復興日報）這段簡短的通知，不啻其正確性如何，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重要事實：一、政府官員「苛征暴斂」所造成的結果是民變官肥，民餓官飽，乃至民不聊生。二、人民在不斷的負担下，被迫拋棄了得不償失的正當農耕，而轉向違法種烟（鴉片）。現在政府要禁煙，這些「誠直樸實的邊民」（正義報語），生活基礎有了搖動，當然只有抗劃和暴動了。民變事起於六、七兩日逐漸擴大，由局部推及全面，到八、九日，一

晚町對岸九谷於數日內搶劫事件迭出，邊地秩序極度不安，乃至於一段治局長舒自天已撤退到晚町，甚而影響到「海關今起暫時停止辦公……中緬入口貨物亦暫時停止進口人心惶惶。」足見情形惡化，日趨深刻。到了十日，「晚町保山間電訊斷絕」，愈顯情勢緊張。在這小康局面下的雲南，一連串的警報傳來，頗叫當局手足無措。有些人，很習慣地把「紅帽子」抬上場面，公然說「是「奸黨」的滲透所致了。後來大家把事態弄清楚了，才大聲疾呼地說：「這是普通民變」。這樣一來「戰」的方式也才有所變更，作為一個軍人的何紹周（警備司令）率先提出了一「撫重於剿」的口號，而恰當這時，派遣出去進剿的九三旅二十七團一營人「被阻於晚町山後之鹿放河，與亂民山頭人接觸發生衝突，今日鹿放河之山頭人愈形增加，抵抗軍隊前進」。

（十二日正義）由此可以看出，變民的實力確屬不小。十四日復興日報曾這樣報導：「此次山頭的變亂民衆約三千餘人，彼等除有新武器外，並有大砲數門」。這種裝備，加上地利之優勢，國軍被阻自是定理。事實的本質既如上所述，「懷柔政策」自比「槍桿萬能」較為適用。六區行政專員李東山親自到變區調停，幾經往返跋涉，數度洽商之後，果然「變民三千解散回家」，到了一月十五日，瑞麗事件才算解決。

### 三姚的野火

和瑞麗事件先後而起的是「三姚之亂」。所謂三姚，是指滇西的大姚、鹽豐、姚安三縣。大約在一月尾，市間忽傳滇中永仁、大瑞、鹽豐、姚安等縣，遭到大批匪徒，在該屬境內從事各種異樣活動，並且還說永仁大姚等城一度被匪佔領。消息傳來，全省震動，謠言紛紜，不可終日。奇怪的是，事情發生後，官方照例封鎖消息，吃醉了酒裝睡，以圖粉飾太平，使匪徒人民胡猜亂想，以訛傳訛，越發增加了社會的不安。直到已經「不是什麼軍事秘密了」，才見報上放出馬後炮來，一些治安當局也才開始了「失農之雞」的說話，而且還要表現出想下進城「裝模作樣」的派頭。其實這一批「股匪」據官方後來宣佈，其領導人名叫段英，戰時曾任二十師參謀主任，勝利後編入十六軍官總隊當大隊附，去年軍官當道，這位軍官失業。當初他曾去找省府主席盧漢討差，結果是吃了閉門羹，隨後就入山落草。至於他所率領的人數，據民團負責人說：「有時化整為零有時集零為整，至目前為止，關於匪徒之數目，尚無確切之報告。但根據他盤據的地區和分佈的情形，以及新自該地的來客所談，可能有一八百人左右。這批人：「行蹤極有機動性，組織尚為嚴密，決非一般傳說烏合之衆也」（二月三日復興）。不僅如此，該部尚且「自稱民主聯軍滇西縱隊，以劫富濟貧為口號」（一月廿八日平民）。在事實上他做到「專劫槍彈，很少搶財糧」。在他們需要糧食的時候「均以大戶為對象」而且「多以奪信索取」。（二月三日復興）假如這批人單純的是這樣了，那麼與亡命徒無異，可是，他們却一到處貼荒謬標語及宣傳品（三月三日正義），民政廳就接到好幾份。接永仁縣長的報告：他們還反對政府的三征政策，反對內戰，反對美國軍事援華等，足見該匪也有其軍人門爭路線。復次段英本人既為軍官，總隊被遣人員，對於他的失業同志，自然於他招攬，冀圖擴張勢力。據說僅僅失業軍官聞風前往投效的已有二百多人。這些吃過粗米飯的丘八爺參加進去，給政府的戡剿前途，添了不少麻煩。關於當局的進剿，警總方面派了九三旅二十七團的一營人，於元月廿九日由昆明出發。可是這營人到下後，還不見展開戰鬥的消息，僅僅把部隊分遣

### 民變的浪潮

捲了滇南山地 民變之潮，從滇南的極西泛濫而起，隨著春風的吹來，澎湃的潮頭，開始吞捲了滇南山地。在康平的重慶高原上，千百萬人民的呻吟，變成企求生活的狂吼。此次滇南勳勳、瀘西、邱北、師宗等縣的集體民變，尤其表現得強烈。彌、滎、師、邱各屬，原為綠林豪傑聚集之地。在風調雨順的年前，尚能勉強平安無事，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的襲擊了該地人民，於是為着生活，他們不復懼於死亡，暴亂成了他們唯一的生存手段，行動代替了申訴。在本年二月中旬，民變的煤杖，在那裏發出了搖撼山岳的巨響。暴動的起因據官方說是為了一奸匪煽動當地夷民抗劃，不論其真實性如何，但以普通邏輯推論，還有兩點關係是不言而喻的，即一、往年烟烟一變的劇，惟無集體暴動之事，二、這裏有句俗語「委員下鄉，百姓遭殃」！這種情形既已行之有素，那麼那些藉名刺烟的委員，必無例外，而上兩點，不必詳加解釋已可領會，而當地夷民常用長槍短炮，大表其歡迎委員「下鄉曲」了。這支曲子頓挫抑揚，聲色俱厲，而場面的偉大，據官方報導：「此次民變性質大為不同，初非徒而走險之歹徒可比，參加的人數不下萬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地方土著，內中還有許多知識份子參加領導行動。變民一團頭就把各縣「公路及電線路大舉破壞」，圖與外面音訊隔絕，以阻政府進剿，其嚴重的程度，有如晴天霹靂。「十一日十午，勳勳至大麥地之鄉村電話突然中斷，瀘西、邱北、師宗三縣消息無法獲得……至下午兩點城即被包圍」。二月十六日復興）在同一時期，「滇西舊城被匪攻陷」。這是相當動人心魄的，可以看出這是

（下接十六面）

# 故國風光

戴錫齡

偶然想起王漁洋「故國風光在眼前，鶴山寒食泰和年，卍瀟未似明湖好，名士研雲碧嶼天」一首絕句，不禁爲之神往。我雖爲蘇人，雅不願和漁洋爭辯卍瀟明湖二者的得失短長。反之，我却同情他對於他的故國的留戀，他這寫的鶴山、明湖、名士軒等，似乎皆有引人入勝的地方。從而我又想起老殘對於這座城所稱的一家家長水，戶戶垂楊；「甚至杜甫詩句一壓下亭子古，濟南名士多」，種種憧憬和幻想在胸中交織着。

可是我很懶惰並未到過這座城。當我有時吟起這首詩，朋友們笑我了，「它有那么麼動人麼？你不要爲詩人的美麗的句子所欺騙。」我頗窮於答辭，因爲我明白這些朋友不少在那城自小長大，衣於斯，食於斯，鞠育於斯，他們的認識自然比我真切，但他們並不十分贊成我這漁洋的讚歎，可見這讚歎不免是一時感情蒙蔽所造成，不完全施用適當。奇怪的是：漁洋何嘗不明白這點，他寧可願意爲感情所蒙蔽，寫出這首詩。讀他的詩的人，包括我在內，也寧可願意爲感情所蒙蔽，欣賞他寫出的句子。

用實事求是的精神揭開感情的蒙蔽，我們自以爲得到科學的真理，但這種詩境也就消失了。所以我們如果真到那座城一遊，考究一番它的一般景色，以及是否「名士軒頭碧嶼天」，我們或許發見一些並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因而將這首詩所獲得的美麗的幻像付諸流水，豈非一件可惜的事。

我們往往替自己製造這樣可惜的事。「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是何等的詩境，却有好事者去考證那夜半鐘聲的真實性，等到他考證得頭頭是道，這幅詩境也撕裂不成片段了。記得抗戰期中，我寄居四川西南部某縣，每當天朗氣清，於朝曦夕暉中遠眺峨眉，覺得它秀麗無比。後來我走百來里路，發願去朝峨眉，從山脚步行至山頂，有如一個普通遊客，三四日遊程，固然收穫豐富，但不如以往想像中的豐富；尤其山中廟宇的破爛，給我一個不愉快的印像。自此「峨眉天下秀」這句名言在我腦子裏失掉一部分靈力，才知陶詩「悠然見南山」悠然二字的神妙。假使真地身在南山中，反而無從見出一日夕佳一的山氣，更難味不到此中的「真意」。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甚至說，「我們何須看過到過羅雅河，大可不必，否則我們會後悔的；我們內心有一幅景象，爲什麼要毀掉它呢？」

？鑿定宜也如此說，「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故國」，「悠然」，「綠渺」，表明時間空間上有了距離，而詩境乃由此而生。人情愈近而愈遠，當前的事物，因爲聽慣看慣，總覺得平凡甚至討厭。可是時空的距離，似乎替那些事物圈上一道燦爛的光輪，於是本來被人忽視的現在却在那道光輪中着了魔力吸引我們，即是與腐的也化爲神奇了。不管文學家說的藝術和實際人生有間隔是否可全信，上面的事實則無人能否認。西方人常說：在隱身鏡人的眼裏，誰都不是英雄。反之歷史上傳說的英雄却都是偉大的，而且愈古愈受尊敬，每個民族的開國祖先都是半人半神的。我們推重過去的事物和人，我們眷戀過去時代本身，認爲比我們這時代好。所謂人心不古，世道日下，似乎一代不如一代墮落下去了——其實這是從時間距離所生的錯覺。英國史學家麥考索比喻這種錯覺爲在沙漠中跋涉者所遭遇到的迷景。然則三五帝之治，也不過是從文人想像所產生的迷景，在若有若無之間。空間距離也有製造迷景的作用，愈遠似乎愈值欣賞。詩人坎柏爾(Campbell)說，「景色因爲遠才起誘惑」。拉丁成語告訴我們，「遠方的東西更令我們喜悅」。陶詩「悠然見南山」也是一例。所以畫山水的貴取遠景，寒汀烟渚，疊巒危峯，皆宜遠觀而不宜近玩。而杜甫題王宰畫山水也恭維道，「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近代西洋印像派畫家講究光線和陰影的表現，採用如煙如霧的模糊光景，也是爲了增加空間距離所生的效果。推至日常事物，外國普通習見的東西，到了我們手中便成爲殊方異珍，有如前代被遺棄的破爛銅器，在後人心目裏是值得陳列收藏的古董。人情愈近實是是多麼牢不可破！距離，無論爲時間的空間的，似乎是天然化妝品，一經點綴，則則的美，嫩的妍。

抒情詩人也常利用這距離，增加他的詩的效果。假使過去和遙遠在詩人心裏停止作用，則世上一大半抒情詩將會喪失了詩境。古人說，「登高能賦」。惟有跳出空間時間生活的狹窄圈子，從更高處去看生活，才能透過空間時間的羈束，悠然而動遐想。前人盛稱杜甫的「江山有巴蜀，祇字自齊梁」，即因他在十字中能放眼遼闊的地域和綿長的時代。大詩人魯子真這種句子很多，如「窗含西嶺千秋

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是從這詩境聯想到的一例。一旦詩人跳不出眼前生活的窄狹圈子，圍於周圍的實際事物，則感覺遲鈍，缺乏超空開時的幻想，新古典時代英國詩人正犯了這樣的毛病。由於浪漫主義抬頭，英國詩歌重新獲得活潑的生命，乃由於詩人們的目光突然展伸到過去的世界和遼遠的地方。威特式建築忽受靈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是中世紀的而且是東方野蠻人的啊！所以詩人華茲華斯開蘇格蘭高地的刈禾女：唱的什麼？也許她表歌着「前朝不快樂的遺事，以及古代的戰爭」。這兩句譯文的「前朝」，「遺事」，「古代」，不足以表達原文的神情，然相當足夠表達詩人內心憧憬的方向，因而批評家就選兩句異常富於鼓外之音，簡直是英國浪漫詩歌復活的前奏。誠如法國勒古伊(Jean)教授所說：浪漫主義的三大要素是：從距離所生的誘惑以及因懷舊而起的憂鬱。事實上二者有不可分性，由於可望而不可即的時空距離的誘惑，我們才不滿意眼前窄狹平庸的生活，對過去和遙遠生出懷舊憂鬱之思。「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憤然涕下，由於念到天地之悠悠。

正如上面說到的「故國風光」，本不是單方面的，而偏從回憶中湧現到眼前，所以覺得親切動人，值得回味。其實漁洋的其他傳誦的作品，如秦淮雜詩、白門秋柳等，都是借思古懷遠，排遣詩人的胸懷。這種思古懷遠的情懷，構成中國抒情詩歌音樂的基音，雖然表現的程度有強弱，運用的方法有差異，而着筆的題材也有不同。

(上接第二頁)沒有三民主義的字樣，但內容實在充分表現三民主義的真髓。在目前的世界，目前中國，凡是真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應該拿出這些主張，時勢需要，誰也不能否認。三二條每一條都言之有物，或者基於三民主義的理想應該如此，或者針對過去及現在的事實，提出具體的改革方針，各有其價值。我似乎不必蛇足添足，一條一條的代加說明，因爲他們不久就要出版刊物，大家自然可以了解這個會的一切一切。

世界既然不幸而兩極化，美蘇對立的僵局愈演愈烈；國內戰亂的烽火，一天天更趨更烈，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出來本着理想吶喊吶喊，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業了！如果更能持之以恆，用毅力堅持所見，不斷的拿主張來團結，由團結而發生力量，一方面影響中國的政治，一方面使世界的讀書人士並非一定是揮霍與無能的政府的場的；凡此種種，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成立，都抱有極大的希望。

# 觀察

·元千五萬二售· 七十二月三年七十三 版出本週星逢·

期五第



卷四第

專論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樓邦彥  
內戰給予工鑛事業的摧殘 胡為柏

外論選譯  
**美國的錢在中國用到**  
什麼地方去的 Maxwell S. Stewart

生活與文化  
**狹路相逢**  
劉緒貽

觀察通訊  
**現階段的戰局總檢討** 觀察記者  
**國大·政局·戰局** 觀察讀者投寄  
**瀋陽春愁**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開欄  
**拆爐話北美**  
費孝通

**契訶夫斷想**  
觀察文摘 徐中玉

**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  
錢邦楷

讀者 請注意外國流氓 中國教育一例  
投書 青島軍火庫爆炸 兩廣考銓處來函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樓  
電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半年：七元  
全年：十三元

廣告價目

封面廣告：每行三十元  
第一版：每行二十元  
第二版：每行十五元  
第三版：每行十元  
第四版：每行八元  
封底廣告：每行三十元

退稿附郵

不退：附郵五千元  
掛號：附郵一萬元  
航運：附郵一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二萬元  
事後函詢，不負責任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定戶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 請注意外國流氓

編者先生：當一個國家祇知仰求外國的援助時，許多各式各樣的外國流氓就憑着他們國家的威風插進來了！熟知内幕的人可以知道，最近我們政府裏一些負責的人，常常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裏面說：「喂！我後天要到華盛頓去了，我這次直接要到國務院去，如何如何的幫中國的忙，要他們援助中國！或者說：我下星期五要回美國去了，我這次一定要和國會裏的某人接頭，要他們不僥倖經濟援華，並且應當軍事援華！諸如此類。當他們回到中國來時，又是大吹一陣，說他在美國如何如何的幫中國宣傳。這些人都是些在中國的「老手」，他們在中國有各式各樣的經營，碰到關頭上，你就得給他們若干「方便」。有一個討了一個中國女人的一「航棍」，最近到華盛頓國會裏說了幾句話，現在便大發其宣傳品，大表其丑功，而他所主持的什麼「大隊」，政府就已特許它繼續存在了一年了。

張大庸 三月二十日 上海

### 中國教育一例

編者先生：去年六月，雲南大學當局不說明理由突然宣佈解聘附屬中學的五位教員，因此發生罷課的風潮。後經過學生家長的調解和與同學們的奔走，兩個多月之後，總算開學了。

上課才一個多月（十一月月底），雲南行政會議突又決議將附中「解散整理」。感謝家長們的奔走折衝，同學又提出願受處分與立即復課的請求，至二月中，學校

才允許「登記復校」，並宣布予一百廿餘同學以停學或記過的處分，並決定將高三搬到雲大（城內），初中全部搬到西郊漁街子。同時又大批解聘教員，舊教員二十餘人中續聘的只有五六人了。

除了一紙分校的命令以外，對於那批學生，却沒有人來照顧他們。十二月十二日全校學生痛哭了一夜，十三日早晨，自動結隊沿山坡堤村鎮默默地繞行一週，要走的嚮着眼淚向龍頭村告別。留在龍頭村的高一二的同學，送着高三和初中的同學走了幾里，忍住眼淚，說不出一句道別的話。要走的走了，他們步行到城裏，把初中同學送上開往漁街子的火車後，高三的同學留在雲大。晚上，火車到了漁街子站，却把兩百多個初中的孩子扔在車站上。車站離校舍還有幾里，十一二歲的孩子們，走過三十里路，一天裏每人只吃了半個麥餅，即便沒有行李，也再走不動了。黑夜裏，孩子們坐在行李堆上低聲哭泣。深夜，高三同學聞訊趕到了，才把他們送到學校，而整日奔波的高三同學爲了遵守校規，又連夜步行二十里趕回雲大。

分校在學校當局冷眼旁觀之下由同學自動地完成了。一切低劣難堪的物質條件，他們也默默地忍受着。然而學校給他們的是怎樣的學習與生活呢？看看初中就夠了。

初中部主任俞××兼教英文、史地、算術。教英文時碰到「Bingo」，他說：「字典上沒有這個字，字典上只有一個Bing，所以這兩個字大概差不多」，教史地他一學期只上三四堂課，教算術他不知道一度等於六十份；初中教務兼訓導主任孫××又兼了幾何、史地、動植物、生理衛生這些多課，還得意地告訴別人：「沒有關係，教小孩子可以馬馬虎虎」，而他自己教地理時竟說「美國國都在紐約」。

初中校舍是久經廢棄的隔離病院，倒塌破產，學校既不設法改善，而校舍四面

荒郊，治安方面亦不注意，以致一次發生損失數千萬元的失竊事件。平日對於爲難的同學，動輒打耳光、罰跪，說「這樣才能使孩子們從良心上懺悔」，說「這是十五年教育的經驗」；而對有些學生，則一再縱容，甚至容許帶槍入校；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公然用手槍威脅同學。最近英文教員江××更強留一不滿十五歲的小女同學在他宿舍裏（校外）住宿一夜，孩子拒絕時，他說「附中已爛成這樣，你在這兒住一夜也沒有關係」。事情發生後，這女同學竟以「不假外宿」而被記過，幸而是「江××老師已證明並無軌外行動」（熊慶來校長語），才「姑予從輕處罰」。此事已引起昆明輿論界的斥責。

學期結束，分數和操行等第決定了，於是災難又抓住了他們。學校宣佈寒假裏要嚴格執行開除降級，一紙名單，初中同學有二十七人因「操行不及格」而將被開除。誰知道「學科分數不及格」而將被開除的還有多少？高中的又有多少？

看看操行吧：「丙」等「丁」等之不足，還有一「戊」等「己」等以下的，而衆所週知，這些都是十二三歲純真良善行爲端正的孩子；而「甲」等「乙」等的，是帶槍入校，破壞團體紀律，威脅同學生命的人。

再看分數吧：音樂沒有放過試，但不會讀譜不會唱歌的某些學生，會有八十多分，合唱團的孩子們反而不及格。這些位教員早就規定八十分以下的試卷是不發還的，也不准查對，同學們沒有辦法，只得將試卷在雲大恭請熊校長，其他師長和同學們手下一「評閱」的試卷幾乎沒有一份是公正地給分的。

雲大附中僅是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教育。

蕭文 三月十日 昆明

### 青島軍火庫爆炸

編者先生：三月九日上午十二時左右，我們正在上課，忽然地實似的一陣響了過來，天花板上的石灰也搖搖下來了，這就是震動全國的青島軍火庫爆炸。

報載，受難的住戶有一千八百多戶，當天扒出屍首四百多具。青島所有的醫院都塞滿了受傷的市民。不巧又是下着綿綿春雨，許多從死屍裏鑽出來的膿血，祇能躲避在到人家的屋簷下；於是連災會發起了，到處在捐款。當局發表了濟災的眞象，說是好匪禍的，主犯已就擒了。

我們估計每戶平均死一傷一，最少也要有三四千人遭到災難。

昨天，我到災區去看了一番。眞像，在路上就先後碰到三口棺材。沒有任何送葬的儀式，瘦小的人抬着瘦小的棺材，搖搖的像是一隻箱子，搖擺搖擺的過去了。後面馬車上坐着的三兩個人就是死者家屬，臉上蓋着憂傷和灰塵。

爆炸的地方更可怕了。最嚴重的軍火庫附近，幾乎在兩百見方公尺內，又有半尺高的塌牆，滿目堆着青島特有的紅色磚頭，一起一伏有如波頭，不知在這些浪頭下面壓碎了多少生命！多少財產！

後來我爬上一所危樓，迎着梯口就敞開着一道樓門，門上還貼着「身臥風地」的橫額！想來這就是主人家的臥房了。可是這間樓房却如此的無「福」，現在猶得四面見天，連屋頂都飛走了。桌上偶然立着一隻削了頭子的花瓶，裏面還裝了半瓶水呢！地板上是一地的亂，中間還丟着一頂小孩子戴的帽子，這就是災難留下來的唯一完整的東西了。

我又看見一口棺材停在路旁，旁邊站着一個婦人，據說是一個新婚不久的。可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家沒有了，公婆沒有了，世界上只剩下她一個人。她沒有眼淚，似哭非哭的呆站在那裏，不知想些甚麼。

孫甲 三月十五日 青島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胡為柏：  
 劉精治：武漢大學副教授  
 費學通：清華大學教授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樓邦彥

——由召集行憲國大想到種種——

三月二十九日是政府預定召集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日子，我們的無限感觸像浪濤一般地湧上了心頭。最近這些天，各地方早已熙熙攘攘地熱鬧起來了，下面是最近天津某報上一段新聞的標題，很可以見到這方面情形的一斑：

「優哉游哉國大代  
 可惜隨員一人免費乘船遊京  
 食宿八折優待戲影僅付半價」

這些優哉游哉的所謂「國大代」雖然有二三千之多，但在全國國民中究竟還是佔的極小的少數，而大部份老百姓始終處於烽火連天的內戰情況下渡着極度艱苦並在饑病縛上掙扎的非人生活，有些人則因徬徨悲觀而變成麻木了。至於政府方面，它的苦悶與悲哀也是極為顯然的，在軍事上它絕不能創造出任何奇蹟來，因此在經濟上便早已到達了難以收拾的地步，而在政治上即欲粉飾太平，還是落得個自欺欺人的勾當。

儘管是自欺欺人，太平又如何能粉飾得了呢？

政府的粉飾太平的工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召集制憲國民大會，而使中華民國制憲史上又增加了一個憲法文件，那是從前年年底到去年底的事；第二階段是依據新「憲法」舉行各種選舉，分別產生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那是從去年秋天一直到最近的事；第三階段是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總統副總統，並跟着產生新政府，那是三月二十九日以後的事。經過了這三個階段，若用美國紐約時報在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論中替我們政府粉飾太平的話來說，我們的國家將從封建的專制與轉變為近代的民主典型，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民主憲政政府即可建立，並且為了我們的新「憲法」首次規定了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中國人民從此以後便將由他們自己來治理自己了。

第一階段已無庸再加贅述，我們倒並非健忘，乃是由於一連串新發生的事實把往事都給遮蓋了。我們永遠不會遺忘，那一階段的開始正是稍稍身露希望曙光的一個時代的終結，從那時候起，政府便失去了一切的理性，猶似一條船不憑指南針在大海中航行，於是終止和談，壓抑異己，拉攏民青，又一部嚴肅而堂皇的憲法法典就在過地的內戰烽火中被制定而公布了。凡是稍具清醒政治頭腦的健全公民，沒有不知道一部憲法法典不是一服治百病的萬靈藥。在世界憲法史和憲政史上，雖不乏憲典促成憲政之例，然而也有多少國家，憲典儘管制定，而上軌道的政治始終是不能變成事實的幻影。我們的三十餘年來的制憲史更是最現成又最近的實例。政府中的大部份人士應該也獲得足夠的歷史教訓，那就是中國的問題絕不能跟靠白紙上的黑字就能解決，是則他們顯然是別有用心，他們不備沒有能瞞得住他們自己良心，他們的所作所為也絕不能粉飾得了太平。

再說第二階段，我們敢斷言這將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也是在此次所謂行憲的過程中最醜惡的一齣戲。在遍地充塞腐敗與貪污現象的今天，選舉必連帶產生舞弊、賄賂、威脅、欺騙……等事情，早為意料中事，其最醜惡的實特許者，乃我們所看到的並非選舉，實在無異是「配選」。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在舉行大選之先，我們就聽到有民青兩黨和國民黨討價還價的幕後協商之舉。民青兩黨的苦衷是為了解不體面的理由而參加了政府，與國民黨共同負起所謂行憲之責，同時又明知在國民黨一面倒的操縱與把持之下，在大選中絕不能單憑其黑槍匹馬獲得成就，因為我們的選舉豈是民意的表達，完全是權勢的收獲，於是它們便投在國民黨的懷抱裏作歌中帶硬的



可憐乞求，希望國民黨保持它們最後當選的名額。據報載消息，張君勳曾在民社黨中常會中表示，該黨所提的四百名國大代表和一百名立法委員是它的最低要求，如政府認為民社黨需要參加聯合政府，務須做到這個最低要求，否則它願退居在野黨地位，因為倘再作讓步，便有失多數政治的效用（此段消息戰去年十月十五日的北平經世日報）。青年黨或許比較有把握能得到國民黨的青睞，但是要乞求該是沒有問題的。國民黨方面呢，爲了有民青兩黨的捧場合作，它才敢於宣示（尤其是向一部份莫名其妙的外國人士）它已決心卸下一黨專政的招牌，它自然很現實地應允儘量幫助民青兩黨競選，這就是說，把極小的一部份議席分給它們，免使張君勳的追隨者一氣而退居「在野黨地位」（我們真不懂張君勳所稱「在野黨」究竟是何所指），結果拆了「聯合政府」的台。此其一。

跟着便是選舉，選舉的結果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微妙問題。民青兩黨並未能獲選預商的國大代表名額，民社黨又很自然地責怪國民黨的沒有履行事先保證的諾言，然而國民黨自亦有它的苦惱，一則它不能控制某些特殊的地方勢力，二則它本身的內部矛盾也使它難以如意地支配全部的選舉票，於是聞所未聞的退讓問題便成了選舉史上的空前笑柄。據估計國民黨員未經政黨提名而當選應選議於提名者約三百餘人，國民黨員當選而須退讓予民青兩黨黨員者約一百餘人，這兩三個月以來，國民黨爲求息事寧人起見，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應付這五百人的問題，它曾派大員就近百般勸讓，或以所謂黨紀相威脅，亦或以政府官職相交換。這五百人中亦不乏堅持不予退讓者，乃引起了最近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凡以簽署提名當選而不願讓者，可准許其任代表兩年，兩年後再行

退讓，若再不接受此一折衷辦法，將採取斷然措施」，我們不懂這「斷然措施」將是何種措施，又將如何斷然。因爲有了國大代表選舉的經驗，在立法委員選舉時政府便決心嚴格適用「政黨提名補充辦法」，依據該項辦法，黨員競選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爲候選人，同時國民黨又規定該黨候選人應一律事前填具放棄黨選聲明書的辦法，庶幾選舉結果的控制權可以完全在握。如果所謂選舉祇是這麼一回事，假借人民的名義，幕後作分配議席的協商，則選舉怎麼能成爲值得我們辯護的一種制度呢？此其二。

選舉是粉飾太平所不可少的一齣丑角戲，先則在國大代表選舉時人民像牛馬一般被驅使，繼則在立法委員選舉時連選民親往投票所投票的姿態都不必要了，地痞流氓藉故敲詐，無所不爲，好人君子一天比一天消沉，莫知所措，這正象徵着末日的到臨。然而竟然還有人在粉飾太平，還非惡劣引燃可能爆炸一切的條件。

最後講到第三階段，那是未來之事，我們但願拭目以觀究竟。其可憐而苦悶與悲哀者，依舊是今天這班達官要員，祇是換上了新的外套，增加了些陪襯的噱頭而已。軍事上，奇蹟既不會出現，經濟上將更弄得焦頭爛額，政治上也必然是一場空夢。

人民一直在盼望太平，無疑的，這太平絕非目前政府在粉飾的太平。太平或許總有一天會到來，但今天的粉飾太平者是否將隨着粉飾的太平消逝，那個是一個微妙而又嚴肅的問題。

卅七年三月十九日 北平。

# 內戰給予工礦事業的摧殘

胡爲柏

安定與建設是相因相成的。一種抗拒外力的戰爭固然亦可促使工礦事業畸形發展，但在內戰的混亂局面下，無疑地將扼殺工礦建設事業。最近遼東最現代化規模最大年產量達一九五萬噸的鞍山鋼鐵廠，世界有名的海城大石橋鐵礦、產量可與美國德國大廠相比的營口提煉廠、儲量優次於美國Cinnax之錦西

，羣策羣力地埋頭幹上一二十年，大家努力建設而不努力破壞，並且還要盡可能減低生活的浪費（像蘇聯進行五年計劃那樣），那麼或能躋身強國之林，扳轉我們最近一兩個世紀以來的國運。雖然東北是發展工礦事業最理想的區域，但現在這理想已趨向幻滅了。

場家杖子鉬鐵、撫順的煤煉油煉鋁合金鋼等龐大的工業組合，都在戰爭的蹂躪下奄奄待斃；數以千計的技術人員都陷入水深火熱進退維谷之中。經過幾次的拉鋸戰，破壞容易建設難，即使立刻安定下來，從事恢復工作，恐怕亦非三五年後不能恢復原有的規模，何況戰局還繼續的糜爛下去呢？我們三分之一的鐵礦在東北：撫順、阜新、鶴崗、西安、本溪、煙台等地豐富的煤鐵，磐石的銅鐵，海城的鉬鐵，煙台、小市、牛心台的鉛鋅土頁岩，這許多國防資源，在日

本十餘年的全力經營下，工廠林立，交通暢便，電力低廉，如果我們接收下來

僅次於東北的國防資源區，當推華北。華北是世界有名的大煤田，儲量達一四三二億噸。像河北的開灤、長城、門頭溝、正豐、井陘，河南的焦作、六河溝，山東的中興、濰博、章邱，山西差不多遍地皆煤，這些大鐵一日的產量往往可抵過華中各鐵一月的總和。東北的鐵雖比華北少，然而亦有三億多噸。論鐵區的集中，品質的優良，全國還沒有一個鐵礦比得上察哈爾龍煙鐵礦。華北的礬土頁岩儲量尤爲豐富，在石門寨、開灤、濰博煤田地帶都有品質極佳的礬土頁岩，如果加以利用，無疑可成爲世界鋁業中心之一。其他像河北密雲、

臨榆、和山東招遠的金礦，綏遠五原、厚和、集寧的鉍礦，都是極豐富極可寶貴的資源。然而在勝利之後，先是察南一戰，所有張垣附近的輕工業、宜化的煉鐵機器造紙工業、下花園大發電廠，都一掃而光。繼之以山東大混戰，金嶺鎮鐵礦、淄博煤礦、規模極大尚未建設完成的張店鋁廠，亦告七零八落。再繼之以冀、察、晉普遍的擾亂，於是井陘、正豐、大同等煤礦、石家莊煉焦廠、灤縣鐵礦都焦頭爛額，體無完膚。

碩果僅存的華北工業，雖尚未至東北那樣已瀕絕望之境，但也百病叢生，喘息為難了！整理了二年多的石景山鋼鐵廠，起初是大同煤、龍烟鐵都在共軍手上，等到宜化克復，好容易將烟筒山至宜化支線接通，向開灤訂了購煤合同，但又沒有錢，經過平津參議會的呼籲，終於在去年十一月由資委會發給六百億，勉強把第一爐煉焦爐及二百五十噸煉鐵爐（尚有三八〇噸、六〇〇噸、四五〇噸爐各一座均無力修理）開工。但運輸的困難、器材的缺乏、銷路的停滯，隨時都有完全停頓的可能。在共軍包圍下的開灤煤礦，雖然已成爲今日京、滬、津、青、的供煤地，然而運輸的不暢，逼得它不得不減產。華北水泥公司雖然一度興盛，但現在亦因治安關係而不可樂觀。石微電廠破壞後，華北最主要的石景山發電廠亦常在人心惶惶中愁煤源、愁器材、愁停電、愁輸電線的砍斷。處在塘沽的永利，亦飽受風聲鶴唳的滋味。賺錢的中紡公司在青島亦不得不因缺煤而停工。只有天津的中紡公司幾個廠，天津煉鐵廠的卅噸平爐、尙可說照常的在進行工作。

勝利後政府對東北華北的工業建設投下相當可觀的資本和人力，然而戰局的變動，使工鐵建設莫可奈何！去秋一度盛傳「工業南遷」，然而「工業」縱可南遷，「資源」也能搬動嗎？所以經常奔走於東北、平津的孫越崎幾度關詭，以便穩定人心，爭點面子。然而看今年報上發表的資委會事業計劃，北方的廠僅提到要加強天津煉鐵廠的軋鋼設備，一則曰華中煤礦增產，再則傳中美合作開發台灣、華中，三則鼓吹要在廣州辦糖廠辦鋼鐵廠，以至最近連開發復興大西南的口號也叫出來了。從翁飛廣州、孫越湘鄂、錢渡台灣，襯以鞍山近千技術員工的被俘，華北工程師們紛紛想南下謀一糊口小差使的狂熱，我們不得不痛切地理解到北方工鐵事業面臨深淵的危機。

然而中國是不可分的，偏安式的建設事業在現狀下能達成美好的遠景麼？筆者於近數月間由華北而華中而台灣，看到許多工鐵事業，心情覺得沈重，我們相信華中也有豐富的資源，像當塗馬鞍山大冶鐵山的鐵礦，贛南的錫，銅陵陽新的銅、湘潭的錳、新化的錒、水口山的鉛鋅、以及所謂最近將設法增產的湖南、湘江、中湘、醴陵、贛西、觀音灘、永邵、湘水、湘南、南嶺、鄱陽、淮南、等煤礦。但這些廠礦所面臨的困難亦不是一言可盡的。譬如說：（一）治安的不穩：徐州附近的戰事，使淮南大中等鐵廠大受影響；武穴的一度失守，使值一江之隔的華中鋼鐵公司，源華、利華煤礦，華新水泥廠等得隨時準備應變。廠礦擁有龐大的資產和人員，如果天天在過杯蛇弓影的生活，其工作效率

是不難想見的。（二）資金的缺乏：通貨膨脹同物價直線上升，除了煤鐵紡織業外，普通工業成品（尤其是冶煉，機械等）的價格總是追不上成本。兼以投資工鐵的利潤，遠不及做黃金美鈔的投機生意那樣利益優厚，即使以有希望賺錢的煤礦而論，除非國家貸款，很少人願意投資購買機器而等上一年半再獲利的。不僅資金來源困難，在現在經濟局面下，法幣的貶值、器材原料的飛漲、運輸的阻滯、市場的風險、成品的積壓，在在逼得廠礦普遍的叫窮，因爲黃金週轉不靈的結果而萎縮減產以致於倒閉。（三）器材的困難：華中各廠礦沒有叨勝利的光，敵人沒有留下多大建設，大都靠戰前遺留下來的舊機器或善後救濟分配到的些微器材。如果要想購買機器，外匯的請購就相當的不容易。入口許可證、運輸、關卡、檢查，處處都有麻煩。讓你多化錢、多費力、多嘔氣。（四）運輸的阻滯：一個廠礦如果沒有便利的交通來配合它原料、器材、產品的運輸，要發展是很費力的。京滬間煤荒，秦皇島開灤的倉庫却脹飽了煤，逼得它減產。無獨有偶，武漢開煤荒，湖南楊梅山的煤礦却因存煤不能運出，以致資金壓積而減產。你說平津、平綏、北寧等鐵路因爲破壞而行車不暢，但粵漢路行車更糟糕得出奇，行車時刻表形同虛設，脫班可脫十餘小時，任何一班車都得到車站去打聽，特別快車同慢車不分。在浦圻買六十萬噸的煤，運到武昌要買一百四十幾萬（去年十一月間）。那些土煤老關一談起運輸就搖頭，並向你訴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腳節。如果要發展華中工鐵，恐怕也要從整頓交通着手。

此外如一些弄巧反拙的管制，官僚資本的聲勢逼人等等，都在阻礙着工鐵建設的進行。

台灣比較起來是安定而正在生產的地方。這裏有較通暢的運輸，充足的電力。這裏煤礦每月出產可達五至十萬噸，油礦探勘處可出汽油七萬多公升，糖業公司的年產量正要從十萬噸增加到三十萬噸，碱業公司每月可出固碱液碱近四十萬公斤，水泥可月產十餘萬噸，紙業公司可月出洋紙紙漿等五十餘萬噸，肥料公司可出各種肥料近二十萬噸及電石氣等。鋼鐵機械公司的三十噸爐也在作業。還有大規模的煉鋁廠、煉油廠、金銅礦都在生產。

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台灣的資源並不豐富，不能同東北華北相比。它的煉油廠用的是伊刺原油，鋁廠要仰給荷印羣島的鐵礬土，鋼鐵廠要從海南島運鐵砂來。煤層分佈雖廣，但很不規則，很薄，如果要再增產到每月十萬噸以上就相當費力。並且它也免不了受戰局的不安定而有資金不足等等的困難。而尤其應該注意的一點是，現在台灣的工業，差不多全仗敵人留下來的器材在週轉，在生產。如果國內局勢再不改善，而不作補充或發展之計，則這筆洋財總有吃光用光的一日，到了捉襟見肘之時再來補湊就不容易了。

對於當前工鐵建設亟亟可危的險象，各方的呼籲——像北方講願團，青島工業諸願團等——已很多，有的呼求工鐵貸款的開放，取消管制，撥給官價外匯……有的懇求並等待美國的合作。有的人還板起臉孔說要如何改進技術，如

何加強管理。……政府亦今天討論原則政策，明天擬訂計劃辦法等等。筆者是一個技術人員，他親切體念到面前黑黝黝的深淵，他真想不到逃避的辦法。

假如中國的內戰還不停止，則我們過去多少年來多少血汗所換來的一點點工績基礎，都要推毀得一乾二淨，把我們的國家倒退一二百年去了。

# 美國的錢在中國用到什麼

Maxwell S. Stewart

Where Our Dollars Go in China

The Nation, Feb. 7, 1948.

由於國會中少數擴張的共和黨的刺激，美國國務院在其鉅額海外援助的計劃中，免強決定了給中國三億美元的援助。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國務院的經濟計劃裏，固然常包括撥華的一筆費用，可是在馬歇爾的計劃中，撥款總先於撥華，而其原因亦不僅是地理上的。復興歐洲的設計，早經組織為一種特殊工作：於五年之內使歐洲在經濟上立定腳跟。但無人敢說一箇月給中國二千萬美元，對於中國的復興有何裨益。也沒有人敢相信那筆錢會阻止住中國那使其國計民生凋敝不堪的通貨膨脹。沒有人能設想那筆錢的好處會涓滴歸公，歸到那些如大旱之望雲霓的中國老百姓身上。馬歇爾國務卿早就作過坦白的公告，美國務院之欲為中國策劃一箇七成效果之設計，猶「至為棘手」。

可是傳聞近頃來美的中國國民政府財政使節，正在華盛頓慫恿美國增加其對中國現政權的援助額至五億美元。而與此相呼應的，便是有些共和黨員竟敢促減少撥款費用，用以增添對華的援助。共和黨員竟敢不到那些錢都是鄭諸虛化的，他們的增援論據主要是政治上的作用。共和黨說假使在經濟上有支持希臘、義大利和法國，而使其成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之必要，那末中國也一樣需要支助，因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威脅更見得嚴重。

對於上述論爭的答案甚多，但美國國會議員却很少有言之成理的。歐洲的受莫斯科操縱的共產黨，其活動和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相融合，而中國的共產主義，多半以本國的農民運動為發動，至今很少受到莫斯科的物資上的援助，這兩者中間的重要區別，很難加以解釋，甚至連解釋都是極危險的。通常的美國人，感於國民黨的有力宣傳，殊難置信於此種區別之存在。同樣的是對於國民黨獨裁的壓迫性質，美國人很少知道，國會議員知道的更少。對於中國的尤其是農村間的，那種使政治基本變革成為不可避免的潛勢力，他們更不瞭解。

在未通過增援中國國民政府之前，美國議會中的共和黨人或許會質問過去自抗戰勝利以來所供給中國的價值超過二十五億美元的救濟物資，究竟怎麼了。聽到了魏德邁將軍和其他人士對於中國國民政府的普遍責罵與腐化的攻擊以後，假使共和黨人不去追究到上面所提的二十五億美元的下落，那麼在下次總統競選將不能獲取選民的支持，因為他們沒有給美國的納稅人以利益的保障。

其事更為卑鄙無恥。行總對於聯總供應物資的誤用，中國政府經手人對於物資分配職務上的受到指責，部分的見於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可靠的美國報紙上。詳情則由聯總雇員和無黨無派的中國消息所洩漏。一九四六年六月，三百名聯總雇員署名致函聯總署長拉加第亞，訴述聯總物人力之被不法操縱，以及他們的努力目標之被漠視。他們宣稱：「價值不賈的供應物資被浪費了，被關置敗壞了，或發賣了，而挨餓的人仍繼續挨餓。……供應品積於倉庫，不發放給需要的人和饑餓者。」據說有三百輛聯總的卡車在一箇月內被行總賣給搭客，由搭客轉到政府軍隊的手裏。在一箇內戰區裏，聯總的一箇高級人員發覺那用來救濟難民的麵粉却被分配給那些由內戰烽火中逃出來避難的地主。那些難民一身被綺羅，或四裝革履；他們雇了苦力用黃包車搬運麵粉。」

事實勝於雄辯。自從抗日戰爭勝利那天直到今年年頭，美國聯邦政府供給中國的——無論是借用借款、贖餘物資、直接的軍事支助、或其他方式的援助——人力物資的總值至少在二十六億一千七百五十萬美元以上。有人估計已超過三十億美元。據外交政策協會的估計，單軍事援助即達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此外再加上交給南京政府的贖餘軍需物資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所分到的四億九千二百九十五萬美元（包括行政費用在內），其餘的部分則為進出口銀行的信用貸款、租軍法案的物資、以及雜項援助。

聯邦政府在戰後讓與中國的贖餘軍需物資和其他供應的下落，將無人能知其詳。這類物資供應，對於援助中國復興戰毀工業和穩定金融之真正價值，是成問題的。大量的物資都入私人掌握，他們拿來當作投機買賣，甚至聽其生財和敗壞。卡車和別的工具，本打算充作經濟復興之用的，結果被軍方拿去用之於內戰。

任何地區救濟與善後工作之執行，必須視當地人口之需要而作公允之分配，不得因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聯總救濟基金之轉化為軍事、政治、和私人的目的，

任何地區救濟與善後工作之執行，必須視當地人口之需要而作公允之分配，不得因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任何地區救濟與善後工作之執行，必須視當地人口之需要而作公允之分配，不得因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無何時，善後救濟之供應不得利用為政治武器，物資之分配，應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不應視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無何時，善後救濟之供應不得利用為政治武器，物資之分配，應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不應視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無何時，善後救濟之供應不得利用為政治武器，物資之分配，應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不應視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可是兩年來聯總高級人員想以大量供應物資分配給解放區中一億以上的中國人民的一番努力，都付諸東流了。據非正式估計，為六十名聯總幹部人員所提交的報告，善後救濟總署運到中國去的一百八十萬噸物資供應中，分配到中共所控制的地區裏去的，猶不到全數百分之二。聯總

可是兩年來聯總高級人員想以大量供應物資分配給解放區中一億以上的中國人民的一番努力，都付諸東流了。據非正式估計，為六十名聯總幹部人員所提交的報告，善後救濟總署運到中國去的一百八十萬噸物資供應中，分配到中共所控制的地區裏去的，猶不到全數百分之二。聯總

可是兩年來聯總高級人員想以大量供應物資分配給解放區中一億以上的中國人民的一番努力，都付諸東流了。據非正式估計，為六十名聯總幹部人員所提交的報告，善後救濟總署運到中國去的一百八十萬噸物資供應中，分配到中共所控制的地區裏去的，猶不到全數百分之二。聯總

運送供應物資到中共所控制的口岸去的船隻，却遭到國民黨空軍駕着美國飛機的轟炸。聯總高級官員如拉加第亞、洛克將軍、克萊夫爾和其他人員，雖一再努力折衝，要想把供應品運到那些地方去，但始終由於地方當局（國民黨和軍隊首領）之虛與委蛇，不願行南京政府的諾言，終成泡影。最後，聯總於無可奈何中，在一九四七年夏秋之交，起而直接行動了，把所有的供應品一股腦兒裝運到華北，也不去管那些是給中共地區的，那些是給國民黨地區的，祇要在那一年年底以前把一切交付與國民黨就算完事。

論到聯總在中國的行事，密勒士評論報曾含諷帶諷的說：「由於差近五億左右的現款和實物的輸運來華，不管效率低到如何程度，中國無疑的終得稍蘇因乏；但是我們亦不得不這樣說：聯總善後救濟的目的，祇達到了極小的一部分，許多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卻同時成了事實。」

美國曾將價值將近十億的軍需援助付予內戰中兩造之一，嚴格說起來，這是違法的。一九四六年六月，馬歇爾將軍那時以駐華特使的身分，要求美國國會派遣少額軍官團赴華，以充整編中國陸軍的顧問。那箇時候的計劃，是把國共兩方的軍隊整編統都包括在內的。美國國會却始終沒有認可。而美國的駐華軍事代表團（MAGIC）非特沒有撤離中國，反而擴大了活動，以助國民黨。最初那個代表團的任務，原限於有關軍隊之機械化、軍官訓練、以

# 狹路相逢

## 身份·社會地位·與社會上

### 昇的途徑

我們在社會中生活，和各式各樣的人接觸；在這樣接觸之中，發生各種相對的關係。此種關係即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就是確定一個人的身份。有些身份，是基於生活中的因素，人在生下來時便決定了的。比如說，對於父母而言，我們有子女的身份；反之，我們有父母的身份。此外，因性別不同，我們有丈夫或妻子的身份；因年齡不同，我們有大人或小孩的身份；因聰明程度不同，我們有賢者或愚者的身份；因容貌不同，我們有美人或醜人的身份等等。除了這些基於生物因素的身份而外，我們還有許多許多基於文化因素的身份，是由社會規定，但往往

及非戰區的種種軍事活動等類的顧問工作，人數僅七百五十名。可是近來代表團的軍官却在臺灣訓練參加內戰的國民黨軍隊。馬歇爾將軍在國會中透露出消息，連軍官團的人數甚至也暗暗的增為一千名了。另外一羣美國海軍軍官和人員，未經美國國會的通過，也被聘去訓練在青島的國民黨海軍。

有人相信魏德邁將軍的未嘗公開的報告書中，指陳了——正如蒲立特那篇傳誦一時的報告書相似——中國國民黨的海陸軍，有在美國監督之下，加以大規模整編的必要。雖然這樣一來，足以構成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而美國國務院之反對此項計劃，並非根據於法理或道義上的立場，而實在是出於事實上的困難。儘管美國大量地資助他們，國民黨軍隊却不爭氣，顯得連那配備貧乏和較少訓練的共軍之敵。美國的軍事觀察家，看到在東北的那些國民黨精銳的機械化部隊，躲閃在城牆背後，以抵抗數量遠不及國軍的共產黨軍，都為之震駭失色。高級軍官因作戰不力或貪污而遭槍斃的，數見不鮮。鉅量的美國軍火和配備落到共軍手裏，運用來掩飾這番受授的虛張聲勢的仗也不打一箇。

看到國民黨軍的那種狼狽表現，美國軍事觀察家於失望之餘，據說幾個月來曾力促蔣主席撤退他那朝不保暮的東北軍隊以及華北的軍隊，而退守黃河以南。大家都知道馬歇爾和魏德邁皆主張大量裁減中國軍隊，以期完成適應

可以用人力變更的。比如業主或噴嚏的身份，官或老百姓的身份，社會賢達或販夫走卒的身份，工程師或工人的身份，地主或佃農的身份等等，都屬於這一類。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各種身份加起來，便是一個人的總身份，或者說是社會地位。不過，在決定社會地位的時候，有些身份是特別重要的，另一些身份則不太受人注意，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提到某人的社會地位時，常常只是指他的某一種特別的身份，而不是他的總身份。比如說，當我們提到王守仁的時候，簡直不大注意他的丈夫身份，男人的身份，甚至平宸濠之亂的將軍的身份等等，我們主要的只是注意他的學者的身份。我們提到英國公主依利沙白時，我們不大想到她的女兒的身份、姐姐的身份、妻子的身份、一個聰明活潑的女性的身份等等，我們主要注意的，只是她王儲的身份，同樣的，我們提到福特、洛基菲勒、張羣等人時

於現代戰爭的適當訓練和配備。有鑒於目前的軍隊私有制度之下，終難達到上述目的，魏德邁曾堅持若美國增援，必須受美國的嚴密監督，以作增援之條件。據說蔣主席本人倒有意接受這條件，却因國民黨中最右傾的CC系，恐受外力之脅持，致本身權力失墜，表示反對。美國國務院明知美國如不加監督，一切援助都等於擲諸虛化，因此便對於擴大對華軍事援助的計劃，擱置不談了。

另一方面，那三億元的經濟援華案，國會將予通過，似乎是無問題的了。雖然對於這筆費用在表面上還要裝做毫無政治意義，未免有些滑稽，但是這筆數目中的一部分終於用去拯救國民政府的崩潰，是極其明顯的。沒有一箇美國人，甚至蒲立特，願意十億元的無限制的丟去拯救國民政府的崩潰。便是那已經談妥的三億元美援，能否稍生效果或竟全部浪費，也得看如何用法。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大部分不能免於餓餓。倘使那三億美元用在購買食糧、藥物、衣被等東西上，再由美國從旁指導以分配於全中國的老百姓，那末這筆錢便算沒有瞎花。倘使即以其中的一部分付給南京國民政府，我們可斷言決不能達成該款所預期的目的，大部分都將化為銀行裏私人的存款。同時那些平常呼籲直接援助國民黨的人，夢想着美國的錢可能一解救中國的赤化，過去的經驗說明，美援僅僅壯了貪污，而其結果則使即使是十分守舊的中國人也將傾向兩惡相權取其輕的共產主義了。（本刊特約譯者譯）

## 劉緒貼

我們也只注意其汽車大王、煤油大王、行政院長等身份，而忽略了他們的其他各種身份。這種特別受人注意的身份，往往是一個人從其所屬的社會階級中得來的，大都基於文化的因素，因此，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他所屬的社會階級及其相關文化型，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決定一個人在社會裏所能得到的各種滿足及其所能避免的各種痛苦數目與份量。比如說，做官的人，至少是中國做官的人，不獨比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性的滿足比較容易些；而且還有許多特權，是老百姓簡直無法染指的。譬如交通困難，老百姓拿錢買不到車票飛機票，而做官的人，則可以提前買票或者得到免票；外匯困難，老百姓的子弟無法買着外匯到外國去遊歷，而做官的人的太太、公子、小姐等則可以到外國去遊歷；抗戰的時候，老百姓在前線上戰死了，並沒有人過問，

做官的人到過一兩次傷兵醫院，可能有報紙給他鼓吹，說他是「關心士兵疾苦」；老百姓被徵去了修公路，不會有人尊敬，而公路局長則到處有奉承的人。這樣的事，只要我們耐煩去想，可以舉出不知多少。反過來說，老百姓要當兵納糧，做官的人則不必；老百姓要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剝削，做官的人也可以避免此種痛苦；老百姓不免於饑寒，做官的人（在目前，我們要把小官和真正清廉的官除外。）則可以腸肥腦滿。像這一類的情形，我們也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同樣的，業主比較聰明，社會實達比較販夫走卒，工程師比較工人，地主比較佃農，其所得的滿足與所避免的痛苦數目與份量，也要多得許多。

社會上，除了不正常的人以外，大部份的人都是願意得到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的。然而，不幸的是，社會上一小部份的人滿足，往往建築在一大部份人的痛苦上，因此，得到最大的滿足的人，或者社會地位最高的人，在每一個社會裏，總是很少數的人。所以，人們爲了要提高自己社會地位以求得最大的滿足，便得競相努力，培養各種可以、或者最能、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身份。這種身份的培養，便是社會上升的途徑。

### 社會上升途徑的性質與寬度

最原始的，也許是最現代的，培養提高社會地位的方法，或者社會上升的途徑，便是戰鬥。這是人和動物共有的。我們常常看見兩個公雞爲了要在一只母雞前面顯威風，互爭雄長，不惜振羽惡鬥，有時弄到流血，就是這個緣故。但是戰鬥是一種極其痛苦的經驗。因此，人類，也有些動物，由於羣居生活的教訓，慢慢在戰鬥以外，找着一些比較和平的方式。通過這些方式，社會上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的人，慢慢上升，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是途徑，是各個社會裏都有的。

不過由於社會或者文化的不同，這種社會上升的途徑，其寬狹多少，也不一致。大體上說，除了社會階級制度因遺傳而決定的社會以外，愈是在原始社會，或者分工愈簡單的社會裏，這種上升的途徑，愈是狹些少些；愈是在文明社會，或者分工愈複雜的社會裏，這種上升的途徑，愈是寬些多些。舉例來說，在莫斯科社會裏，一個人要想到更多的滿足，只好從打獵和宗教入手，因爲他們社會裏，只有最能幹的獵人和宗教領袖兩種身份，才能提高人們的社會地位。在我國西藏社會裏，一個人要想得到更大的滿足與避免更多痛苦，只好從事喇嘛生活，因爲在西藏社

會裏，只有這種身份最能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在中世紀，除了貴族以外，人們還可以通過僧侶和武士兩條路，慢慢從下面上飛，以求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更多滿足。工業革命以後，歐美社會裏分工程度愈來愈深，這種社會上升的途徑，也愈來愈多愈寬了。且以美國爲例吧，目前組成美國社會上層的人，大約包括工業家、大商人、科學家、工程師、著作家、藝術家、教授、高級文武官吏、以及自由職業者如律師、醫生、電影戲劇從業員等等。這些人在美國社會裏，都有其各自的地位與滿足，彼此之間，未必一定互相羨慕與忌妬，所以美國社會裏，個人要想從下面上飛，得到滿足，避免痛苦，這種路是相當寬而且多的。不過這種社會上升的途徑，並不能無限增加，美國之所以有今天，是由於文藝復興以後，歐洲人大大規模的找出一個新的知識活動方向的結果。關於此點，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曾經大略談過，此地不再贅述了。

### 中國社會上升途徑的窄狹

中國文化，自西漢以來，爲人們鋪下的上升的途徑，愈來愈狹，除了武力鬥爭以外，和平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讀書，有時候附上一點風雅的歌子。從後漢書起，我們的正史裏便找不出工商業者及遊俠的傳記。社會上除了皇家以外，便只有教經書和以「明經」出身而做官的人，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得到最大的滿足，其餘各種身份的人，都得讓一籌。這種情形，可以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一詩中清楚地看出。所以讀書雖苦，要是不能耐窮耐難，總好像缺點什麼，在社會上不能十分拍得起頭來。華陀雖是名醫，所業也不過離蟲小技。不是儒將，終難爬上軍隊的最高層，宋以後尤其如此。鳴人傳裏的人物，更給人忘得乾乾淨淨。因此，凡是有能力、有野心、有才智的人，都只好準備十年寒窗，走這條「明經」的狹路。

這種社會上升的途徑，爲西漢的統治階級着想，未嘗不是一種「有用的辦法」。但是，正如其他各種文化裏的各種「有用辦法」一樣，未流所及，往往產生一種嚴重後果。因爲我們知道，尋求最大的滿足，盡量避免痛苦，這是人性。基於人性的力量，尤其是社會力量，不可過度壓抑，否則，超過了一定極限，便會如野火燎原，是絕對無法阻止或反抗的。既然人性在尋求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所以，間接的，各人企圖提高自己社會地位，也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社會力量。如果一種社會上升的途徑，能容納這個社會裏所有的，或者大多數的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向上的人，則此社會上升的途徑，是一種維持社會和平的工具。如果一種社會上升的途徑，不能達到此目的；或者原來能達到此目的，後來因爲時勢易變，而不能達到此目的，則在社會下層的那些大多數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上進的人，便會不安於位，而要另尋途徑，以求得到更多滿足。此種時候，如果統治階級不認清，或者不能認清，這種基於人性的社會力量的不可抗性而力求改革，這一味盲目的維護自己既得利益，武力鬥爭便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假如我們仔細研究中國漢以來歷代的變亂，如東漢張道張角之亂，唐朝朱泚，黃巢之亂，明末張李之亂，清時洪、楊之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不是些「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問題。此種問題，除了公平與合理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解決的辦法。

清末以來，我們是在尋求新的社會上升的途徑，但不幸的是，我們的這種努力，只從廣大的農民羣中，選出了一大批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從新途徑向上爬的人，然而因了根深蒂固的傳統關係，社會上實際能給人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的，還只有做官（包括文武兩種）與讀書兩條路。（如今似已只有做官一條路）。因此，這些新途徑仍然墜落著，大家只好擠在這條傳統的狹路上，無論學什麼的人，都跑到官場中去鉤心鬥角，爲自己的威族朋友打算。但是，如果我們認清這種基於人性的向上的社會力量之不可抗性，我們便可以十分明白，除非我們作全盤而徹底的打算，一切剝肉補髓的辦法，（包括武力與裁員）決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問題不根本解決，這種局面是維持不長的。何況，我們獲取知識的活動，（這種活動又是我們不得不努力的），還在繼續不斷的製造這種向上的力量呢？

### 提高稿費（第十四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改

奉國幣三十萬至五十萬元。此啓

三七，二，六。喀如山

# 現階段的戰局總檢討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戰局現階段是個重要的關頭，全面攻勢將隨着春頭花開到來。兩方都已經拉開了弓。箭有的已經射出去了，有的還沒有離弦。三十多年的內外戰亂，血染遍了祖國的大地，一草一木都在血裏生出來還等待着血去沃養，多慘痛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好殺之念，今年的春天充滿了肅殺的秋意。看吧，遍地烽烟，搏鬥尖銳，幾百萬生靈會在這一個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毀滅。

## 西北

就是去年這個時候

三月十九日，國軍胡宗南的劉戡竟劍兩兵團打下延安，但是撲了空，並沒有擊潰共軍的主力。胡宗南這個神祕的不整將軍，居然因為延安攻下，素志得償而結婚了。(抗戰勝利時他並沒有結婚)，他該是如何興奮高興，以為從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戌守自此可以稍鬆

一口氣。那曉得當時就有晉南冀隴之區的易手，山西人諷刺他是以一隻肥牛換來了幾條雞筋。中共中央始終宣稱沒有離開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還在那裏呼喊。陝北的一條主要公路成榆路始終沒有打通，榆林曾經兩次被圍，情況嚴重。清澗一役以後，國軍開始感覺到味道不對了，於是延安外圍據點相繼放棄。而且黃河凍結期間，晉陝之間冰橋千里，來往自如，使得中共中央直接指揮的部隊，日益壯大，在國軍收復延安週年之前，他們開始反攻。宜川戰役，劉戡殉職，聽說國軍折損兩萬多人，西安震驚，全國矚目。西安電訊寥寥，更增了一般人對西北的疑慮。西安已經不安了，延安將怎樣渡過他的收復周年紀念呢？到三月十九日，兩方都會有個「去年今日與今年今日」的不同的感覺。

胡宗南是政府多年在西北培育的一防共長城，打下延安洩了氣，丟了晉南，丟了豫西，清澗宜川兩戰失敗得更慘。在河北石莊望都全軍覆沒的也是他的部隊。他的兩年來的戰績，不能不對方笑他不過是個「銀鑲鐵鑲頭」。政府教他經略西北，大量擴軍與作育幹部，不知花費了多少金錢，抗戰時期大公報王雲生先生論諸葛亮，認為諸葛亮在西北上不能利用西涼馬超，使他名列五虎上將，老死成都，是個大的失策。現在政府在西北上還有馬超嗎？早已經沒有了。傅作義已經由沙漠走向海洋，寧馬青馬雖然奉中央正朔，但是他們是否願作同紇或李克用呢，那就不知道了。民主將軍張治中，穩坐在蘭州的興隆山上與成吉思汗作伴，他對西北會有什麼辦法嗎？新疆問題也使他困惑，故也放不出去，拉也拉不回來。宣傳了很久的西北剿匪總部到現在也還是拿不出來。

## 中原

自從陳賢過河後，隴海路已經破碎不堪。河南全省縣境完整的縣不到十個。汴、鄭、洛、三大城原來還可以相通，現在共軍又已開始對洛陽進攻，突入城內，激烈巷戰，汴鄭間的鐵路也破壞了，這個中原戰火是不容易撲滅的。去年劉陳過河時，就高喊若今年渡黃河，明年渡長江。國防部長白崇禧使用國軍僅有而訓練還沒有完成的第二練兵團，算是搶護住長江，但共軍的企圖不會就此止步，軍方人士估計共軍渡江絕不敢強渡，一定是偷渡。強渡也好，偷渡也好，他如果是大部隊的戰略過江，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一)在江北根據地已經建立，過江後足以控制長江交通，不能使國軍將後路切斷；(二)在江南的地下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過江後馬上可以得到接應與籌。如果這兩個條件不成熟，他是要感到戰略過江的延緩的。國軍今年清剿華中的計劃，不僅是專為了安定華中，更重要的是在打破共軍渡江的企圖。長江並不能比黃河，更不足以依為天塹，要想在江南死守住長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要說有現代戰爭武器的時代，每一個朝代的南渡，都是等於有延性命，而最後還是完事大吉。

## 蘇魯

蘇北魯南原來都是陳毅的根據地，他有十三縱隊，二十萬左右的兵力，現在他準備從魯西、豫東、皖北、向東去重建蘇魯根據地。山東被丟後面，浦濟通車，幾個月來魯境無大戰。國軍為了增援東北，在九江漢口前堵，不如在徐州後追。總的緊動攻勢，給政府召開的民選國大添燙熱劑，丁錫山部雖然被宣佈消滅了，但蘇北戰爭正急，東台及皖境天長均一度吃緊，連水阜寧不守，陳毅倦遊歸來，想重建蘇北根據地，已開始與張雪中李默庵周旋，蘇主席王政博不得不晉京報告。政府直接治下的江蘇如此不安寧，共軍除了想回蘇北重建根據地外，也是為給國大一個臉色看。

從中原到長江，政府視為今春戰略重心的安危所在，但共軍是否也這樣看法呢？他還有他的戰略企圖，他卻不一定將重心放在這個區域裏。他是分區攻防，整體配合，原則上雖是一北邊緊打，南邊緊竄，却到處在主動的找機會尋隙蹈瑕，使國軍疲於奔命。

蘇北魯南原來都是陳毅的根據地，他有十三縱隊，二十萬左右的兵力，現在他準備從魯西、豫東、皖北、向東去重建蘇魯根據地。山東被丟後面，浦濟通車，幾個月來魯境無大戰。國軍為了增援東北，在九江漢口前堵，不如在徐州後追。總的緊

命晉京，也有北調的消息。魯省國軍兵力單薄了一些，於是魯西魯中和蘇北近來都有戰事。膠濟路西段國軍原準備於三月上旬動工搶修，以淄博之煤運濟南，共軍却沒有等待鋪軌，就又開始向膠濟四段進攻，淄川被圍，大洪磯地激戰，張店周村桓台撤守，戰事蔓延到濟南以東六十里的龍山地區。魯西定陶一帶仍在激戰，陳毅主力要想重回魯南蘇北，津浦路浦濟段還有再被破壞的可能。駐在徐州的一陸總，管轄蘇皖魯豫四省邊境，作戰對象主要是陳毅。陸總郭參謀長十三日對京滬記者團說「亟出要地，運至絕地，置於死地，乃當前撲滅共匪之良策」。陳毅過去是發誓出要地了，絕地還沒有到，死地更不知在那裏。他又說「要緊追猛趕，使他跑死餓死。」可是陳毅現在還在跑，餓死餓死不緊要待以後事實證明。

為了打破共軍的渡江企圖，要在共軍的側背上肅清華中。肅清華中，徐州仍將成為主要基地，因為中原破碎，已經沒有完整的基地。在九江漢口前堵，不如在徐州後追。總的緊

道猛猛的作戰計劃，或許是根據這種想法決定的。

### 東北

東北的危急老早已

經表面化了，儘管東北行轅封鎖消息，檢查新聞，不利的消息還是一樣的會傳出來，這就是中國的一句俗話「紙包不住火」。遼北的殺氣早已失去戰略價值，只是政府為了臉面，為了不得不對某些方面負責義上的責任，為撤退的技術問題等，不得不苦撐。所以宣傳很久的放棄吉長，始終沒有實現。共軍也看透了這一點，五次攻勢以後，就不再對吉長攻擊了，讓那兩顆死子自生自滅。在國軍這一方面，却不能讓他自己自滅，要想辦法將那兩顆死子拉回來，鄭洞國幾次視察吉長之後，終於自動撤退永吉了，共方宣傳他「克復」永吉，從這個消息裏可以看到，六十軍已經全師以還，回到長春。撤永吉的目的有沒有積極的作用，姑且不談，但是在內戰兩年中，這是國軍主動轉進第一次

的成功，多少孤立了共區的據點是沒有方法突圍的，突圍就是全軍覆沒，如永年、如聊城、如石家莊、如運城、不勝枚舉。六十軍與新七軍同在長春，糧食給養都成問題，還有那末多政府的義民，捧場紳師，將來是固守長春呢？還是再來一次主動的撤退呢？看鄭洞國有沒有第二步的做法。可慮的是四平街又告不守，吉遼間又失去了一個路腳石，共軍始終在梅河口遼源兩方面築有重兵，監視着中長路及四平街，四平據點既被拔除，長春更形孤立，那裏的國軍再想突圍轉進，恐怕比永吉還困難得多。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長春也許還要苦撐一個時期，可是攻下四平後的共軍，第二個攻擊目標，可能就是長春。

果沒有人保護春耕，佈告安民，也許還勉強可以耕作，正因為兩方面都來了保護者，春耕倒成了問題。春季攻勢可能幾百萬生靈的犧牲以外，還要饑饉了農時，使今年中國有更大的飢荒。

東北冰雪融化以後，瀋陽外圍情勢漸趨穩定，當共軍在外圍北撤時，鄉村裏留下很多佈告，說是春耕的好時候到了，要老百姓好好種田，他們也要回去從事農村生產。河北方面傳作義掃蕩香河寶也說是為了保護農民春耕，天哪！鄉村在兵荒馬亂中還能種田嗎？中國農村如

了國軍對東北一個退一步想的計劃，爭取熱河，支援東北，屏障華北，即使東北情況更險惡，也要把共軍封閉在長城線外，不教他佔領了東北，壓垮了華北。

### 華北

華北自從傅作義出

任五省聯帥後，除了淡水一次大戰外，沒有大的接觸。春節以後，他在各地掃蕩，打擊邊疆地區的非法武力，來準備春季的大規模的戰事。香河掃蕩戰中，剿總公佈的消息，消滅了共軍十四、十五兩軍分區的部隊五六個團，斃傷兩千多人，俘虜了二百多人。他比孫運璿聰明，能夠靈活運用兵力，向遼西求面的開展。這就是「一兩口、兩點、一線、一面」的說法。基於以上這個要求，熱河的戰略地位更加重要了，政府以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指揮冀熱遼邊區軍事兼主熱河省政，一方面是給東北華北兩戰區打上一個破綻，另一方面他打通經綏交通，擴展關內外走廊，增加北寧線的一個輔助綫。范氏十五日在熱河就職，當天就又隨李宗仁主任飛回北平，日內即轉赴錦州指揮軍事。他這樣來去匆匆，說明

時，就宣佈無條件服從傅總司令，一個月來天在研究着軍政配合方案。另外冀平津自三月一日起在煤礦津浦中加徵自衛特捐，廣籌地方截亂經費，華北如此此的作戰及經濟體系，一部分人自信這是最後的有效的辦法，楚濤春曾經表示，孫啟魯先生不搞了，可以交給我，我要不搞了，就無人可交，只有交給共產黨。所以省府在改組時，地方上會對人事表示意見，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過去，大家在看這位出自閩錫山部下的將軍對河北有什麼辦法。

看情形在軍政配合上，一時沒有問題，至於在純軍事方面，傅作義也有他的嚴密部署，平綏平保均有重兵，以騎兵巡邏兩側，步兵堅守核心及幹線，竭力在平津保三角地區用王鳳崗作成一個「活眼」。他担心中東北壓力的到來，他也顧着察綏後方的空虛。但是在今年春季中全國各地戰場上比較着看，傅作義還算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地區。河北現在雖然沒有達到察綏的小康局面，在傅楚兩位算盤打的精的將軍主持下，不能不說較前穩定，所以最近傅氏

度。此事值得注意。現在整個的戰事情勢是這樣：東北方面，遼西走廊始終未徹底打通，營口又失陷，國軍陸海補給均被截斷。二十萬以上的大軍，作戰所需物資，純賴空中補給，消耗之大，難以想像。四千永吉之失守，使這個三角區域的互援形勢不存在，長春成了絕境孤軍，如何堅守下去，是一個謎。對方現在是全線主動，運用自如，目前似乎停止南攻瀋陽，北上合圍長春。這兩天長春的戰訊，突然沉寂起來。華中各戰場方面，豫鄂皖邊境的圍剿，極其成功，對五月渡江的根據地，不能鞏固建立。最近洛陽之戰，陳毅分兵乘虛撲濟南，攻蘇北，都是用圍魏救趙法解救劉伯承的頹勢。這一軍機相當成功，國軍的部署又被擾亂了。

軍方的看法是這樣：濟南可保無虞。惟自范漢傑兵圍北平後，魯省國軍不能保持優勢兵力，陳毅分兵回冀，沂蒙大寨的再建立，魯境局勢的改變，哈羅遜免職，將要付之流水了。蘇北雖然激戰方聞，其

(上接十一頁)

可能。此次會議，陳誠未出席，值得注意。衆信參謀總長易人，當在行憲新政府成立時。何應欽將軍已啓程返國，並否認親選副總統。渠將出師軍機，乃必然之事。問題在於名義。一說仍為現在體制之參謀總長，而國防部改組，參謀總長直向部長負責。關於此一問題，立法院前曾否決現在參謀總長直向主席負責之制

(下接十二頁)

# 國大、政局、戰局

## 國大景色

(觀察南京通信)

國大代表報到，已經於本月十八日開始。現在各地代表，紛至沓來，日有數起。國大季節又降臨了。市政措施，一切都向國大着眼。除了兩大秘書處特約的旅館餐廳早已掛起引人注目的招貼外，各種商店，也都準備優待國大代表之類的廣告。對於蕭條的南京市面，國大們之來臨，宛如打一針繁榮的興奮劑。

每一代表月領津費一千四百四十萬，宿費九百萬，如果會期超過一月，再行補發。另外每人辦公費一千元(暫定)。旅費開達四千萬。當然，代表們自己也要帶錢來南京零花的。各省市地方當局，照例要致送一點敬意，其名亦為旅費。上屆制憲大會時，某省當局曾創最高峯，每位代表致送三千萬。今年的法幣更不值錢，平均每位代表從當地獲得一億的路費，不能算是高的估計。至於縣政府的敬意，可以不必估計數字。到會

的代表，據估計將達兩千五百人，每人所領得的路費公費及地方當局敬意等，暫以二億計，合共五千萬。這批來自偏僻小縣的貴客，既到首都，免不了要購置一番，應酬一番。這五千萬法幣投進南京的消費市場，一般物價要高跳若干倍，等四月的事實來證明吧。

不過今年的國大，和大選時情形一樣，在民間的反映上是相當冷淡的。前年的國大，還曾經引起若干興奮。有解釋是生活使人們麻木，這話不能算錯。不要說民間，就拿新聞報紙來說，前年國大前的各種報導，緊張熱烈而豐富。但現在的報上，是如何貧乏和敷衍其事。報選是這幾家報，人也大致是這些人。為什麼前後判然有天淵之別呢！

按照法定國大代表總人數，應有三千數百人。到會者估計有二千五百人，實到的可能五六百代表，包括作戰區域新疆和西藏。這意味著時局是如何的嚴重

## 褚光明

### 政治動態

在美國，大總統的

選舉是最熱鬧的政治季節。新大總統產生後，整個的政治局勢要為之一變。因為新總統是代表另一政黨執行新國策。可是今天中國的情形則不然。由主席制改為總統制，執政的還是國民黨，民青兩黨祇能算是參政。至於國策，依然是一個——戡亂建國。在這種情形下，政局不會有變更。充其量，政府內人事有一番變更而已。

國民黨中執會臨時大會定二十八日召開。第一個辯題是決定總統副總統提名方式。現在有兩種意見在爭執。一種主張自由競選。總統副總統提名，依照選舉法，由國代一百人簽署提名。另一意見主張政黨提名方式，由黨決定人選，再發動黨員簽署提名。這一爭執的焦點在副總統而不在于總統。大總統提名方式是主席制，不問提名方式如何，可是副總統的候選人很多。在大會堂內有把握活動多數的主張簽

署提名，自由競選。沒有把握的主張先由政黨提名，利用黨的力量來支持。提名方式決定後，接上第二個辯題是副總統候選人的人選。孫科當然是候選人之一，李宗仁也是候選人，聲勢很盛。于右任，程潛，何應欽均將參加。據說蔣主席有意支持何氏。如果簽署提名，李宗仁希望最大。如果先由黨提名，孫科，何應欽等估便利。不過李氏已公開表示，即使黨不提名，他也要照選舉法規，聯絡一百名代表簽署提名競選。臨中會的第一個辯題是五院正副院長和部會長的人選。因為蔣主席當選大總統後，就要提出行政、司法和考試三院正副院長人選。這批人選，先交黨來決定。至於立法監察兩院正副院長，雖由立法監察互選，而黨也須先決定人選，再發動黨員簽署提名去投票。現在臨中會雖未開，院長人選，大體上可以推測出來的：最重要的行政院，張羣可能蟬聯。立法院非孫科即陳立夫。吳鐵城與張君勱亦有可能。司察兩院不甚重要。考賢和監也無非是數傳賢、會琦、于右任、鄒魯、王雲

五、邵力子等而已。會上亦將討論下列問題：(一)副總統能否兼立法院長，因為憲法上無明文規定可或不可。(二)立法院多數派能否按英國例，出組政院。因為憲法雖規定立委不得兼官吏，但可以授意大法官來解釋憲法，規定立委可兼政務官而不可兼事務官。(三)軍政人事。(四)黨團員登記問題。

有一個問題可能成為臨中全會的議題。蔣國代與中央提名人之爭，最近雖從中常會決定分任法，兩方面各做一半任期。不過雙方對這個辦法都不同意。簽署國代表示開幕典禮時全體去參加，不承認什麼一半不一半。如果廿八日前真不能解決這一糾紛，臨中全會必須要討論一個辦法，用黨的力量去解決。

另一個政治要聞是張羣院長久病未愈。自上月中旬和諸醫忽一陣之後，張氏病狀，閉門靜養。病况究竟如何？杳無消息。有人相信，這個古怪的病，可能影響張氏未來的組閣。

近二週來蘇北戰事，南吃緊。在東北，永吉撤守，四平淪陷。共軍有圍攻長春之勢。這一連串的戰事變化，是不是共軍的戰略性的攻勢，存心給國大看看顏色呢？照理說，在全國民意代表之前，政府應該力爭一二處軍事上的顯著勝利，藉代表之口，鼓勵民心，退一步說，也要力求各戰場的穩定，讓大會在安定的空氣中進行。否則，在會期中，吃了敗仗，或喪失一兩座名城，這將使代表驚心，國大減色。華中區綏靖會議之召開，除了檢討戰略的目的之外，不妨加一個戰略的目的，就是華中各戰場加緊防範，以免有破壞大會情調的事發生。

## 戰局的變化

這次華中綏靖會議所討論的主題，是總體戰方案，內容已經透露，嗣後各級靖司令官有保薦縣長專員之權，有監督黨務之權，黨政軍一元化，換言之，華中八省實行澈底的戰時體制，防止五月渡江之說。這個會議和國大先後召開，確實是個意味深長的對照。接續會議決定華中總指揮部設立，先設八省綏靖主任。人選以顧祝同呼聲最高，日來忽傳張發奎有出任



# 瀋陽春秋

##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春寒驟至，瀋陽在驚風中拖過了漫長的嚴冬，如今又陷在冰雪消融的泥淖中了。熙攘的人羣，爲了一天兩頓的高梁米，每日在泥濘的街道上爭着，打發着度日如年的歲月。

這兩天在謠傳水吉撤退，四平裏守的當兒，瀋陽更加添了無言的春愁。空中運來的幾千袋麵粉，能疏浚一下它經濟的枯竭嗎？春意如許，愁雲片片，有多少人在走不盡的泥淖中困惑發呆，懷疑着今天已面臨到窮途末日啊！

國軍在東北成了被動的局勢後，瀋陽便一直爬在全國物價的頂巔。舊年過後，戰局未見好轉，龐大的軍費，端賴發鈔維持，加之共軍聲勢一猖獗，一迭陷名城，國軍控制地區愈益狹小，瀋陽一地，便成了流通券的囤積庫。所以漲風凶猛，毫無收斂跡象。目前東北流通券的購買力，已降到了最孫子輩的價值。去年今日，流通券三千元，能買一百五十斤高梁米，現在買不到一斤。一年

間其價值減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流通券的發行額，我們雖不知曉，但數字數字。在銀行一串串文數字。在銀行貸款停止辦法實施後，不會給癱瘓了的各商號催命的當頭一棒。東北各地，以市場籌碼缺乏，銀根抽緊，工商活動大爲困難，各商號經濟周轉已漸呈支離甚至銀行的付款，往往都以本票代替。局勢不定，更容易給權貴奸商造機會，使他們能大肆搜括，驅巨資入關。據估計，舊年後進關的流通券，在一千五百億以上。但是銀根抽緊的時期愈長，放鬆後物價的刺激便越猛烈。千元流通券發行未及兩月，而財庫又空，二千圓流通券的大鈔，便及時而出，馳騁市場，所向披靡，雖然瀋陽中央負責人說是爲「適應市場需要而發行」，適應市場需要而發行，現銀根則緊，頭寸有限，談不到刺激物價。一但他的话，依然阻擋不住暫時歇息的物價，如脫韁野馬般的奔馳。

東北勢如螽斯卵的危局。他沉默寡言，滿想改變國軍挨打退讓的被动戰略，然而希望的事實時常居於相對的兩極。范兵團浩浩蕩蕩殺出關來，本是負打通關內外輸血線任務的，以復蘇聯所趨，范兵團的使命，併成了守衛錦州、錦州等幾個據點。瀋陽外圍的危急未減，遼北戰場陰雲密布，月初共軍主力自遼西北移，進攻四平，在四平慘遭三劫的時候，遼西暫時的鬆弛，給本地報紙以誇大其辭的機會。一收復打虎山溝(「不日打通平瀋線」)，這些春夢，竟成了本地報的頭號標題。使沉默的劇匪總部，次日更正此說之不確。但神經過敏的人錯打了算盤，又眼看麵粉紙烟每日自天而降，所以物價暫時轉疲，然而一般人既不失却了購買力，囤積戶還唯恐賺得少，因之積成一時有行無市的情形。

匯兌限制放寬後，流通券的大量入關，不但影響平津物價的高漲，且造成了瀋陽市場的

荒涼。太原街一帶的商店，生意清冷，支撐一天，連最低限度的開銷掙不回來。遛關者日來，買賣衣物的很多，但是價錢難低，買的人極少。據說目前的局面再這樣拖下去，有一萬家商店將要閉門。(三月二日東北民報)這幾天隨着遼北戰事的失利，及二千元流通券的問市，物價一日三跳。金子黑市每錢由二十四萬漲到三十萬，麵粉每袋由二十六萬漲到三十七萬，高梁米每斤由三千漲到四千五六，活命不易，街頭時見餓殍。豆餅成了窮人的主要糧食。鐵西、皇姑區一帶，搶糧的街頭劇又時常出演。在這種饑饉交迫的煎熬中，白晝搶案，層出不窮。年月不思，成了一切反常現象的解說。僅這半月以來，就發生了六起圖財害命的搶案。每件案子的損失，都是動輒數千元流通券。本月三日，有一少校軍需鄧永祥家被搶，損失了十三兩金子，及皮大衣毛毯多件。五日又有少校軍需張文義、上尉軍需王向榮家遭匪光顧。計張家損失金元費九個，金鑰子五支，金項鍊一條，金葉子十年的呼聲很高，但是沒

人想到如何去爭取青年人的心靈。

董文琦氏的重長潘市，並不能一新怨天嗟地的人民的耳目，因爲沒有人能給四面楚歌的瀋陽造出奇跡。政府換來換去的搬弄坐位，也不過自憐憫人，越擺越亂而已。董氏一日就任時報告他的施政方針，也不出一般官腔老套。十四日全市清查戶口，鳴放汽笛，臨時戒嚴，在行動上可說是空前壯舉，然而說到有何意義，就只有令人搖頭了。

東北民眾請願團的代表們，在南京會見了最高當局和幾位政府首領，似乎功德圓滿的北歸了。實際收復如何呢？只不過是請法幣出關，確立了一下流通券與法幣一與十的比值，而拿到一張增派援軍出關的難以兌現的空白支票而已。東北條條的長，瀋、錦三點孤立的局勢，能因道符咒而改觀嗎？真是天知道！

瀋陽的嚴冬已過，春天的氣息，隨着物價的漲視一湧而至。但是在泥淖中爲「高梁米」而奔命的人們，仍是堆滿了一臉的愁容，春天並不能給他們以生機。一天已過，春天在那裏呢？(三月十五日寄)

### 結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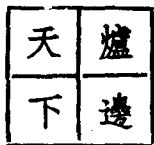
今天的情勢是這樣：政治上，任何好的方案或法令，都祇產生弊端而不發生效果。經濟上，物價上漲的週期愈來愈短，由三個月上漲一倍，逐漸縮短到十天上漲一倍了。什麼改革幣制、救濟特捐、平抑物價等等高調，唱了又唱，不起作用。米價日日上漲，青黃不接的季節快到。去年五月全國普遍的米潮，今年不會重演；人們不敢想像。軍事上彷彿草原野火，撲了這邊，那邊又起。這樣的局勢，太嚴重了。遼東大地，遍地烽煙，一片哀鴻。這個局勢太嚴重了。

行憲的國大在這種環境下召開了，代表們認清了時局的嚴重性嗎？體察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嗎？今天需要解決問題，拖不下去了。

### 歡迎定閱

(上接第十頁)

目的(爲牽制徐州國軍應援山東，一爲吸引皖北國軍東援，減輕豫皖區共軍所受壓力。國軍在蘇北控制了重要據點，佔據優勢，共軍一時雖有大作爲。



# 拆爐話北美

費孝通

前天我們拆了爐子，學校裏月初就停了暖氣，那幾天太陽好，真像是春暖時節。爐子一拆，這幾天却又變了氣候，尤其是早晚，披了厚棉袍還覺得寒。爐子是拆早了些。可是爐子既已拆了，我這欄「爐邊天下」一應結束了。這名目是去年秋末裝爐子時想起的，取意於閒談無禁之旨。爐子本來是象徵冬天的溫暖，緊張裏的閒散。雖知道時過境遷，那裏是這回事。十多年前宿舍裏的生活真是可說不知輕重，水汀開足了，太熱時就打開窗子讓冷風來調節溫度。現在，爲了要省煤，提心吊膽地不敢多加，可是一轉眼，爐子滅了，又得費柴，冒濃煙，忙着引火。在一切勞作都自己動手的小家庭裏，這一類被認爲重頭的粗工，做丈夫的怎能不承當下來。有了爐子就沒有閒了，尤其是毫無經驗的南方生客，有時竟可以一天生三次火。忙了不算，更會給人笑話。——有閒的時代原本過去了，一分勞作一分享受，大概已將成爲普遍的事實。

「爐邊天下」總算寫了十篇，除了過舊年時停了兩周，差不多每周都有爽約（有兩篇是編者的意思被提到專論裏去的），尙可自慰。從冷仗說起沒有以熱戰告終，還算是幸事。如果爐子再不拆，那就難說了。中央社的電訊裏不是傳着美國那些磨拳擦掌的議員們已在爲宣戰日期賭博了麼？其實「Boer」原是老美的口頭禪，算不得是認真的。至於「說老實話」的貝爾諾斯的預言，大概和他「老實」的程度一樣的不太可靠。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熱戰的可能性却也有危險。我最近又把 Carr 的 *Conditions of Peace* 看了一遍，他就說：在沒有比戰爭更能保障充分就業的辦法時，戰爭還是最容易用來維持經濟繁榮的方法。（原書被人借走了，大意是如此。）這樣說來，美國人中想用這方法來拖延不景氣的影響也不是無因的狂妄了。我們這些學生們，見了血會發抖，自顧想天下有一種生意會叫「戰爭」。你看希臘，美國明知雅典處處敗無能，軍火運去了一轉手會成變方的炮火，但是還是幾億幾億的送去，這除了「生意經」之外還能有什麼解釋？戰場是最有效的消費場合。很有人認爲美國想開拓市場必需世界繁榮，換過來說，要等世界繁榮了美國才有市場，那對美國商人真等於是一句「休想有市場」的謊語了。美國商人心

裏暗笑，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你不肯消費，我逼你消費，怎麼成呢？曰：「戰事」。

有人說，這種生意經美國是不上算的。飛機坦克運到了戰場上去，借了別人的手，銷毀了，能得到些什麼呢？這想法自是真理，無奈做生意的人大可不必要考慮這問題。飛機坦克固然可以是美國白送給別國的，但是却並非製造軍火的工廠白送的人情，而是美國政府拿了錢向工廠定了貨，然後送人的。政府的錢是美國老百姓的，它是讓他人之慨。拿老百姓的錢，定造軍火，送到國外去，讓別人賠上一些性命，替他消耗，那是政府的事。這樣說，美國老百姓不是傻子麼？也不盡然。軍火工廠有生意做，老闆們固然是大頭，在工廠裏做工的，職業也有了保障。他們拿了工資，可以買鞋子穿，買電氣冰箱和汽車，鞋廠，電氣冰箱工廠，汽車廠有了顧主，可以繼續製造，這些工廠裏的工人又可以拿了工資買別的東西，這樣推出去，使國內的經濟維持住了，死幾個巴爾幹的小鬼，或是東方黃皮膚的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美國老百姓也並不是沒有看到這種殘酷的生意經的。他們可以說，除了戰爭還有其他不殘酷的辦法的呀。於是主戰陣線裏有一「冷仗」的勇士們出現了，「老實話」一類的警報出現了，把世界鬧得亂烘烘，眼花撩亂，其辨是非，真好像紐約都朝不保夕，連朋友們要寄存些東西都不敢收了。老美是相當天真、世故不深的孩子，這樣有系統的「嚇唬，要冷靜想一想也沒有機會了。

這裏有個限度，如果冷仗變成熱戰，要老美自己賠上性命時，情形却不同了。真所謂「弄假成真」一時，毀滅之神不見得會避免這繁榮的新大陸。這個危險慢慢地走入了普通美國老百姓的心頭。他們担心的是一個「原子彈的秘密究竟洩露了沒有？」「老蘇什麼時候也會造原子彈？」在冷仗階段快告終，熱戰像箭在弦上時，「戰爭還是和平」這個問題還是會被提出來的。當我將結束這「爐邊天下」時，却正面臨這個關頭了。這樣說來，我這爐子也的確拆得太早了一刻。

繁榮是美國人民大家要維持的，不景氣是美國人民大家怕的。但是用戰爭手段來維持繁榮和避免不景氣却並

不是一致同意的，尤其是要美國出兵，原子彈可能落到美國境內的戰爭却有很多人反對的。在這一個問題上，有一條分界可以畫得出來。如果美國還要保持它的民主政治，這樣大事自然應該讓老百姓投一次票，看看主張和平的人多還是主張戰爭的人多。但是用這個爭執去投票却不能利用原有的政黨機構，因爲這是美國政治制度，人民投票的對象是政黨所推出來的候選人。美國現存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操縱在大企業的老闆手裏，他們在求戰政策上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同時兩黨所控制的選民中却又都有很大的數目不願意真的展開戰爭的。於是這兩黨也不能明目張膽的說要的是戰爭，大家也知道，任何那一黨執了都是一樣，不會真心求和平。如果本年底的選舉依舊在傳統的兩黨形式中去舉行，最可能的結果是很多人不去參加，結果是主戰派在任何情形中都會得到勝利。

華萊士的宣布說選是一個轉機。我在爐邊已談過這件事。但是那時報導不詳，加以在大企業利益管轄下的新聞鐵幕之外自難推測華萊士的實力，所以當時我祇能說到這一件事的道德意味。一個多月來，我們知道的情形已多了一些。朱啓平先生有力的報導了紐約勃朗克斯的選情議員亨寧，更在 *New York* 雜誌上讀到了一篇 P.A.C. 副主席給該刊編者的長信，芝加哥六百多 P.A.C. 代表大會的情形也在其他雜誌上發表，一切都指出華萊士第三黨運動絕非空中樓閣。我是一向不願低估美國進步勢力的，更不願因爲現在美國政府所行的政策違反世界人民和平願望，而一口咬定美國人民全是戰爭販子。進步勢力缺乏組織，沒有作政治鬥爭的既成機構是事實。但是祇要美國不放棄以選舉票決定政權所屬，進步勢力靠他人數的龐大還是有拍頭的希望。而且我認爲，別人說我幻想也不妨，祇有美國政治走上進步路線，世界的和平才有保障。我固不敢預言，美國大選將是勃朗克斯的再版，但是華萊士的力量已經成爲主戰派的勁敵，却是不易否認的事實了。

在華萊士勢力明顯化的過程裏，有幾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杜魯門的左右失據，第二是麥克阿瑟的宣布競選。

在民主黨的陣線裏原來包含着兩個矛盾的勢力，一是北部的勞工，一是南部的地主。羅斯福曾經想打破這矛盾，有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中曾親自支持若干進步份子作民主黨候選競選人，但是結果他失敗了。南方民主黨保守力量雄厚逼得他不能不讓步，在上屆大選中用了杜魯門作副總統以便向他們妥協。杜魯門是南方人，依理一定能得到保守勢力的擁護的了。他把這個勢力打入了自己的資本裏

，而覺得可能反對他的是北部的勞工。因之，他在這方面用功夫，尤其是華萊士躍躍欲試時，他不能不先下一兩隻棋子。第一是他對反罷工的勞動法案做了一次否決的姿態，第二是提出他反對種族歧視的法案。第一隻棋子原是姿態，改變不了勞工對他的怨怒，目前大規模的罷工已經開始，要和這法案正面衝突了。第二隻棋子固然可以討好占選民十分之一的黑黨，但是積極作用沒有見，南部的保守勢力却已向他示威了。當他宣布參加競選時，北卡州的民主黨就表示不予保護，據說還有二州可能要作同樣的表示。杜魯門偷雞未著先賠了一把米。勃勒克斯的黑人依舊投華萊士所支持的議員的票。——杜魯門想以小讓步去爭取進步勢力的路線是得不償失的。

在華萊士競選之初評論者很多認為這是民主黨的分裂，結果將要給共和黨收漁翁之利。這是假定共和黨的舉眾不會去支持華萊士的。這種看法是把傳統政黨分界估計得太高了一些。共和黨的部下原來也有矛盾，北部的大企業家和南部的黑人和平民利益並不一致。華萊士並不以民主黨的老招牌來競選，不難吸引南部的進步勢力。如果他以第三黨的根基，提出和平綱領，把原有兩黨的下層選民奪了去，反而形成了平民勢力的大團結，和企業勢力的分裂了，（企業勢力還是分在兩黨中的），在策略上他反而得到了優勢。這一個可能顯然已逐漸被企業利益所發覺了。怎樣應付呢？團結對團結，組織對組織。這是說，華萊士既然抬出和平和戰爭的爭點，主戰的也不能避免接受這挑戰，而鞏固自己的陣線了。麥克阿瑟的宣布參加競選可以看作美國大選的第二個轉變。

形式是決定於內容的。美國社會中經濟利益的分化已映出了原有從南北戰爭中形成的政黨形式。這形式是必然要變的了。華萊士先走了一步，保守勢力跟着不能不走一步。保守勢力本來打算用政黨傳統形式來分裂進步勢力，一旦事實上證明已分裂不了時，自身却受了傳統形式的分裂了。那時，他們也不能不跟着拋棄傳統形式了。我這樣說，並不包含這過程要占去多少時間的問題，在時間上說，我不敢預測，我祇指出這過程的推演和它的方向。在這個角度看去，麥克阿瑟的競選是富有意義的了。

麥克阿瑟將在共和黨競選候選人資格。但是他和共和黨在共和黨真誠爭候選人不同，杜威、司徒森、塔虎脫、華倫、都是老黨員，和共和黨的關係深。民主黨裏的保守勢力，為了黨見不會拋棄杜魯門而去支持他們。麥克阿瑟却原本是個超黨的將軍，他可以保守勢力團結的象徵。共和黨想競選的人對於戰爭一項還是吞吞吐吐不敢直

說，甚至可能為了爭取黨內的團結，和杜魯門一般來一個不三不四的「戰爭以外的反蘇主義」，那是不夠團結保守勢力的。麥克阿瑟是乾脆的主戰。將軍的頭銜，日本的記錄，保證他必然會為大企業家做到百分之十的經紀人。他才夠得上做美國的一匹吉爾。

為了要造成麥克阿瑟的聲色，遠東問題在華府開始鬧得有聲有色了。我曾在這「爐邊天下」中一再說，要分析美國政治動向不要忘記這是選舉年。為什麼北韓政府會在新聞中成立了政府？為什麼這樣多要人僕僕太平洋上，連久已僵化的對華政策變成了頭條新聞？為什麼保守勢力的智囊基南，到東京討論全般軍略？為什麼在援華辯論中沒有到過中國的參帥發表意見？這是造形勢。麥克阿瑟的名字要在這一連串的「老實話」中打入美國選民的心中，使他們覺得非此英雄不出，美國人民將無憾了。

遠東在今後半年中必然會多事，遠東多事是麥克阿瑟的政治資本。以戰爭來競選的自然必須把戰爭烘托得活龍活現。如果弄假成真，最好沒有了。戰爭一發生，麥克阿瑟入主白宮機會是太穩了。議員們為戰爭打賭不過是表示如果戰爭不來，和平可能就在轉角處。美國人民如果選擇和平，麥克阿瑟所代表的保守勢力也岌岌可危了。

「爐邊天下」就在這戰爭還是和平的關頭結束了。我感謝「觀察」的編者給我不少的篇幅；如果在這些篇幅中曾帶給讀者許多不愉快的心情，浪費了讀者寶貴的周末，讓我在此一併表示歉意。三月十九日於 濟華勝因院

兩廣考銓處來函

頃閱貴刊四卷三期二頁所載讀者郭鉅經、楊承懋、袁文靜等投書一則，對本處辦理備用人員登記情形，實未盡明晰。查本處以往審查備用人員登記案件，除查歷證件核有疑義須向有關機關行查俟准復後始能辦理外，大都於兩個月內審查完竣，發還證件。惟查郭鉅經、楊承懋、袁文靜等，係於廿六年六月廿七日填表申請登記，原文所云六月初旬，殊與事實不符。復查郭鉅經、楊承懋表填廿四年七月在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畢業，袁文靜表填廿六年六月在私立廣州大學文學院經濟系畢業，均未畢業證書，所繳原校畢業證明公函或畢業證明書，以其畢業資格已否奉教育部核准，無從稽考。（本處過去審查備用人員登記案，學歷歷證件經行查結果時，有發現偽造情事，均依法向當地司法機關告發。）依例檢同證件向教育部行查，並於廿六年十月九日及本年二月廿四日先後以兩禮登字第一三六九七號及禮登字第一八六三號代電

復催各在卷。如郭鉅經等確急原歷證件應用，自可查明原因，請求發還，本處當予照辦。其向教育部行查未復之證件，未能同時發還，亦可於批內敘明，相應將郭鉅經等聲請備用人員登記案辦理情形，函請查照，以明真相。此致觀察社 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上接十五頁）却用不着誰去故意造作。演得太多了正是造作得太多了，這是和現實生活背道而馳的。演得太多所以並不等於演得太好，就為的虛偽造作出來的東西終究不能動人。我們只對可能的東西感覺興趣，藝術創造上的一切原理都不外是從這出發的引申。

（上接十六頁）老百姓最可恨的，日本鬼子之奴化東北是老百姓最難忍的，偏不利用這種心理。尤其東北富，不像關內那樣窮，共產黨也不好弄，偏不找這種缺點，坐失人心，叫老百姓看着走頭無路，人心思亡。須知共產黨之彌縫道、埋地雷、丟炸彈、並不是他帶來的，而是老百姓替他辦的。共產黨在東北沒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產黨沒有槍，是中央幹不好送給他的槍，甚而還有偷賣給他的槍。共產黨沒有人材，是中央不要的材材。人心歸服，還不收拾人心。只靠自己關，不同百姓活不活。東北一月不保，是自己丟的東北，那是共產黨戰勝了東北？

接收之際，大公報對東北接收有兩句話：「要把東北看作是一同接收的人，不要看作被接收的」。話不投機，糟到現在。政府才道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時候，大精東北的耆老張作相酒筵款待，夾道歡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比如婦人病危，快轉嫁人來，別說傷害死的，事到如今，他們也沒好辦法，可是死馬還得當好馬醫，總希望不退出東北的好。不然共產黨與蘇聯接成一氣，惹起世界大問題，九一八為什麼，七七事變為什麼，白俄之戰為什麼，中日之戰為什麼，美蘇不合為什麼？我們不能辭其咎。

總之，東北是中國的東北，也不是東北人的東北，更不是那一家人的東北。早要尊重中山先生的一天下為公一聲幾句話，何至有今日，更何至有今日如此之糟！我們還不們心自問嗎？



# 契訶夫斷想

徐中玉

契訶夫不喜歡冗長的解釋和爭辯。他永遠保持沉默，非到給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了一個清楚明瞭的界說的時候，他是不開口的。可是，一開口發表意見，他的句子就必是簡潔的、切題的、肯定的。等到他滿臉泛著微笑，把意見一說完時，他馬上就又退入沉默之中去了。

這真是一個多麼可愛的——文雅、樸實、聰明的人物！一個人為要學得聰明就不得不付出一筆代價，這代價在發表上就是要能夠保持着適當的沉默。沒有一個噤舌的人不是真正愚蠢的，因為除了噤舌，他就沒有時間去做別的了，而聰明，却顯然是要實質在在作為一番才能學到的。

天才就是長久的忍耐，沉默便是忍耐的表現。我們都知道要說出一點有價值的東西是多麼困難，但要禁止我們說出一句毫無價值的話不是同樣地困難麼？

沉默也就是一種抗議，一種驕傲，而這是需要有勇氣和智識來支持的。你不要以為沉默的人在他們身體裏幾乎一切都已悄悄地停住了，沉默正是一種最緊張的活動，不過表現的方式有點特殊吧了。沒有一個仇人比沉默的仇人更可怕更應該提防，因為他正是要在幾千種復仇的方法中默想出其中最酷烈的一種，而這又是於他自己最滿意最安全的。同樣的，你如果能沉默地靜聽着對方的論調，於是你就可以從一絲不漏的了解中，去選擇徹底擊潰他的言詞，或給他指出什麼才是他的真正精采所在了。沉默和麻木不同，和啞巴也不同，它是一種準備的工作，沉默的目的就在於要「不沉默」得更有力量，更好。契訶夫因為能夠保持着沉默，所以他的句子就能是簡潔的、切題的、肯定的了，所以他也就常常滿臉泛出智慧的笑容來了。

簡潔的語言是有意志力的表現，凡有意志力的作家莫不有保持適當的沉默的能力。沉默的確是一種能力——並且是洞察一切的能力，我甚至還願意它是天才和勇敢與堅決的最好標誌了。

## 二

丹欽柯說：只有生活在某一角落中，就是說，只有生活在知識分子最廣的圈中，生活在夢想着較好的生活的人羣中，生活在被這無趣味的生命所吮吸了的人們中間，生活在生活之惰性中間，生活在既不能掙脫生活之粗劣與單調又不能不使他們的靈魂在最舒適最單純的角落裏受不正義的壓迫的人們中間，才能愛契訶夫，才能認為契訶夫是屬於他自己的作家，才能覺得契訶夫和自己密切得難以令人置信。他之和這些人密切，不是像一個抽象的詩人，而是像我們走在我們當中的自己，好像他並不比我們高一寸！他所愛的正是我們所愛的，他和我們一齊發笑，一齊大笑，他不是永遠比我們深，而是比我們還，更眼光銳利；他又像有一個偉大的天才，能把我們的罪過與夢想，揭示給我們。

的確，像契訶夫這一類的作家，所以在一般的讀者羣中能獲得親切的愛戴，最重要的緣由，就在於他的一言一動一舉一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並且是用着深情的眼睛注視着我們的希望和夢想之可能實現的方向而說着和轉動的。他自然都要比我們高明——就是說深遠些，可是他說話的調子總是那樣親熱，他總能從我們的地位上來着想，他雖然比我們都要高大，却是始終跟我們同在一起的。在忍受着不正義的壓迫的人們中間，他送來了溫暖的同情，他用微笑來鞏固我們生活下去的信心，彷彿在說，這樣的困難真是無法可想，但我們總是要活下去的好，好，那麼讓我們重新開始，重新期待着吧。契訶夫真是體貼入微的，他順着我們所想的做去，可是在結局上却不知不覺提高了我們，振奮了我們。他的嘲笑甚至也是如此合時的，因為那是多麼溫和，却又骨子裏十分嚴厲，使你不能不在跟着打過哈哈之後虛心反省一下，就像被多年的老朋友懇切地罵了一頓一樣。

每一個作家都希望有許多讀者去追從，却很少想到怎樣才能真正去領導他們。除了愛，作家們還有什麼更可靠的力呢？如果你先不愛讀者，不關切他們的苦惱，你又怎能使他們來走近你，如果他們不走近你又怎能希望他們會來追從呢？若是慈愛的父母，那麼雖然責打也仍可以緊緊地扣住兒女的心，若是真心的朋友，那麼就在一時鬧翻了仍可以和好勝過起初。何況不過是在白紙與供給一些黑字的漠不相識的作者？作家越是神氣活現，兩指氣使，便越不會被讀者們放在眼裏，因為你就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裏。作家自然最理想的要有深遠造詣，但若他始終不以讀

者為意，老是忽略讀者的感情，那麼他的一切愉快和發展就終於都要落空了。

所以官僚雖然也有能文的，却是只擅於叩頭或做戲的倡優，決沒有成為真正作家的可能。

## 三

契訶夫每在坐下來提筆實地寫作之前，先要化費很大的時間去準備材料。他面前有一本厚厚的筆記簿，凡是經過什麼地方，或者在讀什麼書的時候，忽然想到了獨立立的句子，只要對他的物性性格合適的，他就都把它們記在裏邊。等到簿子裏聚集的詳細節目夠了充分的數目，在他就認為可以從這些句子上邊構造角色了，再等到他把每一幕特有的情調找到，然後，他才開始按着順序一幕一幕的寫下去。戲中的人物，這個時候已經在他的心中完全確定了，即使這齣戲往下寫到底，讓他在信封上說，這些人物也都保持不變。他不相信一齣戲是可以有許多事件硬湊起來的，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小心地避免。劇中的故事往下逐漸發展，恰如現實生活在這種期間慢慢發展的情形一樣，慢慢地，慢得有些教人厭，也教人看不出有一點邏輯的痕跡。人類的活動，常是受偶然事件影響的，人們一點也不給自己的生活自行起建什麼東西。人類就像下棋的賭注一樣握在看不見的賭徒的手中。荒謬的與同情的，高貴的與無價值的，聰明的與愚蠢的，一切全都交織在一起，成了一個特別戲劇共鳴的形式，變成了人類聲音與外在聲音的和聲，有時聽見四弦琴聲，有時聽見一個帶着七絃琴沿街歌唱的婦人，又有些時候，可以聽見風把煙囪吹倒的聲音，又有，別處傳來的火警。（丹欽柯）

對於契訶夫的寫作過程，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敘述。這真把契訶夫的苦心經營，他的現實主義，以及對於生活的看法都告訴給我們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許最公道的批評者真就是作家們自己。因為在一般人眼裏，一切彷彿不都是現成安貼，並無什麼難於領取的痕跡存在那些大作裏麼？大作家們在他們那些黯然無光的日子裏，所經歷過的失敗和灰心，痛苦和追索，在不受之夜的忡忡心跳，以及他們為要造成這種現成安貼而遭受到的一切所有阻厄與危難，往往在讀者心裏不過得來個容易之感吧了。他們想像不出要造成這種現成安貼的境界，是需要那麼多的力氣，原來這中間也得要去爭取，要去革命的！契訶夫總感覺一般的演員們是「演得太多了」，以為「如果他們再演得像現實生活一點就好了」。現實生活在藝術作品裏可以有適當的剪裁與整理，（下接十四頁）

# 文 觀 摘 察

## 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

原作者：錢邦楷

原刊處：二月十九日青島時報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讀者劉允慶先生自青島寄來的。劉先生本人剛從瀋陽出來，他讀這篇文章自然格外能夠體味。他信上說，本文所言，一針針見血，句句是實。他要求本刊轉載，我們接受他的要求，摘載如左。我們願意向讀者表示：我們精力有限，事實上無法讀到全國各地報紙或雜誌上的文章。假如各地讀者看到當地報章上有值得摘載的文章時，請自動的剪下寄給我們。這是讀者和編者的又一種合作。不過讀者寄來時，千萬要讓我們知道那篇文章原刊的報紙或雜誌的名稱及日期（報紙）或期數（刊物），並請原諒我們在收到讀者來函時不再一一復謝。

司徒大使發表了告中國人士書，希望中國智識分子要激勵政府，接着新聞局長董顯光在記者招待會上又說到政府很歡迎直言之士，才敢將在東北所見所聞所感說出來，供給中央借鏡，略盡我的國民天職。

「天下為公」，這是中山先生常說的

話，東北問題之有今日，就是錯在未能履行這句話上。

勝利之初，東北有五十萬久經組訓的青年軍，還有許多萬義勇軍，滿盼着勝利來臨，山河重光。中央恐怕他們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二，結果都擠到共產軍裏去，現成的飯，叫人家吃了。前奉天省長羅文遠說：「那個中國人不想中國好呢」。可是中央不容他們，利用他們，反防備他們，這要他們。

東北有久孚威望的軍事將領，東北有久孚鄉望的政治領袖，滿盼着勝利後可以在地方効力，駕輕就熟，衆意所歸。中央偏不用他，或僅給予有名無實的頭銜，或叫他們的公子哥兒，當當省委，作為酬應他們的工具，叫他們有力無處用，若熊式輝、若關麟徵、若杜聿明、若陳誠、若衛立煌，那一個與東北天地地利人和上有過關係。近來報載又有起用抗戰敗將湯恩伯總統東北軍符之說，始終將東北這塊肥肉，當作私產，不敢用旁系人來抗腐。南轅北轍，放着那就地熟悉軍情、地情、人情、有組織、有訓練、有武備的現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見過冰的人來作冰雪戰，所為何來？

可是自己人又太給自己洩氣了，多是為濁金而來，看着東北有「贖頭」、「接收」、「規收」、「規搜」。瀋陽市有三多：「軍人結婚的多、軍人跨密斯的多、軍人跳舞的多」。這種英雄與美人，真是與「不怕死」三個字，距離太遠。本地人看着那能不眼紅，豈不是將人心失掉得連熊也沒有？

熊式輝本是個善於逢迎的典型官僚，東北這個局面，那是應付所能完事的？結果餓了、轉不動、可是落得個發財還家，全東北三十六年度度流通券三十億，尙不及他公館裏三個月開銷。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臨死有句遺言：「熊式輝就該處以極刑、最低也得水不餘用。」可是他

還以戰略委員的資格，飛南飛北，大搖大擺。這也是叫東北人看着不舒服的主因。至於陳誠在國民黨中是比較不貪污不怕死的，只是一員戰將，難能比較握軍符。不許有第六次攻勢之下，言猶在耳，第七次攻勢一起來。諸葛亮斬馬謖的話，言過其實，也就重演了一次。

東北成了政府的「一點將台」。可是只出關、張、趙、馬、黃，衛立煌繼任陳誠，更是瀋南抗戰還征易帥之東北板，煞是巧合。

再說到東北警報的農業。農林部派去丁接收大員潘簡良，弄了二年，就沒弄出個農產調查數字來。日本時的計劃是什麼，他就寫什麼。美國給我們的曳引機都生了丁鏽，雖然是設立曳引機管理所招開了曳引機訓練班，不過養幾個私人，辦辦報銷，也真叫美國人欲哭無淚。

東北大豆為我國出口大宗，中央看準了這筆利源，由中央信託局統制收購，不准商人隨便運銷，結果造成大豆飢饉。東三省市參議會提出反對，由政府統制收購，改成許可收購，但商人只准購十分之一，如要外銷，尙得加收平建資金，逼着老百姓賣錢都得賣給他。自己吃個胖子，取得獨佔利潤，不肖的商人，又與政府勾結起來，影射套購，官商合一，都發了洋財。

談到合作事業，也殊可笑，他們看着大豆裏邊有贖頭，建議東北大豆該走合作社的路子，於是金庫方面化名組織合作社，利用自己的低利放款，收買大豆。真正合作社沒有份，社員沒有份，老百姓更沒有份。自織自紡，自染自用，此之謂「自給經濟」。

開工的不及十分之二。許多數目的飛來專家，只是夙夜非解，吃酒先想理洩氣。人就開不了工，說來也真給好辦理洩氣。東北只留下十二個不完縣縣。然而九省三市政府，組織一應俱全。不能說白吃飯，沒工作。辦救濟吃私，辦選舉吃請，也是四裝盤挺，肥肥胖胖，可是老百姓却瘦成了骨頭。

教育界有笑話。小學教師將陝西省念成夾西省。長白師範學院校舍被佔，露宿街頭。吉林省的教育廳長太太隨着第五次攻勢入關，在北平前門車站，查出攜帶金條八斤。當東北罷課正緊的時候，遼寧城防工事的瀋陽市工務局長李榮發，以吞沒公款（流通券）四百萬元而被槍決，藉以變暖東北人的心。我為他申冤，他是蒼蠅，不是老虎。

第五次攻勢緊了，能跑了的，都是高級軍政人員，高級軍官眷屬。關金黃金，一齊入關。各路軍官太太，退到瀋陽，拉夫、佔民房、佔機關、真是軍政一家，軍民打成一片。不知是民心擾亂，抑不知是擾亂民心。

雖然各部都有接收大員，終日爭權奪利，分贓吃私，貪案重重，啼笑皆非。不僅東北人哀之；而東北人也為中國人哀之，不只外國人笑之，外國人也為中國人笑之。

智識分子，在偽滿時候，有工作、有報酬，現在弄得無家可歸，吃不上飯。有人情在機關裏當一名三等小吏，還遭人卑視。遠來的和尚會念經，乳臭未乾作惡作威，他是人，他有知覺、他有理性、他有經驗、他有能力、那能不氣憤，那能不共鳴？

老百姓說：「日本時候，我們是狗，還有狗食吃，現在連狗食也吃不到」。我是共產黨開的，固有其因，但你們幹的是什麼？

大鼻子之奸淫搶掠是（下接十四頁）

# 觀 察

·元萬三售·

日三月四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 期六第



## 卷四第

### 專論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釋 Liberalism 論皇權

鄭慎山  
吳 晗

### 美國通信 儼然又是第二個暴風雨 的前夕

楊慶堃

### 生活與文化 論神秘思想——神秘的邏輯 張述祖

觀察記者

### 土地改革·地道戰 宜川之役的檢討 觀察特約記者

### 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 值所激起的波浪 觀察讀者投寄

### 國代和立委的選舉 糾紛 觀察讀者投寄

### 悼許季莠先生

吳世昌

### 包華麗夫人逝世一百年

凌 卓

### 關於觀察叢書的報告

編 者

發行所：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

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掛號：59027

### 訂閱價目

平寄：二十五萬

掛號：三十五萬

航平：三十六萬

航掛：四十六萬元

郵費在內。匯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售價：每册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一萬

掛號每册十一萬

### 廣告價目

封底彩色三千萬元

普通全圖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通 三四回 八百萬

###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

地址，務請註明定戶

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 關於觀察叢書的報告

## 叢書預約截止·預約成績良好

本社第一批叢書預約，已於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凡是四月一日以後收到的預約信件，不再登記。我們這次發行預約，從二月八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前後有五十多天，我們已經給予讀者充分的時間使預約信件可以在我們截止日期以前收到，所以凡是四月一日以後到達的預約信件，即不再接受，希望讀者原諒。

這次預約的成績，超過我們的預期很多。這次本是我們第一次出版叢書，一切都帶一點嘗試的性質。我們也不知道每本書到底可以預約出去多少。我們希望每本書能預約出去五百冊，至少也有三百冊。因為我們聽說別家出版社發行預約，總在三五百冊上下。但是預約的結果超出我們的希望。各書預約的詳細數字，今天（三月廿九日）還不能報告，因為各書的分類賬要到預約截止後始能確切結算。但在發行預約的六本書中（張東蓀先生的一本因為中止預約，故不計入），有兩本大約可能超過一千三百冊（唯物史觀精解·鄉土中國人），有一本可能達到一千冊（英人法學叢書），另兩本可能超過七百冊（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論雅俗共賞）。後兩本預約數目較少的原因，是因為在目前這個動盪的局面下，出版界一般的情形都是論政治論思想的書籍得多，論文化論文藝的書籍得少。潘先生一書則因在第一批的七冊中，預約價最大，所以佔第四位。

## 預約越多·虧賠越大

我們這次叢書的預約，大賠其本。預約的成績雖然使我們興奮，但在業務上，却是預約越多，虧賠越大。我們開始發行

預約，尚在陰曆年底之前，那時的紙價在一百七十萬一令之數，我們的成本是照二百萬元一令之數計算的。不料陰曆年關一過，紙價逐日上漲，二百幾十萬、三百幾十萬、四百幾十萬、五百幾十萬、一度跳到六百幾十萬。紙價這樣瘋狂上漲，確實出乎我們的意外。預約的目的本想先收一筆現款，預先買紙。但是我們發行預約雖然從二月八日開始的，而大多數的預約信件，都是在三月初旬來的。在二月底時，紙價已跳到三百萬元以上，在三月五日至十五日之間，紙價又自三百幾十萬跳到五百幾十萬，所以我們這次非常不巧，完全沒有能夠運用這筆款子。紙價一天一天跳，明知預約就是賠錢，但是為了信用，又不能中止。所以越是預約得多，越賠得多。舉例言之，在四月份出版的三本書，「政學叢書」要售二十餘萬元，但預約紙收八萬元，「鄉土中國」和「英人法學叢書」可能要售十二萬元，但預約紙收三萬八千元（大多數都是在三月十日以前預約的），這樣一比，讀者就知道我們虧賠的程度了。

## 叢書排印情形

四月份出版的三本：「鄉土中國」和「英人法學叢書」兩書都已打好紙型，「政學叢書」已完全排好，日內即可打紙型。現在封面還在製鋅版，這三本書大概要在四月十日左右可以印好，再加上裝訂的時間，如無其他意外，這三本書在四月二十日可以正式出版。請讀者注意四卷八期或九期刊上的廣告。

五月份出版的三本：「論雅俗共賞」已排好一半，「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已開始付排。吳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觀精解」尚未脫稿，據吳先生復信，四月中旬

可以脫稿，我們希望四月下旬亦可付排。張東蓀先生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我們前次因為張先生脫稿有待，故中止預約，據張先生說，大約六月可以脫稿，我們希望張先生這本叢書能在七月出版。同時，觀察叢書第二批業已編定，可能在六月中發行預約（尚未最後決定），屆時張先生這書本當再參加第二批叢書的預約，補行預約。

關於叢書的封面設計，很複雜，是在投稿中錄用的。關於叢書的封面紙，我們前次宣佈，決定用最貴的紙。目前一般出版品的封面紙都是用的八十磅或一百磅的木造紙，我們上次買的是二百磅木造紙，可以說是太好了。但是我們很抱歉，我們現在不能再購這樣的封面紙了，因為我們虧賠太重，我們不得不減輕封面紙的成本。按照目前市價，照二百磅的木造紙計算，每一本書的封面紙，就要化到二元。讀者試想，譬如一本「論雅俗共賞」，預約紙收三萬五千元，而一張封面的成本倒要二元，未免使我們負擔太重了，所以我們現在改用一百二十磅或一百四十磅的木造紙，比原來的差一點，但仍較一般出版品的封面紙張好一點。還請讀者原諒我們的苦處。

## 失敗與教訓

這次我們在業務上的失敗，主要的原由是我們預約的日期拉得太長，而物價的上升又出乎常情。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將預約的日期定得這樣久呢？我們原來的意思，是希望讓遠處如西康、青海及滇西一帶的讀者也有機會來函預約，因為假如預約日期祇限半個月，則可能遠地的讀者收到本刊，知道叢書預約時，已過了半個月了。我們覺得我們對於遠地的讀者，也應當注意到他們的權利。然而結果呢？近地的讀者也都接到預約快截止的時候才來預約，以致預約的價格，很早很早就定了，物

價波動而預約價不能改動，到收到預約款時，實際上就變成多預約一本多賠一份了。下次預約時，我們勢須修正我們的辦法了。

其次，我們這次在處理預約函件的效率上，的確太慢，很對不起讀者。原因是信件在驟然之間來得太擠，以致原來的人手簡直無法應付，我們曾有幾天，有五個職員同時趕，結果還是趕不完。現在我們希望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收到的預約信件，在四月五日前後都能夠一一登記完畢。我們在此再度向讀者表示歉意。（編者）

##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三萬元

讀者先生：本刊自本期起，每份售三萬元。我們上次在四卷三期付印時，報告紙價跳到四百萬，其實在四卷三期出版時，紙價已跳到五百萬了。後來紙價又一度冲到六百萬。但是刊物總不好意思期期漲價，所以在四卷四期出版時，我們極度考慮。我們這幾家民營雜誌社，曾在半個月以前，在四天之內集議三次，討論我們所面臨的幾乎瀕於崩潰的危機，這也可以反映雜誌業的經營已經困難到如何程度。我們這一期的紙就是五百四十五萬一令之數購進的。排印工在上月漲了六成，裝訂又要加價了。員工的新薪金也須調整，一切開支均在增加之中，所以我們的售價也不得不比例的增加一點。

我們一方面在業務上不得不加價，一方面仍願顧到讀者的負擔，因之我們決定，訂閱的價目這一時期暫不加。讀者如欲減輕負擔，如欲避免漲價，即請直接定閱。同時我們說明，以後讀者訂閱本刊或購買叢書，均以信件到本社時的門市價目為標準。即以讀者如欲享受低廉定閱的機會，務請即日函訂閱。在下星期五以前收到的訂閱函件，仍照舊價計算（編者）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登不寫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竹穆今：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鄭慎山：  
吳 略：清華大學教授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張述祖：國立師範學院副教授  
吳世昌：天津大學講學  
凌卓：

#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宣移今

自中共公布「土地法大綱」，作為爭取農民、組織農民、擴大農村階級的鬥爭以來，關於如何處理農村中的土地所有權、如何制定農民政策以對付農民，確是當局最感棘手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全國人民非常關切的一件大事。一切統計材料和專家觀察，一切農民運動的經驗和革命教訓，都證明土地問題，是中國最根本最嚴重的問題。孫中山先生說：「要想革命完全成功，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見「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演說詞）。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存在，乃是今日中國經濟政治腐敗的基因，乃是當前國內紛爭戰亂的根源。

從歷史上看，土地問題之被認為必須解決，封建地主之被認為必須剷除，還是伴隨工業革命，伴隨資本主義，伴隨近代民主運動而俱來的。在歐洲，當各國新興工商階級，為反抗阻撓工商進步的舊勢力，為爭取企業的自由發展，曾經鼓勵並領導過農民共同對封建制度作戰，取得勝利，建立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執行了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大都是土地分配不均，農村破產，農民暴動的結果。祇因為生產關係沒有根本改變，舊封建統治被推翻以後，接着又產生了新封建地主，農民始終沒有獲得真正的永久的解放。孫中山先生受了歐洲政治影響，認識土地分配問題的嚴重，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早在同盟會時期（一九〇五年），即將「平均地權」列為四大政綱之一。民國十三年更進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號召農民參加革命，完全是正確而合乎歷史發展的。

反對封建的民主革命為什麼要重視土地改革呢？第一是為了增加生產，孫先生說得最為明白：「農民耕田所得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假如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是一定更高興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見民生主義講演）。土地問題不解決，就不能鼓勵農民的生產情緒，農業生產便不會提高。第二是為了安定農村，封建性的剝削經濟剝削，使佃農與地主的對立關係，愈益惡化。一部份自耕農也因受高利貸及捐稅壓迫，不斷地淪落為佃農，其境遇亦和佃農不相上下。終歲刻苦勤勞，尚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迫不得已，除少數轉入都市充當苦力外，其餘只有冒險為匪，以搶掠為生，造成農村社會普遍的不安。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能從根消除這種動亂於永恆。第三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中國農民生活之苦，舉世罕見。地權平均之後，農民感到自己有田，當然肯努力耕作，收入隨之可以增加，購買力因之可以提高，工業品的市場可以擴大，間接又可以推動工業化的進展。第四是為了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欲求民主政治真正實現，必須爭取農民的支持。欲使農民對政治發生興趣，首先就要為農民解除經濟上的壓迫，就要把多數農民從封建的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分得足夠耕種的土地。所以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促進經濟工業化的必要手段。換句話說，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束縛了土地生產力，損害了工商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是中國建設過程中最大的敵人，應該毫不留情予以澈底改革，這是我們對於土地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

至於中國封建土地制的形式，表面上多少與歐洲有一點小異，便有人認為中國土地不均的程度極微，認為土地改革不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這顯然是不科學而極有害的見解。據陶直夫氏的調查，在抗戰前，我國全部耕地中約有百分之六十八集中在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手裏，佔全部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佃農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全國耕地。自抗戰以來，地權集中和農民破產的情形，比戰前更為劇烈。據農業促進委員會的調查，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這短短的五年中，四川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六十九增至百分之七十，西康由百分之六十九增至百分之七十三



。又據中國農業研究所調查，後方十五省，在民國二十五年佃農及半佃農平均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五，至三十年增至百分之六十七，至三十二年更增至百分之七十五。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今日土地問題已嚴重到何種程度。而數十年來兵亂，以及農業減產現象（這可從民國以來糧食輸入逐年增加的情勢推知），不能說不是由於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必然後果（當然此與帝國主義侵略亦有關係）。

土地制度既是刻不容緩的需要改革，那麼，我們究應採取怎樣的途徑呢？

就理論來說，改革土地的辦法：（一）稅去地主，以土地累進稅的方法，逐漸使地主放棄土地；（二）買去地主，以貨幣或債券收購地主的土地；（三）踢去地主，以政治力量無條件的沒收地主土地；（四）平分土地，按鄉村人口（包括地主在內）平均分配。這四項方法中，第一種迂迴緩慢，一時很難見效。第二種辦法，須要一筆龐大的支出，政府實在不易籌措。如果發行土地債券，縱然地主願意承銷，但在農民方面，除納田賦外，若干年內須繳付地價，負擔未見減輕，無力改良經營，生產不能增加，此與土地改革的宗旨相阻甚遠。第三種辦法沒有顧及到地主生活，失之偏激，且也不太近人情。因此，只有第四種平分土地的辦法較為合理而易行。實行平分土地之後，農民只須向政府繳納地稅：無須償付地價，生活頗有改善的希望，並可利用經濟餘力，從事改進耕作。不過中國地廣，各區域地權集中的情形複雜，並且地主的形成亦各不同，由強取霸佔而成地主者有之，由憑藉政治勢力兼奪而成地主者有之，由以高利貸剝削而轉為地主者有之，由勤勞儉樸而成地主者亦有之。同時地主的為人風度，以及對待農民寬厚與刻薄也各有程度上的不同。在土地改革進程中，對付各種地主應否採取差別態度，似乎也有斟酌的餘地。在實行平分土地之後，對於少數比較良善的地主，如有因勞力不足而陷於無法維持生活時，似可參照當地多數農民的意見，由政府視實際情形，酌予補助。其次，各地農村階級構成的比重不同，在處理土地問題時，應絕對尊重多數意見，凡是佃農比重大的地方，應以佃農利益為中心；僱農比重大地方，應以僱農利益為中心；自耕農比重大的地方，應以自耕農利益為中心。在地權分配比較平均的地區，如果多數農民不願變更現存土地狀態，那麼除對地主土地予以處理而外，就可不必進行再分配。自耕農的數目，在中國一般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實施土地改革時，應儘量避免侵害他們的利益。對自耕農讓步，對自耕農進行教育，爭取自耕農同情土地改革，乃是保證平分土地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這是我們對於土地問題的一個基本態度。

國民黨標榜土地綱領，已經有四十三年歷史，國民黨掌握政權亦有二十二年時光。歷次會議宣言及決議案中，都不斷地提到土地改革。遠且不說，三十四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政策綱領，會規定都市土地一律收歸公有，農地除公營者外，應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實行耕者有其田，凡非自耕之土地，概由國家發行土地債券，逐步徵購並分配之。三十五年十月又公佈統轄

區土地處理辦法規定統轄區內之耕地，其所有人為自耕農者，依原有證件收回自耕。其所有權人非自耕農時，在政府未依法處理前，准持憑證件保留其所有權，並由現耕農民繼續耕種，租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收復前農民欠繳之佃租一概免予追繳。地主失縱或無法恢復原狀的土地，由縣政府以土地債券徵收後給農民按價承領自耕。本年三月中在南京召開的華中統轄會議，又通過了一個「新土地法」，其具體內容，迄未詳細公佈，據路透社所傳：（一）統轄區之地主，不論其土地是否被非法分配，每人一律祇准有土地五畝，超過之數完全由政府徵收。佃農每人亦可得五畝，至自耕農所有土地，則不受此限制；（二）現役軍人每人平均可得田三畝至五畝；（三）佃農所繳租米，改為三一制，即收穫量的三分之一。

分析這些辦法，六次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政策，尚不失為是一進步的措施，可惜絲毫未見付之實行。統轄區土地處理辦法，表面上似乎相當顧及現實，但承認地主保留所有權，本質上是在變亂之後，對地主權益加上一層法律的保護而已。至於發行土地債券，因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不見得有若何成效。華中統轄會議新訂的土地法，就已經知道的重點看，是政治意義超過經濟作用，比之過去辦法雖有顯著的改變，但因環境困難和行政效率的關係，還不敢存有過高的奢望。抗戰結束後，政府土地政策的重點，只注意到統轄區，而忽略了其他地方，是不是非統轄區的土地問題不值得重視，不須要改革呢？而且「對於收復共區的土地處理問題，仍是處於粉飾敷衍的色彩」（國民黨學術團體——地政學會負責人萬國鼎語，見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大公報）。政府這種不健全的態度，實在令人費解。「政府二十年來未能切實解決我國土地問題，不能不說是國民黨執政的一大失策。推其原故，或因國民黨的構成份子中，比較複雜，或有若干封建勢力的大地主隱伏其間，從中作梗」（見三月二十二日申報社論）。一未實行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之耕者有其田，於是縱容地主階級，以維持最惡劣之租佃制度，且將各級地方政權與民意機關，乃至社會經濟力量落諸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官僚集團——之手（見三月二十七日南京四十七教授宣言）。最近南京中央周刊召集過一次座談會，席間對現政權的性質解析得最為透澈：萬國鼎說，現在各級機構的民意代表們大多與地主階級有瓜葛，各級行政機關的主管人員也往往是地主階級。中央政治大學教授張丕說，各地民意機關大多操之地主階級手裏。另一教授說，下級黨部更為新的士紳所把持，在地方爭名奪利，作威作福。這批人物比大革命前的土豪劣紳更壞，舊土豪劣紳還有一點舊道德觀念，而他們却連舊道德也沒有，巧取豪奪，兼併了耕者的土地，成了新興的地主（參看中央周刊第十卷第十一期）。這些擁護國民黨的報紙和學者，說明了反對土地改革的是些什麼人，以及政府為何沒有認真執行土地改革的關鍵所在，極為精到得體。這也可算是我們對於未能解決土地問題的原因的一個看法。

可是，正當土地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熱心國事的學者們挺身發言了

。首先就是三月一日在北平成立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其三十二條基本主張中有一條：「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第一步應即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此限度者，應立即收歸國有。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債券，以為補償。收歸國有的農地，或租與自耕農，或集體經營，視情形而定。市地應立即收歸國有，並酌予補償」。其次就是國民黨的社會團體——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於三月二十日發表了「土地改革方案」，主張全國農耕地應自即日起一律歸現耕農民所有。化佃農為自耕農，現在佃耕他人土地之農民，分年清償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組織佃農協會，推進土地改革，代為辦理土地登記，收繳地價。這兩個團體的土地意見，有一主要共同核心，即以債券換取地主土地，中心目的是在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不過就土地債券在綫端區推行的成績看，大有此路不通之感，值得「買去地主」論者重加考慮的。至於兩派的異點，前者標出土地國有字句，確很動人，當會博得過左份子的迷戀。然而，當今有許多團體，往往以極左的經濟主張掩飾其極右的經濟行動；我們相信社會經

# 釋 Liberalism

鄭慎山

近來大家討論自由主義，我總覺得「自由主義」這個名詞的本身有問題。我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

有許多外國名詞，意義非常空泛 (loose)；在一字之後，加上了ism的語尾，并不一定成爲一種「主義」。liberalism 一字即是這一類；牠並沒有中文「自由主義」那樣嚴重。依我的看法，牠并不是一種嚴格的「主義」。我想起章行嚴先生從前提倡過的音譯；如果我們把 liberalism 一字譯音而不譯爲「自由主義」，則一切的誤解，殆可避免不少。liberalism 這個字，是從 liberal 得來的。liberal 這個形容詞，譯做「自由」，根本錯誤。我隨手查了英國的牛津字典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和美國的標準字典 (Standard Dictionary)，沒有看見把這個字譯作「自由」的簡單意義。這個字的意義有下列數種：

第一是度量寬大，胸襟大 (標準字典譯爲 having a generous heartbread)，牛津字典譯爲 open-handed)，自然包括容忍的意思在內。第二是不偏狹 (free from narrowness 見標準字典)，無偏見 (unprejudiced 見牛津字典)。第三是進步的，獨立的 (見見標準字典)。因此，凡抱 liberal 態度的人在政治上總是贊成民主 (標準字典)，主張民主的改革和廢除特權 (牛津字典)，在宗教上也不偏私成見，爲教義所拘束 (標準字典)。總之 liberal 的正面，是度量寬小、偏狹、有偏見、頑固、死硬、保守等。

讀者或以爲上面所述太粗淺了，可是有許多無謂的議論和錯誤的思想，都在那種粗淺的地方沒有弄清楚的結果。誤認 liberal 爲「自由」，而對於「自

濟研究會該不是如此。後者主張組織佃農協會，推進土地改革，這是方案中的特色。不過佃農每年須繳地價，地主在實際上仍是農村中的經濟支配者，佃農經濟地位，沒有顯著的改善，則佃農協會恐怕易於被地主利用，作爲壓迫農民的工具。

康德說，沒有實際的理想是空的。關於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應該針對實際，在農村中以民主方式組織農會，剷除地主的潛在勢力，自下而上的推動土地改革。今天土地鬥爭的形勢，已達到極嚴重的階段，對於地主的利益，似已到了無法且也無暇顧及的關頭。這是我們對於民間土地改革方案的一個老實意見。最後，必得鄭重指出：土地問題固然是根本問題，須要解決。但目下還有一個比這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立刻減輕業已達到忍受極度的農村負擔，而讓農民能够勉強活下去。在農民不能活下去的慘境下，縱然分得了土地，沒有種籽，沒有農具，沒有人力，這又怎麼辦？所以目下的一切的擾民之事，是萬萬再不得的了。

由主義」的譯名，就望文生義，則討論愈多，離題愈遠。我們明白了上述的意義，就知道英美美人對於 liberal 這個字的用法了。例如英國有所謂「自由保守派」(liberal conservative) 者，即指對於改革不生惡感之保守黨員而言。馬歇爾離華聲明中所指國共兩黨都有 liberals，即是指國共兩黨中都有度量寬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之人而言；他們正是與國共兩黨的「死硬派」(diehards) 相對照。馬歇爾所說的國共兩黨的 liberals，絕不是指國共兩黨中有放棄其黨義黨綱的人而言。馬歇爾聲明中所指國共兩黨以外的 liberals，也是指那些度量寬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之人而言。因此，馬歇爾聲明中所用的 liberals，并無嚴重的特殊意義；他不適是本着英文的習慣，用了一個與死硬派相對的名詞而已。

本來我是從 liberal 這個形容詞說起的，上面引到馬歇爾聲明所用的 liberals，乃已轉入名詞。liberal 當名詞用 (依俗譯，即是自由派或自由主義派)，其意義是由形容詞引伸而來，例如我剛才對馬歇爾所用的 liberals 一字的解釋，自信大體不錯。這可說是 liberal 當名詞用的正確解釋。liberal 當名詞用的狹義解釋，就是指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或行動自由的人或是指反對保守主義而非激烈派的人，(見標準字典)。只有在這個狹義的解釋上，liberal 一字，方可勉強譯爲「自由派」或「自由主義者。」

由 liberal 引伸出來的 liberalism 一字，是指那種度量寬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而言；這種態度固然尊重思想言論的自由，然其意義，并不側重在自由一方面。我們通稱爲「自由主義」，實在是勉強而又勉

強的。照這樣講，所謂「自由主義」不過是一種對人對事的態度。態度寬大和進步一點的人，即是「自由主義者。」所以「自由主義」一名詞的本身，并不像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等名詞有一定的內容，乃是說明一種態度而已。我們若硬把「自由主義」當着一種「主義」去討論，未免有點文不對題。

最近張東蓀先生發表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一文（見觀察第四卷第一期），我看了有幾點意見，順便提出，就正於張先生。

張先生說：「自由與自由主義，在涵義上不是完全相同。」我不僅同意，並且願意更進一步說：自由（指 freedom, liberty 而言，張先生的意思亦復如此，因為他說：「其他別種主義者亦並沒有否定自由」）與自由主義簡直是兩件事。因為據我在前面的分析，自由主義並不是專談自由的一種主義。至於張先生把自由主義分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我不敢苟同。因為自由主義，依我前面所述，是度量寬大、能容忍、不褊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既係如此，即無所謂政治上的或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我們只能說自由主義在政治的態度或主張怎樣，在文化上的態度或主張怎樣。張先生因為各國政黨中有自由黨或民主黨，就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有「固定的內容」和「具體的主張」，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沒有這些，「只是一種態度。」殊不知自由主義是一事，自由黨或民主黨。又是一事。世界上固然有根據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如英國的自由黨是），也有根據保守主義的自由黨（如今日日本的自由黨是）。所謂「具體的主張」，大概是指自由黨的政策而言。至於「固定的內容」，就自由黨而言，并不固定。以前英國自由黨的政策，與今日英國保守黨的政策實差不多；今日英國自由黨的政策，與以前英國勞工黨的政策也很接近。依張先生所說，美國的民主黨，原是代表自由主義的，然而現在美國代表自由主義的政黨，乃是華萊士一派反民主黨的人所組織的新黨。我不很同意張先生的關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的這個分類。

此外，張先生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廿世紀已是過去了。」這話我

也不同意。這是因為張先生把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二字看做 freedom, liberty，而沒有把牠看做 liberal。所以他說：「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單純的自由主義，亦可以稱之為舊式的自由主義。」究竟「單純的自由主義」或「舊式的自由主義」又是什麼，張先生沒有說明。就他論歐洲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一段看，張先生大概是這個人主義而言。不知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雖不無聯帶關係，然究竟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今日稍有常識的人的都知道「個人主義」早已過去了；至於自由主義，實在沒有過去。例如去年英國牛津大學還舉行一次國際自由主義大會，并發表一篇自由主義宣言。美國華萊士一派人也還在組織政黨。張先生雖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然同時極力推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張先生這一個矛盾，是由於將「自由主義」的「自由」二字，認為普通的自由二字了。至於其他論者之望文生義，更無待論。例如有些人以為中國今日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必倡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必倡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者應贊成民主政治，是無待言的；至於自由主義者是否必贊成社會主義，就成問題了。贊成中國採行社會主義是一件事；自由主義者是否必贊成之，是另一件事。我以為凡贊成社會主義者，就應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不必再掛自由主義的招牌了。

寫到這裏，讀了潘光旦先生的「讀自由主義宣言」（觀察第四卷第三期），我覺得這篇文章是近來論自由主義的一篇比較有價值的文章。因潘先生論到「主義」兩字的名稱，并說：「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間即我們所稱主義也者，雖若比較平凡，其所得於情操的沾染者，也不若我們的譯名的濃厚」。這與我前面所說 liberalism 沒有中文「自由主義」那樣嚴肅的意旨相同。總之，我認為 liberalism 一字的普通意義，不過是指度量寬大、能容忍、不褊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而已。本文的目的，僅在說明這一點，至於其他的問題，如民主政治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等，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了。

# 論皇權

吳 晗

半年來費孝通先生在着手研究中國社會結構問題，發表了許多關於皇權神權的論文，很引起我的興趣。在寒假中，我也參加了他所主持的關於社會史的討論會，交換了許多意見。雖然我和孝通先生的看法不盡相同，不過，我確認為他所提出的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在學術討論的場合上，儘可見仁見智，各就所知，提出商榷。最近，孝通先生又特別勸我把和他不同的看法寫出來，讓大家都來參加這討論，這意思是極好的，為了有系統地說明個別的問題，本篇的討論以皇權的一部份問題為中心。希望讀者和孝通先生多多指教。

在論社會結構裏所指的皇權，照我的理解應該是治權。歷史上的治權不是由於人民的同意委託，而是由於憑藉武力的攫取、獨佔、也即我所用的「歷史」兩個字有辭病，率直一點說，應該修正為「今天以前」。我的意思是說，在今天以前，任何朝代任何形式的治權，都是片面形成的，絕對沒有經過人民的任何形式的同意。

假如把治權的形式分期來說明，秦以前是貴族專政，秦以後是皇帝獨裁，最近幾十年是軍閥獨裁。皇權這一名詞的應用，限於第二時期，時間的意義是從元前二二一到公元一九一一，有兩千一百多年的歷史。

誰在治天下？

皇權是今天以前治權的形式的一種，統治人民的時間最長，所加於人民的禍害最久，阻礙社會進展的影響最大，離今天最近，因之，在現實社會裏，自覺的或不覺的毒素中的也最深。例子多得，袁世凱不是在臨死以前，還要過八十天的皇帝尊嗎？溥儀不是在遜位之後，還在宮中作他的皇帝，從來又跑到東北，在日人卵翼之下，建立偽滿洲國，作了幾年的康德皇帝嗎？不是一直到今天，鄉下人還在盼望真命天子坐龍庭，少數的城裏人也還在想步袁世凱的覆轍嗎？

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無論是貴族專政，是皇帝獨裁，是軍閥獨裁，都是以家族作單位來統治的，都是以血統的關係來決定繼承的原則的。一家的家長（宗主）是統治權的代表人，這一家族的榮辱升沉，廢興成敗，一切的運命決定於這一個代表人的成敗。在隋代有一個笑話，說是某地的一個地主，想作皇帝，招兵買馬，穿了龍袍，佔了一兩個城市，驕敗被俘，在臨刑時，監斬官問他，你父親呢？說太上皇家塵在外。兄弟呢？征東將軍死於亂軍之中，征西將軍不知下落。他的老婆在旁罵：「都是這張嘴，鬧到如此下場！」他說：「皇后，崩即崩耳，世上豈有萬年天子？」說完伸脖子挨刀，倒也慷慨。這一個歷史故事指出爲了作幾天，作一兩個城市的皇帝，有人願意付出一家子生命的代價。爲了這一家子的皇權迷戀，又不知道有幾百千家被毀滅、屠殺。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流氓劉邦，強盜朱溫，流氓兼強盜的朱元璋，作了皇帝，建立皇朝以後，史書上不都是太祖高皇帝嗎？證法不都有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或者類此的極人類好德性的字眼嗎？黃巢李自成呢？失敗了，是盜、是賊、是匪、是寇，儘管他們也作過皇帝。舊史家是勢利的。不過也說明了一點，在舊史家的傳統概念裏，軍事的成敗決定皇權的興廢，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皇帝執行片面的治權，他代表着家族的利益，但是，並不代表家族執行統治。換言之，這個治權，不但就被治者說是片面強制的，即就治者集團說，也是獨佔的、片面的。即使是皇后、皇太子、皇兄皇弟、甚至太上皇、太上皇后，就對皇帝的政治地位而論，都是臣民，對於如何統治是不許參加意見的；一句話，在家庭裏，皇帝也是獨裁者。正面的例子，如劉邦作了皇帝，他以太爺依然是平民，叨了人的教，讓劉邦想起，才尊爲太上皇，除了過節服日子以外，什麼事也管不着。反面的例子，石虎的幾個兒子過問政事，一個個被石虎所殺。李唐創業是李世民的功勞，雖然捧他父親李淵作了些年皇帝，末了還是來一手逼宮，殺兄屠弟，硬把老頭子擠下寶座。又如武則天要作皇帝，殺兒子，殺本家，一點也不容情。宋朝的基業是趙匡胤打的，兄弟趙匡義也有功勞，趙匡胤作皇帝年代太久了，「燭影斧聲」，趙匡義以弟繼兄。後來趙匡胤的長子德昭，在征後漢皇帝行賞，也只是一個建議而已，匡義大怒說，等作你皇帝，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一句話逼得德昭只好自殺。從這些例子，可以充分說明皇權的獨佔性和片面性。權力的佔有欲超越了家庭的感情，造成了無量數骨肉

相殘的史例。

皇帝不和他的家人共治天下，那末，到底和誰共治呢？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可以答覆這個個題，和皇帝治天下的是士大夫。故事的出處是宋李燾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

熙寧四年（公元一〇七一）三月戊子，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爲更張爲非，亦自有以爲當更張者。」

這故事的有意義，在於第一，辯論的兩方都同意，皇權的運用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文彥博所說的失人心，宋神宗承認是於士大夫誠多不悅，人心指的是士大夫的心。第三，文彥博再逼緊了，宋神宗就說士大夫也有贊成新法的，不是全體反對。總之，儘管雙方對於如何鞏固皇權——即保守的繼承傳統制度或改革的採用新政策——的方案有所歧異，但是，對於皇權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決非百姓的利益，這一基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那末，爲什麼皇帝不與家人治天下，反而與無血統關係的外姓人士大夫治天下呢？理由是家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婦，假如與皇帝治天下的話，會危害到皇權的獨佔性、片面性，「太阿倒持」是萬萬不可的。其次，士大夫是幫閑的一羣，是食客，他們的利害和皇權是一致的，生殺予奪之權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鷹犬，六臂在握，驅使自如，士大夫願爲皇權所用，又爲什麼不用。而且，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馬上政府是不存在的。治天下得用官僚，官僚非士大夫不可，這道理不是極爲明白嗎？

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社會結核裏的紳權，這問題留在論紳權時再說。

### 皇權有約束嗎？

皇權有沒有被約束呢？費孝通先生說有兩道防線，一道是無爲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一道是紳權的檢衡，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目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他的重要性。（這條防線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於此，我們來討論費孝通先生所指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費先生所指的無爲政治的意義，即是上文所引的文彥博的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因承祖先的辦法，不求有利，但求無弊，保守傳統的治術，相齊九年，大稱賢相，驚何死，代爲相國，一切事務，無所變更，都照驚何的老辦法做，擢郡國史謹厚長者作丞相史，有人勸他作事，就請其喝酒，醉了完事。漢惠帝怪他不辦事，他就問：「你可比你父親強？」說：「差多了。」那末，我跟驚何呢？「也似乎不如。」曹參說：「好了。既然他倆都

比我倆強，他備定的法度，你，垂拱而治，少管閑事，我，照老規矩做，不是很好嗎？這是無為政治典型的著例。這種思想，一直到十七世紀前期，像劉宗周黃道周一類的官僚學者，還時時以「法祖」這一名詞，來勸主子恪遵祖制。假如無為政治的定義是法祖，我也可以同意的。

成問題的是無為政治並不是使皇帝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相反，無為政治在官僚方面說，是官僚作官的護身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官我自為之，民生利弊與我何干，因循、敷衍、頹頂、不負責任等等官僚作風，都從這一思想出發。一句話，無為政治即保守政治，農村社會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現實政治，加上美麗的外衣，就是無為政治了。（關於這一點，無為政治和農業的關係，我在另一文章農業與政治上談到。）

在皇帝方面說，歷史上的政治術語是法祖。法祖的史例很多，一類如宋代的「不殺士大夫」，據說宋太祖立下遺囑「不殺士大夫」。從太祖以後，大臣廢逐，最重的是過嶺，即調戍到嶺南去，沒有像漢朝那樣朝錯朝衣赴市，說殺就殺，不是下獄，就是強迫自殺，甚至如明代的夏言正刑西市。為什麼宋代特別優禮士大夫呢？因為宋代皇室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緣故。一類例如明代的東西廠和錦衣衛，兩個恐怖的特務機構，衛是明太祖創設的，廠則從明成祖開頭，這兩個機構作的孽太多了，配說禍「國」殃民，（這個「國」嚴格的譯文是皇權），反對的人很多，當然以士大夫為主體，因為士大夫也和平民一樣，在廠衛的淫威之下戰慄恐懼。可是在祖制的大帽子下，這兩個機構始終廢除不掉，到明代中期，士大夫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用祖制來打祖制，說是祖制捉人（逮捕）必須有駕帖或精微批文（逮捕狀），如今廠衛任意捉人，鬧得人人自危，要求恢復祖制，捉人得憑駕帖，這樣，兩個祖制打了駕，士大夫們在邏輯上已經放棄原來的立場，默認特務可以逮捕官民，只不過要有逮捕狀罷了。前一例因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優禮士大夫，政治上失寵失勢的不下獄，不殺頭，只是放逐到氣候風土特別壞的地方，讓他死在那裏。（宋代大臣過嶺生還的是例外）從而爭取士大夫的支持。後一例子，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不再是夥計，而是奴才，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庭杖啦、站籠啦、抽筋剝皮，諸般酷刑，應有盡有，明殺暗殺，情況不同，一落特務之手，決無昭雪之望，祖制反而成為殘殺士大夫的工具了。

從這類例子來看，無為政治——法祖並不是使皇權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從另一方面看，祖先的辦法，史例，有適合於提高或鞏固皇權的，歷代的皇帝往往以祖制的口實接受運用，反之，只要他願意作什麼，就不必管什麼祖宗不祖宗了。例如要加收田賦，要打內戰，要侵略邊境弱小民族，要蓋宮殿等等，一道詔書就行了。例如明武宗要南巡，士大夫們說不行，祖宗沒有到南邊去玩過，不聽，集體請願，大哭大鬧，明武宗發了火，叫都跪在宮外，再一頓鞭子，死的死，傷的傷，無為政治不靈了，年青皇帝還是到南邊去大玩了一

那末，除祖宗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制度或辦法來約束或防止皇權的濫用呢？我過去曾經指出，第一有敬天的觀念，皇帝在理論上是天子，人世上沒有比他再富於威權的人，他作的事是不會錯，能指出他錯的只有比之更高的上帝。上帝怎麼來約束他的兒子呢？用天變來警告，例如日食山崩、海嘯、以及風、水、火災、疫癘之類都是。從洪範發展到諸史的五行志，從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到劉向的災異論，天人合一，天災和人事相適應，士大夫們就利用這個來作政治失態的警告。但是，這著棋是不靈的，天變由你變之，壞事還是要做，歷史上雖然有在天變時，作皇帝的有易服避殿素食放囚，以至求直言的諸多記載，也只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儀式而已，對實際政治是不能發生改變的。

第二是議的制度，有人以為兩漢以來，國有大事，由羣臣集議，博士儒生都可發表和政府當局相反的意見，以至明代的九卿集議，清代的王大臣集議，是庶政公之輿論，是皇權的約束。其實，並不如此。第一參加集議的都是官僚，都是士大夫。第二官高的發言的力量愈大。第三，集議的正反結論，最後還是取決於皇帝個人。第四，議只是皇權逃避責任的一種制度，例如清代雍正帝要殺他的兄弟，怕人說閑話，提出罪狀叫王大臣集議，目的達到了，殺兄弟的道德責任由王大臣集議而減輕。由此，與其說這制度是約束皇權的，毋寧說它是鞏固皇權的工具。

此外，如隋唐以來的門下封駁制度，台諫制度，在官僚機構裏，用官僚代表對皇帝的詔令的同意副署，來完成防止皇權濫用的現象，一切皇帝的命令都必需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核封駁，尚書施行的聯鎖行政制度，只存在於政治理論上，存在於個別事例上。所謂「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勅？」詔令不經過中書門下的，不發生法律效力，可是，說這話的人，指斥這手令（嚴勅封）政治的人，就被這個手令所殺死，不正是對這個制度的現實諷刺嗎？又如諫官，職務是對人主諫諍過舉，聽不聽是絕無保證的，傳說中龍逢比干諫而死，是不受諫的例，史書上的魏徵包拯直言盡諫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諫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諫的美名，其實，不受諫的史例更多。諫諍的目的都在維護政權的持續，說是忠君愛主，其實也就是愛自己的官位財產，因為假如這個皇權垮了，他們這一集團的士大夫也必然同歸於盡也。

從上文的說明，所得到的結論，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假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上文所說的這一些，也許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紳權的緩衝。不同的是我所指的這一些並不代表民間的願望，至多只能說是士大夫的願望，其方向也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皇權運用的一面。這些約束不但普遍，而且是常常無效的。

# 儼然第一一個暴風雨的前夕

(美國通訊)

楊慶堃

華盛頓州立西部大學的畢業班，前幾天請言論界裏的斯提爾氏 (E. A. Steel) 到校演講原子彈問題，他說了一大篇教導青年學子的正經話之後，又可囑囑來，說這一代青年如果沒有和平的決心，而又想獲得性命的安全的話，唯一辦法是跑到沒有白人的地方去，而且還要快跑。斯提爾氏的警語，是針對着最近的歐洲局面而發的。

自從共產黨奪得了捷克政權，和蘇俄要求芬蘭改訂互助或同盟協定以後，美國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這兩個星期各方所發表的輿論，在右傾的方面是一片光明或暗的主戰腔調，在左傾的方面也充滿了戰事難免快來的恐懼心理。無論是左是右，這些論調叫人聽了聽了，都不免發生大禍將降的感覺。本文是想把美國最近對於東歐而發的幾種流傳最廣的見解，作簡短的報道，給讀者作辨認國際風雲的一個信號。

## (一) 右派極力張揚的惡夢

我們且從右傾方面說起。反俄論調素來不支吾半字的蔡爾德斯氏 (Marquis Childs) 在捷克政變發生後的第二天，就先警告呼，以蘇俄侵略野心的危險，和及早強硬對俄的必要，警告美國人。他說：「捷克事件以前，和早強硬流行者一種遙遠自滿的感覺，覺得戰事縱使再來，也是遼遠的事——最快也要在五年至七年以後。這種感覺是根據多方面堅持了很久的觀點，認定蘇俄絕不想開戰。但這種感覺現在是幻滅了。這並不是因為蘇俄現在忽然大改方針，真想開戰，而是因為蘇俄統治者的態度，使戰事爆發的可能性十分迫切。」

「理由是這樣：蘇俄領袖們的心裏，有一套算盤，一方面斷定美國自相分裂，在外交政策上，處處投鼠忌器，不能採取斬釘截鐵的行動，蘇俄儘管放胆要什麼拿什麼，一時總沒有引起美俄戰爭的危險。但事實上，現在的危機和十年前的捷克危機，一樣的險惡。上次捷克被侵略後一年，大戰就爆發了，這次捷克政變後，恐怕不到一年，就會有戰禍，因為第二個緊要關頭是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選舉，意國的共產黨到時如果能爭得靠近半數的選票，意大利就走上今日的捷克路上。意國一去，法國不會久存，法國一

去，西歐就完了。從此，蘇俄就可以進行把北美洲封禁起來，斷絕它和世界的關係。」

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選舉，確是美國朝野都在彷徨疑忌的一個關頭，因為照多方面的預料，意國的共產黨很有取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的希望，這希望倘成事實，下一屆的意國政府縱使不是共產黨佔多數，但再也不能將共產黨完全屏諸政權以外。所以政論家布期氏 (Constantine Brown) 就拿兩件事作美國目前的隱憂，第一是意國共產黨若能帶着百分之四十選票的雄厚力量，來參加政府，則意國附入蘇俄集團的日子，恐不在遠了，第二是「蘇俄下一步的圖謀顯然是要在夏季以前，把奧國完全放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瑞典、挪威、丹麥、這三個北歐國家，不久也總會隨着芬蘭之後，迫與蘇俄訂立互助或同盟的協定。這同樣調子的阿爾索甫兄弟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在他們的政論專欄裏，也說：「一向許多人主張用友誼的態度和蘇俄談判，去解決歐洲問題，但東歐局面最近的變動一再證明了這類主張簡直全無意識，因為蘇俄現在已施用暴力，去達到它對東歐的要求。至此，歐洲局面已到了再也沒有談判的地。美國現下祇有靜候這齣武劇的下一幕。」

在這一類的政論家的眼裏，目下世界的危機不在乎美國自身的擴張慾望，而在乎蘇俄刻下着運用共產黨的力量，去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權。他們所怕的，是希臘和意大利一入共產黨的掌中，則蘇俄力量就直接控制了地中海，能將美英勢力排擠南歐和近東以外。地中海的運輸線和近東的煤油，就與美英絕緣。東歐南歐既入蘇俄集團，法國馬上要成了孤島。法國雖有如歐五國反共聯盟的關係，可以抵抗一時，然而法國最後跟着歐洲的趨勢，為內部政治經濟局面所迫而加入共產黨政權的營壘，則佔駐德國的美軍，就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勢不能不撤退，而英國的地位從此也難久持了。在亞洲方面，中國共產黨勢力的龐大，印度和各殖民地人民對蘇俄的友誼態度，造成了蘇俄在亞洲的外圍勢力。局面發展到這地步，蘇俄就能雄據中央，撫翼歐亞，在軍事上蘇俄地位的強固，足以使美國勢力不能在歐亞二洲佔有穩定而可守的據點。

這就是上述一流政論家正在告訴美國人的一個惡夢，

這也是美國當局強硬對俄政策的表面動機。馬歇爾計劃之愈愈期於四月一號以前在國會通過，也是針對這惡夢而發。拿着這種想像和假定做背景的美國對俄政策，盡頭處若是和平的美境，那真是歷史的奇蹟。

## (二) 直達戰場的「道路」

再在左邊的首論看，他們儘管攻擊馬歇爾計劃，和批評美政府不肯以主動地位，去取得蘇俄的諒解，但他們心裏是一樣地起了戰禍勢難避免的恐怖。例如華萊士對國會的聲明和對人民的演講，都說捷克政變是馬歇爾計劃迫出來的蘇俄自衛行動。他說：美政府今天是對俄「強硬」，明天跟着是對俄「更強硬」，後天那就難免短兵相接了。華氏雖在竭力鼓吹對俄諒解，圖挽狂瀾，但他自己也知道現在大局的趨向，正和他的主張背道而馳。

索特溫論調對俄的華爾堡氏 (James P. Warburton)，前幾天為文分析東歐政變所引起的危機，他說：「為了要火速阻止蘇俄勢力的伸張，美國無形中以世界警察自任，想用美國的地位和力量，去鎮壓世界秩序與和平。蘇俄雖然也是拿着同樣的主意，但雙方以同一的態度相臨，使局面加倍的危險。蘇俄的基本圖謀，是想攔截美國的伸張道路。同時，蘇俄之不明白美國的動機，一如美國對於蘇俄動機之缺乏了解。二者之間們心自問，是沒有那一方面是真想流血戰爭，但是雙方都怕戰爭終不可免，所以雙方都準備應付和平萬一失敗以後的局面，趕快先聲奪人，競相擴大前方的勢力範圍，爭取遼遠的軍事據點。這一舉一動都使對方覺得自己心裏的恐懼確有所本，因而積極地採取同樣行動，以資對抗。這就是直達戰場的「道路」，至於那一方面首先發難，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像華爾堡一類的立場，雖然未說戰爭迫在眉睫，但也同樣的覺得世界的和平日子，一天天的短促。因為東歐的政變和美國國會上議院之立刻隨之通過馬歇爾計劃，正是走着華氏所謂「直達戰場的「道路」。」

這樣的輿論空氣，無論是左是右，都幫同局局去造成美國人民對世界和平的悲觀態度。這兩年內，美國人對和平抱悲觀的，不斷在增長。格洛普博士的民意測驗 (Gallup Poll)，不獨證明了這一點，而且表出美國人

多數指定了蘇俄為下次戰爭的禍首。下面第一項測驗的問題是：「你以為十年內美國是否又要從事戰爭？」

答 案 有戰爭 無戰爭 無意見  
 一九四六年三月 百分之四九 百分之三八 百分之二一  
 一九四七年四月 五〇 三八 一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 五四 三六 一四

第二項測驗的題目是：「如果戰爭難免，你認為那一個國家將是啓戰的罪魁？」答案中，蘇俄佔百分之七十，美國百分之七，英國百分之二，資本家和政客等百分之六，其他百分之七，無意見者百分之三。(以上數字加起來超過一百，因為有些人同時寫下兩三個答案。)

抱着這種態度的美國人，今年大選時，斷不會選出對蘇俄求和平的政府。除非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能有推翻歷史慣例的旋乾轉坤力量，下屆政府選照樣的是民主共和黨的世界，而這兩黨中無論那一黨握權，對俄政策一樣的祇有繼續強硬，不會曲求和解。

但這兩黨的外交政策，也許還有些微的程度上的差異。這就是共和黨的對俄立場比較強硬和急進，該黨領袖之主張軍事接華力，是一個證明。現在杜魯門領導下的民主黨政權在下屆總統大選的希望，一天天的減削。華萊士第三黨運動勢力之強大，遠超民主黨人士意料之外。而且，杜魯門以提高黑人地位為口號，去吸引美國北部各州的黑人選票，民主黨歷來倚作支柱的南部各州，於是大嘩起來，指杜魯門不惜犧牲南方利益，拿黑人問題作玩弄政治的工具。南方各州州長現已聯合反對杜魯門做民主黨下屆總統候選人。據格洛普的民意測驗，今年正月南部各州的選民擁護杜魯門的，還有百分之七十三，但三月初旬已減至百分之六十。華萊士和南部各州，是民主黨的左右兩翼，現這兩翼都起來折台，那真是去首去尾，身其餘幾。假如民主黨內部的分裂造成了共和黨的勝利，則明年美國外交政策之改弦更張，催促戰禍的來臨，是一件很可能的。

換個看法，假如選舉結果，民主黨保持政權，美國外交政策不取急激的軍事途徑，而繼續走馬歇爾路線，其效果最多不過是把火藥線伸長，延遲爆炸罷了。現在馬歇爾計劃，甚至在公開的名義上，已經不是當初所說的「以金錢去買和平」，而是以金元、物資和軍械，沿着歐亞二洲的蘇俄國境邊沿，築起一道美國防俄的外圍線，和蘇俄現下正在趕築的國境外圍堡壘，互相對峙。這裏，歷史上無數的國際悲劇的教訓，很清楚地擺在我們目前：國際兩大營壘對峙的結局，是一決雌雄。從美俄雙方的觀點看來，趨勢都是凶多吉少。

從蘇俄觀點看，馬歇爾計劃的影響一在歐洲生了根，美國勢力就一步步的直逼蘇俄國土，作起戰來，蘇俄會失了前衛的緩衝地帶。一如華萊士所說，這種恐懼心理，驅使蘇俄趕於馬氏計劃沒有全部推行以前，利用共黨政權去控制了捷克等國，藉以建立前衛的崗位。再從美國的觀點看，蘇俄這種舉動是積極伸張勢力範圍，若讓它一步步的推進，不去攔截，結局必然是席捲東亞，囊括西歐，兩洲版圖，盡操蘇俄掌握，所以美國不能不趕速應付——趕速到愈不暇擇，凡是抗俄的勢力，無論清明的還是腐敗的勢力，一律給予支持援助。正如美國許多自由派所說，不惜把美國集團的外圍，變成藏污納垢之所，以求火速完成歐亞二洲的防俄地帶。三月十日捷克外長 Jan Masaryk 自殺後，馬歇爾跟着就說，捷克事變已把歐洲局勢弄得非常嚴重，三月十五日他又對國會力陳歐洲局面的萬分緊急。馬氏這些言論的目的，雖然是想把國會議員們痛快的驚嚇一下，叫他們從速撥給馬氏計劃的款項，但他的論調也並非不自由衷。現在雙方行動的方向，已不是和平基礎的探求，而是戰爭準備的競賽。

### (三) 大戰前夜氣氛的對照

今日的國際危機已煎迫到什麼程度，我們暫且不必加以勉強的診斷，但國際現局和美國政策所襯托出來的美國政論與民意，似乎又是暴風雨前夕的氣氛，目下美國空氣的緊張和對戰爭的肯定態度，比起珍珠港事前，有過之無不及。

那時我已經來了美國，還記得歐洲戰事未發前兩年，略有見識的歐亞人士都確知中日的烽火和德國的圖謀，勢必蔓延全球，但那時的輿論還是十分散漫超脫，多半美國人幾乎認為歐亞的災厄不過是另一星球的紛爭，不會也不應直接把美國拖進去。就是到了希特勒把歐洲翻成血海，歐戰已打得火熱的頭兩年，美國還是在多疑寡斷的歧路上彷徨，國會裏和輿論界的孤立派還支配着很大的政治勢力，叫很多在野的有能力的領袖，都很少敢打着鮮明的旗幟，出來主張美國大規模的徹底準備戰爭。那時倘若有人用肯定的語氣，明白地預言美國必定很快的被牽入世界大戰漩渦，大衆未免都看他是盲目的賭彩，甚至看他是個推廣戰禍的危險人物。一直到了珍珠港事變，才像暴雷一樣的把美國人驚醒，把美國一手推入戰神的掌握中，美國這才積極地接受了厄運的挑戰。

準備的亟亟不可終日，確有很大的差別。在今日大部分的美國人眼裏，共產主義的恐怖，和共黨勢力的伸張對於美國利益和立場的威脅，並不弱於法西斯主義。美國人儘管說俄國人的心理是懷疑猜忌，專橫自用，不能合作，儘管說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的要是統治全球，但美國人自問也不見得能夠推諉的信任對方，不見得自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能夠長期的相安和共存。美國人今日之覺得對俄覆不兼容，勢難妥協，幾乎甚於戰前之對軸心。這種不相容，雖妥協的立場，是造成美國人對戰事可能性的肯定態度的重要因素。

這態度如果真是集體心理的一時衝動奮激，我們還可以望它像颶風一樣的吹了過去，然而它不是暫時的波瀾，而是代表大戰結束後兩年多的明顯趨勢。從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春夏間，美國輿論空氣對於決定世界政局的美俄和平問題，還是充滿了期許和希望，那時候，嶄新的聯合國組織似乎是地平線上剛冒出來的晨曦；在亞洲，中國的國共談判似乎還有些微希望；在歐洲，和約及東歐國家政權等難題，還是含蓄未發，大家雖然知道問題的前途有漫天的荆棘，但都還在希望日後的談判和聯合國組織的新力量，可以把它和平解決。但一年以後的一九四七春夏之交，局面兩樣了；在亞洲方面，中國國共的決裂和流血，是既倒的狂瀾。在歐洲方面，東歐國家的共黨政權向美國在歐洲勢力展開鬥爭，歐洲和約談判的僵持，促成了美俄兩大集團的對立，聯合國組織到處碰壁，美國人心目中的理由，是俄國人成天在那裏拆台，是「俄國人皮氣喜歡用否決權，不和別人妥協」，是「不能和俄國人打交道」。當初對於和平的期望，於是一變而為嚴重的懷疑。從那時到現在，不到一年，這對和平的懷疑業已一變而為未來戰爭的肯定了。美俄和解的希望從此更渺茫，而今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再也不能從和平意向的方面去找尋了。

這幾天是冬季學期的大考，今天早上有一位社會制度科的學生，穿起軍服來見我，請求提前大考。他說，他是空軍的後備現役軍人，他今天晚上就要參加結隊長途飛行的演習，飛到南方去；他說，他上次在太平洋戰場幾次險些見送了命，原因是缺少事前充分的訓練。他說，現在剩下的時間是不多了，他想要好好的訓練一下。他聽了，想不起回答的話，祇能悵悵地對他默視點頭，抽出紙來，開了幾道題目，給他考過之後，祝禱他安全，送他去了。他出去後，我起了一陣幻覺，似乎無數的拖着像他一樣的心境的美國青年學生，在我眼前呈現出來。

美國這種半推半就的戰前姿態，比起現在美國對戰爭

# 論神秘思想——神秘的邏輯

張述祚

這裏所謂神秘思想，即指認為某種事物對他種事物發生影響，而所以能發生影響的關係，則非人類現有的事物知識及邏輯方法所能說明。比如算命或看手相，就是認為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時辰或掌紋路，可以影響他的一生吉凶禍福。出門遇見棺材，可以使人發財。早晨有喜鵲在屋脊上叫，可以使人有喜事。大年初一罵某人殺頭鬼，這被罵的人，本年內會遇凶事。小兒夜哭，貼個紅紙條在十字路口，上寫天皇皇地皇皇云云，讓過路的人去唸，就可使小兒止哭。拿紙剪個人形，或用木刻個人形，上寫某人的名字及生辰年月，拿一枚針釘在這個紙人或木人心中，那被寫名字的某人就會病倒，甚而至於殞命。漢武帝手下的巫蠱之禍，就是這類把戲，而冤枉殺了多少人，連兒子都逼死了。諸如上述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不只中國人如此，任何民族都有這樣無數的這些深入人心的傳說。歐洲人普遍地認為「十三」這個數目，標在任何事物上，都會發生不好的影響。一根火柴要點着三枝香煙，便有不利不利的結果。祈雨的儀式中，往往有噴水或洒水的舉動，這便是認為人噴水或洒水，可以使天雨。不啻這種神秘的影響是否存在，而人們總是認爲牠存在的。這種「認爲」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秘思想。

現在我們就是要來看，人們究竟根據什麼，來認爲這種影響存在呢？人們怎麼會把不相干的事物，看成相干的呢？這其中一定有些線索；不過是些耐人找尋的線索。筆者願意把自己隱約罕見點點影子的線索，說出來請大家評斷，看是否真摸著點影子。筆者認爲這其中的一條線索，便是線名求實的原始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中世紀的實在論 (Medieval realism) 中，得到系統的表現。而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則雖非未成何系統，但直至今日，依然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用這條線索，可以把實際上毫不相干的事物連繫起來。

「名」本來是代表「實」的，因其在個人及種族經驗中，曾無數次地與「實」在一起，經心理學上的交替歷程 (Conditioning)，就具有了「實」的作用。例如酸梅的「名」，可以具有了酸梅的「實」的作用，而使人看見或聽見「酸梅」二字，就流口涎。肚子餓的人，看見或聽見「紅燒肉」三字，也要流口涎。人類爲了交換思想，以

利共同生活起見，給每一物立一「名」。這「名」可以是語言，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圖畫或其他符號。而每一「名」均因多次與「實」相聯，都多少具有了「實」的作用。人類不止給物立了「名」，並且進而給物的屬性、物的作用、以及物與物的關係，也各立其「名」。爲了用起來方便，並且使後邊這些「名」，也可變成了物名的形式。達到這個地步，於是原來是由人造作出來的東西，就日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反轉來竟要役使人了。不用說本來是代表物的「名」，對人類取得了客觀存在的地位；就是那些代表依附於物的屬性、作用、關係等的「名」，也對人類取得了客觀存在的地位。人類對詛咒與祝賀的認真，便是明證。咒一個人遭瘟，被咒的人，多少有點認真以爲你把瘟放在他身上。祝一個人福壽，被祝的人，多少有點認真以爲你把好的時光送給他了。

不管是用語說出的，用字寫出的，或是用圖畫等符號表示的「名」，對人類都多少具有其所代表的「實」的作用。原始野蠻人的口號、標語，現代文明人亦然；請想想今日的世界所流行的口號、標語、宣誓、申斥、褒獎、慰問、勸勉等等，何曾見個「實」來？還不是些「名」？在原始社會中，無論說話，寫字或畫圖，都有許多禁忌。就是說有許多「名」，不許人輕易動用。即至今日，這類禁忌，也還是有的。比如關於重病病人，不能說「死」字。好像一說出「死」的「名」，「死」那樣「東西」，就會沾染着病人似的。我國古代，對於「名」的使用，尤其謹慎；甚至寧可予以「實」，而不予以「名」。國語周語中載「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請隧焉，王不許。曰：『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這顯然可以看出周襄王寧願把實實在在的土地割送給晉文公，而不肯給他「准予隧」的一句話或幾個字。更有興趣的是周襄王坦白地對晉文公講：你要挖隧道通往墓地，隨你去挖，但我不能予你名義上的允許。那就是說你可以有隧的「實」而不能有隧的「名」。孔子對於「名」的重視，那是更不消說的。他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也就是因爲人們對名是很認真的，你要隨便給某件事物加個不相當的名，人們就要照着牠的「

名」去應付或使用牠，那不要搞得混淆不清了麼？

大概人類最初可以運用語言的時候，因爲運用起來的困難，恐怕非真正必要，不肯運用。因此對於語言的力量，一定覺得十分強大。因爲聽見說話，往往真有個虎聽見說話，往往真有人頭落地。大抵統制階級，一定是具有較高的運用語言能力的人，而他們不說話則已，一說話就有大事。他發一聲命令說賞羊一頭，真的就有一隻羊到手。他發一聲命令說打屁股，屁股馬上會痛。並且爲了防止命令的濫發與盜用，消息的訛傳，對於多言是懸爲禁規的。試看所謂「敏於事而慎於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一言可以喪邦。」「小人之學也，出乎耳，出乎口。」云云，都是教人不要隨便說話的。所以在原始社會中，沒有權力的人，是既不能予人以「實」的人，也是不大說話的人。有權力的人是能予人以「實」的人，又是說話的人。「名」與「實」的連結，一起頭就是這樣地密切，又經過了無數代的相沿，難怪「名」會具有若大的魔力了。

由文字的發明，聽覺的「名」，變成了視覺的「名」。聽覺的「名」較視覺的「名」爲虛；因爲說了就完，再想聽沒有了，遠處也聽不到。至於視覺的「名」，則雖然也是「名」，但本身即比較實了些；可以留在那裏俟諸異日，也可以傳之遠方。當然最初運用文字，更難運用語言爲困難，那恐怕尤其是少數統制階級所特有的本事。並且運用起來既困難，所以就是會運用的人，也輕易不肯運用。絕沒有像現在拿來做打油詩之說。於是非至和戰實戰等大典，不輕易運用。所以「名」不寫出來則已，寫出來一定跟着有了不起的大「實」。因之不論在原始社會或現代，字的魔力，要比話的魔力大些。口頭約定不算，必須見諸書面，才算得住。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那便是西人的簽名和中國人的蓋章。只是自己的名字擺在那裏，就和自己站在那裏一樣。一張死刑的口供，也只消把個名字簽上，甚至在那裏寫好的自己的名字底下，畫個十字就行了。因爲這是由原始社會一直演變下來的，賦予字的魔力。在原始社會中，只要是誰的名字和「死」字寫在一起，那是非死不可的。因爲那是有生殺予奪大權的首長，才能寫的。他寫了就跟辦，決不開玩笑。一直演變到今日的人類



對於符咒的信任，其原委亦同。因為在原始社會中，政治、軍事、宗教的首長是一個人。大體而言，政治對內，軍事對外，宗教對自然。在政治及軍事兩方面，既然首長所說出或寫出的命令，必見諸「實」，於是首長所說的話及所寫的字，已由此具有了「實」的作用。那麼他再把这个種具有了「實」的作用的符及字，施諸自然，人們也當然會多少信任他們的作用了。首長在兵臨他族城下時，寫個「降」字，居然成千的人馬真個降了。首長對某人說個「死」字，某人馬上真的死了。那麼首長詛咒要天下雨，或瘴疔要毒蛇遠避，人們怎能不信任呢？筆者認為這可以解釋語言文字的一「名」，為什麼具有了真物真事的「實」的作用。既然原始的一「名」與「實」，是依這樣密切的關係，而有化為一體之勢，也就是說，既然人類在原始時代，即由「名」與「實」的交替，對「名」建立起來是對「實」的反應，於是這種原始的傳統，演變下來，使人類對後起的學乳日繁的語言、文字、圖畫等符號的一「名」，也要緣之而求「實」。認為每一個字詞或其他符號的一「名」，必指一客觀存在的「實」。把作用、劇性、關係，也當作了客觀存在的「實」。簡單說一句，就是把「事」也「物」化了。

圈子兜遠了點。現在我們可以轉回來說明緣名求實的原始思想傾向，為什麼可以解釋我們所說的神秘思想了。緣名求實的思想傾向，既然把「名」認真為「實」，把「事」化成了「物」，而客觀存在的實物，除具有可以影響其他東西的作用外，並且有在空間中傳遞的可能。一塊大石頭可以壓死人，這是他的作用；也可以由山上滾來院子裏，這是他在空間中的傳遞。一本書可以予人以知識，這是他的作用；也可以由姓張的傳遞給姓李的。別的東西，可以拿其作用來影響我。離我遠的東西可以由傳遞而到我身邊。客觀存在的實物，還可以與他物分合，所以原來不是我的東西，可以到了我。玉掌圖謂「玉柱紋從掌直去，為人膽智必聰明。學堂更得光顯耀；一定中年作相公。」這是說掌心有「一條縱行道紋，可以使人一生事業亨通。」通「本來是代表屬性、作用或關係的字；因為人類演變下來一種思想傾向，認為每一「名」必指一「實」而「實」就是一種，就是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所以「通」就由此轉變為一種「實」，或一種東西，於是由一個人的手上，可以傳遞到他的事業上。同樣的道理，事業這個「名」，也可以化為實，化為客觀獨立存在的物。兩個實物可以結合到一處，「通」既然可以和手結合，當然也可以和事業結合。許真相手蕭謂「手有橫理紋，殺害不須論。」這是說手

有橫紋兆橫死。也是把「橫」這個字實化，於是由手上可以傳遞到生命上；當然，生命也是被實化的了。神相全編謂額部有「王」字紋者主封侯。這也是認為「王」這個字在一個人身上，這人就成為王侯，把「王」字當作實在的王侯祿位。講堪輿之學的管氏地理指宗塚墓所在的地勢「聚者成，散者敗，延者長，促者短。」也是很清楚地把指地勢的聚、散、延、促等屬性的名，化成了實，於是就可以由塚墓所在的地勢上，傳遞到塚主家庭的事業財產上。扁鵲子經有云：「木命人行年在水不宜刺。金命人行年在金不宜灸。」按星命之學，一個人的命是由他的生年規定的。而年次之以五行代表，只是一種符號。把符號當作了實物，於是就認為金年真有金，木年真有木。他的生年如屬木，那麼這個生年，就可以把木傳遞給他的命。他的命本來有木，若活到木年，於是再由這個年，給他傳遞點木，於是他的命裏，木就更多了。現在再用針來刺他，因為金可以剋木，所以就傷了他那帶木的命。金命人活到金年不可用火，是因為火用火，而火能剋金。流行於民間的若干信念，如前舉認為喜鵲能帶給人喜事，所以然者，就是因為他的名字上有個喜字；喜這個字，因實化而變為物，於是就可以由喜鵲傳遞給人。認為松柏所以能帶給人壽，就是因為壽乃松柏的屬性；屬性實化而為物，所以就可以由松柏傳遞給人。在一幅綉子上繡個大福字送給人，就可以給人添福；也無非認為「福」字就是實際的福，可以傳遞。以上所舉都是關於傳遞的例子。至如在一塊石頭上，刻「泰山石敢當」幾個字，這塊石頭就變成泰山石，而有鎮邪的作用。寫個「姜太公在此」的紙條，貼在那裏，就認為姜太公在那裏，可以發生使其他小毛神長避的作用。拿石頭刻對獅子，放在門口，拿黃表寫個「虎」字，貼在門楹上，用以驅邪；都是認為「獅」、「虎」的名字，有實獅實虎的作用。這是關於認為「名」具有其所代表之「實」的影響作用之例。

如果神秘思想的線索，就是如此簡單，即由於化名為實後的影響及傳遞作用，那倒也不算十分神秘了。無奈實際上的線索，是轉過許多彎的。所以結果弄得並不簡單。大概轉了些什麼灣呢？我們試來分析一下。第一原始語文的數量有限，同音通假的甚多。因此演習下來一種同音通假的思想傾向；把同音的「名」，當作同一的「實」。如我國的圖案中，每有用蝙蝠處，據說是因為蝙蝠帶著福；這就是由於「蝠」、「福」同音。棺材帶著財，魚帶著富貴有餘的「餘」；也是因為「材」與「財」，「魚」與「餘」同音。有的地方姓康的不娶姓朱的，說是怕被吃垮。也

是因為「朱」、「猪」，「康」、「糠」同音。第二以部分代表全體，再進而把代表當了真。因為虎有威嚴，所以虎骨虎皮都可以趨邪。泰山石所以能鎮邪，是因為牠乃泰山的一部分。第三類似（Similarity）與類比（Analogy）。噴水和下雨有點類似，所以巫師噴水可以喚雨。太陽和一個紅圓盤子有點類似，所以巫師拿一個紅圓盤子可以便天晴。這就是先以類似的事物，作原事物的代表，進而就把代表當了真。所謂類比即因為某方面相同，即認為其他方面亦完全相同。春秋公羊傳載「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反袂拭面，涕泗霑霑。」這只是因為麟為獸中罕見，聖人亦為人中罕見；麟與聖人，只是在罕見這一點上相同。而孔子見麟被獲，失掉自由，遂認為自己這個聖人的事業，也將與麟的活動相同，終歸真展。這就是先以與原事物某方面相同的事物，代表原事物，進而就把代表當了真。第四象徵（Symbolization），即靠著某些方面的類似，來拿具體的事物，代表無法直接表現的抽象觀念；再進而把代表當了真。水龍經有云「蟻龍之水後頭兜，代代作公侯。」這是說塚墓所在的地若有一條流水，由左向後繞右，再繞左，再繞右，則塚主的後代必綿昌達。拿空間的後來指時間的後，本來是一種象徵的借用，而在人們的思想中，把兩個「後」，因同用一個字，所以就看成一物。又拿流動的「流」來指流傳的「流」，本來也是一種象徵式的借用，而在人們的思想中，把兩個「流」，因同用一個字，所以也就看成一物。於是墓地周圍的水繞向後方流動，就是塚主的福澤向後方流傳，因為福澤的淨，也是拿水來象徵福的。前舉事業亨通的一「通」，橫死的「橫」，也都同樣是象徵式的借用。可能是由於原的影響或傳遞。比如時辰和方位所帶的吉凶，可能是由於原來在某時辰或方位所發生的吉事或凶事，把吉或凶傳遞給那個時辰或方位；於是以後凡與該時辰或方位接觸的事物，均可轉受到那種吉或凶的傳遞。以上的分析，只是儘我們一個外行所想到的指出一點，實際上恐怕還有若干更曲折的灣可轉。所以神秘思想的基本線索，雖是化「名」為「實」後的影響與傳遞，但經過許多的曲折後，遂使這種基本關係曖昧不明，非方士巫師等專家，不復能聯繫起來了。

我們一再的稱這種神秘思想為原始思想，然而同時我們也提過，這種原始思想的傾向，在現代文明人中，仍然有其相當堅強的勢力。隨便舉些例子來看：比如認為山清水秀的地方出生的人清秀。山的清，水的秀，如何能傳遞給人呢？這是萬不能用人類現有的事物知識及邏輯方法，

把他們聯繫起來的。清秀是山水的屬性，又是人的屬性，屬性如何能在空間中傳遞？又如何能與物任意分合？如何能從山水上分出若干來，加在人身上？何況山水的清秀與人的清秀，實際上並非同一清秀，只是字詞的象徵式的借用。除非受了緣名求實的思想傾向的驅使，硬認為每一字詞必指一「實」，且同一的字詞，必指同一的「實」，而「實」就是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因之可在空間中傳遞。另如認為站立及行走時身體正直，可以使其人行為正直。因之要人「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立定腳根，樹直脊梁」。並且聲明這並不是由體育着眼，而是由訓育着眼。這種神秘思想，我國黨政訓練以及教育機關，簡直奉為圭臬。但試問正直是身體和行為的屬性，且行為的正直與身體的正直，字詞雖相同，然亦係象徵式的借用，實際上此正直固非彼正直。則所謂正直要非硬把牠化作實物，並且認為同一字詞必指同一實物，如何能由身體傳遞給行為呢？再如許多人認為牆上寫「禮」一「義」一「廉」一「恥」四個大字，每天和學生接觸，就可以把禮、義、廉、恥這四樣「東西」傳遞給學生。這也無非是因為把字看成實實在在的東西了。

以上是說現代文明人，依然不顧知識及邏輯地，認為每一「名」必指一「實」，每一「實」均可在空間中傳遞並與其他東西分合。現在我們再舉些例子來說明現代文明人，仍然相信「名」具有其所指之「實」的影響作用：請大人物簽名，和寫姜太公在此是一個味道，認為那個人之名，就有那個人的作用。把愛人的名字鐫在戒指上，就多少認為有愛人隨時貼身的味道。離開祖國多年的人，看見祖國的國旗，就萬感交集。開會時掛起總理遺像，就像有總理在場監視。大學的學生畢業後要拿母校的校名，做個小徽章帶在身上，就多少認為有自己和母校永久在一起的味道。這類例子要舉起來，那真是罄紙難書。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舉出好多來。

把名當作實的這種思想傾向，在人類生活上，是儘有其相當的功能 (Function) 的，要不然牠不能夠這樣永遠不替。牠可以加強人對人相互影響的力量，人不能運用實事實物來影響別人時，牠可以用代表實事實物的名。牠也可以擴大事物的影響範圍。一事物的影響作用，必受時間，空間，等的限制，借神秘思想，可以突破這種限制。尤其是當人處於無可奈何的光景中時，可以使人本來無所恃，而認為有所恃，於是增加自信力，而少受無謂的恐懼，悲哀，憤恨，焦慮等情緒的擾亂。因為人類的知識技能，雖然到今天，還是不能解決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所以

到萬分無辦法的時候，必然會訴諸神秘思想。因之假如我們真是遇到超過人類知識技能的最高限度的困難，而委實萬分無辦法時，才用神秘思想，那倒是未可厚非的。但好的是因為有了神秘思想，作了人類的最後靠山，所以大多數的人們，都是在有辦法可找，而懶於去找的，並非真正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用神秘思想來應付問題。甚至於有好多人明知有新的知識技能可供利用，而偏不去用，寧願用那最偷懶的神秘思想。如我們前邊所舉的認為身體正直即可使行為正直的例子。其實現在科學的教育方法中，已不少切實的改善行為的方法，此那獨立定脚根云云的方法，切實得多，可是偏要訴諸神秘思想。明明知道有較好的訓育方法，可以使人明禮義知廉恥。而偏用神秘的寫大字的方法。這些與明知有特效藥可以治病，而偏用符咒有何不同呢？所以這種思想傾向，在這一點上，實在是人類知識技能發展的大阻礙。

(上接十七頁)

通券貶值，比水吉撤退，四平轉移，還要使我們痛心！這是表示中央在經濟上放棄我們，我們一定要電請願團繼續努力爭，跳黃浦江在所不惜！一身為東大訓練長的參議員趙石溪激動地說：「財政部公佈的新辦法，真是太豈有此理，我不知請願團事前是否有藍本有範圍，這種成果，我們要堅決反對，請願團要負全部責任。聯席會應有堅決的表示。再者，巨額流通券本要發行，將來更不得了了。」田頤藻立時站起來喊道：「無論如何，流通券不應再發行了。匯兌及兌換限制應予解除，並維持「一一比一一」的比率。不應再予貶值，以維繫

收復區的人心。」王運乾氏說：「流通券早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他是東北人民的致命傷。」這樣激烈的辯論，繼續了兩個多鐘頭，每人一肚子委曲，都求着恣意地發洩，換言之，就是對政府對流通券的指施，展開了全面總攻擊。但是藉黨發家吃了一輩子黨飯的參議員張鴻學，始終持與眾相反的意見。他恬不知恥地說：「一與十的比率，是經政府多少專家研究決定的，政府的法令既然公佈了，決不能隨便更改，造成紊亂現象。」衆人都嗤之以鼻，最後又說：「在戲亂期間，我們應遵守政府已頒佈的法令，我們民意機構，更不應與政府站在對立的地位，使政府增加

困難。」聽他的意思，民意機構，似乎是應和老百姓站在對立地位，而袒護政府的了。然而他終於在衆目睽睽的眼光下，低下了頭。事情激憤，衆怒難犯；流通券貶值的災難，已如洪水的氾濫難以遏止；請願如救災，因此會議的結果，決定致電蔣主席張院長六項建議：(一) 流通券應與關金同樣行使，自由流通全國，並限期收兌；(二) 流通券與法幣之比值，仍應改為原定之一比十三；(三) 打開流通券內匯限額，不收匯水；(四) 限制當地中央銀行，發行巨額本票；(五) 法幣出關前，公營事業仍按一比一一。五計算。

流通券貶值所掀起的波瀾，似乎暫時掩過了無止息的戰火。物價狂漲如利刃刺心，使瀋陽人心惶惶，薪水階級莫不叫苦連天，對「能否活命」發生了大計疑問。主持東北軍政大體的衛立煌將軍，陷入了萬般難題的泥潭，無以自拔。他該是政府在東北最後的一張王牌，上任兩月來，一連丟失了五個大據點，使衛氏失去了滿臉光彩；面臨的困難，給政府「確保東北，有決心，有辦法。」的無邊吹噓，一學無情的嘴吧。然而衛氏啞吧吃黃連，仍需打腫臉裝胖子，從沒辦法中找生路。給政府丟盡了的面子，壯壯聲色。所以衛氏調兵遣將之餘，對流通券激起的浪潮，不能視若無睹。因之他於廿日召集卓早英、高惜冰、王鐵漢、董文瑞等商討糧食對策；然而結果也不過恢復舊價辦法(這辦法是在共軍六次攻勢時推行失敗了的)，赴市外搶購食糧的一紙「頭痛醫頭」的藥方而已。這種屢試屢敗的單方，能挽狂瀾於既倒嗎？恐怕希望很小。

時屆陽春，物價的春潮澎湃無已。東北的局面，由面而線，由線而點，小點逐一被吃掉，長、潘、錦僅有的三個孤另另的大點，隨着冰雪的消融，似乎搖搖欲墜。作為東北心臟的瀋陽，已像天旋地轉的白雲，漸漸從中心潰爛了。政府不是一再開口聲聲地宣稱「確保東北，政府有決心，有辦法」嗎？現在已應拿出辦法來，不是只說硬話的時候了。

(三月廿一日寄)

# 土地改革·地道戰

###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現在是中國五千年

歷史的換型期，秦始皇雖然摧毀了周朝以來的典型封建制度，完成中國統一；但是沒有新興的工商業，生產關係沒有新的變更，牛封建的社會，一直在更朝換代中保存到現在。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僅僅是部分的盡到了現代民主革命的使命，然而頑強的封建勢力，以城市為媒介勾結外力，而仍然根深蒂固的施展他的勢力在農村。農村的剝削的生產關係，還是沒有變更。中國的那些落伍的地主們，他們既不能像德國地主自己去做新式的大規模的經營，更不能像英國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給農業資本家去經營管理，他們是難免窮的把大塊的土地割開，分租給他們世代奴役的貧苦農民，因此農村生產不能有半點的進步，而剝削程度隨着社會不安與地主階級享受的加強而日益加深。我們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有的人估計

農村土地分配的情形如下：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土地，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及其他農民，却總共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這種估計是否正確，有待於正確的統計的證明。但是農村生產的停滯，其主要原因，當在於土地分配的不合理，與地主階級的封建性。如何使耕者有其田，再進而為較新技術的集體生產，這是中國農村應當解決的問題。有人主張農村須先求安定，但不安定的原因何在呢？那並不是共產黨的「搗亂」，他的在農村的「搗亂」——是建築在過去農村的落伍與不合理上。主張階級鬥爭，如果只注意技術與現象，而不注意「亂源」，亂是越不下去的。

現在解放區中的土地，在軍事與生活雙重目的下，地上與地下都變質了。這個劇烈的變革，使得具有舊意識的人非常驚愕。解放區深厚的軍事力量，是從這

種變革產生出來的。兵源糧源沒有問題，在他的新社會秩序下，可以施行「空心戰術」，後方不任用任何警備兵力，試問政府區，能在任何地方不用兵力警備嗎？全國二千多個縣市中，在全共軍手中，相當於四十分之一，其佔領面積約為二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億三千萬至六千萬。

地土的土地變革，就是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地下的土地戰爭，也就是中共的掘土戰術，這就是地道戰。這兩種變革，使得地上地下都變了形。要研究目前解放區的本質，與土地的變革是分不開的。

中共土地政策的演變，到現在已經很有了幾大，在中共初期並沒有具體的土地政策，一九二七年才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佈四大政綱：(一)實行土地革命，(二)建立鄉村政權，(三)沒收五十畝以上地主的土地，(四)擁護農民利益。一九三〇年五月又由革命軍事委員會頒佈「土地法三十一

這是抗戰期間的做法。同時間內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過中共中央對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制定「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十二條」，加重說明抗日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與內戰時期土地政策有根本區別。此種溫和的土地改革，在抗戰八年中鞏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及陝甘寧邊區。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軍軍事調處期間，中共會難在陝甘寧邊區試行土地債券收購土地，繼續他的溫和政策，後來全面決裂了，國軍攻下延安，這種辦法也未得好好實施。在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解放區，對於土地問題處理的辦法多是因地制宜，在山東有一土地改革暫行辦法條例，在晉察冀就有「勸獻」與「沒收」，「倒租」與「倒息」等方，使地主退出土地，分給農民。那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看做中共對解決土地問題的新嘗試。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中共中央公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十六條」，這是現階段中共對土地問題的重要決定。這土地法大綱大部分是土地分配辦法，他的要點如下：

(六)土地已平均分配之地區，人民如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土地分配後舊契銷毀，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權，即取得土地所有權。

解放區由這個土地法大綱的實施，不但個人的關係改變了，農與人的關係也變了，民與土地的關係也變了，這個地上的變革是空前的，他含有最強烈階級性，使得貧雇層翻了身，成為他們的主力，更敢死於他們的政權的拱衛，當然也由此會淘汰了他們認為階級與出身有問題的份子。但這並不是他們所願及的，他們在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中也還進行着三查的整風運動，三查的結果，會使得他們認為「不純」的純起來。有人認為三查會使得中共內部分化，這個判斷是錯誤的。或許分化出來的正是他們所願意放棄的。鄉村是中共的基地，他們要確實的把住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會使得他們在土地上生根成長乃至壯大。

地土上的變革，是以政治的力量造成經濟上的目的，又從而發生了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力量。地下的變革是暫時的軍事專制。在地形複雜的山地軍，共軍和以前

種變革產生出來的。兵源糧源沒有問題，在他的新社會秩序下，可以施行「空心戰術」，後方不任用任何警備兵力，試問政府區，能在任何地方不用兵力警備嗎？全國二千多個縣市中，在全共軍手中，相當於四十分之一，其佔領面積約為二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億三千萬至六千萬。

地土的土地變革，就是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地下的土地戰爭，也就是中共的掘土戰術，這就是地道戰。這兩種變革，使得地上地下都變了形。要研究目前解放區的本質，與土地的變革是分不開的。

中共土地政策的演變，到現在已經很有了幾大，在中共初期並沒有具體的土地政策，一九二七年才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佈四大政綱：(一)實行土地革命，(二)建立鄉村政權，(三)沒收五十畝以上地主的土地，(四)擁護農民利益。一九三〇年五月又由革命軍事委員會頒佈「土地法三十一

這是抗戰期間的做法。同時間內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過中共中央對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制定「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十二條」，加重說明抗日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與內戰時期土地政策有根本區別。此種溫和的土地改革，在抗戰八年中鞏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及陝甘寧邊區。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軍軍事調處期間，中共會難在陝甘寧邊區試行土地債券收購土地，繼續他的溫和政策，後來全面決裂了，國軍攻下延安，這種辦法也未得好好實施。在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解放區，對於土地問題處理的辦法多是因地制宜，在山東有一土地改革暫行辦法條例，在晉察冀就有「勸獻」與「沒收」，「倒租」與「倒息」等方，使地主退出土地，分給農民。那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看做中共對解決土地問題的新嘗試。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中共中央公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十六條」，這是現階段中共對土地問題的重要決定。這土地法大綱大部分是土地分配辦法，他的要點如下：

地土上的變革，是以政治的力量造成經濟上的目的，又從而發生了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力量。地下的變革是暫時的軍事專制。在地形複雜的山地軍，共軍和以前

進，而剝削程度隨着社會不安與地主階級享受的加強而日益加深。我們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有的人估計

的紅軍用不到多少地下做工，就可以發揮他的游擊戰術。但是在平原地區，却必須依靠掘土做工，變更地形，來以劣勢裝備與優勢裝備周旋。抗戰初期很多人認打游擊戰立抗日根據地必須在山區，平原上是有辦法的。但是八路軍進入晉、冀、魯、豫等省的平原上，用掘土戰術，變換地形，修正了以上的觀念。游擊戰的主要基礎在活的人民，而不在死的地形。冀中冀南都曾先後建立了抗日政權。游擊地道像蛛網似的密佈在地下，村與村相連，戶與戶相連。這普遍的地下作業，不但改變了地上的地形，在地下也創造了新的有利地形。敵人來了，他們從地下走了。敵人走了，他們從地下下來了。而且可以利用地道存儲物資，狙擊敵人。他們積累了八年的地道戰的經驗，現在又應用到內戰上。裝備比較優良的國軍，也正是處於當時日軍的地位，可是戰鬥力並不如日軍，而共軍的裝備與兵額却比抗戰時期大了一百倍的樣子，這就是內戰不能速戰速決的原因。

土地改革增加了兵源糧源，與清算地主而得來的財富，做為他們進攻的力量，地道戰術，又增加了平原上農村中的防禦力量。在防禦上除了地道而外還有地雷，共軍製造地雷與小工廠很多，但是效力並不怎樣的大，可是他給予國軍前進時的精神威脅很大，為了沿途搜雷，就必然使得行軍遲緩，而捕捉不住共軍主力。在膠東萊陽作戰時，國軍沒有更多的測雷器，只有驅逐着牛羊猪狗前進試探，等這些家畜用完了，又得用步兵拿着大竹桿遍地觸刺前進。同時共軍對地雷的埋沒也用盡了苦心，有的地方是地雷罩，有的埋土坑下或廁所裏或水井邊，凡是國軍可能去的地方都可能有，也有的將地雷或手榴彈繫在虛掩着的屋門上，當您走進去推門時，地雷或手榴彈爆炸了。更有的一個地方重埋上兩個或三個，當您用工起掘第一個時，第二個在下邊爆炸了。在晉北大同外圍有過這樣的事，有兩個工兵排長帶着三個弟兄去起地雷，一個工兵將地雷起出時，牽動了旁邊的一個，轟動了一邊炸了，四個倒都沒有死，起雷的一個人被火藥燒去頭髮，其餘三個人並沒有受一點傷。

國軍將怎樣對付共軍地上下地的變革的力量呢？現在還看不出很具體的辦法。農村土地問題是必須解決的，而政府的力量是建築在城市和地主上，他不要他們嗎？他就沒有了力量，他要他們嗎？他們的自私與貪鄙正是他們的贅瘤，這或許是政府方面有思想的人最為困惑的問題。不要說土地改革了，就是減租減息也做不到。在山西實施兵農合一的閻錫山的幹部說過，「誰在農村裏先分配了土地，誰就是爸爸，後分配土地的就是兒子。」至於不主張分配土地，而一味為了地主的利益的將是什麼呢？他們倒沒有說。傅作義深深眷在河北現在也天天說要實施土地改革，但具體的方案還是拿不出來，就是能夠拿出來，內容如何不問，却已經晚了一步。農村土地問題是今天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現在上的一個再講什麼「國族」「民族」那一套有誰會去聽呢。誰一切為了人民，誰能與人民站在一邊，將來誰就會勝利。

華北剿總成立，傅作義從察察來到河北，他的在察察的一動的綫「靖」那一些辦法，已經不盡適用，淡水戰役以後，開始研究反地道戰術。春節以後的冀境掃蕩，就是在試行他的反地道戰術。談到共軍的地道戰術時，傅作義似乎很有自信的說，「那沒有什麼，那個耗子不會鑽洞，能幹的貓還是一樣的可以捉到耗子。」但是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能幹的貓，到現在耗子並未捉淨捉光。貓不過是貓，耗子還是耗子。

「掘土豆」是傅作義部試行反地道戰的一句口號，意即從地道裏捕捉共軍幹部和士兵，春節以後的掃蕩，目的就是在掘地道、殺材料、分公糧。一個月以來，在遼遼地區也算折毀了不少地道，但是並沒有到過共軍的腹地，這些地道在想象中還不是多末大或複雜的地道，共軍的後方一定還有不少的大地道網。

據說大的地道恆莖幾數十里，裏邊構造很複雜，如果沒有帶路，走進去也出不來。地道裏雖然有路標，那都是些暗號，外人看了是不懂的，只有共軍的主帥幹部有地道圖，認識那些暗號，有事的時候，由幹部率領士兵和人民走進去，平常是不准人進去的，以免洩露秘密。地道的出入口和氣孔都是在很隱蔽不被人注意的，有的在廁所裏，有的在炕桌下，也有有的在坑洞中。氣孔在水井壁上的最多。在野外的出入口時在坟墓裏，將口用錫封起來，上面堆上土看去就是一個坟墓。

傅作義部摧毀地道的辦法，主要的堵塞氣孔，用爛爛洞，將洞裏的人燻暈了，然後分段挖掘。小的地道是可以這樣摧毀的，但是也必須有眼線，知道出入口在那裏，氣孔在那裏，不然茫然無所知，堵無從堵，燻無從燻，挖地道就無從破壞共軍真正的地下組織，國軍進了村，他們要帶水下了洞，待國軍走了，他們又出來了，有時還會不等您走他就鑽出來襲擊。這地道的變革，試行着反地道戰術，謀使地下復原，將來成果如何，現在還難以斷言。共軍地上的變革，傅楚的土地改革辦法還沒有出來，他將來是也要他復原呢？還是原來一變抑或將計就計呢？

解放區不僅是農民翻身，變革了人和人的關係，也變革了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更使得土地的外形本質內外都有有了變革，這變革是空前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三月十一日

(上接十六頁)

西安的物價只有煤炭比較便宜，現在它的上漲率已經是首屈一指，普通煤炭需一千六七百萬元一噸，商家喊派款受不了，住家戶喊麵粉煤炭漲得受不了，這個年頭，有幾個人受得了！

附帶說一說，一度傳被俘的第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於十六日脫險來西安，據說他兩次被共軍盤查，均答以係炮兵士兵，才能脫身，另外一位王姓軍官作了他的替身。嚴明將軍家屬道幾天正在開市，遺體已運抵西安，劉戡將軍的遺骸，還沒有下落！(三月二十五日)

(上接十八頁)

方實力而論，不能相稱。開票結果，很多候補候選人票數超過正式候選人，而按規定不能當選，除非立委出缺時遞補。

另一方面，中央與兩黨因有國代糾紛前車之鑒，預先定好一防範之方。即所有國民黨籍提名立委之候選人，先立一「群議黨選書」，繳交中央黨部，然後予以提名。以便將來作勒令退讓友黨之根據。例如首都區域立委。國民黨競選者九人，除婦女劉衡靜因祇一人，必然當選且無友黨競爭外，其餘八人，均繳存「群議黨選書」。京市立委額五人，除婦女外，計四人，兩小黨中之民社黨於京市分得一席，其候選人為朱亦松。故國民黨當選之第四名必須退讓。如不退讓，中央可取群議黨選書作根據。因此，開始舉發的立委糾紛有二，一為得多數票之候補候選人與候選人之爭。屬於黨內互讓。一為預備群議黨選書者與民會兩黨之爭，屬於友黨讓選。現在所謂民選立委，已經將得票多者應當選，以及預備群議黨選書無效的理法上根據，研究得很充分，屢列多條，時間一到，便拿出公佈。預料這一場糾紛之激烈，將不亞於國代之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月二十七日)

# 宜川之役的檢討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陝北戰局轉趨，西安局勢也轉趨，但也只能說是轉趨，誰也不敢說共軍的威脅已消失，事實上共軍正不斷的進攻洛川，對關中地區，也未放鬆。

很多人檢討三月一日的宜川戰役，都認為共軍勝得有點僥倖，國軍的敗，敗得也有些奇突。現在國軍已部份的扭轉劣勢。我們來檢討宜川戰役失利的理由。

有一點事實是大家所承認的：就是過份估計了共軍的實力。在西安的指揮部，對敵情判斷太謬誤，而對敵及其所部，是盡了他們的戰鬥任務的。我們雖然不同意共軍進攻過甚的說法，說他們打了一次類似色當戰役的滅滅戰，可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彭德懷與王震這次的配合是很成功的。當王震於二月二十三日西渡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而將共軍的戰略任務解釋為攻取延安，而從未估計到他們膽敢來「吃」劉毅的這支強勁的兵團。彭德懷留下四個旅的兵力在米脂、綏

德，看住榆林，延安的國軍，而分兵一支南下，以拊宜洛國軍之背。這一行動是迅速的，他達成了轉移國軍視線集中到他身上，而忽視王震的任務。劉毅將軍就會說過要專找彭德懷幹一下，而看不起王震。這種豪語正中中共下懷。西安綏署給劉毅的命令是肯定的，不可變更的戰術上的規定，使劉毅沒有考慮或變更之餘地。劉部兵力的過份集中，也是上峯硬性命令的規定。在凹子街（又稱丹陽鎮）這一敵方只有十幾家民房，而高級指揮官軍師長等都拘圍在這小天地中，便利了共軍炮兵的集中射擊。據前方下來的說，這次宜川作戰的共軍炮兵，是攻陷運城，屬於渤海軍區所指揮的精銳隊伍。

直到下午三時才撤崗。很多人說主席曾一度來此，事實上那天主席沒有來，而胡將軍不久就親自赴京（一說赴徐州）了。這其中經過我們不得而知，可是西安綏署參謀長盛文奉令撤職查辦的消息已經過傳了。盛將軍是胡的親信，可是人緣不太好，最近西安曾發現一種若干將官（都是匿名的）控訴盛將軍的印刷品，說他剋扣軍餉，只重派系利益。後來他與各報館刊出。這次宜川戰役失利，他無疑要負直接責任。現在又聽說已經撤銷「撤職查辦」的處分，改為記大過一次，以觀後效。宜川之戰後，國軍實力受了很大的折損，所以不得不自其他各地抽調國軍赴援。自三月二十日起空運部隊開始，接連四天，天天都保持一百次以上的飛行次數，主要的由徐州調來，一部份由四川調來。據說當局以四個師增援陝北及關中，三個師增援漢中及其周圍地區，這是自剿共戰等

受外援的第一次。去秋潼關告緊時，胡將軍尚有絕對的自信，可以不要援軍，就足以制伏共軍的攻勢，現在不得不需要援軍，而援軍的數量差不多超過他所指揮的直屬部隊。當局這種決定，當然是有鑒於西北局面的嚴重與重要，共軍既然再三喧嚷着要會師漢中，不管他是否是一種宣傳攻勢，也不得不防他一下。這次大量的增援，在消極意義上，可以阻遏共軍攻勢，在積極意義上，還可以改善國軍在陝北的地位。

即使有人將共軍在陝北的攻勢解釋為一種牽制性的行動，可是中外對這次戰役所產生的結果都很注意。南京美軍顧問團，最近派了一位校級軍官來西安，據說是來考察國軍在陝北失利的理由。湯恩伯將軍亦於二十二日來此，一說他是為了訓練新軍的事，來與胡宗南商量的，一說是中樞命令湯氏來此調查陝北戰局失利的理由。

胡宗南調職的消息已經傳了很久，這次失利後，反而更沈寂下來。有人說胡將軍因這次的打敗仗更使他不會離開西北了，因為此時他已更難心。而且在指揮系統上，胡宗南還有他的歷史地位，現在換一位新人來，除非是胡的舊部如陶峙岳等，否則一定需要感到指揮不靈。可是與其仍由胡的人來指揮，不如仍由胡的人來指揮。若換胡以外的人來，如朱紹良（一度盛傳朱將出任西北剿匪總司令）等，則指揮上更不靈活。所以，除非戰局好轉，胡宗南暫時不會離開西北了。陝籍軍人中，最為人所注意的，是關於麟麟，他便是陝西紳商所矚望的人物，一部份人都希望麟麟能回到桑梓來服務。甚至有人說，如麟麟能早點回陝西的話，孔從國、趙壽山不致於叛變。據說麟麟對本人亦常常不忘於服務桑梓之念。

胡宗南的作風，已有了轉變，很多人有此感覺。劉毅的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現交由盧宜軒將軍，是很使人驚異的。盧為西北軍老將，久屬孫運仲之麾下，為山東籍，不屬於胡之系統。劉毅的第二十九軍中下級幹部為清一色

定開始全市人民自衛訓練，分成三期，替訓全市壯丁（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共二十五萬人，學校教職員學生均不得不得逃避的，可是誰也不相信這種訓練能夠普遍而公允。在西安較緊張的時候，一些銀行都在忙於疏散存款，有的計劃撤到漢中，有的計劃包機飛成都，還有些安全感特別重的人，要將寶眷送到昆明，要這些人來參加自衛訓練，恐怕有點近於滑稽。

難派在西安市民是一種極為沉重的負擔。政府規定老百姓們負擔一點吃不消。尤其是這二千多億的數目，派得緊，派得兒，一家小門面動輒幾百萬，住家戶也要按所住房間多寡來出款。商家很多都拒絕交納，可是市當局表示決無考慮餘地，當然是要照繳不誤了。

因為關中產煤區白水、銅官被共軍攻佔或威脅，所以西安的煤炭價格，漲到極高。原來（下接十五頁）

# 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值所

## 激起的波浪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陽春三月，物價的春潮洶湧而至。近來天空的飛機一直嗡嗡一沒斷，然而關內却斷絕了半個多月的消息。東北恢復新聞檢查後，外埠記者相繼離去。平津報紙讀不到，連本地在朝要真的報紙都常開天窗。政府當局對晉京東北諸老重申：「政府貫徹既定方針，確保東北，有辦法，有把握」。言猶在耳，而四平不保，永吉撤退，東北人民摸不清倒底政府葫蘆裏裝的什麼藥，却被嚴密地悶在葫蘆裏。

由幾位東北名流縉紳組成的所謂東北民衆請願團，在東北局勢岌岌可危的時候，飛京請願，攜有三項神聖的使命。(一)確定法幣流通券比率。(二)速派大軍，打通遼西走廊，組訓民衆。(三)救濟流亡青年。東北千瘡百孔，遍地狼烟，這三項建議，確乎都是當前急務，刻不容緩。政府如非因爲手足無措而點頭轉向，是應該早已見到

了。到現在問題越鬧越嚴重，顯示出政府的沒辦法，不是不想辦的。如爲了打通遼西走廊，才拆東補西地調來范漢傑兵團，作爲給東北的一劑強心針。雖沒能如所期地銜接起寸斷的平瀋線，但是政府確已盡了心。如再增添大軍，要看政府如何抽調，不是派不派，而是有沒有的問題。組訓民衆，如何下手，真沒人敢回答，要想和深入民間的共軍，去一爭短長，若非奢望，也是夢想。至於救濟青年，更是空文一紙，充其量也不過把他們編入軍隊。然而如此打算只會收到相反的效果。(如長春松北聯中的青年大批北流，即是一例。)所以後二節目，只是陪襯而已。其中「折騰」得最厲害的，是直接刺敵人心的流通券問題。聽聽一般輿論，看看在瀋陽報紙所占的重要篇幅，就知道它的份量了。

代表們抵京後，奔波忙碌，謁見首要；連日與國行總裁張嘉璈研

討的結果，對流通券問題，通過了三項原則：(一)准許東北與各地通匯，但匯款數額有一定限制。(二)流通券與法幣比值不得少於一比十。(三)法幣准許出關，自由使用。流通券不得在東北以外各地使用。同日財政部公佈了根據三項原則而擬訂的流通券與法幣兌換及行使辦法。二千元的大額流通券於月初發行後，物價的波動，只可看作物價上漲的序曲

使東北的金融情況更趨惡劣。因爲流通券不能入關，且繼續發行；同時關內外的匯兌不完全開放，兩地貨幣的流通沒法平衡，無異形成東北人民的雙重負擔。流通券和法幣規定爲「一比十」的比率，是流通券貶值的鐵證。所以近來流通券和法幣兌換的黑市越法活躍，比值是「二比七」。市場上反應靈敏的黃金，黑市價格數日內由廿三萬一錢，一氣漲到五十五萬。銀元每枚由一萬三千元漲至二萬九千元；糧食一天四五個價錢，壓得人沒法喘氣。三月來主要物價的變動如左：(以流通券計)

命的高梁米來說，三天前每斤是五千元，十九號下午就漲到了九千元。其他，大米每斤一萬二千元，豆油每斤一萬八千元，豆餅每百斤由四萬漲到十一萬。所以家無隔日之糧的老百姓，已沒法活命，似乎已臨世界末日。人們見面說：「這法幣是什麼？我們怕的是什麼？」因爲流通券一貶值，物價馬上就漲。現在政府公佈比率，改爲「一比十」，物價首受波動，東北人通通吃虧。這與光復後政府發行流通券的原意相違背，實在是政府顧慮不週。將來恐怕東北局勢難不敗於軍事，而將敗於經濟。我們應向政府提出抗議，流通券不准入關，法幣可以出關，試問政府是否有大量法幣出關使用？在東北還是用流通券，將來還要繼續貶值。因此，第一我們要求政府准許流通券入關，第二比率最少應照原「一比一·五」，第三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流通券繼續發行。這是我們東北人的生死關頭，我們一定要力爭。這一炮放得挺響，空氣的緊張熱烈達最高潮。第二位發言的張幼枝也力竭聲嘶地嚷道：「流

(下接十三頁)

流通券法幣比值規定

二千元流通券發行後

二比十後三月十九日

大豆每百斤	九萬元	十二萬元
高粱	廿五萬元	二七萬五千元
高粱米	卅四萬元	三八萬元
大米	卅四萬元	三七八元
小米	三三萬元	四四萬元
苞米麵	二四萬元	二五萬元
豆油	七八萬元	九〇萬元
兵船麵粉每袋	二六萬元	三〇萬元
利期粉	四四萬元	五四萬元
粉線五福布每疋	二五萬元	三〇萬元
20支天女紗每包	四八〇萬元	五六〇萬元
大象紙煙每條	三萬七千元	四萬二千元
咖啡煙	三萬四千元	四萬八千元
紅光煙	六萬五千元	一一萬元

市上行情如此，旬是惡風浪仍堅挺，毫無回疲跡象。至於零售價格，荒唐得更令人難以置信。僅以每天賴以活

各省市縣參議會，及人民團體代表召開聯席會，商討「流通券災禍」的對策。情緒鼎沸中，展開了唇槍舌劍的激烈辯論。參議員李漢芳首先發言，他大聲疾呼地說：「這法幣是什麼？我們怕的是什麼？」因爲流通券一貶值，物價馬上就漲。現在政府公佈比率，改爲「一比十」，物價首受波動，東北人通通吃虧。這與光復後政府發行流通券的原意相違背，實在是政府顧慮不週。將來恐怕東北局勢難不敗於軍事，而將敗於經濟。我們應向政府提出抗議，流通券不准入關，法幣可以出關，試問政府是否有大量法幣出關使用？在東北還是用流通券，將來還要繼續貶值。因此，第一我們要求政府准許流通券入關，第二比率最少應照原「一比一·五」，第三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流通券繼續發行。這是我們東北人的生死關頭，我們一定要力爭。這一炮放得挺響，空氣的緊張熱烈達最高潮。第二位發言的張幼枝也力竭聲嘶地嚷道：「流

# 國代和立委的選舉糾紛

褚光明

## 國代選舉糾紛與國大

### 法定人數

(觀察南京通訊)

因爲國大開幕在即，代表之爭到了最緊張的關頭。三月二十六日，簽署當選選務所，要求發當選證書。自上午堅持到深夜。選總主任張厲生束手無策。

糾紛的現況是這樣：簽署當選選務所約六七百人，到京的有二百六十人。他們組織民選代表聯誼會，也和國大一樣辦理登記報到手續。各地通訊登記的人也很多。三個月來爭執的結果，中央已經讓了一步。即對中央提名人可以不讓，不過還有一部份約二十幾名中央提名人落選者，屬於小圈子以內，必須要當選，可是簽署當選人依然拒絕。對於友黨應讓的總額爲一百六十四名。中央堅持要讓，說道是政治問題，不讓勢將引起嚴重後果。簽署當選人認爲這是憲法問題，讓選以後將

喪失憲政意義。中央令選總對於和黨內中央提名人爭執的簽署當選人先發證照。但他們不要，堅持要發同時發，不要個別擊破的當。中央通知應讓友黨者四十名於廿六日看見蔣總裁。此四十人未去，說要召見全體纔去。張厲生表示所有簽署當選人證書日內即發，但在廿六日僅持全日的情勢下，未見發出。傅曉峯，邱映光二人爭執中有錢支小插曲。職業和婦女簽署當選人向首都高等法院提起控訴，第一被告人是政黨提名人章瑛曼和李實平，第二被告人張厲生。廿七日上午開庭，張氏親自出庭，詳情已見報載。又天津民選代表趙述初悄然來京，趙年六十餘，名片上初印「候補民主烈士」，旋又改爲「民主烈士候選人」，並宣稱政府如不守憲法，決抬棺材進京，以老命相拚。又民選代表一〇二人簽署向法院以刑法一四六條控告張厲生變更選舉結果。法院開庭未審。三黨負責人就糾紛

事日來頻繁商談，無良好辦法。兩小黨代表報到者寥寥。一般看法，政府最後不得不讓步，由簽署當選人出席，再由簽署當選人出席，再個別勸說，有一個算一個。至於兩小黨總額，如兩黨堅決爭執，祇有另謀解決之路。但是目前似乎已無解決之路，唯一的可能，祇有由兩黨另提一批候補區籍人，填充候補區缺額。可是這個辦法劣績昭彰，不成功的辦法。不過事實上，兩黨對國代問題全力爭執，無非是一種姿態，其目的在求立委問題上不再吃虧。如果對此點政府能以確實保證，兩黨可能讓步。因爲在此大會中，兩黨代表佔小部份，反正無能爲力。

由於糾紛中幾百名代表未獲解決，民宵兩黨代表報到不甚熱烈。廿一日，蔣主席又電令當選代表之軍人暫勿來京，人數據估計有數千人。此外，各級黨部又通知可能有爭執的代表暫勿來京，所以報到代表不踴躍。廿六日止，僅七百六十四人。開幕，開議，及選舉總統時能按得法定人數嗎？依憲法及選舉法所規定的代表總額爲三，〇四五人，已選出者二，八三二人。現報到者僅七百餘人。至廿八日止，充其量一千二百人。能否開會呢？這是一般的疑問。按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第八條：依憲法選出之國代達總額三分之二時，可以爲合法之集會。已超過三分之二。惟若按國大組織法第十二條之出席，不得開議。此處過半數如指總額而言，應爲一，五二三人，如指選出額而言，應爲一，四一七人。而以現時報到情形看，很難到此數。至於總統選舉，更需要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在二十六日國大籌委會招待記者席上，洪蘭友輕鬆地把這個問題巧妙地解答了。據稱：「國大召集，須有選出總額三分之一。至於開會人數，按一般慣例，祇要有合法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此處合法人數，可以解釋爲召集合法集會的人數……」按照這一解釋。召集集會人數應有總額三分之一，即二，〇三一人，而開幕人數祇要此數——即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計爲一，〇一六人。照這樣說，廿八日晚止，一千二百人的報到是不成問題的。這個解釋是否牽強呢？好在條文是死的，解釋是活的。但集會人數和選舉總統的應有人數規定的很明顯，無法再解釋。所以開幕必然如期，而開幕後勢必會討論議事日程等項。甚至有休會等待的可能。

## 山南欲來的立委選舉糾紛

二十六日，新民報第一版出現一則廣告，係「中華民國國民選立法委員聯誼會」之第一號通告，內稱「查立法委員選舉早經結束，當選證書尚未發給，而國民大會召開在即，立法委員自行集會之期已迫，我民選立委尤有聯繫之必要。爰經集議成立中華民國國民選立法委員聯誼會設通訊處於南京。凡未參加者請速函或通訊登記，俾資聯繫。」這個通知，顯然是立委選舉糾紛即將爆發的一個信號。

支持聯誼會的人承認立委選舉糾紛勢難避免。渠之估計，未來糾紛中的立委數，不下一百人。其情形與此次國代糾紛並無二致。如中央對國代糾紛有合理解決辦法，立委糾紛可以循例解決。假如國代糾紛不能解決，遷延下去，兩個糾紛性質一樣，可能新舊合流。另一主持人談稱，此一通告發出，將使糾紛中之民選國代表受不利影響，因政府多一顧慮。不過此事係出於偶然之錯誤。渠等原計劃將此通知刊登中央，新民及南京三日報及上海大公報，命人持稿至新民報估價。此人隨即忽忽赴鎮江。新民報乃遲遲刊出，以致較原定計劃早三日云。筆者應於此處指出，民選國代及民選立委兩聯誼會設於同一地點，即南京日報亦即鎮江中學內。附帶指出：南京日報社長亦即鎮江中學校長，又係同一人，喬一凡先生。喬氏係蘇北區域立委候補第一人。

關於立委競選的情形是這樣：總額七百餘名，除去地方當局、民宵兩黨及一部無黨派名額而外，中央所能決定的名額最多祇有一半，三百數十名。其中，一向由孫科氏領導的舊立委（不包括去年四月按比例分配法參加的民宵兩黨立委）提名候選人有七十餘名，另一競爭行憲後立法院長者。如衆所知爲陳立夫氏。然而準備支持陳氏的競選人，實與聲望不能與舊立委相較，在中央審查會，大多不能通過。僅能獲得候補候選人資格。至於獲得通過之正式候選人總數，雖能超過舊立委提名數，但就雙

# 哀悼許季葦先生

吳世昌

昨天結束了這學期的功課，今天下午只須去把學生考了，把卷子看完，便可以以有六個星期的復活節假期。聽說愛西施河兩岸，和瑞拉姆公園區附近，正是芳枝茂茂，繁花如錦的好春天氣，我還沒有功夫去看看。但就在今天早飯時，得到一個最壞的消息，許季葦（壽裳）先生被刺去世了。我妻在信中說：「兇手是一個曾經用過的花匠，廿一歲，台北人。此人偷了他家幾次，最後一次被許先生發覺了，拿東西擲他，他即一不做，二不休，將刀刺了四下。一代學人，就此離開人世。我爲了這事，難過得很。」

我最後一次看見許老先生，是民國卅五年春天，彷彿也是這個時候，在重慶上清寺牛角沱的街上，他正在接洽復員東下的交通，似乎很忙，精神很豐饒，原想和他長談一次，但他是住在歌樂山的，進城來的時間須用鐘點計算，就無法和他多談。三十五年秋天，我乘中大最後一只復員船東下，八月廿一日到校後，他從台灣打來的兩個電報和兩封長信已經在南京等了我一個多月。我這才知道他是去台灣任臺灣編譯館館長的。這當然因為他是陳公洽先生的老朋友，但當時要請一位精通日語、學術界有聲望、而又耐勞苦、富有青年朝氣、有開拓事業的魄力的老學者，國內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以我和他的關係而論，他原可以不必事徵我同意，連把旅費匯來，並且事前通知彼時臺灣長官公署駐滬辦事處代訂機票等等。但我因爲東下太遲，竟辜負了他的一番厚意。去年年初台北事變，知道他平安無事，十分欣慰，不想他這次竟遭到這樣的慘死。

關於他的去世，我到此時爲止，連日子地點都不知道。我要給我的消息，大概是從報上看來的。對於臺灣人的性格，我承認毫無了解。以他平日爲人的忠厚誠懇，丁寧周到，在台北事變前他安然無恙，毋寧是當然的。但是奇怪得很，我常常把他的不幸和近來別的學人的不幸聯想在一起。我想知道，在事實知道得這早的時候，極不應該如此聯想，我怪我自己這種糊塗的情感毫無根據。我寫信到國內在臺灣的朋友，希望知道些詳細的消息，證明我的聯想完全錯誤。

我認識許老先生是在北平，他任平大女師院長時，有一次和新婚的唐立夫先生在中山公園春明館外草地上吃茶，是芍藥盛開的時候，他、唐先生和我在一起散步，我的印象是在和煦之中帶點嚴肅。這也許因爲那時平大女師

院在風潮之後，經他接長認真辦理，大爲安定，故而有此感覺。但在北平時我並不常常遇見他。廿六年秋，我從北平逃出來，因爲北平研究院的史學研究所搬到西安，我在十二月趕到西安。那時北平的師大、平大和天津的北洋也在那裏成立西安臨時大學，他是校務委員。廿七年一月，我到陝北鄜縣去調查大佛寺的唐代刻石，二月回西安，研究所的同事何樂夫先生說，許季葦和黎劭西兩位先生都來過了，因爲臨大人沒到齊，要我們去幫點忙。我就是這樣開始教書生涯的。西安臨大因戰事搬到陝南城固，改爲西北聯大，北平研究院的史學研究所簡便成了她的附庸。

我和季葦先生同事一年半，才能親接他的警歎。城固是個極小的山城，幾乎天天見面，初去時物價低，生活尚裕，那地方毫無可以娛樂的地方，許多同事就打打小牌，吃吃館子以爲娛樂。但是許老先生從不受打牌，也不大吃館子，他和許多聯大的青年教職員住在一起，在院子裏打起三張大方桌子，每天下午四點鐘，脫下長袍和他們打乒乓球。那時大家都自己僱一個廚子做飯，他却和那些青年人組一個「飯團」，後來生活逐漸不易，許多同事也只好放棄「小廚房」而紛紛組織飯團。他是聯大的老輩，但最喜歡和青年人在一起，毫無老輩常有的「老氣」。見了面必先伸出手來和人握手，訪客告辭，他一定先替他取下一大衣，幫他穿上。城固的天氣很壞，雨季，泥濘，他在鞋子外面繫上一雙本地的草鞋，健步異常。（聽說後來有一位年輕的「一當局」，却有包車，學生吃不飽，把他的車子燒了。）他的字，別有風格，最負盛名，不但以楷書寫隸篆，且以楷書寫金文甲骨文，頗有晉唐人風致，而有時則枯如瘦金體。同事同學向他索書的，有求必應。當時聯大同事的家中，幾乎家家牆上都貼了他的字。他的消遣，除了打乒乓球，就是寫字。現在矗立在城固郊外博望村張雲墓前的那塊「重修漢博望侯張雲墓道碑記」的碑陰，便是他老先生親手書丹的一整篇「漢書張雲傳」。

但他並不閒，那時他除教書以外，又是校務委員兼文學院長，後來改任法商學院院長。這個學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她的前身又是北京俄文法商專科學校。這個學院先天的有一個「俄」字，後來也還保留一些俄文課程，因此神經過敏和別具風采的人物（當時中國還未和德義法西斯政府宣戰），却不免對她一另眼相看。而教部

派到城固參與校政的大員，已不稱爲「先生」，而呼爲「同志」。有一位「同志」，經常帶着手槍，口袋中裝了子彈，對於他所看不得順眼的有些教授，竟下流到在許多人前面，掏出一把子彈來，嚙皮笑臉的問道，「花生米吃不吃？」這位電影檢查員出身，「留英」而不會說半句英語的「同志」，後來畢竟完成了他的「傑作」，把西北聯大會大學解散，改在他認爲清一色的西北大學，最後在臨行時還對他的朋友說：「我是一架轟炸機，現在任務完畢，安然返防。」那時有一些學生，在這位同志的「循循善誘」之下，也都有了「自衛」手槍。北平帶來的純良學風，只好退避三舍了。而許老先生，這時也已應了中英美聯董事會聘爲研究講座，離開了城固。接長法商學院的，便是那位「同志」。正如同許老先生以能書者稱，他以麻將能手著稱於西北大學。

這些事我是到後來才弄清楚的，因爲那年（二十八年）的暑假，我按學校派到在蘭州舉行的甘肅全省中等學校教員講習會去作短期講演。九月初在蘭州看報，見到西北聯大改爲西北大學，九月底經西安回來，經過漢中時見許多同事都向西安去，許老先生也在內。那些有手槍的學生反對許老先生，當然是奉命的，理由是許老先生是若干年前「香退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聽說還有鉛印的傳單，但是在城固沒有一個人見到，而當時的教育部却有。（我那時想，假如當時蔣子民先生也在西北聯大，一定也遭反對，因爲他也是「香退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

我回到城固以後，雖然仍舊教書，但眼看著常常有同事走，心中十分難過。許老先生到那時還在雲南滇江的中山大學，後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他到成都華西大學，他從雲南來電要我接他的課，我便於十二月底離陝入川，到成都那天是他自昆飛蓉的次日，我第一次嚐到他從飛機上帶來的雲南橘子。以後我轉輾重慶，很久和他沒有見面。三十三年春，我因奔先兄之喪自昆飛渝，從樂山回渝時，從小龍坎跑到歌樂山，和他作一次長談。以前我和他所談到的，都是文史方面的種種問題，那一次談的却全是民生和國事的前途。他說：「敗是敗不得，勝了也是不得了。」他告訴我許多馮玉祥自川西去勸募獻金回來講給他的故事，足以證明那時的政治已經病入膏肓，軍事面臨極大危機。這是四月初的事。四月底我正娶同桂林，重慶的朋友對我說，「長沙又吃緊了，不如在重慶罷」。我當時還很樂觀。我說：「長沙怕什麼？不是日本鬼子已經三進三退了嗎？」但我回桂林的第十五天即被「緊急疏散」，接著在桂貴兩省山區中逃了半年。在苗區中沒有飯吃，天





# 包華麗夫人逝世

## 一百年 孝隱 女士凌卓

今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正是包華麗夫人 Madame Bovary 逝世一百年的紀念日。這是在世界文學界很令人記憶談論的一件事。

凡是對於文學稍有興趣與常識的人，沒有不知道佛羅培爾 Flaubert 這部小說名著名叫包華麗夫人的。但是關於包華麗夫人實際的歷史，就知道的較少，或者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包華麗夫人究竟影射何人？這一問題的爭論，在這部名著出世之時，甲是乙非，莫衷一是。經過長時期的考證，才公認無疑她就是顯居麗女士 Adeline-Veronique Couturier。

顯居麗女士生於一八二一年。在一八三九年八月七日嫁與一位顯赫的醫生名叫德乃馬 Eugene Delamare 為妻，她那時還不滿十八歲。

她是一位浪漫、開朗、而喜裝飾的人。自出嫁不久，就欺騙了她的丈夫，而且負債累累。結果她於一八四八年三月六日——世紀初的今日——服毒自殺。她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遺下一女，名叫 Alice-Delphine 年剛六歲。在她逝世一年半之後，她的丈夫也服毒自殺了。這便是真牌包華麗夫人的歷史。佛羅培爾這部小說的主人翁，所指確有其人。其人就是顯居麗女士。

但在佛羅培爾本人曾堅決的反對是影射這位女郎的，而且他堅決的否認他這部小說有任何實際人物做背景的影響。

他於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八日寫給向德比女士 Melle Leroyer de Chantepie 的信中說過：「包華麗夫人這書沒有一點是真實性的。這是一部完全憑空捏造的歷史。」他於一八五七年六月四日寫給蓋爾多 Calleteaux 的

信中又說過：「沒有任何模型人物放在我面前的。包華麗夫人這書是一個純粹的捏造。在這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完全由幻想來的。就是 Yonville-L'Abbaye 這個地名，實際也不存在的。Rienlie 也沒有這處地方。但這是免不了在 Normandie (法國西北境) 的人們因這些類似的地名發生了很多的猜想。我是另有幾種人的性格在那裏描寫的，但反而沒有描繪的十分逼真。」

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四日，在佛羅培爾及他一班朋友所刊行的日報 Journal 上，Goucourt 弟兄們又會有過這樣的記載：「我們與佛羅培爾閒談……談到包華麗夫人這部書。佛羅培爾向我們承認他影射了一個，惟一的模型在那裏描寫。這人離現實很遠，是一個古代的軍人。這軍人放縱瀟灑，常拔出劍來威嚇他的母親，詐取銀錢。他常穿靴子、皮褲、戴着巡警的帽子去 Lalanne 馬戲班內行劫……」

幾天後，即三月二十日，佛羅培爾給高馬夫人 Goucourt 寫信又這樣說過：我重三覆四的說明，世間人們總有很多無中生有的猜想。當我寫了包華麗夫人這部書之時，常有人來問我：「是××夫人吧？你願意描寫的是什麼？」我接到許多全不相識的人寫給我的信。其中竟有一位住在 Reims 地方的先生，寫來一信給我慶賀，說我為他的不忠實的女人的事出了氣，報仇了！在 Saine-Ineerie 所有的醫生都要來賞我的耳光。更可樂的是南非洲一位軍醫太太真名 Bovaries，發音與我杜撰的這個名字 Bovary 完全一樣。這是我五年以後才發現的事。」

但這些都是佛羅培爾因為孝道而發出的謊言。他是十分怕引起他母親的懷疑而傷他母親的心的。原來他所描寫的包華麗夫人的丈夫德乃馬醫生是 Rouen 城中 Hotel Dieu 醫院外科主任佛羅培爾老先生(就是他的父親)的一個往來頗密的學生。他母親常接待這學生並留宿學生吃飯。後來聽說他兒子所著這部書就是描寫這學生家中的醜事，她曾大加責問。佛羅培爾便堅決否認，並否認有影射任何人的事。他這種謊言，一直堅持到底。

這就是佛羅培爾否認題名 Madame Bovary 這部小說有影射任何人物的真實性的原因，也就是為這部名著作實際的困難的所在。

自然，名著小說不必影射真實人物的。但佛羅培爾這部小說中所描寫的 Emma Bovary 確是影射 Adeline-Veronique Couturier 這女子，早已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雖然書中大部份的人物是確有其人的，而且早經一

天吃南瓜，滿肚子，軍隊常在我前面跑，日軍在我後面追也追不上，於是記起了許老先生的話：「這樣子簡直要垮，簡直要垮！」我現在又記起了他一手擦着白臉，嘴裏咬著象牙煙嘴的神情了。

我所知道的許老先生的事蹟不多。但我在認識他以後的十來年中，我覺得他切實誠懇而認真嚴肅。他在平大女師院長任內的認真，是當時北平教育界所周知的。他的認真不僅使女師院安定下來，而且深得學生愛戴。在西北聯大任內，當時三校學生遷移，圖書設備極其簡陋，戰局又不穩定，學生常於課餘出去宣傳抗戰，但他不但督促學生讀書極為認真，而且自己也非常用功。我是他的後輩，但他常常不恥下問。他在華西任教時經常和我通訊討論問題。對於後輩的同事，也愛護如家人，認真也如父兄之於子弟。可是有一特點，他常常是青年人一樣生氣蓬勃，決無老氣。他和章太炎是在師友之間，留日時與周像才先生昆仲，同時，與陳才先生交往尤密。以章氏學派而論，他應該是古文學家，以陳才先生的交誼而論，他受今文學家的影響也當不少。但他為學不泥師說，不墨守任何一家。更不像若干時賢，抱章氏之餘緒，嘆人心之古不古。甚至於章氏非卜辭，則跟着欲「理一甲骨文字之一惑」，章氏講古音，便從而排斥科舉的音韻學。他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甚久，任江西教育廳長多年。晚年治史學，文字學，傳記文學，每每不惜從頭做起，不知老之將至。他的稿子發表的很少。我只記得戰時重慶出版的一讀書通訊一上有他關於傳記文學和文字學的一些論文，似乎都是臨時應人索稿而作，未發表的手稿一定不少，希望國內的朋友能收集編印出來。此外，他大概還保存不少魯迅的手札，我想這和他自己的手跡一樣值得影印流傳。——他的手跡，不論短札長信，大都是筆筆不苟的楷書。即以書法而論，既沒有鄭季胥的霸氣，也不同沈曾植的蒼勁，別有清挺靈秀，運乎鈎勒之間。我希望他的在台北的朋友，如李季谷，林本喬諸先生，能就近担任起這一份編集的工作。

卅七年國父誕辰之夕。寫於牛津拿學來路賈廬

一證實了的。雖然書中地名也很多是確有其地的，而且也早經一一證實了的。不過事物的真實性，並不妨礙著作大家的創造技能。佛羅培爾的包華麗夫人，也並不是祇憑了一番登記與註冊的能事而已。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在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

# 觀察

· 元萬三售份每 ·

日十月四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 第七期



## 第四卷

### 專論

### 只有兩條路 夢魔的覺醒？ 聯合國的安安全理事會 與國際和平

倫敦通信

### 美援與英國外交

書簡

### 擬J馬薩里克遺書

### 觀國大畢竟召開了

### 觀察陳辭修去矣

### 爛污東北

### 信通 北大「三·二九」前後觀察特約記者

人物及事業

### 鄭兆良和積鐵

文藝

### 一顆微妙的心

觀察文摘

### 論政治上的新病態

浩然

袁昌英

費孝通

蕭乾

田汝康

李浩培

潘光旦

樊弘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掛：六十七萬元

(月個三)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八萬元

掛號每冊十七萬元

封底藍色三千萬元

普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通 封面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閱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足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 讀者投書

## 一年之間

編者先生：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過來了！一般空氣很緊張，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靜。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似的。大家問的是「來了會怎樣？」一年之間，變化之大，可以想見。

黃文通 三月二十六日 北平

## 咄咄逼人

編者先生：上週立法院例會討論特種法庭組織法時，一部分立委表示反對，詳見報載。不意孫院長竟謂凡不贊成該案者，就是同情共產黨，同情共產者可以退去云云，聲色俱厲，咄咄逼人。查一部分立委之反對該案，純係站在法律的立場，而並不參與任何政治的成份在內。因為既欲實行法治，則除普通法律及普通法庭外，不應再有其他任何特種法律及特種法庭。立法委員站在法律地位發言，實極正當。孫院長強欲以法律遂就政治，實已失去法治精神。

抑有進者，查立法院會議，雖由立法院院長為議長，而發言權實以立法委員為限。立法院長並非立法委員。（行憲以後之立法院院長係由立委互選，目下之立法院院長係由國府主席任命）。立法院發言，係就其本人職權起立發言，立法院院長僅在主席台上有其席位，委員席中並無其席位。故立法院院長之職責僅在主持會議，支配議程，維持秩序，院長本身並無發言參加辯論之權。故孫院長就該案發言，亦於制不合。

張雲平 三月三十日 杭州

## 長春徵兵，惠及獄囚

編者先生：東北戰局在一面倒倒的情勢下，只剩兩大孤點，國軍方面的兵源極源俱已枯竭萬分，遣使得亂英雄們焦頭爛額，束手無策。過去雖曾宣佈壯丁可以驅馬代替，糧源由土匪接應，但也收效不多。不料却有情急生智的謀士，如最近長春行政當局向一東北剿總一獻策，要把監獄中的所謂「軍犯」罪囚施以感化，使之從軍，以便籌節因糧而闢兵源。報載此一建議，已蒙採納，並通令東北各省市（按東北各省市云者即今日搖搖欲墮的長瀋二大孤點而已）一體遵行云。

賈子心 三月廿三日 長春  
（附三月二十三日長春中央日報一份以爲證明）

## 台灣人民看憲法

編者先生：現在算是「行憲」了，但是在這亂亂第一軍事第一的局勢下，最「違憲」的往往是政府本身。在戰區固然無法無天，政府人員爲所欲爲。在這裏就稱最「安定」最上軌道的台灣省，軍事機關無法無天，根本無視所謂「人民的自由」。試舉一個最實在的例：聯勤總部台灣供應局和台灣某大企業公司訂購一批木柴，因爲該公司交過一批貨後，便交不出貨，於是這位供應局的局長便把該公司的副經理陸費樹華，非法羈押起來，關押在供應局軍法處的拘留所內，迄今近一個月，非要他交出貨來，否則就一直押下去，我是一個台灣省人，過去在日本學法律的，從法律上看，中華民國的堂堂憲法，說明「人民不受軍法審判」，而且即使有犯罪行為，偵查機關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一切法律、命令、條例、與憲法抵觸者絕對無效，這些都是憲法明文規定的。查陸費君係一商人，依法自不得受軍法審

判，況且聯勤總部台灣供應局不過是一個供應機構，他的軍法室祇能審判所屬官兵，有什麼根據來拘押審判一個平民？即使該商民延交貨物，也該移送法院辦理，豈能一味瞎押！據說台灣商界向該局局長李進德抗議，李進德推說是依據國防部的命令。這種軍人違背憲法，公然侵害人民身體自由的違法行為，而政府可以充耳不聞嗎？在這台灣，發生這種可笑可恥的事，使我們台灣人明白國民政府的憲法是怎樣一回事呵！

林建勳 三月卅一日 台北

## 小學生與國代

編者先生：湖南臨湘昨晚歡迎該縣的國代到南京出席國大的一幕，其作風真是有點兒特別！當時我正在該國大專車的列車上，當列車快進臨湘車站時，就爆竹如雷了。這時是深夜兩點鐘光景，剛下過大雨，我發現現在歡迎的隊伍中（是排成隊伍的形式）沒有一個老百姓，遠遠的並分散地立着幾個荷槍實彈的兵士，顯然是戒嚴，並聽到喝著老百姓走開的洪亮的聲音；在歡迎的行列中，行立着有幾排大約有八九十個小學生，有幾個並帶着洋鼓，我看到他們的鞋襪都是濕淋淋的（很少穿著膠鞋！）拖泥帶水的站在泥濘不堪的月台中央，那樣的夜深，那樣的寒冷，據說他們還是由五里以外的學校召集來的！該國代下車後（由岳陽上車路過臨湘），沒有對歡迎的隊伍打招呼，僅僅與幾位主持者嚶嚶嚶的談了很久，現出赫赫的派勢，對於小學生的熱忱（！）却沒有着着在眼裏。一會兒，車開動了，又是一聲立正的號角，接着便是又一陣的爆竹如雷。小學生深更半夜在雨泥地上寒冽的夜風中行立歡迎代表而得不到代表的青睞，我簡直替小學生們掬傷！

方鈞 三月卅一日 漢口

## 選舉與命令

編者先生：今天，全國各報都用頭版鉛字登出來國大開幕的消息。還記得去年宣化縣選舉國大代表時，曾經鬧過這麼一個笑話：

宣化縣國大代表候選人，國民黨提的是董秀明；翁署競選的有李林等數人。一個陰寒的午後，董秀明在市場裏頭北戲園競選——公開講演。筆者爲了學習民主，冒着寒風去聽講。到場時，台下坐着的人，除去幾個商店的小徒弟之外，只有一個在街上擺攤兒相面的了。問他們，幹什麼來啦？他們的回答是：警察讓來的。枯坐了粉其半點鐘，董先生由幾位地方首長陪同蒞臨了。台上司儀的人！聽說是縣政府的小職員；他發了一聲「敬禮」的口令，大家無可奈何的起立致敬，又遵令落座。這時，三四個巡官帶進來二百多「雜牌隊」，據說是正在受訓的保甲長；才把樓下的座位勉強佔滿了。董先生的講演倒很簡單，根本沒有競選綱領；他來說說，是董的命令；選上與否，也全由董來決定。董先生的競選講演結束了，縣長王一芳搶先發言。他對台下的「選民」們說：「我命令你們選董秀明先生！這個命令，和叫你們應工去修城防工事命令是一樣的。誰不聽也不行。……」會後，保甲長們真的聽從了王縣長的話，到各戶去，都這麼說：「縣長說啦！誰不選董秀明，就叫誰多出丁；趕快來修城防工事的時候。」開票結果，真的，董秀明的票最多。

今天，國大開幕，想董秀明先生已穩坐在國大代表的交椅上了。名正官順的國大代表，還有這麼許多內幕；無怪乎翁署當選而未去取得當選證書的代表們，把棺材抬到國大會場去，硬鬧着要參加了。——說起來，這真是一個笑話。

丁克山 三月三十日 宣化  
（下接十九頁）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李希培：浙江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  
 蕭乾：復旦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袁昌英：武漢大學教授

# 只有兩條路！

樊弘

我現在想以極明確的方法，指出在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人道上和哲學上只有兩條路。我衷心的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沒有三條路。

從經濟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經濟的路，一條是不經濟的路。經濟的路在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實質，依照不勞動者不應得食的原則，把他分配給勞動的大眾，和為大眾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水準。不經濟的路，在把自然科學所研究的成果不必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不充分的實質，依照財產神聖的原則，把他多分配給寄生的階級和為寄生階級謀利益的奴僕，少分配給勞動的大眾和為勞動大眾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以降低勞工階級相對的生活的水準。在這兩條路中，究竟走那一條路，我們必須加以決定。

在自由競爭的時代，有產者階級除非增加就業的人數和增加生產，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因此他們便必須要有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於以增加工業的實質。因為在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在每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的部份，極其微細，他絕不能減少供給提高價格，並亦不能增加供給降低價格。因他在這商品的海洋裏，所占的地位好像一滴流泉一樣，增之不為有餘，減之不為不足。他完全沒有控制商品價格水平的力量，因此，他便非充分利用自然科學於工業，於以降低商品的成本不可了。可是在生產獨占的時代，在某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部份極大，他儘可以縮減供給提高價格，直到他所得的最大的利潤實現為度。他既可以壟斷市場的方法，來增加他的分配，結果，他便不致於利用科學的發明來改良他的生產的技術，一則以降低成本，再則以增加生產了。因此生產便相對的減少了，分配更不公平了。這便是在上文裏所說，第二條路絕對不能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的原因。

在所有與管理尚未分家的時代，有產者尚非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為有產者尚須擔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但自所有與管理分離後，在有產者中，除以經理的資格，取得薪津者外，他們完全是屬於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為他們並未擔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由是他們和他們的奴僕所分得的勞動的實質，便完全是種不勞而獲。這便是經濟學上所稱做的剝削了。

有人替有產者階級辯護說，他們的收穫是由他們以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得來的。但我們知道，土地是天然的恩賜，並非有產者階級勞動的果實。資本乃是勞動者以血汗創造出的生產手段，更與有產者的勞動無關係。資本和土地，在他出生並參加生產的時候，完全是勞動者手內，而且他們所生產的成果，亦永遠沒有離開過勞動者的手。但因資本和土地和他們所增加的實質，雖然在勞動者手內，但法律和政治却不在勞動者手內，從此可見，有產者階級，以一種寄生的資格有之，因此勞動者便須以他們勞動所創造的實質，並以其大部分給有產者了。由此可見，有產者階級，以一種寄生的資格有之，因此勞動者勞動的成果，全然不似他們的代人所說，是因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的原因，而是因為法律與政治在有產者階級手中。假令一旦勞動者階級把政權和法權拿到手了，縱令資本與土地仍然參加生產，但這寄生的階級依然是不得分享勞動的成果的。由此可見，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希圖以巧妙的語言，來掩飾有產者階級的強盜的行為，亦是徒勞而無功的。

我們須要明白，現代世界上一切的罪惡都是由有產者剝削無產者階級而來的。然則將奈之何呢？這當然須要涉及政權的更迭了。

從政治上說，我以為，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革命的路，一條是反動的路。反動的路，在把

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叫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或自動的限制他們自己的剝削，於以增進人民的福利。耶穌、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們所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這一條路在把勞動者的生存的權利，交給政治上的豺狼虎豹，但叫這些萬惡的豺狼虎豹，自動的放棄或限制他們的吃人的權利，於以保障人民的生命。革命的路在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級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級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階級的權利，於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這一條路在把人們一齊團結起來，以溫和的或猛烈的手段，把豺狼虎豹上縛，以強制的方法，拔去他們的爪牙，然後再把他們解放出來，給予他們以平等的工作、麵包、與自由。在這兩條中，究採那一條路，我們仍然必須詳加考慮。

中山先生在臨終的遺言上說，中國的革命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但誰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呢？我現在想提出一個新釘鐵的標準。即凡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級並怕他們起而執掌政權者便是侵略中國的民族。反之，凡不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級並鼓舞他們起而執掌中國政權者便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任何一個侵略國均絕不能達成他們的侵略中國的目的，除非有中國人給他們當漢奸。中國被剝削的階級覺醒後，必無一人敢給侵略者當漢奸，因此中國的獨立便將成功。所以一個侵略國絕不鼓舞中國的被剝削的階級起而掌握政權。他並且必要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扶植中國的反動的政權，並鎮壓中國的革命的階級。所以，凡是扶植中國的少數的政權的，他必然是侵略國。日本扶植汪精衛與袁世凱便是可舉的例子。反之，凡是扶植中國被剝削階級的多數政權的，並不畏懼中國民衆的革命的便當不是侵略國。所以，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亦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給侵略者當奴隸，一條路是給他以打擊。一條路是剝削，一條路是反剝削的。二者亦必須加以區別。

# 夢魘的覺醒？

在今年大年初一的倫敦泰晤士報上我們讀到一篇例不具名的特約記者的文稿，叫做『距今一百年前』。今年是一九四八，一百年前就是一八四八。大家都記得一八四八是十九世紀中歐洲最大與最普遍的革命年。當時歐洲各國，特別是在大陸上，都有一些革命的行動發生。這篇文稿便把這一年的紛擾的情形描寫了一個縮影，也兼論到了百年來演變的大勢。同時，作者在篇首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篇末提出了一些評論。

問題是：今天可以知道明天麼？發為這個問題的人一向很多，但作者特別提到了當時法國的政治家與政論家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因為在一百年前一月二十七日的法國議會席上，他恰好問過：『你們在這當兒能料到明天

在剝削的和被剝削的階級尚未開始決鬥之時，一切問題尙可從容決定。可是，現在已經開始決鬥了。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這決鬥的過程中，必須那一方面讓步，方纔合於人道主義。於是人道問題便出來了。

從人道說，我以為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人道的路，一條是非人道的路。非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級把被剝削者的階級，以威脅和利誘的手段，把他們劈為兩半。並拼命以新式的武器去攻擊那一半，逼着那一半以血肉和手榴彈來火拼。每次火拼之後，都是積屍成山，流血成渠，妻啼子哭，慘絕人間，徒以鞏固剝削階級的地位與威風。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級，以一種懺悔的姿態，拋棄剝削的權利，宣佈下野，而使戰爭停息，和平降臨，生靈增加，分配平均，罪惡減少，幸福無疆。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竟走那一條路，亦須加以決定。

從思想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有兩條路。一條是空想的路，一條是科學的路。空想的路，相信人的高尚的理想是支配人生行為的中心力量，希圖以教育的方法，或道德的力量，來勸告統治者階級拋棄殺人的屠刀，以求內心的平安。科學的路相信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生行為的中心力量，企圖以革命的方法，或民主的力量，來團結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統治者立於對立地位的階級，給統治者階級以限制，以求實現中國的民主的自由，並使中國在一個不遠的將來，有一實現社會主義的機會。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竟走那一條路，亦必須加以決定。

我個人充分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更沒有第三條路。何以說中國沒有第三條路呢？因為第二條路已經包含了第一條路的好處，而無第一條路的缺點，所以便不須再有第三條路來走了。

三七、三、三十日於國立北京大學。

潘光旦

麼？你們對於未來的一年、一月、乃至於一天，會帶來些甚麼，能預先有最細微的一些理會麼？答覆是，不能，百年前不能，現在也不能。

篇末評論的話是這樣的。『一八四八年各國的革命都揭示了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則，不過當時已經發生一種裂痕，就是，一部分人特別關心到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則以平等為第一。一樣是自由主義的一些前提，終因此種關注的不同，而引進到了相反的結論。其在法國，一面則有拉馬丹(Lamarine)與其它個人主義者想把政府的權力減削到最低的限度，而讓國民得以自由的各行其是而互相競爭。一面勃朗克(Louis Blanc)與其它社會主義者，則主張利用政府權力來實現社會的公道。這兩個趨勢一直維持到一百年後的今日』。

在法國如此；而我們在此不妨添一筆，整個的世界也未嘗不如此。

評論的末尾又說：『對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種種革命運動的意義，如果我們可以作一個初步的估量，我們不妨說，它們代表着一番激奮的努力，想把兩個同樣分量的真理申張出來，就是人性的共通與人格的重要。要找到一個哲學與一番政治的措施，足以把它們兼容並包，兼籌並顧，而各如其分，便是二十世紀的任務了；自由主義的教條對此業已證明其爲不能勝任』。

把問題與評論合併了看，作者無異作了一個結論：百年歲月夢中過；並且這夢是屬於沙塵一路，是塵。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所開始揭示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原則之中，第一個被遺忘的是博愛。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在這一方面是再清楚沒有的。講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者自是無所不用，可不待言，社會主義者，至少就一八四八年以來其中最努力的一部分而言，所運用的愛是看人打發的，即只限於志同道合的工農人口，對其它人口所用的，不但不愛，而是憎；工農分子雖佔人口中最大的成分，但只愛此而不愛其它，當然也不適用一個博字。所以對此一原則，我們姑且擱過。

不過自由與平等並沒有被遺忘。惟其沒有被遺忘，問題反而比博愛來得嚴重。博愛可以被遺忘，被運用得不够廣博，却不容易被誤解，自由與平等則沒有被遺忘，却被誤解與誤用了。百年的歷史恍如一場夢魘，而此夢魘至今還沒有覺醒的希望；百年的經驗與創痛並沒有增加我們的智慧，我們並沒有能鑒往知來，我們依然的此日不知明日，今年不識來年，原因就在此一誤之上。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兩句俚詩好像是端爲我們這一段歷史而唱出的。

自由之誤有兩種。一種是根本不承認任何限制，其結果是不顧一切的自肆。『自由，自由，世間凡百罪惡皆假汝以行』的自由，就是這個。這一種錯誤到今日是誰都承認了的，連向自由主義者自己在內。第二種則至今還幾乎沒有人認識，承認更不消說了。第二種是承認應有限制，却只知道此種限制是外鑲的，而不是內發的。以平等博愛來實成，便是外鑲的，是外鑲的最早的一個方式。這等於說，你對自由，你必須同時顧到別人，別人是和你一樣的是個人呀。至於說，自由應以不妨礙別人的自由爲原則，顯然是和外鑲的；好比蝸牛放觸角，觸到別的蝸牛時，便只好縮回去一般。此其最好的結果也無非是在羣居生活中造成一種彼此牽制而平衡的局面而已。說到『自由是法律範圍以內的自由』，則外鑲的意味的濃厚，更無待解釋。一年前『自由實際』的自由主義宣言裏又有一個新的說法：『自由與服務必須相輔而行；有權利，便有相對的責任。如要自由的社會組織成功，每一個公民對他的同儕都要有一種道德的責任，並要積極參加公眾事業』。說法雖新，外鑲的精神則完全仍舊；而所謂新，也只是博愛一原則的較新的一个注脚而已。

我們應知外鑲的限制是不發生效力的。愛的外殼的實成越嚴，其表示便越

淺薄，以至於越虛假。別人的自由範圍未嘗不可以強制的予以縮小，而使一己的自由範圍擴大。法律可以陽奉陰違，而使成爲具文，至少立法執法以及其它有勢位而比較較點的人都可以藉過法律，是一大事實。無論外鑲的途徑如何，結果還是一個完全不受約束的自由。百餘年來噬人而肥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好的例證，而百年來社會主義對資本家的深惡痛絕的上的理由，也就在此上無限制的自由等於獨斷，等於專制，百年來多番革命的結果只是把君王的『自由』轉入了資本家的掌握罷了。上文所謂百年如夢魘，這便是夢魘的主要題材了。

我最近在『讀自由主義宣言』一文（觀察四卷三期）裏曾經討論到，自由的限制必須從每一個人的內心出發，方才有效。必須與自由相對或相輔而行的決不是博愛的實成，別人自由的尊重、法律的遵守、和服務精神的提倡等等，而是由健全的教育所養成的一番自我裁節與自我控制的工夫。一個對一己的欲望、情感、興趣、思想、理想、信仰隨在能拿得起而亦能放得下，能伸展而亦能收斂的人，才是一個真正自由的人。真正的自由第一步是對內與對己而言的；自由的人是一己欲望、情感、興趣、思想、理想、信仰的主人，而不是它們的奴隸；有了這第一步，第二步對外對人的自由不求而自至。美國革命所標榜的幸福，以及社會主義者所稱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至少一半也必須從這種自由裏產生，否則徒然是據奪，是苦惱，不是幸福。

平等的誤解也有兩種，一是真把所有的人當做屬於同一個流品，其間沒有天然的強弱、智愚、能不能、才不才之分。這一種錯誤如今很多人是認識了。孫中山先生是認識了的，並且曾經在民權主義一講裏加以說明。蘇俄自一九二一年斯大林某一次發表演說以後，這錯誤也可以說是不存在了。但成問題的是第二種錯誤，即在比較強有力的人，一面明知他人不如我，而一面依然借平等之名，而行侵凌他人之實，亦即等於假自由之名，而行自肆之實。這種人好像在對別人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的本領相等，我憑我的本領這樣做了，你也來好了，你既無須埋怨妬忌我，我也無須對你讓步。此其結果，強者必然佔便宜，而弱者必然吃虧，而所謂強弱，寔假必至包括一切由政治地位、經濟勢力、社會身分而來的強弱，而不限于身心能力的自然的強弱，民主政治總說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本來是一句空話，民治則至今是各種程度的寡頭政治，而民享則完全落空，原因也就在此。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所以攻擊的主題，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這個。中庸講到『矜不能』，孟子講到中也發不中，才也養不才，否則智不肖之材去不能以寸，指的就是這民享的一重精義。在事實上不容易平等而名義上定須利用平等的形勢下，此精義自不免完全消失。自由與平等主義的民主政治，自己不理會民享的極端重要，轉而批評社會主義的『爸爸主義』或『保姬主義』如何如何的要不得，我認爲是最不知羞恥的一種行爲！

我說明知不向不平，而定欲借用或不提不同同等或平等的名義行事，則弱者食其虧，初不論弱者之弱是先天的或後天的，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憑空想

像的。試舉一個極簡單的例子。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平等的教條猶然通行的幾年裏，蘇俄的女子，據說喜歡嫁給外國男子，而不喜歡嫁給本國男子，為的是本國男子不識禮貼（詳哈勒女士：蘇俄的婦女）。蘇俄的男子何嘗真不知禮存體貼？但當時在一切平等的「意識形態」的感召之下，自不得不把女子看作與自己完全相同，既完全相同，自無所用其禮存體貼了。禮存體貼總像強者對弱者的一種表示，在男子固不應出此，在女子亦不肯接受。結果是蘇俄的女子以平等之名換取了男子的不經心以至於粗獷的態度之實。我相信百餘年來美國的一般勞苦平民的地位便相當於極言男女平等時期裏的蘇俄女子的地位。而其原因亦正復相同。

人誤解了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從而貽誤了人。這百年來的大誤特誤，誤蓋蒼生之誤，是必須糾正的。泰晤士報記者說到二十世紀哲學與政治應有的任務如何如何，我認為任務就是這個，至少是全部任務的第一步。說到平等與自由，說到人性的共通與人格的簡別，自來作說的人總像假定兩者是對立的，以至於衝突的。這假定也未始不是一個很根本的錯誤。自由與平等都是一種「人文

# 聯合國的安理事會與國際和平

李浩培

人類的以戰爭互相從事殘殺，自遠古以迄現在，雖偶有間歇，但從未根絕；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在科學頗為發達，原子能、細菌等已可被大量利用於戰爭的今日，人類若不消滅戰爭，戰爭必將消滅人類；這又是現代全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大危機。因此，除非我們採取失敗主義者的觀點，認為戰爭本源於天賦的人性，以是根本無法消弭，或依從黷武主義者的見解，認為戰爭能促進人類的文明，以是還須予以提倡，我們自應盡最大的努力，使這個世界永遠免於戰禍。聯合國主要的是現代各主權國家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建立的一個組織。為期建成這個目的起見，牠設立了頗多機構，如大會、安理事會、經濟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等。但在這頗多的機構中，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實由安理事會負之。本文擬將這個機構略予敘述，並推測其是否真能完成這重要的使命。

聯合國現在共有五十七個會員國，而安理事會祇以其中的十一個會員國組成。道十一個會員國中的五國——中美英蘇法——係安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其餘六國則為非常任理事國，由聯合國大會選舉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二年，任滿不得即行連選連任。每一理事國僅得派代表一人出席，故安理事會開會時，祇有十一個自然人參與討論與表決。

安理事會的組成分子雖屬甚少，牠所負的責任却至重大。依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各會員國為確保聯合國的行動迅速並有效力」

「設教」之詞，屬於近代所稱「如在哲學」的範圍，其目的無非是要於全體公道之中求得每一個箇體的適當的位置與發展。自由與平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一種思想上的工具，所以幫同達成上述的目的的，根據善事利器的尋常原則，一種工具必須制作得合式，運用得恰當，目的才有著落。平等與自由之所以為工具者也不能外是。瞭解清楚而運用恰當的結果，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是是適如其分的發展，和是相須相成的協調，惟有適如其分的發達才公道，惟有公道的協調才能持久；對立與衝突因何與如何發生，我實在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儘管已往的百年是一場夢，何以我們必須長久停留在此種夢境而不能自拔？以平凡的實境換取恐怖之夢境，該是人力所能幾及的一種行為。往者不可諫，來者自可追，自由與平等一類思想工具上的改正，便是追求的第一步了。百年夢醒，終須覺醒。是自動的覺醒呢？還是再等待一次外緣的棒喝而覺醒呢？也終須我們自己來抉擇。

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授予安理事會，並同意安理事會於執行這項責任下的職務時，其行動代表各會員國；且「各會員國同意依憲章的規定接受並履行安理事會的決議」。從此可見各會員國因欲達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宗旨，實已犧牲不少的主權，而安理事會因此亦已取得頗大的權力，以實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務。然則安理事會將如何實行其任務？關於這，我們可分為兩個問題——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制裁，及軍備的等列與縮減——說明之。

(一) 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制裁。安理事會知悉有任何國際爭端存在，或有可能引起國際摩擦或爭端的任何情勢存在時，得予以調查，以資斷定這種爭端或情勢的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由於調查，或由於其他方法，安理事會如斷定這種爭端或情勢的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時，得促請各當事國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為解決這種爭端，安理事會亦得向當事國建議適當的程序或調整方法。安理事會建議這種程序或方法時，對於當事國為解決爭端所業經採取的程序，應予以考慮。關於具有法律性質的爭端，安理事會原則上應建議當事國依國際法院組織章程的規定，提請國際法院判決。安理事會並應鼓勵區域組織從事於和平解決國際間的爭端。

此有... 平，破壞和平，或

侵略行為存在時，安全理事會一經斷定確有這種情形存在，應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此情形，安全理事會得對侵略國實施制裁，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但在實施制裁以前，安全理事會得促請當事國進行前者所認為必要或合理的臨時辦法。例如：設兩軍執事國的軍隊均正開赴前線，即將遭時，安全理事會得要求該兩國命令其軍隊停止前進，以免接觸。安全理事會對侵略國的制裁，可分為武力制裁與非武力制裁兩種；究竟採用何者，由安全理事會自行決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為非武力制裁已足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時，自得先行施用這種制裁。於是，安全理事會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局部或全部停止與侵略國的經濟關係，及與侵略國的鐵路、海道、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並斷絕與侵略國的外交關係。安全理事會亦得利用區域組織，以實施這種制裁。在頗多的情形，這種非武力制裁已足使侵略國屈服。但如這種制裁仍屬無效時，安全理事會不得不使用其最後的手段。

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可以使用的最後手段，即係武力制裁。在這種情形，安全理事會得採取陸海空軍示威，封鎖，及其他一切軍事行動，俾達制服侵略國，並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目的。安全理事會實施武力制裁時所需要的陸海空軍以及各種協助與便利，均由聯合國各會員國供給。因空軍在一切軍隊中出動最速，威力特大，故憲章更要求各會員國準備將其空軍部隊隨時立即供安全理事會調遣，以為於情勢緊急時執行國際的聯合強制之用。安全理事會為確保於必要時即能使用這種軍隊起見，應於平時先行與聯合國各會員國談判，俾取得各該會員國擔任供給這種軍隊，協助，及便利的諾言。在這種協定中，軍隊的種類，數目，其準備的程度，駐紮的地點，以及協助與便利的性質，均應明白訂定。會員國訂立這種協定後，應即履行依各該國憲法所定的程序批准的手續。這種制裁，安全理事會亦得利用區域組織為之。

安全理事會的實施武力制裁，並有軍事參謀團的參謀與輔助。該團是常設的，以安全理事會各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成。關於安全理事會的武力需要問題，關於該會所支配的軍隊的使用及執率問題，該團有向該會貢獻意見並輔助的責任。故該會應與聯合國各會員國訂立的關於軍隊等供給的協定，亦由該團事先計劃並草擬。在實施軍事制裁時，對於該會所支配的任何軍隊，該團且負戰略上指揮的責任。

(二) 軍備的管制與縮減。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立，有賴於各國軍備的管制與縮減。故安全理事會應藉軍事參謀團的協助，負責擬具軍備管制制度的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採擇。關於軍備縮減的問題，安全理事會亦得向各會員國建議，而軍事參謀團亦負有向該會貢獻意見及協助的責任。

於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原子能的管制問題。在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議定聯合國憲章時，原子彈尚未被利用於戰爭。但在第一顆原子彈降落在廣島後，聯合國各會員國即深感聯合國若不管制原子武器，原子武器必將消滅聯合國。故聯合國大會第一次開會時，即通過設立原子能委員會的提議。該委員會

以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及加拿大為代表組成。關於國際安全的一切事項，該委員會受安全理事會的指揮。該委員會有權探討有關原子能的一切問題，並應對於下列事項為確定的建議：(1) 推廣各該國以和平為目的之基本科學知識的交換，(2) 在確保原子能祇用於和平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管制原子能，(3) 將原子武器及可用以殺害大批人類的一切其他主要武器排除於各國的軍備以外，(4) 以檢查及其他方法有效地保護並從聯合國國家，使不受他國違背與規避原子能管制的危險。

安全理事會雖稱成分子不多，故能迅速行動，雖得擁有國際軍隊，故其實力強大，但因其表決程序的特殊，其實際的行動頗受束縛。依憲章，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有一個表決權。關於程序事項，以任何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行之。關於其他事項——這其他事項，既非程序事項，均係安全理事會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事項，爭端的和平解決，非武力制裁及武力制裁亦包括在內——亦以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行之，但在這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中，原則上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按言之。原則上，關於這種事項，非經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體的同意，及六國非常任理事國中兩個的同意，安全理事會不得採取任何行動。這原則即所謂五強在安全理事會中有否決權的原則。對於這個原則，憲章僅加以一個不甚重要的限制，即安全理事會為對於和平解決爭端的決議時，爭執當事國不得參加表決，即爭執當事國為五強之一時亦然。

憲章之所以予五強以否決權，無非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實際上須由五強負之，故除非五強全體同意，安全理事會雖有決議，無從執行，因此亦無須決議；且予五強以否決權，可望五強能尋求折衷與協調，而免各走極端。不過，五強各有否決權的結果，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武力及非武力制裁，祇能加於無大國或與國的小國，而不能加於大國或有大國為與國的小國。但事實上惟大國或有大國為與國的小國方有侵略他國的能力。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國家的侵略，既絕無制止的可能，其達成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務的可能性，自不免減少。

默察聯合國成立以來的世界大勢及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情形，亦難令人樂觀。世界已分為美蘇兩集團，互不信任，明爭暗鬥，最近且入於劍拔弩張的狀態。在安全理事會中，蘇聯已行使否決權達二十次以上。軍事參謀團成立多時，而國際軍隊迄今無組成的希望。原子能委員會歷經集會討論，但毫無結果，現正準備向聯合國大會報告其任務已無法完成。凡此種種，顯示人類尚未能充分發揮其理性，而安全理事會以及整個的聯合國組織頗可能仍陷於國際聯盟的覆轍。

如欲避免漲價。謹請直接訂閱



# 美援與英國外交 (倫敦通訊)

田汝康

最近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有一個轉折的趨向，這個轉折便是所謂「中間路線」(Middle Way)的放棄。今後在外交上，英國祇好完全跟着美國走。要是有什麼新花樣的話，大致也得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

像這樣的一個趨勢，事實上自然早已存在。不過在過去，一般人對於英國外交完全跟着美國人走的看法並未完全同意。問題倒並不是英國人有什麼偏見，說得客氣一點的話，苦的是美國人對外交還沒有多大經驗。誠如英國名作家皮斯萊(J. B. Priestley)所指出來的，要是美國一般國會議員每天早晨後能較花費幾十分鐘靜坐想一想，全世界局面便可以大有不同。所以在一般開明的英國人士看來，英國雖然目下經濟問題這樣的嚴重，而先天上資源和人口都不算豐富，在現狀下來國際上爭權奪霸，確實太吃力，不過一個國家可以值得驕傲的東西還很多，道德、學術的超越，制度的優美，和社會的安定，也可以令人折服，為什麼一定要在國際間揚威耀武機算強國呢？這二種看法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和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英國很盛行。大家認為在外交政策上英國應該另樹一幟，在美蘇不同陣容中來選擇一條中間路線，甚而還希望把英國築成一座橋樑來緩和調解美蘇間的糾紛和衝突。很奇怪，這樣的說法自一九四七冬天以來已漸次不聽到，到現在可以算完全消滅。在美蘇兩大陣線之間來另闢第三陣線已經認為不可能。情形所逼，英國外交政策勢得捨棄而歸揚了。

使得英國外交政策發生這樣轉變的原因有二個：一方面自然是英國經濟力量短時期內的無法恢復；另一方面是東歐政局演變之快竟超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使英國吃了驚。美國借款在最初據英國政府的推測是最少可以支持四、五年左右的。但不料兩年多便化完，而經濟仍並無復原的徵象。自然這不能完全怪英國，因為許多因素是英國政府所不能控制的，甚而國際局面也很有影響。在戰前，東歐各斯拉夫國家本來是英國工業生產品的主要市場，而同時也是英國糧食的主要供應者。不料上的一次大戰的結果，東歐各國政權完全換了人。做生意已不像過去那樣容易，而事實上東歐各國也正缺糧食。即便去年收穫情形很好，但國際局勢演變的複雜，使英國對重開東歐市場的企圖完全絕了望。東、西歐的分離是西歐經濟復興無法加速的最大原

因。東歐多半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家可以談暫時自足自給，而工業國家無原料糧食，專靠機器技術便無法生存下去。馬歇爾計劃本來是想藉美國援助的名目將東西歐舊有的經濟關係再聯繫起來。自從東歐拒絕參加後，西歐的經濟復興便倍加困難，尤其是英國。因為即使按照美國國務院公佈的預計計劃看來，將來英國分配得到最多的物資是價值一億二千多萬英鎊的煙草，而並不是英國最需要的糧食和鋼鐵。所以當計劃公佈時，反對的自然有理由，至於鋼鐵的真相不知如何說法才好，因為大家知道援助的煙草和雞蛋粉似乎太多一點。但若拒絕不要，另外英國又有什麼辦法呢？馬歇爾計劃雖然同英國帶來了物資，同時也同英國帶來了困難。自有馬歇爾計劃以來，東歐的門戶也關閉得更嚴緊，國際間的花樣也日愈加多，而英國的地位也日愈困難。自然按照英國極左和極右的看法，不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英國也未嘗就沒有自救之道。不過左有左的辦法，右有右的辦法。而結果招致的外政府的經濟統制得更加嚴密，人民的生活水準得普遍降低一個時期，而軍備方面也不得不再加縮減。這自然牽涉的問題便相當廣泛。不到不得已時，工黨政府是不會採納這樣的步驟的。但照三月十日政府頒布的白皮書看來，英國政府望馬歇爾援助之切竟到達到一個可以駭人一跳的程度。在結論中，政府公開的宣稱一九四八年英國的經濟前途完全得看馬歇爾援助的程度而決定。而即使美國國會並不消滅援助物資的數量，英國政府因為鋼鐵產量的不敷分配還得關閉四十五萬人的工廠，據估計今年年底的失業人數可能到達四十五萬人。(去年底是三十萬人)。同時為了增加必需工業的勞工起見，有相近三十萬的勞工需得被迫改業。設一切竟如預期一樣的完滿，今年的入超將達二億五千萬英鎊，這便完全望馬歇爾計劃來援助了。設無美國的援助，英國的黃金和美元的準備將於本年底完全用罄。以後如何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因為經濟的困難，英國在外交上便無法自主。不用說再圖什麼中間路線的外交，就是一些既得的利益也被迫而逐漸放棄。希臘的撤兵，德國佔領區的合併，在在都表示英國政府經濟能力的薄弱。正如孟加斯特特導報在社評裏所指出的，英國若想在東、中、東一般亞拉伯國家中重新來建立威

望，非得另外改變現有的外交方式不可。這些中東國家擁有大數量的窮苦農民，而統治階級却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辦外交專同幾個統治階級來往決沒有什麼好處，要抵抗蘇聯宣傳工作在一般民眾所引起的深刻印象，英國政府得幫忙各中東國家多少做點與社會大眾利益有關的社會改良工作。但這樣一來又非目下英國經濟力量所能及，這是英國政府的苦悶。

戰後經濟的困難迫使英國政府將一些外交重擔轉移到美國人身上去了。美國人自然有錢，但不一定保證美國人的錢便會在國際上發生什麼效用。單憑錢和軍火做外交的後盾也不一定保證美國外交便因此而勝利。最好的例子莫如希臘的內戰問題。希臘的共產黨軍隊為數不到兩萬多人，從杜魯門主義開始應用到希臘時起，據美國一位上議院議員的估計，美國人在每一個共產黨頭上花過八千元美金，但一年之後希臘的共產黨軍隊仍然是兩萬多人，而且據倫敦星期觀察報的報導，今年以來希臘農民向共產黨區域移動的比較去年為多。共產黨苦於糧食軍械有限，甚至於拒絕容納移動的農民。馬歇爾也許是美國政府中最了解當今國際問題的人，他不斷的幾次在公開演講中指出單宣傳民主政治的好處，在一個饑餓的歐洲局面下是不生效用的，一般民眾所最關心的是麵包問題而不是民主政治問題。馬歇爾計劃自然比杜魯門主義比較動聽得多了，但技術上仍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這自然又關涉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自從馬歇爾在哈佛發表他的援歐計劃演說以來，對西歐各國不會又打了劑強心針，但在東歐各國看來恐覺驚日愈加深，尤其是對德國的態度問題。一般東歐國家是飽受過德國的侵略和屠殺的，對於德國的復興和抬頭大家都深加戒心，但美國對這一點又偏有自己的見解，問題自然更加複雜。再之馬歇爾計劃對無疑問的是為打擊蘇聯而產生的。蘇聯自然得想辦法對之加以抵抗。在美國國務院設法對目前美國對蘇的外交策略最好不外乎隨時隨地設法對蘇聯政治行動加以「牽制」(Containment)。這種策略的詳情可由去年七月國務院負責外交政策設計者康蘭(George F. Kennan)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以別名X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上看出來。美國這種對蘇政

策自

王世傑

Walter Lippmann)以冷仗(Cold War)為題的幾篇評論。據李氏的看法，美國這種政策不僅無法成功同時還會壞事。一來在距離上美國離歐洲較蘇聯為遠，二來極權國家在何行動上均較民主國家來得快，而最要緊的是共產黨的力量常常深入每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實的證明確是這樣，自從美國「牽制」政策開始成型的時候起，歐洲政局便日漸緊張。美國要在某個國家內用金錢來打擊蘇聯勢力，以前各黨各派尚可以說合作得不壞，但近來情形愈來愈壞。有一位波蘭著名社會主義人士曾對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記者這樣說過，認為沒有英美的援助，東歐各國社會主義黨自有他們的辦法，英美一打算援助，那便是無異斷送他們的政治前途。希臘自由黨的負責人也曾對倫敦新聞記者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覺得要是英美不該援助的話，希臘政府自然有它的方法來處理國內的政爭，但若希臘政府依賴美國援助的心理一旦養成，而實際上遠水不救近火的美國援助又時斷時續或姍姍來遲，希臘問題祇有越鬧越糟。事實真是如此，時間又將近一年了，美國政策在歐洲大陸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效用。因為政治體制的關係美國在外交行動上真是太慢，前幾個月捷克糧食不敷，先派

# 擬丁·瑪薩里克遺書

蕭乾

人到美國買麥子，美國人講價錢算美金當同生意來做，捷克政府因為時機太緊急，無法等待，又即派人上蘇聯，幾天之內照捷克需要加倍的糧食協約即簽了字，而價錢又僅及美國之半。自從蘇聯去年豐收後，在商業協定上，蘇聯的小麥價錢向例較美國低廉，最近美國芝加哥糧食價格暴落，據說於此不無原因。美國計劃在歐洲大陸上牽制蘇聯，而歐洲局面也由此而愈弄愈糟。捷克的各黨各派合作局面，據意料本來可以最少再維持十個月的，不料轉瞬間便變了局。一看歐洲地圖，大家便知道現在所謂西歐集團還剩下多大的範圍。東歐不成問題，現在完全傾向蘇聯，一串的軍事互助協定把關係維繫得緊密的，希臘在美國一手支持下能維持多久誰知道。瑞典、挪威、丹麥因為地理環境關係，可能在這種局面下守中立。意大利此次四月間的大選，一般報紙預料在共產黨號召下的共同陣線將獲勝利，意大利北部的地主貴族正拚命向銀行提領保險款項往南部走，現在意大利北部的房產僅是六個月前價值的四分之一，而在南部的房產却較去年價格漲了十倍。法國現在最大的政黨是共產黨，經濟情形再加此壞下去，下次登台的不是戴高樂將軍便是共產黨。但誰登台對英美都沒有好處。如此一算，歐洲還剩下多少國家。

因為經濟能力的薄弱，英國把歐洲大陸上的霸權交給了美國。但美歐的政策在歐洲上並沒有多大成功。英國之焦急真難形容。稱雄爭霸能力上也來不及。中間路線呢？不僅經濟能力不許可，而事實上恐怕在時間上也稍遲一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某些方面本來沒有什麼大分別，但因為英國經濟上既依附了美國，由美國經濟力量支持的社會主義，要想在大陸上另闢外交陣線難免令人不放心。很少東歐國家會感到興趣。這是英國中間陣線不能建立的原因。

目下英國的做法是聯合了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來一個集團，現在會商已經竣事，下週可以正式簽約。不過這麼一個集團比起東歐集團來，誠如比利時總理斯巴克所指出的，不論在形式上或力量上都有小巫見大巫之概。再進一步英國可能想做的是想由馬歇爾援助的關係下，再拉攏其他國家加入這個西歐集團。這週過來英國有一種呼聲，認為單靠英國的生存，英國已無法生存。今後英國的生存是寄托在整個西歐集團的生存上。但可惜的是西歐集團事實上却是美國經濟的寄生物，既受美國的援助，則外交政策上勢必得跟美國一齊走。並且照現有的事實證明，想依賴美國援助有所作為的，結局是徒自廢事而已。今後趨勢可能也難免如此。目下英國放棄中間路線企圖求得美國援助的辦法，在我們看來真是一件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三月十五日 倫敦

永別了，親愛的手足：當你們看到這信時候，我已經去了。到那裏去呢？我不知道，因為去了的，從來也沒有過回報。我可以說的，便是明晨薩爾宮的石階上，血肉狼藉的那條屍首並不是我。好也能，壞也能，我留在你們的記憶裏。那記憶，我相信愈沖淡，就將愈清晰。因此，明天不用浪費你們的淚水和鮮花，正如今日你們不必浪費有失自己身份的言詞一樣。時間會裁判我的，我逃不掉。

但對月亮出神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知道它遠遠，我也知道它圓缺是循環的，它影響不了我。我甚至清醒到一小時後它必然痛到的痛苦，很短暫，但那依然是痛苦的。（我已撫起爛袋了，這為母親洗梳過，為情人吻過，如今已微禿了的腦袋，等下便硬硬與硬石相碰，即刻腦漿便飛射到路牆上。）我既不夠怯弱，也不夠勇敢來自殺，然而我居然這麼來了。我為什麼？

讓弗朗哥之流還屍復活？司徒森，戴威思，和斯大林不是始終表示世界可以兼容並包的嗎？而從美國施行新政以後，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化是已成定局的了，資本主義早就掛了白旗。及我由舊金山開會回來，便達到英國保守黨的空前慘敗，我為歐洲的進步、光明是抱了怎樣的熱望呵！和多少入一樣，我是凝望着歐洲可以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

向來法官對自殺者的結論是「神經失常」，我願意你們知道，有生以來，我沒有比今日更清醒。剛才我還在汽車裏和司機搭讪。晚飯我沒喝一滴酒。我並且還在鋼琴上奏了葛瑞克一段夜曲。就算我的舞曲罷！你們尤其不可相信魯斯先生的話，懷疑是共產黨把我由窗口推下去的。他們能聽到那個地步，自己拆聯合政府的台，供給各地贖武政客以口實？你們也可以由我屍身上找指痕呀！不。今夜，房裏祇有咕咕咕的桌鐘，但它是機械的，不足影響我

一個人不適於離開本土過久。隨着貝魯總統流亡在倫敦的那些年，我雖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與那七八年的捷克，我終於還是脫了節。我不知道那期間的仇恨是怎樣滋長的，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田地。那時，做着民主國家永遠聯盟下去的好夢的，何止我自己？多少賢達不曾往還歐洲首都奔走，誰不珍惜人民的血？誰不認為苦戰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且休息？誰願意把世界分為兩個，

洲——或者說世界外交史，然而在第三次大戰以前，這本歷史不見得能出現。敢寫不致寫還是另一事，多少檔案根本摸不到。等能寫的時候，世界上還有什麼存在，那就不知道了。然而我認為歐洲的分裂，也即是盟國的破裂，是由那時候開始的。當時倫敦波蘭的兇硬派如果把公道看得比西方支持更重，至少一個禍根可以除去了。為了中歐命運，當時我曾坦白寫過一文，還惹起波（下接第十九頁）

# 國大畢竟召開了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戰爭已經打到長江邊，南京却在忙着趕辦大選。亂世建國必須須實，亂世建國必須實，亂世建國必須實。大會就在這種前題之下，畢竟召開了。據說中樞在中常會上曾有人主張緩開的。緩開的理由不僅僅爲着軍事的緊急，而是因爲財政經濟的沒有辦法。行憲該給人民一種新希望，但現在除了給人以失望外，能解決什麼問題？與其如此，一動不如一靜。沒有辦法的時候，還是在過渡時期拖的好。理由雖然充足，但這究竟敢不過要辦喜事的人的意志的堅強。現時不開，何時開？實施憲政是個很爲號召的大題目啊！

據說司徒大使也曾建議過緩開，其原因與是國共分裂的起點，行憲的國大如能緩開，或者還可以試探和平的文章。但和諸既如曇花一現，所以司徒的建議也只好付之流水了。

國大畢竟召開了。南京城內裝飾得喜氣洋洋。大會堂擴大了，門

前新建的照壁，綴有一「中華民國萬歲」六字，和「天下爲公」的橫額，閃閃相對。兩座綠色大牌坊，繞以松柏，配着紅字，富麗堂皇。六百個職員忙得不可開交，兩千餘的經費，目前還無法統計。代表們從四圍八方齊集首都。餐館旅舍已經被定一空，百輛大汽車穿街衝頭，惹得市民望車興嘆。一切爲國大，一切爲了大選。南京市民們首先蒙受賜與，抑是物價又因而高漲。

國大畢竟召開了，但選舉糾紛臨到開會的前夕，還沒有解決。國民黨爲着保證民青兩黨的名額，發生了政黨提名與簽署當選之爭。在選舉法上，二者本來是並列的。事後在國務會議上又通過了一條選舉補充條例，黨員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當選。這本來與法不合，只是爲着保證兩黨名額而設的。糾紛也就因而發生。

未經政黨提名而簽署當選的國民黨員共有六百餘人。這六百人發生了退讓問題。其中應讓與本黨的是三百人，應讓與青年黨的一〇一人，應讓與民社黨的七十人。有已協議退讓的三十七人，已預寫辭職書的六十四人，提名時因未寫辭職書而被取消資格者二十七人。現在有人登高一呼，蓋一齊參加了民選代表聯誼會，向中央請願，要求發給當選證書。他們的理由是：憲法，意志非常堅決。

正當問題鬧得離分難解的時候，首都新報上突然發表了某教授一篇爲簽署代表打抱不平的談話，說民意選出的代表，任何人不能任意變更名單，並以歐美選舉爲例。說得頭頭是道，一時風行。這影響了中央的決策，由司法院作簽署代表於法有據的解釋。於是決定同黨的不再退讓，但民青兩黨的仍須退讓。這原則，必須維持。這退讓問題可以簡單些。在簽署代表的六百餘陣營中，減弱了一半的力量。

蔣主席當然也感覺這事棘手，幾次對選舉嘆氣，認爲「黨人太自私，不爲我，也不爲國」。

在中訓團十週年紀念會上批評了組織部的陳部長一頓，認爲「既然控制不了黨，談什麼保證名額」。其實陳氏肚裏明白，主張政黨提名的是要黨員在競選時能夠勝利，不是在使政黨失敗，異黨當選。政黨提名，保證名額，是別人爲着拉民青兩黨參加政府玩的把戲。所以當陳氏接見簽署代表時，他充分表示了同情他們的意見，答應可以發給證書，要他們找吳鐵城去。吳氏也有說不出來的苦衷。政府要對民青兩黨履行諾言，否則他們將以退出政府爲要挾。好在簽署代表已經減少了一半的力量，退讓與民青兩黨的一七一人代表仍取一致行動，加緊請願。清晨去看吳鐵城，深夜坐候陳立夫。日夜不息，輪流前往。張厲生被搞得沒有辦法，曾自請處分。他說，誰叫當時選總聽聽黨的約束，而未將民選票多的即行公佈。

問題還是不解決。在開幕前夕，民選代表周游，顧澤滋等十人跑到大會堂去絕食。李化成更登報聲明，不能讓與漢奸張厲生，要絕食到底。經洪蘭友去勸，說無效。而那位候補民社主烈士趙肇初也一定要拍了棺材入會堂。雙方堅持至深夜。倘真把棺材拍進辦事處的禮堂，未免太不像話，旁觀的人到處在說，國難中演此一幕，真有拍棺冲喜的意味了。

中央的要員一方面要民青兩黨最後協商名額，一方面要處理這吵鬧的簽署代表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最後民青兩黨前來報到了，而簽署代表仍是未去，並被不知名的大卡車劫掠而去，用強力清除了開幕前的會場。

當初有人曾試用和平方法解決。主張提名與簽署各担任三年，也有主張提名者以過選方式當選出席，但都遭民青兩黨拒絕了。

民青兩黨也自有其苦衷。青年黨原來提名的是三百名，民社黨二六〇名。而選舉揭曉時，正式當選的，青年黨只有七十名，民社黨六十八名。徐傳霖氏說：假若有百分之六十七十名額，我們也不說什麼了，而且現在竟只有五分之一，面子上實在過不去。幾經磋商，國民黨答應在簽署代表中，撥增區的名額補足。民青兩黨後來又有重要的名額，民二十三人，青十九人。所以最後協議報到時的總額是青年黨二〇〇名，民社黨二〇二人。他們如此努力爭取名額，實際還有說不出的經濟隱衷。試看民青兩黨提名的黨員中，有布店大老闆、有公司的總經理，更有不少跨黨的土豪劣紳等。有人說：這是出了法幣或者金條買來的。試想，假若不能當選，如何還清這筆賬啊！

國大畢竟召開了，這次除了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之外，並不許修改憲法。總統當然是蔣主席了。唯一可做的文章，就是看副總統的選處。所以爭吵幾年當選的國大代表，唯一可做的的工作，也只是選舉一個副總統了。至於副總統是否實際選定，形式選舉，那就不得而知了。

副總統的競選人目前共有四五位。李宗仁最早表示競選。潘序子右任表示得晚些。而

# 陳辭修去矣！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訊）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這是杜甫秋興詩的感慨時事之語。當着天寶亂後，肅宗還都，民力凋殘，強藩漸起，此時此地，決不容朝廷上下，再做偷安的迷夢。照理應該振刷一番，卻不料已腐爛了的唐室官僚社會，廢壞裏再生長不出鮮花，依然噴吐着霉爛的氣息，大敵既去，不感謝這是人民不忘故物的忠愛熱忱，和幫助官兵打擊敵人的功績，及時予他們點德政，所忙的却是官爵的際際，新戰勝的武夫悍卒，大發其接收財，買田置屋，過起騎著淫佚的生活，小皇帝也吃着迷人的張良娣，昏得連爸爸都不顧要了。外邊却要窮兵黷武，徵調頻繁，擊人命來填饕餮，輸送成千成萬的良家子弟，攻河北，打永王，操同室之戈，做穴中之鬥。所謂新政也者，不過調換幾個同類而不同姓名的官兒，甚且把更壞的代替了壞的，更無能的代替了無能的。房宿貶於房陵，李泌放於衡山

，即連百無一而略用具傲骨之連生之流，如我們的詩人杜甫，也讓他沉淪關外，步同悲秋，也何怪其一蹶不振，種下藩鎮百年之鉅患呢？官僚社會之本質，正係如此，讀歷史，看新聞，今代的詩人怎樣呢？

一兩月來伴着美援的聲浪，南京城內的「政治改革」的聲浪，也高揚起來，在社會方面，有好幾種座談會，與國民黨六屆代會時期的革新座談會相似，而規模較小，行動也不統一。已表現出來的，有南京各大學以金陵為主的各教授，對時局宣言，顯斥「手諭政治，使官吏為傳達」，又有四十七教授而以政校為主的政改方案，瞞學目張，好話說盡，假如不看題目，簡直懷疑是國民黨的又一宣言。更以標誌革命的黨內飛躍，顯示土地改革方案，以地權讓諸佃農，負担隨之轉嫁，騙騙鄉民，來對抗烽火集團的土革政策。在政府方面顯然在更動人事，最着痕迹的是陳誠發病乞假，何應欽

奉召回國。遠在抗戰初期，陳誠和何應欽路線即不同，作風亦兩樣。在軍事方面；何是在朝，陳是在野，何無遠志，而陳有雄略；何扶植黃埔，如乳母之飼嬌兒，陳投保定軍官，建立戰功，類陳雲之衛恩主。陳又熱心政治，所至招攬賢才，廣延名譽，其人又廉潔自持，敢為高論，鄂四一隅的政治，消極方面確做到官不貪而軍不擾的地步。又開些新花樣如減租減息運動，和文書設計，計劃教育，三年建設計劃之類，幕中人如朱代杰等，曾隨着第三黨跑過幾天，懂得點經濟門爭的法則，物價問題，迄未嚴重。一時海內想望，以為可託之人，連洋鬼子也相信了。所以宋代孔後，即繼之以陳代何，當時實意味着「政治改革」，所以重慶大公報報，著論喻之為「開油門」，竟以為漸走向民主之象，馬歇爾的初來，並也對之起有某種希望，道是陳將軍當政的遺景！

抗戰勝利以後，陳將軍以國防部參謀長兼青年團書記長，有人比之為「文武國防，兼籌並顧」，利用政協整編方案，着手整編軍隊。這一下，何系舊將，黃埔元勳，和雜牌隊伍，幾幾乎都是整編對象。同時國防部組織之大，簡直是另一個政府體系，一手造就，一手用人，凡是鄂四部屬（如王開化），三三舊人，（三三舊者：八軍，八師，保定軍官八期）文武同歸，薰蕕一氣。軍隊則「整舊更新」，政治則東抓西奪，一時疆吏，如鄂萬，湘王，冀孫，粵羅，豫劉，還有東九省的幾個，真可以算是氣焰薰天了。却不料軍略鑄成大錯，既不相信人民的力量，陷入「純黨器論」的錯誤，又不相信人家的部隊，遇機就「吃」，老人既不見用，新人的經驗學識都不夠，只是以氣勝人！尤其其是整編一事，成立了許多軍官總隊，有用的人力，置諸無用，國庫依然保持浩大的支出，轉業問題，平空擾亂地方政治秩序，一股怨氣，充溢兩間，外失軍心

來頭最大的要算孫科。傳聞李氏自認對付于程兩位，似可操勝算。孫科却是他一個勁敵。且不說一班國大代表對幾位競選人的觀感，先聽聽孫李兩位夫人的談話倒是滿有趣的。兩位夫人同是國大代表，同時前往報到。記者問孫夫人選誰？孫夫人說：孫副主席十五歲就為國努力，我當然選他。記者又問李夫人選誰？李夫人却不明說。她答道：「我是民選的，我要研究研究民意之歸趨，看看國人中誰果真為國努力？誰是唱高調？誰又坐享其成？」後一句彷彿隱隱有所指。孫氏的突如其來，有人說是當局轉託王寵惠勸駕的，因為眼着于程的力量打不倒李，所以要用孫氏這張牌。假若果真確實，則黨的力量會大部支持了。不過孫表示不放棄立法院，並且聽說已經得到默許。很早陳立夫就表示對立法院有興趣，並參加競選為立法委員。假若孫氏放棄立法院，則競選副總統必定當選無疑。因為CC會全力支持交換。而分會二者得兼，未免分精力，且亦可做為李氏攻擊的口實。

院長，這是當前副總統競選中一個重要關鍵。假使決定不得兼，孫或舍副座而為院長，畢竟一院之大，可以位置許多人。社會早已提出不能兼職的理由。孫氏亦知道是重要爭點，所以在記者招待會中，一再解釋兼職不成問題。他主要的解釋有三：（一）憲法未規定副總統不能兼職；（二）「總統不是官吏」；（三）「副總統做立法院長，並不行使才投票，故不影響內閣制。李方的答覆是什麼，我們還沒有聽到。其實這三點是不值一擊或一擊即破的理由。當然，這裏我們的局外人不必再去參加這些爭論。說句笑話罷，憲法亦沒有明白規定不許總統兼職。以蔣主席之地位能力，總統而兼五院院長，豈不更為事權統一，舉國服從了嗎？這又成了怎樣一個局面！社會上却在說，中華民國社會區之大，人口之多，難道五院院長，總統及副總統七個人都選不出來嗎？果然如此，那又何必談民主憲政？若可分別選出，而孫氏堅持兼職，這種一人包辦的作風，根本又違背了民主了。話雖這般說，問題

的最後決定，當然在最高權力的一人，不在幾千國大代表，更不在幾萬萬人民了！  
大選時期，總統沒有第二個競爭者，却令一批人集中精力爭副座。並且副座只是一個空頭資格，無從問事。而競選者却大吹大擂發表政綱，這却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聞。其實誰為副座，最後還是總座一句話。孫氏競選政綱的一是蔣先生信任他，還說不說明了「一切嗎？官場如戲場，戲場沒有隱蔽，過分冷淡，誰來看熱鬧。照此說來，「耗資戲，相反相成，這些把次國大添了不少風光。將來的結果，大概總統就是今天的主席，副總統就是今天的副主席，名義不同，人物依舊。卅年前北京流行過一副對聯，「民選是也，國選是也」，「總而會之，統而會之」，合來是民國總統四字，今天若是想之首都，依然恰當。這場熱鬧，於當前國困民貧的局面，有什麼補益？戰爭已到期，江邊，南京在趕着辦大選事。實施憲政是個多麼美妙的名詞！國大就在這個前提下畢竟召開了。（三月廿九日）

# 爛污東北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訊)

「東北在搞甚麼」？答：「在胡搞」。『沒有好人好搞嗎』？『有，太少，信不信由你，這全是實話。東北今天弄得烏烟瘴氣，就是胡搞的結果。』

(一)軍事：熊式輝，杜奉明先後出關，當時東北人的印象裏只有杜長官，不知道行轅還有一位熊主任。熊杜兩人共事不久，就貌合神離，軍政不調協，但

次東北大戰，杜一人担當，很少與熊商討。杜有兵權，熊是牌位，兩人的裂痕隨着共軍的攻勢，一天深一天。杜與孫立人也不來，究竟是由於派系不同，還是彼此惡感，或兩者兼有，雖下斷語。事實上，杜極力排擠孫。去年六月共軍五次攻勢的時候，國軍連丟十餘縣，杜曾向孫表示：如今我們只可代最高當局受過。孫就向外人說：『最高當局有何過？如果有過，就是用杜奉明當了司令長官』。當局大概很

清楚東北軍政首腦磨擦內鬨，所以纔調走孫立人，撤銷東北保安司令

長官部，擴大行轅職權，熊杜一齊離開東北，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統轄軍政大權。陳誠去年八月到差，即向東北人民發出支票，要整軍風、政風、學風。六次攻勢的時候正值整軍節，陳在紀念文告裏說：『只許共匪有六次攻勢，不許有七次攻勢』，言出未久，十二月十二日共軍的七次攻勢上場。陳總長指揮不靈，國軍丟盡敗甲，一風未整，局面已經不可收拾。換上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東北人對衛尚無惡感，因為一、衛上任不久，二、衛不濫發支票。正在今年二月初瀋陽形勢最緊張的時候，陳登機而去，起地方報紙刊登新聞，起初市民多以爲陳總長還在坐鎮瀋陽，後來纔知道總長已經在二月六日那天溜走了。市民歌頌陳誠：『陳總長真不善打八路軍，專給自己打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一。』火車南站通北站，不

說陳總長搜刮了東北，陳總長一身廉潔，在東北軍政大員裏選算第一軍官與政客。軍人的罪狀太多，老百姓都能一眼看到：某軍長×××，接收了長春瀋陽兩家印刷廠，辦了兩家對開報紙，吹噓自己戰功。又到處接收收醫院，擴充自己的軍醫院。究竟是打仗，還是辦報，還是辦醫院，叫人弄不清楚。去年在阜新陣亡的唐燕師長的太太，被遺棄軍長勾引，兩人開始同居，引起家屬糾紛，自己成了雙重內戰主角。駐長春的某軍長×××，整天與紅舞女一類果小姐鬼混，長春市果無幾處，他們却三天兩頭開跳舞會，揮霍軍餉。去年在西安(遼北省)被俘的×師長×××身上帶着六隻大金鐲，臨死不捨財，到了哈爾濱捐給一解放軍官教導團一兩隻，他本人也在教導團受罰。團、營、連、排長搞的更亂，到處討老婆，搶房子，凡是人民的，就是軍隊的，難怪共軍登高一喊，全體繳槍。現在東

北國軍還控制着長春、瀋陽、本溪、新民、撫順、鐵嶺、錦州、錦西、興城、綏中十個不完整縣。政府說：『絕不放棄東北』，瀋陽剿總說：『我軍有萬全把握』，誰也不信了。

(二)政治：更是一個團圓，九個省政府，除吉林遼寧兩個省府還有點事可幹外，興安、遼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安東、在瀋陽住開，哈爾濱大連兩特別市政府也整天閉門。南京方面從不考慮這些機構究竟有無存在的價值。唯一作用是消化已經膨脹了的流通券，沒有事打打麻將，送人，接人，這是七省二市的經常工作。瀋陽告急了，大家一齊飛去。平時吃白飯，戰時就發天，人民恨透了這些官員。八路來了要被俘辱，應該走，可是政府爲甚麼不早下令暫時解散，真的掌握了全東北，再成立各省政府也不晚，何必現在徒增人民負擔？

東北還有一個最高的政治監督指導機關，那就是東北政務委員會，在那所四層大樓之內，設着財務、農田、水利、文化、教育、交通等處，養活着幾百人，

內應民怨。有人謂政府自勝利以後，有兩大錯誤，政治上接收不幹，喪失民心，軍事上不放棄東北，頑硬軍氣，這自然予反對者以口實了。大風起於積末，是上年軍官吳陵的一幕，接連着張雲南下延安，胡宗南却打下延安，對照之下，陳將軍的指揮信仰是動搖了。羅卓英在廣東一只圖私事不問公事，政績異常不佳，也使人覺得陳常的『知人之明』，不過如此！皆足以使最高當局門對少年，也每每爲第二領袖一說，召致疑慮呢？

最直捷打擊陳將軍的政治生命的，是東北軍軍。這裏又有政治圈裏一幕手法，當着東北軍軍，二陳系，苦攻政學系，而選擇了這一弱點而進攻，更當着杜奉明處置孫立人不當，軍軍波瀾造成非易卸不可之局，這時所謂政學系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策動人來進首，謂『東北之事，非糾修其屬』，自提議華中軍事吃緊，白崇禧首進兵之攻擊，但與陳總長下面的幕僚，萬方阻撓，急得小蹄萬里跳，也實在希望『芒刺』去背，而山東軍軍，明勝暗挫，陳先生自覺不佳，也有擇地親征之想，經過一部份

東北人士與有關之人士的感應，陳將軍遂欣然以『關部督師』，接受東北行轅的大命了。

東北本是潰爛之局，軍紀更風，不成事體，這與陳公嫉惡如仇之心理，顯相違悖，又經東北人在京的一激將，於是大刀隨斧，整頓一切，大拍軍人之忌。軍略上又不信民衆，打擊游擊部隊，爲敵增援的國軍，被置放於東北挨打的地步，新一軍破碎不堪，新六軍痛哭求饒寸寸不通，一盤輪棋，明明白白地攤開，束手無策之下，不得不『胃病大發』。可是反覆以重天翼的有辦法，仍夕隨飛，錦囊妙計，層出不窮，救出政學系的弱點，全部軍軍，雖無一著敗棋，舉無能，非人謀孽於左右，也是非下台不可了！傳說陳乞假出洋，曾博得『有臉見外國人嗎』的呼聲，這是從未有的一不禮貌，有人估計，何去尙有重來之日，陳下台則一輪到底，中國政治人物本是宜於忠厚圓融，不歡迎於露鋒芒的，陳與何的優劣在此，但選合環境，陳却遠不如如何，以此推論，何的回國，復軍軍權，大概是已成之局了。

緊隨着軍軍首長更調，京中又傳說張岳軍

帶動，孔庸之再來之說，但經常識判斷，殊不可靠。張岳軍以和議起家，以拉黨派，鼓動民主登台，却以亂亂動員爲政績，內心的苦悶可知！用人行政，一本最高的意旨，還要數行高內意旨，物價愈平而愈漲，政治愈倡而愈滑，自華中總體戰的名詞出現以後，差不多盡是一人主政一之下，其不快更可知！如果此時而還積極，非笨蛋即瘋狂！但可以不當一輔臣之人確也寥寥可數。宋有事於西南，經濟建設，公私兼顧，暫時並行再幹之志。孔的聲名和才具，不失爲一庸才，對之固可放心，其如內之少壯軍人的反對，外之國際輿論的不滿？恐怕未必能悍然提出！張在此一期間的表現，雖屬平允，但散亂工作，有人出頭，苦心會爲有理智的人所瞭解，自家來公守法，小私異，也爲上面所信賴，加之開全出於親親，政令多仰於內官，宛然順命，我見猶憐！縱使窮困，現在按指數調整待遇，事情也算過去了。以此推論，仍恐非張其任內閣，仍恐非張其任內閣，否則便發出個冷門來，因爲軍政權全在地方人，中央已成守府，什麼使外人，也不妨事，若如不信請看下文分解。

內應民怨。有人謂政府自勝利以後，有兩大錯誤，政治上接收不幹，喪失民心，軍事上不放棄東北，頑硬軍氣，這自然予反對者以口實了。大風起於積末，是上年軍官吳陵的一幕，接連着張雲南下延安，胡宗南却打下延安，對照之下，陳將軍的指揮信仰是動搖了。羅卓英在廣東一只圖私事不問公事，政績異常不佳，也使人覺得陳常的『知人之明』，不過如此！皆足以使最高當局門對少年，也每每爲第二領袖一說，召致疑慮呢？

最直捷打擊陳將軍的政治生命的，是東北軍軍。這裏又有政治圈裏一幕手法，當着東北軍軍，二陳系，苦攻政學系，而選擇了這一弱點而進攻，更當着杜奉明處置孫立人不當，軍軍波瀾造成非易卸不可之局，這時所謂政學系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策動人來進首，謂『東北之事，非糾修其屬』，自提議華中軍事吃緊，白崇禧首進兵之攻擊，但與陳總長下面的幕僚，萬方阻撓，急得小蹄萬里跳，也實在希望『芒刺』去背，而山東軍軍，明勝暗挫，陳先生自覺不佳，也有擇地親征之想，經過一部份

緊隨着軍軍首長更調，京中又傳說張岳軍

帶動，孔庸之再來之說，但經常識判斷，殊不可靠。張岳軍以和議起家，以拉黨派，鼓動民主登台，却以亂亂動員爲政績，內心的苦悶可知！用人行政，一本最高的意旨，還要數行高內意旨，物價愈平而愈漲，政治愈倡而愈滑，自華中總體戰的名詞出現以後，差不多盡是一人主政一之下，其不快更可知！如果此時而還積極，非笨蛋即瘋狂！但可以不當一輔臣之人確也寥寥可數。宋有事於西南，經濟建設，公私兼顧，暫時並行再幹之志。孔的聲名和才具，不失爲一庸才，對之固可放心，其如內之少壯軍人的反對，外之國際輿論的不滿？恐怕未必能悍然提出！張在此一期間的表現，雖屬平允，但散亂工作，有人出頭，苦心會爲有理智的人所瞭解，自家來公守法，小私異，也爲上面所信賴，加之開全出於親親，政令多仰於內官，宛然順命，我見猶憐！縱使窮困，現在按指數調整待遇，事情也算過去了。以此推論，仍恐非張其任內閣，仍恐非張其任內閣，否則便發出個冷門來，因爲軍政權全在地方人，中央已成守府，什麼使外人，也不妨事，若如不信請看下文分解。

緊隨着軍軍首長更調，京中又傳說張岳軍

帶動，孔庸之再來之說，但經常識判斷，殊不可靠。張岳軍以和議起家，以拉黨派，鼓動民主登台，却以亂亂動員爲政績，內心的苦悶可知！用人行政，一本最高的意旨，還要數行高內意旨，物價愈平而愈漲，政治愈倡而愈滑，自華中總體戰的名詞出現以後，差不多盡是一人主政一之下，其不快更可知！如果此時而還積極，非笨蛋即瘋狂！但可以不當一輔臣之人確也寥寥可數。宋有事於西南，經濟建設，公私兼顧，暫時並行再幹之志。孔的聲名和才具，不失爲一庸才，對之固可放心，其如內之少壯軍人的反對，外之國際輿論的不滿？恐怕未必能悍然提出！張在此一期間的表現，雖屬平允，但散亂工作，有人出頭，苦心會爲有理智的人所瞭解，自家來公守法，小私異，也爲上面所信賴，加之開全出於親親，政令多仰於內官，宛然順命，我見猶憐！縱使窮困，現在按指數調整待遇，事情也算過去了。以此推論，仍恐非張其任內閣，仍恐非張其任內閣，否則便發出個冷門來，因爲軍政權全在地方人，中央已成守府，什麼使外人，也不妨事，若如不信請看下文分解。

也是終日無所事事。東北僅有四十八個鄉，還談甚麼交通、農田、水利？純粹是一個空架，是公文袋，叫人民憤着着。政委會六位常務委員，朱懷冰、王家楨、馮庸在北平，張作相在天津，只有代理主委王樹翰老頭子與副主委高惜冰在瀋陽，要開會都不夠法定人數。另外還有六七位委員，其中也有一部分離開瀋陽逃開了，還指導甚麼政務？再看東北官員們的醜態：最高政治首長的內弟，藉勢力在瀋陽辦銀號，關外的錢流到江西去的不少。父親掌握東北經濟大權，兒子處處違背父親的「計劃經濟」政策，又有江蘇人的優越傳統，在瀋陽經營工廠，開貿易公司。姐夫，父親表面是清官，小舅子、兒子暗中換錢。另一位管糧食的大官，去年調南京還是管糧食。東北開闢荒的時候，他曾一度南飛購糧，其實他個人的囤糧最多。卸任不久的某特別市長，連連拉圾掃馬路的工作都未做好，自己辦公室放着一對「姊妹花」，女學生向市長請願，一談一個上午。市長雖然垮台，但還有國大代表的身份，現

在他已經飛到南京去了。某流亡主席在瀋陽無事可做，就順便討委。又一個僅管轄兩個城市（三月九日以後只有一城）的某省主席，從來沒有到過北方，他是珠江流域的人，現在北平有他一所華麗的住宅，那裏的錢在省會專修游泳池運動場，邀女教員去游泳，然後又在私邸「召見」，那一點資產像「主席」？修游泳池用的是東北救濟分署以工代賑的麵粉，救濟分署長被五省二市控告，這也是一個原因。案子很多，署長有辦法，徒刑換來免職處分，可是北平警務處處長及遼北吉林兩辦事處許多職員都入了牢。東北最高軍事機關的政治部主任，接收了數不盡的敵偽物資，東北籍官員連名告發，要給他立貪污紀念碑，國防部軍法處也派人到瀋陽調查，此某部長也到瀋陽，案子不了了之，人錢一齊入關。東北政治貪污無能到了頂點，使甚麼收攬人心，憑甚麼打八路？七次攻勢，共軍連下十幾個縣城，瀋陽也要丟

幾個縣城，瀋陽也要丟，纔有人民代表請願團晉京之舉。這請願團是否有副作用，不得而知。其中一位代表，在北平臨時參加請願團，說是吉林人民代表，他本身是松江省財政廳長，明明是政府官吏，硬說是人民代表，簡直是欺騙人民，居然政府也接見了他。東北請願團已經回東北，他還留在上海，請問他是替誰請願？以上雖然全是個人的陰私，也足能看出是政治的無能。人民冤枉死了，但是沒有了人民，那兒來的官吏？

(三) 經濟：日本投降的時候，東北物價相當穩定，政府怕內地物價影響了東北，繼發行流通券新幣制，用意良苦。可是兩年以後，關外的物價高於關內三倍以上，流通券已經不起隔離作用。流通券每隨東北戰事貶值，由一元流通券換十一元五角法幣的法定比值，跌到一元換六元，所以有人主張收回流通券，東北也改用法幣。問題是收回流通券需要大量法幣，這筆印刷、紙張、運輸等費用也相當可觀，在全國幣制還有問題的時候，流通券的問題只好暫時擱在東北。

東北每月軍政開支要兩千億流通券，雖然最高的面額已經兩千元，但是印刷仍不及及，最好是叫鈔票多同體，開放匯兌又是鈔票回籠的唯一辦法，所以今年一月開始，東北當局似乎對匯兌不加太大限制，國家行局一律接受，在七次攻勢的時候，就有一千億零五千萬的資金（流通券）藉着匯兌逃入關內。然而這回籠之數，依然不夠軍政開支，每月還得發行新鈔近一千億（流通券）。東北人認為這筆戰費實在不能全叫東北人負擔，所以要求重新訂定法幣與流通券之比值，而且請政府准許兩幣關內外流通使用，大家一齊來負擔戰費。政府對這個要求很費考慮，只有四十八個鄉鎮的東北，一定有很多流通券流入了共軍手中。政府去年發行了多少流通券，我們不知道，可是去年一年當中，國軍放棄了二十幾個使用流通券的縣份，用現代語來說：「那些流通正是共軍套換政府物資的工具」。如果允許流通券進關使用，雖保關內物資不被共軍套換，影響物價，所以政府考慮結果，限定凡持有飛機票的人關內旅客，可以在平津關內以流通券兌換法幣，有火車票的旅客，可以在山海關兌換法幣。如此

規訂，似乎是叫共軍手中，的流通券變成廢紙。但依我們常識判斷，共軍必有一套運用流通券的方法。前些日子瀋陽黃金暴漲，無理由的以相信有一部黃金被共方收購而去。真正有力擾亂關內外物價的不是共產黨，而是政府區域的人員及官員，譬如飛機帶黃金出關，關外黃金比關內高半倍或一倍，在東北換了流通券又從銀行匯入關內，往返一次可以牟利一倍，一億可以賺一億。關內流通券貶值，百萬法幣換十六七萬流通券，所以有人在關內大量收購流通券，用飛機帶到關外，再從關外以法定的比率匯入關內，輕而易舉就可以發財。關外資金大量內流，各地物價起波動，連陳啓天部長都說，「是受關外游資的影響」。政府只想到共產黨是敵人，其實政府的官員專門拆政府的台。

(四) 文教：從接收到現在，東北就沒有使文教工作走上正軌，甚至連偽滿時代都不如了，近一年來，東北文教工作的沒落，更非所能想像。瀋陽五家大報，非黨即軍，全紙官方言論，看了一家就等於看了其他幾家，淡而無味。每當時局緊張，條件新聞蒙蔽人民，從來不能指實是非，報導事實。有一天中宣部東北辦了處招待記者座談會，討論新聞工作，大家意見很多，不外是如何協助政府戡亂，消滅共匪。偏巧就有一位總編輯發言：「今天社會上有許多問題，應該指責，可是編輯記者每每起筆來就發愁，揭開問題，自己已要負責。黑嗎？又要惹禍，想來想去沒有辦法，還是罵罵共產黨吧！我們今天只有罵共產黨的自由」。這句話說到每人的心坎上，全堂大震。兩年來在東北沒有聽說誰扶植過戲劇或藝術工作。市面不富強，一些入股宣傳的標語，坊間流行的是有毒素的黃色刊物，學生想找一本精細英文字典都很少。政委會的文化處從來沒有發動過一件有益於文化的工作，專門研究學生思想，如何控制他們，如何逮捕他們。

談到教育，地方有罪過，教育部罪過更大，東北大小學，連國民收容所都不如，學生老師吃不飽，三天一逃，五天一搬家，校舍隨時被軍隊佔用，現在還有許多中小學在操場上課。國立東北大學是糟極，沒有教授，學生是一百多個單位保送去的，一部份學生態度不如初中。私人辦學，教育部一向不過問，瀋陽私立中正大學招收一兩千學生，杜幸明自任董事長，張忠棧掛名校長，余勳中代理校長，無頭無尾搞一陣，最近，個個令解散。學校不是軍隊，可以隨便解散嗎？朱綸女士去年隨便辦了一所女子文理學院，收兩百多學生，今年朱女士也下令解散該校，造成甚麼話？教育部事前不管，事後不問，把教育當成兒戲，難道只喊「打倒共產黨」就夠了嗎？瀋陽還有一些不三不四的獨立學院，如私立遼東學院、私立河北大學等，濫收學生，教授是一羣中學都有問題的混子，朱部長去年到過瀋陽，曾否真正瞭解東北教育的情形？十幾年來喊着收復東北，東北也是政府濫收的對象嗎？今天的瀋陽太大了，想想吧，你們這批人究竟在東北做些甚麼？（三月二十日寄）

# 北大「三·二九」前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這是個恐怖和猜疑的時代，「五四」犯了忌諱，青年節的頭銜便轉到了「三·二九」的頭上去了。現在，「三·二九」也成了一個恐怖的日子，平市黨政當局雖然大吹大擂要擴大慶祝這革命的紀念日，但他們自己的注意力却集中北大幾千學生身上。因為恰在這幾天，天津南開、北洋等校五百餘同學正趕來北平作春季旅行，住在北大，並且在二十八晚有平津同學聯歡會，二十九日還決定參加黃花崗先烈紀念會，神經過敏的人便以為「奸匪」又要乘機活動了，於是治安當局慌了手脚，二十八日的黃昏就有大隊的武裝警察開到北大沙灘的周圍來，荷槍實彈，隨時在作衝鋒的準備。但當晚出入北大還很自由，所以當天晚上會場人數達一萬以上，「六二」以後，民主廣場能容納這麼多青年，這還是第一次。大會進行的時候，北大當局會警告大會主席團，說是如果會中有既毀政府的首行，外面的人就

會馬上衝進來。但這晚幸而相安無事，而且在熱情澎湃的時候，主席團在羣衆歡呼聲中宣佈了平津九大學自治會聯防的消息。散會時，大家還高呼「民主新中國萬歲」等口號，在火光熊煞下，愈覺得聲勢浩大。

心這天下午的紀念會不是會流產，他們擔心教授們不是能夠來，開會時不會發生事故。下午，教授們除燕京清華的三位因病不能出席外，北大的三位都趕來了，其中許德珩先生本來有病不打算來，聽說北大被包圍，便奮然抱病趕來了。會場的秩序，賀麟訓導長曾赴警備部交涉，警部申明純是出於誤會，下午並允許五個學生在某些封鎖口通行，開會時，賀並曾赴會場巡查，也盡了他個人的責任。這是北方學府可寶貴的地方。

在這種情緒之下，衆料在第二天的紀念會人數一定更多，因為在這莊嚴的紀念會中，有北大許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張東蓀、清華張奚若、吳吟諸教授的講演，講的都是大家所苦悶的問題，大家正好從這裏找到一個方向。可是，二十九日一清早，北大周圍的交通就斷絕了，許多來北大的人都被阻住了。北大是在重重的包圍中，沙灘的交通口都擠滿了警察，九時許，還有大隊的徒手警察繞着北大在遊行，遊行後，又在北大周圍的腳下停下來。據估計，這天出動的人員在二三千以上，比「六二」時還要多。然而，學生們並不緊張，因為他們本來沒有打算做什麼。不過他們却在担

果舊政權倒了，舊官僚却借新政權還魂。二、平均地權——沒有實現，官僚資本反而抬頭。許先生并強調：「誰能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誰便成功。」三、民生政治沒有實施。末了，許先生說：「今天新中國的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力全心中國苦難的大衆獻身，不要自棄，不要傍徨在中空。今天我們不怕被人叫做「匪」，叫做「盜」，不怕一切無恥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對得起先烈！」

袁翰青先生指出中國智識青年只有一條路，就是：「要永遠貢獻你的一生，拿出所有的力量為中國苦難的人民去服務。」他給青年擬了一個誓詞，就是：「我一個誓詞，認清了智識份子應走的道路，絕不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堅決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為新的中國而努力。」

## 惠函注意

二時許，在子餘青年的切盼下，講演開始了。許德珩先生首先講了「黃花崗起義與中國的社會主義」，他說明黃花崗起義的成功是遭一羣下層智識份子認清了當時的局勢非革命不可，不怕一切「匪」、「盜」的污蔑，當時孫中山先生就被稱為「汪洋大盜」。但是，在政治上却失敗了。一、這個革命運動是智識份子的革命。有深入到中國廣大的工農羣中去，結

力並沒有撤退，今後的北平學生會隨時要受到威脅的。這信號已經發出了，就在二十九日的報上，警備部公佈要查禁華北學聯。緊接着這查封令之後，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同學在匯文中學訪友時，被特務們毒打一場，打後還在匯文合作社一刑審訊，審訊後，又由四個人持槍威脅，架至警備部，聲稱「捉到一個八路」；在警備部又被審問一番，因為問不出一個罪名來，這才釋放。又據匯文的同學報導：匯文已成一個恐怖世界，校內特務常持手槍威嚇同學，校長對之毫無辦法。而前此備受苦刑的郭特在三月三十一日又被地

院傳訊，檢察處所舉的罪嫌仍是「受華北學聯領導共匪宣傳，辦弄流氓報」那一套，更令人不解的是訊問時，法官還問到學生公社和子民圖書館，彷彿什麼都犯嫌疑似的。

從盧一鵬的挨打、匯文的恐怖情況看，誰有免於恐怖的自由？從郭特的罪嫌看，華北三萬學生誰能免於被捕？現在，北平學生為這些事件又在召開代表大學，可能引起罷課，參加自治會聯防的其他八大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吳吟教授說：「青年的共同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後事如何，我們且等着瞧吧。

- 一、關於投稿、投函、以及一般意見的交換等，請寄本社「編輯部」。
- 二、關於定期，查詢刊物，更改地址，以及購買訂本等，請寄本社「定戶課」。
- 三、關於購買叢書，以及查詢與預約叢書有關的函件，請寄本社「叢書課」。
- 四、關於同業來往，請寄本社「批發課」。
- 五、無論是定戶或預約叢書諸君，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沒有法子查。我們已經在封面上聲明，但有些讀者尚未賜顧，務請注意。
- 六、寄給編者的信，請逕寄本社，切勿寄到復旦大學去，以免延誤。

# 鄭兆良和積鐵

費孝通

門外傳來十分耳熟的笑聲，這年頭很少聽見的那種從心底裏笑出來的聲音。除了我在燕京裏同戶的那個被我們稱作「大孩子」的老朋友，不可能是別人。沒有等我去開門，大脚踏踏進來的，果然是他，已闊別了五年的鄭兆良先生。他一手提著好幾匣東西，像是給我的禮物。我心裏想：這大孩子心裏真是祇有孩子們，兒童節沒有到就來送禮。我們坐定還沒有說多少話，他已忙著打開匣子來給我看，果真是我曾在英國孩子們「小工廠」裏看見過的「積鐵」。

「你那裏去覓來的？」  
「我自己造的呀！」他張開了嘴，用手拍著胸脯，臉上表現出高興和得意的神氣。

我並沒有認真相信他的話，却問他：「這是給我孩子的麼？」

他搖了搖頭，「不，帶給你的。」突然又提高了嗓子的：「孝通，這是我的 idea。」

我們上上次見面是在重慶，無意中在渡船上碰着了，一起上南岸，他送我到寄宿的工廠裏。路上他告訴我：他正在一個兒童保育會做事，他提出了許多多關於兒童的問題問我，我和他開玩笑說：「我是長成了，誰像你心底裏念念不忘的祇有孩子們呢？」他却認真了起來，「我就愛他們，可是，叫我怎麼忘得了，他們不得了了呀！」他告訴了我更多後方保育工作不合理的事。怎樣有人把救濟兒童的物資浪費，怎樣有的地方把孩子開除了出去，甚至淪落為娼妓的。他不厭其詳的把我看成了一個申訴的對象，一定要我幫他解決這些他實在看不慣的現象。「你得和我一起來想法子呀。」在他面前我發覺了自己的卑鄙，我用了老成兩字掩飾了懦弱和冷酷。這時我才領略了「不失赤子之心」的意義。

到了南岸的工廠時，我給他路上的一番話說得很有點感傷，但是感傷却又不是屬於我們這位「大孩子」的。他是個個頭就能睡的人，問題對於他是怎樣去克服，他不考慮人情，不講世故，不畏縮，因為他不怕後果，祇要所做的是對的。這也是他綽號的來源。

不失赤子之心，不是一種道德上的正義感，而是一種 mentality，一種心境，孩子們是好奇的，無所為的

好奇，因為他們並不把「己」作為世界一切的中心，所以他超越了對自己有沒有好處的標準去看世界。他可以為一個不相識的孩子的苦難而動心，更可以因為要免除人間一椿不合理的設施而得罪他的上司，他會在當時沒有想到這樣做對於他的職業會有什麼影響。這種人同樣會發生種種似乎不近人情的聯想，把很多身外的事，不在自己的利益上，配搭起來，成為各種不平常的 idea。

兆良在這小工廠裏走了一圈，回頭却和我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教育問題來了。他先告訴我，當他在紅十字會裏做事時，曾經派到緬甸去運東西。他在一路上最看不慣的是司機們糟蹋卡車。他氣憤憤的說：「這簡直是犯罪。一個應當可以用幾年的卡車，到他們手上，幾個月不到就完了。」他說來比丟了他自己的東西更肉痛。我是知道他的習慣的，他從來沒有因為別人用了他的東西或錢而說過半句怨言的。歸結他的氣憤却又問我：「你看，怎麼辦才好，這些人怎樣才能使他們愛惜機器？」

「這和你的保育工作有什麼關係呢？」我又逼着他說。  
「嚇，我有 idea 了。」他高興得用拳頭在我腰上重重的打了一記。這種拳頭我是熟悉的。

我雖則知道他出了學校已經換了打多事情，但是每次見面我勸他不要再孩子氣時，祇要聽了他一番申訴，就無法開口了。我背地裏會和相熟的朋友說，「兆良生錯了一個國家。」他聽見了我的回答我：「我就是為這個國家生的。」——我想他是對的。他這種另人的辦法固然可以得罪上司，席不暇暖的從一個機關到另一個機關的轉動，但是也有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做來却是輕而易舉。

譬如說罷。有一次他在一個工廠裏去當管理工人伙食的事。這工廠的工人據說是最難管理了，整天愛鬧事，尤其是關於伙食。（沒有好差使會輪得上我們這位大孩子的飯。）他到了，先去看廚房，一看在污水桶底下全是半熟的飯。他沒有考慮的認為不該這樣「浪費」，於是把這事揭發了。他把工人找來，向他們說，「你們要吃得好，就是自己管，每一粒米都不該糟蹋。」工人們很高興地接管了伙食，大家監督着合作辦去，幾個月，從沒鬧過一次事。他的本領在那裏呢？其實是很簡單的，他在辦這件事沒有

想到「自己的利益」。以往伙食辦不好，就是因為權極真的飯太多。辦事的人不貪污，為工人福利着想，怎麼會辦不好呢？但是難得的就是這件看上去極自然的事。

還有一次他旅行總派到解放區去發發物資。在病息、欺騙充滿了的氣氛中，他一看牆上貼着反對行總的標語。他拉着當地的負責人，一定要把這標語撕去，「我到這裏來是用人和人的關係來的，不是什麼黨派對黨派，國家對國家。我要公平的把這些東西分發給應該得到這些東西的人，你不該說標語上的話。人和人往來一定得互相信託，否則就不必做，乾脆。」我想像他那時的神氣必然是像在同學裏講理的時候一樣，理真氣壯，心裏沒有鬼的人才能有這種坦白和勇氣。當地的負責人被他說服了，把標語當衆撕了去，從此他成了大眾的朋友，從沒有受到過一點困難。道在別人是不容易的，在他却很自然，那是因為他心目中祇有救濟，沒有其他。他不明白在救濟工作中怎麼會有政治，就因為不明白這個，他完成了救濟工作的本身。

「你離開行總了？」我問他。  
他笑着：「凡是有裁員或改組時，我總是第一個輪到的。」在他說來一點酸意都沒有，像是說一條物理的原則一樣。他接着說：「我不和你講這個，我是來給你這個玩意兒的。」他把那幾匣給孩子們玩的積鐵都卸了開來。積鐵是個新名字，在中國也少見。這名詞是從「積木」裏套出來的。積木是許多各式各樣的水塊，孩子們用來堆出各種形式的東西。積鐵在原則上也是這樣。匣子裏有各色各樣的鐵片，鐵片上有着許多洞，另外有許多輪子和螺釘。用螺釘配合鐵片和輪子，構成種種好像風車、昇降機、積梁、小房子等模型，因之可以稱作「積鐵」。這種玩具在英美大概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他們的孩子們大多玩過這個。

他一手握着一個已搭成的「曳重機」，一手拉着我的膀子，頭微側着，眼睛看着我，「你說，我為什麼弄這個？你不要小看我，我已花了六億了。參考了多少書，換了好幾個圖樣，現在做成了。」

「你是說：你辦了個玩具工廠了麼？」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這是我的 idea。」

於是他提到我們在重慶南岸的話來了。原來他一直在那時向我提出來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中國人知道愛惜和善於應用機器？」這問題在這位心底裏忘不了孩子們的朋友，很容易牽上了教育問題。一個心裏不是真正有孩子們的人，絕不會想到兒童玩具這個東西。人老成了，早忘



記了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這個一切都是為成人而設備的中國社會裏，我們是否真正有過童年還是很成問題的。孩子做大了沒有完全的成人，不完全就是缺陷的意思。我們做大人的就一貫的去征服孩子的「缺陷」，把長衫馬褂替孩子穿上，講話得斯文，見了人要鞠躬，目的在使孩子成個具體而微的成人。房子裏固然不准留一個老鼠窠一般的孩子世界，連在牆角裏的泥沙都不許孩子去經營他的天地。頭項裏套着個鎖片，一周歲就要在盤裏放下銀元、鈔票、文房四寶，讓他去摸，用來測驗他一生的興趣。玩具是多餘的，不但多餘而且是「玩物喪志」，要不得的。狗叫貓叫的小學教科書已改編成對國旗和國父行禮的贊禮口訣。最近我常陪我的孩子讀「小朋友」和「兒童世界」一類的讀物，童話已長成了政治諷刺。我不敢說這是不好，但是孩子們對這些微妙的筆法似乎並沒有什麼領悟。——我們還是一貫的否定了孩子們他們的童年。

我接過那個「曳重機」，轉動那些螺釘，不經意的掉了下來，不知什麼潛意識裏的鬱結在作怪，我把這「曳重機」拆成了幾塊。兆良在旁邊看着我笑：「你小時候也會經拆壞了鬧鐘給你爸爸打過手的罷？」

「是呀！」  
「可是你會裝麼？你試試看，把這曳重機裝回我。」  
說來真奇怪，我明明記得曳重機的模型，可是東裝也不是，西裝也不是，這個螺釘弄上去了，繩子又不動了。那個螺釘裝上去了，鉤子又反了。我失望的撇了手。「兆良，我明白你的『No』了。我這個腦子，這雙手，祇會白紙上寫黑字，空口說白話，你來給我這個教訓的，是不是？」

「還算你聰明。老實說，你還是難得的，你還會拆，已經不錯了。我已經試驗過好些朋友了。像我們這些年紀的，當我把這曳重機給他們時，他們規規矩矩的端詳了一番，在桌子上放一放，再不肯去動他了。他們和我講很多大道理，一直到我離開他們，他們從沒有一點用手來玩弄一下的衝動，更不知道螺釘是可以卸，可以裝的。可是他們和你一般在討論中國應當怎樣工業化的問題。」

兆良剛從燕京來，他說工學院的鄭恩先生曾告訴他，班上有一個學生理論念得很通，圖也畫得精巧，有一天到發電廠裏來參觀，却連摸機械的興趣都沒有了。鄭恩先生說他不明白這個學生為什麼要進工學院。

用手去摸東西是一種習慣，在我們傳統裏是不講究的，甚至是反對的。用物質來表現一個意念，也可以說意念

的外形化，需要和物質有親密和熟悉的好感。物質要不成其生硬，不成其為精神的對稱，就得靠我們肯動手把兩者溝通起來。這却正是我們傳統文化最缺乏的，也正是我們進入現代文明最大的束縛和限制。一個意念不能外形化，不能在物質裏表現出來，留在象徵階段，祇是個壳子，沒有內容的，因之也是死板的，改變不了現實的。要征服這個缺點，却必須從習慣那底子上做起。習慣得養成得早，童年是一生中最重要得時代，因為就在這一個時代我們在養成我們基本的習慣。如果我們不滿意於我們的傳統，最應當注意的應當是我們下一代的童年。

這一套話早已說夠了。現在化，工業化那一套論調可以說已經不少了，但是這一套論調卻依舊是文章多，事實少。肯把這些理論化成一項一項瑣細的事務，逐一在試驗的却不多。這種工作必然是瑣細的，而且必然是部分的，甚至是片面的。瑣細所以不堂皇；部分所以不完全。對於那些醉心於全部計畫的人是不惜考慮的。

從幾層樓裏去看出中國工業基礎，自不免被大人先生們覺得是荒唐，用時髦的字說，是幻想。不錯的，靠這些零星玩意兒，能做出些什麼有用的東西來呢？但是在這時候能有人注意到從基本上去培養兒童習慣的問題，而且不惜小題大做，拿得這幾厘積錢來，我却覺得中國工業化的希望至少多了一點踏實的根基了。

也許這是我的偏見，我始終不相信在原有的傳統文化裏，運一兩千部大機器進來，中國就會有工業基礎的。機器是要人用的，它得進入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要用機器就得另有一套生活習慣。這一套習慣才是工業化的保證。我並不說，每人長大了，習慣就僵化了，沒法學習了；但是我願意說，要養成習慣，開始得愈早愈容易。兒童玩具在一個文化裏地位的重要就在這裏。

在這一個從不承認童年是成人的搖籃，玩具是文化的模型的中國，能有人在這上面下功夫，作試驗，而且能在一切製造事業都這樣艱難的年紀，把會是西洋文化基礎之一的「積錢」，介紹到中國來，使中國兒童能自由的和鐵片、輪盤、螺釘接觸，在這些零件中去創造他們的意念——這一切，在我看來，是一件太可以重視的事。我怎能不慚愧，這人就是我在大學裏朝夕相處的老朋友？我又怎能不慚愧，同是一間房裏出來的學生，一個已經從文字的縛束中解放出來，在活生生的鐵片中表現了怎樣去改造中國文化的一條道路，而另一個却天天還是在筆頭上弄字眼兒，愈鑽愈不能自拔？

「我的『No』怎麼樣？你不笑我，活了四十年還是個孩子麼？」

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像他的笑聲一般，已經這樣久沒有聽見過，又這樣能打入我的心胸地使我感到一種活力和希望。一即便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你，你也會在這樣找到一個瞭解你的朋友。你的成就已超過了我們這一輩了！

「可是，」他接着說，「成本太貴，我沒有法子把這一個東西分送給村子角落裏每一個孩子。他們買不起，我也送不起。但是我不願意這變成小爺小姐們點綴的擺飾。這不是我的『idea』。」

是的，這是個鋼鐵的時代，積木、泥娃娃不能代替鋼鐵，孩子們一定得從小和這個「時代的材料」混熟。但是那裏來這樣多的鋼鐵去做積錢給孩子們呢？

鋼鐵真的沒有麼？不是真的。我們整天在用鋼鐵作武器，在殺人，但是在教育上，這材料却沒有了。鋼鐵象徵了這時代，我們還是在被時代所拋棄，沒有主動的去迎接它。像以往他所問我的其他問題一般，我沒有法子回答他；但是也像以往他所問我的其他問題一般，總會給我認識了一些存在我們四周最本矛盾。我羨慕他能發生這些問題而不被這些問題所困。這也許就是一個肯用手的人所具有的長處罷？

「我相信，從這方向做去，我會實現我的『idea』的。」

我們分手時，他這樣向我說。

讓我在這篇末附帶的說：鄭先生正在組織一個「兒童現代學藝促進社」，他和發明「中華萬能式」的華文打字機的彭澤先生和技師張德衡先生合作製造技術科學玩具。他們利用製造打字機的機器製造積錢。第一批出品已經成功，為數祇有幾百套，是試驗性質。他們不願把這種玩具弄成營業的商品，而想設計出一個辦法來能大量的供應兒童的需要。他們的工廠是在天津十區宜昌道。據鄭先生向我說，他們極歡迎對這問題有興趣而熱心的「朋友」們去參觀，並且一同想出個最有效的供應方法來。

三月三十日 於濟南勝因院

**本社新裝電話**  
本社電話業已裝竣，號碼為(02)22432，謹請本市各界利用為荷。



# 一顆微妙的心

袁昌英

十年不見的老朋友，尤其是這抗戰的十年，忽然又在這舊遊的洛迦山相逢，真是滿腔舊事，不知從何說起。可是在茶香盪水的小客室內，老教授的談話，終於駁馬般奔放了。在這十年中，他老吃盡了窮與病的苦。病是由窮而來，於是話頭就轉到窮事上面去了。談到這上面，他那雙曾因營養不足害病而險些瞎了，却因施行了最困難的手術而轉危為安的眼睛，忽然放出與舊的光芒，聲音也特溫暖。他這末從容不迫地說道：

「七七事變之後，我帶了家眷，來到洛迦山，因為北大已經停課，準備遷移了。有一夜，我躺在招待所的牀上，一顆心却在上海大場的炮火中奔跑，眼見每個中華健兒為國致命於疆場，我的靈魂就以眼淚送他死一趙，跟着他上西天一回。回來之後，却又不免問到切身的軍事。戰爭這末下去，如何結局？我們往那兒去？當然跟着學校遷四川……四川，舉目無親的四川……一家兒女將來怎麼辦？萬一學校發不出薪水？萬一物價高漲？萬一戰爭更惡化？總想越想不到路頭。好在銀行摺子上還有一千八百元存款。今天報載金價是百元一換。這等於一斤二兩金子，很可用些時！可是前不些時金價還是五十元一換。看來金子是要漲的。不如換成一斤二兩金子為妙……可是國家須要金子兌換他，禁止民間買賣金子。昨天報上不是載着某女教授捐巨量金子的新聞嗎？多麼多，多麼壯烈的舉動！我還去買金子，這可不應該，良心上過不去！可是這一家兒女將來怎麼辦？」

「如此那般……通宵沒有睡好！」  
「第二天早上，我不知怎的忽然向太太發問道：『噫！金子一百元一換了，你不要買點首飾？』太太睜開大眼，驚奇地反問道：『首飾！我幹麼要首飾？』」  
「良心即刻發覺自己的不妥當，也就禁止我再說下去。」

「幾星期之後，我們千辛萬苦逃到了重慶。金子已經漲到二百元一換。一天我又不知怎的向太太提議道：『噫！金子已經漲到二百元一換了。你不要買點首飾？』」  
「首飾？我幹麼要首飾！我又不是新娘子！」  
「良心又禁止我再說下去。」

「不幾時，我們到了嘉定。街上金舖裏擺着燦爛的金獨子，金戒子……金價已是三百元一換了。我和太太逛着街，在金店的窗台前停住了腳……我又不知怎的問太太道：『你看，那副金獨子多漂亮，你不要買？』」  
「我要他幹麼？留着錢喫飯要緊！」  
「良心又禁止我往下再說。」

「不多時，我決定回北大。由成都乘飛機去昆明，是惟一的方便路線。小北京的成都的確不錯，街道寬敞，市面繁華。我和太太不免閒逛一番。金碧輝煌的銀樓，引誘視線的力量特別大。金價已是四百元一換了。我又不知怎的拍着太太的肩背輕聲說道：『噫！成都金子成分好，你不要買點首飾？』」  
「太太這次可不客氣了，反轉頭向我驚而帶怒的說道：『你這會兒怎麼變了性，總纏着要我買首飾？我從前要買一隻戒子，你都不肯！你這道向發了洋財不成？』」  
「良心絕對不准我加以解釋了。」

「到了昆明不到半年，金價已是五百元一換，一千八百元存款，還可買三兩多金子……我又不知怎的向太太提議買首飾。太太要留錢喫飯。再早些時，一千八百元已經買不到一兩金子了。我也就從此死心塌地不再轉金子的念頭了。」  
「三年之後，那一千八百元仍存在銀行裏。可是我患傷寒，連買藥也沒有去想他，因為他已不夠格買一服藥了！」

「我因營養不良，發生眼膜脫離重病，嚮不出赴成都施行手術的費用，幸而有一位富而好義的學生替我設了法。在成都醫好了病之後，我又回昆明繼續教書。」  
「一日，太太要我籌一筆巨款買藥，我忽然想起了那存在銀行裏的一千八百元。我於是連本帶利一起取出來，交與太太買藥。太太歡天喜地買了十來捆柴，得了便宜的買賣，滿心高興！我也跟着助興地說道：『好便宜的柴！一斤二兩金子買十來捆柴！』」  
「太太驚疑地問道：『一斤二兩金子買十來捆柴，那有這末回事！』」

「我祇得換着憐真最小孩子的頭，向他笑道：『是你媽媽的笨，你爸爸的良心，把一斤二兩金子買了十來捆柴，你明白嗎？』」  
那對光明得似烏晶的天使眸子似乎尚不容易瞭解我這顆微妙的心！」  
三十七年三月廿三日 草於洛迦山

（上接第九頁）蘭大使的抗議。這文章是不難找出的。請你們參照那個去研究一下。當倫敦與雷布林同時有了兩個政府的原子外交出現，兩極化的大勢便已完成了。兩年前的盟友，今日是敵人了；兩年前的神聖的「是」，今日是不可想的「非」了。英國的貝文不必死，因為他從始便看透了這個厄運，而且已「適應」了。鐵托及摩那那也不必死，因為他們始終就穩站在河的一岸。我却是個夢想者。我父親多瑪士的夢想完成了，因為那時世界是錯綜的，而不是單純兩極化的。你們放心，有千百家財萬軍人馬的「第三」方面失敗了的，天底下怎樣白癡也不會夢想想當那職務。我不夠聰明，但還知自量。和平需要橋樑，斯殺當兒是用不到那個的。今日是不許想，和平需要橋樑，是脫下外衣投入戰團的時候了！無論投入那邊，生活都比我的有意義。我的死，是由於一個政治哲學的碰壁，一個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濟走不通的承認呵！

我既然委託時間來仲裁，就不必再嘆舌了。我流亡前後，及在敦倫期間的演講信札早已印行了的，我為公事投票的紀錄你們是有的。根據那些，裁判了我。沒有譽着我名字的，我不能負責。我信任你們那些公平。現在譽着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願同時畫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洩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就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項多造成的是掣肘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從心理說，為了不替說謊者實證，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一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留。

桌鐘叮叮啞啞着，時間已呆了。我還可以寫很多很多，但方場的鐘，沉痛地敲了。夜空浮動着遠地的舞樂，讓青年們能享受時先享受罷！小時候，我換了書包不知走過那座鐘多少趟。它看見過奧爾斯民地的捷克，它看見過奧爾斯民的捷克，經過八年的淪陷，它也看見了新的捷克，也看見了一個捷克人的死。然而它始終是丁黨黨，黨黨丁丁地敲着。願祖國捷克和時間一樣永恆。祝願捷克人。

J. 瑪薩里克

# 文 摘

## 論政治上的新病態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十四期

軍事失利，政治無能，經濟恐慌，人心皇亂。

「現在在中國怎麼搞的這樣？還有沒有法子搞得更好？」目前恐怕沒有一人不是在想這個問題了。

現在大家談政治的，因為今天太糟了，往往把還像樣的昨日也忘記。我們回想一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國民政府：金融的改革，稅收的整理，交通的建設，國防的準備，內政的革新，軍隊的訓練，教育的推展，那一樣不是皆表現著不斷和迅速的進步？四川和雲南的統一，兩廣事件迅速的解決，一直到西安事變，全國人民對蔣委員長安全之關切，更熱烈的表示出一般人民國家意識之醒覺，而成就了政治上無比的進步。進一步說，不是有國民政府這幾年間的建設和領導，中國不能支持住後來艱苦的八年抗戰？我們平心而論，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國民政府裏，不是沒有過貪污案子，但誰會想到稱之為貪污政府？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國民政府，不但是無能，翻一翻歷史看，誰能否認它的作為和成就！

今天的國民政府，還是當年的國民政

府：不但最高當局，就是他的主要幹部——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那一個不仍是當年的人物？但是就政府的表現而論，就人民對政府的情緒而論，不免使人有舉目全非之感了！

我曾經把現在的中國政治情形，和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相比。其不同的地方，大約可分出下列幾點。

一、經過八年抗戰的損失，兩年內戰的消耗，中國人民的經濟能力，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民衆已大多數成難民，國家還有甚麼力量？

二、因此國家用的公務員，給他們的待遇，不到戰前幾十分之幾。雖然對於房子、食米、和少數日用品，略予配給，但是比實在所需要的，還相差多少？而這些支出，已是國庫所不能負荷的重担，這一點與戰前大不相同了。

三、道德是跟著經濟來的。中國的公務員，十分之九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現在他們的資產已蕩然無存，收入又不足糊口。有機會時，如何能怪他們貪污？而貪污本身又是一個烈性傳染病，經過長期的蔓延，誰又能怪今日貪污之普遍？

四、抗戰八年中，後方和淪陷區的教育，都比戰前退步。所以現在行政機關裏中下級的新進幹部，他們一般的作事能力，都遠比不上戰前。這自然嚴重地影響到一般的行政效率。

以上四端，也可說是抗戰的必然結果，無法避免的。但是再看：

五、政府中大多數的當局者，經過十餘年來的辛苦和磨練，朝氣和毅力，顯然的皆大為減退。也許是一般環境所逼，他們的表現，也愈來愈不足道。但是奇怪，越是無成績的，越是缺乏朝氣的，他們的政治地位却是越為鞏固：多半是一朝入閣，十年不退。所以拿抗戰前的政府和北洋政府比，執政的多半是少年新進，拿現在的政府和抗戰前比，執政的都是是一輩老官

僚了，人至於官僚而且老，尙還有何話說

六、但是執政的人，雖然老的多，而政府的機關，新的却不少。中央的部會和府院的附屬機關，省政府的廳處，縣市政府的局會科室，經濟統制的各種機構，大家不妨統計一下，比戰前是增加了多少？各地方的民意機關，是新成立的，各友黨的黨務機構，是新成立的，在老百姓眼裏，還不都是衙門？可是機關愈多，事權愈不統一，管事的人愈多，負責的人愈少，而老百姓無所適從了！

七、和新機關同時增加的，是一些新的制度。甚麼設考制度、人事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統計制度、國庫制度，一來就是由上而下，由內而外，普遍的設置機構，樹立統系。在上方借此安插私人，培養勢力；在下者遇事刁難，以示威權，甚則不免有意要挾，藉圖強制。結果是創立制度愈多，收效愈形落空。遂使「辦會計的成為代報銷的專家，辦人事的成為主管運用的工具」而談設計的，要今年核定去年前年的工作計劃；談考核的，要外行考核內行，要專員考核部長。抗戰以前，那有這些囉嗦，那有如此荒唐！

八、比新機關和新制度的產生，還要可怕的，是法令的增加。因為不但隨着每個新的機關，新的制度，必然來一套新的法令；就是舊有的機關，舊有的制度，也是時時刻刻的在那裏製造法令，修改法令。所謂法令如牛毛，所謂朝令夕改，恐怕再沒有過於今日的了。可是法令愈多，人民愈莫明其妙，而衙門裏人的神通亦愈大。政府多公布一種法令，人民就多一層威脅，而貪污官吏就多幾個發財機會，然而法令却正不斷地在增長。

九、還有跟着不斷增長者，就是公務員。現在國家用公務員，彷彿變成了救濟性質。任何機關，差不多都是到處堆滿着一堆無所事事的人。但是他們自己雖無事作，而政府却要設許多機關，用許多人，

來管他們的事。人愈多而愈窮，愈窮而愈難救，愈難救而愈多，戰前已然，今更為甚。

十、同時人事上系統派別的形成和對立，近年來似乎也高速度地在增長。現在各行政部門中，談起人事問題，那一部門不是各有其清白顯明的系統？一方面彼此傾軋，一方面個個在作清一色。可憐一羣小嘍囉們，入主出奴，非齊即楚，不投靠有什麼辦法。

十一、還有一個最不成玩意的，就是開會。大官開會，小官開會，天天開會，人人開會。所謂開會者有好處，大家爭；有困難，彼此推。發言時個個爭先，負責時人人退後。愈是事情緊急，愈是須要開會，愈是事情複雜，愈是須要開會。一個部長，在一個星期裏要到外邊參加十七八個會，算是少的，能在自己衙門看二三十件公事，接見三五個僚屬算是多的。如此政治焉得不停頓，效率焉得不低？

十二、在這各種狀況之下，公事之慢，自然連勝戰前。本來機關多，制度多，法令多，開會多，公事焉得不慢？好在辦公事的老爺們，慢了就慢了，毫不在乎，反正倒楣的祇是些老百姓而已。

十三、尤其是衙門內的公事，現在多半也就是一「公事」：意思說，祇是公文上的公事，而非實際的事。實際的事，解決另有辦法，公文不過祇是另外一層手續罷了。現在為等候公文而着急的，祇是沒用處的老百姓。社會上有辦法的人，那一個用得着什麼公文？現在行政機關所忙忙的，盡是些紙片工作，與實際政治早已分家了。

十四、還有，抗戰以前，本已有知識份子集中於都市的現象。八年的抗戰，兩年的復員，使此情形更為增加。而勝利以後的經濟政策，一直地以保護資本家既得利益為目的，以致貧的更貧，富的更富，

(下接第十九頁)

# 啓事

政學罪言· 鄉土中國· 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預約  
諸君請補郵資

「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出版。最近掛號郵資已漲，航空郵資亦已加價，預約這三本書的讀者，請請補繳郵資。（其餘幾本的郵資到五月裏出書以前再通知補繳，因為下個月的郵資多少，現在還不知道。）最好就請將郵票寄下，但請寄一萬元以上的郵票，一萬元以下的郵票我們不大台用。稍寄郵資時，務請註明「嚴督訂購單」的號碼，不註明號碼的，我們沒有法子查。希望即日補下，以便書一出版後就可寄上。

政學罪言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鄉土中國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我們現在再將細賬開列如後，俾使讀者明瞭補收資費的實際情形：  
掛號費 一萬元  
印刷品郵費 四千元  
包紮用的牛皮紙 七千元  
包紮用的繩子 一千元  
以上共二萬二千元，已收過七千元，故應再補一萬五千元。關於包紮用的紙，不是牛皮紙，郵局不收。牛皮紙每張六萬餘元，一張可以包九本書，所以每本書各到七千元。

航空費 每二十公分 七千元  
政學罪言 二百公分計七萬元  
其他二書 一百二十公分計四萬元  
其他與掛號部分相同 二千元

政學罪言掛號九萬二千元，已收四萬元，故請再補五萬元。其他兩書，掛號須六萬四千元，已收二萬五千元，故請再補四萬元。

## 定戶請補郵資（為減少讀者麻煩起見，決由我們酌扣寄刊，以為抵補）

郵資一漲價，我們的定戶課便大費手脚。而且這次的「請補郵資」，相當複雜，現在一一說明如左：  
從三卷二十四期到這期，航空郵資一共漲過三次：  
第一次是二月七日漲的，每份的航空郵資由四千元漲到六千元（外加普通印刷郵資一百二十元）。那時正巧我們徵求定戶，徵求單已印就發出，不好再改。承許多讀者熱心介紹，定戶增加得很多，我們為報答新舊定戶的熱情起見，所應補加的郵票，已由本社墊貼，不再要求定戶補交。此事已在四卷一期的編者報告中提過。  
第二次是三月十二日漲的，每份的航空郵資從六千元漲到一萬元。那時普通郵資，也要漲價，後來普通郵資政府關了下來，我們想等普通郵資決定漲價後，一併通知定戶，所以那時沒有公告。  
第三次。普通郵資終於自四月五日起加價。我們正想通知定戶補交郵資，不料四月六日，航空郵資又漲了，每份自一萬元漲到一萬四千元。我們現在要補收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以及四月五日漲的普通郵資。這三種合起來，應該補收的郵資如左：  
1. 普通掛號者：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七千元。  
2. 航空寄者：四卷三期至六期，每期每份補加四千元。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八千元。  
3. 航空掛號者：四卷三期至六期每期每份補加四千元，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一萬五千元。

定戶先生：補收郵費是非常傷腦筋的，在定戶方面，未必計較這一點錢，但是感到麻煩噁嘔，而在我們一方面，也是頭痛之至，不過我們又不得不補收，否則未免虧貼太多了。我們現在為使讀者省事起見，請讀者不必補寄，決定由我們按戶酌扣寄刊。不過酌扣寄刊，自然不易一絲一毫的精確，祇能在大體上計算一下，如有小小的出入，還希定戶原諒。（編者）

## 政府·民情·人心

（上接二頁）

編者先生：國大開幕，南京整頓市容，乞丐都拘留了起來，下關及浦口的難民則一律驅逐，以致發生在蚌埠大搶的鬧劇。難民在蚌埠搶劫時，祇以食物為限。其他的東西不拿，可見饑餓所逼，出於無奈。警察也祇好馬馬虎虎，不忍強施暴力，被搶的人徒喚奈何，自認倒楣。這種局面，實在令人嘆息。似乎難民不是一「人民」，政府毫不關心，祇求京城之內的太平，不問民間的疾苦，這種政府，怎能叫我們信服。國大開會，鬧哄哄的，秩序之亂，丟醜中外。這些國代，絕大部分都是「酒肉」之間選出來的，但是有人建議捐一百萬元救濟下關難民時，竟然擊擊寥寥，人之自私，一至於此！我認得國民政府弄到現任的地步，局勢不可不謂嚴重，但何以會弄到如此呢？一句話，就是政府自私，不顧人民。我覺得這幾年來批評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還是推觀蔡一卷三期先生所作的一篇「失敗的統治」。在那篇文章中，先生說，政府除了鞏固他的統治權以外，簡直什麼事情都不做。現在大家都說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這話是大錯特錯。單單「三民主義」並不能救中國，要「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可是一三民主義一變成了一塊招牌，變成了一句口號，變成了一條標語，只見大家叫，少見大家做。特別是民生方面，二十年來可謂一無成績，所以共產黨揭竿而起，應者四起。假如今日的政府，再不顧到老百姓的生活問題，今日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再如此自私，那末這些人將來狼狽下台，也真可以說自取。不過這些人皆由自取，沒有什麼可以憐憫的地方，而老百姓如此遭殃，真是使我們心有不忍。

## 總統問題

許少甫 四月三日 南京

編者先生：「觀察」四卷四期「國大召開前夕」一文，內述蔣主席可能不出任總統，當時費刊言之隱約，讀者讀時頗覺懷疑。日來報載蔣主席不願競選總統，始知費刊前次所言，實有所指。不過蔣主席到底做不做總統，我們還是很懷疑，這一疑問，非到國大選舉總統後，不能證實。據我看來，目前進行的都是宣傳戰和神經戰，我們還是靜觀為妙。

## 呼籲國內大學

陸文興 四月六日 南京

編者先生：成都每年夏天都有很多的考生，去年集中在重慶的考生還不及集中在成都的考生的一半。況且成都夏天的氣候，亦較那酷熱乾燥的沙坪壩好得多。我們渴望令其國內各大學增設成都考區。

## 增設成都考區

馬汀 劉徵麟 劉洪 王叔孝

（上接十八頁）  
而使奢侈的都市和凋敝的農村，現代的享受和原始的生產，二者之間的距離，較戰前益加遼遠。這個樣子，政治和經濟如何會有辦法？  
以上十端，是政府可以負責的，也應當負責的。驟觀之，它們似乎是現在政治危機的因素，但是詳細觀察，它們卻正是十年來政治設施的結果。



# 觀察

· 元萬三售份每 · 日七十月四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禮 ·

## 期八第 卷四第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孫克寬

外論選譯  
**和平之助抑戰爭之路？**  
Michael Straight

美國通信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  
段連城

生活與文化

**孩子·奶頭·工作**  
全慰天

科學叢談

**原子時代第三年**  
戴文賽

**「雙活」和聯着的兩張「弓」**  
觀察特約記者

**國大·總統·憲法**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四罷合流**  
觀察特約記者

**聽話的藝術**  
楊絳

**從人事上論中國政治**  
浩然

**讀者投書**  
張東蓀先生來函 美國學生與政治  
川東不靖 中間路線與犯罪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24332

電報掛號：595072

訂閱價目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郵資在內 航空掛號

國內：半年美金四元

張東蓀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觀察四卷六期上鄭慎山先生一文，對於我所說未能同意，但我看了以後對於他所說亦未能同意。第一，有許多名詞是別人分類來稱的，不是自己標出的。liberal 與 conservative 以及 radical 是以這樣情形為多。如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決不自稱為 radical，而旁人則稱之。所以 liberals 之中能有各種政治團體，即政黨，但不必限於自由由字樣。就寬汎的意義講，可以說右不能過全體主義，左不能過共產主義，這不必查字典，有時常識不見得比字典不如。如何能說政治上沒有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必有內容，我不能懂。又如說英國的自由黨政策與保守黨差不多，因而無具體的內容，這個邏輯我亦不能懂。還說美國代表自由主義的政黨反是華萊士一派，不是民主黨，我更不能懂。至於說個人主義過去了，而自由主義絕對不受影響，這個道理，在理論，我亦苦無以發見。第二，我說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恐怕是過去，乃是指潮流而言，縱使其尚存在，亦只是個特「退」的潮流，而不是一個將「來」的潮流。誤會為指已成事實而言，未免故意曲解。總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本是我上的勉強分類。不用這樣的名詞亦不要緊。主要還在我那篇文章的建議。專討論名稱之不用實屬無聊。所言止此，不欲糟踏觀察的寶貴篇幅。

張東蓀 四月六日 北平

美國學生與政治

編者先生：在這個美國外交政策受着少數人支配下的時候，直接地和間接地，

在報紙上或無線電廣播中，都充滿了煽動美國人民反蘇情緒的狂喊。他們的影響不能算不大。但在這個一切都被曲解的情況下，華萊士競選總統的決定，不啻給這些想以金元征服世界的人們當頭一擊。由於華萊士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聲譽和他有力的號召，於是報紙上除了攻擊蘇聯外，同時也儘量地詆毀華萊士。國內報紙上習用的「尾巴」(Follow Traveller)一詞也被美國報紙用來描寫華萊士了。

此也頗願意報告來插為華萊士了。他們也開始注意起政治來了(指有組織的去注意，不僅僅是個人的覺悟)。學校中也有了支持競選團體的出現。華萊士所領導的「美國進步公民」也派人到各學校中演講。這些在美國大學中可以說是創舉。據美國同學講，大部份學校在傳統上從沒有過這種黨派於政治性團體出現。然而在這個世界風雲緊張的時候，他們卻採取了行動，雖說他們黨派組織的嚴密上遠不如中國同學，但物質上的方便卻彌補了不少的缺陷。

舉例來說，此地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及本校 (William Penn College) 都有 Students for Wallace Organization 的成立。就中 Iowa 州立大學的學生組織且擴展到校外，和學校所在地 Iowa City 有投票權的公民聯合組織起來為華萊士聲援。就人數上講，本校學生共有二百六十人左右，除去一部份因年齡不及二十二歲或居住期間不足法定日期而又無法回到原籍投票者(約八十人)外，超過二分之一的都準備投票華萊士的票。一般說起來，雖華萊士未必能當選，但他當選的可能却遠比現在總統杜魯門來得多了。

尤其可令人羨慕的是：無論州政府或聯邦政府都沒有對這些學生組織採取什麼行動，更沒有「打手」或「自行設門」的事在開會時出現。附帶一點，華萊士本人也決定在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回 Iowa 來作競選演說

(Iowa 是他的誕生地)二十八日在本州首府 Des Moines，二十九日到本校來，他在就任農業部長以前曾擔任過一個時期本校基金會委員的董事，而且他將本校餐廳中用午餐，每個學生假如在事先要求的話都可以與他面談。田心源四月四日 Iowa

川東不靖

編者先生：四川是今天政府認為最安定的戲亂根據地，但無知的人民却偏愛掀起一些狂烈的浪潮，這真是天然風景了。首先是川東長江北岸的雲陽縣境於一月下旬發生了民變，領導者是一位曾做過中級軍官的紳士，他的號召力相當大，三天內便集合了長短槍支千多條。當時劉伯承的隊伍，正宜擾宜昌外圍，好似這次民變是配合着共軍入川的計劃而裏應外合的。重慶行轅為鞏固川防起見，當即派了兩團有力部隊及兩個保安大隊前往圍剿，大小打了幾仗，變民不支，乃退入了深山。緊接着達縣的大樹、萬家、南嶽三鄉又有民變發生。二月初由南嶽鄉的鄉長鄧興鄧的領導，他們揭起了反對政府抽丁征糧的旗幟，兩天之內便有一千多鄉民參加了他們的行列，因此聲勢浩大。鄰近的梁山、大竹、開江等縣都為之震動。當時恰是陝南孔從周發動進川攻勢，弄得第十五行政區的大小官員都着了慌，緊急會議的結果，決定採取剷削併用的方式，乃由駐達縣的方增師長派出了一個營作主力，另由兩個保安中隊及一些鄉警協助。變民是烏合之衆，大軍壓境，他們便逃入了附近的大山，但是一些自認無事而未逃避的，却逃不了「殺一儆百」的劫數，楊姓的鄉隊副及十餘鄉民，都做了這次民變的祭品。同時還逮捕了幾位逃避較廣的仕紳，認為他們有通匪的嫌疑。逃入深山的變民，為了避免圍剿，也化整為零了。這兩件風波，便這樣不了了之。那知農忙前征丁令下，又掀起了動盪的巨浪。川東一帶原來便有一

主張中間路線的也算犯法了

張源 四月四日北碚

編者先生：四月八日北平各報登出北平地方法院檢察官對上次在平被捕的民社黨革新派范光斗鄧長風二人提出起訴書，原文中說：「被告范光斗係輔仁大學學生，與被告鄧長風等在本市金魚胡同(按係民社黨革新派北平支部)秘密非法集會，籌劃組織民主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吸引思想偏激之青年，主張中間路線，是有所企圖……」主張中間路線在今日已被正式認為罪狀，實在是中法國家的奇聞了。 (附四月八日世界日報以為證明)

### 本刊傳統

一、既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段連城：

全慰天：清華大學助教  
戴文養：燕京大學教授  
楊緯：暨且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孫克寬

## 一、歷史的道路

人類的政治活動，常常循着歷史的道路，向前發展。最善於玩弄人類的，要算是「歷史先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雖是成語，但明明地天天有汽車軋死人的新聞，而不會走路的，仍是甘送虎口。如果說是命定，那末那些被軋死者，的走路姿勢和召致危險的原因，何以又每每一樣呢？歷史的道路，明明擺在前面，哲人的智慧，已指出那一條路可走，那一條路危險，而聰明的人類，却每每蒙着眼睛跳進死亡與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例如自拿破崙以來，好戰者的覆亡，和人類的意向，每次都顯明地顯示着，紀錄着在那裏；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却偏偏走這個路線，甘趨滅亡。又例如十九世紀來，因分裂而滅亡，因政治無能而召致外侮的國家，不勝枚舉，對其他國家，又何曾稍收警惕之效？這真是人類的悲劇了！

一部中國政治史，指示着歷代興亡的道路，幾幾乎是一種公式。社會生活、風氣、決定了人；人決定了政治；政治決定了軍事。要壞一齊壞，要好一齊好。不循着這條路來解決問題，終無補益！何以言之？以唐末明三個王朝為例：

唐的衰亡，是起於天寶之末。在此之前，是承着南北朝征戰之後，隋末的大亂之餘，天下的人口凋殘，人民經濟條件異常惡劣。這時需要長期的休養，却遇着李世民的英武聰明，施行着外無術而內黃老之治，以清明之政，安定人心，利用民力，對抗外侮。短短的幾年，將西北東北兩邊夷患肅清。晚年雖有兵事，但遇着高宗孝治與武后的不生事，不挑釁的政治，使管內裏自相殘殺，但政治的秩序未破壞，許多幹練的人才，如狄仁傑、姚崇、宋璟、張說之流，還能保全，有所表現，造成了後來的開元之治；天下富庶，「行不齋糧」，「居不閉戶」的太平景象。可是種下了腐化政治的根源，飽暖思淫慾，貴族的驕奢，君王的享樂，把政治風氣腐蝕了，影響到政治風氣與政治人物的腐化，造成了政治措施的無能。我們細讀杜甫的奉先詠懷詩，便已知道在安祿山未起兵之前，亂象已岌岌可危了！安史大殺掠，使中原空虛，當恢復之任的，是肅宗的庸主，與李郭等中才之將（李光弼只打勝了一仗，郭子儀則常打敗仗，不過寬和能得人心！）幸而倚賴着人心未失，地方官吏效命（顏杲卿守常山，張巡許遠守睢陽，皆是民兵。）敵人內部分化，（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亦死於史朝義之手）才勉強收復兩京。可是自河北侯希逸自立以後，河北藩鎮禍成，一直到唐末，都無法挽救，等到滅亡而後已，豈非是天寶時期，政治敗壞，才鬧到這樣結局嗎？

唐代的政治特質，就史書分析，大約為一、社會風氣奢靡，官民都好享樂，貴族與士大夫更甚，才形成中葉以後的困窮，與匪亂。（王仙芝、黃巢皆是大規模的飢饉暴動）。二、政治的效率低落，大臣無能，皇帝才寄腹心於官寺，李輔國、郭元振、直到仇士良等，把持朝政，破壞軍制，却持天子，使政治加深其貪污與無能，威信掃地，紀綱凌夷，才有朱溫的崛起。三、是官僚政治派生的黨派鬥爭，使得武人得意，內侍專權，邊防也不能鞏固，如牛李之爭，綿亘了幾十年，坐失恢復河北三節與擊敗吐蕃（維州之守）的機會，招致後來白馬關的慘劇，使得中國偏學停滯了將近百年。四、中樞力量單薄，統治者不求助於人民，祇倚賴着左右，使得藩鎮坐大，剝削人民，加速政權的崩潰。

以上是唐代的滅亡的道路。

宋王朝是最軟弱的，但他軟於對外，而硬於對內。控制國內的治術，和以官治民的技巧，是最高明不過的。趙匡胤的興起，本是偶然——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因此也最怕於人的照抄老文章，防備得最嚴。他親破中國士大夫的點點，優待士大夫，老百姓便沒有策動的力量，同時武臣悍將也沒有謀主，於是一意以尊養文士，為施政方略，不殺士臣，垂為祖訓。一面巧立制度，領官而不治事，兵財兩政三權分立，受命中枢，除去三邊以外，地方毫無兵備，這是他的集權之作用。



寬俸祿以養官，募兵以實邊，外面還厚幣契丹和西夏，大批金錢外流，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宋代國用之窘，為歷朝所無。以專賣的苛酷「與民爭利」之不足，又大發交子，稅課百物，南宋之末，對人民幾乎敲骨吸髓，更加上官吏的貪庸，人民元氣喪失，何能對外作戰？加上不信邊將，動加貶殺，（北宋的狄青是逼死的，岳飛之死，是高宗親勅，韓、張開放，西川吳氏，不能終休功名）更無可用之人，一遇到強弓怒馬的蠻族入侵，只好拱手投降了。

分析宋代的政治特質為：一、統治者私心過度，把持政權，不肯信任人才，提高政效。（慶曆時期明黨之爭，仁宗實係有意操縱，不肯放手任韓范做事）二、中央集權，地方空虛，遇到大敵入侵，無法抵禦。三、信用文儒，提倡文治，議論多而成功少，門戶紛立而非不定，重虛名而薄實際，不能以現實的作風，解決問題，所以有「議論未定，北兵渡河」的古笑談。現在重讀朱熹上孝宗皇帝書，其為迂遠不切實際，真是青生之論。陳同甫、葉水心的進言，和宗澤李綱的事功，到此都無可施其技了！冗官冗員過多，權責不明，功過莫定，因此理財則財庫空虛，人民受榨克之害，練兵則兵驕將惰，邊防無可恃之人。自從道學盛行，連談兵理財的人，都一律斥做蠢才了。行政如此無能，國家如何弄得好？

以上是宋代滅亡的道路！

到了明代則歷代王朝政治弊病，差不多都已具備。朱元璋本以農民革命起家，但深中了中國封建社會之毒，並且當士夫階級氣焰正張之際，在奪得政權之後，便投入士大夫的懷抱中，以儒家哲學治天下，却濟之以農民原始性的殘虐：嚴刑峻法，以待官吏；整飭制度綱紀，以節文治。由於前者，使君上與臣子的尊卑懸殊，加增帝王的威權，發揚成近代無比的專制政體；由於後者，使學術思想定型化，集中化，構成精神階級，幫助君王，統御庶民，造成了晚明的「官逼民反」之局。更由於君主絕對專制，不得不委政左右，高張羅網，而奠定了明代宦官政治的基礎。凡此矛盾因素，都是開國規模所遺留下的。永樂一代的誅殺，更鞏固了皇權統治，英宗以後，王振、劉瑾，直至魏忠賢，挾天子以令諸侯，用假帖縱騎來征服當時的臣民，使政治墮入極度的腐敗。同時科舉制度，造成了滿天下的「生員」集團。顧亭林於此有：「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鬪者，生員也。」又說：「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偏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這是說明當時統治者與人民間的另一不生毒者集團之弊害，他們藉名義以議朝政，又藉官勢以害人民。我們看到明代的三朝要典，所謂移宮、紅丸、挺擊三件事，惹得天下騷然。其實不過皇帝家的瑣事，比較能幹的臣僚如張居正，則為着奪情一職，弄到身敗名裂，這些都是君主淫威過度所起的反應。可是削弱國本，無救人民，其禍不可勝言！如魏忠賢以東林黨爭而執政，由於刑戮善類，摧殘正人，使得士大夫無聊苟活，到了崇禎時期，只顧下溫體仁的奸邪，和周廷儒的矯飾了。復

按有明一代的政治，實無赫赫之功，無根本之計，雖然後世譽稱的張江陵相業，也不過修明制度，損下以益上，損民以養兵罷了。至於邊防大計，自滿洲勃起以來，可笑可恨的措施，不知多少。有用的人才，把他殺掉，有用的辦法，不肯採納，只重虛名，不求實效，做皇帝的都善於用威，用威的工具，是腐衛。崇禎至死而不悟，却來騙後代的書迂子，說是「諸臣誤我」，豈不冤哉！

綜合明代的政治特質為：一、君權過度集中，從而鞏固了官僚政治，雖然有「民本」的意思，而無從實現。（洪武時期，嚴懲賊吏是愛民之政）二、君主的威權，為左右所竊奪，摧殘正氣，腐蝕政治風氣，使人才消失，不能做事。三、士大夫專趨利祿一途，學術思想的發達，大大地受到阻抑。「一代文章明八股，崇禎五年天地腐」，清詩人王夢的名句，正道着明代政治的病根。四、和戰的大計，不能早決，誤於虛驕之氣。內平流寇，外禦滿洲，人才與措施，都是適得其反。尤其是「本兵」權大，從中遙制，暴於殺戮，功不抵過。像袁崇煥、熊廷弼的人物，一敗之後，便身首分離，如何可以收效？五、官廷腐化，費用太多，搜括人民，不遺餘力。但國家財政，却是極度空虛，遼餉練餉的苛擾，實在是流寇的主動力。內潰外攻，直到亡國了。

以上是明王朝滅亡的道路。

從這三個朝代的陳迹，來了解我上面所舉的公例：「社會生活與風氣決定人。人決定了政治，政治決定軍事」，實有其必然性。大概專制王朝，狃於「天與人歸」之說，不認識人民社會變動中所起的決定作用。開創時期，適應軍事需要的號召，偶然地配合人民厭亂望治的心理，得到廣大的支援，完成了建國偉業，便開始忘記了人民，因而不注意他們的經濟生活，不加改善。到了末代，却更予人民生活以摧殘，削弱其向心力。在上層或習於奢靡，生活糜爛，或陷於威勢，習於委隨，或為着滿足慾望，趨向貪鄙，皆足以敗壞風氣，從政治到社會，使人民有「與爾偕亡」之嘆。在這種環境裏，那裏能產生好人？有好人又如何容得住？政治人物，自然都是些無能者了。陸游的詩：「諸公可嘆謀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我們讀過「世說新語」王衍的「狡兔三窟」之說，實足寫盡各時代士大夫羣的苟安心理，又何能有經國遠猷，來刷新政治？政治總方向錯了，軍事的制度、方略、與紀律，自必隨之，如明代的「價帥」之類，便是當時的產物，所以曾國藩罵滿清滿清的綠營，說「岳王復生，或能換豚骨之筋骨，孔子再世，却不能變營伍之氣習」，局勢到了這樣，便什麼都完了！政治的命令無人肯聽、肯信，軍事的調遣，無人肯服從、肯拚命，那能不束手待斃？但總結起來，仍是不能爭取人民之故，何以不能爭取人民？追源禍始，實在是皇帝制度，家天下之一念誤之！假使是「有天下而不與專」，各代都如傳說中的堯舜禪讓的公心，一切聽命於人民，選天下的人才，辦天下

## 二、歷史有重演的可能嗎？

從歷史看今朝，今天中國的局面，實在是嚴重異常。凡歷史上的病態，幾乎全有。更加上些現代病，無怪南北的憂時之士，都起來紛紛議論，上書獻策了。我們於此要問一句：還是走歷史的道路，重演悲劇呢？抑或是打開歷史的窠臼，絕處逢生，再創新局呢？

中國目前的危機，來自以下各方面。換言之，即正害着四種嚴重的病症，無法治療！

一、社會病：民主未遂與文化失調；

二、經濟病：泛濫的幣災，與外來的經濟侵略，內在的農村破產；

三、政治病：政治無能與政竊破產；

四、軍事病：戰略脫離戰略，戰爭不能達到政治預期的目的，因而影響士氣與紀律。

這四種病源，是從內臟毒到外表，遺傳的損害，兼受外感的傳染，誠如世紀評論三卷十、十一期平清先生所寫的「政治無能之因素及其挽救」一文中所分析的：一、多元的政治觀念所造成的官民之間的矛盾，二、傳統的剛性領導作風，培養出來的政治風氣；三、堅固的官僚組織所造成的罪惡，四、二重政治導演的各色把戲。凡此因果相尋，循環影響，才造成今天的種種危機。假如就公開的新聞報紙所記述的現象，一加思索，已足夠我們心驚胆悚了！

歷代治者，如前所說，以人民歸攝的力量而興起，却不能永久掌握住人民的要求，又循着過去的途徑而崩潰，正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式的註脚。今天倘若不扭轉此一路線，仍不免於走着同一的道路。但今天朝野的情形，却非我們主觀的願望所能樂觀。現在就前述四種病症，一加分析：

第一、民主政治在中國碰了壁，其原因到不盡是政治人物的不顧民主，而是社會傳統風氣，命定着它失敗。何以故？民主的基礎是理性、自由、與工業社會。以民主政治的歷程言之，實在是文藝復興後西洋社會的產物。在西洋文化的搖籃，希臘的哲人們的思想，已傾向於理性的獨立，與自由研究之風。中古宗教的統制，壓抑不住自由思想的幾個宗教革命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的探討，人類理性的摸索，終於迸出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浪潮，而以法國大革命為此一高潮之頂點。在歐洲古老的國家，雖專制的君王，對人民應享的權利，也不能不加以尊重。英國傳統的民主，固無論已，即大陸國家，對城市自由之許可，法國最早三級議會的形式，國王和人民舉行權利談判，決沒有中國幾千年來儒家所謳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定於一尊的思想形式。我們幾千年來最好的政治，只有「庶民子來」與「救民水火」的表現，却没有把人民與治者尊為對立，舉行過任何的政治談判。因此，一般的人民，只有「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詛咒；却没有有賦人權這一類的想法。學者更是儒家的傳統，「三日無君則弔」，「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抱負；其教育人民的只是如何去服從治者，教育治者如何撫御人民，從無教人民解決自己問題的說法，這是我們傳統的政治觀念。復次，中國人的樂天安命

，忠厚忍辱的人生觀，父祖相傳，決不肯挺身而出，主張自家的權利，追究政治上的責任與是非，更是缺乏民主政治下個人負責的條件。以這樣的傳統，假如社會工業化，以集體代個人，以技術代教育，我們也未嘗不可勉學先進國家，使民主環境早熟，像日本維新後的情形。偏偏又是資本主義的尾閘，只接受消費，而不生產，鄉村與都市對立。一面是貧婪無厭的現代式消費，一面是浪漫、退縮、保守無為的原始生產。六十年辦教育的結果，是農村子弟為少數、為流氓、為買辦，而農村的本質，依然如故。民主政治的第一條件以選票表示自己的意思，但我們的選民，却是不知政治權利為何物，除去鄉村中的鄉紳人物，不知其他。讓他們自由地選，則所謂封建勢力一定抬頭；如果操縱強迫，則他們乾脆不理，聽他們自由地選，其結果仍是欽定與委派，仍是既得利益的集團佔先。由於這些事實，於是民主政治，轉成為一般人所詬病。從古德諾的帝制論，到現在藉社會主義之名作為法西斯變種的論者們，都是民主的攻擊者，未產先歿，而治者們便永遠只信自己，而不信民主政治還有任何的力量了。至於文化失調之症，以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大著「鄉村建設理論」一書裏，闡發最多。我們今天的社會，內在的變化未準備成熟，而外來的文化思想突襲而來，無足夠實現的環境，硬要實現，而國際環境的要求，又非適應不可。前乎此者，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半推半就的接受，後乎此者，又有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爭辯，時而飛躍前進，時而大開倒車，皆是傳統的成見，與外來的事物不能調和的矛盾。又沒有人肯去鞭辟入裏，從改造全社會做起。即做也僅止一時一地，時作時輟，收效不宏。（如鄉村建設運動，平民教育運動是）到今天，接受着戰災的瘡痍和經濟恐慌的狂潮，本來的鮮惡——封建社會自私自利的餘毒，更是因風縱火，愈揚愈烈了！

第二、中國的經濟病，實在由來久遠，鴉片戰爭的動機，便是「白銀外流，錢貨日賤」的經濟原因。自此以後，日受資本主義的剝削，所有的經濟結構，都受着嚴重的損害。幸而第一次大戰，歐洲創傷過鉅，我們纖維工業，一度發達，挽回若干利益；東北在九一八前，有十數年的小康局面，開墾築路，改良農產，增加大部份的出口品，抵塞漏卮不少；一貫的禁烟政策，抵塞住一部份漏洞，這才能禁得住若干年的內戰損害。但在二十年大水之後，農村真正恐慌的作賊已發出了。這是國府成立後，京寇資產者和權要們大進銷費，推銷外貨的功績，和糧食減產借用外國棉麥的反應。正因為全國大部份是農村社會的關係，反應不強，恐慌性的傳播較緩，病象不易為人所感受。直到九年抗戰，摧殘了舊日的生產設備（農村的耕牛農具、與水利不修、江淮黃河大堤的決破皆屬之）。上面又採用生吞活剝的計劃經濟的方法，若干抑平物價的措施，迫非生長農業社會的人民所能接受，反而助長了物價。（最壞的是法令效力，不及於特權人物）。二十九年以後，貨幣發行，開始膨脹，直到現在，貨幣的神祕性全失，物資與貨幣脫節，從而政府的財政預算與實際開支脫節，一切乞靈於發行，泛濫的幣災遂成功了。這是中國曠古所無的鉅災，吞噬了多少人家，

變化了多善良人的心理，打擊了不可以數計的政府在人民間的威信，降低了維持統治必需條件的行政效率，更以投機囤積之風惡化了千千萬萬的人們。於此又濟之以烽火遍全國的戰爭，動員了一兩千萬以上的兵員，即是奪去一兩千萬以上的生產人口。飢餓政策、殺掠政策、摧毀了成千成萬的城市和村莊，扒路毀堤破城之口號之下，中國備有的一點生產工具幾於全部湮滅了！如鞍山、撫順、井陘、淄博、中興等煤礦，清末以來所修的鐵路如津浦、平漢、隴海、膠濟，寸寸支解，斬斷運輸系統，即是斷絕經濟流通，於是普遍的災荒成功。更因為戰爭的需要，各地防禦工程的建造，自衛力量的編練，無一不是取諸人民。近一年各地方當局，大倡攤派之說，動輒幾千百億，變相的厘金，到處發現，一面却不求效率，濫設機關、濫支經費。財政當局，點金無術，只有以發行代替征稅。這樣下去，經濟的惡化程度，是更深了！乞助美援，但所得的只是直接有利於戰爭的物品，不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何況外貨隨之而來，藉着既得利益集團的手裏，不久又可以歸還。如此循環的榨取，其對象還不是苦難的中國人民？

第三、中國政治的腐敗無能，我認為是社會病的延緩。舉其病象，不外一、官僚的自私自利。這是封建社會意識必然的結果。要是沒有血絲觀念、遺產觀念、必不以升官爲發財的手段、以做官爲援引親族的途徑。公私如果分明，政治措施便不致有所偏蔽。二、領導人的師心自用，與官僚的唯阿成性，這是沒有民主的習慣，也就是國父中山先生所謂「皇帝思想」所養成的習慣。「多磕頭，少說話」，滿清官僚的做官祇訣，授受心傳，至今還在。三、責任感不強，行政效率不講究。前者是沒有權利義務爲本位的觀念，鄉愿成爲模範人物，無是非，無黑白，發出不痛不癢的議論，制定不痛不癢的辦法。沾腳步，免是非，是官場中辦事的方法，也是中國人做人保身的訣竅。更由於「尙文之風」的作風，章程法令一大堆，無人領會，辦公事只是來繞圈子，如何能有效率？所以我嘗以爲封建社會的遺毒，是官僚政治的成因，也是中國的政治無能的癥結，非有現代化的社會基礎，不可能有徹底的改革。在前代還可以「循名核實信賞必罰」來挽回風氣，振厲人心，在現在，則如此繁複的政治業務，假使各階級，各個人不能確負責任，行政處理不用科學方法，行政環境不用科學工具，依然是無辦法！由於政治的無能，影響及於經濟更無辦法，對人民的信仰愈形喪失，政府的基礎愈形動搖了。於此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是嚴刑峻法，強人民以必須服從。但官僚之氣焰愈高，壓迫力量有時而窮，終會力竭而亡。現在分區統轄，以軍法部勒，分明走上此路；一是一切不爲，苟安待命，這是中國醫生的主張。鄉村的老紳士，都市中的老官僚，都有此說。但全國已陷入死亡與痛苦之深淵，現有的問題不能解決，終會有總清算的一日。歷史上有兩個例子，一是明末崇禎帝的「勤精造亂」，一是神宗末造的顯預誤國。我們將要走那一條路呢？

第四、本文所謂的軍事病；倒不是戰略與戰術的問題，而是從根本方面看

軍事的措置。中國成語有謂「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中國醫生論政，從來是反對用兵的。雖然有人指此爲中國積弱之原，但在社會整體上講，多少是有利於人口的蕃殖，與文化的長養的。中國的軍制，自來以農爲本，是配合生產環境的。管仲的三分其國以養兵的辦法，精意是「寄內政於軍令」，實在是勞動、軍事聯爲一體，居則以耕，行則以戰，不使戰爭的延緩，破壞生產秩序。到了戰國，諸侯養兵養士，不生產者日衆，兵成了王室的衝隊。戰爭的規模也大了，社會職業分化，兵遂成爲一種職業。「驅市人子而與之戰」，因此蘇秦國的耕戰，兩佔了便宜。（商鞅所定下的秦兵制，也不脫離生產）。漢文帝不肯北抗冒頓，南伐趙佗，也是顧慮楚漢戰後的生產條件。歷史上最大的是昆陽戰役，王莽的失敗，便是使用過大的兵力，破壞人民的生產秩序之故。趙宋一代，始終備兵，聚流氓游民而爲兵，平居則擾民，臨陣則浮驚跋扈，因此逃上金元蠻族生產戰陣合一的兵制，便失敗了。滿清的洪楊之役，起先失敗是「綠營過於腐敗」，後來會胡左李，以農兵的練勇，一鼓朝氣，才扭回危局。但湘淮勇以及新軍，皆是脫離生產，終於和「營伍」的剛習合流，作了革命的阻力。我們讀歷史，每一代政權的崩潰，成於政治不良而告成於軍事瓦解，或軍人叛變。前者如秦之章邯之鉅鹿一戰，唐天寶間哥舒翰之潼關一戰，明末的對滿洲之松山一敗，對流寇之潼關一敗，這雖是政治失敗的結果，而却是失敗的必然現象。大抵軍事之可慮者，莫大於脫離政治的羈絆，或以軍人來決定政治，或盲目的軍事進行，拖累政治；其次是軍隊本身腐化、不能克勤、只能擾民，召致人民對政府的怨望。再次便是浪費財力，使國庫空虛，民力凋敝、加重了政權崩潰的因素。

統治者支撐軍事的要素，其一是人力、其二是物力、其三是精神的鼓勵，其四是紀律的維持，最後是軍民關係。至於軍制與方略，還不是有礙存亡的重要問題。我們以此尺度來衡量當前的軍政：人力方面，可能用的只是以強力徵來的兵員，都是與生產脫離的份子，凡是潛在的人力，都無法利用，這是一。物力方面，無強大的生產力做後盾，純恃外援轉輸於萬里之外，加上運輸系統的破壞，物力的供應，更大大地打了折扣。而且物力的供應，以民力爲盈虛，民間經濟如此，軍事支持的力量豈不更堪顧慮？這是二。精神的鼓勵，全看政治方面之作用。以報端之所傳，與各處諛頌代表（如北方所謂願軍）所指摘的長官與部隊間苦樂之懸殊，和入伍前在農村所受的待遇，同時以教育關係，軍士中的文盲最多，施行政治教育，遭及障礙，僅靠「打氣」的講話，甚至招來「賣膏藥」的諷刺，並無益於精神教育，這是三。軍紀是維持軍隊的命脈，現在以各種因素，使得軍紀破壞，前方部隊的行爲，我們可於上次鄂東民間呼籲，請派「軍紀嚴明之部隊」一語，窺見其及面情形。後方的部隊，以各大都市常發生的軍警衝突等事件，也不難窺知一二。從來新興的軍隊，所以打勝仗者，全恃紀律之森嚴，遠之如湘淮軍初起時的練勇紀律，超過綠營，近之如國民革命軍初北伐時之獲得人民擁護的例；我們可以測定現在的軍民關係如何了

。說到此處，不由得想起明末兵事情況。當時正額兵員，有二百餘萬人，練勇和西南的地方部隊（如狼兵）還不在內。可是到處饑餉，到處擄掠，見敵輒散，終於讓流寇蔓延全國。滿洲入關的八族兵丁，不過五六萬人，幾年之間，殄平張李，其關鍵的所在，可以想像得知了。

### 三、如何創造歷史的一頁？

現實是最殘酷的。不論你厭惡它，或歡迎它，你總不能脫掉它的支配。以目前的現狀論，凡歷史上統治者所遭遇的危機，幾已全備。同時又加上現代的種種苦惱問題，如經濟病和政治病兩種，尤其是國際環境的牽掣影響，真是苦惱萬分。我們於此試一尋思今後的出路。我以為有三點：第一是順着歷史的道路發展，固執一成的辦法，敬俸於不亡；第二是接受現實，放棄一切，安排一個嶄新的局面到來；第三是扭轉歷史的道路，自我革命打破傳統的窠臼，向反對者學習，自創歷史的一頁。

以國際環境論，第一條路，恐還不敢放任其自暴自棄，而且對方的成功條件，也似乎還未成熟，這方面似乎還不甘心如此的下去；第二條路，絕不可能，也不為當前國際支撐力量所容許。我們還是期待着第三條路之終被採取。

所謂扭轉歷史與創造歷史者，中國過去並不是絕無此例。歷史的偶然性的突發，照樣能否定了必然性的。舉例來說，滿清道咸年間，外侮洊至，辛丑條約剛剛訂定之後，政府威望大失，朝政混濁異常，以穆彰阿、曹振鏞為首的官僚集團，造成一種無是非黑白的乾坤，八股文，試帖詩與小楷字的天下，綠營腐敗，旗兵輪偷，軍事力量也異常虛弱，太平天國乘這個條件起來，兵鋒所及者十三省，長江珠江兩流域的烽火，幾乎燒過黃河，直叩北京的外圍，崩潰形勢，眼看便要到臨。中間還經過「熱河北狩」之役，中央政權更搖搖欲墜。可是會胡左李的湘淮集團，挺身而出，僅僅以練新兵，變習氣，綜核名實，保全名譽幾點措施，卒然打退當時的革命力量，為滿清延緩了五十年政治生命；又如東晉、南宋、都會以半壁江東，延緩一家的政權，似乎都可以為今天局勢的借鏡。問題是如何扭轉危局的方法，也是如何進行自我革命？

為什麼要以「自我革命」為扭轉危局的前提呢？理由兩點：第一是從歷史的教訓。統治的崩潰，多是以「內潰」為因，以「外鏢」為果。例如明代，亡國之因，種於萬曆天啓兩朝的黨爭，鬧禍，和政治污濁，剝削人民的生存命脈。崇禎雖有求治之心，但不能擺脫舊窠臼，去一東廠，來一東廠，去一黨爭，來一黨爭，始終不能爭取民心，又不為瓦全之計，（在內憂外患交逼之下，困死北平，對江南方面，迄無部署。）所以才身死國亡！滿清對洪楊之變，上面雖無改革。但湘淮集團，却是以自我改革的姿態起來，不要舊綠營，淘汰舊官場，接受外來的動力（洋槍火炮），確是對當時現狀，賦予以革命的意義。此點於會國藩起兵時，致各方圍廣中的言論，可以了解。因此，能吸收一部份新的力量，到舊軀殼以內，勉強成個「中興」之局。清廷還是不能澈底的變，到

戊戌變法，又深閉固拒，終於坐待革命之到來。殷鑒不遠，豈不是我們改慮的嗎？第二點是中國現社會的本質與所處的環境。中國社會大半停留在封建階段，同時又是半殖民地，因此革命的內容，為反封建（思想形態），反帝國主義（生存條件）、階級的意識不強烈，而且階級的自覺性也很模糊。革命的路綫，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來，環境始終要求着向此兩方面發展。換言之，鄉村如何從土豪紳手中奪出被壓制的農民？因之以土地改革為此方面的指標。誰能對此做得好，誰就能把握住大多數的鄉村人民。城市方面，如何改善半殖民地經濟體系，使買辦階級無所施其技。這就是經濟自主，與資本節制的真理。不幸，執政的黨，二十年來，總是做着相反的工作。在鄉村，以土劣維持政令的推行，不敢一觸地主的寶座；在城市，把財政大權寄托在金融寡富集團。經過了八年戰爭，更肥了中國的富豪階級，政治上更發揮每個人傳統的封建意識，致演成今天派系橫立，各使私圖的現象。於此必然地使模糊的階級意識明顯起來，新革命的內容，已多少有點實質，幾於符合一般的條件。此所以局面日益惡化，必需對此有澈底的覺悟，針對着有所行動。使這種改革，配合革命的要求，庶幾能够抑止住方與未艾的狂瀾！

基於上兩點的了解，我以為今天朝野上下，必須有以下四點的共同了解，纔能担負起創造歷史的大任：

其一、如何建立「自我革命」的中堅力量。這并不是改頭換面的策士之流的結合所能任事，必須以有骨氣，有理性，有接受一切磨難決心的智識份子（本質是接近人民的，無成見的），結合真正利害關係的階層——鄉村的中農以下的人民，都市的平民階級中的優秀而有領導力、組織力的份子，站起來，要求改革，主張應得的權益，（如市民的自治權，各地方的建設，與自治專業）匯集流為江河，以和平、合法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

其二、大家應正視現實，政治上應大開放、大轉變，打破一切的傳統觀念與形式教條及封建組織，使得官氣漸除，大家說老話來檢討現實，接受新議。這樣還不够，必需對地方徹底的放開，讓各地方真正的人民力量，能主張自己的權利。

其三、必需認定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為革命的目標，而以打破傳統、淘汰腐劣、為達成目標的條件。因之，戰爭時代所蓄積的財富，必須對之清算，公諸國人，（當然用征稅、募債的方法）。以大衆血肉的犧牲，恢復來的土地及其他的利益，應歸諸公有，而分配給「無一的人們，與出過勞力的人們」。以上說的是自我革命的大原則。如此不能不特別提出的，便是「武治」的局面，必須改善。今天的統轄分區，統轄軍政，以整個的城市鄉村，作為軍隊的節制，以政治體系，作為軍事附屬品，以軍略決定政治措施，這是史無前例。如果延緩下去，恐怕不為西晉八王的內爭，唐代藩鎮的再見，也要得到日本藩府制度的惡果。這並不是杞人憂天的想法，事實終會說明的。如果私私，我以為應該放諸於人民真正意志結合的自治團體的手中。

# 和平之助抑戰爭之路？

Michael Straight

Ald to Peace... or Road to War? New Republic, March 15, 1948.

在他的哈佛講演後九個月，馬歇爾國務卿的歐洲復興計劃，到了上議員范登堡手裏便變了經濟合作法案而被提出於上院了。此法案既非馬歇爾所要求的原來計劃，也不像原計劃那樣含有普遍的政治意義。這方案不若十六國所要求的那麼多。但仍不失為一大方案——代表了十六個國家今後四年間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四十四，和美國每個選民攤派到一百八十五元的一筆包括贈與及借款的輸將。

這法案的前途是未可逆料的。可能否決或變更。上院一有力團體正在力爭將這法案作為對蘇聯的一種經濟宣戰。而下院海爾透(Hercules)所領導的有力團體正力爭將這法案作為美國制霸全球的武器。

可是和平與戰爭還是先決問題。范登堡議案是接近和平呢抑或戰爭呢？以下六個洞微的問題可算是它的答案。

## 歐洲復興方案是個復興計劃麼？

六月裏，馬歇爾曾呼籲給歐洲問題以「治療」。十六國因之草成一個報告書，旨在獲得一個「徹底的解決」。我們的政府把那報告書作為出發點。把其中所估計的穀類的需要除去了，因為美國政府認為歐洲的穀類可能增產。美國政府又展緩了電機器械和肥料的發放，取消了廢鋼碎鐵，裁減了粗製及半鍊鋼的輸入，而代之以全鍊鋼。將所需的農耕機械減至一半，載貨卡車減去百分之六十以上，因為美本國正在缺貨。方案中包括美國產量最豐的棉花，又增加了烟草，那是美政府認為無用的。在另一方面，火油的輸出是增加了。一般的說來，救濟工作是被注重了。

方案現在缺少準備，不能完成其工作。這方案須要補充，增加煤、肥料和重要物資的輸出。它的轉移重心使得其在歐洲的復興工作更加困難。但是倘使沒有這方案，歐洲的復興便將不可能。

十六國希望於四年艱辛工作以及美國援助歐洲之後，能達到現代美國生活水平的一半高。沒有歐洲復興方案，歐洲的生活水準將陷於悲慘境地，而使自由制度無法維持。經濟生活崩潰，舉世滔滔皆成暴民時，政府都將變成暴力政治。因為共產黨員志願結合，其利用暴力，是基於社

會意識，歐洲大部分都將轉化為共產主義了。可是無論主政的獨裁者左傾或右傾，其為失去民主與和平則一。

## 歐洲復興方案重建德國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的」。在軍隊的防止「疾病與擾亂」的命令之下，兩年來我們運到德國去的東西，除了英法義三國外，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為多。在歐洲復興方案之下，由於其工商業的被注重，德國已升至第三位。十六國在其報告中似已先見及此。他們說：「一九五一年以後，無論是西德或參與國，兩方應皆能償清其負債。倘一方之獲得活力，是基於他方之支付，那麼歐洲的經濟便將是不健全的了。」

國務院關於歐洲復興方案的報告中又說，「德國的復興沒有優先權，卻得為我們完整的西歐復興方案中的一部分。同時對於德國軍事潛力的復活，必須加以種種警戒」。這倒是個要旨。因為由於薩爾區新協定的訂立，經濟威脅已大部克服了，有如弗來特，塞格在巴黎所指稱的。而軍事潛力的脅威，其克服將全憑真正的消滅納粹主義和督軍區的國際化。

## 歐洲復興方案分化歐洲麼？

歐洲早已被分割了。其重新結合的唯一方法，或許是由貿易着手。蘇聯使西歐經濟不能有賴於東歐。許多歐洲人相信美國使東西歐通商條約不能成立。可是歐洲却不能長此被分割。戰後東西歐議訂的商約已逾七十一件。

戰爭的蹂躪是打擊貿易的真正理由，對東歐減少了煤、穀物、木材的噸位，對西歐阻止了工業製成品的按期輸入。十六國報告中假定了一個迅速恢復東西歐貿易的建議。美國國務院保證了這個接合。最初由哈利曼委員會設計減少十六國對於東歐的依賴性，大大的減少了波蘭煤的輸出，不足之數，代之以美國煤。國務院改變了哈利曼委員會，增加了西歐的仰賴於煤及肥料的輸出。（返過於CEEC的估計）。

同時美國當然扣留了東歐所需用以增加輸出物資的裝備。這個政策是和歐洲復興方案相矛盾的。

## 歐洲復興方案奴役歐洲麼？

國會被范登堡及海爾透提案分裂為兩派。非自由份子議員瓊克曼(Jonkman)直捷了當的稱海爾透的歐洲復興方案為「帝國主義」。這方案控制著一個政府組合的大折扣的援助。這組合奉命輸送供應，那種供應，要說是為了復興方案，毋寧說是救濟性的；這組合且須負責促進歐洲的私人企業。由於控制各國當地的通貨準備金，其數量等於歐洲復興方案中的援助額，故該案緊緊的抓住了歐洲。十六國要想從這種束縛中獲得解放，祇有把戰略物資或現金償付其一切援助。

下院的外交委員會正在考慮海爾透提案。並且已經選就海爾透，減少了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量，用來增加對德的援助，同時並把中國和朝鮮列入方案。倘使海爾透的提案被採用了，那真應了瓊克曼的話。不過范登堡始終未曾放鬆，他在原則上接受了通貨的撤回和戰略物資生產的著重，但却規定了歐洲的防衛。

范登堡提案是奴役歐洲麼？歐洲的政治的獨立自有其經濟的基礎。到今天却不存在了。只要十六國仍依賴於美援以求滿足其不可管制的貿易上的缺憾，那麼它們終跳不出海爾透的掌握；不適當的援助或無援助，將使十六國永遠不能自立，而海氏的權力永遠繼續。歐洲復興方案是建立西歐自恃和政治獨立的一種手段。歐洲工人的看法都是這樣的。我們不能低估他們反抗美國壓力的力量。

## 歐洲復興方案跳過了聯合國麼？

聯合國是美國和蘇聯一道工作的處所。蘇聯既反對一切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歐洲復興方案是無法在聯合國的系統下施行了。現在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辦法，便是把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公開給東歐，同時在進出口銀行和世界銀行重開信用借款之門。

## 歐洲復興方案是杜魯門主義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是」。杜魯門主義是把坦克車大炮送到希臘土耳其和中國去打共產黨。歐洲復興方案是把食物燃料和機器送去提高歐洲的生活標準。

就因為歐洲復興方案不是杜魯門主義的一部分，所以  
上院有些議員排斥這方案，且堅持軍事援助而反對經濟援  
助，以為非如此不足以阻止共產主義之泛濫。

在任何政府和任何議會之下，歐洲復興方案的供應該  
早就送到歐洲去了。碰巧我們有個保守的政府和國會。我  
們不能為了我們自己政治上的弱點而苛待了歐洲。

蘇聯的議論是，「杜魯門·馬歇爾計劃是……美國世  
界擴展政策中一般政策的歐洲部分。」這是無聊的。倘使  
每個國家真有其唯一一貫的政策，那麼歐洲復興方案將作  
為我們的國策。事實上，任何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有些  
矛盾的現象，無論其為善或惡。聯合國在印度可以受到支

#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

(美國通信)

段連城

前年夏天，在比基尼島原子彈試驗之前，美國的報章  
雜誌不斷地渲染着原子戰爭的恐怖。一個住在紐約的人，  
為了避免原子的轟炸，賣光產業，挈眷遷到中部一個鄉  
間。這位神經衰弱者的故事，一時傳為笑柄。兩週之前，  
密西根的一個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防原子彈輻射的地下  
室，準備呈請專利，却沒有人笑他杞人憂天了。多少海外  
戰死的健兒，白骨未朽，多少斷腸的寡婦孤兒，血淚未乾，  
在這國度的天空，却又罩上了彤彤戰雲。事實上，美國  
人民絕不要戰爭，蘇聯人民也不會歡迎戰爭，但國際局勢  
却盡在急轉直下，在今天的美國，人人那已相信：戰爭只  
是時間的問題。

三月初捷克政變後，杜魯門總統招待記者說：「我對  
和平的信心，已經動搖」；馬歇爾說：「世界局勢，非常  
非常嚴重」。於是全美激起了一陣不安的浪潮。三月十七  
這天，杜魯門對全國播講，空氣尤其緊張。在中部一個大  
學裏，許多學生，一早提了旅行無經電去上課。十一點鐘，  
演講開始了，學生們聚在一起，屏息而聽。在大大打擊  
「某國」(蘇聯)後，杜氏用少有的敬勸聲調說：「我建  
議第一，撤退軍訓；第二，局部徵調；第三，援助歐洲」  
：為了上帝的慈惠，我們必須勇敢而堅定……」。聽到局  
部征調(Selective service)，那些青年人們，差不多  
異口同聲地喊起來：「噢，為了上帝的緣故，不要罷！  
上帝的確很慈惠。杜魯門要錢的計劃——六十億另九  
千八百萬元，包括馬歇爾四年計劃中第一年的五十三億，

援，而在巴力斯坦却遭到顛覆。它們可以呼籲裁兵——它  
們却在重整軍備。它們主張人權——它們却助Gandhi和  
Gandhi壓迫人權。要知達到和平的路，只有在整個世  
界繼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打擊每個國家的消極的政治局  
面，而支持其積極的政治局面。歐洲復興方案是我們的積  
極的政治局面，那是基於世界結合並且可導致美國與聯合  
國回歸於一體的。所以值得支持。

## 我們做點什麼呢？

在衆口交誼之下，美國國務院和范登堡正給歐洲復興  
方案以政治的轉捩。自捷克事變後，這個法案在一種反蘇  
的狂熱下如被通過，真是很危險的。因為去年聯合國善後

對中國貸款四億六千三百萬，對希土二次貸款二億七千萬  
——終於四月二日由參眾二院聯合最後通過了。在正式撥  
款之前，由復興建設銀公司暫行墊付。人員的計劃，却很  
有問題。普通軍訓，因為許多宗教、教育、及婦女團體的  
反對，如想通過，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戰爭空氣。局部分調  
的，結果多繫於意大利的選舉，假若共產上台，通過似無問  
題。

在杜魯門發表演說之前，美國的國防部長及海陸空軍  
首長，在弗羅里達州基西(Kay West)開了一次秘密會  
議。原因是海陸空三部，對擴展軍備，大有異議。海陸空  
各說自己重要，爭人爭錢。商討總算有了結果，於是在週  
前提出具體計劃，要求國會批准增加常備軍額，由現行一  
百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人，增至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人。因為  
現在實有軍額比應有數字還少三十四萬人，所以如果這項  
建議通過，六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歲到廿五歲的青年必須應  
征入伍。另一項提案，是增加一九四八會計年度軍費預算  
，由原來的十億零八千萬增加到十四億元。按杜魯門年初所  
提全國預算，總數三十九億元，如果軍費增至十四億，則  
佔總數三分之一還強。這個和平時期的軍費數額，幾乎不  
讓希特勒專美於前！這項提議，通過的可能性很大，因為  
美國人的一貫態度，總是一大爺不在乎錢。

救濟總署之被支援，便是出於同樣的一個謬誤理由。一誤  
豈可再誤。  
對於范登堡提案可議之處很多，倘使須要的話，我們  
可以繼續批評。但這次議會，這是一大成就，並且是希望  
的源泉。進步分子對於歐洲復興方案在細節上或生異議。  
他們僅能同意歐洲必須施以援助，而目前並無可以代替此  
方案的。我們甚願看到范氏方案之被改良。壓力是另外一  
件事，我們以為毋寧使這個方案任其自然，而努力達到行  
政上的完善。因為政府是很重要的，一九四八年的國會選  
舉也是很重要的。歐洲復興方案使我們的國會成為全世界  
最有利的東西。(觀察特約譯者譯)

ed Kingston)，葛羅米柯與賈德幹毗坐鄰席。他們兩  
人，素來很少搭話，在討論捷克問題這一天，倍形冷淡。  
賈德幹發言了，他激動地說捷克的變是莫斯科派人造成的  
，遏止共產主義也許不能僅用和平手段。葛羅米柯帶着一  
副黑太陽鏡，用鉛筆在紙上畫，樣子很不耐煩。接着他也  
起立發言，指明說賈德幹想在政治經濟上控制捷克。成功湖  
上的對罵，加劇了地中海上的風雲。

義大利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在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中，  
兩千七百萬選民，據估計可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擁護共黨  
，因為共黨答應農民分土地，工人有工做。英美的態度，  
異常堅決。首先華盛頓宣佈，要是共黨上台，美援立刻停  
止；接着美英法三國同意交還國際共管的特里雅斯特港給  
義大利。在美國國內，同時發動了驅逐義大利的美國人的寫  
信運動，勸他們的親友勿投共黨票。據郵局前宣佈，每  
日發義大利的航空信，達十五萬封。連上帝也出來說話了，  
在復活節日，梵蒂岡的教皇對義大利人播講，說投共產一  
票就是對上帝犯罪。教聯罵美國威逼利誘，美國說她在海  
外所做的一切，都是「援助」，不是「干涉」。「援助」  
雖然很起勁，結果却仍難預卜。聖路易城一個美國人，收  
到他伯伯從義大利來的覆信，在他的原信上，批了幾個字  
：「休管閒事！」

在地中海的東岸，是烽火中的「聖地」。巴勒斯坦的  
分治，出自美國；分治的撤消，出自美國。當美國態度復  
活節的時候，聖地的屠殺，因為美國態度轉變而加劇。由

於宗教血統的關係，美國人民沒有不同情猶太人的。但國防部長福爾斯，是分治計劃的失敗。他認為分治執行要國際出兵，國際出兵免不了讓蘇聯也跨入巴勒斯坦；他又說在地中海打蘇聯要汽油，所以中東的亞拉伯人得罪不得。如果分治，他要掛冠。杜魯門無奈，甘冒大不韙，訓令駐成功湖代表，提出聯合國託管。於是全國譁然，紐約猶太人費爾德（Marshall Field）辦的下午報，幾乎每天有一篇第一版社論，罵杜魯門。但是在戰爭的熱狂下，杜氏似乎也不顧了。

另外一着怪棋，是西班牙問題。軍部的人，在國會大加鼓吹，謂海軍在地中海作戰，必須在西班牙有空軍基地掩護，因此西班牙與「美國安全」有直接關係，激動的眾議員們，立刻通過邀請弗朗哥加入「馬歇爾計劃」。不巧歐洲人對弗朗哥仇恨未解，義大利的反共人士，大呼美國這一着棋給他們重大打擊；大英帝國，也立刻表示反對，於是參院立刻撤回該案。軍部的人說：鼓動眾院的人，並沒有得上司完全同意。這樣輕率的舉動，顯出當政的有一批人，對戰爭很夠積極。

其他同類的發展，有月初在北京布魯塞爾簽定的英法比荷盧軍事協定；右在布格達（Bozola）召開的泛美會上反共的呼號；有最近頒布的對蘇聯禁運機器；更有一批人恢復對反共國家租借法案的坦誠。

反戰的呼號，不是沒有。白髮蕭蕭的科學泰斗愛因斯坦，公開支持華萊士。以寫中國著名的賽珍珠女士，在議會作證，反對普通軍訓。報章對她的談話，沒有全部發表，却選出一小段，大加渲染。她在這一段裏說：「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正需要和正派女孩子在一起。但在軍中，他們只接觸到另一批女人……防梅毒的用品，給他們用，視為當然（因為美軍人有這一項配給）……」。斷草取義的話，當然引起許多不滿。一個婦女團體的代表，紅了臉起立反駁，說她有三個孩子從過軍，三個都沒有不規矩。其他教育團體，職業團體，對征兵多半反對，但在今天的世界上，這批人的聲音，處處都很微弱。

站在另一個極端的，當然是軍部，其次是幾個全國性退伍軍人的組織。在國會的報告中，陸軍部長羅義耳（Royal）說蘇聯有兩個師，力量浩大；空軍部長薛明登（Symington），較有自信，試用最近空中加油的辦法，空中堡壘可以轟炸蘇聯任何一點；海軍部長蘇立文（Stan Ivan），最為驚人。他說「不屬於鐵幕以西任何一國」（當然是蘇聯）的潛艇，最近曾三見於美國附近，最厲害的一次，到了舊金山港外七哩。這當然是報紙的好標題。

精選一籌的，是輿論界及教會。教會的呼號，簡單而有力，因為「共產黨不信上帝」。報界對蘇聯，可以說絕無好話。以穩健保守著稱的紐約時報，沒有一天沒有一篇社論抨擊蘇聯。黑字大標題的渲染，更不用說。譬如中部有名的聖路易郵政電訊報，對中國的國大開會只在週期裏頁有一段兩欄短訊，而對義大利的「嚴重」發展，五天裏有三次頭條標題。更有影響的廣播，態度尤其積極。最有名的評論家溫歇爾（Walter Winchell，ABC），上週廣播中對史達林來了一刻鐘訓話，簡言之就是：「史達林元帥，你再不知足，咱們要打了」。禮拜六的廣播，各大公司都有軍部主辦的好音樂，在休息的時間，報告員們替招兵站做著引人的廣告。平克勞斯一曲之後，一個男人說：「高中生，從軍好」。女人說：「晉升有希望過高，有機會，海外跑」，男接：「不愁失業好逍遙」，於是男女合唱「孩子們，快去郵局樓上把名報」。比這更引人的廣告，是無法見諸筆墨了。

在這樣的空氣下，有少數偏狹愛國主義者的老百姓，為了一「保衛美國的生活方式」，態度逐漸積極。在聯合國捷克問題的辯論中，葛羅米柯說：「真正美國人對這事的态度，你去問任何一個紐約旅館的侍者，街上的汽車司機，他們會給你答覆。」三月三十一這天，答覆來了。由退伍軍人聯合會組織的幾十個紐約汽車司機，到成功湖示威，招著標語說：「美國人民來答覆了；我們的答覆是：葛羅米柯說的都是謊話！」

然而，絕大多數的人民，態度是消極的。本來，願誰丟了電氣冰箱，去吃軍糧？誰願把開轎車去開吉普？有錢的美國人，也許比任何一國的人民都不想打仗。在聽了杜魯門征兵播講後，一個中國人問他的美國朋友：「你不反對打仗嗎？」「只有冤鬼才要打仗」！他說。「那末真打起來，你將如何？」「要是政府要調我，我當然只有去，不當兵是多麼恥辱的事。」中國人說：「不過民主政府照說是代表民意的，你們不想打仗，理論上說，戰爭應該不會來臨」。這美國孩子頓了一頓說：「那很難說，不過我對政治是素來不大有興趣的」。於是他把收音機搬到球賽，聽著球員的進退與歡呼。這是美國人的典型態度。

正因人民的態度，還很消極，恐懼與不安，還不夠程度。所以最積極的人士，也不相信「冷戰」立刻可以熱打。華盛頓最近的措施，觀察家們都認為是想嚇史達林，告訴他捷克是他的最大限度，如果他還要「擴張」，美國就要訴諸武力了。對這一點，即使當政的人們，也不少公開承認。許多國會議員，就主張不必真正征兵，但要開始

報名，因為反正表示出美國必戰的決心，也許可以告訴莫斯科一請君止步了。共和黨人，在反蘇一方面，基本上比民主黨政府更積極，但對杜魯門的呼號，並不熱烈。全國委員會主席里斯（Reese）發表文告說：「二十世紀以來我們有兩個民主黨總統（按指威爾遜，羅斯福），把我們拖入兩次大戰。現在第三個又在努力拖我們到第三次。聰明的汽車主人，一定會換換這個不稱職的司機」。共和黨知道人民不想打，所以針對這一點打擊杜魯門。他們更說杜氏製造戰爭空氣，想讓老百姓相信「河中莫德馬」，在緊張的關頭，更動不得政府負責人。共和黨這種策略，加上巴勒斯坦問題，給了杜魯門一個極大的打擊。

在「蘇」的策略下，嚇人的人似乎倒吃了一驚。這一驚吃在柏林。這破碎的德京，是由四強分管，但四週都是蘇聯佔領區。在舉世注意史達林是否止步的時候，蘇軍統帥宣佈開始檢查英美過境赴柏林的火車汽車，目的據說是想窺視英美補給線，迫他們撤出柏林。美國人的態度很強硬，統帥克萊將軍（Cly），立刻調動大隊飛機，空運補給。英國苦在窮弱，沒有美國的派頭，火車汽車都聽任蘇聯監督檢查了。這件事情，現在正在談判解決中，雙方都不大極端，所以結果并不如預想的嚴重，但蘇聯這一着棋，已經表示出「蘇聯史達林」是如魚算盤了。

在美國的戰爭呼號，日曆塵上時，「鐵幕」之後的蘇聯人民，究竟作何反應呢？「月亮落了」的名作者史丹培克（John Stunbeck）去年到蘇聯作了一次訪問，歸來寫了一本純粹紀事體的「旅蘇紀行」。他沒有對蘇聯人民的態度，下任何結論，但却加重地敘述鄉下的夜總會中，因為青年男子多已戰死，女孩子却擁擠地狂舞且唱，史氏隨帶攝影記者，還攝有大幅照片。他沒有宣揚蘇聯人對美的友誼，但卻敘述了窮鄉僻壤的農場中，人民處處磨他「伏特加」，在工場農場上，他天天吃得不用。在個人與個人間，至少，我找不出什麼仇恨……也許有許多集中營，也許有許多秘密的作戰準備，但是我只能說我沒有看見，史氏這樣說。

不過，美國的理由是：「我們不仇視蘇聯人民，我們反對克林姆的獨裁者。」據週前紐約時報蘇聯記者的通訊，蘇聯人們也說：「我們不仇視美國老百姓，我們反對華爾街的財閥統治者」。人民之間沒有仇恨，而戰爭已在來臨。然則不是克林姆宮，便是華爾街，要負這人類浩劫的責任。功罪何屬，歷史的鐵筆，一定批判得比今天的分析更確定，更顯明！

# 孩子、奶頭、工作

——寫在兒童節後母親節前——

全慰天

近年無論國內外報章雜誌上不少討論家庭問題、婦女問題、或兒童問題的文章。其對於這類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意見非常分歧，本文不擬論列。不過從這些討論中可見這類問題的重要性。筆者以為家庭問題、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問題的三方面。這問題的來源就是孩子、奶頭、工作三者配合上的失調。

以往社會裏普遍存在着家庭，婦女一面在家裏撫養孩子，一面從事生產工作。這時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緊密的連繫在一起，沒有家庭問題，也沒有婦女問題或兒童問題。自從歐洲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蒸汽機被用為主要生產動力後，這類問題才開始露出端倪，而且逐漸顯得嚴重。原因就在婦女的奶頭時刻要留在孩子的身邊，而婦女的雙手又不能不依附着蒸汽機去從事生產工作。奶頭和雙手同生長在一個生物個體上，絕對割不開，割開了不死也會成為殘廢。這情形下，婦女是拿奶頭遷就孩子呢？還是拿雙手去遷就蒸汽機？二者不可得兼，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

報章雜誌上討論這類問題的人，一般以緩解上述婦女的難題不出兩個途徑：一是犧牲工作，乖乖的在家裏撫養孩子；一是犧牲孩子，狠心的到工廠工作。筆者却認為這兩個方向都走不通。孩子與工作缺一就是死路。人是要死的。「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秦始皇的長生不老藥也不能使他跳出這自然法則的掌心一步。仙丹吃得不好還可能早死。社會上每天有人死去，留下的職務與工作如果沒有人接替，整個分工合作的生活體系便會陷於停頓。梅蘭芳沒有拉胡琴的便唱不成霸王別姬，丈夫沒有太太在家燒飯，下班回家便得餓肚子。人口過多固然會造成貧窮與罪惡，太少也會使全部分工合作的社會生活失去完整性。漁獵時代的人口數量，或者很難維持一個現代文明的生活水準。卡爾山德與湯姆遜等人人口學人所倡導的人口適中論，不妨從這一點加以餞會。所以人羣為了自己生活的滿足，總得生育孩子，雖然生多或生少的問題大有商量之處，但總不能不生。退一步說，假如

大家都不生孩子，則三十五五十年而後，誰來供奉老年人的衣食呢？死後的事姑且不論。

生孩子的問題雖小，而育孩子問題太多。人類的孩子不像小雞，也不像小狗，生下來就能走能跳，自尋食物，慢慢成長。一團血肉似的孩子，如果沒有長時期的撫養與教育，即使不凍餓以死，也不可能長成有知識，能夠參與現有社會生活的個人。由於現代文化的複雜性，孩子成年的時間而且必需拉得很遲。這撫育孩子的責任，自然的落在孩子的母親身上。因為奶頭生在孩子的母體上，旁人無論如何都替代不了。家庭就是奶頭與孩子的不可分割的生物關係上的產物。費孝通教授名家庭制度為生育制度，即充分表明了這種事實。假如沒有孩子和奶頭的必然連繫，家庭原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性的滿足不必限於家庭裏。

由上述可見見孩子缺少不得，撫育孩子的家庭也缺少不得。近代有人主張以托兒所代替家庭的撫育功能，但實行的結果，成效並不太好。孩子留在托兒所，以牛奶代替母親的奶頭，固不失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之一，但由於牛奶不易為孩子所消化，這辦法總是不算美好的。我們絕對不能視此為解決了人類社會最主要的育兒問題。俄國近年就大喊「牛奶是牛奶，人奶才是人吃的」的口號。所以婦女最理想的路子是拿奶頭遷就孩子；否則孩子將要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以孩子為重的文化縱使是一朵鮮豔的花兒，這花兒也不能保持長久。

但假如婦女留在家裏撫養孩子，孩子的問題是沒有了，可是另外的工作問題却又隨之而來。

在蒸汽機沒有被使用於生產以前，如一架簡單的紡紗車或織布機，可以就便設置在家裏，婦女一面撫育孩子，一面從事生產工作。家庭這時是生育制度與經濟制度同時存在的場合。可是蒸汽機不能像紡紗車之類，隨便搬到家庭裏來。蒸汽機的動力要用皮帶傳到各生產機器的輪子上，才能發動機器從事生產工作。每多經一條皮帶和一個輪子，由於摩擦的對消作用，這動力便被減弱很多，最後一直可以被減消到等於零。而每一架蒸汽機所耗費的煤很多

，每個家庭能否設置一架蒸汽機自是另一問題，但至少一架蒸汽機的動力僅供一個主婦從事生產工作之用，無論如何都是不合算的，浪費多，生產少。所以利用蒸汽機的非生產工作，常儘可能集中到少數工廠中。在這種情形下，除非一般主婦不利用蒸汽機從事工作，否則只有走向工廠。要烘火，就得把椅子移向火爐。

創造財富的工作多少是辛苦的，假如每一個人輪在安樂椅上不為衣食發愁，我想很少人願意再辛苦從事工作，甚至於忙得汗流浹背。萬一迫不得已而工作，至少能省力而又有很大效果的生產工具或機器，總期能盡量使用。勤耕文化 (Diligent Culture) 必無為怠耕文化 (Laziness Culture) 所替代，獸力必然盡量用來替代人力耕種，碾米或運輸，原因在此。由於蒸汽機的使用，生產工作比較省力，而生產效率又反而增高。蒸汽機是近代文明中的花果，好不容易才發明了它，豈有棄而不用之道理？一般主婦們走向工廠，並不是偶然的。

並且，由於工廠的大量生產，原來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發生了動搖，以至於被消滅。主婦們自己作一雙鞋子或一件衣服，還不如買工廠中同樣一件物品來得經濟，自然寧願買，不願自己做。甚至連吃飯也不如包在飯館中，到時吃飯，到時付錢，省事而又便利，何必自找麻煩？結果自然是家庭手工業走向末路，家庭經濟狀況陷於貧困。近代都市繁榮與農村偏僻的不調和現象，也隨之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一般失去了工作的家庭主婦，即使工廠不向她們招手，她們也不得不走向工廠，拿雙手附着在資本家所有的機器上，企圖換得勉強維持生活的微薄工資。梁山是逼上的。

退一步說，假如每個男子的工資足夠維持一家四口的最低生活，可以把女子留在家裏撫養孩子，但就全社會說：使占全人口半數的女子離開生產工作，在現在生產力尚不十分發達的情況下，總是社會財富的一大損失。而且男子的負擔加重了一倍，女子的工作能力又廢而不用，也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事縱使做得通，也不宜做。

總之，婦女既需要一面將奶頭遷就孩子，同時又不得



不將雙手遞就蒸汽機。所謂現代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最後合理解決，既不可能是叫婦女犧牲工作，乖乖的在家裏撫養孩子，也不可能是叫婦女犧牲孩子，狠心的到工廠工作。單從任何一方面着眼解決這問題，都是不可行的，也不會有好的結果。理由已如前述。

筆者以為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原則很簡單，就是依然把工作從工廠裏拿回到每一個主婦的家裏，使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的距離小到不出家庭範圍之外。這原則的實行有待於電力的普遍運用。換言之，由今日電力的使用上，已可見出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總解決的端倪。自然內燃機在此與電力有同樣功能。

電力是通過蒸汽機而產生的。用電作為動力從事生產工作，在直接利用蒸汽機的動力，其效果是一樣的。不過，蒸汽機的動力決定了生產工作的集中性，而電力則只要兩條細小的電線和幾座變壓器，就可被導引至無遠弗屆的

鄉間民家去。無論你住在山谷或溝邊，它都能跑到家裏來，幫同從事生產工作。它不需要把奶頭從孩子口裏拉出來，逼着孩子的母親離開家庭去工作，而是把近代機器生產的便利，分別送上一般母親的雙手。蒸汽機所給予家庭的危機，破壞了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的緊密連繫，不但可由電力的使用把它挽回，且能使原有的家庭生活向前邁進一步。蒸汽機是人類文明的花朵，由於電力的使用，這花朵又被採摘而陳設在每個家庭裏，自然使家庭生活更舒適，更豐美。

電力不但把主婦的工作拿回家庭，使孩子、奶頭、工作不失去密切的連繫，而且使人性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工廠的大量出品很少變異性，未見能適合每個人的個性。假如家庭中自己消費的物品，由自己利用電力來生產，要什麼樣就是什麼樣，至少更能滿足自己主觀上的需要。百貨公司的時裝總不如主婦自己的合身，主婦燒的菜飯，

無論濃淡軟硬，也都自覺比飯館裏的要可口得多。這類經驗我想是很多人都有。人性不同，各如其面，工廠出品對於人性這方面的忽視，剛好由電力在家庭生產事業中的使用而加以補償。小規模的家庭生產工作，多少寬於彈性，也不會像工廠機器一般吃人。

母親丟開自己的孩子不管，整天上工廠或辦公室陪伴別人的丈夫去工作，多少也是不自然的。電力既把工作帶到家庭中來，這不自然的路子便不再走了。此外教育和娛樂兩種生活，也可通過過家庭電影和收音機而求得部份的滿足。夫婦子女於工作之餘，同在收音機旁聽音樂，談談笑話，這種天倫之樂是富於誘惑性的。由此可見家庭的生育、經濟、教育、娛樂諸般功能，都可因電力的使用，或多或少恢復它在蒸汽機未發明以前的地位。這情形下將不會有現在的所謂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至少這類問題不如今日嚴重。

# 原子時代第三年

戴文賽

前年九月初，作者曾經替本刊寫了一篇「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刊第一卷第四期)，到現在已經一年半多了。在這一年半裏頭，原子能的研究又有了很大的進展，只可惜各國都把和原子能有關的研究結果當作一種秘密，都不許隨便發表，所以很難得知道各地在這方面的研究的詳細情形。聯合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談了好些時候，爲了各強國間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到現在還沒談出甚麼結果。假使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試驗成功那一天當做原子時代的開始，那麼現在是原子時代第三年(3A.A.)了，而且這第三年已經過去大部分了。作者現在根據所能獲得的材料寫出這篇文字，介紹這兩三年來原子能發展情形，來做上述那篇文章的續編。經過本刊編輯好幾次的催促，作者到這時候才提起筆來寫這篇報告，是因爲這種報告實在很不容易寫。這個問題太大了，而作者工餘的時間有限，所能搜集到的材料也很有限。現在還是大胆地寫了，只希望國內科學界同道加以指正和補充。

兩三年來原子能研究的進展有下面這幾點：  
(一) 加速器的改良 加速器在原子學上的重要好比

望遠鏡在天文學上，顯微鏡在生物學生理學醫學上的重要。物理學家利用它來增加衝擊原子核的小質點的速度，也就是增加小質點的質量，所以這種儀器有時候也譯爲「益能器」。沒有這種儀器，原子彈是造不出來的。原子學進步到那一種程度，就看這種儀器改良到那一種程度。一九二九年英國劍橋大學考克夫夫(Cockcroft)和華爾頓(Walton)造出一個「電位加倍器」(Voltage Doubler)，得到了七十萬「電子弗」的高電位，使質子的速度增加，用來衝擊鋁原子，生出阿爾法質點。不久以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勞倫斯(E. O. Lawrence)和他的同事們也造出一種直線型加速器，使水銀游子得到一百二十六萬電子弗的能量。不久，他們又發明那有名的一迴旋加速器(Cyclotron)，產生了能量達到一千二百萬電子弗的游子。後來歐美各地和日本都仿效製造迴旋加速器，越造越大，建造費用也越來越大。勞倫斯所造的第一個迴旋加速器只用幾十噸的磁鐵，一九四一年所造的用了四千五百噸的磁鐵，費了好幾千萬美元，可是得到了一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一九四六年加州大學又造了一個改良過的迴旋加速器，名叫「同步迴旋加速器」(Synchro-cyc-

lotron)，可以產生兩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

上述的加速器只能使游子(失掉幾個或全部核外電子的原子)加速，不適合於使電子加速。一九三五年德國物理學家Max Steenbeck發明「感應加速器」(Betatron)，利用磁電感應的現象使電子加速。美國科學家便做複製造更大的，產生出一萬萬電子弗的電子。一九四五年蘇聯 Veksler 和美國麥克米蘭(E. M. Mc Millan)不約而同地發明了一種「同步加速器」(Synchrotron)，可以說是改良過的「感應加速器」。去年美國加州大學造出一個可以產生三萬萬電子弗的高能電子的同步加速器。同年又有人設計一種「Bevatron」，希望使電子達到十萬萬電子弗的能量。

去年在加州大學還有一位科學家 Alvarez 造成一個新型的直線加速器，利用雷達的發波器來供給高週率的電位。四十呎長的加速管產生四十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假使願意花錢花工夫製造二十個管子，把它們連接起來(總長一千呎)，就可得到十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  
(二) 新化學元素的發現 一九三四年費密(Fermi)第一次用中子去衝擊鈾原子核，從所觀察到的現象就說有

序數比鉀還要大的化學元素存在。一九三八年德國哈恩 (Hahn), 麥特納 (Meitner), 斯特拉斯曼 (Strassmann) 對這一點繼續研究。一九四〇年五月加州大學麥克米蘭 (McMillan) 和艾貝遜 (Abelson) 正式發現第一個超鈾元素, 鈾 (Neptunium), 序數九十三, (符號 Np)。Neptunium 就是「海王星」。為甚麼叫這個名字呢? 因為第九十元素名叫鈾 (Thorium), Thor 的意思就是 Jupiter 木星。第九十二元素鈾 (Uranium) 的名字從 Uranus (天王星) 來的。所以第九十三元素很自然地就被叫做「海王星」(意譯) 或「鈾」(音譯)。餘有兩種同位素, 一種質數等於二二九, 還有一種等於二二七。前者的「半化期」(Half life) 等於二·三日, 後者等於二百二十五萬年。

第九十四元素鈾 (Plutonium 或冥王元素符號 Pu) 是一九四一年初也在加州大學被發現的, 半化期等於五十年。這是製造原子彈的材料。不過天然的鈾非常少, 應青礦只含一百萬萬分之一。所以普通要得到鈾, 必須用人工方法從鈾變出來。一九四四年美國科學家西堡 (G. T. Seaborg), 傑姆斯 (R. A. James) 和同事們在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裏頭先後又發現第九十六和第九十五元素。太陽系在冥王星之外還沒有發現別的行星, 所以這兩個元素只好給它們別種名字。為要紀念鈾的發現者居里夫婦, 第九十六元素便名叫鈾 (Curium, 符號 Cm); 第九十五元素則名叫鈾 (Americium, 符號 Am); 來紀念發現的地方, 美洲。用阿爾法質點衝擊鈾二三九的原子核, 就生出鈾核和一個中子; 用阿爾法質點衝擊鈾二三八的核, 先得到鈾二四一和一個中子, 鈾二四一遂即分為鈾二四一和一個質電子。鈾二四一的半化期是五百年。鈾有兩種同位素, 鈾二四二和鈾二四三。鈾二四〇只有兩個月。

超鈾元素都是放射性非常強烈的物質, 只有鈾在瀝青礦裏發現過一些些, 其他到現在為止都是用人方法製造出來的。

化學週期表以前還有兩個空位, 一個是八十五, 一個是八十七。現在都被發現出來了。第八十五元素命名 Astatine (At), 第八十七命名 Francium (Fr)。後者的一種同位素可能變成前者。第四十三元素以前認為已經發現過了, 而且名叫鐳 (Masurium), 不過一直有人懷疑那個發現是否真確。現在從「原子墩堆」(Atomic Pile) 所得到的序數等於四十三的元素, 給它一個新名字叫 Technetium (Tc)。第六十一元素釷 (Thulium)

也在墩堆裏發現到, 現在正在研究所發現的是不是和二十年前化學家所發現的相同。鈾是稀有土族的一種元素。

(三) 量子間的關係 量子 (Fundamental particles 或 Elementary particles) 是組成原子的各種小質點的統稱。「質電子」, 「正質子」(Proton), 「中子」(Neutron) 和「正電子」這些質子的存在已經是不可懷疑的了。「正質子」就是氫原子核, 普通講到質子都是指它。從宇宙線的研究, 物理學家又發現了一「介子」(Meson, 以前叫 Mesotron); 它的電荷和電子相同, 有正的也有負的, 可是質量差不多等於電子的二百倍。它是不穩定的, 平均壽命只有一秒的百分之一; 改變之後大概生出一個電子和些質量等於電子的五十倍到六十倍的中性質子。有人認為正介子和質介子之外還得加上一種「中性介子」(Neutretto), 壽命也許只有一秒的一萬萬萬分之一。理論物理學家又認為介子是使中子和質子結成原子核的媒介, 好比「光子」(Photon 電磁波的能量單位) 是使原子核和電子結成原子的媒介。此外理論物理學家又認為可能還有「微中子」(Neutrino) 和「反微中子」(Anti-neutrino) 存在, 不過還沒有有人做出極精密的實驗來證實它們。

一九四六年初蘇聯物理學家卡比查 (Kapitza) 在研究宇宙線的時候發現有「負質子」(Negative proton) 存在的跡象, 不過到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證明。

去年有人證明在某種情形之下質子可以變成中子, 中子也可以變成質子。這是很重要的發現。詳情還沒有讀到報告。

(四) 宇宙線的研究 宇宙線是一種從太陽系以外射進來的能量極高的射線。能量最少也有一萬萬電子弗, 有時候高到一萬萬萬萬電子弗以上。天然放射性物質所發出來的加爾射線最高也只有二百六十萬電子弗的能量; 鈾核分裂的時候所發出來的能量是兩萬萬電子弗。燃燒礦的時候只得到差不多四個電子弗的能量。宇宙線的來源還不懂得, 有人認為可能是從「超新星」(Supernova) 或某種星雲射出來的。宇宙線到底是波長極短頻率極大的電磁波呢, 或是一種粒子輻射, 這是二十幾年來物理學家努力求解答的一個問題。研究的人常把照相機, 游離室, 雲室, 計數管這一類的儀器帶到高山或地底火車站, 或礦穴裏頭, 或海底下去測量宇宙線被空氣和水和地殼吸收的情形。有時候科學家乘飛機或氣球把儀器帶到高空上面去觀測; 或者把儀器擺在無人駕駛的氣球內, 或 V-2 火箭裏, 自動紀錄。掉下來之後, 再檢起來研究所得到的資料。

綜合各方的觀測結果, 目前物理學家都認為宇宙線不是電磁波, 在進入大氣之前可能是一羣速度很高的質子 (一小部分可能是中子), 每平方厘米每分鐘差不多有三十個質子射進來, 每個的平均能量差不多等於六十萬萬電子弗。它們和大氣裏的原子核碰撞, 才生介子。

報上常提到宇宙線將在下一大大戰裏被當做武器, 又說它的毀滅能力比原子彈還要大, 又說蘇聯對宇宙線的研究非常積極。詳細情形都不得而知。有些報告說宇宙線被用來使原子核分裂。所謂宇宙線是指地球以外來的射線, 或指在地上用人工方法造出來的, 這也無從得知。加速器一天一天改良, 到了能夠產生能量大於十萬萬電子弗的游子, 來衝擊原子核, 那麼那些高能游子做宇宙線也無不可。有一個報告這樣說: 大氣上層有一個游離層, 那一層裏頭的帶電的質點把外來的宇宙線吸收了。利用天然的宇宙線做武器就是想法使敵國上空的游離層的帶電質點中和, 這樣便開了一個大窗使宇宙線射到敵國的地面上, 把那一區域的一切都毀滅。這種可怕的研究已經進步到甚麼程度, 我們也無從得知。

(五) 鈾鈾以外的原子核能分裂 三年前美國製造原子彈只使用鈾和鈾做爆炸的材料。所以國際管制原子能的計劃裏只提到開採鈾礦和鈾礦的管制。鈾和鈾以外還有那幾種化學元素的原子核也最近分裂,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原因是很顯然的。據最近的消息, 美國科學家已經利用最大的加速器所產生的高能介子彈把鈾 Bismuth 序數八十三), 鉛 (八十二), 鉍 (Thallium, 八十一), 釷 (Plutonium, 七十八, 就是白金), 和鉍 (Pantalan 七十三) 的原子核都分裂了。詳細報告還沒有發表, 很可能會被當做軍事秘密而暫時不發表。

報上常說美國已經造成一種爆炸力比落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大一千倍的新型原子彈。有人說這種新炸彈可能是利用質子合成氦核的原型核變換。氦合成氦正是太陽能力的來源。假使這種核彈真地已經造成成功, 那就可能命名為「日光彈」或「太陽彈」。

鈾核分裂之後所產生的元素已經找出三十四種, 鈾、鎢和鉍佔差不多一半的重量。利用新造的同步迴旋加速器, 原子核於被猛烈撞擊之後分出了二十二(可能到三十)小塊來。有人還設計了一種精巧的儀器使原子核變成一架無線電播音機, 送出信息使人認出它是甚麼元素。

(六) 原子能用為動力 科學上的新發現和新發明必須用來造福人類, 而不可以用來做互相殘殺的工具, 這是作者熱誠的希望, 也一定是讀者們的希望。原子能應當用

來做動力的主要來源，而不應當用來做炸彈。前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名叫 One World or None (一個世界或者沒有世界)，由十幾位有名的科學家每人寫一章。書名的意思就是人類既已進入了原子時代，當前只有兩條路給我們選擇：要走到「全世界一家」呢，還是要走到「全世界毀滅」？

目前地球上能力的主要來源是煤炭和煤油。這些東西不是用不完的。據專家的估計，全世界的煤礦藏量還有差不多八萬萬噸。依目前的消耗量，每年三十萬萬噸，兩千七百年內就全用完了。煤油更少，不久以前報上登載：美國的煤油也許再一二十年就全用完了。全世界的煤油大概也只夠用一百年。將來只好用酒精代替，或者從煤礦出煤油來。替後代想，我們這時候就得尋找新的能力來源了。

原子能就是最有希望的能力新來源。一公分的上等烟煤燃燒起來只能發出八千卡 (Calorie) 的熱量；一公分的鈾分裂的時候可以生出二百九十萬萬卡的熱量，比煤大三百六十萬倍。現在美國有許多地方正在試驗利用原子能的發電。最主要的有三個地方：一個是芝加哥大學所主持的國立阿爾崗 (Argonne) 實驗室，一個是蒙山都公司主持的克靈頓 (Clinton) 實驗室，還有一個是通用電氣公司主持的諾爾 (Kroll) 實驗室。它們都在試驗高溫鈾堆或鈾堆產生熱量的情形。原子能發電廠規模越大越上算。據估計，七萬五千千瓦的原子能發電廠的設備費是美金兩千五百萬元，同樣大的火力發電廠的設備費雖然只需要一千萬美元，可是還得加上煤的價錢。五十萬千瓦的原子能發電廠只需要六千八百萬美元做設備費。假使煤價每噸六塊美元，用原子能發電的成本便不超過用煤發電的成本。

最近有人試驗一種新型的原子堆，利用高速度的中子去撞擊鈾，又完全不用『減速劑』(或『緩和劑』Moderator)。這種堆可以慢慢地產生出能力來。

(七)放射性的研究與應用 天然的放射性元素一共有三個變態系：第一是鈾系，從鈾二三二開始，變到鉛二〇八終止，也叫做U系，因為系內每一個放射性同位素的質量數目(質數)都是四的倍數。第二是錒系，從錒二三八到鉛二〇六，包括錒二三四和錒二二六。這一系的每一份子的質數都是四的倍數加二，所以也叫4n+2系。第三個叫釷系，從釷二三三經過錒二三一，釷二二三，到鉛二〇七終止，質數都等於四的倍數加三。去年八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西堡和加拿大國立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在蒙特利爾Montreal)的A. C. English和T. E. Cranshaw

等人同時宣佈一個新變態系的存在。這第四系叫錒系，系內各份子的質數都等於四的倍數加一，4n+1。該系包括鈾二四一，釷二四一，和錒二三七這些超鈾元素，和新發現的第八十五元素，actinium和八十七元素，francium。最後一個是鈾的同位素(二〇九)。這一系的東西都是利用加速器和鈾堆用人工方法製造出來的，以前在自然界裏都還沒有發現過。

原子反應堆可以產生好幾百種人工同位素。到現在一共已經發現了二百七十種穩定的同位素和差不多四百種不穩定的同位素，平均每種元素差不多有七種同位素。一部分的同位素具有放射性。放射性同位素在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和醫學上都很有用處。第一就是用做「示蹤劑」(或「標示物」Tracer)，來研究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作用，光化作用，和許多種化學反應的性質。比方說人體內包含差不多四個半公分的鐵質。要知道鐵的新陳代謝，只要吃進一些含放射性的鐵同位素，再用蓋格計數管在體外觀測，就可以看出詳細的情形。

X射線照到生物身上照得太多，會把皮膚灼傷，也能使生殖細胞內的遺傳因子生出變化，而生出奇形怪狀的後代，或者完全消滅那生物的生殖能力。原子彈爆炸之後，發出了大量的加瑪射線(波長比X線短能力還強的電磁波)和中子射線和別種射線。這些射線對人類和一切生物都是有害的。最近報上登載「放射性雲霧」的消息，那可以說是「原子毒氣」，一定比普通的毒氣更可怕。

早已經有人利用放射性的磷同位素(質數等於三十二)來醫治白血病，因為磷最容易留在骨髓和骨髓裏頭，在那邊不斷射出比塔(Beta)射線和加瑪射線來減低製造白血球的機能。又有人用放射性的鈾(Uranium)來醫治骨質瘤。有人則利用放射性的碘來治療「中毒性甲狀腺腫」。醫學界的人也很希望能夠找出一種射線或放射性的物質來治療癌(或毒瘤)。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不少，不過到現在還沒有甚麼結果出來。

從前利用迴旋加速器造出一毫居里(Micurie)的放射性同位素得花費一百萬美元，又需要五個加速器工作一年的時間。現在利用原子反應堆，一毫居里的放射性同位素只需要五十美元的成本。去年澳洲麥爾本(Melbourne)城有一位病人患了急性的「真正紅血球過多病」(Polycythaemia vera)，美國的克靈頓實驗室便由飛機寄了二十毫居里的磷三十二到麥爾本去治療那個病人。磷三十二的半化期是一四·三日，所以非用飛機運不可。歸納起來講，原子學的進步生出三種結果：第一，使

我們對物質，宇宙，生命這些科學上最基本的問題作更進一步的了解，使我們更明瞭自然界的許多現象。第二，使我們得到新的治療方法和新的動力來源。第三，使我們得到新型的武器。希望第一和第二兩方面能不停地發展，第三方面能停止發展，只把原子炸藥用來開山洞開運河和做其他建設性的專工。

一九四八·三·卅一 北平

(上接十五面)

熱東南為輔翼，阻扼東北共軍入關，兼之屏障華北。中共方面對東北是志在必得，他們認為東北是他們的大後方，生命線，曾揚言一九四八年底結束東北戰事。能結束與否目前很難下斷語，不過今年開春以後華北共軍的大活躍，好似在準備迎接東北共軍進關。此次察察風雲掀起，有人認為共軍最後目的企圖打開內蒙國際走廊。要說是打通內蒙國際走廊，還不如說希望和東北多接上點氣恰當。

很顯然的，華北共軍一向活動於偏南地域，今年却向北移了。固然過去是專對河北，現在是對華北，而其北移也並不一定往東北接洽，可能是準備策應東北。東北共軍一動，在華北也跟著動，更可能是對華北的兩大幹線(平綏與北寧)埋伏下未來的打算。目前共軍轟擊冀東主力離北寧線雖不近，但跨著長城站著的李運昌部離北寧線並不遠。

現在東北還很安穩，攻長春之說雖未曾而或者就要應點，因為風寒的寒外已經化凍了，化凍之後任何一方面行動都會感不便的。同時五月也快要來臨，五月不就是流血之月嗎？華北共軍的行動，自三月十二日起斷斷續續綿延下來二十天，估計上也到了間歇的時期，也應該休息一時期等著五月。

面臨即來的凶月，遙隔華北前途，恐終亂多定少。憑傳將軍的才智，也須容他一個教訓生聚的時期，且須要消滅共軍的一部有生力量，才能造成華北的小康之局。

本刊新裝電話

本刊新裝電話，號碼為(02)62432，謹請本市各界利用為荷。

# 「雙活」和聯着的兩張「弓」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春運的北國，正在戰雲的陰影籠罩之下，烽烟眩迷了人們的眼，砲聲震撼着人們的心。在一方一戩亂一方一革命的大環境裏，人們的命運只好交給上帝懲它補佈！

華北是全突向中的一部。這一片棋裏，黑白棋兩方的佈局、實力，已經形成旗鼓相當之勢。雙方都具有「一支一活眼」，雖然黑白棋那一方面都需要再做出「一個一活眼」，才能把自己造成不死之身。可是誰也造不成。既造不出兩只「眼」，又殺不死對手方，於是形成暫時的一「雙活」局面。

暫時的一「雙活」，並不能維持到永久，要看毗連的另一片棋的成敗。譬如出了事在東北北的一片棋上政府，則華北的一「雙活」之局就要改觀了；相反地，中共在華中那一片棋被吃掉，這個「雙活」之局也會走入另一形勢。

我們現在由「雙活」而研究其所以「雙活」：在軍事上，部隊的「量」與「質」是決勝負最基本的條件。孫傲魯將軍到南京去以前，有一次說到：「以冀勝家的說法，在現代戰場上已經不實用了。」以行伍起家身經百戰的孫將軍尚有如此感覺，那麼「量」的問題確是一個大問題。

去年度華北共軍於滄縣、西南台、石家莊三役之後，森榮隸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四個縱隊以外，多出了第六、七兩個縱隊。最近傳說第五縱隊也在大清河以南發現了。本年度裏，一月中旬冰水附近打了一個硬仗，事後軍方表示：共軍損失頗重，可是國軍方面折了傳部的兩員大將(秦英、廖軍長自戕，李銘鼎師長戰歿)。三月上旬冀東香(河)賢(坻)之役，則總宣稱：解決中共冀東軍區第十四、十五軍分區所屬五個獨立團。事實上俘虜二百九十九人，五個團是否全部消滅不得而知。事過一個月之後，共軍醞釀反攻三河香河，迄今還沒完全實現，僅僅一度攻陷通縣三河間的夏墊。據

實)有極密切關聯的，是部隊的補充。目前一方佔城一方佔鄉，當然在鄉下拉壯丁方便。不過問題還不止此。

據軍方人士透露：共軍的補充頗為技巧，採取層層選拔法。如野戰部隊缺額，從軍分區的獨立旅獨立團出兵補充，軍分區的從縣獨立營大隊出兵補充，縣的由各村的民兵補充。原則上，村部隊不離村，縣部隊不離縣，軍分區部隊不離軍分區。經過村縣軍分區層層訓練出來的部隊補充到野戰部隊，因之補充來的並非是新拉來的壯丁而是有訓練與作戰經驗的戰士。即或野戰部隊整個垮了，戰士之源也不感枯竭。

國軍方面呢，除傳部之外，都是經國管區一度訓練以後就送到前線去。雙方城鄉之分野與補充的程序不同，力量上當然要發生差異。

這裏需要補充一筆，傳宜生將軍的部隊在補充上與一般國軍不同，傳部的正規軍多附有一個與原體差不多的影子，前面提到的補訓師

一個控制着面。點線的突出與延長，在作戰上很容易暴露弱點，這是國軍之短。

弱點之中又有弱點，那就是「線」所構成的兩張聯着的「弓」。一張弓是平漢、津浦北段加上平津線、從保定到北平響到天津至津南的小弓形線；另外一張是平漢、平綏線自保定北平到張垣大同的大弓形線。兩張弓的此端到彼端之間「弦」的地帶都握在共軍的手裏。

軍運用在弓與弦之間產生出來問題。共軍常常伴出弓形線的一端，等國軍應援趕到，他又回撲彼一端，國軍再趕回去，共軍就許攻打到弓背去了。共軍於往來的同時，並加上手術，破壞弓形的線，使國軍鐵道軍運不靈。

某將軍說：「地形運轉雖有勾股與弦之別，但是國軍擁有千輛卡車，鐵道破壞並不妨礙國軍的機動性。」話雖如此，問題還在弦的地帶能否牢固的控制。例如山地、河流、破壞公路等等天然或人為的限制，都會影響到卡車部隊的應用效能。

在從前，河北的小弓形上不斷出事，幾乎一些大的戰事都在小弓

夏墊逃來北平的老百姓說：「國軍的一個保安團被解決，丟了近千支槍，二十挺機槍、一門迫砲，有四五百人叫共軍擄走。」三月下旬察南雁北地區烽火大起，共軍發動五個縱隊來攻。在察南蔚縣、晉北天鎮兩地傳部兩個補訓師出了事；守天鎮的第三補訓師師長黃純烈殉職。到廿六日空軍大編隊出動截擊回撤的冀共第三縱隊於化稍營附近，被說完全打垮了。其後，據說南共軍五個旅北進圍觀歸縣，歸縣到豐鎮的鐵道被破壞不通，國軍出動幾百輛卡車於察綏公路上，共軍看看不行，也沒冒險向北深突，於是沒有產生大戰。

四月上旬察南之役，共軍第三縱隊第七八九三個旅，再度出現，結果被國軍擊潰了一個團，消滅了另一個營。

從上面一簡略談，大概可以看出彼此勢力的消長和棋盤敵手的情勢。「量」的方面雙方差不許多，「質」的方面國軍佔了有飛機及機械化部隊的便宜。與部隊「量」和「

形上發生。傳將軍衛綏東臨故都，他首先留意這些問題。以武力掩護政治建立了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地方政權，並完成大清河北岸的獨佔鐵線，修繕大沽到津南的砲壘線做為軍事防禦，使大股共軍活動只限於大清河以南，最多僅能摸索到「弦」的邊緣，而不能在弦責任任意行動。

這樣一來，河北小弓形真事放減少。共軍轉到冀察晉的大弓形裏去。三月末察南雁北告警，接着察東南生變，直到本月上旬共軍從冀西突然進攻察南，都是在大弓形裏發生的。在冀察晉人指出來：「共軍乘隙蹈隙，遠程奔襲，在華北做大運動戰……」這次大運動戰正是以冀察晉大弓形區劃做為中心的。

華北和中心息相關，使我們每提到華北，不得不涉及及到東北。實際上華北與東北原是唇齒相依休戚共的，遠在去年，報紙上就已出現華北東北聯防字樣，而今年國軍「南攻北守」的金鑰策略，也計劃必守遼西的兩港一線三點一府(蔣主席在四月九日赴國大報告時曾強調此點)，再經略

下接十四頁)

下接十四頁)

下接十四頁)

# 國大總統憲法

### 觀察特約記者

## 大會的進展

(觀察南京通信)

國民大會於三月廿九日開幕以來，以七日的時間，六次預備會議，復經過立法院的修改國大組織法，始產生一龐大的，由二十五人增加至八十五人的主席團。正式會議復以四日時間，通過總事規程。九日上午大會上，蔣主席出席作施政報告。主席團預定的議事日程，至十三日止，均為時局討論。

時局討論和修憲，是大會開幕以來醞釀最烈的兩大主題。關於修憲問題，有兩種主張，一為廣泛的修改，企圖恢復五五憲草的精神，一為狹義的修改，限於提高國民大會職權，設立監督委員會之類主張。官方及民青兩黨均不同意前項廣泛修改。至於狹義的修改，大會若激烈堅持，可能有的小的變動。時局討論問題，最初發動的是上海方面代表。因為有潘公展，徐慰曾等領導主張，有人懷疑這是CC發動打擊政學系的運動。後來又有北方各省市代表聯

舉提案，建議檢討時局，追究軍事責任，改善華北經濟狀況。這個運動可以這樣解釋：上海方面代表，都是工商實業界的領導人，今天實敗無能的政治和危機日益深刻的經濟，使他們切身利益感到威脅。北方代表，也都是實業界份子和代表地主的紳士，北方局勢的沉重，使他們有幻滅之感。不久之前的華北和東北請願團，呼籲的結果並不能滿足願望。現在許惠東等身為代表，自然想在會場上，繼續前此未完成的工作。兩方面力量無形中匯合，促成了大會的檢討時局。這不是任何人所能發動。但如果有入能在會場上作有計劃的控制，也可能把一部份不滿情緒轉移來攻擊政敵。

大會還有一個迄未解決的簽署國代的糾紛問題。大會開幕前二日，蔣主席為解決選舉糾紛，正式宣佈一原則，即國民黨內以得票多者當選，對友黨必須遵守協約二三〇席，三黨協約任務乃告完成。

## 總統選舉的決定

日來大會正在爭論時局討論究竟在選舉總統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放在選舉後，也就失去意義。以大會的情緒來判斷，先討論時局再進行選舉的主張佔多數。

總統副總統人選及提名方式，原決定由臨時大會於開幕前一日開會決定。彼時因黨政要員以全副精神應付大會及選舉糾紛，且有若干中執委尚未到齊，會議乃延至四月四日舉行。副總統五競選人孫科，子右任，李宗仁，程潛及其黨惠五人，除其氏與黨無關係外，其餘四人主在會前積極活動。孫科主張由黨推提名，陳立夫等加以支持。因為由黨提名，大總統候選人必然是蔣主席，副總統候選人，以黨內地位，實力聲望與才能而論，任何人均難佔孫科之先。因此，子右程三人在會前聯合一致，要求自由競選，三日深夜，三人連袂晉謁蔣主席，一再請求。四日會議上，蔣主席宣佈因時間不及，暫准本屆副總統自由競選。一般看法，認為孫氏如能公開表明放棄立法院長的意圖，即在自由競選中，聲勢亦並不弱。

蔣主席於首次臨時大會表示：「余不欲担任大總統之職。……余可在新政府內担任軍職……」並對來日之大總統列舉五項條件。（此一說明，頗出於一般看法之外，並使國際輿論發生迷惑，紛紛對胡適加以揣測。）當時蔣主席態度極堅決，並非陳述表示。在場全體中委起立要求接受總統之候選。隨即展開辯論，黃宇人何浩若等主張遵照蔣主席意思。其他多數中執會則堅持蔣主席須就總統職。最後決定交中常會研究再交大會討論。

蔣主席這一表示，事先曾召集高級負責人詳加研究，認為（一）大總統統為元首，並無實權。（二）行憲以後，裁撤軍事仍高於一切，必須由蔣主席主持實際軍務。（三）行憲後政院受制於立法院，國民黨內任何人出任長政院，國民黨立委不能統一，政院亦必朝夕更迭，形成政局的不安。蔣主席如出任長政院，佔極大多數的國民黨立委決不能對其總裁投不信任票。如此，蔣主席將以政府內多數黨領袖身份，總攬軍政大權，而以得力人員為佐，充任政院副院長，這樣，對於政院將更為有利。此舉一觀察一四卷四期早已有所透露。可是五日中午常會研究的結果，決定仍請蔣主席出任大總統。因為蔣主席今日已為國內及國際上信賴的中心，不能由他人來代替。至於前述三點實際問題。就憲法規定而言，總統既有提名行政、司法、考試三院長之權，即可指導政務。對於軍事上，憲法卅六條：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統率二字，可以解釋為一般國家元首之遙領名義，亦可解釋為實際指揮。至於如何統率，憲法並無規定。其餘如安法政局等，都可以用其他方式解決。六日臨時大會上，乃根據中常會決定的結果，提請蔣主席出任總統候選人。

## 憲法的活用

臨時大會既決人選以後，剩餘的問題，是如何解釋憲法？充實總統權力，為研究安定政局的方法。自五日以來，法學權威王寵惠博士數度奉蔣主席召見。十日報上已透露王氏奉命根據憲法，研究一新政府機構運用之配合草案。一句話，是在根據舊要制訂解釋。

這個草案的重心將在軍事方面。憲法僅空泛的規定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而對於總統在軍事上名義，並無規定。總統統不能用陸海空軍大元帥名義，成立統帥部呢？既無明白規定不可，當然也就可設立。再就基本國策軍國防節首條的條文：「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這裏所謂以法律定之，可以保存現政府的國防制度，也可以由新政府另定國防制度。新政府可以根據這一權力，設立統帥部為國防最高機構。這樣大總統就可實際掌握軍權。

關於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行政和立法院的關係。照憲法來看，中國立法院的特點為國家無上院控制力。而總統或行政長官又無解散立法院權力。這樣，立法院多數派可以用不斷開閣的方式，控制政局。新政府成立後，不啻立法院是誰？陳立夫氏將為院內多數派領袖，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下接十九頁）

# 北平四「罷」合流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距離去年反飢餓反內戰  
一五·二〇學生運動  
還不到一年；四月五日  
華北七大大學、清華  
、燕京、師院、南開、  
北洋、中法又發出了反  
迫害反飢餓的罷課宣言  
。事實上自四月三日  
起已罷了三天了，為響  
應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  
的講師助教職員工警二  
千餘人的罷課——罷教  
、罷研、罷工——四五  
校又續罷。而且血案層  
出無窮，繼北大盧一鵬  
、張再伯、姜育笙被打  
之後，南開一女生又被  
打了五日，警備司令部  
又致函北大，說北大自  
治會捏造鄂特會經刑訊  
，要求查出首要份子，  
嚴予處分。并稱「查本  
部對於獲案人犯，從無  
刑訊情事……該自治會  
對於本部依法執行之公  
務一再公然侮辱，實係  
觸犯刑章……」

這再加上中央下令  
北平行轅解散北平北  
平學聯的消息，人們嘆  
得出政府與學府間的空  
氣是多麼惡劣，不祇是  
對壘，簡直是有了火藥  
味兒了。

雖然這正是春天，

北方春遲，一週來剛剛  
乍暖，桃花梅花梨樹丁  
香盛開，頤和園樂壽堂  
前的白木閣開得如錦似  
綉，一日之間可以引一  
萬多人去觀賞，他們大  
多是坐了近二十萬元一  
加侖的汽油跋涉三十里  
去遊春的。聯勤總部員  
工三千餘人遊園，向汽  
車公司租用的汽車就有  
五十輛，自備借用的不  
計。人多得不是遊春而  
是迎春，道與兩萬多一  
斤玉米麵逼死多少好漢  
的現實相比，又似乎是  
兩個世界了。

## 話說學聯

一九四六年皮爾遜  
強姦沈崇而引起的抗暴  
運動之後，平津各校抗  
議美軍舉行聯合會便是  
華北學聯的雛型。一五  
·二〇為了內戰烽火  
愈燒愈熾，人民疾苦日  
深，平津同學有反內戰  
反飢餓大遊行，北大二  
同學在恐怖鎮壓下重傷

北平同學遊行後在北大操  
場(現在的民主廣場)  
集合，通過組織華北學  
聯。六月二日正式成立  
，對外公佈組織章程，  
發表宣言，胡適梅貽琦

兩校長都被請出席，所  
以這次三月廿九日忽然  
報載警備部奉行轅轉中  
央令查禁學聯消息發佈  
以後，學聯曾電胡梅二  
校長在京交涉。對於指  
學聯是「共匪所策動的  
組織」，認為是污蔑。

在「一本大書」為保  
衛自己而戰」的華北學  
聯工作報告裏寫著：  
「本學聯為華北各  
院校自治單位之聯合組  
織，其出席會議代表即  
各自治單位選出之代表  
。因此本學聯之工作亦  
即各校自治會之分別在  
各校推行之工作，并進而  
加強各校同學間之聯繫  
與團結，共謀生活之改  
善，并願站在知識青年  
之立場，對爭取民主獨  
立，爭取基本權利，為  
建立獨立民主新中國貢  
獻出力，我們認為這  
不但是每個國民應有的  
義務，而是每個國民應  
有的權利。」

學聯做過些什麼工  
作呢？例如——(一)  
暑假發起助學運動，募  
了五萬餘元，使一千六  
百多同學免於失學。(二)  
為爭取國家獨立而  
呼籲，當魏德邁訪華團  
到北平的時候提出過備

忘錄，指出美國干涉了  
中國內政，擴大內戰，  
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三)  
反對迫害，保障人  
權。據學聯統計，在短  
短一年內，政府公開殺  
死愛國學生四名(武漢  
大學黃鳴崗、陳如年、  
王志德、浙大子三)  
，打傷百餘名，重傷至  
殘廢者五人，無故遭受  
凌辱者不下千餘名，特  
務機關秘密殺死的尚不  
在內。冊子上寫著：「  
這筆血債，任憑政府抹  
殺事實，任憑造謠公司  
中央社歪曲真象，亦難  
欺騙社會人士，減低人  
民之憤慨。」(四)寒  
假補習，曾為中學同學  
義務補英文數理化。(五)  
為搶救教育危機，各  
各大學發起兩斤麵和五  
萬元運動(轉眼之間五  
萬元貶值祇能買一斤麵  
了)。(六)共募集五萬元  
，分配了八百多清寒同  
學。(六)平津同學春  
季大聯歡，三月廿七日  
天津同學六百多人到平  
津各友校訪問參觀，廿  
九日在北大舉行營火會  
，紀念黃花園七十二烈  
士，許德珩等教授講演  
，當局深恐學生要鬧到  
街頭去，軍警戒備，架

## 活不下去

北大、清華、北平  
研究院的講師、助教、  
職員、助理研究員、工  
警罷教罷研罷工的記者  
招待會上，主席沈靜而  
慘痛地說：

「這很簡單，事實  
發生的原因就是為了「  
活不下去，「我們的請  
求都被當局批駁了，最  
低的生活水準都難維持  
，政府一月份公佈的公  
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  
正面是按照所謂生活指  
數發薪，形式上法幣收  
入稍多些，實質上的  
收入反而大減。」

這完全是事實，在  
別的城市教育界人有的  
瘋狂，有的跳樓，清華  
數學系教員施恩則服  
毒自殺，正在醫院療養  
中。環顧招待會上的助  
教工友校董，也大多面  
有菜色，他們真不像是  
不安份的搗蛋者，每個  
人身後背着一份家累，  
作主席的助教滿口斯文  
，對於「罷課三天後怎  
樣呢？」的問題，說偷  
無計劃。他說四月二日  
清華向大陸銀行以十五  
分利借來些錢，限每人

上繳絲綢，准出不准入  
，如臨大敵，還弄了大  
隊清道夫和自衛隊去把  
門，硬要進學校去參加  
開會。

## 又一通信

「我們認為我們的  
正當收入，已經為政府  
用通貨膨脹的方式截取  
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  
們有權利要求政府保證  
自由……我們是在思考  
痛如此的做法。」

(編者按：下面是  
另外一位特約記者寄來  
的報導，兩信雷同的地  
方，編者已盡量刪去了  
)。

學生方面的罷課雖  
是由於幾個事件，但主  
要的還是抗議當局查禁  
華北學聯。他們認為：  
查禁華北學聯是當局打  
擊各校自治會的先聲，  
華北學聯既可由政府指  
名為「共匪機構」而查  
禁，那麼組成學聯的各  
校自治會又豈不可以同  
樣名義而查禁？因此，  
這次罷課的主題是一保  
衛學聯，而各個院校  
行動的一致也是必然的  
了。

但是，學生們的行  
動是謹慎的，他們並不  
以罷課為目的。在罷課  
的前夕，北大、清華、  
燕京、中法、師院、南  
開、北洋等七校自治會

## 教授意見

代表會赴行轅呈遞抗議  
書，並提出兩點要求：  
(一)請行轅轉囑國府收  
回查禁學聯命令，(二)  
請行轅根據學聯之組  
織及過去活動情形說明  
對學聯之明確態度。行  
轅當局答復：(一)尤  
將抗議書轉呈中央，(二)  
對學聯極為瞭解，  
亦甚同情。惟對是否  
收回查禁令無所涉及，  
可謂諛諛無結果。四  
月三日，北大、清華、  
中法、燕京、師院正式  
宣佈自該日起罷課三日  
，並聯合宣言：「保衛  
學聯，保衛自由，保衛  
安全，必須靠我們自己  
，靠我們自己緊密地團  
結起來，我們罷課，我  
們的行動，讓反动派認識  
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力  
量是不可侮的。」天津  
的南開也於四日罷課，  
北洋稍遲一點。北平的  
鐵院，華院隨後也罷課  
了。

教授們對於學生這  
一事是同情的，而且表  
示了他們憤怒的心情和  
嚴正的態度。許德珩教  
授說：「政府認識並查  
禁學聯是胡鬧，是豈有  
此理的。第一、華北學  
聯由來已久，並不是現  
在這些人搞出來的。從  
五四以來始終是一公開

借二百萬，頃刻之間便  
告額滿。  
他們在「告社會人  
士書」上說：  
「我們認為我們的  
正當收入，已經為政府  
用通貨膨脹的方式截取  
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  
們有權利要求政府保證  
自由……我們是在思考  
痛如此的做法。」

合法的學生團體，對國家民族都出了大力，有過大的貢獻；五四，反帝反封建，一二九促成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我和周炳琳先生都是當時學聯的負責人，現在政府中也有很多人與學聯多有過關涉，他們應該知道學聯的情形，不應橫加加罪。第二，青年學生是極其純潔的，國家大事青年學生應該過問，說受人操縱是可想像的。如果說這麼多學生都受共黨操縱，那政府還搞些什麼？退一萬步說，假如青年受人操縱，為什麼執政黨不來採縱操縱，執政黨有種種便利，有權力，有錢，尚且不能操縱學生，學生之純潔，之獨立，之不受人操縱可想而知。

清華張奚若教授說：「一時局勢趨向嚴重，政府對學生的壓迫愈緊，這是規律，何時找藉口則不一定。加學生以共黨帽子是政府一慣的伎倆，于子三事件是例子。目前局勢尚不夠嚴重，他的作用主要是警告，打人抓人無所謂，合法不合法。學聯是華北各校自治會的共同組織，如取締了可以另外形式來聯合。事實上，打擊學聯就是打擊自治會。」

在新社會到來以前，有不戰鬥爭。沉着應戰，壓低情感。計較利害，現階段的鬥爭中避免大犧牲，要避實就虛，打游擊戰，不陣地戰。」

罷課是到處蔓延着，而且到處得到廣大的支援。從六日起，北大、清華全體師生、助教、職員、工警二千餘人，北平研究院研究員四十餘人，為了爭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分別罷工、罷課、罷研究了；師院的職工員警立即響應，燕京的職工員警也以全力支援，北大、清華六十二教授也簽名響應罷教。至此四罷合流，匯成一支壯大的隊伍。

在總罷期間，清華、燕京曾至學校附近小規模的遊行，北大沙灘和四院每天都有巨型的街頭壁報，有一度北大沙灘曾組織突擊隊，向全市各商家散發「告同胞書」，後來又在紅樓的前面設置廣播台，不斷廣播。這是一面。另一方面，各方的壓力是與日俱增的。二日，北大理事會有一「注意你的安全」佈告，令人警惕。三日，北大四院張在伯、姜宥笙二人赴北方中學訪友時，被不明身分的人毒打，並被送至

內七分局第九派出所，後經自治會營救，至下午四時始被釋放。四日，師院有反專制反獨裁委員會產生，該會認為自治會代表會無權決定罷課及停止康樂康動；而自治會以此項言論與事實不符，特定於午後一時公開答復詢問，並邀請該會同席出席質詢，惟該會於答復期間，未有人出席，此事遂暫告結束。五日晚，南大開會時，校內特務公然搗毀會場，打傷朱竹英等十餘人。同晚深夜，特務四五十人，越過北大門牆，偷入北大沙灘，搗毀民主牆上壁報文告，並在牆上貼上一些反罷課的標語宣言，又搗毀大地歌詠團的工作團，拿去書本，衣服等物數十件。「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一切都是大迫害前夕的徵兆。果然，六日晚這大風暴襲來了。

### 風暴來了

六日傍晚，北大就有當局要逮捕同學的傳說，但都把它當「傳說」看待了。不料當晚一時許，紅樓、西齋、三院附近，軍警重重包圍；三時許，警備部致函鄭天挺秘書長，請協助逮捕顧文、王子光、柯

在傑、王祿慶、馮遠程、黃德青、李偉、田餘慶、呂錫、周安、盧一鵬、李鴻藻等十二位同學，罪名是：用名華北學聯名義作各種活動，鼓動罷工、罷課。後經校方交涉，准予七日晨八時以前由校方將黨時送至警備部。據聞當時警備部陳繼承總司令態度甚為堅強，聲言不惜做「一二一」時的關麟徵，他要澈頭澈尾地執行亂法法令，這次逮捕就是合於這個法令的。至八時許，鄭天挺秘書長，鄭華熾教務長，賀麟訓導長又赴警備部交涉，提出六個條件：(一)不貼街頭壁報，(二)不再廣播，(三)不上街頭宣傳，(四)不連絡中學同學，(五)停止以華北學聯為名義的活動，(六)法院隨傳隨到。但警備部的答復是：限於十二時以前交人，如過限不交，即入校逮捕。

同學們知道這消息時，已在七日八時左右，便立即鳴鐘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抗議政府這種做法，他們說：這二位同學沒有犯法，他們有的是理事，有的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活動，理事而犯法，就等於全體同學犯法；沒有參加

什麼活動也犯法，這還成什麼法？他們宣誓：北大是一家，一人被捕，全體坐牢；一人受審，全體投案。而十二位受難同學也堅決表示：他們沒有犯法，他們沒有理由就捕，並希望同學們鎮定。周炳琳院長也在會中報告了校方的態度，大家才知道校方在八時以前所提的條件等等，是一種緩衝的辦法，現在校方堅持：警備部只有逮捕現行犯，無權逮捕校內學生；可向法院起訴；再由法院傳訊。教授方面，西語系美籍教授傅漢斯先生聽到這消息後，馬上從紅樓跑到中老胡同馮至先生家，誠懇地說：「要是他們被捕，我要陪他們一道去。」馮先生甚受感動，馬上親自把這消息轉告府學胡同及東十條的教授們。大家聽到，立即憤怒地趕到沙灘來，正當同學召開緊急大會時，他們也在召開臨時座談會，一致支援校方和同學的行動。同時，講同學也專函慰問，聲明同學的苦難即是他們的苦難。工警們則用行動表示了，他們在這消息傳出之後，加強了糾查的職務。其他院校如清華、

燕京、師院等校，也表明這不是十二個人或北大一校的事情，而是整個華北學生的事情。無形中，我們看到了一道沒有武裝的防線，由於這道防線阻止了這十二位同學的被捕。

雖然，警備部始終不肯鬆手。同日午，賀麟訓導長赴警備部交涉時，陳繼承總司令拒而不見，由一個代官人表明：警備部仍然要實行逮捕。不過，這種堅持到頭來還是慢慢地軟下來了。首先警備部把人數打了個五折，就是由十二個減為六個，其次逮捕的方式，改為由校方先將人送至警備部，再由警備部轉送到法院。但校方堅持原意，最後警備部終於妥協了，於是雙方協議：(一)警備部不再至學校捕人，(二)即轉送法院傳訊。九日，法院並有傳訊這十二位同學的消息。可是，同學們對這種協議也拒絕接受，並自九日起罷課兩天以示抗議。

但這不是迫害的結束，反之，迫害是愈來愈甚了，北大開刀受難的血案。就在八日的晚上，特務四五十人帶槍棍棍衝入師院，在不及防備的偷襲中，趕擊動，

陳定宇等八位同學被捕走了，刺又新，實承先兩同學打得遍體鱗傷。本來，沒有這些慘案，罷課至此或將作罷，然而，守望着這鮮紅的血漬，誰忍心回到教室去？今天「九日」上午，師院同學在悲憤的情緒下，全體向行轅請願去了，北大、清華、燕京的請願隊伍也於下午十一時浩浩蕩蕩從沙灘開出了。街頭到處是憤怒的呼聲。

各校請願員工難於今天起休罷，但他們的休罷是附有條件的，就是：如果在兩星期內對於下列三要求沒有圓滿的答復，他們便採取進一步更堅強的行動。那三個要求是：一、從二月份起繼續按照二月以前的配額辦法配給麵粉，二、逐月按生活指數調整薪資，並提高技工及工警底薪，至工警每月月薪不得少於二十元。三、逐月按生活指數調整研究費。

現在，請願的隊伍尚未歸來，請願員工的要求剛剛提出，將來事情如何發展，記者惟有引「世事茫茫難自料」一句作為答復而已。(四月九日下午一時)



# 聽話的藝術

楊絳

假如說話有藝術，聽話當然也有藝術。說話是創造，聽話是批評。說話目的在表現，聽話目的在了解與欣賞。不會說話的人往往會聽話，正好比古今多少詩人，文人，所鄙薄的批評家——自己不能創作，或者創作失敗，便搖身一變而為批評大師，恰像倒運的竊賊，改行做了捕快。英國十八世紀小詩人顯斯頓 (Shensone) 說：「失敗的詩人往往成爲惱怒的批評家，正如劣酒能變好醋。」可是這裏既無嚴肅的判斷，又非尖刻的攻擊，只求了解與欣賞。若要批評，只算浪漫派印象派的批評。

聽話包括三步：聽，了解與欣賞。聽話不像閱讀能自由選擇。話不投機，不能把對方兩片嘴唇當作書面一般拍合的合上，把書推開了事。我們可以「聽而不聞」，學有人主張對付聾張的討厭人的辦法：「裝上排門，一無表示，一自己出神也好，入定也好。不過這辦法有不便處，譬如搬弄是非的人，便可以根據「不否認便是默認」的原則，把排門後面的弱者加以利用。或者「不聽不聞」更妥當些。從前有一位教士訓兒子爲人之道：「當了客人，不可以哼歌曲，不要彈指頭，不要腳尖拍地——這種行爲表示不在意。」但是這種行爲正不妨偶一借用，於是出其不意，把說話轉換一個方向。當然，聽話而要逞自己脾氣，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藝術。可是我們如要把自己磨練得海綿一般，能盡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養。因爲聽話的時候，咱們的自我往往像按在盒裏的彈簧人兒 (Jack in the box) 忽然發「哇」的探出頭來叫一聲「我受不了你」。要把它制得服帖，只怕于錘百鍊也是徒然。除非聽話的目的不爲了解與欣賞，而另有作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台勒爵士 (Sir Henry Taylor) 也是一位行政能員，他在談成功秘訣的「政治家」(The Statesman) 一書中說：「不論『養棧』(Sire) 的歌聲多麼悅耳，總不如傾聽的耳朵更能取悅『養棧』的心魂。」一成功而得意的人大概早就發現這技巧。並且還有許多「養棧」喜歡自居魚

話中的好女孩，一開口便有真珠寶石粉紛亂滾。傾聽的耳朵來不及接受，該雙手高擎起盤子來收取「珍重地」把一個個字變成的真珠鑲嵌在筆記本裏，那麼「好女孩」一定還有更大的施與。這種人聽話並不真的聽，不聽更好，只消凝神傾耳。也不需了解，只需擺出一付欣悅飲服的神態，便很足夠。假如已經聽見，了解，而生怕透露心中真情，儘可借一付笨木如豬的表情，「養棧」的心魂也不會過於苛求。

聽人說話，最好効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若要細加注釋，未免瑣細。不過，不求甚解，總該懂得大意。如果自己未得真諦，反一筆抹煞，認爲一切說話都是吹牛拍馬撒謊造謠，那就忘却了說話根本是藝術，並非柴米油鹽類的日用必需品。貴怪人家說話不真實，等於責怪一篇小說不是樁自事實，一幅圖畫不如照相準確。說話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體，一方面襯托顯露身體某部分。我們絕不譴責衣服掩飾真情，歪曲事實，假如赤條條一絲不掛，反惹人駭怪。難道一個人的自我比一個人的身體更多自然美。

誰都知道藝術品的真實，並不指符合事實。亞利斯多德早說過：詩的真實不是更實。大概天生詩人比歷史家多。(詩人——我依照希臘字原義，指創造者。) 而最普遍的創造是說話。夫子「述而不作」，又何嘗述而不作！不過我們看聽故事或是賞鑒其他藝術品，只求「詩的真實」(Poetic truth)，雖然明知是假，甘願信以爲真。珂立支 (Coleridge) 所謂：「情願的停止了不信」(Willing suspense of disbelief)。聽話的時候恰恰相反：「詩的真實」不能滿足我們，渴要知道的是事實。這種心情，恰和利支所說的相反可叫做「不情願的停止了相信」(Unwilling suspense of belief)。同時我們總借用亞利斯多德「必然與可能」(The inevitable and probable) 的原則來推定事實真相。舉幾個簡單的例：假如一位小姐嘆恨道：「唉，我這一頭頭髮真麻煩，恨不得天生是禿子。」誰信以爲真呢！依照「可能與必然」一推知她是某自知有一頭好頭髮。假如有人說：「某人拉我幫他忙，某機關又不肯放，真叫人爲難。」他必定在向某人贊賞，而某機關的位置在動搖，可能他贊賞尚未成功，認真在爲難。假如某要人代表他的負責機關對衆講話，我們依照「必然與可能」的原則，恍然道：「哦！原來確有是事！」假如一個人過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對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嘲諷在內，自己說過幾遍的話，便信以爲真。假如一個人當面稱讚，那更需遠反心願，寧可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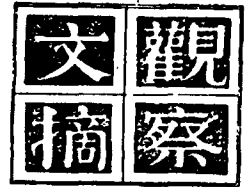
他當然在盡實際責任，說對方期待的話。很可能他看透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個人背後太熱心的稱贊一個無足稱贊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諂媚，準備撈幾個錢再送達那位被贊的人，比面談更入耳沁心；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訓兒子對付冤家的好辦法——過火的稱贊，能激起人家反感。聽話而如此逐句細解，真要做到「一水至清則無魚」了。我們不必過份精明，雖然人人說話，能說話的人和其一切藝術家一般罕有。辭令巧妙，只使我們欽慕「作者」的藝術，而拙劣的言詞，却使我們喜愛了「作者」自己。

說話的藝術愈高，愈增強我們「不情願的不信」，使我們懷疑，甚至恐懼。笨拙的話，像亞當夏娃遮掩下身的幾片樹葉，遮不沒上帝的手，只表示他們的自慚形穢，願在天使面前掩飾醜陋。譬如小孩子的虛偽，哄大人給東西吃，假意問一聲「這是什麼，可以吃麼？」使人失笑，却也使人愛憐。譬如逢到蝦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們不覺同情憫憐，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費力。逢到笨拙的諂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示要好。老實的罵人，往往只爲表示自己如何賢德，並無多少惡意。一個人行爲高尚，品性偉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點偏得人愛。乖巧的人曾說：「你若若要得人愛，少顯露你的美德，多顯露你的過失。」又說：「人情從不原諒一個無情原諒的人。」這般人情，來解釋聽話時的心理，尤爲貼切。我們欲傾羨精巧的言辭，我們同情喜愛言詞笨拙的人。大概說話究竟凡是凡人的藝術，而說話的人是上帝的創造。

(上接十六頁) 未來的行政院長，除非獲得陳氏的支持，將無法避免內閣的短命。

根據憲法作爲解釋，調和未來兩院關係的可能性有二。(一) 仿照英國例，由立法院多數派出組內閣。這一辦法雖與憲法規定立委不得兼任官吏的條文抵觸。但可解釋爲「不得兼事務官，而可以兼政務官」。行政院長，部會長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均爲政務官而非事務官，可以由立委出任。(二) 照憲法上說行政院長等於內閣總理。而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均爲院長所提名。但在五十七條中，規定立法院投不信任票時，行政院長應「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並未規定內閣必須總辭職，亦無說明行政院長是否連本身政務委員身份一併辭去。這樣，行政院長辭職，總可以提副院長或政務委員出任院長，另一方面，辭職的行政院長還可以以政務委員，協助推行原來政策，而整個行政院無須變動，伴隨院長一人進退而已。無論內閣更迭如何頻繁，各部會長不變更，政局也就不會呈不安定現象。





### 從人事上論中國政治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十五期

入存政舉，入亡政息，中國的政治哲學，一向是相信人事重於一切的。

研究政治上的人事，第一是一般的公務員。現在的公務員，我把他們分成五類。一、專門為營私舞弊而從政的。他們作事的目的，根本就是想撈什一。他們無不在貪污，而是想得些政治和經濟上方便的人。上則官邸、汽車、安插些親戚朋友，下則混個名義，穿套制服，藉以避免鄉鎮保甲的敲詐勒索。這些人雖非存心作歹，但究竟也作不出什麼好事情來。三、別無生產能力，謀個機關名義來混飯吃的。收入雖然不敷支出，究竟聊勝於無。這些人固然可憐，但是政府之被批評為無能，他們要負大半責任。四、公務員中，也並非絕無有能力的好人，他們有抱負、有氣節、有幹材、有操守。可惜他們在政府中太稀少了，更可憐的，他們還似乎不斷地繼續在離開。五、最可憐的，是那一大羣老公務員。他們半生從政，奉公守法，雖然沒有什麼影響的功績，但卻是清清白白地靠自己能力來吃飯。現在兩袖清風，別無生路，一早一晚，簽到簽退，辛辛苦苦

的所得，不夠維持他們起碼生活的幾分之幾！

所以有人說，要想改善中國政治，第一要件，是提高公務員的待遇，教大家喫飯喫得飽。但是我認為還有一點，和這個同樣的重要，甚或比這個還重要，就是如何給予他們精神上需要的安慰。喫飯喫不飽，固然是痛苦，功過是非不分，努力工作而毫無見效，卻是更大的痛苦。前者使一般謀生者焦燥，後者卻使一般想作事者灰心。而國家的前途，卻正在這一羣想作事者的身上。所以現在公務員的待遇，雖然低到無可再低，而謀差求事之人，並不因之而減少。可是在很多機關中的幹部人才，十之八九，都是在感覺苦悶，而徬徨思去。且其苦悶的原因，並不一定是他的生活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沒有辦法，祇去提高待遇，不會有什麼用處。

功過是非不分的原因有二：不是長官袒護自己的私私，就是長官藉部下以結納於權要。工作而不見成效的原因有二：不是制度根本與事實脫節，就是因為大官管小事，小官管大事。

大官管小事的例子太多了：一輛汽車的進口，要行政院長來決定；一個飛機坐位的分配，要行轅主任來批准。其他更不必說了。這其中不外三個原因：一、大官應該管的小事，被更大的官管了，自然只好管些其餘的小事。二、他們難作的是大官，然而他們的材具魄力，根本祇夠管管小事情，所以對之尚為起動，而把大事就上推下墜了。三、一輩以察察為明的大大先生們，過份的勇於自信，而怯於用人。他們求治之心過急，不肯化時間來培養能負起責任的幹部，又兼度量太小，不能用才，所以左右能容一輩低能的部下，因此之事非躬親，即一事莫辦。結果則本身愈忙碌，所事愈停頓，指揮愈煩繁，錯誤愈增加，所謂治絲愈繁。這樣的勵精圖治，其治焉可圖乎！

小官管大事的原因，比較簡單，一、制度上層次過多，重責重制，部長要作的，院務事可以為難；省主席通過的，部長科長可以通不過。此其一。二、大官整個的時間和精神，忙於應付，祇是開會、見客、接送、批公事、演說、應酬，已經吃不消——來迎待候且不說——那有工夫再作精密深刻的業務上的探討。所以各部門的政策、計劃、方案等等，內容愈複雜、愈重要，愈是一般科祕先生們的專門把戲。中國政治之被稱為科員政治，正具為這個原故。此其二。

大官管小事的毛病，是使整個機關，習於被動，而變成無比的麻痺。小官管大事的毛病，是主見深、氣量小、無担当、無魄力、喜弄權威、怕負責任、遇事上下推諉，模稜兩可，敷衍因循，避疑擱塞——不知此怎麼能算公事？——大家都整天在公文紙片裏翻筋斗，而使一般有事業心的青年，為看不見他們工作的實效而灰心了。

現在政府中的大員們，無疑的都居着高位太久了。他們中間，並不是沒有想作一番事業的人，但是作大官，一作十多年，從未離開過現代都市，從未接近過窮苦百姓。所見的人，無非逢迎附和的顯赫小人物，所說的事，無非層層呈報的例行公事。他們怎麼能知道事實情形真正的非曲直，怎麼能選能了解現實問題之中心所在？他們的思想生活，已與廣眾的人民隔離，所定的政策，又焉得不與現實脫節？一羣貪污欺騙的官僚們不去談，就是一兩個有抱負有作為的突出人物，他們所定的政策，在理論上，未始說不通，但因為與人民實際生活距離過遠，結果還不是完全失敗？他們的政策，人民祇有接受，那裏管執行時對人民的實際影響如何！壞的祇想到本身自己的利益，好的祇迫逐個人政治上的玄想，對於現實的環境，他們是同樣的麻木。一位作部長的和我說：「我們大

家都麻木了。不麻木，一天都活不下去。今日居高位而向自知其麻木者，有幾人乎，有幾人乎？

作大官太久，還有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人事上派系的形成。我們現在官場上這個派，那個系，那裏有什麼政見上的同異，或者思想上的分歧，還不是完全建立於人事關係上？張三提拔的人是張三派，李四支持的人是李四派。派系一成，傾軋自起。政策上無是事，人事上有偏見，大家不辦事而論人，事情焉得不糟？若使當政的人居要津不太久，引進栽培的人不多，那裏還會形成什麼派系？

現在作大官的，不是不求人，但所求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他們衡量人物的標準不在能力與品格，而在服從與忠實（對他們個人的忠實），而以服從為尤要。（一方面他們要佈置自己的親信，一方面又不大量裁減已有的人員，所以各機關中的人事，總是愈來愈多，此人事之所以浮濫也。）至於所謂氣節之士，或有處有識之人，在今日不但不能見用，且反足以招忌。這個風氣，不能不說是幾個居高位者所造成的。

總上所言，我認為中國目前第一急務，是要更動幾個重要大員（天下那有失掉新陳代謝作用而能生存健全的道理？）。我們需要幾個與民間尚未脫節的大員，我們需要幾個有膽略有氣節的大員，我們需要幾個能負責能授權的大員。前文所說當局之無朝氣，公務員之浮濫，系統派別之對立，公事與現實之脫節等等，幾個老官僚不走，這些現象，是不會消滅的。

### 叢書預約諸君鑒：

「獅土中國」及「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書已印好，現在在裝訂中。一政學罪言一書，現已出版。這三本書在下一期本刊出版時，均可正式出版。要補郵資的，請速補下，詳情請閱上期本刊十九頁，以便將書早日寄上。

# 觀察

· 元 萬 三 售 份 每 ·

日 四 十 二 月 四 年 七 十 三

· 版 出 六 期 星 逢 ·

## 期 九 第



## 卷 四 第

### 專 論

#### 國大評論

#### 再論美國大選

####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儲安平  
費孝通  
陸志韋

#### 辯 論

#### 日本復興問題

劉子健

#### 觀 察

#### 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

觀察記者

#### 通 信

#### 陝北密雲將兩

觀察特約記者

#### 信 通

#### 總統副總統之選

觀察特約記者

#### 信 通

#### 成都四九血案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 週末闢欄

#### 談今天的學生

余才友

#### 文 藝

#### 許勇三的音樂

戴文賽

#### 書 評

####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

樓邦彥

#### 讀者投書

樓廣山的一幕 米本位 心理的獨立  
把學生抓做壯丁 海南島之鐵輪日  
土革問題

####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52432  
電報掛號：590027

#### 訂閱價目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掛：六十七萬元  
(月個三)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郵費：每册三十八萬元  
掛號：每册十七萬元

#### 廣告價目

封面彩色三千萬元  
普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通 半面八百萬

####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互致

#### 定戶注意

讀者如欲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原址，否則無從查復

### 讀者投書

## 棲霞山的一幕

編者先生：棲霞山是南京郊外一塊小地方，除本地農民耕作外，并無多餘可以生產的土地或者可以出賣勞力的工作，生活出路，非常困難。但是近來難民不斷由南京被趕來，山洞住滿了，搭起草棚，日開所賴以生活的唯一辦法是打柴。但因柴山是本地人的，客主之間，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底利益，一方面是靠它吃飯，爭執衝突，常有發生，最近更不幸演了一幕流血慘劇。

三月十六日，難民三人上山打柴，突遭地主方十餘人圍打，難民當被擊倒地，其中有父子兩人傷勢最重，頭部被刀砍寸深，血脈不省。經警察拘辦，雙方願意和解，竟由兇手出食米二十四石，受傷者實得二十石，餘四石作醫藥及調解費（警局、鎮長及代表等分得）。和局初定，局方以所得微薄，堅持送地方法院，雖經難民一再讓步，亦未見允。受傷難民家屬以生活無着，要求全體坐牢，亦遭拒絕。

案子送到法院，一拖再拖。送到法院的輕傷者，（重傷的未送法院）傷口漸癒，等到開庭審訊，法官說：「你們難民對地方上要客氣。你們沒有錢打官司，回去算了。」難民無知，也沒有錢，祇好抱冤回來。在這期間，社教學院學生曾捐款四百八十萬元給重傷難民醫治，尙幸都被治好。現在，難民們沒有辦法再在這裏生活下去了，本月十四日，他們燒掉草棚，決定回鄉，雖然家鄉正是共軍區，他們願意回去當兵。

這是一幕現實的活劇，原來難民到南方來，是希望得到保護，但相反却遭到這

棄和損害。現在兩黨相爭，一方面是爭取人民，一方面却遺棄人民。替政府着想，這樣的政策和措施實值得人憂慮。

劉志鈞上 四月十六日 棲霞山

## 米本位

編者先生：黃帝曾以黍百粒為一尺，那時已將米為量制的標準了。現在通貨膨脹，到了看到法幣就想不要他的光景，我亦仿古，提出將幣制拿來作標準。辦法很簡單：第一，政府發行米券，分「合」「升」「斗」「石」；第二，將無銀的銀行，改為有米的米行，隨時兌現，儲放匯兌業務仍有；第三，譬如說，目前市價，一粒米值一元，量一合或一升米來數一數，得出折合率，一次數過，即老照此兌換，全國照此辦法，諒一個月就可將法幣統統收回，以後不再提「元」，就以「合一」「升」「斗」「石」為單位。

這制度的優點很多，我還未曾致慮到劣點，略舉之：第一，發行米券後，政府僅在發行時印刷一次，不至像現在一印機天天響，物價時時漲，縱出無量數，仍是跟不上！「倘不是用破了，當無須累累添印。第二，銀行改米行後，由各地糧庫換少數食米，以備升斗之民兌現，米商也可同商商一樣在合法利潤下自由經營，事實上，當不會擠兌。我回想當年鈔票新出時，大家因攜帶儲藏方便，曾競相掉換，可以證明。第三，大財主法幣雖多，我相信不會有這許多倉庫，並且會放廢米囤放久了是會變的，所以不怕他們興風作浪，他們在米券過多後，自然祇好投資於生產事業了。第四，倘發行其他換過不換換的紙幣，總歸挽回不了經濟之亂，掉換之初，或許紊亂更甚。倘發行硬幣，則印刷沒有，工程浩大，而此則雖紙張加印，可是有米為保，折扣率也必安定，何況目前社會事實，像房租，黃包車夫要價等等，

都已照米為單位了。第五，米價再也沒有漲與跌：高利貸自動滅跡；第六……一時也想不到許多，望財界大雅君子，博碩之士，羣起研究，而予以「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胡杭生 四月十日

## 心理的獨立

編者先生：這幾天關於積石山探險的一笑劇一已經有很多記述。現在拋開雷諾不說，我們該看看自己能不能做點事情。民國初年蘇文海定並無現代交通工具的便利，却走遍了「我們的」西北，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夠！積石山探險必須完成，這不是什麼做給別人看看和面子問題，而是對國人心理的獨立的一個考驗，讓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積石山弄個明白，從而建立不必依賴外力的自信。自己做的事多起來，才能認清自己的力量，民族的自信才能恢復。

薩本棟博士是個忠厚人。我熟知薩博士主持國立廈門大學八年的治事精神，他是個決不放棄最後一點機會的沉默的工作者。如果無論從那一方面能給他一個機會，他必將同從事此項工作的科學家們克底於成。中央航空公司已經拿出飛機來了，難道竟沒有人響應嗎？

要求學術獨立也好，政治獨立也好，經濟獨立也好，先得相信自己有獨立的力量，並用事實來證實這力量。以往的不說，先從這舉世已知的積石山探險做起吧。

歐陽恩德 四月十日 高雄

編者先生：三月七日傍晚，有胡部一六七旅某連連長帶新兵一連乘車路過咸陽車站，趁天黑人少之際，抓走西北工學院學生許姚二人，當時撕毀學生證，拋掉校徽，並勒令剪髮，為禁止喊叫，施以毒打，經附近小販通知，四工學生多人集於車站，派代表交涉。不料尚在談判之時，該連士兵竟向羣眾開機槍掃射，發彈百餘。

## 海南島之鐵輪日

編者先生：我國以海南島之鐵輪日，不知是何用心。鐵是軍器工業要品，昔漢治萍與東北鐵礦輸日，日人即用之以製軍械與機器，而增加其軍事上與經濟上優華之能力。前軍可鑿，豈可再蹈覆轍？

徐平 四月十四日 咸陽

編者先生：最近讀報看到許多討論土地改革的意見，似乎土地改革今天又被入器重了。有一位先生在世界日報的社論中大聲疾呼說，想快實行土革，等到沒有土地時就後悔不及了。大公報十七日社論也有一篇「如何實行土地改革」的文章，要點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為農民利益着想」，「使地主從事勞作」，「土改應配合耕者治其村相輔而行」。言者諄諄，而聽者渺渺。在根本上就腐化了政府的活潑不均地權，要他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平均地權，談何容易！一句話，現在要封建買辦的地主豪紳階級來實行土改，豈不等於要他們的命麼？

鐵生 四月十七日 北平

## 土革問題

## 把學生抓做壯丁

編者先生：三月七日傍晚，有胡部一六七旅某連連長帶新兵一連乘車路過咸陽車站，趁天黑人少之際，抓走西北工學院學生許姚二人，當時撕毀學生證，拋掉校徽，並勒令剪髮，為禁止喊叫，施以毒打，經附近小販通知，四工學生多人集於車站，派代表交涉。不料尚在談判之時，該連士兵竟向羣眾開機槍掃射，發彈百餘。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名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陸志韋：燕京大學教授  
 劉子健：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研究員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 國大評論

## 一、訓政問題

儲安平

這次國大開會的情形很糟，糟到連國民黨的黨報都不得不出而指責。據我們所看到的京、滬、津各地報紙所載有關國大開會場情形的記載，字裏行間，大都含諷帶譏，印象不好。有人認為國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開會，會場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難望理想，這是第一次的民主學習，大家應將期望的尺度放寬一點。不過我們應當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樣也有一個不像樣的限度，在限度以內，大家可以原諒，超過了某種限度，便使人難於默視。像這樣一個二千多人的會議，要希望每一議事，每一發言，都按規矩，有條有理，自然未免求之過高。但是動輒起噓，隨便喊打，亦未免失之過份。國大代表來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們亦不能希望每個代表的發言禮貌，都能符合水準，但報載居然有人高喊「媽他民的主」，則未免相去更遠。本人目睹會場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氣之徒，直奔講壇，若無職員勸解，定必扭成一團，偌大一個會場，東一簇，西一簇，亂哄哄，氣沖沖，儘管主席嘶啞喉嚨，要求維持秩序，可是無人理會，一片喧囂，一團亂糟，使我們這些旁聽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簡直無感可想。我們細加分析，造成這種不體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識問題，一部分是修養問題；而兩者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教育問題。就知識言，本人親耳聽到一個代表發言，謂「國大有修改憲法之權，如其我們這次不修改憲法，就是我們沒有盡我們的責任」。此種邏輯，不知何來。修憲之案，均須三讀通過，舉行二讀會時，有一位代表大嚷，說上次業已通過，（所謂「上次」，實際上是一讀會。）為什麼還要討論？有人告訴他議案須經三讀，始能通過，這位代表還是不服。國大代表，不遠千里，進京開會，而不肯在事前稍為補充自己的知識，嚴格言之，可謂有虧職守。就修養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講理，喜歡打的朋友何必競選國大代表？要講理就得聽反對的意見，不願意聽反對的意見的人何必競選國大代表？民主國家的會議代表，都應具有某種水準以上的教育素質。我們應維持這種水準，我們應提高代表的素質以符合這種水準，我們不應降低這種水準來遷就代表的素質！

這次國大開會之糟，業已衆口一辭。但是大家都在議論國大代表的品質，而很少有人追究這一個失敗的國大的責任應由誰負。本人認為這次國大開會情形如此之糟，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國大代表所負的責任小，二十年實行訓政的國民黨應負的責任大。議會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議員的素質如何；議員的素質如何又得看選民的素質如何以及國家政治上的風氣如何。選民的素質高，產生出來的代表的素質自然也跟着高；國家在政治上的風氣好，選舉的成績自然也跟着好。國民黨訓政前後二十年。經過這二十年，本來是三十歲的人，現在已經五十歲了；本來二十歲的人，現在四十歲了；本來是十歲的孩子，現在也變成三十歲的人了；至於三十歲以下，現在已經五十歲了；本來二十歲的人，現在四十歲了；本來是十歲的孩子，現在也變成三十歲的人了。大多數都是在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公民，這些選民與競選人的素質的高下，不能不說與二十年來國民黨訓政的成績無關。當初中山先生遺教，認為「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生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所以訓政的目的，即在訓練人民如何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然而我們現在從國大的選舉以及這次國大開會的情形來看，國民黨訓政二十年的成績究竟在什麼地方？衆所周知，這次國大和立委的選舉，弊端百出，弄到發生命案、選官被控、絕食抬棺，笑話之多，開中外古今紀錄。選舉的成績如此，國民黨對於這二十年來「訓政」的這段歷史，何以交代？再說代表素質，今日國大代表的素質，難道都是理想的嗎？難道都够得上國家的水準嗎？假如國內還有素質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質更好的公民無法產生，因之使國家的政治水準得以隨之提高？國民黨對於此點，有何自解？我們很坦白的說，從這次國大選舉和國大開會情形來論，國民黨二十年的訓政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國民黨要有勇氣，對於這點應當坦白承

認。也許他們看到這二十幾天來國大的情形，內心裏也在愧慚。但慚愧是消極的。過去的雖然過去了，假如國民黨能夠從過去的失敗中得到一種教訓，則過去的失敗猶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失敗。行憲以後，實際上掌握權力的黨還是國民黨，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拿出良心來，拿出勇氣來，全盤改變作風，真正替國家做點事情。祇有以國家為第一，才能大公無私；祇有大公無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祇有有成就的人、團體、黨派，才能在這時代的洪流中立脚！

## 二、總統問題

關於總統問題，我們要分幾點來討論。

一、在現實政治裏，第一任總統是蔣主席，幾乎成爲一個不移之局。四月四日蔣主席正式表示不願出任總統，一筆驚人，於是各方揣測叢生，有的認爲這是一種姿態，有的認爲這是一種消極的表示。據我們所知，蔣主席這一着絕對不是一種「姿態」，這也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種最積極的做法。這是一着棋，一種政策，絕不是「姿態」，而是一種「決定」。何以言之？原來在政協時代，大家制憲，都以蔣主席爲對象，想用各種方法來限制他的權力，因爲當初大家假定，將來的總統一定是蔣主席。蔣主席宣佈不出任總統，這是一種戰略，企圖使圍撲他的人撲了一個空。據說這是蔣主席在姑蘇靜思以後的決定。蔣主席是喜歡負責任的人，憲法給總統的權力加上種種限制，這一點，就蔣主席的性格來說，是他受不了的。同時，至少在蔣主席看來，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須由他來主持，總統既無權，他祇好改任有權的職位，這就是早在一個月以前，本刊四卷四期所載蔣主席可能不做總統，改長行政院這一報告的根據。所以，不做總統做行政院長，絕不是消極的表示，而是十分積極的決定。無奈國民黨的黨人不了解他這一政策，這一謀略，還是哭哭啼啼的認爲要是他們的蔣總裁不出任總統，他們的黨就完了。聽說蔣主席這次非常生氣，認爲他的黨人不但不幫他的忙，甚至還不能瞭解他。但是結果呢，各種實際形勢，仍然要求非由蔣主席出任總統不可，而其救濟的辦法是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總統以非常的大權。蔣主席不願出任總統，本來是爲了總統的權力太小，現在「權力」的問題既然有了補救辦法，蔣主席自然可以「俯順輿情」，出任總統了。這就是這次總統之選所生的曲折的一個最客觀最正確的分析。而在這個分析之中，我們應可得到一個結論：蔣主席不擬出任總統，改長行政院，這多少還近於「人遷就制度」的精神；現在，爲了要蔣主席出任總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以大權，則就又走着「制度遷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說，現在中國，除了蔣主席，還有什麼人可以出任總統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着兩個問題：一、在現實的國民政府政局裏，還有那一個入能有像蔣主席所有的那種通籌全局的權力呢？二、競選就是一種比賽，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Challenge）。現在有那一個入敢起而與蔣主席挑戰（競選

）呢？（陪選另作別論）由這兩個問題，引起了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這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進而研究的，即爲什麼在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裏，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除了蔣主席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在聲望和權力方面，可以勉強和蔣主席併與並列的地位呢？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政局有一種籠統的印象，認爲當局御人，常採「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辦法。我們看，在黨務和教育方面，這一面有一個陳立夫，那一面就有一個朱家驊；財政經濟方面，這一面有一個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個宋子文；軍事方面，這一面有一個何應欽，那一面就有一個陳誠；派系方面，這面有一個CC，那面就有一個政學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種均勢的局面，大家都環繞着一個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個全國性的領袖人物。這種情形，據我們所能了解的，對於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實在是一種基本的、十分嚴重的缺陷。因爲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全國性的領袖必不能僅限於一人。所以我們看，在英國，保守黨有保守黨的黨魁，工黨有工黨的黨魁，兩個黨魁在個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國家的活動中，都能保持獨立的地位，所以一旦邱吉爾內閣垮台，艾德禮也一樣能起而組閣，掌握國家的大舵。在美國，現在正忙大選，我們看，共和黨、民主黨、第三黨，都各擁有一全國性的領袖，一旦事勢需要，均可起而執政。假如一個國家，祇有一個領袖，或者祇容許產生一個領袖，這種國家絕對不條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現在蔣主席業已當選爲總統，我們希望以後政府當局，能多替國家培養幾個政治領袖，特別是反對派的領袖。

第三、純粹從政治制度着眼，這次我們選舉總統，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兩字是因爲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適當的字眼。總統選舉法裏雖然規定可以自由簽署提名，實際上那是給無黨派的獨立人士一種機會，以便沒有黨籍的獨立人士亦可競選總統，至於政黨方面，按照各國通例，其候選人仍應由政黨提出。這次國民黨沒有提總統候選人，由簽署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也沒有發表競選演說，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是，國民黨裏竟有兩個人出來競選總統。這算什麼一回會事呢？我們學政治學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解釋。而尤其妙的是，居正最初表示競選總統，其後又說不競選了。不競選，且罷了，還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余不揣庸朽，偶聽朋友勸告，出而競選總統。嗣經記者圍繞，率作片面談話，雖曰吹笙引鳳，讖者已竊笑矣。茲幸經本黨全會深切研究，鄭重決議，一致懇請總裁出而應選爲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輿論既有所歸，謹論衷於一是，余身爲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言說，以消觀聽。」讀了這個聲明，簡直使文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居氏身爲司法院院長多年，總統之選，何等鄭重，而忽說忽不競，真是使人迷惑；而結果呢，讀者也許不免要捧腹大笑，因爲居氏仍舊是競選了！從這件事，我們可以說一句話：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隨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對於政府失望！

第四、這次參加國大的政黨，除國民黨以外，還有青年黨和民社黨。這兩

個黨這次都沒有參加競選總統，這也是奇怪的事情。組織政黨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權俾可實現本黨的政策耳。競選總統，本黨不提候選人，而去支持他黨的領袖，政黨史上，事不多見。去年四月，國、民、青三黨共同執政，共同擁戴蔣主席，是猶可說，現在行憲，三黨各自獨立，法理上的立場已變，那還能承襲三黨共同執政時代的作風？會琦還要發表聲明，說什麼總統要具五個基本標準，五個附帶條件，真可謂「其臭不可聞也」。假如這批臭蟲都趕不出中國的政治舞台，請問中國的政治那有清明進步的一天？

### 三、副總統問題

第一、關於副總統，國民黨一黨有四位候選人，其不合理，正如國民黨一黨有二人競選總統一樣，已詳前論，此處不贅。嚴格言之，國民黨應當祇提一個人出來競選副總統，現在攜起不管，聽他們去自由競爭，無非顧全事實。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政治，一切還是以顧全事實為主，以顧全制度為次。在這種政治作風之下，還談得上什麼實行「憲政」！

第二、關於選舉副總統，在國大代表之間，我們最容易聽到的一種論調是：「糟糕，這幾位候選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選了那一個好呢？」我們願意告訴代表諸君：「你們錯了！人民選舉你們，是委託你們，要你們替他們挑選一個最好的副總統，你們不應當從『朋友交情』的觀點來作投票取捨的標準。你們這種話，初聽好像沒有什麼，細加研究，就十分嚴重，因為這牽涉到你們對於『代表』職責有無基本的認識了。」

### 四、憲法問題

第一、國大開，就有許多代表要求修改憲法。憲法不應修改，此處不談，而會場上所以鬧得如此一團糟，歸根結底，還是吃了憲法一百七十四條的漏洞的虧，憲法一百七十四條文云：

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得決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右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議決之修憲案，應於國民大會召開之前半年公告之，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國人注意，有充分討論之時間，並使國大代表及政府當局都能明白一般輿論的背向。但是同條第一款為什麼不作同樣的規定呢？這是一個漏洞。憲法是國家大法，絕大多數的公民沒有機會表示意見，由二三千個代表一下子便可隨便修憲，這是很危險的。假如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也規定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所提議的修憲案，應於國大召開前半年公

布，至少這次國大召開後，便不致因修憲問題弄得「滿屋皆喧」了！

第二、政協時代，按照張君勱的主張，將四權散佈於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權，是謂國民大會，即所謂有形之國大為無形之國大。其後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会，堅決反對，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終於安協，保持國民大會之形式，而減削其權力，使其職權僅限於（一）選舉總統副總統，（二）罷免總統副總統，（三）修改憲法，（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這次國大召開，總統副總統尚未選出，第二款「罷免」一項自然談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複決立法院的修憲案也談不到；憲法尚未實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見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務，乃在選舉總統副總統；除了選舉總統副總統外，並無其他權力。但國大代表，不甘寂寞，一開會就要求討論國事，聽取施政報告。從法理上的立場言之，凡此皆與憲法規定不合；在憲法的條文中，國大代表並無此種權力。政府當局宣稱，此次召開國大，即為行憲之始，而不料國大開，國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壞憲法的行為，同時政府居然接受國大代表的要求，各部會首長一一到會報告施政，亦即不管政府也跟在國大代表的後面，從事破壞憲法。所以這次的國民大會，在政府的原意，也許視為行憲之始，而事實上，這次的國民大會，却變成為毀憲之始，國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卻導致毀憲，這一點是使一切愛護憲法的公民，都引為遺憾的。

第三、國大代表要求修改憲法，主要的動機是認為國大的職權太小，要設法增加國大的權力。就人情言，他們這種心理我們是極能瞭解的。可惜國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們祇站在「國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國大，而沒有從整個國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國大。為歐美民主國家上下議院所有的種種職權和權力，在現行憲法上，已分由監察立法兩院行使，無需再半空中殺出一個國民大會來分權。這個國民大會，在現行憲法中，本來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為什麼有這個組織呢？最初因為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有「國民大會」這一名目。張君勱主張人民直接行使四權，即稱之為「國民大會」，其實，人民行使四權，就是人民行使四權，直截了當，還叫什麼國民大會不國民大會呢？這無非是為了顧到國民黨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國民大會」這一個名稱。後來因為國民黨六屆二中全会反對，故仍使國民大會變為有形，而改變了它的職權。這就是現在「國民大會」的來歷。現在許多人，包括國民黨和政府裏的開明份子，想來想去，還是張君勱的辦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國大為無形，認為國民大會是不需要的。這次國大代表的選舉，已在憲法頒佈之後，既然競選國大代表，理應對於國大代表的權力，有一瞭解。假如認為國大代表的權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權力，則當初為什麼不去競選立委，而却競選國大代表？在國家的整個制度中，國民大會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不站在國家整個制度的角度來看，却僅僅站在自身權力的角度來看，鬧着要增加國大職權，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國大通過了一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理由是現在是一個「戡

「亂」時期，應當給予總統以非常的權力。我們對於這種理論，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算不算憲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認為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是憲法的一部分（四月十九日王世杰在國民大會上解釋，謂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是一種憲法的補充條文，既稱為憲法的神充條文，當然也就構成憲法的一部分）則我們認為：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這個根本大法理應籠罩到一個國家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的一切統治的原則，決不能說，這部憲法，平時可行，戰時不可行。美國在最近三十年中，兩次參加世界大戰，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到戰時，美國憲法便要增加補充條文，授總統以特殊的權力。假如認為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不是憲法的一部分，則為什麼要由國民大會通過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歐美各國在非常時期，雖亦有授行政首領以若干特權，但此種權力，均由立法機關所賦予，國民大會非立法機關，由國民大會來授行政首領，於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動員戡亂。我們現在即從政

# 再論美國大選

費孝通

四月開始後，關於美國大選的重要消息，可以在普通報紙上看得的有下列幾項：

七日訊：華萊士在印度安納州競選運動遭受暴力威脅。包括退伍軍人二千人之羣衆，曾企圖衝入華氏預定出席演講之演講廳。鬥爭中，華氏工作人員三人受傷。

八日訊：威斯康星州共和黨預選會結果，司徒森得代表十九人，麥克阿瑟得八人，杜威一無所得。

十日訊：杜魯門與艾森豪晤談，並未談及政治問題，艾帥重申其立場：渠已決心不作總統候選人。

十一日訊：華萊士在芝加哥演說，第三黨已有極大的進展，它的繼續增加的力量，把恐懼扔到反動派的帳營裏。

十一日訊：美十三州民主黨負責人集會後表示一致「衷心」支持杜魯門並籲請南部諸州民主黨人亦支持杜氏。

十二日訊：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若美國大選在今日舉行，杜威，麥克阿瑟，范登堡，司徒森均可擊敗杜魯門。

十二日訊：今日爲杜魯門進入白宮三周年，渠宣布接受提名爲總統候選人，惟民主黨內拒絕支持杜魯門者爲數不少。總統未因目前個人政治生涯之艱難而失眠，惟此非表示渠不憤憂慮。

十三日訊：莫斯科電台廣播，攻擊艾森豪說，這位戰時盟軍最高統帥是反動派，是右翼的民主份子。美共和黨推他作總統，是想繼續美國的侵略外交政策。克里姆林宮首次對艾森豪的批評無疑的蘇聯領袖對美總統選担者心。

這些消息表示下列幾個趨勢：

府的立場來說，則我們認爲，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團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質（nature）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祇是「匪」的數目的多或少，「匪」的組織的鬆或嚴，至於政府出兵剿「匪」這一行為，其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麼「臨時條款」，授總統以非常之權，則豈不是將來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去圍剿湖匪時，也須增加什麼「臨時條款」，授總統以大權嗎？要是這樣，則我們的國家也就永遠沒有回復到平時的可能，我們的憲政也永遠不能走上正軌了。所以就純粹的法理立場，增加「動員戡亂時期條例」，其理不通。（三）中國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來推動，使這個國家進入於法治境界。要講法治，即須儘量使制度法律化，人遵就制度，不要制度遷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權。假如我們隨隨便便，今天一個特殊條款，明天一個特殊法律，這樣下去，我們永遠不能達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們認爲國民大會通過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都和憲政的精神不符。 四月二十一日

一、華萊士的第三黨在繼續壯大中，它的勢力已經侵入中部保守勢力強大的陣地，反對他的人已經不能不放棄民主手段和他爭抗，而採取了卑鄙的「打手」策略。「打手」策略必然會刺激中立人士，增加對保守勢力的憎惡，增加華氏的聲勢。

二、共和黨推舉麥克阿瑟來統一特種利益的陣容，在麥氏基本區的威斯康星州已告失敗。普通共和黨員並不願批准「戰爭」，而傾向於以威爾基第二自居的司徒森。

三、民主黨陷入苦惱，還想不出對策。杜魯門聲望日落，但是除了杜魯門，還是找不出更強的王牌。黨內分化依舊存在，北方民主黨的進步勢力和南方民主黨的保守勢力尚沒有回絕象徵。

四、這些消息中的一個謎是艾森豪這個角色。莫斯科廣播挑定這屢次申明不願競選的人物來打擊，表面上看去似乎是無的放矢，但是克里姆林宮放出來的箭頭却又常常是浪費的。杜艾會晤內容如何，局外人自難推測，但既然否認和政治有關，又重申無意競選，其中必有文章。

今天接到三月十三日出版的「民族」周刊，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 Dale Kramer 的「民主黨內日增的反叛」和該刊主編 Freda Kirtley 的「寄語華萊士」，對於第四點裏所提到的這個謎找到了一點來蹤和去跡。民族周刊對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一向是反對的。反對的理由是在：黨內鶻蚌相等，給敵黨的漁翁坐收其利，會把美國政權推入反動勢力的掌握之中。他們是在手段上批

評華萊士，認為不如以華氏的力量去壓迫民主黨重返羅斯福路線，不宜獨立競選，分裂進步勢力。這兩篇文章的立場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是三個月來事實的演進，使他們認為杜魯門的重選機會已經近於絕望，所以提出了一定要是杜魯門麼？」(Must It Be Truman?)的問題來了。

杜魯門泛海回來，看到華萊士的聲勢洶洶，自然不免一肚子的氣，氣得使他很有一點沈不住了。他光是說華萊士應當到他(華氏)喜歡的國家去，可惜的是華萊士最喜歡的國家却是美國。杜魯門雖是總統，但不比其他國家的總統，不能包辦全國人民的意見，眼看美國人民中喜歡華萊士的一天多一天。「槍斃華萊士」的急話也有人說出來了，但是在美國人民還消化不了法西斯主義時，這種話，不要說是行動，已經够給華萊士多拉幾張票子了。杜魯門晚上儘管還能安睡，但是白天似乎記心也已不太好了。在向國會聲明從來沒有想調解過中國內戰，建議過聯合政府這一套時，顯然是犯了健忘症。一個人在政治上走下坡路時確會左右失據，愈做愈危險的。

杜魯門儘可下了最大決心再也不理這討厭的Hanz。問題却是在民主黨：爲了和華萊士鬥氣而偏偏支持杜魯門終於在大選裏慘敗呢，還是另外想想法子呢？政治裏諷意氣固然有，但也不是常軌，常軌却是成敗第一，那是說考慮力量。

杜魯門在民主黨裏既已開罪了左右兩翼，中間勢力如果硬是支持他，他還有一點希望。中間勢力包括反對華萊士的自由主義者的ADA(民主行動會)和CIO(工業協會)。可是最近ADA在二月裏的大會中對大選事決定了不作硬性規定；CIO的主席滿瑞表示並無支持杜魯門之意——這兩方面也對杜魯門抽退了。因之一般看法是：杜氏休矣。

杜魯門既已休矣，民主黨挑誰出來競選呢？艾森豪的名字於是又被人提出來了。這位卸下戎裝出長最高學府的文武全才和這次大選似乎脫不了干係。先是共和黨要徵他出來。他堂堂的發出了一個軍人不宜從政的聲明。這聲明細想來是怪有意思的。艾帥不願入主白宮，儘管留在學府裏好了，爲什麼要拖出這個軍人不宜從政的大題目呢？這不能不使人想到另外兩位大帥，麥馬爾將來了。我不知道這他是否包含「大家不競選」的警告。據說艾帥並非真的不熱中，他不願接受共和黨的提名是受了馬帥的勸告。後來他又向發表他的聲明的New Hampshire報紙表示，他嫌共和黨太保守，不够味兒。這是留一筆文章在後面做的意思。這是說，如果馬帥同意要他作民主黨候選人則還是有商量餘地的。至於他怎樣吞下自己放出軍人不宜從政的話，那是技術上的枝節問題。

艾帥可能在民主黨裏抵得住華萊士的。據說艾帥競選的呼聲最早是發生在兩年前勞工的圈子裏。CIO的滿瑞請他去演講之後才有這種運動。密歇根州的Snowsall會表示支持艾帥，而他所代表的區域正是華萊士的一個根據地。民主黨想在華萊士手上搶回一些選票，其勢不能不借重艾帥。南方保守勢力對艾帥印象也不錯。田納西的議員Tom Murray反對杜魯門而支持艾帥。至

於羅斯福夫人等一流自稱爲自由主義者對這位反蘇的將軍更不會不擁護。這是客觀形勢，客觀形勢決定局面的力量顯然比主觀的飾詞重要得多。——這也許是克里姆林宮不能不有一點担心的原因。

民族周刊所代表的是居中偏左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還在想把華萊士弄回來。「寄語華萊士」一文中就充分表示了這種主張。作者說：「有很多理由使我相信重新合作的機會最好是要華萊士自己發動。正因為他已表現出力量可以擊敗他的舊黨，他把握住了足以重振民主黨政策的特有地位。不論他個人的雄心怎樣大，華萊士先生在進步勢力中太重要了，不應祇以阻礙杜魯門爲滿足。他必須相信他還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因爲世界局面及他自己的反叛所形成的形勢中已經證明祇有他才能幫忙實現政治陣線的基本重組。」

「華萊士既握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可以表示他的力量。如果他利用他現有的槓桿去和民主黨幹部的主要自由分子協商共同支持一個比杜魯門爲進步的候選人，他自己退出這場競爭，他的領袖地位將比給塔虎脫或杜威一個被選機會將要高的多。」

這段話底裏有幾個假定：一是華萊士第三黨是沒有機會勝利的，二是如果華萊士固執會分裂民主黨，所以他的行動對美國進步趨勢是消極的，三是華萊士的競選祇給共和黨造機會。從這三個假定上看去，華萊士在表現了他的力量之後，可以回來影響民主黨的政策，支持出一個進步的候選人了。如果華萊士回到民主黨陣線裏，下一屆總統屬於民主黨的機會是很大的了。

華萊士怎樣呢？我不知道。但是上述三個假定能否成立是遺成問題的。現在離開七月裏決定各黨候選人的時候還有三個月，這近一百天裏華萊士的力量還能長到多少大，我們也不易估計。據說現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形勢。如果杜魯門天天吵戰爭，華爾街的大老闆還是這樣發瘋，三個月之後，華萊士的聲望可能更高，他甚至可以用總統候選人資格回到民主黨裏來了。如果他堅持第三黨獨立競選，到十一月初才大選，他還有半年的時間。這半年的時間誰能保證他不能再獲得三分天下之中的另一份呢？祇要華萊士的聲望在漲價，他沒有理由半途而廢的用他的力量去爭取一個杜魯門以外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華萊士聲望會不會增加呢？這要看杜魯門對他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說是一主戰派一攪出來的。美國人民生活好，生命值得留戀，對於戰爭是不會不厭惡的。祇要戰爭空氣濃，而仗又打不起來，華萊士的地位也必然愈漲愈高。事實上，主張戰爭的集團雖然一時收不下落來。今後半年裏大概還是曠得兇，而逼着無數親和情人去投和平票。

依我在「爐邊天下」裏的分析，美國政治正在走上英國的形式，保守和進步兩種勢力，將要分成兩個主要政黨。這個過程是否在這次大選裏完成，我不敢項測，但是從趨勢上看，這是一件日形顯著的事實。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說的是，在進步勢力方面，因華萊士的堅決和努力，已經有了行動的基礎，第三黨。而另一端，却還在矛盾和分裂中得不到一致。杜魯門快完了，麥克阿瑟透不出來，大家眼睛看着艾森豪。艾森豪能作爲保守勢力的統一象徵麼？我還懷疑。

四月十六日於清華勝因院



# 目前所需要文字改革

陸志韋

——四月七號跟北平師範學院學生談話——

上一回，我在這裏談到現在中國教育上的基本問題。我說的是：中國的唸書人，亘古以來，頭一樣會給皇上統治老百姓，其次是自己用文字發發牢騷，應酬人情。至於老百姓，根本就不需要唸書，也根本不願意唸書。直到現在，他們要的是生產資本，生產技能，不是方塊字。他們要的，我們唸書人拿不出來。

前幾天，又有人在北平市參議會提了個議案，要想法子減除文盲。這原是好意。唸書人還敢想當領袖，想必是他假定我們在文字上有技術，並且有熱心領導羣衆了。可是我們能做點什麼呢？開幾個識字班，宣傳班吧，就算有這筆經費，全北平城儘做也做不到萬數來個學生。因為我們能給的，不論內容、方法、文字，他們都不歡迎。

我看我們把自己認識的幾個方塊字看得太有用了，太神秘了。其實就在文字上，我們也沒學到夠做領袖的本事。今天我把我教育上的基本問題先擱在一邊。假定我們要想掃除文盲，我們是有心在文字上指導老百姓的，我們首先得問自己是文盲不是。

就我個人說，我得坦白的承認自己還是半個文盲。我頂多只能說知道一點士大夫的「文」。中文、外國文、我還可以對付，可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他們的「文」，我就知道得太少了。他們要雞子，我們給石頭子。單我個人是這樣，倒沒多大關係。要是大多數的文人全都是這樣，都是自己主要筆翰，轉轉文，儘是在唸書人的小範圍裏轉，你寫了我唸，我宣傳，你被宣傳，一輩子是寫不出一個道理來。白話運動的老前輩，道三十年來，說的是什麼白話，寫的什麼白話？國語教科書是什麼樣子的國語教科書呢？提倡平民教育的，儘囑咐大眾文學的，他們說的、寫的，是給誰享受的呢？不還是給你，給我，給這一輩已經認識方塊字的人麼？問題太嚴重了。

基本教育的內容該是個什麼樣子，大眾文學該說哪種的大眾能聽的話，這一類的問題我不能回答。我單想講點語言文字的形式跟技巧。這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他。第一得問我們該用什麼詞彙，什麼文法。第二得問寫什麼形狀的字。用方塊字，還是用別的體，比方拼音文字什麼的呢？

我先說第二方面，只能大略的說說，因為我不願意多說，也不敢多說。我看，漢字是適當的教育工具不是，這問題不只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人才應當研究的。不論是主張民主的，共產的，甚至於軍閥獨裁的，要想在中國的土地上扎住根，非得講究教育的工具不可。我個人有我的信仰，說出來像是武斷的，

不科學的，可是今天我沒工夫說明這個理論的來源。所說的，只算是一個人的信條，信不信由你。

第一，用漢字推行民主教育太不容易了。就一般人的經濟能力看起來，六年義務教育的期限實在太長。何況這六年之中，所教的差不多只是幾個漢字。別管是公民，是史地，名目好聽，內容還是漢字，還是搖頭幌腦的唸。六年以後，背熟了那些漢字，還是不能寫封長信，看張報紙。這失敗雖然不能全歸在漢字頭上，可是漢字也得負大部分的責任。

第二，用漢字不用跟中國的統一不統一沒關係。不錯，秦始皇的政治統一靠的是漢字，可是現在中國的統一，要是光靠漢字，中國早就分裂了。

第三，拿漢字寫的古文學從前只有少數人能欣賞，以後也只好遺讓少數人欣賞。古文學有能翻成白話的，比如孔子、墨子的教訓。也有不能翻成白話的，比如詩經、杜詩。像後頭這一類的，老百姓得自己從新創造。那倒不限定用那一種字體了。

第四，漢語確實能用拼音文字寫下來。有些個人只問拼音文字需要不需要，可從不研究他的可能不可能。一件事儘管是急要的，可是做不成，那不是白着急麼？我準知道國語能用拼音文字寫下來。國語成，別的方言更成了。因為國語的語音很簡單，所以同音的單音詞也很多。國語要是能用拼音文字寫，廣東話就更成了。

第五，國語的拼音文字非得用四聲符號不可。我並不主張每一個字都得加上符號。不過在原則上，我們得先肯定四聲符號是漢語拼音的基本條件，然後再研究在那種地方可以把符號省下去，可萬不可以先肯定符號的不需要，然後零零碎碎的，偷偷摸摸的，一個一個的往上添。比如「買」跟「賣」得要兩種寫法，大家都承認，可是普通白話裏，得用四聲符號分別意義的例子還多着哩。我以為教會羅馬字跟拉丁化都不能當做民主教育的工具。這兩樣只能教人民受宣傳，還不能教他們自由發表意思。

以上是關於文字形式的話，該拼音不該拼音。這雖然是基本問題，我們反倒不敢多討論。多說也沒有用，因為我們沒機會試驗去。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得用方塊字，用他辦農村教育；也用他寫小說寫新詩。

我先申明，我不反對文言文。要是有人還能寫像「左傳」「莊子」那個樣子的散文，杜甫那個樣子的七律，我們在琉璃廠掛上，我一定大恭維他。這是屬於古玩一類的東西，當然假古玩不如真古玩好。可是今天我光講白話文。

用漢字寫國語，不是通行快三十年了麼？小學教科書裏難道沒有白話方塊字麼？還「改革」什麼呢？我要說的，不是簡單筆字之類。把「奮鬥」寫成「奮抖」，那個也就是長旗袍剪成短旗袍罷了。我也不想講「他她牠」，那不過像裹小脚的戴上烟筒帽罷了。

我們的大毛病倒是極容易診斷出來的。病根在乎寫白話的人不寫白話。爲什麼不寫白話呢？有人不知道白話是什麼。有人知道了，可不敢寫，因爲讓新八股給嚇住了。這些年來，我們只能在小範圍之內罵罵街，湊湊趣。

白話運動剛開頭就犯了兩個大錯。頭一個是錯認文言是古白話。這一點證據也沒有。全部「詩經」就沒有一首真正的白話詩。古散文裏頭，偶然來上幾句白話，倒是有的。也有比較接近白話的，比如宋朝的語錄，跟元朝的上諭。還有文言白話參合得亂七八糟的，比如北曲的道白是古官話，崑曲的丑白是蘇州話，其餘的曲文就不成話了。再舉登一點的，「九尾龜」裏的妓女說蘇州話，老舍小說裏的人物說北京話，可是敘事寫景就够不上純粹白話的資格。我們認識不够。肚子裏又塞滿了臭方塊字，一不小心，嘔吐了一地，把白話文給糟塌了，讓人惡心。有些人管輕輕一點的教文叫白話文。只要典故不太多的，中學生唸得懂的，就可以選成「白話文」的教材。還有人自己做文章，光把「之乎哉也」改成「的了的嗎」，時務策論搖身一變，也居然就是新文學了。

我們爲什麼老是檢垃圾堆呢？因爲同時又犯了第二種錯誤。老百姓的話我們嫌他太寒酸，太囉嗦，太「貧乏」。他們連「貧乏」兩個字都說不上口，多麼可憐呀！換句話說，我們根本瞧不起白話。北平人說話，句法跟詞彙，「貧乏」到那種程度呢？有誰做過記錄沒有？統計過沒有？沒有。

先說句法。老太太說話不如西洋博士，當然囉。教授們在課堂上咬文嚼字，最喜歡說複式的句子，比如「你要是來（吶），我等你」。「你就是來，也太晚了」。「除非你來，沒有辦法了」。「你既然來了，……」。老太太們說的只能開門七件事。真的，一整天，一星期，都用不着一句那種複式的句子。可是問題不在乎他們在短時期裏說這個樣子的話不說。問題在乎他們會說不會。我們說了，他們懂不懂。滿懂。沒有不懂的。只要你說的是國語，不是上海國語，或者是欽定教科書裏的國語。你要是說「你如果來」，他們可不懂了。

一個人說話，只要會用這幾套複句的格式，什麼深奧的道理，不論科學、哲學、文學，就全都說得，寫得清清楚楚了。要是人家還不能懂，那是因爲內容太複雜，太新鮮了，跟語法的太囉嗦，太寒酸沒有關係。老百姓的句法並不「貧乏」。

詞彙呢？老百姓能說的字眼够使不够呢？北平人說「貧嘴」，就是嫌人說的字眼太多。「三個京油子說不過衝嘴子」，兩邊都可以是文盲。大教授們的詞彙，特別在像我們在南方生長，用國語讀書的人，才真是「貧乏」了。

照老規矩，我們把文言文的字眼分成兩類，叫做虛字跟實字。老百姓說話不缺乏虛字。北平話的單音詞差不多有三千，裏頭倒有多半是虛字。單音動詞

跟形容詞就有一千四百，我們一輩子也不用不盡他。實字有時候不够用，因爲環境的簡單。晚上過警察局的，就「不用不著說「警察局」。這幾年來，可都學會了說「司令部」「合作社」了。這一類的名詞學起來真是容易，就學他幾萬個也滿不費勁。大飯莊的夥計能說一套專門名詞，像開機關槍似的，何況現在又加上英法大餐呢。總而言之，單就字面上說，我們能教給老百姓的，他們一學就會。他們能教給我們的，我們根本就覺得太寒酸，我們自己不嫌太「貧乏」。比如說「黑不溜丘的」，南方人聽不懂，北方人不敢寫。白話文學於是乎有「黑黝黝的」，「黑x的」，「x黑的」「黝漆漆的」。要不然你查「佩文韻府」罷。

除了這兩種錯誤以外，白話運動的歷史上又偶然發生了兩項不幸的事情。那些大文豪，在早期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差不多全是不會說國語的，到如今還沒想學國語。說官話的爲數不多，說北平話的絕無僅有。認識幾個方塊字，唸唸「紅樓夢」「水滸傳」就覺着够格了。更不幸的，那些文豪十之八九也都是留學生。他們實在覺着外國話比中國話好，說起來條理清楚。且別說歐化句子寫出來時髦。我們在小地方，無意之中，已經受了不少的洋罪了。中國人誰不會說「他來的時候，我正喫飯」？可是學了一年半載的英文，怕就會寫出「當他來時，我正喫着飯」。前幾天我看見了一張標語，是道七個字：「那些狗們臉紅了」。狗真會臉紅不會，倒沒多大關係。可笑的是「狗」跟「人」都有「們兒」。更可笑的，是把整句翻成英文，不會像用漢字寫出來的那麼蹩扭。可見得這毒中得深了。

這白話運動敢請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風行一時的是「八不像」的白話文，

不死不活的，  
不南不北的，

不文不白的，  
不中不西的。

小孩最可憐。他說「我就來」，就寫個「我就來」。老師提起筆來改成「我便來」。現代方言的「便」字只有兩種用法，一是「隨你的便」，二是「大便小便」。這「我便來」不知是什麼「便」。反正寫字不比說話，讀書不比做粗事，教育是教你變成廢物的時裝西服店。國語教科書是現代化的「神童詩」「百家姓」，是中洋舉人的初步工具。文盲是打倒了，科舉可沒打倒。八股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又變成八股，八股又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變成新文學，新文學又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又變成新文學。變來變去，變出好些小政客，小官僚來。

那末，我們該做些什麼呢？至少可以改變改變科舉的頭腦。白話文是不能從古書裏學來的，必得跟說白話的老百姓學。你不想學白話，就甬寫白話了。我並不主張每一個字必得聽老百姓說過以後才敢用漢字寫下來。比如老百姓只說「想一想」，我們可以說「思想思想」，「考慮考慮」，「研究研究」，「估計估計」，「打算打算」……雖然說的多半是廢話，還算得上中國廢話

，還像個樣子。說話都是個分寸。這是修辭學的範圍，不必多說他。

我們都應當改過自新。六年小學已經把白話教成「八不像」的白話文了。新文學又添上好些個調，比如「夜之神在地平線上展開雙翼，在被護着歸巢的小鳥。小鳥們，你們安眠罷」。我希望先喫一點瀉藥，把一肚子的骯髒先瀉乾淨了。學生的大毛病不在乎文章寫不好，在乎說話說不利落。教國文的先生先別管「道德」、「文化」、「思想」、「倫理」、「主義」那些大名詞。先學說話罷。說什麼，寫什麼。說不清楚的，然後再講修辭。上海人、廣州人，不會說國語的，一邊學國語，一邊乾脆，老老實實的，寫上海話、廣州話。我包你你在文學上、心術上、思想上，都會進步得很快。要不然，你就寫文盲罷，別受罪了。文言文另是一套辭世錦囊，也會教人飛黃騰達的。

要澈底明瞭國語的白話，首先得做一個詳細的國語記錄。我們始終沒記錄過北平話。拉車的，說相聲的，老太太談家常，說地道國語的大教授公開講演，小孩打架，地痞流氓罵街，各式各樣的人說國語，他們用什麼句法，什麼詞彙？至少得記好幾千萬字，那才算研究國語的基本材料。

怎麼記法，讓什麼人記去，記完以後怎樣分析材料，這都得憑心理學跟語言學的專門技術來決定。這個樣子的工作乍看好像是勞而無功的，可是是必需的。費時費力不必怕。我費了三年工夫，採集了一個北平話單音詞的詞彙。當然錢多，人多，就不必浪費那麼長的時間。可是得有人做。在整個教育計劃上，這算不了什麼。可是現在的教育部，平民教育機關，跟基本教育委員會，想得到這件事麼？願意考慮為老百姓，為文化，造一點功德麼？

# 辯「日本復興問題」

安平先生：第一次在觀察投稿，討論日本復興問題（三卷廿四期），提出一個反的見解。據國內朋友來信說，大道各方指摘非難。我事前因為在日本，未能讀到各方討論日本問題的主張，而輕易動筆，掛一漏萬，自有獨斷與不健全之處。本也只是提出來供各方批評，意在拋磚引玉。事後適因難日本來美，相距更遠，只看見費孝通先生的通訊。（觀察四卷一期）此外聽說許多批評中均有誤會。願借篇幅，簡短答覆。

先作一般答覆，聲明個人立場。第一，我沒忘記日本的殘暴。論陷中兩度被日寇拘捕，毒刑之術狼狽在，而且將隨我入墓。參加東京審判，在日政府審判中搜出不少證據。身當其任，更覺警惕！第二，我不是官僚，被遺與審判，事出突然，是臨時向燕京大學辭職的。所做的事，限於

有了這基本材料，才可以着手編國語詞典，建設漢語文法，選擇平民教育「千字課」、「三千字課」的詞彙，規定國語教科書的文法格式，還有別的工作。沒有他，任什麼都是空話。現在的欽定國語教科書是用不得的，害人一輩子的。政客官僚，還有社會上真正的熱心人聽了我這一番話，也許真有人想試一試。那我再貢獻一點意見。做事得由能做人做，肯做人做。官僚，政客不行，糊塗人也是不行的。糊塗糊塗採集的材料不中用。採集的手續並不像試驗原子能那麼精細，可是一舉一動都得從基本的科學知識出發。這不是裝門面的事。

還有，像那些大一統的思想家現在巴不得統一國語。怎樣才能統一國語呢？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種種困難先不說。單就文字來說，第一步就得編發部合乎國情的教科書。這教科書得用國語寫，絕不能邊就方言，可是不能不參考方言。比如北平人說「飛機飛起來，飛起去」，全國人都懂；說「壓根不成」，人家就難學了。北平人說「飛機飛起來，飛起去」，南方人只說上一半，不說下一半。哪個樣子的國語文法最容易通用全國呢？這些都是芝麻綠豆的小問題。可是不要不懂，就沒有資格編國語教科書。用國語寫文學作品，另是一回事。我們的知識得遠超乎統一國語教科書上的國語，得有國語詞典，得學京油子的北平話。

末了，話又說回來了。我希望國語教科書或是國語文學能寫到這種程度：將來萬一我們可以試用併音文字了，只需把漢字翻寫成字母（拉丁字也好，注音符號也好，反正逃不了這兩種），我們的作品還可以有保存的價值。那末，用漢字也罷，用拼音也罷，困難就很少了。

劉子健

提出證據。雖係外交部委派，從未去過外交部。去年就請辭職，來美就聘，兼以讀書，今年才准，即忽忽就道，還我書生面目。第三，兩年在日，歷在大公益世兩報寄稿，最初則警告國人，日本恢復甚速，不可不注意。從來看到美國助日，已成國策。轉覺呼號已晚，唯有愈起直追，在美日關係中，插進中國去。在美國發表的英文稿如此主張，中文稿也一樣，可以廿五年十二月廿日大公报第一篇為代表。最近在觀察所刊的一篇無非是研討「現在該怎樣辦」！前半段說日本復興，不過工廠國家，無甚可怕，於是大受攻擊。後半段說雖不可怕，而確需要想辦法，主張亡羊補牢，作退一步之計，由安協中爭取地位，從合作中去奪門。這些希望，似未能引起瞭解、注意與討論。

我並不滿意美軍佔領政策，因為除了許多毛病之外，

至少它於中國不利。我也不滿意中國關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因為雖然有種種苦衷和困難，它究竟未能取得中國應有的地位，而且不夠積極。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論外交，則不能僅僅反對與消極的抵制，而要取得實際上可能取得的最大收穫。愚昧之見，以為中國無力阻止美國助日。轉須考慮今後美國是否會更程日！因此不計個人毀譽，就東京孤陋聞的斷斷，提出主張，「希望美國合理的協助中國建設……不得反對美國商業勢力在遠東的過度發展……贊成日本發展為和平的工廠國家，却不贊成全由美國去支配」（原文）因為深恐只是反對，與事未必有補。

另一方面，更深恐政府仍不振作，則一誤再誤，而變為完全是美國的附庸，壓向中國而來。而目前努力掙扎，似倘有希望，可以挽回頹勢。這固然是沒出息（下接第十三頁）

# 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戰局重心在華中。因為蔣主席在國大政府施政報告中，已經開下了一三個至六個肅清黃河長江間共匪的支票。一元首無戲言，就事實與政府愈趨，南京的意向也是如此。不然，如果真的有「一月五渡江」，那行憲政府是吃弗消的。

共軍在「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大主題下，他是要整個控制東北做為總基地，並從而搗毀華北交通與指揮系統，孤立各大城市，使明日之華北做為今日之東北。儘管政府要把華中看為主戰場，共軍在華北東北乃至西北的進攻是不會放鬆的。惟有這樣，他才可以分散國軍的兵力，相對的減輕華中的壓力，即使國軍能大部控制華中，他也可以在北方獲得補償。如果東北西北華北聯成一片，單以地理形勢論，這個力量要形成是不會忽視的。

## 聲譽日隆 困惑愈深

傅作義是政府在華北最後的王牌，不能說他沒有他的一套辦法，他將察綏搞成一個小康的局面，絕不是偶然的。但是對於整個華北局勢是否可以扭轉，這要看無情的時間是否允許他從容部署與調整。他自己也一再說「不會有奇蹟」。現在南京召開的國大，對這張華北的王牌，於檢討軍事之後，更加珍視。始則電慰專機失事，繼則有北方代表要求在華北統一事權，將一切軍政責任交給他，另外還有人叫他會國藩第二，「聲譽之隆」，可以說為傅氏五十四歲以來所未有，遠遠超過了收復百靈廟和五原大捷的時代。過了河的「文萃」尙且非拚命的向前不可，何況是過了河的「武萃」呢？但是在一個過去遠處遼寧，具備孤臣孽子的心情而習慣上「以退為進」的傅將軍，「要龍若驚」四個字，恐怕還不足以形容他飛機失事驚魂初定的心情。所以在他申謝國大代表電文中還有一句「惶悚萬狀」。這絕不是客套

## 棋局比戰局 需要兩個眼

察綏的小康局面維持了一年多，平綏線是

的謙遜，而却是他的心情的真實寫照。因為現在察綏強敵壓境，小康局面岌岌難保，河北軍政尚未開展，他的有力助手河北主席楚溪春也在他飛機失事時勞碌過度病倒，華北大局還在未定之天。而東北凍開路薄後的沉寂就將逝去。共軍在北滿呼聲著第二線兵團訓練完畢，已醫師開往前線，東北共軍第八次攻勢，恐怕要隨著春寒夏來以俱到。八一」字在多年來政府人士中的腦子裏是個非常討厭的數字，有點像西洋人之對「十三」。在東北國軍已經拖過了共軍七次攻勢，八次如何呢？東北華北督軍相繼，勇負穩定華北支援東北的重責的傅氏，環顧華北，看看長城線內心的烽火，的確會使他心情不安，面對着大環境及今日的聲譽而有所困惑。

華北惟一的全線通車的鐵路，那裏有線有面，如以棋局比戰局，那算是一個完整的「眼」。河北雖然有幾條交通線，有津沽港口，但是因為缺乏「一面」，難以構成一個完整的「眼」。傅楚兩氏在河北日夜汲汲以求的是希望在河北也做成一個「眼」，所以河北的一切軍政工作都可看做「造眼工作」。因為必需有兩個完整的「眼」連在一起，才算是「一片活棋」，才可以向外邊殺，連上熱西，熱西就算是活了；連上錦州，錦州也算活了；擴大一點說連上瀋陽太原，那東北山西就可喘一口氣了。退一步講，如果有了兩個「眼」，就是無力接連，也可在周旋應付圍攻。我們仔細檢討，河北這隻眼是否已經做成了呢？無疑的現在不過是個開始。

河北的「眼」還沒做成，共軍並榮臻部二月中旬就保定外圍虛點一鎗，沿着冀西山地向察南晉北去了。他的目的固然可以說有下幾種：(一)破壞察綏春耕，造成政府更大的

## 小皮擦傷 表皮擦傷

共軍解決了他這種部隊，可以說明一點，他的主力還沒有受到折損

編荒。(二)破壞平綏路，擾亂傅作義的後方，使他的兵力分散。(三)威脅張垣，謀打通東北西北的塞外走廊。但是主要的還是在於要打破察綏的小康局面，破壞那個整體。

傅作義並沒有被破榮臻虛點那一鎗所眩惑了，當時他就判斷共軍是伴攻，開始佈置平綏線的戰事，本來準備在三月十五日召開的軍政工作討論會，因之後延了兩天，他親自飛到張家口去部署軍事，名義上說是到那裏調整察省的人事。到十七日一切大致就緒才趕回來鎮靜着召開軍政討論會，這時兵車絡繹去西。傅氏經常在鐵路中控制着三十卡左右的車皮，有事無事都是兵車來往，方向不定，使對方一時摸不透他的軍隊的調動情形，他的虛實確實確乎也可以和燕榮臻打個對仗。燕榮臻要破他那一隻完整的眼，他非得盡力保護那一隻眼。

燕榮臻以五個縱隊的兵力，配合着晉綏邊境上的姚詒賀龍各一部，向察南雁北綏東南進軍，使得華北剿匪防區後門起火，看來好像傅作義專機失事一變，同是驚險的一幕。但同樣也是沒有什麼，僅僅表皮略受擦傷，察綏小康的局面並未全毀。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傷筋斷骨，使得察綏癱瘓，華北改觀。不過長八百八十公里的平綏路是已經不通了，察南雁北綏東南有幾座縣城易手，共方宣傳在這個地區裏解決了傅部一萬八千多人，可見並沒有指出有多大數目的武器，而且所謂被繳的部隊是補十七師，補三十二師等，當然另外還包括一大部份地方團隊。我們知道傅作義的部隊多半是「雙料」的，有正副號之別，比如有正號的十七師，另外還有一個副號的十七師，副號的十七師就是補十七師，用正規部隊的編章兵額等名額成立起一兩團新兵來也叫做十七師，訓練不足，槍械不全，專門是為了補充正號的，當然這支部隊戰鬥力有限。共軍解決了他這種部隊，可以說明一點，他的主力還沒有受到折損，並不是傷筋斷骨的創痛。

察南雁北的戰事是在三月二十日爆發的。察綏組訓民衆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在必要時能做到「空室清野」。軍方一再宣稱，「燕匪向察綏的進攻，是給予察綏人民一個重大的致敵」。致敵什麼？記者認為是無疑的看他們將做到如何程度的空室清野。共軍沿晉冀山地表裏北進，補給困難，如果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是沒有方法在那裏立腳的。但是在察南雁北，也敢出旋來傅作義的「空室清野」辦法還不如他的理想；另一方面燕榮臻姚詒的趨趨不前，固然是因為前面有傅部主力，同時也可解釋為「空室清野」給予他不少的阻挫。傅作義軍主力，是國軍作戰的主要目標。然而掩底撈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兩年多的武裝捉迷藏，演出了不少的悲劇。傅作義對察綏防務早有部署，前已述及。他的第一個假定方案，可能是準備共軍再度圍攻大同，以子鎮河代表楚溪春，憑借內外戰以來大同的堅強工事固守，到共軍攻

勢達到某一階段，然後以主力分自秦溝堡集寧兩側南下，內外夾擊共軍，殲滅他的主力。可見共軍在陽高天鎮折斷平綏路後，並沒有認真的以主力圍攻大同，這個機會當然無法獲得。

第二個假定方案，那又是共軍攻入蔚縣，踏入察南門戶，以主力出花柏營桃花堡，進攻宣化張垣。這時國軍主力反擊，殲滅共軍於桑乾河北的平原地區。從共軍主力進入察南及對平綏東段的破壞看，共軍是有進攻宣化張垣的企圖，因為平綏東段是華北副總長城外主要的糧食地帶。這一段路上要有了問題，那可能使華北交通及指揮系統錯亂。但是他必須注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冀察熱邊境上及平古綏的變化。如果共軍在這個地區得手，使平綏國軍陷於兩面作戰，燕察聯才有撼動張垣宜化的力量。而平古路上的共軍破石覺部一直追擊到北平東北二十里鋪，並未得手，察北崇禮等地雖有小股共軍出現，並不能牽扯張垣的大部兵力，因此燕察聯也沒有最大踏步的前進，傅部集結着的主力，也不願輕於分散使用，於是桑乾河北

岸的會戰趨於幻滅。傅作義將軍只有按兵不動，先來個傳令嘉獎石覺，再來個空軍第二軍區司令徐康良祝捷，讚揚空軍在察南懷安附近轟炸燕察聯第三縱隊。

綏東南共軍攻佔豐鎮、涼城、和林格爾，做出一個威脅歸綏的態勢，並分散國軍主力，使得戰線拉得更長。但是歸綏國軍也早有了準備，五左右則總在北平發出了一條歸綏防務空虛的消息，囑各報社不得用一軍息一或一劃總發表一等字樣，準備在集寧歸綏外圍與共軍主力決戰，可能是國軍的第三個假定方案。但情報益通，不打算有把握的仗的交結的共軍，雖然這道宣傳是空城，他却不敢向那種宣傳上的空城進攻，於是綏東南會戰也不可能。這也是使傅作義受挫受傷而得不到主力會戰機會的國軍當局，甚為困惑的問題。

戰的方式，還程奔襲，乘虛揭險，在晉察綏邊區山地與國軍推展圍剿，不敢做主力接觸，以破壞國軍地方組織及春耕，但最後勝負之決定還得要看主力決戰。但是主力決戰的機會將怎樣獲得呢？兩方的算盤都夠精，那願意以逸待勞，在地形與民衆於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決戰，因此決戰的機會眼看來到了又倏忽逝去。難以得到有決定性的軍事上的勝負。在國軍方面却不能忍受時間永遠向下拖去，因為表皮已經被擦傷了，需要趕快治療，起碼得先塗上一點紅藥，不然任其潰爛。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能再教共軍在察南雁北生根，永遠威脅着後門。

圍魏救趙  
深入冀中

剿總發言人評論察

的戰局說，「燕察聯

覺得在河北平原上佔了便宜，於是採取運動

軍冀中主要根據地，使燕察聯放鬆了察南雁北，回到河北平原原來，但燕察聯是否會聽傅作義這樣的「調遣」呢？現在還看不出來，傅氏康復後十六日又已飛往察綏佈署軍事，也或許借攻入冀中軍政要地河間宣傳一番，鼓舞士氣，開始反擊。

向冀中進擊的國軍，打着救民先鋒隊的旗號，骨子裏是以鄂友三的騎兵爲主力，他到了津南很久，地方上的首長還不知道他是鄂友三。河間是共軍當中的軍政中心，軍政、文化、生產及訓練機關很多，更有大的倉庫及兵工廠，這次被摧毀，確乎損失很大，華北剿總發言人說「這回冀中大掃蕩在兵力上看當然不是決戰，但在物資上看却是一次最大的決戰。一剿總發表在河間一地摧毀的共軍機關有以下這末多：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行署、汽油庫、地雷製造廠、第八軍分糧草總廠、軍鞋廠、被服總廠、冀中區生產促進會總倉庫、廣播電台、警察冀日報社、新華書店、冀中軍區幹部團、中共中央黨校、冀中參謀訓練團、造紙廠

兵工廠、補給總站等，毀槍軍服十五萬套、單軍服十萬套、棉軍鞋十萬雙、單軍鞋十五萬雙、大小槍五千枝、地雷手榴彈兩萬枚。另有馬料兩萬多石，糧食兩萬噸分發給人民。從這些數字上看，可看出共軍物資儲備的豐富。他們還說那裏還有共軍的毒氣製造廠及化學研究廠，也被摧毀。

這次冀中掃蕩規模雖然不小，但國軍是否就能以在冀中站住腳還是問題。因為傅楚兩氏非常注意軍政配合，青、大、任、河四縣攻克後，還沒有聽到有政府行政組織的出現，各縣的人事也未曾發表。鄂友三的騎兵，在冀中平原上或許馳騁一番就算了事。

經綸滿腹  
深得三昧

傅作義是一個非常精細的人，用心之苦，治事之勤，是很少有的。尤其對於進退出處之間很有一套。離開山西，並不輕於對閻錫山有異言；全國抗日浪潮掀起的時候去打百靈廟，談著「不怕事，不惹事」的不軟不硬的論調，抗戰時守太原，替閻錫山盡了一勝之力，回到綏遠生聚教訓，五原大捷，讓傅青天白日勳章，內戰開始之初，攻打集

只有向前衝，不能再吝惜自己的血本。決水戰役打了一個平手，折損軍師長各一，銳氣受了一點挫。香河戰役他打垮了冀東共軍一部分地方團隊，又將士氣稍爲提高一點。河北軍政工作的開展，還得在兩個月才能看出效果如何。上月廿日爆發的察綏戰事，戰火燒到察北後門上去，這又是一個大的攻險。他要在困惑裏設法突出當前的困難，使這個中外注目的大攻險，攻不垮他，而能以在塞外保存住一個眼，在河北造成一個眼。

察表坦，解圍大同之前發表了一封給毛澤東的公開信，自稱如果怎樣，自己願意下野；到張家口後又讓讓察省主席，去年對華北剿匪總責也是讓再讓三，到蔣主席親到北平宣佈命令，才勉任副總司令。就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後，一再說明不會有奇蹟發生，並未開出具有年月日及數字的支票。還說一切要依靠人民，決定於人民，要用「五分經濟，三分政治，二分軍事」來剿匪救民。這些論調與行徑之間可以看出他的經驗。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就在進退出處之間，他似乎是深得其中三昧。在練兵用兵也有獨到的地方，而且非常能合時宜。在他剛離開山西率三十五軍到綏遠時，那時北方是東北軍張少帥的勢力鼎盛時代，東北軍是以供養者的一，(商賈對於練兵有一個理想就是東北軍的外表儀容，西北軍的生活紀律北伐軍的頭腦思想)三十五軍一時亦頗着軍儀容，東北籍軍人投効他的也不少。與現在他們軍官的服裝，看現在截然不同。勝利接收時，傅的先頭部隊曾越天

(下接十六頁)

# 陝北密雲將雨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通信) 國大

開得熱鬧，戰鼓也敲得更響。國大開會期中，失去的幾個城鎮，如洛陽、龍口、威海衛、臨汾等，除了龍口、威海衛可以說是國軍主動撤離之外，洛陽是半自動的撤離，臨汾則是經過激烈戰鬥而失守的。自陳賢南渡以來，洛陽已三次被攻，第一次陳賢兵臨城下，而未獲逞，第二次是攻入了城，吃掉了青年軍第二〇六師，(師長邱行湘被俘)後來國軍援軍趕到，陳賢退出了城，第三次，未經過激烈戰鬥，共軍佔領了洛陽，因為由鄭州馳援洛陽的一個師，又折回鄭州，空運到西安來，正如當局所稱「因兵力單薄而暫時撤離」。政府聲稱在整個戰局的影響上，洛陽的失守沒有太重要的關係，但以豫陝戰局而論，陳賢已獲得了一個大的立足點，更可威脅鄭州，西可進窺潼關，在鄭州潼關之間，插入了一顆大鐵釘。據由洛陽逃出的位中學教員說：洛陽光了！上次共軍攻入城時，運走的物資有

一百多大車，留存的軍糧被搬運一空，在共軍未攻入之前，國軍為了修築城壕，加強工事，派款派物資，已經使洛陽人垮了，再加兩軍的一進一出，洛陽就光了。在指揮系統上，洛陽是屬於鄭州陸總指揮部的，臨汾是受西安總指揮部的，守城的主力是胡宗南部的。共軍攻下臨汾，是拔除了國軍在晉南的最後一個大據點。臨汾的攻防戰是相當慘烈的，共軍集中了王震、王庸部近六個旅的兵力，重砲二十四餘門，晝夜轟擊，臨汾的城牆厚，城防工事也不錯，在宜川戰後國軍失利後，胡宗南特別為臨汾守軍打氣，要求他們誓死守該地，爭回一點面子，守臨汾的卒隊，也是胡宗南的精銳，最後難免不了一轉臉陣地，可是軍方認為是值得滿意的，據稱共軍傷亡一萬二千多人，國軍的犧牲只有三四千人。不過在戰略意義上，共軍已將晉南與陝中的聯絡由點而轉成面了，在機動使用兵力這一點上，共軍獲得了

便利的保證。

最近陝北的戰局，表面上很沈寂，而實際上緊張得很。雙方都加緊佈置。國軍的增援部隊已進入第一線。原來預定空運七個師的計劃，只運到了一部份，因為鄭州方面不能再抽調了。四川部隊有若干師進入了漢中及其周圍地區。彭德懷總部現證實以彭德懷為主力，輔以賀龍的三個旅，王震的三個旅，構成共軍在陝北的龐大兵團。據軍方人士判斷，延安將為攻擊目標。事實上，延安已完全孤立。西安傳說著陝北國軍也將放棄以前死守城鎮的戰略，而將機動地集中兵力打擊共軍主力。在這一戰略決定下，延安不肯死守。延安國軍兵力只有×個團，陝北行署自四月一日起也正式撤消，行署的重要人員如顧希平、劉亦常等早就離開了延安。現在延安的物價是全國第一，較之太原尤有過之，麵粉四百萬一袋，菠菜六十萬一斤。外面沒有接濟，四郊又為共軍控制，而且

現在才是解凍的時候，春耕尚未開始，這種情形，也決非久守之局。很明顯的，延安將非以後戰鬥的重心，雙方都想打擊對方的主力，共軍亟欲報宜川之仇，國軍則想再「吃」的甜頭。在臨汾戰鬥未分勝負之前，很多人都認為這一次戰鬥，將決定陝北大戰揭幕的時間。如共軍勝，則在共軍將轉移至陝北，大戰短期內可展開。如共軍在臨汾不獲逞，則大戰爆發時間將較延長。現在共軍已得了臨汾，前幾天已傳說共軍三個旅又由禹門口回到韓城附近，今日陝北已經是密雲將雨之際了。

西安人心，十分煩悶。愈加星火的敲建拍，逼得不少商店關了門，拘留所裏關了很多抗繳的商人。沈寂已久的西北人事調整，現又傳說甚盛，胡宗南十多年來苦心培植的一點威望，被宜川之役洗刷得一乾二淨。現傳國大會後，馬鴻逵出任西北副總司令，陶峙岳、鄧錫珩任副總司令，關麟徵任陝西省主席，陳宗南

的出處是陸軍訓練總司令兼中央軍校校長。這一傳說尚近人情，因為事實上西北可用之兵，實夏兵團佔極大的比重，而指揮夏兵則非四百磅的一偉人——馬將軍莫屬，陶峙岳雖為西北行轅副主任，但他是胡宗南的人，由他來承乏副總司令一職，對他來承乏副的部可收靈活之效。鄧錫珩雖然是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可是事實上是一個光桿司令，手中既無將，又無兵，鎮守榆林的第二十二軍左世九部雖受他指揮，可是不是他的基本隊伍，而且經過兩次戰鬥後，折損的實力還沒有補充起來，榆林主要的防守力量還是馬鴻逵×個團。不過鄧在當地很得民心，作風也很踏實，入雖出身行伍，而思想頗與傅作義相近。他這次晉京路過西安時，對新聞記者們說到一則匪軍的轍轍一語，特別強調調幾個勝仗不能解決戰爭，並舉榆林為例說：「仗打勝了，榆林光了」。而且特別指責富人，他說：「出兵的是窮人，出力的是窮人，打勝了，富人先溜，大擺的回來作威作福一事最大的障礙」。他更坦白承認在組織民眾武裝上，我不如人。這種民衆的風度是胡宗南所沒有的。因為鄧有組織民衆的能力與抱負，所

(上接第十頁) 的主張，但以爲實際外交，卑之恐無甚高論。能做到美日之間，插進中國影響去這一點，也已經勝於目前了！所願聲明者，我決沒說美國對，日本好，我們該親美親日。只是就目前行市，打目前算盤。

以上是一般的解釋，以下謹答費先生：

我決不敢低估國內對日本復興討論的性質。至於我因未能謂到若干討論，因此陷於不健全，則請原諒。我所謂幼稚、錯誤、係指一般輿論心理而言，並非指輿論界。大約輿論界還未必有以爲「日本即將捲土重來」的。似可說明本意。此層幸勿誤會。

第一，費先生以爲日本社會組織既未動搖，仍有侵略趨向。我以為侵略除了社會背境的內在條件外，還需要實力、機會、和國際情勢是否許可等等外在條件。前者日本容有，後者似不易得。當然，如能釜底抽薪，對日本社會予以清算，最屬理想。但機會已經錯過，我國無法糾正美國，只好待來日看機會稍發。幸喜外在條件不具備，日本縱有野心，似無再逞之可能。(附帶解釋，我說日本復興「光明」，乃指其社會安定，經濟恢復快，並非說他社會制度好。用詞未妥，引起誤解。)

第二，費先生以爲美國未必能保證日本不再侵略中國。我的看法，確如費先生所說，是現實的，就專論事。就中國現在外交而論，不幸三大大戰，大約不外參加美英或力守中立，似不致對美作戰。在這假定下，美國當不致進攻或讓日本大規模武裝同盟進攻中國。這次非說中國外交，已失去獨立自主。澳洲對美國海軍於戰時協同防衛，不能據以斷爲澳洲外交，已非獨立。假定局勢大變，中國外交另闢途徑，那末當然又是另一問題。

第三，費先生以爲日本工業復興，仍有經濟侵略之可能。這似牽涉經濟侵略定義的問題，和外贸進口程度的問題。我以為外貨如經相當控制而後進口，當不致演成一面倒的局面，而杜絕國貨生機，演成侵略。因此問題在控制。費先生提到中美商約。如果經中美商約規定，日貨以美貨方式進口，這問題便是美國對(下接第十八頁)

# 總統副總統之選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中華民國行憲時期的大總統選舉，國民大會已於三月十九日「辦理如儀」。我用「辦理如儀」四個字，是說明這只是形式上的一個手續，蔣主席被選為總統，這是早已確定的事實。不過在手續完結以前，蔣主席有一段謙讓的曲折。此中情節，亦值得追敘。蔣主席突然在黨的執委會中發表拒絕競選總統的演詞，這在當時真是晴天霹靂。是禮讓的姿態？是謙遜的真誠？是政治時局中另有運用？一時成爲中外關切的一個啞謎。

據說蔣主席在臨全會上宣佈謙讓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說話：『你們做錯了，要我来負責。你們又不肯聽我的話，勢將陷我於不義。民二不在袁世凱，就爲着黨人不聽他的話』。他又說：『共產黨口口聲聲喊打倒蔣介石，並沒有說打倒國民黨，國民政府』。他最後提出競選總統的五個條件，希望提名黨外人士來担任。但他自己仍負實際的職

亂工作。要解這啞謎，不妨在這段話裏來分析。第一、蔣主席責黨人不聽話，可能指責這次選舉而言。這次選舉真使他痛心疾首，充分表現了黨人的自私自利。他曾向蔣聖代表說：『因你們的問題不得解決，竟致失眠』。或者他是想以身作則，示黨人以大公無我的規範。

第二、傳說蔣主席在臨全會前夕，曾召見李宗仁。要李放棄競選總統。他說，軍人最好不參政，他自己預備不幹。李當時表示，三個月前曾電徵主席同意，今日所費甚大，騎虎之勢已成，必須競選到底。蔣主席的謙讓，或者是對李示意的手法。

第三、蔣主席願意胡適競選總統，五個條件係爲胡而設。胡係美國的紅人，在此美國公開表示要美國留學生上台的時候，舉胡做總統，可以多得美國人的幫助。但胡校長不願輕表一試，傳說胡曾向人表示，某系在位，他不能無能爲力的，此話不知確否？

以上三點，要認爲是謙讓的姿態也可以，要認爲是真正舉賢自代，亦無不可。尙真謙賢，似應有更早的聲明。孫科在事後曾向中央日報記者說過一段話：『蔣主席的謙讓是一個高明偉大的政策。假若早在三個月前說，大家討論研究後，或者可以接受。現在太遲了，大家轉變不過腦筋來』。

外國通訊社曾推測，認蔣主席的謙讓消息，假若是在他已承認抵抗抗華北共匪之軍事已告絕望。據說他在臨全會上也承認局勢嚴重，共匪之力已不可侮。現在不管軍事的情形嚴重到什麼程度，但終有收場之考慮。怎樣收場，不能不考慮。他曾說考廬長時期，才提出不做總統。那或者不做總統就是一個爲着時局收場留的一步棋。所謂長期考慮者，或者是指聖誕上廬山靜居十九日那往事說的。據說蔣主席在下山後曾向人表示，國大不能不召開，但他對總統並無興趣。當然以他今日的地位，絕不能一切擺脫，於是表示

或可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等等，負責完成戡亂職務。這與臨全會上表示適相吻合，這或者就是他考慮的結果。蔣主席有無此項運用，此刻依然外人敢確切判斷。國內外人都有許多認此實爲聰明而偉大的做法。因爲總統六年一任，在任期間，去就絕無自由。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等等，既無一定任期，就可隨時勢之推移而決定去留。有此一步活棋，則收拾時局上，運用靈敏。蔣主席謙讓消息傳出後，美國全國輿論一致爲胡適捧場，有人即認此即美國急求中國局面收場之表示，固非單純捧留美學生登台而已也。

其實黨中對他的謙讓，也並非完全不過腦筋來。第一天臨全會上，就有吳敬恆、羅家倫在表決時沒有站起來表示該接受總裁的意見。第二天中常會中辯論時，二十人發言，有主張接受他的意見。十人主張受他的意見。四比六，在那種局面下不能算少。此外中大金大的教授，曾舉行座談

會擁護他放棄競選。認爲這是一個可喜的消息，這樣可以免去爲腐化官僚，貪污份子所包圍。劉不同教授在座談會上主張蔣主席借此赴美蘇一行，高耀林教授主張他進一步放棄戡亂工作。但這些首都人士的談話在南京新報發表後，該報被中宣部目爲受人利用而爲系派鬥爭。倘這些經過果是派系爭鬥的作用，那局外人真是莫測高深了。

蔣主席的謙讓，還有一種最實際的看法，認爲在憲法中規定的總統的職權大小，反不如當行政院長或國防部長可以充分發揮能力。

第二天南京中央日報就做了兩篇社論，解釋總統有核可之權，職權並不少。其實中國今天憲法上總統職權，絕不在美國總統之下。所謂行政院制，乃是一種不三不四的東西。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出人選，則將來行政院長一定實際向總統負責。且憲法規定總統爲海陸空元帥，今天的蔣主席，安能捨此而專任行政。但中國本來是個『因人設事，因人立法』的國家。果真總統職權太小，一切容易補救。後來莫德惠、王世杰，憲法修改案

提出，授總統以緊急措施之權，已爲過去謙讓添了一個比較切合事實的解釋了。據說這會得民青兩黨之同意，以不修改憲法全文爲交換條件。憲法如此修正，不管其意義如何。總之，十九日國大推選蔣公爲總統，自然是順理成章的文章了。

不過副總統競選，倒鬧得非常熱烈。飯館、戲院都擺開了競選的陣式，一二百人的大宴會，日夕不虛。孫副主席擺在華僑招待所，李宗仁包了安樂廳。請客之外，孫氏再不得看電影。有人說：怪不請代表開不完會，來了就不肯去。選舉日程中，極力要把選舉擺在最後。不過這種豪華宴會，與節約艱儉的宗旨相違背，亦就難說了。據說四方選舉選法舞藝法棍木禁止選舉前宴會，在西方這類宴會叫「Bottle」，是犯法的，自命「憲法知識不讓第二人」的孫院長不知何以自解。

副總統的競選，微聞蔣主席的意思也是支持孫副主席，且有當面勸李讓孫的傳說。CC也極願捧出孫氏來。其用意可獲取立法院院長。副總統之是否可以兼立

法院長，政府迄今尙未決定。孫氏的私意，最好二者得兼。傳聞競選之初，曾得默契是可以兼的。當然他也曾考慮到兼職的法理問題。儘管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拚命的解釋能兼，但不能自圓其說之點，他不是不知道。有人爲他代謀：在新立委中他的老幹部只有三十餘人，而他方面却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立法院長是否有絕對把握，還在不可知之例。既然有人支持他競選副座，且充兼職，則何樂而不爲？競選成功，能兼最好。不能兼，至少得了一副總統了。至少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競選失敗，仍然可以回頭競選立法院長，這未嘗不是一個如意算盤。但現在已有不能兼的趨勢，居正對此已有非正式的表示。這當然亦CC之所願也。但孫氏既已競選，却已成騎虎之勢，傳聞陳立夫氏對於立法院院長亦早有富仁不讓之意。人事的佈置，早就煞費心血。

李宗仁最初是穩拿了北方，西北，東北代表票的。南方有廣西安徽兩省全力支持他。

（下接第十六面）

（下接第十六面）

（下接第十六面）

（下接第十六面）

（下接第十六面）

# 四月九日成都血案詳記

陳痛

(觀察成都通訊)

內戰持續，經濟枯窘，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素來號稱天府的四川，也為米價的猛漲，動盪不安。從去年起，成都先後發生過幾次米潮荒，當局昧了良心，槍決了幾個無辜的百姓。鄧錫侯卸任，王陵基登台，就在王氏就任的一天，因為學生向省府請願，配售平價食米而終釀成四月九日的槍殺學生血案。

早在三月起，米價即由二百幾十萬一石猛漲為三百幾十萬一石，到三月末尾，更直趨五百萬大關，而且高達五百五十萬元。成都全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逼於本身伙食問題無法解決，曾經聯合請求鄧錫侯配售平價米。四川糧食本可自給有餘，但由於軍糧外運，當道及有力者又從而大量囤積，於是乃形成了人為的糧災。鄧錫侯本身有一軟一不致雷厲風行進行查封大戶囤積，因而對四川糧食供應問題無法解決。但中等學校食米問題確為嚴重，開學期間大量搶購食米，足以使

成都米價更為高昇，在種種困難局面逼迫之下，鄧錫侯終於非正式答應了中等學校的要求，學生每人每月配售米二市斗三升，分別由各校備款在資陽(距成都約三百里)廣漢(距成都約一百里)自行取運，但每期只以五月計算，並僅能支總量三分之一。(計算每人每期應購市斗五斗七升五合，實購一斗九升一合)由於這一決定，成都市專科以上學校也分別積極向省府請願，首先發動的即是國立四川大學。川大學生多半來自成都以外縣份，且大都均甚貧苦，雖則百分之八十左右有領有教部公費，但數目短少，不足開支每月伙食。因此，川大各膳團(總計約一百四十個)產生代表，組成請願團，向省府請求配售平價米。惟川大學生鑒於中等學校配售辦法為數過微，而又遠在重慶，道路不靖，敢於冒險，因而川大所提要求為：一，每人每月配售二市斗三市升，二，

付，三，撥米地點請在成都附近，四，應購食米四月十五日前由學校備款購買。其理由則為：一，政府有責任平抑糧價，二，四川人民每年繳納糧稅為全國之冠，糧稅至少應有一部應用於四川教育，三，京滬平津一帶學校均由政府無償配給平價米，四川生活亦甚困難，四川學校應同等待遇。其時適逢鄧錫侯督軍，省府主席更動之說甚盛。省府秘書長張漢祥為想利用川大學生發起挽留鄧錫侯運動，從而鞏固其本身派系地位，乃慷慨允諾川大全部要求，同時亦暗示川大代表發動學生挽留鄧。但代表回校報告結果，學生一致反對，認為請願平價米與鄧錫侯去留無涉，而省政變化，權在中央，學生不能輕易受人利用，甚而有人喊出「寧願餓死，決不挽留鄧。」的口號。消息傳至省政府，於是當川大代表二次請願，詳請實踐諸言時，鄧漢祥即矢口否認前語，只允援照中等學校辦理。

這時，私立華西大學已得川大獲准配售平價米消息，馬上也由教職員以及學生等各宿舍伙食團選出代表，向省府請求援例配售。鄧漢祥明知學生不為其利誘，乃亦只允援照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只知川大已得全部配售，還不知鄧漢祥想以此利用學生挽留鄧錫侯的這一套，因而大為不滿。其他各校亦相繼發動，最後更於四月八日由川大、華西、成華三校聯合選派代表向省府請願。此時鄧錫侯辭職照准消息已經證實，繼任主席王陵基亦已到達重慶，鄧漢祥知道大勢已去，乃實行拖延政策。代表不得結果，回校後即各向其同學報告請願經過，各校均感省府毫無誠意，於是決定四月九日在華大教育學院廣場召開成都市專科以上學校平價米聯合請願會。當日上午，各校代表會再度向省府請願，一致寄望於川大派代表久已之王陵基，請求准予援例配售，王氏適於當日第一次到省府視事，當允稍緩時日再談。午後學生開會時

、國立成都理學院、以及其他專科學校等約三千人，代表報告請願結果後，全體學生深感失望，乃提出全體往省府請見王氏說明苦衷之臨時動議，當場通過後，大隊遂於午後二時出發。

隊伍由老南門進城、經過南大街、錦江路、鹽市口、青年路、春熙路、走馬街到省政府，沿途高呼「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平價米」、「馬上配給平價米」等口號。這裏面不免發生誤會，王陵基不明白學生對他的「一片熱誠，祇以為學生受鄧錫侯系的利用，特於其接案視事之日向之示威。其時王氏已於走馬街口佈置武裝警察第一道防線，請願大隊至此被阻，經交涉後，始由學生派代表到省府請願，大隊則立於街旁等候。當時街口警衛森嚴，憲兵警察均裝上刺刀，槍膛上強。督院街井臨時戒嚴斷絕交通。學生臨時編製一軍警同志、軍警同志、好朋友、好朋友、大家沒有飯吃、大家沒有飯吃、其動手、其動手、一部憲兵警察表示同情。學生代表入省府交涉時，王陵基主席略經

問答，便慙色俱厲，對學生代表嚴加痛斥。王氏表示我剛接事數小時，學生竟聚眾而至，是何居心。他作戰念載，飽受憂患，天下之事無足可畏。文來則文應，武來則武應。並謂在鄧前主席任內，你們竟敢搗毀省府會議廳，若果是本人，早就抽出手槍把你們的腦袋打開……云云。

停留在走馬街的大隊，因久候代表不歸，不能忍耐，乃改變隊形，原為三人一排者，改為六人一排，扣緊手臂，並有臨時的「敢死隊」一類任前鋒。這時學生代表歸隊報告，聲情益憤，羣衆情緒高漲到了極點，一致要求全體進入省府，請王主席當面答復，大隊遂向防線衝去，一次、兩次、學生的洪流從走馬街衝進提督街，再湧到省府右側的合作社門口，那時川大的黨務長趕入省府，看見王主席，力勸阻止軍警開槍，免釀巨禍。學生代表再度進謁，但仍為王氏痛罵，說他剛十萬敵人不怕，幾十萬敵人不把他開得垮。並表示必要時不惜重傷。學生代表入省府交涉時，王陵基主席略經



數被擊倒地上，少數數倖者為當地居民掩蔽於屋內。街面但見警察奮勇向前，徒手之學生則肉體橫飛，奔命於刺刀槍托木棍之下，倒地奄奄一息者以十數計。歷時二十分，混亂之情形稍息，學生被警察背手捆綁，沿途并以木棍槍托猛擊入省府，倒地不省人事者則被拋入內，施以捆綁，如擒巨匪。其餘尚且百餘人滲入一「死巷」中，警察持槍追逼，全部跳下河去，幸春來水枯，未被溺斃。街上搜索之後，警察又四出挨戶搜查，居民解說無效，若干學生卒被痛毆捆綁而去。一部經居民協助越牆逃走者亦經警察由牆上拖下，盡與痛擊後捆綁押走。事後搜獲，全部被捆斃於省府中者共一百三十餘人，內以川大最多（因在行列首端）華大次之，街上觀衆也有多人被捕。被捆的學生，一部分傷重垂死，橫臥地上，一部則血跡滿身，奄奄一息，至如撕破衣服，跑掉鞋子，遭無恥警察任意侮辱者則比比皆是。此外尚有受重傷之川大學生四人當場經學生搬走，送入華大新醫院急治，其中一人為余介石的公子，

刺刀從後刺過，傷及脊柱，一人被刺刀從背部刺入，一女生下部被刺一刀，腹部一刀險破橫膈膜，均因傷勢沉重，流血過多，經急救後尚未脫離危險。

當天晚上，川大全體同學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有一位同學報告，「川大女同學游訓天被警察用刺刀插入陰戶內并攪」，同學們不禁相視淚下。主管處主任韓伯勳向同學說：「請大家不要大用感情，過分激動。今天王主席原意，只要你們踏入省府大門，一定開槍射擊，副經理代校長請求何廳長轉達王主席，才只用細打的辦法。」他們當時成立了一四九血案川大各校校長則都趕往省府，保護學生，直至晚間九時，保護者負責交涉的代表六人，其餘一百多人仍被隔離禁閉，王陵基並下令對此等學生，一概不准供給食宿，任其縲紲於露天之中，直至深夜，始移於省府禮堂。據傳王陵基曾向人宣稱：這些學生要講共產，我就叫街上的車夫乞丐，到各大學去見飯就吃，見衣就穿，他們大學生都是有錢子弟，拿他們的來大家共

共，這才算澈底的實行共產。……這些學生要反饑餓，就等他們饑飢好了。」

第二天（四月十日）川大、華大、成華三校，相繼開始罷課。川大同學憤憤填膺，有很多伙食團總食一天，將此款作受傷者的醫藥費。有的到病院去慰問，有的送食物去探監，但東西送不進去，家屬探望亦不准。有三位川大同學假借省府職員證件，後被查出，這三位同學被扣留，省府職員還被撤職查辦。對血案事件，成都各報除採用中央社稿外，別無記載，因為王氏已通知各報，有關此事的記載，除中央社的消息外，一律不准登載。並在電報局扣留有關此案的新聞電報。大公報的成都記者，有一比較詳細的報導，亦被扣留，並將大公報記者請去談話，要他把電報內容修改，如原文「刺刀戳傷川大女生游訓天陰部」改為「人柄蹂躪」。

編者按：關於成都四九事件，我們收到七封通信。我們將七封通信比照參閱，本文報導各點，大致還算確實。

（上接第十四頁）

莫德惠的競選，傳說亦是後來得到當局暗助。今日看來，此事不確。勵老還是「野且益堅」（此野字指在野之野，並非野心之野）而徐傅霖倒真是「老當益壯」了。南京有人為此擬了一個章回小說的題目叫做：「張君勳黨在朝魁却在野，徐傅霖身在隴眼又望蜀」。頗為有趣。徐夢老的競選，據說是民社黨票，在孫李之間，左右為難，所以有此辦法。夢老黑馬的夢都不做。當然他自已知道百分之百沒有當選的希望。

這次大選的唯一任務是大選。而大選當中，蔣公之為總統，已於十九日「辦理如儀」了。假使沒有蔣主席謙讓一番，那真太平了。太無曲折了。幸而有副座這一場劇烈的競爭，直到此刻尚不知鹿死誰手。總算為這次國大添了個熱鬧。用副總統選舉為國大的壓軸戲，豈偶然哉。（照四月十八日寄）

（上接十二頁）

後來見到情況不妙，就忙把主力收縮回來，因此再住力包圍；看準了，打下集寧解圍大同，襲取張垣。這樣「以退為進」的作法，虛虛實實，使對方捉摸不定。這次察綏戰事，他又將主力向後集結收縮了，忍著表面上所受的擦傷，準備在他們的三個假定方案中，打擊殘滅敵人，對方也學得乖巧了，既不深入，也不遠離，游動在他所想的藏滅的邊緣上，以「小滋擾，大整補」，使他不致安心休整，而日夜的窺伺着他的空隙。這做法不能不使他困惑，他不能再繼續忍受了，於是以一股騎兵深入冀中，搗毀共軍冀中後方補給基地。現在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看蔣榮鑾是否同師河北，放棄察南，抑或是在平漢路四側，來易滿地區出師截擊。北方的局勢到今天，已經到了個重要階段，棋逢對手，會碰到一起的機曾。看吧，北中國的安危，將決定於東北共軍發動八次攻勢之前的再失去主力決戰的機會，雙方繼續互以運動及政府區的老百姓的苦難將更不堪設想了。（四月十七日）

提高稿費（第十五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五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五十萬至八十萬元。此啓。



# 談今天的學生

余才友

我們若從多方面來考察，我們一定可以同意，今天的學生，差不多都有很多都有了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社會經驗。他們獻身抗戰，走遍了大江南北，經歷了許許多多不同的職業部門，飽嘗憂患，艱苦奮鬥。即以我所認識的一位同學為例，抗戰開始的那年，他初中剛剛畢業。那時候，西北是年青人理想的天堂，「到西北去」是一句響亮的口號，他於是參加一個服務團從杭州出發，經過長沙、漢口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受過短時期的政工訓練，幹過半年關於唱歌、演劇之類的工作。後來因為那個服務團解散了，他於是考取了胡宗南在鳳翔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學了三四個月畢業，被派到了蘭州的一個部隊裏當報務員，他在蘭州只耽擱了一年。因為一度謠傳共產黨要暴動，而他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國民黨說他思想有問題，把他驅逐出境了。這之後，他底遭遇十分狼狽，過着一種流亡的生活。他從那環繞着崑山峻嶺的嘉陵江源徒步走到川北，再坐木船到重慶。在重慶，他開頭在一個學術機關裏當僱員，幫着整理資料，後來還參加過劇團，還給當代的幾個大明星跑過龍套，另外又進報館幹過校對，最後才用同等學力的資格考取了西南聯大。他早就跟家裏面失去了聯絡，所以在昆明，他還是自力更生地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在學校裏抄寫過講義，挑過水，在外面當過家庭教師，給兩個年紀和他一般的初中學生補習功課。兩年後，因為實在支持不下去了，碰巧趕上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他於是休學參加，去到了印度。復員之後，他進清華工學院，現在還差兩年畢業。至於將來，他沒有別的安排，不過想當工程師，同時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攜手，遵循政治路線，對國家大事作一番徹底的改革，好讓他多修幾條鐵路。

還記得在抗戰開始的時候，曾經有人說過，說社會就是學校。的確，社會就是學校。我說今天的學生差不多都有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社會經驗，也就是說他們差不多都受過了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社會教育。那末，三五年甚至十年上的社會教育對他們發生了影響嗎？他們比昨天的學生進步了嗎？這問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三五年甚至十年上的社會教育對他們發生的影響太大了，他們比昨天的學生確是大大地進步了。昨天的學生主張「民主」，主張「科學」，反「一帝」，反「封建」，這理想到今天還沒有改變。昨天的學生有熱情，今天的學生同樣有熱情。不過，今天的學生底理想是通過了社會的磨練的，他們底熱情是通過了社會的冷感的。所以今天的學生底言行是更結實、更堅定了。

一九四一年的「倒孔」運動，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運動和去年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十分單純。但國民黨硬要說「倒孔」運動是羅隆基策動的，說「一二·一」運動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實際上，「倒孔」運動和羅隆基風馬牛不相及，而「一二·一」運動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跟共產黨絲毫沒有關係。「倒孔」運動正當香港淪陷的時候，開頭是反對孔祥熙底底太太用專機帶狗逃出虎口陳寅恪先生下落不明的那種兩相對照而極不合理的事實。「一二·一」運動起因於雲南地方當局針對聯大學生要開的那個時事座談會而頒佈的那道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所謂時事座談會，在聯大本來就是一個極平凡而又平凡的事。每當國內外發生了甚麼大變動的時候，聯大學生照例要找幾位先生在一塊兒談談，好對那些變動有更清楚的認識。發生論戰，紙上談兵，那會對公共秩序有妨礙呢。但雲南地方當局莫名其妙地要用機關槍和迫擊炮在聯大四週圍亂放射了好幾個鐘頭，還要造謠，說「西郊有匪」，聯大學生氣憤極了，所以決定罷課，對橫暴的措施表示抗議。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起先不過因為清華的講師、教員和助教要求改善生活，提高待遇，清華學生站在尊師的立場表示同情而已。看這三次運動，可以知道今天的學生，動機都異常純潔，都異常合乎情理。

本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一種不合理的事實，一種橫暴的措施，和一種忠誠的願望，只要是人，誰都會反對，會抗議，會同情的。這還要甚麼人策動，還要甚麼黨領導嗎？同時這也不是甚麼人所不能策動，不是甚麼黨所能領導得了的！去年暑假，當清華的師生追悼陶一多先生的時候，吳晗先生曾經慷慨激昂地說對於國民黨，聞一多先生並不想革命，只要求作一番徹底的改革。這樣的態度，也可以說是今天的學生底態度的。的確，對於國民黨，他們並不想革命，只要求作一番徹底的改革。這在上面說過的三次運動裏面能夠找到根據。這樣的態度，在有的人有絕大的自由愛高與怎麼幹就怎麼幹，而有的人連眉毛都不敢一皺的社會裏，可以說是一種公道觀念的表徵。

話得要說回頭了。今天的學也有理想，同時他們底理想通過了社會的磨練。他們也有熱情，同時他們底熱情通過了社會的冷感。所以他們比昨天的學生更結實，更堅定。這其實就是說他們能夠發揮理智。發揮理智表面看非常簡單，不過絕對不是那些把自己關閉在象牙之塔裏的書呆子辦得到的。讀「五四」或者「一二·九」時代的歷史，可以知道昨天的學生運動完全是在一股澎湃的熱情浪湧裏發生、開展以至結束的。但今天的學生運動，理智佔據了主要的地位。

「倒孔」運動正當太平洋戰局逆轉的時候，蔣夢麟先生強調今天和「五四」時代不同，事態如果擴大將會使抗戰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聯大學生於是遊行了一次，寫了幾張標語，喊了幾聲口號就照常上課了。「一二·一」運動的醞釀時期，聯大的民主主張上有聲有色，各種不同的意見緊張而熱鬧。開首要求雲南地方當局道歉，保證不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同時取消那一道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後來牽涉的問題逐漸廣闊了，因為整個的問題不解決，局部的問題就算解決了也沒有甚麼用處，所以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停止內戰。這其中，還經過了一場精彩的論戰。因為有人認為單獨請國民黨停止內戰和單獨要求美國的軍隊從中國撤退是偏私的。聯大政治系一九四六級的學生出面了，他們站在公正的立場，說單獨請國民黨停止內戰無異各省市的臨會更加擴大共產黨停止內戰，那內戰不但不會停止，反而也會更加擴大，所以他們一方面請國民黨停止內戰，另外也請共產黨停止內戰。他們說美國和蘇聯的軍隊都駐扎在中國，而且都可能助長中國的內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求美國的軍隊撤退，另外也要求蘇聯的軍隊撤退。這意見得到了聯大學生底熱烈支持，不到兩天功夫，簽名附議的超過了五百人以上。但到十二月一日

情勢急轉直下，因為雲南地方當局用手榴彈造成了空前的血案。那時候，聯大學生悲痛極了。聯大的教授決定罷教，對死者表示哀悼，對傷者表示慰勉，對地方當局表示遺憾。大多數雲大的教授發表文告，對學生極表同情。聯大政治系一九四六級的建議給自動地撤銷了。運動這才擴大。再末尾，因為謠傳國民黨要解散聯大，客觀情勢極度險惡，聯大學生看清楚了事實的嚴重性，於是又毅然復課。

「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發生後，清華的民主牆上同樣有聲有色。請國共雙方就地停戰的文告同樣引人注目。再北平各院校的學生本來決定在六月二日要大規模遊行的，但客觀情勢比「一二一」運動所遭到的還要險惡，所以他們終於服從了華北學聯的議決案不遊行了。因為那天遊行又要流血。

我們不能否認，今天的學生運動有值得表揚的地方，但也有應該批評的地方。值得表揚的，譬如自動、理智，上面已經分析過了。而應該批評的，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權術」。因為這是一個可怕的傾向，所以要特別提出來說說。

不知道為甚麼，有少數站在領導地位的學生總要把社會上的那套「權術」加以廣泛地運用，以致對今天的學生運動發生了一種惡劣的影響。他們本來是以「前進」的姿態出現的，但骨子裏，他們愛搞出一些假消息來製造羣衆情緒，愛用他們自己模型去改變先生們發表的談話，遇機就撈，貪污中飽，把持選舉，造成行幫，誹謗一些老實的學生，在純潔的學校裏面散播着一些陰森可怕的消息，使師生互相不信任，同學對同學懷疑，朋友間沒有感情，不能夠瞭解。老實說，「一二一」運動快要結束的時候，聯大的學生其所以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這些學生應該負責任。復員後，清華的學生運動比起聯大來，真有小巫大巫之別，比如去年的「五四」週，參加各種集會的稀少得出人意外，其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過去的印象也是一個因素。

的確，這是一個可怕的傾向。如果讓它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那就是把國民黨打倒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不還是有許多投機取巧的政客，趁火打劫的貪官和卑鄙惡濁的黨棍子嗎？李繼炯先生担心中天的「前進」學生會踏少數「五四」時代的領袖底覆轍，曾在二十年後製造「一二一」血案，的確可以發人深省。

過去，張奚若先生在聯大政治思想史的班上，曾經說用一種壞的手段去達到目的比用一種好的手段，毛病總要多些。正當「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開始的那天，王芸生

先生在清華大禮堂，也曾說把什麼事都看作過程，是最危險不過的了。的確，不擇手段地去達到目的實在不大高明。「倒孔」運動最吸引人注目的一張標語是「擁護龍主席打倒孔祥熙」。但誰都知道，「龍主席」並不是「民主鬥士」也不會變成「民主鬥士」，所以就是把「孔祥熙」打倒了，而却擁護一個「龍雲」，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最後我想說幾句題外的話。過去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一二一」慘案的責任問題的文章。開首我說，聯大的師生對國民黨都是怨恨的，尤其是當孔祥熙長行政院的那個階段，簡直恨之刺骨。但張奚若先生也承認國民黨打倒軍閥領導抗戰的兩大功績。那時的學生對共產黨都是同情的。但同情並不只是擁護。這樣的看法我現在還不想改變的。的確，今天的學生對國民黨都是怨恨的。這也實在是國民黨太不像話了：專制、貪污、低能、開倒車。假如國民黨不實行一種徹底的改，那他們對於國民黨底態度是不會變好的。不過他們仍然承認國民黨打倒軍閥、領導抗戰的兩大功績。

有人說，在反「封建」這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底任務相同，目標一致。的確，在破壞舊的中國這一方面，今天的學生和共產黨可以說是同志。所謂同情，就是因為有這一方面的關係。但同情並不只是擁護。因為在建設新的中國這一方面，他們和共產黨之間還有一段距離的。這是因為共產黨太強調階級性，太忽略個性了。

無論說是自由主義者底信念也好，是小資產階級底劣根性也好，但一個健康的社會一方面要羣性能夠有妥協的調協，另外也要個性能夠有合理的發展。說羣性要有妥協的調協，那團體對個人要行使高於一切的支配權，要求個人絕對服從組織，而個人對團體要有為大多數人底幸福而生活的理想，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說個性要有合理的發展，那團體要讓個人能夠自由信仰，自由發言，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而個人要為團體用功收效知識，儲蓄經驗，日新月異，永遠向前向上。

如果用這樣的一種尺度衡量美國的社會，所謂「舊民主」當然不夠完善。同樣地，如果用這樣的一種尺度衡量蘇聯的社會，所謂「新民主」也不大完善。再如果站在這樣立場批評國民黨，那國民黨所標榜的「民主」當然令人懷疑。同樣地，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批評共產黨，那共產黨所標榜的「民主」也令人懷疑。

問題牽涉得比較複雜了，我就此打住吧。

三月二十八日 北平

(上接第十三頁)華是否經濟侵略，似未能認為只是日貨來侵略。而其最終在於我國對於美貨進口未能控制良好之故，而並不是在日工業之繁榮。我文中再三提及中國工業須力與日本競爭，爭取美國借款，轉移美國對日的投資，並且要以原料投資到日本去，用以貨易貨的方式來左右日本工業的發展(具見原文)都是主張中國外交從今要積極對日。不但要在海關上控制外貨，而且要進一步在實業運來時，在日本的工廠製造中，已經有控制。

最後，我沒忘記小小的日本五十年侵略中國，十四年進據我們的國土。但我們畢竟勝利了。日本喪失武力，一時談不到重整軍備，而且缺原料，缺新技術，已經落後，無從再擴張強權之林，因此我以為現在不可怕了。並且我也沒忘記日本之所以能侵略中國，是經過甲午日俄第一次大戰逐漸可怕起來的，中間還有英國的支持，美國的好意，法國的勾帶，後來又有俄國的分贓，幾次的好機會。日本再會有這樣多的機會嗎？我懷疑！

最可怕是還是我們自己。其次可怕是我們如何把握美蘇對立的局面。如果我們再不爭氣，恐怕難以自立。親美親蘇，早晚未必能自主。要自主，總得自救。日本問題我覺得是次要的。但，我重覆說，雖然次要，還是要積極。積極不一定是強硬要求或反對美國改弦更張，放棄支持日本。積極是打出一條路來，使美國至少要考虑對中國對日本應有的權益，而緩和片面的支持日本。積極是打出一條路來，中國也要分一杯羹，對今後日本的經濟復興，加以利用性的控制。我並沒有「勾銷」日本道問題。相反的，我覺得處理道問題，似可從現實方面提出主張，督促政府，或較有實現的希冀！

弟劉子健卅七年四月十五日於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

### 如欲避免漲價

### 即請直接定閱



# 許勇三的音樂

## 作品

戴文賽

今天是清明，又是音樂節。下午二時北平音樂協會在勸業廳舉行一個慶祝音樂節的演奏會，很大的一個禮堂全部坐滿了，聽眾差不多有兩千人。由各校學生表演，有六個合唱，還有獨唱，鋼琴變奏，橫笛獨奏，小提琴大提琴鋼琴三重奏這些節目。晚上七時半又在同一個地方舉行一個水準更高的音樂演奏會，前半由些音樂教師們演奏鋼琴，長笛，和我國的古琴，古箏，南胡，琵琶，後半由趙梅伯教授指揮的歌劇團演唱聖多斯所作的C門劇曲。聽眾更多，座位不夠，許多人只好站着聽。這兩個演奏會的熱烈情形使作者更相信我國對音樂有興趣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現在寫這篇短文介紹當代我國的一位作曲家，來紀念今年的音樂節。北平以外一定很少人聽見過這位作曲家的名字，因為他的作品還沒有正式發表過。他的年紀還輕，今年只有三十三歲。他現在是燕京大學音樂系的講師和代理主任。他是作者的同事，同學，和好友。寫一篇文章來介紹自己的朋友似乎不太合適，作者因此遲遲未曾把這篇短文早一點寫出來；不過總覺得許先生在音樂上的創作才能實在值得介紹。目前我國能作曲的人太少了，能作好的，水準高的樂曲的人更少，而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却越來越多。所以一知道有值得介紹的作曲家，不管是熟人不是熟人，是同校的人是他校的人，都應當加以介紹。上月三十一日晚上八點鐘，燕大音樂系舉行了一個演奏會，全部節目都是許先生的作品。作者聽了那個演奏會之後，才最後決定寫這篇介紹的文字。

許勇三的父亲是一位鐵路工程師，對中國音樂很有興趣。許勇三也從小就喜歡音樂。他們是江蘇人，不過父親常在北方做事。許勇三十三歲在營口讀書的時候就開始彈

鋼琴；彈了不久就常在琴上彈出自己所幻想出來的音樂。後來到北平進匯文中學。在高中跟一位俄籍音樂教師學了兩三年小提琴。那位教師看出許勇三是一個可以造就的音樂家，就義務教他一些作曲的方法。後來他也跟鋼琴教師學鋼琴。

一九三三年許勇三考進燕大音樂系，正式學音樂。入大學之後就不再彈小提琴了；不過他和小提琴的關係對他的作曲很有幫忙。在大學裏他很有功地學習作曲的技術和練習鋼琴。一九三七年五月初舉行了一個畢業演奏，全部節目都是他的作品，有管絃樂隊合奏，有小提琴獨奏，還有獨唱合唱。

畢業之後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音樂院繼續研究，得到音樂碩士的學位。一九四〇年回到母校音樂系教書。珍珠港之後，留在北平家中讀著作曲。勝利之後才又回來燕大。

上月三十一日演奏會的樂曲全是一九四二年以後作的。許勇三對一九四二年以前的作品全感覺不滿意，所以更不想發表它們。這次節目的第一項名叫「退歸曲」。這首曲用孔廟大成樂章裏的一個旋律做主旋，另外加上兩個副旋律，組織而成一個充滿中國風味的樂曲。它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曲」，由兩架鋼琴合奏出來。第二部分是「賦格曲」(Fugue)，也由兩架鋼琴合奏。第三部分是女低音獨唱，以第二個旋律為基礎，接着是女聲合唱第一個旋律，由風琴伴奏。最後一部分是混聲合唱，由兩架鋼琴伴奏，把三個旋律同時唱出來。歌詞是一詩經一篇的「嘉樂君子，顯顯令德，介爾景福，壽考萬年」。

節目的第二項是小提琴和風琴合奏。曲名「牧歌」，悠揚婉轉，描出心靈對純真與永恆的實在的追求。利用對位法把一個牧歌式和賦格式的安靜莊嚴的旋律加以發展。

第三項是鋼琴獨奏，曲名「T E 短調胡拿大」，是最近剛作成的。它和經典派的胡拿大很不同。一聽就聽得出是近代派的，而且充滿中國色彩。它不分樂章，得一氣彈完，相當難彈。

第四項包括三個短歌：第一個名叫「明月」，歌詞用李白的「一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那首名詩。歌曲是許勇三自己作的，很簡單容易唱。第二是新編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第三是民歌「流鶯樂」，這兩個民歌由許勇三配上了很合適的伴奏部分。

第五項包括四個短一點的鋼琴獨奏。第一個名叫「插曲」(Intermezzo)，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曲子。第二個名叫「圓舞曲」(Rondo)，把兩個西南邊疆的歌曲用做主要的旋律，一個活潑生動，另外一個則悲憤哀怨，成為很顯明的對照。第三個鋼琴曲名叫「夜曲」(Nocturne)，是一個充滿感情的曲調，把悲、歡、愛、恨、怨、希望、失望、絕望，全都表現出來，聽起來很令人感動。第四個名叫「舞曲」(Dance)。開始在低音部分輕輕彈出一個節奏顯明的旋律，跟着來的是一個雄壯的旋律，接着是另外一個更活潑的旋律。拍子越來越快，聲調越來越亮，聲音越來越響亮，象徵着心靈的迫切的呼聲，熱誠希望得到自由，努力為自由奮鬥，終於達到了目標。

第六項是混聲合唱，歌名「清明」，歌曲用我國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孟姜女」，利用對位法加以發展，成為一個賦格式的合唱曲。歌詞則用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名詩。第七項又是兩架鋼琴合奏，曲名「烏鴉」，用一個簡單的小孩歌做主旋律，發展為一個幻想曲。描寫小烏鴉對老鳥鴉克盡孝道，終日在外面找食物，回到巢裏來自己不吃，先喂母親，報答從前被喂養的恩情。末一項又是合唱，「陽關曲」，歌詞就是王維的「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那首詩。歌曲是許勇三自己創作的完全中國味兒的混聲四部合唱，也是賦格式的，把離情別緒充分表現出來。許勇三最崇拜大作曲家巴赫，所以他的聲樂作品和一部分的鋼琴曲都和巴赫一樣地充分利用對位法的技術。大部分的聲樂作品則表示他沒問題是一個近代派的作曲家。

目前印刷困難，也似乎沒有那一位出版家或熱心提倡藝術的人肯來（或有能力來）做一筆賠本生意，把值得介紹的樂曲印出來。作者希望許先生能得到機會把那幾個比較短比較容易彈或唱的鋼琴曲和歌曲發表，相信一定會得到國內外許多愛好音樂的人的歡迎。許先生年紀還這麼輕，前途遠大。只要環境能使他安心地創作，將來一定會作出更好更偉大的樂曲來。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 北平

### 叢書預約諸君鑒

「政學罪言」一書土中國一英人法人中國人一書均已出版，在上海自取的讀者請自二十六日（星期一）起，惠臨領取。一切應由郵寄的讀者，如郵費業已補足，當於二十六日上午十一交郵掛號寄上。（關於補交郵費請閱四卷七期十九頁）

#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書評) 樓邦彥

Fr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s, by Dorothy M. Pickles,

Love & Malcomson Ltd., London and Redhill, 1946, pp. 256.

法國踏上了第四共和的道路，業已一年有餘了，它的前途究將如何，尤其處在這千變萬化的國際環境中，一切皆非我們所能預料。對於這一個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若更加以認識，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傳統以及革命後的政治演變固為我們所不能不加注重，但是法國在二次大戰中的遭遇更是為瞭解當前法國的最好根據。關於後一方面材料，雜誌的文章以及單行的書籍已經足夠豐富了，但多數是片斷地限於一個階段或一方面的問題，Dorothy M. Pickles 的這本「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的確可以說是比較完全的，並合乎整個性的條件。

就本書所敘述討論的範圍講，對象是法國，時間是兩個共和之間。法國就是法國，無庸說明，所謂兩個共和之間的兩個共和也許需要一點解釋。法國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曾經有過幾次共和，大革命結束了舊政權 (ancien régime) 而產生了所謂第一共和，可是不斷的波折，數番的朝代變換，到了一八四八年才又有第二共和。第二共和的壽命依舊是非常短促，經過了路易拿波崙的稱帝以及普法戰爭的慘敗，乃有所謂第三共和；道第三共和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歷史上存在得最長久，却沒有能夠渡過二次大戰的難關，戰後法國掙扎着復興，在一年多以前，它已進入了第四共和的階段。本書所謂兩個共和之間，便是指的第三共和與第四共和之間，實際上也就等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法國。

說得正確些，第三共和滅亡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第四共和建立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巴黎業已為德軍所佔，國會兩院組成國民大會在維琪集會，於那一天議決建立獨裁的貝當政權，第三共和便遭遇到它最後的命運。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巴黎的光復，整整四個年頭，乃是法國在近代歷史上最的黑暗時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二次憲法草案再度交付公民復決，終被通過，第四共和於焉建立，今天法國人民始終處於困苦艱難的環境中在砌築着這新共和國的底層基礎。法國人民不會忘記了兩個共和之間的悲慘命運，他們的國家在短期間也難以擺脫得了兩個共和

之間的遭遇的一切後果的牽連。在這兩個共和之間，法國由戰敗而進入黑暗，再經歷黑暗轉為復興，那是促成戰後法國的一個莫大關鍵。這些在大體上都是本書所要分析的內容。

全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一佔領的法國，第二部份是「解放後的法國」。第一部份共包括四章，分述第三共和的滅亡，維琪政府的統治手段與它的失敗原因，德國的佔領政策，以及抵抗份子的海外與地下活動情形。作者告訴我們為何在出席維琪國民大會的六百六十六個參眾兩院議員中，竟然有五百六十九人投票贊成建立貝當的獨裁政權，她的主要解釋是大部分左翼黨派份子的和平主義性，這和平主義的根源是由於初次大戰所給予法國的重大犧牲，戰爭的悲劇致使很多法國人民不論黨派都認為和平是法國的唯一出路，法國的最初信賴國際聯盟與集體安全是由於此，它的先後對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一再妥協也是由於此。就整個的法國說，和平主義者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空想的忽略現實的和平主義者，第二類是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第三類是親法西斯的右傾保守份子，他們沒有政治理想，祇是隨時主張與法西斯國家攜手而已。這確是事實，除此以外，恐還須加上由於當時戰場失利所引起的自信心的喪失，給予狡猾的政客如賴伐爾之流以遊說的機會。一切皆在混亂中，第三共和也就在這混亂中迎來了死神。至於貝當與賴伐爾等的無恥以及德國的殘酷，作者的描述確是夠透澈的。她又訴說了不可數可泣的抵抗份子在地下工作的故事，讀了不禁使我們感覺這是當年我國淪陷區的一個極好對照。

關於「解放後的法國」的部份，牽涉的範圍較廣，作者從北非臨時政府說起，她提及了許多法國人回到祖國後所感覺到的失望，她又敘述了法國在解放後的政黨與報紙的情形，戴高樂將軍的問題，審判法奸的經過，臨時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第四共和成立前夕的政治動態。作者對於戴高樂將軍問題的討論，雖不能說詳盡，但頗具深遠的見地。她承認戴高樂是法國民主前途的障礙，今天

的我們當然更能瞭解這個威脅是不能忽視的。一假定獨裁的危險會變成真實，法國人民所能擔負的乃是他們自己，作者的這一句話是值得每一個法國人加以深切考慮的。

總之，這本書的長處是材料豐富，但正因為過於不盡其詳，就未免瑣碎而較雜亂，而把全書讀起來，很有讀長篇的新聞報道之感。每一個作者總免不了有成見，本書作者的成見是到處強調她的國家——英國——和她所描寫的不幸的國家——法國——之間的澈底瞭解與合作，在她看來，英法諒解是兩國安全與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保障。我們固然不否認她的看法的局部的正確性，但觀乎近來國際局勢的演變，問題的關鍵恐尚不止如此單純。書末有一附錄，作者列舉了了解放後的法國的各黨各派，並簡單說明其歷史與重要人物，這對於一般讀者頗有參考的價值。

## 觀察叢書出版

###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基本定價：二十六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

基本定價：十二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

基本定價：十二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右書照一萬倍發售。

# 觀察

·元萬三售份每·

一月五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三版

第十期



第四卷

觀察通信

專論  
第二個「聞」多事件「萬萬」

製造不得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儲安平

美國通信

美國大選點將錄

段連城

生活與文化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

及其衝突

劉緒貽

副總統選舉的曲折

陝北戰局

觀察特約記者

中大學生自治運動

的新階段

觀察讀者投寄

罷課期間的清華園

週未欄

錢面前的平等

何永信

文藝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凌卓

讀者投書  
北平四大學教授九十人來函 一個  
出席國大採訪的新聞記者的來信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50027

訂閱價目

(月個三)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空：四十七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郵費：每册三十八萬元  
掛號：每册三十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面彩色四千萬元  
普 全面三千六百萬元  
半面一千九百萬元  
通 半面一千萬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閱

定戶注意

讀者如欲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閱



###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 四大學教授九十人來函

編者先生：下面是我們北平四大學教授九十人對於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四月十九日在紀念週中講演的歌斥並質問。另外我們又附上中央社關於吳氏講演之報導。如承賜刊，不勝感荷。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九十教授同啓  
四月廿三日

#### 一、吳鑄人的報告

(中央社訊) 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於十九日上午舉行總理紀念週中，對於此次學潮之發生及今後消弭學潮之方法，有詳細之報告。

吳氏首謂：「近年來之學風，比較戰前沒有人能夠滿意。每年都有學潮，而其所用的武器是罷課，遊行，貼標語，散傳單，其目的是為奸匪宣傳，直接是誣毀政府，間接是造成紛擾的局勢。就是不關學潮，有少數大學的少數學生經常在學校張貼的壁報。開會的副歌，唱歌的詞調，集會的方式，演劇的內容，都越乎學生應守的本分。先生的告誡不聽，純正同學如不隨聲附和，便指罵為「國特」。

更假藉民主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等名詞，藐視國家的法令，隨便組織團體。須知民主自由的先決條件，是遵守國家的法紀，不遵守法律的民主自由，便是暴民亂民，便是假借民主自由的美名，掩護自己的罪行，否則盜匪搶劫人民，也可以藉口民主自由為其犯罪的辯護。

為什麼學校弄到這個地步？我們推究

原因，政府首先應負姑息養奸的責任。因為每一個開市的大學，都是有名的，教授都是第一流的教授，學生絕大多數是優秀的青年，其暗受奸匪利用，甘為「國特」，鼓動風潮，想持多數的首要份子，充其量也不過十餘名。為姑息此十數名，共「奸匪」，犧牲多數學生的學業。至愛國學生，愛國民衆，激於義憤，起而反抗，自動除奸，方法每適當軌，行動難免幼稚，甚至演成流血慘案，政府還要負防範不週，保護不力的責任。事之不幸，無有過於此者。」

吳氏次分析這次北平的學潮的發生，也是這樣造成的。略謂：「我們如不設法根本消弭學潮，必然要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犧牲的是純潔的青年，愛國的民衆，軍民當局還要負防範不周的責任，甚至要負放縱指使的罪名。鼓掌稱慶，增加津貼的是那些少數「國特」奸匪。

因此我今天首先要求我們的同志和愛國愛民族的學生和民衆，接受我的勸告。我知道你們都是義憤填胸，摩拳擦掌的要與潛伏奸匪拚個你死我活，須知革命不能單憑血氣之勇，一切行動，必須要在法律軌道以內，毋使親者痛而奸者快。具體的說，你們如果知道誰是奸匪，誰是「國特」，你們可檢同證據，向治安當局報告，或向法院檢控。

其次，我以國民資格，請求學校當局，要嚴格禁止反叛亂，反行憲及誣毀元首，污蔑政府的壁報，標語，唱歌和戲劇。此類宣傳消極是陰謀顛覆民國，積極是替奸匪宣傳。縱或軍政當局疏於察覺，不加取締，凡屬愛國學生和愛國民衆，必然要起而制裁，其結果仍是鬧糾紛，造學潮。

更其次，我要忠告三位教授，再勿在「國特」所召集的會場中，憑一時的快意，作刺激學生的言論，博得「國特」們預先佈置的捧場式的盲目鼓掌，受奸匪的利用，這是一件極危險的行動。須知北平一百七十萬民衆中，至少有五十萬人，奸匪

對他們真有血債，真有一清算」，「門等」，「坦白」等等債務，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了一個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毒害已害人害國家的慘劇，你們說是不是？

最後檢討這次學潮，我們引為遺憾的有幾個大學講師助教會，縱或可以逃避法律上的責任，但逃避不了道義和良心上的責任，因為學生罷課三天剛剛過去，他們不早不晚接着又罷課三天，這不是火上加油，製造糾紛，擴大事態嗎？軍政當局向師院，北大道歉，固屬理所當然，然似乎真正要向這兩個學校道歉的是推波助浪的少數講師助教先生們，在此戲劇劇時時期，希望大家平心靜氣，相互容忍，萬不可輕易掏出最後的一罷「字武器」。先生罷教，學生罷課，對於他人的生活，還不受什麼影響。如果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和電話局的工友，他們也掏出最後武器罷一罷「罷」，我們的生活立刻就要受很大的影響，那還成什麼社會。這次不幸的事件，算是過去了，希望大家今後要共同救火，不要玩火，更不要再掏出一罷「字武器」來了。

吳氏最後評論這次學潮的解決謂：「我極其欽佩北大，清華，師院當局和多位教授，他們苦心孤詣，一面勸導學生，一面盡力使問題簡化。同時我很感激黨政軍幹部同志，均不怠氣用事，平心靜氣，兩面疏導，這個工作確不容易。我知道我這個報告，裏裏外外得罪了許多人，我個人可以先向大家道歉，但是我為大多數純潔青年和愛國民衆，不受無謂的犧牲。我為我們的祖國，我不能不忠勇的說出學潮的原因所在。去掉這些原因，我相信永遠不會再有學潮。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大家互相勉勵，共同努力，完成戡亂建國剿匪救民的神聖任務。」

二、九十教授的質問文

報載中央社訊，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氏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總理紀念週中，報告學潮的經過及今後消弭學潮的方法，一則謂每次學潮的目的皆為「奸匪宣傳」，再則「忠告三位教授」，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一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毒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我們認為這不但是故意歪曲事實，存心威脅，而且是進一步迫害的先聲。

學潮發生固屬不幸，但接連的傷害學生，包圍學校搗毀校舍等暴行，當局實不能辭刺激學潮之責。手無寸鐵的善良純潔青年對於這樣橫暴行來挑釁的手段，表示憤慨與抗議，我們只有衷心同情。為了維護學府尊嚴與爭取安全保障，我們也曾忍痛罷教，喚起全國人士注意，藉以制止層出不窮的迫害與慘案，挽回迭受摧殘的教育生機。目下學潮正在漸趨平息中，而黨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極盡挑撥，而黨部主持人之所請受奸匪利用究竟何人，我們要質問他：所謂受奸匪利用究竟何人？我們更要質問：第二次鬧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製造中？我們願意聽取當局，現已多教被受害者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於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假令政府容許在道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樣的慘劇，這足以表現其顛覆與殘暴而已。

- |                  |     |     |     |
|------------------|-----|-----|-----|
| 北大、清華、燕京、師院等校教授： | 王之軒 | 王金銘 | 王岷源 |
| 方大、清華、燕京、師院等校教授： | 王鈞衡 | 王鍾虞 | 申宗圻 |
| 李光燾              | 李連捷 | 李廣田 | 李景均 |
| 吳仲賢              | 吳鳳翥 | 阮維周 | 余冠英 |
| 周明祥              | 林岳霖 | 鄒開光 | 周一良 |
| 翁顯健              | 容維祺 | 孫傳光 | 林耀華 |
| 孟昭威              | 孟慶基 | 陳占元 | 孫楷第 |
| 段學復              | 馬大猷 | 胡世華 | 俞平伯 |
|                  |     | 馬聖堅 | 馬聖祖 |
- (下接第十二頁)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段運城：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何永信：前西南聯大教授

# 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

## 造不得

儲安平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教授九十人的來函，已刊本期投書欄。編者另接北大一個學生來函，內云：「目前的情勢愈來愈嚴重，陳雪屏吳鐸人一再揚言學運由共黨操縱，並竭力分散師生之間的團結，煽動學生與難民之間的仇恨。吳鐸人並公開警告出席學生集會的三教授（指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這雖是恫嚇性質，亦未始不可能造成聞一多事件的重演。」這個學生又說：「各種事實的教訓，已充分證明：要在現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個幻想」。

這一年來國內的情形變化相當大。軍事上的變化和經濟上的變化是大家看到覺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覺不出的是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情緒上的變化。去年五月六月，南北各地都沉淪在排山倒海的學潮之中，那時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一部分參政員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國共之間的和談。一般社會，包括學生在內，亦都衷心希望和談恢復。希望和平不僅僅是為了任何個人的利害，大家都是為國家着想。其後參政會開會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觀，極端份子會場中佔着壓倒的優勢。那時我們就接到北平方面的來信，說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學生）對和平最後一次的呼籲，這個階段一過，學生的情緒可能要轉入另外一個更積極的階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就了三個多星期，聽說許多學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學畢業的學生，也丟開一切，頭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們覺得在「這一個」區域裏就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他們已不願再將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那種毫無實際效果的呼喊上，他們決定去做一點更實際的工作，做一點更有效的工作。當一些朋友談到這些情形時，一方面在心底裏佩服這些青年有勇氣，有決心，一方面都嘆息當前的環境竟把青年逼成這個樣子。有一位先生戀戀地說：「走的都是最優秀的！走的都是最優秀的！」

這一年來，就學生一部分說，最觸目的現象，是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敵視的程度越來越深。在政府一方面，祇要學生一有什麼活動，就惡意相視，咬定他們受了共產黨的利用；在學生一方面呢，則對於政府，已老老實實，直截了當，指這個政府是一個反動的政府。政府和學生，實際上已儼然成爲敵人。爲什麼會弄到這個樣子呢？其中一個最基本的的原因，就是政府實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對於國民黨二十年來的執政有一個一貫的看法，用一句話來點穿：即政府什麼都不管，祇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爲出發點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條鐵路或築一條公路，那就因爲這條鐵路公路可以給他運兵；假如政府要興建一個廣大的電話網，那就因爲這個電話網可以加強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財政制度上有什麼更張，那就因爲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多徵一點稅，多弄一點錢；假如政府頒佈一個新的法律，那就因爲這個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動，或作爲政府某種行動的一種法律根據。總之，一切都爲政府自身設想；凡是和這個政權沒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沒有興趣，或者裝作作啞，或者敷衍了事，或者乾脆不管。人民沒有飯吃，他管嗎？他不管。人民沒有衣服穿，他管嗎？他不管。人民沒有房子住，他管嗎？他不管。政府祇保護富人，不保護窮人；政府祇管束窮人，不管束富人。在重慶時代，威爾基、華萊士要來了，就實行清街，一切沒有飯吃的窮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礙觀瞻；國大開幕了，下關和浦口的難民都被驅逐出去，以致發生蚌埠的搶案。大家痛恨索門，要求動用他們在國外的財產，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大家要求實行民生主義，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沒有決心，不敢有損地主階級的利益。這樣的統治怎能叫人擁戴！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年一年的過去，沒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順眼，沒有一件事使人聽了高興。一



切公共的輿論都不能改變政府的作為，官做他的官，黨辦他的黨，臉皮老老，肚皮飽飽，這叫人怎能服氣！不僅一般青年學生越來越趨極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據我們所瞭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轉向變化；本來對於政府感覺失望的，慢慢的對政府感覺絕望了；本來對於政府感覺絕望的，終於對於政府「不望」（不再存什麼希望了）；本來無所謂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的左傾了；本來稍稍左傾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左得利害了；本來絕對仇視共產黨的，現在也在努力瞭解共產黨了；本來不大喜歡共產黨的，現在也漸漸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了。這一種變化是一種沒有聲音的變化，然而却是一種重大的變化。這一種變化，決不是基於任何個人的利害而發生的，這是一種客觀的環境所促成的。而且，我們還應該說，這種變化正在「時間」的推進中加速其程度。本刊四卷七期刊有一篇讀者投書，說：「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過來了！一般空氣很緊張，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靜。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似的。這最後的一句，極堪玩味。據我們所能感覺到的，現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個「新的社會」的來臨。為什麼大家期待着一個「新的社會」的來臨？就因為今天我們所見所聞，不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社會上各種惡勢力、惡習慣的根基實在太深了，這使我們簡直不敢希望在這個現狀下可以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過來。最近國內一般言論界，大都非常消沉，這消沉是一種可怕的事情，這轉向也是一種嚴重的轉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瞭解這種消沉，不在根本上設法挽救救人心的轉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強力去壓伏人心！」

在這一無變化的變化中，惟一可以覺察到的，就是學生的態度。在這一年中，學生運動有幾個引人注意的特徵：第一、學生已經成爲了人民利益的發言人。綜觀年來學生運動所爭取的，歸納之不外兩點，一是人人要有飯吃，能够活得下去，這就是他們所喊的「反飢餓」；一是人人應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不能無故遭受迫害，這就是他們所喊的「反迫害」。他們所爭取的內容，已不僅僅限於他們自身的權利，他們的呼喊業已成爲一種「時代的聲音」。第二、在學生運動的技術上，他們業已到達爲前此未有程度，這就是他們所常常歌頌的「團結就是力量」。他們的團結程度，確爲前所未見。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壓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們的如此團結亦可反證當局壓迫的利害。不僅是一校一地而論，他們業已做到了全國團結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們的團結是全國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響應，幾個學校宣佈「聯防」；一地出了事，別地方的學生立刻響應，呼籲、控訴、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堅定，他們完全成熟。他們在現實的分析，理想的追求，辦事的能力，奮鬥的精神上，均已表現出驚人的成就；他們已隱然成爲一個推動時代的巨輪。

在這樣一個情形下，政府如何對付學生呢？據我們的觀察，政府對於學生已懷有一種超常態的恐懼心理，因之政府對於學生的態度，完全陷入一種變態的狀態之中。政府業已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成見，認爲學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

的行動，都是受共產黨利用的。在這一個大前提下，於是政府對於一切「鬧事」的學生，完全不把他們當作「學生」看待。我們看，這一年來，祇要學生有什麼公共集會，政府便是出動大批軍警，架起機關槍，如臨大敵。上海（同濟）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槍柄，麻繩，木棍，石子，機關槍，馬隊，飛行堡壘來對付學生，造成極度緊張的空氣，引起社會極度的不安，發生令人難以相信的殘暴行為。學生無論能得如何兇，講到後來，學生總還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軍警來對付沒有武器的學生，無論如何總是殘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學生的陰戶裏揮擲一下（見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實在慘絕人寰。祇要一個政府稍爲有一點人道的精神，我們相信絕不致用這樣殘忍的手段去對付學生。

我們認爲政府遇到學生有所抗議時，應當很冷靜地考慮學生的抗議有無理由。我們並不偏袒學生，認爲學生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對的。學生年青，富於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的有時不免失之過高，而且在羣衆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衝動。但是從大體上說，學生常常是站在正義一方面的。他們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難道我們可以說他們錯嗎？他們維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難道我們能夠說他們做得過份嗎？他們不滿意這個政府，難道這個政府是能使人滿意的嗎？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應當做的，不是防範學生，不是壓迫學生，不是打擊學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應當自問，你們今天所做的是否可以使人滿意，如其不能，人民當然有權利表示反對。這是現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論，沒有什麼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擁護，就應當多聽一些人民的意見，多做一些使人滿意的事情，盡量減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還有什麼人要反對政府？就是有多少數被野心家利用的學生，要鬧也是鬧不起來的。

這次北平和成都兩地所發生的暴行，實在使我們難於緘默。而據北平來信，似乎第二個「聞一多事件」正在製造之中。我們認爲這種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萬萬再發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難道覺得今天的局面還不夠動盪嗎？政府今日的處境還不够危急嗎？政府已經做了許多錯事，讀者不論，即以近事而論，國代和立委的選舉，都增加了政府和國民黨自身的陣心力量，這次副總統選舉，又發生了這樣大的風波，這事的後果目前還沒有露骨表現出來。假如什麼地方還要再發生類似的案件，我們敢說立刻要鬧出大亂子來。我們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當局，能够慎密處置，不要操切用事。鬧容易，收拾亂子就難了。

（四月二十七日）

本刊另一服務  
請閱下期本刊  
（特別請清寒讀者注意）

#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樓邦彥

我一直認為動員戡亂與實施憲政絕對不能同時並行，因為動員戡亂是超乎理性的行動，實施憲政乃基於理性的制度，動員戡亂一天尚在進行着，也就是脫內戰向一天未能獲得合理的解決，實施憲政便終究是政府虛懸的招牌，或者是政府玩花樣的手法。今觀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制定，更加强了我的看法的正確性。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係依照新「憲法」第一七四條第一款的程序制定的，第一七四條規定新「憲法」的修正程序，第一款是兩種程序之一，即「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修正新「憲法」，修正當然包括補充。「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顯然並非嚴格的憲典修正，而是專為適用於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補充條款。

「臨時條款」制定前，有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背景。四月四日蔣主席於國民黨中執委臨全會致訓，其大要是：「外界批評國民黨無組織，無力量，無紀律，但如每一黨員忠於紀律，即可發揮力量。我為國民黨領袖，黨員或不忠組織，我不能如此。黨員或不守紀律，我不能如此。故有人希望我表示競選總統態度，我認為應由黨內決定。反之，自己表示則不忠組織，不守紀律。我們應該接受歷史教訓，民國元二年間，黨的失敗即因為黨員不遵守總理之指示……個人認為當前局勢嚴重之時，總統可由非國民黨人競選，個人雖不為總統副總統，仍可與共產黨奮鬥。」（載天津益世報）後經臨全會根據常務委員的研究報告，經全場無異議通過擁護蔣主席競選總統，蔣主席大概為了忠組織，守紀律，也就接受了。此一插曲的真相或許永遠不會弄得清楚，但是跟着便發生了修憲提案，不免令人聯想到種種相類的問題。蔣主席一再向黨員致訓，不主張修憲，於是其他修憲提案都被擱在一旁，最後僅僅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緊接着便是四月十九日的總統選舉投票，結果蔣主席以獲得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為總統，他即得以總統的地位，在動員戡亂時期享有「臨時條款」所賦與的緊急處分權。

茲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本身，逐項來加以討論：

第一，緊急處分權的範圍。「臨時條款」第一項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用無無論任何觀點看，像這樣的緊急處分權的範圍，可謂為龐大無比。根據新「憲法」第三十九條與第四十三條的規定，總統在非常時期得能行使

的權力原已很大，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如下：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散。」

所謂「依法」，在現法制下，當然是指依「戒嚴法」。總統宣布戒嚴是由於戰爭或叛亂的發生，視情勢的緊急與否由立法院事後追認或事前通過，但立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請求總統解散。今「臨時條款」既經制定，總統的宣布戒嚴權更進一步地可以隨時便宜行使，第三十九條以及「戒嚴法」當然就成為具文了，而立法院在制度上可能發生的限制總統權力之行使的作用也就變成虛無了。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如下：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瘟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為急遽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即失效。」

這是新「憲法」賦與總統的緊急命令權，行使此種權力的場合是發生天然災害瘟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而必須以急遽處分來應付時，行使此種權力的條件是為必要處置而發布緊急命令，必須於命令發布後一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祇要立法院表示不同意時，緊急命令便不能繼續發生效力；一切緊急命令的發布應依「緊急命令法」的規定。類似這種緊急命令權的規定，誠然不無相當危險，猶似德國威瑪憲典第四十八條被運用的一段歷史，但是在原則上，任何國家既不能避免危機的發生，而應付危機首須爭取時間，不然將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那麼發布緊急命令的辦法自然是有其可辯護之處的。這不過是說明了緊急命令權的必要，它之能否被運用得成功，尚須視守法的精神與憲政的傳統而為定，要沒有這種精神與傳統存在，任何權力，固不僅是緊急命令權而已，都是可畏的。今「臨時條款」既經制定，總統的緊急處分權已遠超過緊急命令權的範圍，因為緊急命令在程序上尚須於發布後提交立法院追認，立法院並可對之表示不同意，反之，在「臨時條款」之下，立法院所能發生的作用，幾乎是喪失殆盡了。

所以根據「臨時條款」，祇要發生了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而在動員戡亂時期，隨時隨地都是緊急危難，隨時隨地都有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總統皆得不受「戒嚴法」與「緊急命令法」的約束，而為緊急處分，其僅有的程序上的限制是「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這在實際上恐怕並不過分重要，乃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緊急處分權的限制。「臨時條款」第二項規定：「前項緊急處分，立法院得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程序，變更或廢止之」。此項規定授權立法院可以變更或廢止總統的緊急處分，其應採取的程序依新「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根據該款規定的程序，立法院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包括廢止）它所不贊同的行政院的重要政策（適用於「臨時條款」時便是指緊急處分），行政院並無非遵行不可的義務，總統的核可，它得移請立法院加以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應即提交該決議或辭職」。這裏可得注意者有兩點，第一點是制度上的技術問題，第二點是所以表明立法院予緊急處分權的有限的限制。（一）在制度上說，緊急處分仍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因為表面上，緊急處分權的行使都是經行政院之決議的，但將來的行政院恐仍是總統的御用機關。（二）立法院的變更或廢止緊急處分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因為行政院可以移請覆議立法院關於變更或廢止緊急處分的決議，覆議時若未經三分之二出席立法委員維持原決議，緊急處分仍不失其效力，這就是說，祇有絕對大多數的立法委員不贊同緊急處分時，該緊急處分始有失其效力的可能，即使在理論上這也是相當困難的，而假令把現實的中國政治考慮在內，那是更不必說了。所以在實際的效用，「臨時條款」第二項規定幾乎全是具文。

第三，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臨時條款」第三項規定兩種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方式，一是「由總統宣告」，一是「由立法院咨請總統宣告」。此項規定，事實比法律尤為重要，因為僅是法律上的宣告不足以終止必須出諸動員戡亂的客觀現象，換言之，內戰的延長也就是緊急處分權的延長，內戰一天不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便不會被宣告終止，憲政也祇是藉以騙騙人罷了。

第四，國大臨時會的召集。「臨時條款」第四項規定：「第一屆國民大會，應由總統至遲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召集臨時會，討論修改有關憲法各案，如屆時動員戡亂時期尚未依前項規定宣告終止，國民大會臨時會應決定臨時條款應否延長或廢止」。此項規定予人以不同的印象，一方面它似乎表示政府的樂觀處，戡亂將在一年半以內可以完成，另一方面它又好像顯露政府的悲觀處，至遲於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的國大臨時會，將因屆時動員戡亂時期尚未宣告終止而決定「臨時條款」的延長問題。果真是後一種情形的話，我們實不敢想像到那時局勢已演變到如何地步。關於召集國大臨時會一討論有關憲法各案」一點，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單純的在平抑此次國大中主張修憲者的情緒，一是目前以「臨時條款」來應付動員戡亂時期，日後再以修憲為手段來使既成事實合法化。後一打算，或許正是政府的本意。別的不說，我們在這裏更看到了政府用心的真面目。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分析，已如上述，我的結論非常簡單明瞭。為了趨向時勢並迎合其幾方面，政府以頒佈一部憲典來打出一面民主憲政的旗幟，並以之遮蓋內戰的嚴重性。但是憲典的條文對於權力的運用究竟是一大障礙，尤其是在這生死關頭的動員戡亂時期，這就是「臨時條款」的由來。「臨時條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現了政府一隻手頒佈了憲典，另一隻手又把牠撕毀了。讓我再重複地說，既拋棄了和平方法來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政府的行憲誠意是永遠無以令人置信的。像目前這樣的局面，尤其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制定以後，快要為人遺忘的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德國人民的遭遇與經歷，又泛上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頭。

# 美國大選點將錄

(美國通訊)

段連城

三十七年四月廿三日北平。

去年聖誕前夕，杜魯門總統隻身到華盛頓的一個醫院裏，慰問病人。一個七歲的小姑娘，也在住院，當杜魯門走進她的病房時，她的母親急忙對她說：「總統來了！」可巧英文的「總統」一字（President），與「禮物」（Present）音近，這個熟習着聖誕禮物的的小姑娘，遂對總統先生大嚷：「禮物來了，禮物在那裏？」這可急壞了母親，她嚇唬她說：「總統先生，我恐怕她還不能懂得你的重要，我很抱歉。」離開醫院後，杜魯門立刻買了一本「媽媽」的圖書，送給這小病人，親筆題字：「這是你的禮物，希望你早日康復。哈利（杜魯門的小名）贈」。這個故事，一時傳遍全國，引為佳話。寫個作家皮爾生說：「杜魯門這一個小風頭，又可以增加他德莫威選票」。

這件小事，足以顯示出這大選年的選舉熱。報紙廣播，天天在論選舉，要人們的一言一笑，都被加以與選舉有關的解釋；「擁護華萊士」的別針剛剛問世，女人們的「我選艾森豪威爾」的短掛（一種黑色短背心）接踵而來。雖然真正的選舉在十一月，競選的鑼鼓，早已敲得震天價響了。

理論上說，競選的工具，是政綱政策。事實上，儘管美國教育水準高，滿街的福利、約翰，為軍國大計，還是沒有多少認識。所以「人」的因素，是極其重要的。沒有一個評論家，能忽視一個總統候選人的廣播聲音是好是壞，舉止言談是不是使人喜歡，甚至於太太是否端莊，女兒是否漂亮。

在人的選擇上，民主黨方面，由於羅斯福的雄才大略，當政十四年，壓蓋羣雄，所以除杜魯門外，顯然另無他人。唯一的一個有聲有色的華萊士，最近又振臂一呼，組織了第三黨。而共和黨方面，因為多年在野，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首腦，因此候選人已經有了一大串，決定競選的，有紐約州長杜威，參院領袖塔夫脫，前明尼蘇達州長司徒森，現任加利福尼亞州長華倫；公開宣佈不幹而仍有人擁護的，有戰時參謀長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威爾，參院長者，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另外，還有最近表示願意接受提名的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由於民主黨最近左右派的分裂，不少人認為共和黨的勝利，已無問題。但是以世界局勢及美國形勢的多變，這場熱鬧的角選

，究竟罵死誰手，就是民意測驗專家的藍格，也不敢說。

### 好好先生杜魯門

去冬一個記者傑克漢姆，寫了一本杜魯門傳，據說杜魯門之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完全是被迫的。羅斯福的原意，是要華萊士，但是南方右派堅決反對，才找到以「忠實黨徒，好好先生」著稱的杜魯門。起初他堅決的不接受，羅斯福由華盛頓打來長途電話，大呼：「哈利，假若你不幹，民主黨的分裂，要你負責」。這才勉強接受了。那知道總統的重担，戰後世界的問題，很快竟落到他肩上了。

杜魯門原是一個忠實的新政擁護者，羅斯福死後，他本想繼承其遺緒。在羅斯福的英明控制下，代表資本家的右翼政客，無聲無臭，一旦遇上了這位忠厚長者，他們立刻與風作浪，杜氏應付無方，慌了手脚，錯亂百出，受到全國一致的苛責。在最倒霉的一段時期，他曾公開抱怨白宮裏的生活太煎熬，一些過激的報紙，曾經要他辭職。在右翼勢力的進攻下，杜魯門逐漸讓步了。首先，他開除羅斯福的舊部（如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物價管制局長韓德遜），接着倡導了所謂「杜魯門主義」，貸款希土，遏制共產主義。老魯門開始對他有了好感，於是相安無事了。更進一步，杜魯門趕跑了羅斯福內閣的最後兩個要員：商務部長華萊士，內政部長伊克斯，老魯門開始捧他了。當「馬歇爾計劃」提出，對蘇日趨強硬的去年夏秋，杜氏聲譽騰起，輿論一致好評。他成天坐着「聖牛號」專機，飛來飛去，處處接受歡迎，也不再叫總統難做了。

在內政方面，為了要勞工及人民大眾的支持，杜魯門至少在表面上，沒有對右派勢力完全投降。當去年「塔虎脫、哈特利法案」（這法案是限制工會力量的）提出時，他加以否決，但終於讓國會再否決後通過了。另外一個共和黨提出的減稅法案（這法案是少減窮人，大減富人的所得稅）提出時，他又否決，真是否決成功了。這兩次「否決」，使不少人相信杜魯門并未完全拋棄自由主義的陣營，許多反蘇的勞工領袖，都對他有了好感；原來與他吵紅了臉的「鐵路兄弟會」主席惠丁，又重行握手言歡。這加強了他的信心，他決定競選第二任。

### 空了的第廿三桌

民主黨人，每年二月杪都有一次政治性很渾厚的「吉弗宴會」。雖然餐費是一百元美金一客，總是座無虛席。但當今年杜魯門起立華盛頓年其致辭的時候，禮堂裏

空了第二十三桌。這一桌，本是為了南方民主黨人的；他們不到，諷刺地說：「怕與黑人同席」。——這黑人問題，給了杜魯門一個難題。

眼見大選日近，杜魯門的戰略家們，深知欲獲再選，黑人的選票不能喪失。於是在今年一月，遂提了一個「人民自由法案」，主張取締「凌遲」(Lynching)；南方對黑人，一旦認為有重罪嫌疑，常常不經法律審訊而處死；取締「選舉稅」(Poll tax)；人民必須付一定稅額，才有選舉資格。許多黑人窮，所以無選舉權；取締「工作歧視」(Jobdiscrimination)；黑人與白人做完全一樣的工作，工資却少得多；更主張取締「分座」(Jim Crow)；南方火車、餐館、教堂、學校及其他公共場所，很多不許黑人去。即使許進，也要黑白分席。這個法案，當然會得到黑人的擁護，但同時也觸怒了南方的民主黨人。他們決定反對杜魯門到底。這對杜氏競選，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在其他方面，杜魯門也努力爭取大眾的選票。今年年初他致國會的國情報告、經濟報告、預算報告，都充溢着羅斯福新政的色彩。他主張平抑物價，實行配給；他提議房租限價，改善貧民層。針對共和黨的減稅方案，他也提了一個減輕平民所得稅，增加公司利得稅的方案。這些都是有利的政治武器。

就杜魯門本人說，雖然他演講不行，丰采稍遜，太太很少露面，但卻給人一種忠厚長者的印象。那永遠笑嘻嘻的臉，也有不少歡喜，所以連任的機會，是不不少的。但是，當右面站出來南方民主黨人時，左面却救出了高呼「平民世紀」的華萊士。「吉弗燕」晚宴的前一天，華萊士在紐約市「白朗區」選舉，一鳴驚人。杜氏深感左翼威脅，比右翼大，所以在「吉弗燕」晚宴上，仍高唱「自由主義」。他的敵人，却同時敢放語言，說他自知無望，願意要民主黨另請高明。總統先生勉勵重，乘着一威廉堡號一小艇，到弗羅里達，休養二週。回來之後，正式宣佈：「如果能被提名，我決競選」。這位硬硬抓來的總統，是公開想做第二任了。

### 紅帽高戴華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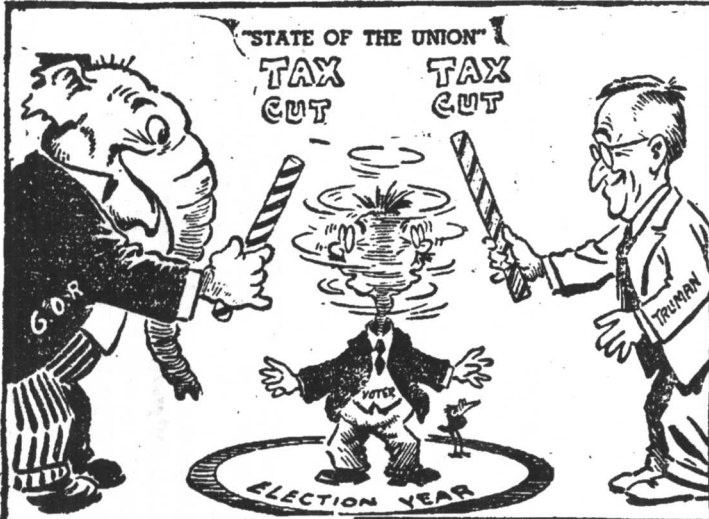
年初華萊士宣佈組織第三黨後，有一天他到紐約「斯塔脫」旅社訪友，把衣櫥寄放樓下。當他事後取出，帽子上竟被刻上兩行金字：「史太林贈，一九四三於莫斯科」。這件憾事，却顯示一個大問題。高呼「平民世紀」，反對「戰爭與不景氣」的華萊士，就吃虧在這頂高戴的紅帽

子。他的政策，代表美國人民真正的希望。但是代表資本家的政客及新聞界，便說他是為共產黨利用；大多數愚昧的人民，竟也相信了。有一個農夫，寫信給他，請他向蘇聯要幾磅種籽。另一個人，請他幫忙接出他在俄國的太太，信上說：「我相信你和許多有努力的俄國人非常熱誠」。同類的信件，數不勝數。華萊士無法，只好公開聲明，說他同蘇聯要人並沒有私人交情。最近「反美行動調查委員會」彈劾華氏在商務部長任內任命的一標準局一局長，說他洩漏原子秘密。該會一個公開文告說：「共產黨在歐洲做得很好，但在美國也不差。因為他們竟有一個人做過我們的副總統」。至此，連議會都用指頭點在他臉上罵了。

有一天華者和一個鄉下老太太談天，偶然提起共產黨。她畫了一個十字說：「共產黨是要搶奪鄰人的財產，佔有別人的妻子」。這頗可表現美國基層大眾對共產黨的看法。因此華萊士既戴上紅帽子，什麼政綱都要打折扣了。翻開報章雜誌，一般對華氏的看法，最客氣的也只是「理想主義者」而已。雖然如此，這忠實的一「新政」黨人，這羅斯福的繼承者，却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更有着不可限量的將來。

二月間，紐約市「白朗區」國會議員出了缺，舉行選舉。這一區，十幾年來一直是擁護民主黨的。這一次，一個華萊士支持的「美國工黨」(是一個小黨，原來只有兩個黨員一人)一個候選人出來競選。事先，民主黨看不起華萊士，認為他的人最多能得三分之一的票。但為謹慎計，依然揀出了黨的要人，如紐約市長奧德威，故羅斯福總統夫人，四出演講。華萊士的主要口號，是保障黑人權利，實行巴勃斯坦分治計劃，擁護「和平與繁榮」。他攻擊杜魯門「人民自由法案」的虛偽；他說杜魯門「說太太的話，做亞拉伯的事」。十九這天，在全國注意以待中，選舉結果發表了：華萊士大獲全勝，得票達百分之五十三。固然，「白朗區」選民，多數是猶太人與黑人，這個結果絕不能代表全美，但華萊士的一鳴驚人，已使民主黨人心驚了。該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麥克斯拉斯，立即表示不贊成法，希望「亨利」(華萊士小名)回頭。但自由主義者的答覆，是伊大赫州參議員格林。泰勒的公開支持華萊士。他說：「民主黨的內政政策，大致不差。其外交政策，實難容忍。所以我決定做華萊士的副總統候選人」。

雖然如此，沒有一個觀察家相信華萊士會在今年勝利。共和黨人，看着他的力量增長，更是欣然自喜。因為華萊士的選票會分散了民主黨左翼的力量，尤其是在華盛頓



魔滅党民党共  
術稅的主与和



↑ 一：尔威豪森艾

“名一統總請聘擬茲”



司徒森  
前向敢勇



杜威！走快些會  
重嗎？不莊



TAF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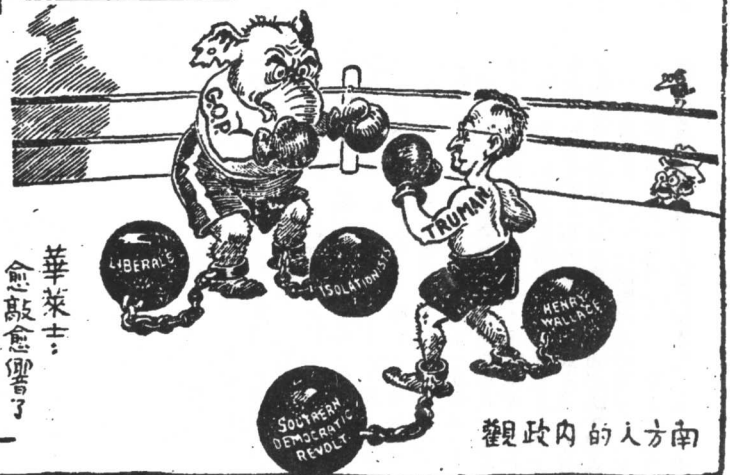
漫大美國  
画選國

DEWEY

↑ 谷維退進：脫虎塔



WALLACE



華萊士  
愈敲愈響了

觀政內的人方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观察 第4卷

作者=储安平主编

页数=188

SS号=11585294

DX号=

出版日期=1999年09月第1版

出版社=岳麓书社